柏杨 ◎ 著

中国式政治运作与权力游戏

通鉴纪事本末

柏杨版

第九部

17 鲜卑羡慕中华

18 南北乱成一团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通鉴纪事本末

柏杨版

第九部

柏杨◎著

17 鲜卑羡慕中华

18 南北乱成一团

更多好书关注
新浪微博
@秀山鲤鱼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鲜卑羡慕中华·南北乱成一团/柏杨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4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9）
ISBN 978-7-5086-1493-9

Ⅰ.鲜… Ⅱ.柏… Ⅲ.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时代—纪事本末体
Ⅳ.K235.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5523 号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九部
鲜卑羡慕中华·南北乱成一团
XIANBEI XIANMU ZHONGHUA · NANBEI LUANCHENGYITUAN

著　　者：柏　杨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75　　**字　　数**：274 千字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86-1493-9/K · 115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服务传真：010-84264033
http: //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九部

鲜卑羡慕中华

导　读　/003

1 刘子业狂暴

一、杀宰相·杀亲王　/005

二、杀叔·弑舅·奸姑·淫婶母　/011

三、死于刀下　/015

四、刘子业事件后遗症　/021

五、野心家邓琬　/030

六、刘子勋败亡　/039

七、刘彧屠杀皇子皇孙　/046

2 第三次南北战争　（五世纪六〇年代）

一、泗水之役　/051

二、东阳之役　/059

3 南宋帝国内乱

一、老刘彧阴毒 /068
二、刘休范叛变 /077
三、小刘昱凶顽 /085
四、沈攸之因妒起兵 /090
五、萧道成灭南宋 /100

4 鲜卑接受中华文化

一、北魏迁都洛阳 /109
二、北魏改风易俗 /117

5 第四次南北战争 （五世纪九〇年代）

一、讨伐萧鸾 /129
二、知难而退 /135
三、恢复攻击 /142
四、涡阳之役·马圈之役 /147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九部

18 南北乱成一团

导 读 /157

1 南齐帝国内乱

一、萧昭业庸劣 /159
二、萧鸾邪恶 /168
三、萧宝卷骄暴 /175

四、杀徐孝嗣·杀陈显达·杀崔慧景 /187
五、襄阳兵变 /197
六、芳乐园歌舞更酣 /209
七、含德殿伏诛 /218
八、萧衍灭南齐 /224

2 第五次南北战争 （六世纪头十年）
一、义阳之役 /228
二、洛口大营崩溃 /237
三、钟离争夺战 /246

3 柔然汗国
一、菟园水之役 /255
二、北魏疲于奔命 /266
三、“蠕蠕” /272
四、女巫地万事件 /280
五、柔然公主 /286

4 北魏帝国内乱
一、宗爱连杀二帝 /295
二、高肇杀元勰 /298
三、于忠的故事 /305
四、软禁胡太后 /313
五、杀元义 /319

更多好书关注
新浪微博
@秀山鲤鱼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九部

17 鲜卑羡慕中华

偏偏羡慕中华文化中最糟的部分

导　读

劣势文化遇到优势文化，劣势文化一定大败。但并不是一成不变，日本的大和文化先吸收中华文化，继吸收西洋文化，都能转化成为营养，使自己茁壮。可是，草原文化若遇到酱缸文化，却一定非大败不可，这可是定律。

鲜卑人本是游牧族群，君臣关系宽松，阶级距离疏阔，生活步调散漫。建立北魏帝国后的九十九年间，所有官员都没有薪俸，全靠在自己的“牧地”（辖区）内维持生计，小民就是牧草，实在荒谬。他们羡慕中华文化，是正常现象，问题是他们却只吸收了中华文化中最恶质的部分。他们用政治力量，使已被粉碎的“门阀”、“世家”制度复活，同时又把杀伤力最强的儒家“礼教”，全部下肚。政府官员和贵族，遂不得不更加凶暴地贪污、腐败和勒索，甚至直接抢劫、屠杀，才能勉强维持庞大的统治集团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直到全民皆叛。

事实上，鲜卑人不是第一个大败，任何草原文化遇到酱缸文化，都难以抵挡。只有元帝国的蒙古人，压根不肯吸收，才算全身而退。鲜卑人之后，辽帝国的契丹人、金帝国的女真人、清帝国的满族人，都不例外。甚至二十世纪，草原性的国民党，终毁于“军事北伐，政治南侵”的事实，都说明酱缸的无比威力。

鲜卑人能对异民族、异文化强力吸收，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族群。是酱缸文化害了他们，不是他们的吸收害了他们。历史使我们看到自己，现在正在全力吸收西洋文化和东洋文化，不能不十分忧心。

柏杨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日台北

1

刘子业狂暴

一、杀宰相·杀亲王

四五八年，最初，南宋帝刘骏在江州（州政府寻阳）时，山阴（会稽郡郡政府所在县，浙江省绍兴市）人戴法兴、戴明宝、蔡闲担任收发官（典签）。刘骏当皇帝后，把他们三人统统任命为总监察署（御史台）执法监察官（侍御史）兼立法院立法官（中书通事舍人）。本年（四五八年），三位收发官（典签）都因刘骏起兵讨伐刘劭时参与密谋，封县级男爵。蔡闲已经逝世，追赠。

而今，刘骏亲自处理政务，不信任高阶层重要官员；心腹、眼线就不得不另行物色。戴法兴相当熟悉古代历史和当世事务，一向受刘骏宠爱。鲁郡（山东省曲阜市）人巢尚之是寒门阶级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学和史学都曾经阅读，深受刘骏的赏识，也当立法院立法官（中书通事舍人）。凡是官员的遴选、任命、诛杀、赏赐，重大的行政措施，刘骏都跟戴法兴、巢尚之研究。而皇宫内外杂事，大多交给戴明宝。三个人的权势，当世无人可及。戴法兴、戴明宝遂乘此机会，大肆收受贿赂，他们声称要推荐谁当官，从没有一次落空。天下趋炎附势之徒，集中他们家门。家门之外，人潮拥挤，如同菜市场一样，家产迅速增加，累积到千两黄金。

四六四年，夏季，闰五月二十三日（北魏五月二十三日），刘骏在玉烛殿逝世（年三十五岁）。遗书说："太宰（上三公之一）刘义恭准辞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加授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任命骠骑将军、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柳元景兼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入住宫城（台城）。

政府中无论大事小事，一律禀报二人。军事方面，跟始兴公爵沈庆之一同讨论。如果采取行动，全由沈庆之负责。国务院政事，委托执行长（仆射）颜师伯。禁卫军部分，委托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王玄谟。”

当天（闰五月二十三日），太子刘子业登极继位（六任前废帝），年十六岁，大赦。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蔡兴宗亲自奉上皇帝印信，刘子业接受，态度傲慢懈怠，一点悲哀的脸色都没有。蔡兴宗出来，对人说：“从前，姬裯（春秋时代鲁国二十六任国君昭公）登位时，毫不悲哀，叔孙穆就知道他没有好结果（《左传》〈前五四二年〉：“叔孙穆说：这个人【姬裯】，父母逝世而竟不哀恸，本应悲戚却面露喜色，就是不孝，不孝之人，很少不招致灾难。”姬裯于前五一三年逃亡晋国，不敢回国）。帝国大祸，莫非在此！”

秋季，七月九日，南宋帝国把前任（五任）皇帝刘骏安葬在景宁陵（建康城西南岩山），谥号孝武皇帝，祭庙称世祖。

七月十三日，新皇帝刘子业尊祖母皇太后路惠男为太皇太后、娘亲皇后王宪嫄为皇太后。

七月十八日，刘子业下令废除南北御用大道（《宋书·孝武帝纪》：四六一年闰九月，建南御道【驰道】自阊阖门至朱雀门；北御道自承明门至玄武湖），撤销老爹刘骏登极（四五三年四月）以来所有的变革，一切恢复祖父刘义隆（三任文帝）在位时（四二四年至四五三年）制度。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蔡兴宗在国务院总办公室（都座）感慨万端，对颜师伯说：“先帝（刘骏）虽然不是品德很高的君王，但自始至终，总算不离正道。三年不改老爹的制度，是经典上称许的事。（《论语》：“三年不改老爹的制度，可以称之为‘孝’。”）而今，灵堂刚刚撤除，墓园不远，凡是老爹所定的制度和所作的建设，不论对错是非，一律撤除，即令是改朝换代，一个新的政权兴起，也不至如此。天下有见识的人士，当用这件事，判断一个人。”颜师伯不相信。

太宰（上三公之一）刘义恭一向畏惧戴法兴、巢尚之等，虽然奉命辅政，但胆小怕事，处处退缩，于是，大权归于皇帝身旁宠信的侍从。戴法兴等遂得以独断独行，皇帝的诏书文告都出自他们之手，威势震动远近。国务院事无大小，全由他们决定。刘义恭（录尚书事【主管政府机要】）、颜师伯（仆射【国务院执行长】）不过挂个空名而已。

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蔡兴宗自认为职责是管理全国人事行政，

所以，每次上朝都要向刘义恭强调推荐贤能人才的重要，又不时地检讨得失，批评政府。刘义恭性情懦弱卑怯，一向奉承戴法兴，常怕失去他的欢心。所以，每次听到蔡兴宗发言，就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回答一句。蔡兴宗每次呈递任官的奏章，戴法兴、巢尚之等就涂抹删改，名单上原列的人，很少能保持原状。蔡兴宗在金銮宝殿上对刘义恭、颜师伯说："主上（刘子业）正在守丧期间，不能亲自处理国家政务，可是任免官员，在发表前都是政府的机密，被涂抹删改成这个样子，又不是二位的笔迹，不知道是不是天子的意思！"不断跟刘义恭等就人事行政事件，发生争执。刘义恭、戴法兴对蔡兴宗都十分讨厌，遂把蔡兴宗贬到极南方去当新昌郡（越南和平县）郡长；但不久，因蔡兴宗的声望太高，又把他留在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七月十九日，新皇帝刘子业追封已去世的太子妃何令婉，称献皇后（何令婉，参考四六一年闰九月）。

七月二十八日，新安王刘子鸾（刘子业老弟）解除兼任宰相（领司徒）。戴法兴等讨厌王玄谟刚正严厉。

八月一日，任命王玄谟当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要他远离京师【首都建康】）。

皇太后王宪嫄病势转重，派人呼唤她的儿子刘子业，刘子业说："病人房子里鬼多，怎么能去。"王宪嫄大怒，对侍女说："把刀拿来，剖开我肚子看看，怎么会生出这种东西！"

八月二十三日，王宪嫄逝世（年三十八岁）。

四六五年，南宋帝刘子业年纪虽小（本年十七岁），却凶恶暴躁；登极称帝后，最初多少受娘亲皇太后王宪嫄管教以及高级官员戴法兴等的拘束，还不敢随心所欲地放肆。娘亲不久逝世，而刘子业又长了一岁，想做什么事情，戴法兴总加以阻挠，甚至警告他说："你这么乱搞，打算当营阳王（二任少帝刘义符）是不是（刘义符被罢黜事，参考四二四年五月）？"刘子业心里不高兴。刘子业宠爱一个小宦官华愿儿，赏赐给他的金银财宝，不可计算，戴法兴常常加以限制，华愿儿记恨在心。刘子业命华愿儿到街头巷尾，打听民间对政府的反应，华愿儿回来报告说："路上的行人都说：'皇宫里有两个天子，戴法兴是真天子，皇家是假天子。'你身住深宫，跟外面的世界从不接触，戴法兴跟太宰（刘义恭）、颜师伯、柳元景，四位一体，来往的宾客，有数百人之多，内外官民，没有一个人不对他们畏惧服

从。戴法兴又是先帝（五任孝武帝刘骏）的亲信，长久以来，一直逗留宫廷，而今和外人合成一家，恐怕你这个宝座，再坐不下去。”刘子业立即下诏，免除戴法兴职务，押返故乡（会稽郡山阴县【浙江省绍兴市】），再放逐到偏远郡县。

八月一日，更下令命戴法兴自杀（年五十二岁）；并解除巢尚之的立法院立法官（中书通事舍人）职务。

编制外散骑侍从官（员外散骑常侍）东海郡（侨郡，江苏省镇江市）人奚显度也受五任帝刘骏宠爱，时常负责土木工程，监督严厉，苛刻暴虐，对工人鞭抽棍打，十分恶毒，人们都感悲苦。刘子业曾经开玩笑说：“奚显度是人民的灾难，应该杀掉。”左右侍从立刻应声宣布皇帝命令，遂斩奚显度。

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兼皇城保安司令（领卫尉卿）、兼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颜师伯掌权的时间很久（四六〇年，颜师伯始调京师【首都建康】），骄傲奢侈，荒唐淫逸，受到豪门世家的歧视。刘子业打算亲自掌握大权。

八月十日，下诏调颜师伯担任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解除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卿）及首都建康市长职务；擢升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王彧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分割颜师伯的权力。颜师伯才开始恐惧。

最初，五任帝（孝武帝）刘骏十分猜忌，亲王、公爵以及其他高官，行动小心，不敢互相往来。刘骏逝世，太宰（上三公之一）刘义恭等互相庆贺说：“直到今天，才免横死！”刚刚把刘骏安葬，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等如释重负，日夜不停地饮酒歌舞，刘子业心里大不愉快。不久，诛杀戴法兴，高阶层官员全都震恐，人心惶惶。于是，柳元景、颜师伯密谋罢黜刘子业，拥戴刘义恭继位，日夜讨论，疑虑重重，一时不能决定。柳元景把密谋告诉始兴公爵沈庆之，事情遂急转直下。因沈庆之跟刘义恭素来没有情谊；而颜师伯又一向专断独行，从不跟沈庆之商量，对国务院初级助理官（尚书令史）说：“沈庆之不过是个打手，怎么能参与国家大事。”沈庆之记恨在心，现在，检举他们的密谋。

八月十三日，刘子业亲自率羽林禁卫军攻击刘义恭，连同刘义恭的四个儿子，一齐诛杀（刘义恭年五十三岁），砍下刘义恭的四肢，剖开肚子，挖出胃肠切碎；挑出眼珠，放在蜜里浸渍，称之为“鬼目粽”（大分裂时

代，长江以南称“蜜饯”为“粽”。卢循送刘裕“益智粽”【参考四〇五年四月】，就是一种号称“益智”的“蜜饯”，用什么瓜果制成，已不可知）。另派使节召见柳元景，行刑队紧随在后。柳元景左右部属飞奔向柳元景报告：“军队有非常任务！”柳元景知道大祸来临，到后堂向娘亲告辞，穿上朝见皇帝时的官服，接受诏书，乘车入宫。他老弟车骑将军府军政官（车骑司马）柳叔仁全副武装，率左右卫士打算抵抗，柳元景苦苦禁止。柳元景既出巷口，行刑队已到，柳元景下车，接受斩首（年六十岁），面色镇静，八个儿子、六个弟弟和六个弟弟的所有儿子，全部被诛杀。另一行刑队在街上遇到颜师伯，连同颜师伯的六个儿子，也一齐诛杀（颜师伯年四十七岁）。又杀最高法院院长（廷尉）刘德愿。改年号景和（之前是永光元年，之后是景和元年），文武百官都升级二等，又派使节诛杀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刺史）、江夏王世子刘伯禽（刘义恭的儿子）。自这次大杀戮之后，亲王、公爵以及部长级官员，随时都会被殴打侮辱，如同奴隶。

最初，刘子业在太子宫时，不断犯错。老爹刘骏打算把他罢黜，改立新安王刘子鸾当太子。只高级咨询官（侍中）袁颢（音 yǐ）特别称赞刘子业，说：“太子（刘子业）喜爱学问，有每天都在进步的美德。”刘骏才停止。刘子业遂对袁颢十分感谢，现在，既诛杀大批高官，打算引进袁颢，命他主持政府，遂改任袁颢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和国务院右秘书长（尚书右丞）徐爱，都以诛杀刘义恭等功劳，封县级子爵。

徐爱精于逢迎谄媚，也读过很多书。自从本世纪（五世纪）二〇年代（三任帝刘义隆即位之初）入宫做事，参加顾问工作，既擅长唱顺调，又会为顺调找出理论根据，所以深受三任帝刘义隆的信任。五任帝刘骏对他更是信任。当时，宫廷及政府中的旧人，不是被杀，就是被逐，只有徐爱对于奉承拍马有独家功夫，始终没有使主子不高兴过。而现任皇帝（六任）刘子业待徐爱尤其厚重，其他官属都赶不上。刘子业每次出宫，常跟沈庆之、山阴公主刘楚玉同坐一车；徐爱也是其中之一。

刘楚玉是刘子业的姐姐，嫁给驸马都尉何戡（“驸马都尉”本是“御马总监”，负责皇帝马匹的管理及饲养，但自南北朝时期起，一个人一旦跟公主结婚，必须在政府中拥有一个没有实权的高级官职，往往被任命当“驸马都尉”，简称“驸马”；“驸马”遂成为公主丈夫的专有名词）。何戡（音 jī）是何偃的儿子（何偃，参考四五三年五月二十日）。刘楚玉恣意淫

荡，对老弟刘子业说："我跟你男女虽不一样，但总是一个老爹（刘骏）生出来的。可是你的六宫之中美女多到一万，我可是只有'驸马'一个人，天下事太不公平。"刘子业遂给她设置"面首"，遴选年轻力壮、雄伟貌美的青年三十人，交由刘楚玉享乐，并晋封刘楚玉为会稽郡长公主，位比郡级亲王。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长（吏部郎）褚渊年轻漂亮，刘楚玉向刘子业指名要褚渊陪她上床，刘子业准许。可是褚渊侍奉刘楚玉十余天，受到各种诱惑逼迫，仍宁死不屈，才被放回。褚渊是褚湛之的儿子（褚湛之，参考四五三年四月十日）。

刘子业命皇家祭庙另行绘制祖先的画像，画成之后，刘子业进去参观，指一任帝刘裕（曾祖父）说："他可是大英雄，活捉几个天子（几个天子：楚帝桓玄、南燕帝慕容超、后秦帝姚泓）。"指三任帝刘义隆（祖父）说："他也不赖，可惜晚年被儿子砍了头（参考四五三年二月）！"指五任帝老爹刘骏，说："他是个酒糟鼻，为什么这么干净？"马上叫画师前来，加上酒糟鼻。

南宋帝国政府任命建安王刘休仁当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湘东王刘彧当南豫州州长（州政府姑孰），但都留在京师（首都建康），不准他们上任。

八月十四日，任命宰相（司徒）、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豫章王刘子尚，兼国务院总理（领尚书令）。始兴公爵沈庆之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沈庆之坚决辞让。征召青、冀二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王玄谟回京（首都建康），仍任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

新安王刘子鸾深受老爹刘骏的宠爱（参考四六一年十月），刘子业至为妒恨，而现在他有力量报复。

九月十一日，刘子业派使节强迫刘子鸾自杀（刘子鸾本年十岁，被灌下毒药时，对左右侍从人员说："愿来生转世时，不生到帝王家"），又杀他同一个娘亲的妹妹和弟弟南海王刘子师（年六岁）。摧毁殷贵妃的坟墓，挖出殷贵妃尸体。刘子业还要挖掘老爹刘骏和娘亲王宪嫄合葬的坟墓（景宁陵）。天文台长（太史）警告说：那将对现任皇帝不利，刘子业才停止。

最初，特级资政官（金紫光禄大夫）谢庄撰写刘子鸾娘亲殷贵妃的悼文，有句话说："称赞归于伊祁放勋的门庭！"（"赞归尧门。"）刘子业认为谢庄把殷贵妃比做赵钩弋（赵钩弋事，参考前九四年），打算诛杀谢庄。有

人对刘子业说："每个人都有死，大家一样，不过痛苦一下子，不会使人畏惧。谢庄生长富贵之家（谢庄是谢弘微的儿子、谢万的玄孙，最大的豪门之一），应该把他囚禁到军械制造厂（尚方），使他尝尝天下最大的痛苦，然后再杀掉他不晚。"刘子业同意。

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刺史）、义阳王刘昶（音 chǎng），五任帝刘骏对他一向讨厌（二人是同父【刘义隆的儿子】异母兄弟），所以民间不断传言说刘昶终有一天会造反。本年（四六五年），谣言更多。南宋帝刘子业时常对左右侍从说："我自从登上宝座以来，还没有戒过严，有点美中不足！"刘昶派收发官（典签）蘧法生到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呈递奏章，请求入朝晋见。刘子业对蘧法生说："刘昶跟刘义恭勾结，一齐叛变，我正打算出军讨伐，他反而要回来，正好。"又不断诘问蘧法生说："刘昶谋反，你为什么不检举？"蘧法生恐惧，逃回彭城。刘子业遂利用这个机会，出动军队。

九月十九日，下诏宣布讨伐刘昶，中外戒严。刘子业亲自率军渡长江北上，命沈庆之率各路人马当前锋司令官。

蘧法生逃抵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刘昶立刻集结武装部队，准备抵抗，发布文告到所属各郡，但各郡都拒绝接受，并且诛杀刘昶的使节；而将领、参谋和文武官员，也都有二心。刘昶知道不可能成功，于是抛弃娘亲、正妻，只携带心爱的小老婆，入夜之后，率数十位骑兵，打开北门，投奔北魏帝国。

刘昶很有点学问，读过不少书，下笔能写文章。北魏帝国对他十分尊重；让他娶公主，任命他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征南将军、驸马（公主丈夫）；封丹阳王。

二、杀叔·弑舅·奸姑·淫婶母

四六五年，秋季，南宋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袁颢，开始时很得南宋帝刘子业的宠爱信任，可是，不久，就不能使刘子业满意，对他的态度，霎时改变，命有关单位弹劾他犯罪，剥夺官阶，而以平民身份，担任现职。袁颢大为恐惧，编了一套理由，请求外调。

九月二十四日，中央政府任命袁颢当雍梁军区司令官（督雍梁诸军事）兼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袁颢的舅父蔡兴宗对他

说："襄阳的星辰凶恶（事属天文，不懂），怎么可以前去？"袁颢说："大刀迎头劈下，还管什么流箭！今天这一趟，只盼逃出虎口。而且，天文的道理幽远难明，不一定全都应验。"

这时，临海王刘子顼当荆湘八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八州：荆湘雍益梁宁南秦北秦）、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中央政府任命蔡兴宗当刘子顼的秘书长（长史）兼南郡（郡政府同设江陵）郡长和总部执行官（行府州事）。蔡兴宗推辞，不肯西行。袁颢劝他说："政府情势，每个人都看得明白。留在京师（首都建康）的高官，早上不能保证活到晚上。老舅出任陕城以西（把荆州当做陕城以西。分陕故事，参考三八四年正月注），担任总部八个州的执行官（八州行事）。我身在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地有沔水（汉水），形势险要，兵力强盛，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近在眼前，水陆可通。如果中央有什么变化，可以建立姜小白（齐桓公）、姬重耳（晋文公）的功业。为什么留在京师（首都建康）受疯子控制，面对不测大祸？今天有可乘之机而不肯去，以后再恳求外放，怎能得到！"蔡兴宗说："我们都是寒门平民，一步一步升迁，跟主上感情疏淡，大祸没有理由临到头上。宫廷和政府，内内外外已无人自保，这种情形下，定会发生变化。如果在中央都无法因应，地方政府力量更未必可靠。你在外地求安全，我在中央求免祸，各人按各人的判断去做，岂不是很好。"

袁颢于是急急上道，一直恐惧有人追捕。走到寻阳（江西省九江市）才高兴地说："今天总算逃生！"邓琬当时是晋安王刘子勋（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镇军将军府秘书长（镇军长史），兼寻阳郡郡长（内史）、江州（州政府寻阳）总部执行官（行江州事）。袁颢跟邓琬交游玩乐，亲密异常，一有空闲，就整天整夜厮混在一起。袁颢和邓琬本是不同的两种人（袁颢有声望，出身豪门。邓琬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出身寒家），看到眼里的人，知道袁颢已有野心。

不久，中央又任命蔡兴宗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

九月二十八日，南宋帝国解除戒严，南宋帝刘子业遂自白下（建康城北）渡长江北上，抵达瓜步（江苏省六合县南长江渡口）。

冬季，十月七日，南宋帝刘子业，返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刘子业的舅父、东阳郡（浙江省金华市）郡长王藻（王宪嫄的老弟），娶三任帝（文帝）刘义隆的女儿（原文误为五任帝【孝武帝】刘骏的女

儿）、临川长公主刘英媛（刘子业的姑妈）为妻。刘英媛性情嫉妒，在刘子业面前，谗言陷害。

十月二十日，刘子业逮捕王藻，下狱，处死。

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郡长孔灵符所到之处，都有优良政绩，但他冒犯了刘子业左右亲信，左右亲信在刘子业面前谗言陷害。刘子业派使节前往会稽郡，把孔灵符鞭打至死，并诛杀他的两个儿子。

宁朔将军何迈是何踽的儿子（何踽是刘子业的岳父，参考四五六年正月），何迈娶刘子业的姑妈新蔡长公主刘英媚。刘子业跟这位姑妈通奸，而且把她留在后宫，称谢贵嫔。对外宣称刘英媚已死。并且杀了一个宫女，把尸首送给何迈，用公主的礼仪发丧安葬。

十月二十一日，刘子业封刘英媚当夫人（当时南宋帝国小老婆群编制中，没有“夫人”），特别准许乘坐有龙旗鸾铃的御车，出入时净街戒严。何迈素来豪爽，结交很多效忠于他的武士，不能忍受这种羞辱，打算乘刘子业出宫游荡时发动政变，把他罢黜，拥戴晋安王刘子勋（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然而，密谋泄漏。

十一月三日，刘子业亲自率军击斩何迈。

最初，沈庆之既揭发颜师伯、柳元景的密谋，自认为受到刘子业的宠信，有好几次直言规劝，刘子业逐渐不耐烦。沈庆之恐惧，遂关闭门户，不跟外界来往。有一次，派左右侍从范羡去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蔡兴宗那里。蔡兴宗请范羡转告沈庆之说：“你闭门不见宾客，不过是逃避没有止境的请托而已。我，蔡兴宗，对你并没有请托，为什么拒不见面？”沈庆之遂派范羡邀请蔡兴宗。

蔡兴宗探望沈庆之，向他游说：“主上（刘子业）最近所作所为，丧尽人伦。要想他改变德行已不可能。他唯一的畏惧，只剩下你。人民张口仰望，所依靠的，也只剩下你。你威名远播，全国人民对你心服口服。现在，无论是政府与民间都惶恐不可终日。你出面领导，谁不响应？如果犹豫迟延，不能决断，像第三者一样，坐在一旁观察成败，岂止马上就有大祸，而且罪恶的责任，将有所归属。我受到你非常的厚爱，所以才敢有什么说什么，毫不隐瞒，请你三思而行。”沈庆之说：“我当然知道今天面对的危机，连我都不能自保。但尽忠报国，始终如一，一切只有听命运安排。加上我年纪已老，又退休在家，手中没有兵权，虽然想这样做，也不会成功。”蔡兴宗说：“大家要求变天，愿意奋身一击，并不是贪图功名富贵，

只不过为了逃避随时都会降临的诛杀。宫廷禁卫军将领，正等待外面消息，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则低头抬头之间，大势就可确定。何况你统御大军，经历三朝（三任帝刘义隆、五任帝刘骏、现任帝刘子业），旧日部属，很多担任宫廷和政府警卫，受你厚恩的人更多，沈攸之等人都是你家子弟，而你又多的是门徒、佃户和三吴地区武士（三吴：吴郡、吴兴郡、会稽郡），用不着担心他们不听从命令。殿中将军陆攸之是你的同乡（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人），目前正在东方剿匪，拥有大量武器，逗留青溪（秦淮河支流，流经建康城东南），还没有出发。你取用他的武器配备部下，就命陆攸之率领，作为前锋。我在国务院（尚书）自当率文武百官，依照前例另立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天下大事，立刻安定。政府的一切措施，民间传言说，你都参与，你如果不早日决定，当有人在你之前起事，你恐怕免不了被指为帮凶，受到处置。听说皇上（刘子业）经常到你家里，饮酒沉醉，停留的时间很久。又听说皇上摒除左右侍从，单独进入阁门，这是万世难遇的良机，不可丧失。”沈庆之说：“感谢你肺腑之言，然而，这是大事，我没有能力去做。事到临头，只有怀抱忠贞，一死而已。”

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刺史）沈文秀是沈庆之的侄儿，将要到州政府就任，率部队驻屯白下（建康城北），整装待发，也游说沈庆之说：“主上狂暴到如此地步，祸乱不久就会来到，我们一门受他的宠信，人人都认为我们跟他一同作恶。而且，这个人（刘子业）爱恨无常，猜忌残忍，特别尖锐，我们事实上有难以预测的灾祸。进也难免，退也难免。现在集中大家的力量图谋他，简直比把手掌反过来还要容易。机会永不再来，不应让它逝去。”再三陈述，痛切处甚至泪流满面，沈庆之终不接受。沈文秀只好告辞。

等到诛杀何迈，刘子业料想沈庆之一定入宫规劝，下令封锁青溪上所有桥梁，不准他通过。沈庆之听到何迈事件，果然打算入宫，走到青溪（流经建康城东南），无法再进，返回。刘子业遂派沈庆之的堂侄、直阁将军沈攸之送给沈庆之毒药，强迫沈庆之吞下。沈庆之不肯，沈攸之用棉被把沈庆之闷死，年八十岁（沈攸之随堂叔沈庆之在攻击竟陵王刘诞时有功，沈庆之的赏酬，不能使沈攸之满意，沈攸之怀恨，现在公报私仇）。沈庆之的儿子、高级咨询官（侍中）沈文叔打算逃亡，又恐怕像太宰（上三公之一）刘义恭一样，把老爹砍下四肢肢解，因之对老弟、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郎）沈文季说：“我能一死，你能报仇！”遂饮下原来灌沈庆之的毒

药，断气。另一老弟、皇家图书馆管理官（秘书郎）沈昭明也上吊自杀。沈文季挥刀上马飞奔而去；随后出动追捕的人，不敢紧逼，遂逃出一命。刘子业对外宣称沈庆之寿终正寝，追赠高级咨询官（侍中）、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谥号忠武公，葬礼隆重盛大。

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王玄谟数度流泪规劝刘子业，不可以过度刑杀，刘子业勃然大怒。王玄谟是一员老将（本年七十八岁），有很高名望，民间道听途说，都认为王玄谟已被处死。蔡兴宗曾经当过东阳郡（浙江省金华市）郡长，而王玄谟的收发官（典签）包法荣家住东阳郡。王玄谟派包法荣去蔡兴宗处，蔡兴宗对包法荣说："王将军恐怕正忧虑恐惧。"包法荣说："王将军这些日子，白天不能饮食，夜间不能睡眠。一直自言自语说，行刑队已到家门，片刻不保。"（恐怖气氛下，高级将领，尚且如此。）蔡兴宗说："王将军忧虑恐惧，当想办法自救，怎么能坐在那里，等大祸临头。"遂命包法荣劝王玄谟发动政变，王玄谟派包法荣向蔡兴宗道歉说："这种事情不容易做，但我绝不泄露你的话。"

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刘道隆受刘子业宠信，掌握禁卫军。蔡兴宗曾经跟他一块随从刘子业在夜间出游，刘道隆经过蔡兴宗车后，二人把臂，蔡兴宗说："刘公，近来想找个清闲日子，练练书法。"刘道隆了解他的意思，用指甲掐一下他的手，说："蔡公，不要多言。"

十一月十三日，刘子业封路女士当皇后。路皇后是太皇太后路惠男的老弟路道庆的女儿。

三、死于刀下

四六五年，冬季，南宋帝刘子业对各位叔父十分畏惧忌惮，恐怕他们在外地起兵叛变，就把他们全体集中首都建康，囚禁在宫殿之中，随意鞭打棍击，拖来殴去，不把他们当人。湘东王刘彧（音 yù）、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全都一团痴肥，刘子业制造大号竹笼，把他们装到里面，像称猪一样称他们的重量。因刘彧最肥，叫刘彧"猪王"，叫刘休仁"杀王"，叫刘休佑"贼王"。因这三位亲王年龄最长，所以对他们也特别厌恶，一直在囚禁状态，而且刘子业走到哪里，也把他们带到哪里，不离左右。东海王刘祎性情顽劣，刘子业叫他"驴王"。桂阳王刘休范、巴陵王刘休若年纪还小，比较不太受拘束。刘子业曾经用一个木槽，把饭倒到里面，

加上杂粮拌搅；然后在地上挖掘一个大坑，注进泥浆，把刘彧剥光，赶到泥坑里，教他把头伸到木槽中，用嘴吞食。刘子业和他的随从，在旁参观，纵声大笑，乐不可支。刘子业不停地想把这三位叔父杀掉，前后十几次兴起杀机，每次都幸亏刘休仁机警反应，谈笑之间，用谄媚的话取悦刘子业，所以才能苟延残喘，保住性命。

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刘瞢的小老婆怀胎十月，就要临盆，刘子业把她接到后宫，等她生个男孩，打算封为太子。刘彧有次曾经惹起刘子业不高兴，刘子业大怒，把刘彧剥光，绑起手脚，用一个棍子贯穿，命人担起来送到御厨房（太官），说："今天杀猪。"刘休仁笑说："猪不应该杀。"刘子业问他为什么，刘休仁说："等皇子生，然后才杀猪，取出他的肝肺。"刘子业的怒气才化解，说："也对，先交给最高法院监狱（廷尉）。"经过一夜，第二天开释。

十一月十八日，刘瞢的小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刘子业称这小娃"皇子"，大赦。全国凡是有儿子的，赏赐美酒一杯。

刘子业发现三任帝（文帝）刘义隆、五任帝（孝武帝）刘骏在弟兄中都排行第三，而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刺史）、晋安王刘子勋也排行第三，心里十分不安，于是利用何迈事件，派左右侍从朱景云，送给刘子勋毒药，命刘子勋自杀。朱景云抵达湓口（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故意停留，不再前进。刘子勋的收发官（典签）谢道迈、武装部队长（主帅）潘欣之、王府教师（侍书）褚灵嗣听到消息，飞奔报告秘书长（长史）邓琬，哭泣请求邓琬设计相救。邓琬说："我是南方的寒门子弟，蒙先帝（五任帝刘骏）特别恩赐，把爱子（指刘子勋）托付给我，怎么可以为了爱惜全家百口，而不以死相报。幼主（刘子业）昏庸凶暴，帝国危急，虽说是天子，事实上不过一个独裁匹夫。现在就率领文武百官直指京师（首都建康），会同三公、部长级高官，罢黜昏主，另立明君。"

十一月十九日，邓琬宣称奉刘子勋命令，全军戒严。刘子勋也全副武装，到大厅主持会报，集结所有僚属佐理，命潘欣之代表刘子勋发言，在座的人还没有人反应，机要军事参议官（录事参军）陶亮首先表示效忠，愿意充当前锋；于是，大家同声响应号召。刘子勋擢升陶亮当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兼大营军事参议官（领中兵），主管武装部队。人事官（功曹）张沈也当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主管水上部队。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郡长沈怀宝、岷山郡（四川省都江堰市）郡长薛常宝

（都是曾任，并非现职），以及彭泽县（江西省湖口县东）县长陈绍宗等同时当带兵官。

最初，刘子业命荆州（州政府江陵）州政府逮捕前军将军府秘书长（前军长史）、荆州总部执行官（荆州行事）张悦，押送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刚走到湓口（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邓琬宣称奉刘子勋指示，打开张悦手铐脚镣，接到派去迎接他的车辆上，命他担任军政官（司马）。张悦是张畅的老弟（张畅与李孝伯答对事，参考四五〇年十一月）。邓琬、张悦二人共同主持内外大政，派将军俞伯奇率五百人切断大雷（安徽省望江县）长江交通，禁止公私使节以及商客旅人。再派使节到各郡紧急征兵，收集各种武器，十天半月之间，集结武装战士五千人，出发增援大雷防务，在长江两岸，建筑营垒。任命巴东（四川省奉节县东）、建平（四川省巫山县）二郡郡长孙冲之当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兼大营军事参议官（领中兵），会同陶亮，联合指挥前锋部队。发布文告，号召远近各州郡响应。

十一月二十九日，南宋帝刘子业召集所有公主、王妃，排列到面前，强迫左右侍从，当场奸淫。南平王刘铄的王妃江女士（江湛的妹妹，参考四五三年二月）拒绝，刘子业暴跳如雷，下令斩江女士的三个儿子：南平王刘敬猷、庐陵王刘敬先、安南侯刘敬渊，打江女士一百皮鞭。

之前，民间有谣言说：湘中（湖南省）出天子，刘子业打算向西巡视荆州（湖北省西部）、湘州（湖南省），作为镇压。决定第二天（十一月三十日）一早，先杀湘东王刘彧，然后出发。

最初，刘子业既诛杀大批高阶层官员，唯恐臣僚谋害自己，因直阁将军宗越、谭金、童太一、沈攸之等都是勇猛战将，遂引到身旁，作为自己的爪牙，赏赐给他们的美女和金银，塞满家宅。宗越等长久以来，都在宫廷担任警卫工作，大家对他们畏惧服从，都愿对刘子业效忠。刘子业仗恃他们的保镖，无法无天，没有任何顾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宫内宫外，人心骚动。侍卫左右的禁卫军将领都有背叛的心意，但畏惧宗越等不敢发动。当时，三位亲王受到长期囚禁，不知道如何是好。湘东王府衣帽管理员（主衣）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阮佃夫、内务总监（内监）始兴郡（广东省韶关市）人王道隆、教师管理官（学官令）临淮郡（江苏省盱眙县）人李道儿和直阁将军柳光世，以及刘子业左右侍卫、琅邪郡（侨郡，江苏省南京市北）人淳于文祖等，密谋诛杀刘子业。刘子业因册立皇后，

宫廷人手不够，征调各亲王王府宦官，入宫协助；刘彧左右亲近钱蓝生也在里面，刘彧暗中请钱蓝生注意刘子业的动静行止。

之前，刘子业游逛华林园，在竹林堂中，命所有宫女脱光，裸体互相追逐游戏。一个宫女不肯，刘子业把她斩首。夜晚，刘子业做了一梦，梦见仍在竹林堂，那个被杀的宫女诟骂他说："你凶暴淫乱，活不到明年小麦成熟那天！"刘子业大怒，醒来后，找出一个跟梦中宫女面貌相似的宫女，斩首。夜晚，又梦见死者向他诟骂："我已向上天控诉！"于是巫师巫婆都说竹林堂闹鬼。当天（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午过后，刘子业出华林园；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会稽公主刘楚玉都随从左右；只湘东王刘彧被留在皇家图书馆（秘书省），没有叫他前往，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刘彧更忧愁恐惧。

刘子业一向讨厌御衣管理员（主衣）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人寿寂之（寿，姓），一看到寿寂之就咬牙切齿。阮佃夫把密谋告诉寿寂之和外宫主管（外监典事）东阳郡（浙江省金华市）人朱幼，以及铠甲管理员（细铠主）南彭城郡（江苏省镇江市）人姜产之、铠甲管理官（细铠将）晋陵郡（江苏省常州市）人王敬则、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戴明宝。寿寂之等听到后，全都响应。朱幼在宫廷内外，先作安排；命钱蓝生秘密报告刘休仁、刘休佑。当时，刘子业正要率军西上讨伐晋安王刘子勋（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心腹将领宗越等都回家准备行装，只有禁卫队长（队主）樊僧整守卫华林阁。直阁将军柳光世跟樊僧整原是同乡，因而秘密游说樊僧整，樊僧整一口答应，参加密谋的已有十余人。阮佃夫认为力量仍然薄弱，打算扩大吸收更多人参加。寿寂之说："参加的人越多，密谋越容易泄露，用不了那么多人。"当天（十一月二十九日）夜晚，刘子业摒除所有侍从，只留下一些男巫女巫和宫女数百人，在竹林堂射鬼。射鬼已毕，将要演奏音乐，寿寂之抽出佩刀在前领路，直闯而入，姜产之紧跟在后，淳于文祖更在后追随。刘休仁听到脚步声音紧急，对刘休佑说："事情已经发动！"两人一前一后逃奔景阳山（华林园中）。刘子业突然看到寿寂之来势凶恶，拿起弓箭射击，没有射中，而宫女霎时间四散逃走，刘子业也拔腿飞奔，连喊"寂寂"三四次，寿寂之已经追及，当场砍死（年十七岁）。然后向禁卫军宣布："湘东王（刘彧）奉太皇太后（路惠男）命令，铲除暴君，现在已完成任务。"宫廷及政府所有人员，大为惶恐，不知道如何是好。

刘休仁前往皇家图书馆（秘书省），找到湘东王刘彧，一见面就自称“臣”，把刘彧迎接到西殿。刘彧立即坐上御座，召见大臣。当时，事变突然发生，刘彧惊恐逃跑，连鞋子都跑掉，不知道掉到何处，只好光着双脚登极，头上仍戴着亲王们所戴的乌纱帽。坐定之后，刘休仁呼唤御衣管理员（主衣）取一顶白纱帽代替（大分裂时代，皇帝平常日子戴白纱帽）。刘休仁又命准备仪仗队，因还没有正式称帝，遇事都用命令表达。接着，声称奉太皇太后路惠男的命令，宣布刘子业的罪恶，命湘东王刘彧继承帝位。天亮之后（十一月三十日），宗越等才仓皇进宫，刘彧亲切安抚。刘子业一母同胞的老弟、兼任宰相（领司徒）、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豫章王刘子尚，顽劣凶暴，有老哥刘子业的作风。

十一月三十日，刘彧用太皇太后路惠男的名义，下令强迫刘子尚和会稽长公主刘楚玉自杀。建安王刘休仁等终于出宫，回到自己家宅。刘彧又命释放谢庄（谢庄被囚，参考本年【四六五年】九月十一日）。刘子业的尸首，仍躺在御医署（太医）门前。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蔡兴宗对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王彧（王彧是刘彧正妻王贞风的老哥）说：“他虽然凶暴，但总算是个帝王，应该举行简单葬礼。如果一直不管，恐怕野心家用做借口。”遂把刘子业安葬在秣陵县（江苏省江宁县南秣陵乡）南。

最初，刘彧的亲娘婕妤沈容早死，太皇太后路惠男抚养刘彧。刘彧对路太后也很恭谨，路太后爱刘彧也很深。刘彧既诛杀刘子业，为了安慰路太后的心，特别任命路太后的侄儿路休之当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路茂之当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

论功行赏，寿寂之等十四人都被封县级侯爵或县级子爵（寿寂之封应城县侯，姜产之封汝南县侯，阮佃夫封建城县侯，王道隆封吴平县侯，淳于文祖封阳城县侯，李道儿封新渝县侯，缪方盛封刘阳县侯，周登之封曲陵县侯，孔灵符封惠怀县子爵，聂庆封建阳县子爵，田嗣封将乐县子爵，王敬则封重安县子爵，俞道隆封茶陵县子爵，宋逵之封零陵县子爵）。

十二月一日，任命东海王刘祎当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擢升镇军将军、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晋安王刘子勋当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十二月四日，任命建安王刘休仁当宰相（司徒）、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山阳王刘休佑当荆州（州政府江陵）

州长；桂阳王刘休范当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

十二月六日，改封安陆王刘子绥当江夏王。

十二月七日，湘东王刘彧即位称帝（七任明帝），大赦，改年号（之前是景和元年，之后是泰始元年）。前任帝（六任前废帝）刘子业时所有的荒唐封赏和法令规章，全都撤销。

十二月十一日，任命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刘道隆当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刘道隆受刘子业宠爱，曾经当众奸淫建安王刘休仁的娘亲。因此，建安王刘休仁请求辞职，刘彧下令刘道隆自杀。

宗越、谭金、童太一等，虽然被刘彧接纳，但心里有数，恐惧不安。刘彧也不愿他们继续留在宫中，曾在一个适当时机，心情轻松地说："你们遭遇到凶暴的皇帝，辛苦勤劳，应该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实力强大的郡，随你们自己选择。"宗越等本来就担心自身难保，听到这段话，你看我，我看你，脸色大变，遂密谋政变，而且把计划告诉过去的同党沈攸之。沈攸之报告刘彧，刘彧遂逮捕宗越等，下狱处死。沈攸之因此再被信任，得以再当直阁将军，进入皇帝寝殿。

十二月十二日，南宋政府改封临贺王刘子产当南平王、晋熙王刘子舆当庐陵王。

十二月十三日，任命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王景文当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王景文就是王彧，为避刘彧的名讳，改称王景文（如果刘彧名刘人，天下所有的人都得变成狗了，儒家系统中这种文字游戏，玩弄中国人两千年之久）。

十二月十六日，刘彧尊称亡母沈容谥号宣太后，墓园称崇宁陵（今地不详）。

最初，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刺史）、山阳王刘休佑入朝，命秘书长（长史）、南梁郡（郡政府寿阳）郡长殷琰当总部执行官（行府州事）。刘休佑既改调到荆州（州政府江陵），中央任命殷琰继任豫司军区司令官（督豫司二州诸军事）、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

有关单位奏请太皇太后路惠男应恢复从前的称号（从前的称号是"淑媛"，参考四五三年五月），迁出皇宫，刘彧不准。

十二月十九日，加路惠男尊号崇宪皇太后，住崇宪宫，一切供奉和礼仪，跟往日一样。

刘彧封王妃王贞风当皇后。王贞风是王景文（王彧）的妹妹。

四、刘子业事件后遗症

四六五年，冬季，南宋江州（州政府寻阳）官员得到新任皇帝刘彧下达的人事命令，大为欢喜，一齐晋见秘书长（长史）邓琬，说："暴君（刘子业）已经铲除，殿下（刘子勋）又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于公于私，都值得大加庆祝。"邓琬却认为，晋安王刘子勋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三，而寻阳（江西省九江市）起兵，跟老爹五任帝刘骏当初情势相同（参考四五三年三月），肯定大事必可成功，于是把刘彧的人事命令扔到地上，说："殿下（刘子勋）应该大开端门（天子才开端门——皇城正南门），'开府'是你我之辈的事。"众人大吃一惊。邓琬更加积极地跟陶亮等制造武器，向四方征兵。

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袁颢（音 yǐ），既抵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就跟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刘胡加紧制造武器，召集士卒。宣称奉太皇太后（路惠男）密诏，命令他起兵。遂即竖起统帅大旗，发布文告，对各州郡发出号召，向刘子勋呈递奏章，奉劝登极称帝。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政府改命山阳王刘休佑当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代替刘子勋）。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临海王刘子顼仍留本官（原发表刘休佑当荆州州长）。

之前，六任帝刘子业任命邵陵王刘子元当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沈仲玉当沿途执行官（道路行事），走到鹊头（安徽省铜陵市北），听到寻阳（江西省九江市）起兵，不敢前进，邓琬派数百人前往迎接，劫持而回。邓琬又命刘子勋在桑尾（江西省九江市东北二十五公里）竖起元帅大旗，发布文告，以刘子勋名义，通知建康政府："我立志遵守帝国传统，罢黜愚昧，拥护英明。"指摘刘彧："假传太皇太后（路惠男）的命令，毒害至亲（指刘子尚），篡夺帝位，违犯继承法则（叔父不能继承侄儿），使我们兄弟，陷于险境。我们兄弟虽然幼小，仍有十三个人（刘子勋、刘子绥、刘子房、刘子顼、刘子仁、刘子真、刘子元、刘子舆、刘子孟、刘子嗣、刘子趋、刘子期、刘子悦），神圣的灵魂（指五任帝刘骏）有什么罪状，而竟使他的香火断绝！"

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刺史）安陆王刘子绥接到刘子勋的第一次文告（参考本年【四六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就打

算起兵响应，攻击六任帝刘子业，不久听说刘子业已被刺死，即下令复员，停止招兵买马。可是，不久又得到江州（州政府寻阳）、雍州（州政府襄阳）仍要作战的消息，郢州总部执行官（郢州行事）荀卜之大为恐惧，立即派首席军事参议官、兼大营军事参议官（咨议兼中兵参军）郑景玄率军顺流而下，并运送军用粮秣。荆州总部执行官（荆州行事）孔道存奉州长、临海王刘子顼之命，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将领奉郡长、寻阳王刘子房之命，先后起兵，响应刘子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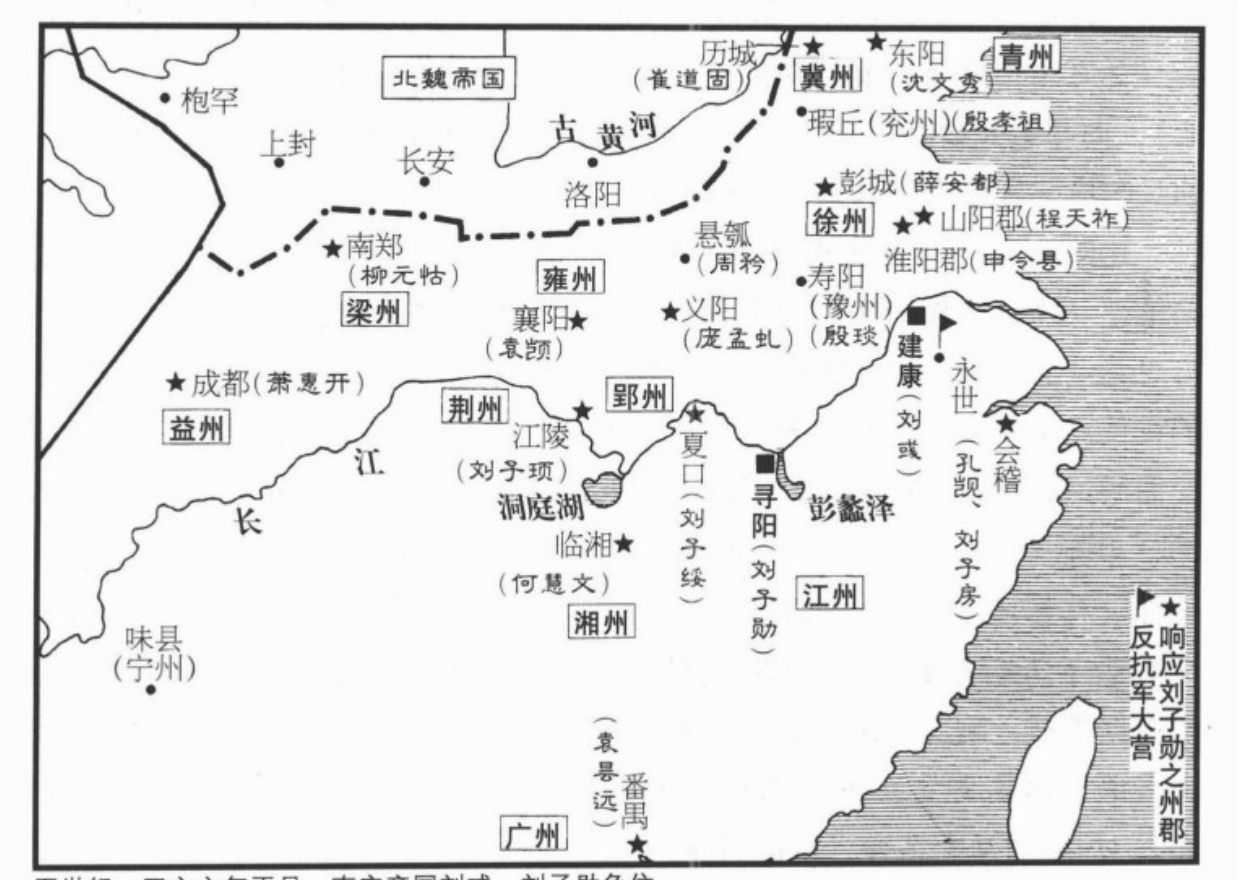
四六六年，春季，正月五日，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征召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郡长、寻阳王刘子房回京（首都建康）当抚军将军；命巴陵王刘休若接替刘子房遗缺（去年【四六五年】十二月，刘子房起兵响应刘子勋）。

正月六日，南宋帝（七任明帝）刘彧（本年二十八岁）下令中外戒严。任命宰相（司徒）建安王刘休仁当征剿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征讨诸军事）；命车骑将军兼新任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刺史）王玄谟当副司令官。刘休仁驻军南州（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命沈攸之当寻阳郡（江西省九江市）郡长，驻军虎槛（安徽省芜湖市长江中小岛）。当时，王玄谟大军还没有出发，前线阵地先后到达十路兵马，每天晚上，各营用各营的口令，谁也不听谁的。沈攸之对各将领说："各单位的口令，互不一样，万一有农夫、渔夫半夜走动，受到呵责盘问，可能引起别的惊骇，发生混乱，那将是失败的道路。我建议以某一个部队的口令作为全军的口令。"大家同意。

晋安王刘子勋的秘书长（长史）邓琬强调上天显示的种种祥瑞，假装接到皇太后路惠男的密诏，率领将领、参谋、助理等向刘子勋奉上皇帝尊号。

正月七日，刘子勋在寻阳（江西省九江市）正式登极称帝，年号义嘉。任命安陆王刘子绥（郢州【州政府夏口】州长）当宰相（司徒）兼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寻阳王刘子房（会稽郡郡长）、临海王刘子顼（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都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再任命邓琬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张悦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加授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袁颢（音 yǐ）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其他将领、参议、助理以及各州郡地方政府官员，分别等级，封爵进官。

南宋帝国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七任明帝）刘彧（音 yù）任命征虏将军府军政官（征虏司马）申令孙当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申令孙是申坦的儿子（申坦，参考四五七年二月）。刘彧又命在义阳（河南省信阳市）重组司州州政府（四六四年，司州被五任帝刘骏撤销），擢升义阳郡郡长庞孟虬（音 qiú）当司州州长。



五世纪·四六六年正月　南宋帝国刘彧、刘子勋争位

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薛安都，冀州（州政府历城）州长、清河郡（侨郡，山东省淄博市南）人崔道固都动员军队，响应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刘彧向青州（州政府东阳）州长沈文秀征兵，沈文秀派他的部将刘弥之率军南下，增援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正巧，薛安都派人邀请沈文秀拥护刘子勋，沈文秀遂命刘弥之中途向薛安都报到。济阴郡（南济阴郡，江苏省睢宁县）郡长申阐据守睢陵（南济阴郡郡政府所在县），响应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薛安都派他的侄儿、直阁将军薛索儿和太原郡（侨郡，山东省长清县西南）郡长、清河郡（侨郡，山东省淄博市南）人傅灵越等攻击申阐。申阐是申令孙的老弟。薛安都的女婿裴祖隆驻军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青州部将刘弥之拒绝接受州长（刺史）

沈文秀命令，到下邳之后，响应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袭击裴祖隆。裴祖隆战败，会同征北将军府军事参议官（征北参军）垣崇祖逃到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垣崇祖是垣护之的侄儿（垣护之，参考四三〇年十一月）。刘弥之同族、北海郡（山东省昌乐县东南）郡长刘怀恭，侄儿刘善明都起兵响应刘弥之。薛索儿得到报告，放弃对睢陵（江苏省睢宁县）的攻击，转攻刘弥之，刘弥之战败，逃奔北海（山东省昌乐县东南）。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新任命的徐州州长申令孙进据淮阳（安徽省宿州市东北），向薛索儿投降。新任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的庞孟虬也背叛刘彧，起兵响应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

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皇帝刘彧征召寻阳王府秘书长（长史）、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总部执行官（行会稽郡事）孔觊（音 jì）当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另派平西将军府军政官（平西司马）庾业接替孔觊的官位；又派水利总监（都水使者）孔璪代表中央到东方各郡慰劳。孔璪反而游说孔觊："建康力量不够，不如用你所控制的东方五个郡，响应袁颢、邓琬（寻阳政府）。"孔觊遂下令动员，宣布拥护刘子勋。一时之间，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顾琛、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郡长王昙生、义兴郡（江苏省宜兴市）郡长刘延熙、晋陵郡（江苏省常州市）郡长袁标都占据郡城，响应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刘彧又命庾业接替刘延熙的义兴郡（江苏省宜兴市）郡长，庾业北上，走到长塘湖（江苏省溧阳市北），却跟刘延熙结合，反抗刘彧。

益州（州政府设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州长（刺史）萧惠开听到晋安王刘子勋起兵，举行军事会议，对将领们说："湘东王（刘彧）是太祖（三任帝刘义隆）的儿子。晋安王（刘子勋）是世祖（五任帝刘骏）的儿子。无论哪一个当皇帝，都是合法的正统。可是，刘子业（六任帝）虽然昏暴，却是世祖（五任帝刘骏）的后嗣，他虽不能继续主持国政，弟弟却仍有很多。我受世祖（五任帝刘骏）的恩宠，自当遵奉晋安王刘子勋。"遂派巴郡（重庆市）郡长费欣寿率军五千人东下。于是，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总部执行官（行事）何慧文、广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州长（刺史）袁昙远、梁州（州政府设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州长柳元怙、山阳郡（江苏省淮安市）郡长程天祚都起兵拥护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柳元怙是柳元景的堂兄（柳元景之死，参考去年【四六五年】八月十三日）。

本年（四六六年），各地向中央进贡以及呈递年终工作报告，都改往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势力范围，只剩下首都建康特别市（丹阳）、淮南郡（姑孰，安徽省当涂县）等数郡，而这数郡中又有很多县也起兵响应刘子勋。东战场效忠寻阳政府的反抗军，向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攻击，抵达永世（江苏省溧阳市），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及宫廷，震动恐惧（永世、建康间，航空距离一百一十公里）。刘彧举行御前会议，讨论所面对的危机，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蔡兴宗说："目前的情势，几乎全国都叛，唯一的因应之道是要镇静，用诚信待人。叛徒们的亲戚，很多在宫廷或政府供职，如果一切依照法律办事，把他们逮捕诛杀，我们立刻就会土崩瓦解，现在应该特别强调父子兄弟之间，犯罪互不相干的古义，等到民心安定，将士才会有战斗意志。中央大军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用来对付那些乌合之众，一可当万，请陛下不要忧虑。"刘彧认为他的分析正确。

建武将军府军政官（建武司马）刘顺游说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刺史）殷琰，使他响应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殷琰因家人都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拒绝。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柳光世从建康逃出来，投奔彭城（江苏省徐州市），路过寿阳（安徽省寿县），指出建康一定守不住。殷琰相信他的判断，而且，殷琰一向没有私人部队，受到当地豪族、曾任右军将军府军事参议官（右军参军）杜叔宝等的挟持，不得已，宣布效忠刘子勋。殷琰任命杜叔宝当秘书长（长史），所有军事行动都由杜叔宝独断独行。刘彧对蔡兴宗说："其他地方的叛乱还没有平息，殷琰又起兵附逆，近日来人心怎么样？我们会不会渡过难关？"蔡兴宗说："谁是叛逆？谁是正统？我不必分辨，只看人民趋向：现在，交通寸断，商人绝迹。可是，粮食积存丰富，米价低贱，四面八方风起云涌，而人心反而十分安静。用这个角度观察，动乱一定可以平息。但是我的忧虑不是眼前，而是未来，像羊祜所说的：'问题在全盘取得胜利之后，陛下恐怕要多多思虑。'（参考二七八年六月。）"刘彧说："的确如同你的分析。"刘彧知道殷琰归附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不是他的本心。所以，对殷琰留在建康的家人，特别安抚厚待，希望引他回头。

汝南、新蔡二郡郡长周矜（音 jīn）在郡城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宣布效忠建康政府（汝南及新蔡二郡郡政府同设悬瓠，周矜身兼二郡）。寻阳政府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袁颢引诱周矜的军政官（司马）、汝南郡人

常珍奇生擒周矜，斩首。遂任命常珍奇接任郡长。

刘彧派禁宫护卫执行官（宂从仆射）垣荣祖回徐州（州政府彭城）游说薛安都。薛安都说："如今，首都建康力量所及，不到一百华里，不管是攻城或是野战，都可以在鼓掌大笑声中，立刻成功。并且，我不想辜负孝武皇帝（五任帝刘骏）。"垣荣祖说："孝武皇帝（刘骏）的禽兽行为，足够为他的后代留下灾殃。虽然全国蜂起，天下响应，不过是加快他后裔灭绝的速度，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薛安都不接受，反而留下垣荣祖任职。垣荣祖是垣崇祖的堂哥（也是垣护之侄儿）。

南宋帝国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市】）州长（刺史）殷孝祖的外甥、宰相府军事参议官（司徒参军）葛僧韶（原文误为"司法参军"），请求南宋帝刘彧征召殷孝祖前来京师（首都建康）朝见，刘彧命葛僧韶前往。当时，薛索儿驻军各渡口和各要道，南北交通断绝。葛僧韶绕小路北上，得以抵达瑕丘，游说他的舅父殷孝祖说："刘子业（六任前废帝）凶暴疯狂，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过。无论政府或民间，每人生命，都会在分秒之间结束。主上（刘彧）翦除凶暴，重建一个祥和世界。国家混乱，政府动摇，应该拥护年纪大的人当君王。想不到一群糊涂虫，互相煽动，无缘无故地制造事端，欺负刘子勋年幼无知（本年十一岁，小学五年级学生），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假使上天帮助叛逆，他们如愿以偿，可以看出，主上（刘子勋）年纪太小，时势艰难，权柄不能集中，兵变势必不断发生，天下之大，岂有容身之地。舅父自小就有建立功勋的大志，如果能率领济水（今黄河）一带武装战士，回京（首都建康）保卫中央，不但扶助君王平定祸乱，更可以名留史册。"殷孝祖详细询问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情形，葛僧韶随机应变，强调士卒强壮，武器精良，刘彧准备命殷孝祖担任前锋司令。殷孝祖遂决定拥护建康政府，当天就把妻子儿女留在瑕丘，率文武官员及战士二千人，随同葛僧韶返回建康。当时，附近所有郡县都效忠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建康政府所保有的仅只剩下建康（丹阳郡）一块巴掌大地区。而永世（江苏省溧阳市）县长孔景宣也正在此时背叛。效忠寻阳政府的东战场义兴郡（江苏省宜兴市）反抗军，马上就要进抵延陵（江苏省丹阳市南延陵镇）。建康内外，忧虑震恐，民心瓦解，大家都想早早出城逃走。正当此时，殷孝祖忽然到达，部众数目不少，而且都是北方（淮河以北）及荆州（湖北省西部）战士，人心大为安定。

正月十六日，刘彧擢升殷孝祖当抚军将军、“假节”、前锋总司令官（都督前锋诸军事）；派他进驻虎槛（安徽省芜湖市长江中小岛），赏赐十分丰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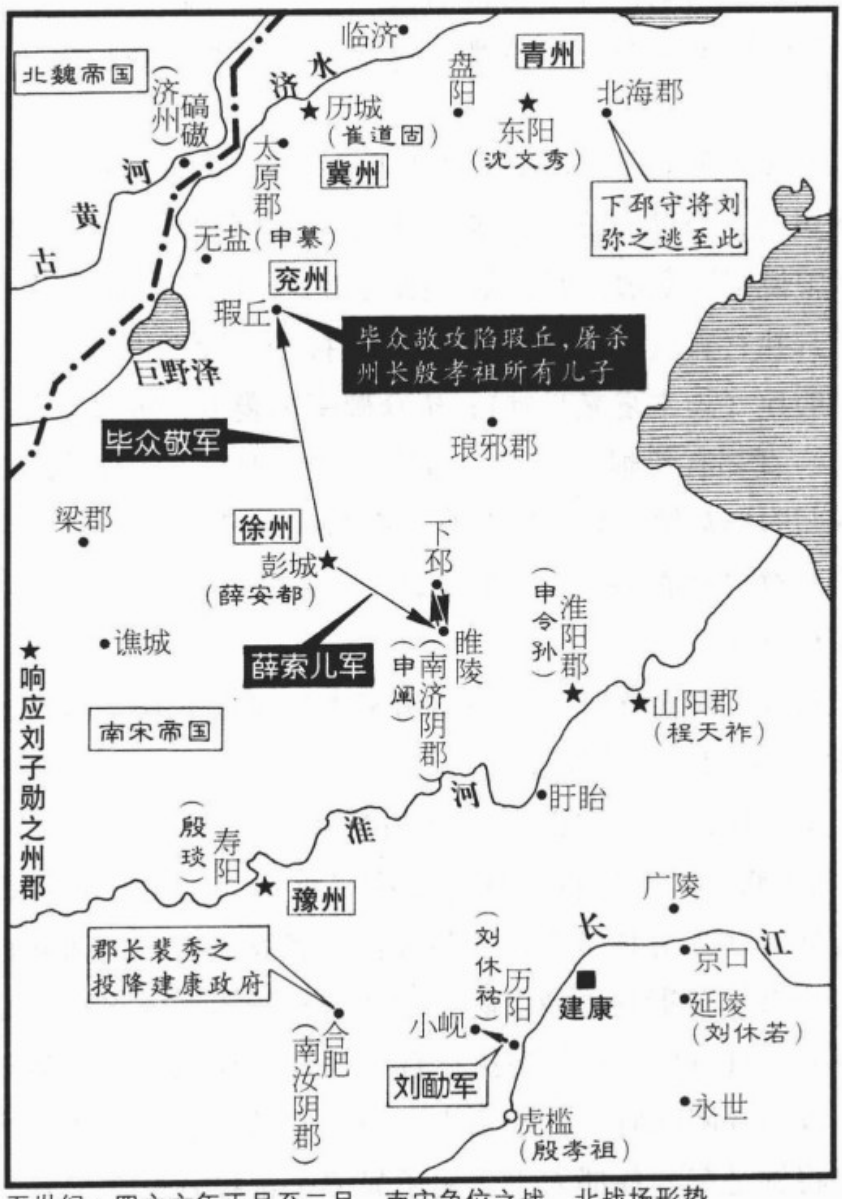
最初，刘彧派东平郡（山东省东平县东）人毕众敬前往兖州（山东省西部）招兵买马，经过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薛安都用利害说服毕众敬，假传刘子勋的诏书，任命毕众敬当兖州（州政府瑕丘）总部执行官（行兖州事），毕众敬接受。殷孝祖留军政官（司马）刘文石据守瑕丘（山东省兖州市）；毕众敬率军袭击，斩刘文石。薛安都跟殷孝祖之间一直都有怨恨。于是，命毕众敬把殷孝祖所有儿子全部诛杀，兖州全境遂归附毕众敬。只有东平郡（山东省东平县东）郡长申纂据守无盐（东平郡郡政府所在县），不肯接受。申纂是申钟的曾孙（申钟事，参考三三四年十一月）。

正月十八日，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皇帝刘彧，出宫，进住金銮宝殿（中堂），亲自统率全军。

正月二十三日，任命山阳王刘休佑当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刺史），指挥辅国将军、彭城郡（江苏省徐州市）人刘勔（音 miǎn），宁朔将军、广陵郡（江苏省扬州市）人吕安国等各路人马，向西北攻击据守寿阳（安徽省寿县）的殷琰。命巴陵王刘休若，指挥建威将军、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人沈怀明，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各路人马，攻击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东战场首领孔觊。当时，建康政府军很多将领是东方各郡人士，父子兄弟全都投效孔觊。刘彧亲自送他们出征时，扩大宣布说：“我正在推广皇家恩德，减轻刑法，使父子兄弟的罪行，互相不受影响，无论顺从或叛逆，都以他现在的行为作判断标准。你们要深刻了解我的用心，不要忧虑受到亲戚的牵连。”军心大为欢欣。刘彧又下令，凡是叛徒留在建康的家属，仍保持原来官职。

正月二十四日，南宋帝国皇太后路惠男逝世（年五十五岁。路惠男的死因另有传说，《宋略》、《南史》记载：“路惠男听到孙儿刘子勋在江州【寻阳，江西省九江市】登极，暗中高兴，在欢宴刘彧筵席上，想把刘彧毒死，一个侍从悄悄拉一下刘彧的衣角，刘彧警悟，就用原酒回敬，路惠男无法拒绝，只好喝下，毒发身死。”宫廷之中，什么奇事惨事都有）。

寻阳政府东战场首领孔觊派他的将领孙昙瓘等驻军晋陵（江苏省常州市）九里（地在晋陵西北九华里），军容盛大。建康政府建威将军沈怀明



五世纪・四六六年正月至二月　南宋争位之战　北战场形势

进抵奔牛（江苏省常州市西北十五公里），率领的军队人数既少，战斗力又弱，不敢进攻，只好兴筑营垒，先求保护自己。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张永前进到曲阿（江苏省丹阳市），不知道前方的沈怀明是胜是败，不敢再进，而民心惶恐，有人逃走，张永遂退回延陵（丹阳市南延陵镇），和司令官、巴陵王刘休若会师，所有将领都劝刘休若撤退到破冈（江苏省句容市东南）。当天，天气严寒，气温急剧下降，狂风搅动暴雪，很多池塘堤岸崩裂，军心动摇。刘休若下令："敢说撤退的，斩首。"大家才稍稍稳定，开始兴筑营垒，士卒得以解下铠甲，充分休息。不久，接到沈怀明报告，知道敌人仍然停止不进，而带兵官（军主）刘亮又前来增援，兵力转强，人情才终于安定。刘亮是刘怀慎的堂孙（刘怀慎，参考四一六年八月）。

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金殿监察官（殿中御史）吴喜原来是五任帝（孝武帝）刘骏的图书管理员（主书）。后来升迁到河东郡（湖北省松滋县西北）郡长。现在，请求拨付给他精锐战士三百人，到东战场效命。刘彧派吴喜当建武将军，在羽林禁卫军中遴选勇士，配备给他。有人说："吴喜是个拿笔杆的文官，从来没有当过将领，不可以叫他作战。"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巢尚之说："吴喜当年曾经追随沈庆之屡次出征（事在五〇年代初期，《通鉴》没有记载），性情勇敢果决，见惯疆场阵战，如果能交付给他任务，一定会有成果，大家议论纷纷，都因为不认识人才。"于是命吴喜出发。吴喜从前曾经担任中央使节，去过东方很多次，性情宽厚，所到之处，人民对他仍很怀念，听见他来，都望风归降，所以，吴喜到哪里，总是传出捷报（吴喜是临安【浙江省临安县】人，参考四五六年二月）。

永世（江苏省溧阳市）人徐崇之击斩县长孔景宣，归附建康政府。吴喜发布权宜人事命令：任命徐崇之代理永世县长。吴喜进到国山（江苏省宜兴市西南），遇到东战场反抗军，进攻，大破东战场反抗军。吴喜遂自国山推进到吴城（宜兴市西南），反抗军义兴郡（宜兴市）郡长刘延熙派他的将领杨玄等抵抗，吴喜兵力单薄，杨玄兵力强大，吴喜奋勇攻击，斩杨玄，进逼义兴郡（宜兴市）。刘延熙建立木栅拒马，阻断长桥，自保郡城（宜兴市南有长桥，就是周处入水斩蛟之地。参考二七四年七月）。吴喜兴筑营垒，和刘延熙对峙。

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平西将军府军政官（平西司马）庾业，在长塘湖（江苏省溧阳市北）夹湖口的两岸，兴筑营垒，部众七千人，跟友军刘延熙遥遥呼应。建康政府沈怀明、张永，和据守晋陵（江苏省常州市）的东战场反抗军，正面对峙，很久不能决一胜负。皇宫外务总监（外监）朱幼推荐宰相府军事官（司徒参军督护）任农夫骁勇胆大，又有臂力，皇帝刘彧交付给他四百人，增援东战场。任农夫自延陵（江苏省丹阳市南延陵镇）出发，攻击长塘湖，反抗军庾业筑城还没有完成，任农夫率军急行挺进，猛烈攻击，大破庾业军。庾业放弃营垒，逃回义兴（江苏省宜兴市）。任农夫接收遗留下来的武器船舰，向义兴推进，增援吴喜。

二月一日，吴喜渡过荆溪（今地不详），攻击义兴城池，一面派出军队，分别攻击其他营垒。吴喜在高处发号施令，好像指挥很多军队同时进攻。守城的反抗军大为恐惧，各营垒霎时崩溃，刘延熙投水自杀，吴喜遂攻克义兴。



五世纪・四六六年正月至二月　南宋中央军击破东路反抗军

五、野心家邓琬

四六六年，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建威将军沈怀明、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驻防九里（江苏省常州市西北九华里）西，跟东战场反抗军相持。反抗军听到义兴（江苏省宜兴市）战败，上下震恐。建康政府皇帝刘彧派积射将军、济阳郡（侨郡，江苏省盱眙县南）人江方兴，监察官（御史）王道隆，前往晋陵（江苏省常州市），评估东战场反抗军形势。东战场反抗军首领孔觊的部将孙昙瓘、程扞宗兴筑五个营垒，互相连接；而程扞宗营垒的泥土还没有凝固，王道隆提醒中央

军各将领："程扦宗营垒尚未完成，正是下手良机，既可符合皇上（刘彧）的心意，又可振奋士气。"

二月三日，王道隆率各将领发动急攻，攻克营垒，斩程扦宗。张永等乘胜进攻孙昙瓘等。

二月四日，孙昙瓘等大败，跟晋陵郡（江苏省常州市）郡长袁标一齐放弃城池，逃走。东战场中央军遂克复晋陵（江苏省常州市）。

建康政府建武将军吴喜挺进到义乡（浙江省长兴县西北）。反抗军孔璪驻防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南亭（今地不详），吴兴郡郡长王昙生前往探望孔璪，讨论时事。孔璪一听说中央军已经逼近，魂不附体，从小凳上跌下来，说："他们悬赏捉拿，就是要捉拿我，今天再不逃走，一定被他们生擒。"遂跟王昙生放弃城池，投奔钱唐（浙江省杭州市）。吴喜遂进入吴兴（浙江省湖州市）。任农夫率军攻击吴郡（江苏省苏州市），吴郡郡长顾琛也放弃城池，投奔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

刘彧因四郡都已平定（四郡：晋陵郡、义兴郡、吴兴郡、吴郡），乃命吴喜率领沈怀明等诸将领继续东征，攻击会稽；而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张永等北上，攻击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宁朔将军江方兴等南下，攻击寻阳（江西省九江市）。

刘彧任命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蔡兴宗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高级咨询官（侍中）褚渊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

二月九日，建康政府建武将军吴喜率军抵达钱唐；反抗军孔璪、王昙生再逃往浙江（钱塘江）东岸。吴喜派强弩将军任农夫等率军进攻黄山浦（浙江省余杭市西南），反抗军沿岸安营扎寨，任农夫等进攻，击败反抗军。吴喜自柳浦（杭州市凤凰山下）渡口进军，攻击西陵（浙江省萧山市西北），斩庾业。于是，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心恐慌，将领士卒，很多人逃亡。会稽总部执行官（行会稽事）孔觊不能禁止。

二月二十日，上虞（浙江省上虞市）县长王晏出动军队，攻击郡城，孔觊逃往嵴山（嵴，音jí。今地不详），他的部下、车骑将军府参谋指挥官（车骑从事中郎）张绥查封州政府及仓库，等待吴喜（寻阳政府任命刘子房【会稽郡郡长】当车骑将军，张绥是将军府职员）。

二月二十一日，上虞县长王晏先行入城，斩张绥，在王府（寻阳王府）别墅中，逮捕寻阳王刘子房（十一岁），然后放纵士兵，大肆抢劫，政府仓库一空。擒获孔璪，斩首。

二月二十二日，嵇山村民捆绑孔觊送给王晏，王晏对他说："这次背叛中央，都是孔璪一个人鼓动出来的，跟你并不相干，你不妨写一份自首诉状，我当替你向上面申诉。"孔觊说："东战场发号施令，都由我做主，把责任推给别人，自己只求不死，那是你这种人才做得出来的事。"王晏遂斩孔觊（年五十一岁）。吴郡郡长顾琛、吴兴郡郡长王昙生、晋陵郡郡长袁标都向吴喜报到投降，请求处分；吴喜都予以宽恕。东战场反抗军带兵官（军主）共七十六人，作战时阵亡的十七人，其他的人都受到原谅。

南宋帝国北战场效忠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的反抗军、直阁将军薛索儿围攻效忠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的济阴郡（南济阴郡，江苏省睢宁县）郡长申阐据守的睢陵（南济阴郡郡政府所在县），久不能攻克。薛索儿派申阐的老哥、征虏将军府军政官（征虏司马）申令孙入城游说；申阐出来投降。薛索儿把申令孙、申阐一并诛杀（祸莫大于杀已降，何况更杀说降的人）。

建康政府山阳王刘休佑驻防历阳（安徽省和县），辅国将军刘勔进军小岘（安徽省含山县西北）。反抗军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殷琰所委任的南汝阴郡（安徽省合肥市）郡长裴季之献出合肥（南汝阴郡郡政府所在县），投降建康政府。

寻阳政府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邓琬性情昏庸，人品卑劣，贪赃枉法，而又十分吝啬。既掌握最高权柄，父子联合，分别卖官卖爵，派他家的婢女奴仆，到街市上贩卖货物赚钱。酣饮狂歌，下棋赌博，日夜不停地欢乐；更骄傲自大，对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宾客到门前求见，有时十天之久，还见不到。政府内部事务全部委托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褚灵嗣等三人，一大群素质低劣的人物，随心所欲地横行霸道，互相比赛，看谁最作威作福。于是，官员人民，无不愤怨，内外离心。

邓琬命孙冲之率龙骧将军薛常宝、陈绍宗、焦度等武装部队一万人，当前锋司令，进据赭圻（安徽省繁昌县西。赭，音 zhě）。在行军中途，孙冲之上疏给皇帝刘子勋说："船舰已经动员妥当，粮秣武器已经准备完成，三军踊跃，人人争先恐后，思图报效帝国。现在当张满篷帆，顺流而下，一直前往白下（建康城北）。请命陶亮率各路兵马，随后进发，分别占领新亭（建康城西南）、南州（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则一次挥军攻击，就可平定。"刘子勋加授孙冲之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任命陶亮当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指挥郢、荆、湘、梁、雍五个州的武装部

队，共计二万人，同时东下。陶亮本来没有谋略才干，听到情报说：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建安王刘休仁亲自率军，逆长江而上；抚军将军殷孝祖随后又到；陶亮不敢前进，只逗留在鹊洲（鹊尾，安徽省繁昌县长江中小岛）。

殷孝祖（参考本年【四六六年】正月十六日）自以为天下之大，只有他最最忠心，所以常欺侮羞辱其他将领。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部队中，有父子兄弟在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辖区的，殷孝祖打算都逮捕审判，于是，军心愤怒散乱，不肯服从他的指挥。宁朔将军沈攸之对内安抚将士，对外跟其他将领和睦相处，大家对他十分依赖。殷孝祖每次出战，常常携带显示他高贵身份的旗帜和乐队，军中同僚以及士卒，都互相说："殷孝祖可是'死将'——已经死掉了的将领。他跟盗贼作战，却带着豪华的仪队，自己暴露自己，敌人如果挑出十个神射手，同时发箭，他想不死，怎么可能！"

三月三日，建康政府西征军水陆并进，攻击赭圻。陶亮等率军增援赭圻，殷孝祖在会战中被流箭射中，阵亡（年五十二岁）。带兵官（军主）范潜率五百人投降陶亮，军心震动惊骇，有人认为沈攸之应该接替殷孝祖前锋司令官位置。

当时，建康政府建安王刘休仁驻军虎槛（安徽省芜湖市长江中小岛），派宁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襄阳郡（湖北省襄樊市）人刘灵遗各率三千人马，前往赭圻。沈攸之判断：前锋司令官殷孝祖既然阵亡，反抗军陶亮一定会乘胜追击，明天，中央军如果不主动发动攻势，弱点就会全部暴露；江方兴的地位和名望，跟自己相等（二人都是宁朔将军），绝不可能当自己的部属，军事行动不能统一，是招致失败的原因。于是，沈攸之率各带兵官（军主）拜访江方兴，说："现在，四面八方都起兵叛变，政府所保有的，不到一百华里土地。中央所依赖的，只殷孝祖一人，想不到短兵器刚刚相接，就立刻抬回尸体，文武官员，全都沮丧，朝野人士，提心吊胆。事情能不能成功，只看明天一战。如果不能传出捷报，大事就全盘瓦解。有关明天之战，各将领都认为应由我指挥，可是我自问胆量不够，才能和谋略都不如你。我们打算推举你当统帅，大家同心努力。"江方兴十分喜悦，满口承诺。沈攸之告辞出来，各带兵官（军主）抱怨他，沈攸之说："我只希望拯救帝国，一家活命，岂是为了升官！而且，我有能力向他低头，他没有能力向我低头，怎么可以自己先斗起来。"

反抗军前锋司令孙冲之对总司令官陶亮说："殷孝祖是一员悍将，一战就把他诛杀，天下大事，已经决定，不会再有第二次会战，现在就应直接进攻京师（首都建康）。"陶亮不同意。

三月四日，江方兴率各将领进攻，建安王刘休仁又派带兵官（军主）郭季之、步兵指挥官（步兵校尉）杜幼文、骑兵指挥官（屯骑校尉）垣恭祖、龙骧将军"济地顿生"京兆郡（侨郡，湖北省襄樊市北）人段佛荣等三万人（"济地顿生"四字有误，不可解。《宋书·邓琬传》，作"龙骧将军顿生"，则可能是"龙骧将军、济北郡【侨郡，山东省肥城市】人顿生"），增援助战。自凌晨厮杀到中午，大破反抗军，追击到姥山（今地不详）而回。杜幼文是杜骥的儿子（杜骥，参考四三〇年七月）。

反抗军前锋司令孙冲之在湖口和白水口兴筑两个城池，中央军带兵官（军主）竟陵郡（湖北省钟祥市）人张兴世进攻，攻克。

三月五日，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皇帝刘彧下诏，擢升沈攸之当辅国将军、"假节"，接替殷孝祖位置，当前锋总司令（督前锋诸军事）。

陶亮得到湖口、白水口二城失守消息，大为恐惧，急令孙冲之撤回，退驻鹊尾（安徽省繁昌县长江中小岛），而留薛常宝等驻防赭圻（安徽省繁昌县西）；之前在姥山（今地不详）及各山冈兴筑的营垒要塞，也分别解散，士卒各返原来建制，集中力量，保卫浓湖（安徽省繁昌县西荻港）。

当时，战乱四起，建康政府财政枯竭。于是卖官卖爵，号召人民捐献金银或粮食，依照捐献多少，分别任命他当荒凉偏远地区的郡长、县长，以及五品（郡长）到三品（副部长级）之间散官。

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中央军粮秣缺乏，建安王刘休仁安慰军心，鼓励将士，平均分配，哀悼忠魂，亲自照顾伤残，和人同戚同悲。所以，十万人大军，没有离心。

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邓琬派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刺史）刘胡，率军三万人及精锐骑兵二千人，东下进驻鹊尾（安徽省繁昌县长江中小岛），连同原出征士卒共十余万人。刘胡是沙场老将，勇敢而有谋略，屡次建立战功，将领士卒对他十分敬畏。建康政府宰相府大营军事参议官（司徒中兵参军）、冠军（河南省邓州市西北冠军寨）人蔡那，他的儿子和老弟都在襄阳（雍州州政府所在县，湖北省襄樊市）；刘胡每次作战，就把蔡那儿子们悬挂城外，蔡那照样猛烈攻击，毫无顾忌。建武将军吴喜既削平三吴（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率军

队五千人，连同军用物资，西上增援刘休仁，进抵赭圻（安徽省繁昌县西）。

北战场，寻阳政府直阍将军薛索儿率步骑兵混合部队一万余人，自睢陵（江苏省睢宁县）渡过淮河，进逼青、冀二州州长张永营寨。

三月九日，建康政府皇帝刘彧下诏给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桂阳王刘休范，担任北伐司令官（统北讨诸军事），进驻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刘彧再命萧道成率军救援张永。

三月十一日，建康政府把寻阳王刘子房由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押解到首都建康。刘彧下令赦免，仅贬爵二级，改封松滋侯。

建康政府皇帝刘彧派宁朔将军刘怀珍率龙骧将军王敬则等步骑兵五千人，增援攻击寿阳（安徽省寿县）的辅国将军刘勔，斩寻阳政府委任的庐江郡（安徽省舒城县）郡长刘道蔚。刘怀珍是刘善明的侄儿（刘善明，参考本年【四六六年】正月八日）。

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戴明宝向刘彧推荐带兵官（军主）竟陵郡（湖北省钟祥市）人黄回回乡招募军队，刘彧批准。黄回遂用他招募的军队进攻，斩寻阳政府所任命的马头郡（安徽省怀远县南马城）郡长王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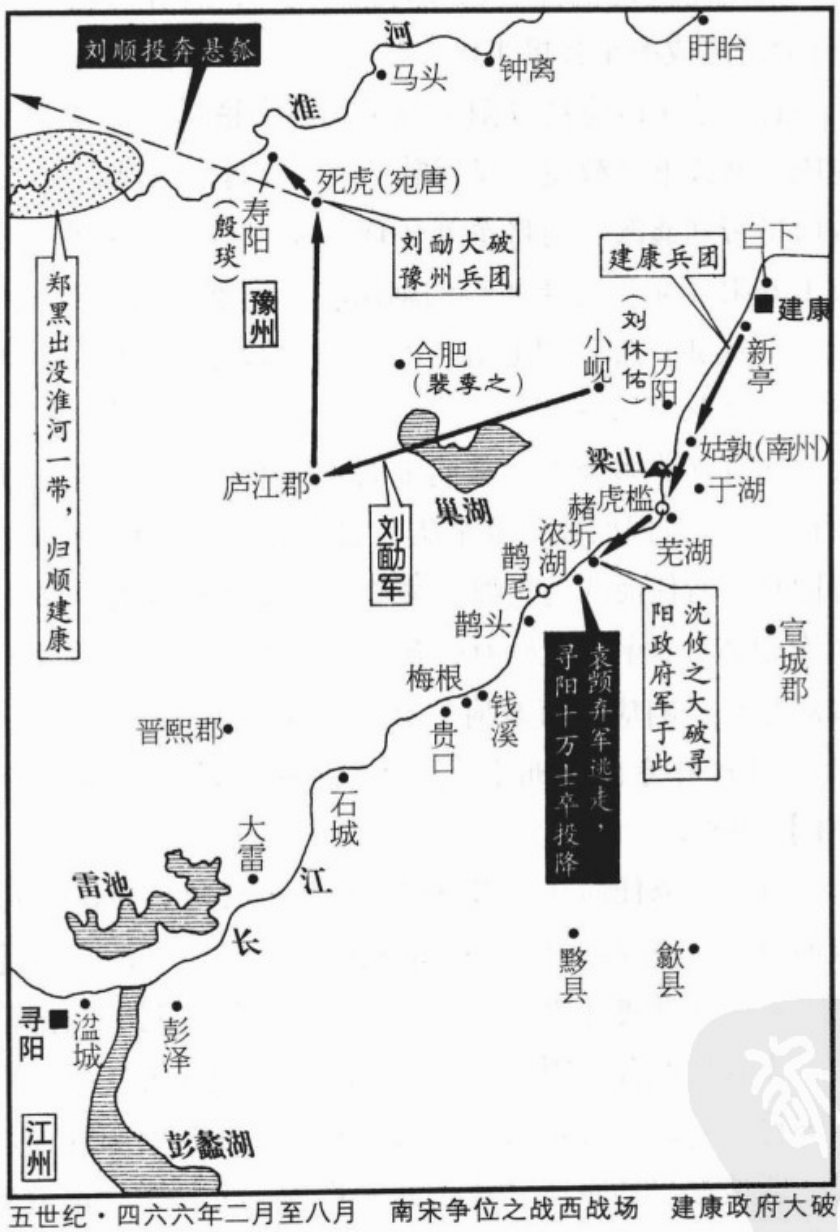
前任“奉朝请”（特准参加御前会报）寿阳（安徽省寿县）人郑黑在淮河上游聚众起兵，响应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东方拒抗殷琰（寻阳政府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西方拒抗常珍奇（寻阳政府汝南郡【郡政府悬瓠】郡长）。

三月十八日，刘彧任命郑黑当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刺史）。

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所属的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殷琰（与刘胡并存的豫州州长），派部将刘顺、柳伦、皇甫道烈、庞天生等步骑兵混合兵团八千人，驻防东方的宛唐（安徽省寿县东）。建康政府辅国将军刘勔率各路人马，同时并进，在距刘顺阵地数华里之处扎营。当时，殷琰派出的军队，统由刘顺指挥；可是，皇甫道烈原是当地的土霸，柳伦原是建康政府军官；刘顺出身卑微，所以这两军不受节制。刘勔刚到，营垒还没有筑成，刘顺打算攻击，皇甫道烈、柳伦坚决反对，刘顺不能孤军出击，只好停止。等到刘勔筑营完成后，已不能再攻，两军遂互相对峙。

三月二十五日，建康政府，下令禁止使用新钱（包括“元嘉四铢”、“孝建四铢”），专用古钱（指西汉王朝流行下来的五铢钱）。

建康政府西战场前锋总司令沈攸之率各路人马包围赭圻（安徽省繁昌县西）。守军龙骧将军薛常宝等粮食吃完，向豫州州长刘胡求救，刘胡用布袋装米，分别绑到木板上，放到船舱之中，故意使船翻覆，船底朝天，乘风顺流而下，接济薛常宝。沈攸之对这么多顺流而下的翻覆船舶感到奇异，派人前去打捞翻船和木板，才发现秘密。



五世纪·四六六年二月至八月　南宋争位之战西战场　建康政府大破寻阳军

三月二十九日，刘胡率步兵一万人，在夜色掩护下，开山凿道，用布袋装米，运送粮食给薛常宝。天将亮时，进抵赭圻城下，但仍隔最后一条小沟，不能进城。就在此时，沈攸之率各军攻击，至死不退；刘胡大败，抛弃铠甲粮食，沿山逃走，损失惨重；刘胡身受重伤，仅只活着回营。薛

常宝等箭尽粮绝，惊慌恐惧。

夏季，四月四日，薛常宝大开赭圻城门，突围，逃回刘胡营垒。沈攸之遂占领赭圻城，斩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宁朔将军沈怀宝等，接受投降士卒数千人。寻阳政府另一将领陈绍宗一个人乘一只小艇，投奔鹊尾（安徽省繁昌县长江中小岛）。建康政府建安王刘休仁自虎槛（安徽省芜湖市长江中小岛）前进，驻防赭圻（安徽省繁昌县西）。

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豫州州长（刺史）刘胡的兵力仍十分强大，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皇帝刘彧为了安慰军心，派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褚渊前往虎槛（安徽省芜湖市长江中小岛），遴选有功将士，担任文官。当时，因战场上有功，而被任命当文官的很多，以致任命板不够供应（自三世纪三国时代以来，政府任官，都用一块精致的木板，长一尺二寸，宽七寸，厚一寸；派令文字，都写到那块木板上），遂改用黄颜色纸张。

寻阳政府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邓琬用皇帝刘子勋的命令，征召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袁颢（音 yǐ）前来寻阳；袁颢率领雍州（湖北省北部）所能动员的武装部队急行军南下。邓琬任命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刘道宪当荆州（州政府江陵）总部执行官（行荆州事）；高级咨询官（侍中）孔道存当雍州总部执行官（行雍州事）。效忠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的上庸郡（湖北省竹山县西南田家坝）郡长柳世隆乘襄阳（湖北省襄樊市）空虚发动攻击，不能攻克。柳世隆是柳元景的侄儿（柳元景，参考去年【四六五年】八月十三日）。

青州（山东半岛）籍的散骑顾问官（散骑侍郎）明僧暠聚众起兵，攻击效忠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的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刺史）沈文秀，响应建康政府。

四月二十五日，建康政府任命明僧暠当青州州长。平原（梁邹【山东省邹平县北】）、乐安（山东省广饶县）二郡郡长王玄默占领琅邪（山东省临沂市），清河（盘阳【山东省淄博市南】）、广川（武强【山东省邹平县东】）二郡郡长王玄邈占领盘阳城（山东省淄博市南），高阳（山东省桓台县东）、勃海（临济【山东省高青县西南】）二郡郡长刘乘民占领临济城（山东省高青县西南），全都响应建康政府。王玄邈是王玄谟的堂弟（王玄谟时任车骑大将军）。刘乘民是刘弥之的侄儿。沈文秀派带兵官（军主）解彦士攻击北海（平寿【山东省昌乐县东南】），攻克，斩刘弥之。刘乘民

堂弟刘伯宗集结地方党羽及民众武力，再夺回北海，乘势攻击青州州政府所在的东阳城（山东省青州市），沈文秀迎战，斩刘伯宗。明僧暠、王玄默、王玄邈、刘乘民联军攻击东阳城，每次攻击都被沈文秀击败，士卒离散，重新集结再攻，这样十余次，最后仍无法攻克。



五世纪・四六六年四月　南宋北方三州形势

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所属豫州（州政府寿阳）秘书长（长史）杜叔宝，最初，认为中央军驻扎历阳（安徽省和县），不能马上向前推进。忽然间，建康政府辅国将军刘勔等抵达近郊，寿阳（安徽省寿县）上下震动恐惧。部将刘顺等东下驻防宛唐（安徽省寿县东）时，只携带一个月粮食，既跟刘勔相持不下，一个月粮食于是吃完。杜叔宝派运输车一千五百辆，送米给刘顺，并亲自率精锐骑兵五千人护送。建康政府宁朔将军吕安国得到情报，告诉刘勔说："刘顺拥有精锐战士八千人，我们的兵力，不到他一半。僵持的时间一久，强弱不敌的差距，将更扩大，我们简直不能自存。唯一的盼望是对方粮食无以为继，而我们的粮食还多得是。杜叔宝的米如果运到，我们不但难以打胜仗，而且还难以久守。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从小路出发，攻击他们的运米车队，出其不意，如果能够摧毁，他们就会

不战而走。”刘劭同意，遂留下老弱残兵守卫营垒，遴选精锐战士一千人，配备给吕安国和龙骧将军黄回，命他们从小路绕到刘顺背后，在横塘（应在安徽省寿县稍东）设下埋伏。

吕安国出发时，携带两天煮熟了的饭。两天已过，熟食已经吃光，还不见杜叔宝车队，将士们认为消息可能有误，要求回军，吕安国说：“你们早上总算吃过一顿。依我判断，运米车队，今晚定到；如果今晚不到，我们就今晚撤退，也不算迟。”入夜，杜叔宝果到，车队成“函箱阵”（武装部队夹道，车辆居中），而杜叔宝在函箱阵外，游动搜索，掩护前进；支队司令（幢主）杨仲怀率五百人在车队前开路。吕安国、黄回等突然发动攻击，斩杨仲怀，连同他的部众，全数屠杀。杜叔宝听到杀声，迅速增援，黄回打算乘胜进击，吕安国说：“他会自己逃走，用不着动手。”撤退三十华里，停止，住宿。乘夜，派骑兵前往侦察，杜叔宝果然抛弃运米车队撤退。吕安国就在夜间，再回去纵火焚烧粮米，从车上解下牛二千余头，回军。

五月一日，夜晚，刘顺部众崩溃，四散逃命，刘顺向淮西（河南省东南部）投奔据守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的常珍奇。刘劭擂起战鼓挺进，向寿阳（安徽省寿县）进发。杜叔宝把城外居民及零星部队集中城内，登城自守。刘劭跟各路兵马，分别在城外扎营。

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山阳王刘休佑写信给殷琰，分析利害得失；刘彧又派监察官（御史）王道隆携带诏书，正式赦免殷琰。刘劭也写信给殷琰，附上殷琰的老哥殷瑗的儿子殷邈家书。殷琰和杜叔宝都有投降之意，可是，大家议论纷纷，不能决定。于是，继续守城。

六、刘子勋败亡

四六六年，建康政府青、冀二州州长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攻击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直阁将军薛索儿，大破薛索儿军，薛索儿退守石梁（安徽省天长市西），粮食吃完，大军溃散，薛索儿投奔乐平（侨县，安徽省凤阳县东南），被申令孙的儿子申孝叔击斩。寻阳政府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薛安都的儿子薛道智逃往合肥（安徽省合肥市），晋见南汝阴郡（郡政府合肥）郡长裴季之，投降。太原郡（山东省长清县东南）郡长傅灵越逃到淮西（河南省东南部），被建康政府武卫将军、沛郡（安徽省萧

县）人王广之生擒；王广之把他押送给刘勔，刘勔责问他为什么当叛徒，傅灵越说：“全国各地，纷纷起义，岂止我一人？薛安都不能任用人才，只信任他的儿子和侄儿，这是他失败的原因。人，总归一死，实在没有颜面求生。”刘勔把他送到建康，皇帝刘彧打算赦免，但傅灵越不肯更改口供，遂被处决。

寻阳政府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邓琬，因豫州州长刘胡，跟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中央军沈攸之等对阵僵持，久不能决胜负；于是加授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袁颢当征剿大军总司令官（督征讨诸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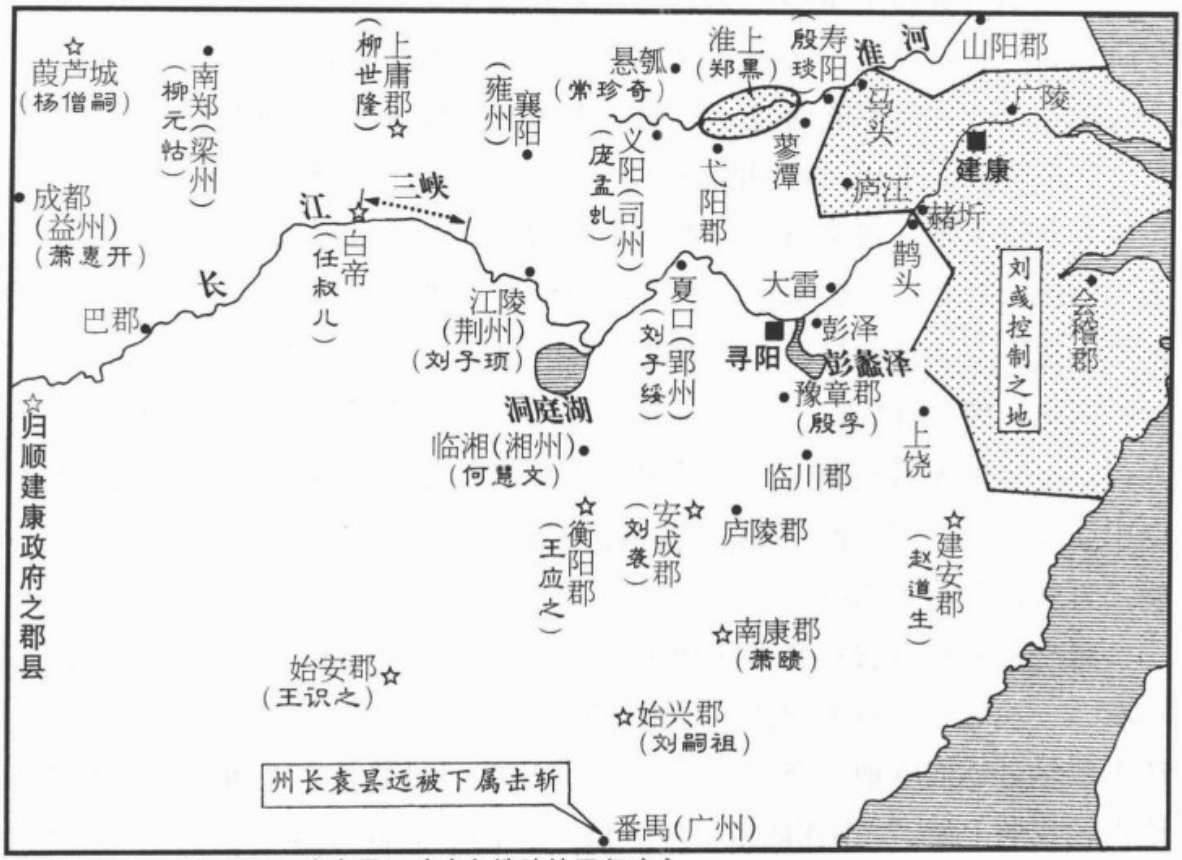
六月十八日，袁颢率战舰一千艘、战士二万人，抵达鹊尾（安徽省繁昌县长江中小岛），袁颢压根不是将帅之才，而又性情卑怯，无勇无谋，大营之中，他从不穿军服，谈话中也从不涉及战争，而只吟诗写赋，谈谈儒家学派的义理，对各将领不但不安抚鼓励，甚至不肯见面。刘胡每次到大营讨论军事，袁颢接待他也十分简慢。于是，军心全失，刘胡尤其把袁颢恨入骨髓。刘胡曾因后方补给船舰还没有到，士卒乏食，向袁颢借襄阳（湖北省襄樊市）的存粮，袁颢拒绝，说：“京师（此指建康）还有两处住宅没有完成，正依靠这项财源。”又相信过往客人的传言：“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米价飞升，一斗高达数百钱。”认为用不着进攻，建康政府会自己崩溃，所以按兵不动，坐在那里等待。

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辅国将军田益之率西山蛮组成的军队一万余人，包围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邓琬命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庞孟虬率精锐部队五千人救援，田益之不敢迎战，所属军队一哄而散。

寻阳政府所属安成郡（江西省安福县）郡长刘袭、始安郡（广西桂林市）郡长王识之、建安郡（福建省建瓯市）郡长（内史）赵道生全都献出城池，投降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刘袭是刘道怜的孙儿（刘道怜是一任帝刘裕的老弟，参考四〇八年正月）。

建康政府辅国将军萧道成的儿子萧赜（音 zé）当南康郡（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南康郡郡政府所在县）县长。寻阳政府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邓琬派人前往逮捕，囚禁监狱。萧赜的门客（以做宾客为主要职业的人）、兰陵郡（江苏省常州市西北）人桓康扮成挑担的苦力，担着萧赜的正妻裴女士和萧赜的两个儿子萧长懋、萧子良，逃到山中，跟萧赜的同族

萧欣祖等集结门客壮士一百余人，袭击郡城（赣县），攻破监狱，救出萧赜。南康郡郡长（相）沈肃之率将士追赶缉捕，萧赜反击，生擒沈肃之。于是，萧赜遂自称宁朔将军，就在赣县（赣州市）聚集部众，起兵反抗寻阳政府，跟安成郡（江西省安福县）郡长刘袭等互相呼应。邓琬派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殷孚当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郡长，督导赣江上游五个郡（豫章郡、庐陵郡【江西省吉水县】、临川郡【江西省临川市】、安成郡、南康郡），防御刘袭等。



五世纪·四六六年六月　南宋寻阳政府各地陆续回归建康

衡阳郡（湖南省株洲市西南）郡长（内史）王应之聚众起兵，宣布响应建康政府，袭击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总部执行官（湘州行事）何慧文所在地长沙（临湘）。王应之跟何慧文单独决斗，砍中何慧文八处创伤，何慧文砍断王应之一只脚，斩王应之。

始兴郡（广东省韶关市）人刘嗣祖等占领郡城，响应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广州（州政府番禺）州长袁昙远派他的部将李万周等讨伐。刘嗣祖向李万周誓言："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已经陷落，战乱已停。"李万周相信，回军袭击番禺（广东省广州市），生擒他的上司袁昙远，斩首。

建康政府任命李万周当广州总部执行官（行广州事）。

建康政府中央军和寻阳政府反抗军在浓湖（安徽省繁昌县西荻港）对峙，一直没有决定胜负。建康政府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说："盗贼（寻阳政府）盘踞上游，军力强大，地势险要，我们阻止他们前进的力量有余，而消灭他们的力量不足。如果派出数千人奇兵，包抄到他们背后，在险要的地方筑城布阵，乘机发动，将使他们首尾同时惶恐不安，进退两难。敌人上游既被我们切断，粮食供应一定发生问题，这是克制盗贼的奇妙策略。钱溪（安徽省贵池市东北）长江两岸，最是窄狭，而又距大军不远，水道弯曲急湍，船只经过，必须紧靠岸边，那里又有天然港口，可以停泊。一千人把守，一万人不能通过，其他要害地方，都不能超过此地。"沈攸之、吴喜全都赞成。正巧，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庞孟虬自义阳（河南省信阳市）率军增援殷琰（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辅国将军刘勔派人前来大营求救，情况紧急。建安王刘休仁打算派张兴世率军援助刘勔，沈攸之反对，说："庞孟虬的部队，像一群蚂蚁，毫无作为，另行派一位将领，交给他步骑兵数千人，足可以把庞孟虬制住。张兴世这次攻击，却是安危成败的契机，不可以中途停止。"于是命段佛荣率军增援刘勔；另行遴选战士七千人，轻快小艇二百艘，配给张兴世。

张兴世率两百艘轻装备舰艇逆流而上，走到一个相当的地方后，即行返航，一连数天，每天如此。寻阳政府豫州州长刘胡听到消息，笑说："我还不敢越过他们阵地，夺取京畿（扬州），张兴世是什么东西，居然想轻易地占领我的上游。"不作防范。一天晚上，四更时候（凌晨三时），东风忽起，张兴世船舰全张满帆，向西鼓浪前进，穿过湖口、白水口，再穿过鹊尾（安徽省繁昌县长江中小岛）。刘胡这时候才忽然发觉，急命他的将领胡灵秀率船队沿岸追赶，紧傍张兴世舰队前进。

七月十三日，晚上，张兴世停泊景洪浦（今地不详），胡灵秀也留在景洪浦。张兴世暗中派部将黄道标率七十艘快艇，直航钱溪（安徽省贵池市东北），建立营寨。

七月十四日，张兴世率主力再西进，直接进入钱溪新建营寨，胡灵秀无法阻止。

七月十五日，刘胡亲自率水陆联合二十六军攻击钱溪，张兴世部属打算迎战，张兴世不准，说："贼寇（刘胡军）距离还远，气势旺盛，一旦

交锋，定会箭如雨下。气太盛，容易衰弱；箭太多，容易枯竭，不如等待。”命将士继续加强城防工事。不久，刘胡舰队接近，进入旋涡，张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率武士数百人先行攻击，其余部队随后同时并进；刘胡不支，败退，阵亡数百人，收兵而回。当时，张兴世营寨还不够坚固，建安王刘休仁考虑寻阳政府征剿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征讨诸军事）袁颢，回军跟刘胡合力对钱溪作第二次攻击，打算予以牵制，分散他们的力量。

七月十六日，命沈攸之、吴喜等用皮舰（牛皮蒙到舰上抵抗飞箭飞石）进攻浓湖（安徽省繁昌县西荻港），杀数千人。当天（七月十六日），刘胡率步兵二万人、骑兵一千人，打算再攻张兴世，进抵距钱溪只数十华里，袁颢因浓湖紧急，命刘胡回军救援；钱溪城遂在这个空当中，建筑完成。刘胡派人传播消息说：“钱溪敌人，已完全消灭。”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中央军大为恐惧，沈攸之说：“不对。钱溪如果战败，一万人中至少会有一人逃亡生还，不可能杀得一人不剩。必定是他们攻击失利，散布虚假情报，扰乱军心。”下令军中不准妄动。一会工夫，钱溪捷报传到。沈攸之把钱溪送来从刘胡士卒脸上割下的耳朵和鼻子，送给浓湖守军观看，袁颢震骇恐惧。沈攸之既达到牵制目的，黄昏时回军。

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龙骧将军刘道符进攻山阳（江苏省淮安市），效忠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的郡长程天祚（参考本年【四六六年】正月八日），向刘道符投降。

寻阳政府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刺史）庞孟虬前进到弋阳（河南省潢川县），建康政府辅国将军刘勔派宁朔将军吕安国等，在蓼潭（河南省固始县东北）迎头痛击，大破庞孟虬军。庞孟虬投奔义阳（河南省信阳市）。王玄谟的儿子王昙善聚众起兵，夺取义阳，归附建康政府。庞孟虬逃到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死在那里。

寻阳政府豫州州长刘胡派辅国将军薛道标袭击合肥（安徽省合肥市），斩效忠建康政府的南汝阴郡（郡政府合肥）郡长裴季之（参考本年【四六六年】二月）。建康政府辅国将军刘勔派另一辅国将军垣闳反攻。垣闳是垣阆的老弟（垣阆事，参考四五九年三月）。薛道标是薛安都（寻阳政府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的儿子。

淮西（河南省东南部）人郑叔举聚众起兵，攻击效忠寻阳政府的汝南郡（河南省汝南县）郡长常珍奇，响应建康政府司州州长郑黑。

七月二十六日，建康政府任命郑叔举当北豫州（州豫州，州政府所在

不详）州长。

寻阳政府冀州（州政府历城）州长崔道固受当地人民攻击，关闭城门自保。建康政府皇帝刘彧派人前来安慰招抚，崔道固遂投降。

七月二十九日，刘彧任命崔道固当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

八月，寻阳政府将领、寿阳（安徽省寿县）地方土霸皇甫道烈等（参考本年【四六六年】三月十八日），听到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庞孟虬战败消息，开城门出降。

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龙骧将军张兴世既据守钱溪（安徽省贵池市东北），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反抗军浓湖（安徽省繁昌县西荻港）大营，粮食开始缺乏。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邓琬大量运送军需物资，可是畏惧张兴世截击，不敢前进。刘胡率轻装备舰艇四百艘，从鹊头（安徽省铜陵市北）沿长江南岸前进，打算进攻钱溪，中途忽然对他的秘书长（长史）王念叔说："我从小习惯陆地作战，不懂水上作战。陆军攻击时，我总是在数万人中间，可是水上交锋，我只有一条小船，单独进击，互相不能照顾，一船不过三十人，我只在三十人中间而已，绝不安全，我可不当傻瓜。"于是假装害了疟疾，停泊鹊头（安徽省铜陵市北），不肯前进。只派龙骧将军陈庆率舰艇三百艘，航向钱溪，吩咐陈庆不要攻击："张兴世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他会逃走！"陈庆抵达钱溪后，驻军梅根（应指梅根监，距钱溪二公里）。

刘胡另派将领王起率一百余艘舰艇攻击张兴世，张兴世反击，大破王起军。刘胡率其余的舰艇撤回浓湖，对袁颉说："张兴世营寨已经筑成，短期内不可能攻克。昨天小小接触，谈不到损失。陈庆已经跟南陵（安徽省贵池市）、大雷（安徽省望江县）各军，扼住张兴世上游，我们大营在此，鹊头（安徽省铜陵市北）将领，又阻断他的下游，他已掉到我们包围圈中，不必忧虑。"袁颉对刘胡不亲自攻击十分愤怒，问刘胡说："补给线被切断，我们怎么办？"刘胡说："他们能越过我们，逆江而上；我们为什么不能越过他们，顺江而下？"乃派安北将军府军政官（安北司马）沈仲玉率一千人，徒步前往南陵（安徽省贵池市）迎接军粮。沈仲玉到达南陵，把米三十万斛装到船上，以及军饷、布匹，共数十船，在船上用木板钉成围墙，打算突围。可是，船行到贵口（安徽省贵池市西北，贵池水【秋浦河】注入长江处），不敢前进，派人绕小路报告刘胡，请派主力部队前来迎接。张兴世得到情报，命寿寂之、任农夫等率三千人挺进到贵口攻击，沈仲玉放

弃辎重，逃回袁颉大营，所有军用物资，全被夺去。刘胡部众惊骇恐惧。部将张喜投降建康政府中央军。

建康政府镇东将军府大营军事参议官（镇东中兵参军）刘亮向前推进，逼近刘胡军营，刘胡不能抵抗，袁颉惶恐，说："盗贼（建康政府中央军）已侵入人的心脏，怎么能活命！"刘胡暗中准备逃走。

八月二十四日，刘胡报告袁颉说："请再拨付给我步骑兵二万人，到上游夺回钱溪，并运回积存在大雷（安徽省望江县）的余粮。"要求袁颉把全部骑兵都配备给自己。当天（八月二十四日），刘胡抛下袁颉，直往梅根（距钱溪二公里），先命薛常宝征集船舰，以及南陵（安徽省贵池市）各军，纵火焚烧大雷（安徽省望江县）各城，逃走。当夜（八月二十四日夜），袁颉才发现受刘胡欺骗，破口大骂说："今年可被小子害惨！"呼唤侍从牵来他平常所乘、名叫飞燕的名马，对他的部属说："我要亲自追刘胡回来！"于是也乘机逃走。

八月二十五日，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建安王刘休仁在严密戒备下，进入被袁颉遗弃的浓湖（安徽省繁昌县西荻港）大营，接受十万人投降；一面派沈攸之等追捕袁颉。袁颉逃到鹊头（安徽省铜陵市北），会合驻军司令（戍主）薛伯珍以及薛伯珍所率部众数千人，一同向西撤退，打算前往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夜晚，住宿山区，袁颉杀马劳军，回头对薛伯珍说："我并不是不肯死，只不过打算前往寻阳，在主上（皇帝刘子勋）面前请求处罚，然后自杀！"慷慨激昂，吆喝左右侍从，命取来皇帝赐发的符节，左右侍从没有人理他。等到天亮，薛伯珍请求单独谈话，遂砍下袁颉人头（年四十七岁），前往钱溪（安徽省贵池市东北），向建康政府带兵官（军主）、襄阳郡（湖北省襄樊市）人俞湛之投降。俞湛之斩薛伯珍，连同薛伯珍送来的袁颉的人头，都作为自己的功劳。

刘胡率二万人奔回寻阳，报告皇帝刘子勋，说："袁颉已经投降，全军溃散，只有我率领我的部属，单独逃回。陛下应该作紧急措施，决一死战，我暂时驻防湓城（即湓口，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效忠陛下，死无二心。"于是，率舰队沿长江北岸西上，乘夜直往沔口（汉水【沔水】注入长江处，湖北省武汉市。湓口距寻阳数公里，沔口距寻阳航空距离一百八十公里。刘胡借口驻防湓口，才能通过寻阳）。

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邓琬得到刘胡远走消息，忧愁恐慌，无计可施，紧急召集智囊、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褚灵嗣等商讨对策，

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才好。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张悦假装患病，请邓琬到私宅商讨大事，密令左右全副武装，在帐后埋伏，吩咐："听见我命你们拿酒，便出来动手。"邓琬既到，张悦说："你当初第一个坚持称帝（参考去年【四六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今天，事已紧急，你有什么办法？"邓琬说："只好杀掉皇上（刘子勋），查封仓库，用来赎罪。"张悦说："你难道宁愿出卖陛下，只求自己活命？"遂呼唤拿酒，张悦的儿子张洵提刀冲出，砍下邓琬人头（年六十岁）。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潘欣之听到邓琬死讯，率军抵达张悦家门。张悦派人告诉潘欣之说："邓琬打算叛变，已经斩首。"潘欣之才撤回。张悦逮捕邓琬的儿子，一齐诛杀。张悦遂携带邓琬的人头，乘一只小艇东下，向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建安王刘休仁投降。

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大乱，建康政府宰相府大营军事参议官（司徒中兵参军）蔡那的儿子蔡道渊，原被囚禁在寻阳（江西省九江市）武器制造厂（作部），这时，挣脱锁枷，进入寻阳，逮捕皇帝刘子勋，投入监狱。不久，沈攸之等军抵达寻阳，遂斩刘子勋，把人头送到建康。刘子勋，本年十一岁。

七、刘彧屠杀皇子皇孙

四六六年，最初，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邓琬派临川郡（江西省临川市）郡长（内史）张淹，自鄱阳郡（江西省波阳县东北）山路深入三吴（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即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驻军上饶（江西省上饶市）。听到刘胡军败，张淹的助手（军副）、鄱阳郡郡长费睦诛杀张淹，投降建康政府。张淹是张畅的儿子（张畅，参考四五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六任帝（前废帝）刘子业在位时，知识分子为了避免灾祸，都盼望离开京师（首都建康），远到外地。以致今天，流离受难，全都被害，侥幸生存的，百人中不见得有一人，大家遂佩服蔡兴宗有先见之明（蔡兴宗与袁颉对话，参考去年【四六五年】九月）。

九月八日，南宋帝刘彧任命山阳王刘休佑当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

九月九日，解除戒严。大赦。

九月十六日，宰相（司徒）刘休仁抵达寻阳，分别派吴喜、张兴世进

攻荆州（州政府江陵），沈怀明进攻郢州（州政府夏口），刘亮及宁朔将军、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张敬儿进攻雍州（州政府襄阳），孙超之进攻湘州（州政府临湘），沈思仁、任农夫等进攻豫章（江西省南昌市），削平拥护刘子勋的残余力量。

刘胡逃到石城（湖北省钟祥市），被捕，斩首。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所委派的郢州（州政府夏口）总部执行官（郢州行事）张沈剃光头发，去当和尚，暗中逃走，被追缉捕获，斩首。荆州（州政府江陵）总部执行官（荆州行事）刘道宪听说浓湖（安徽省繁昌县西荻港）失守，遂遣散州政府军队，派人到中央军营，请求处罚；荆州行政官（治中）宗景等在戒备下率军进城，诛杀刘道宪，逮捕临海王刘子顼（荆州州长），投降。雍州（州政府襄阳）总部执行官（雍州行事）孔道存知道寻阳政府已经覆灭，派人到中央军营，请求投降；不久听到柳世隆、刘亮率军北上消息，孔道存及三个儿子，一同自杀。南宋帝刘彧因湘州（州政府临湘）总部执行官（湘州行事）何慧文文武全才，特命吴喜传旨赦免，何慧文说："我既身陷叛逆集团，亲手加害忠义（指杀王应之），还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人士（何慧文杀王应之，参考本年【四六六年】六月）！"遂自杀。

安陆王刘子绥（年不详）、临海王刘子顼（十一岁）、邵陵王刘子元（九岁）都接到南宋帝刘彧命令，一律自杀（刘子绥是郢州【州政府夏口】州长，刘子顼是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刘子元是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三人响应刘子勋事，参考去年【四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刘顺（参考本年【四六六年】三月）和一块逃到荆州（湖北省西部）的余党，全都斩首。

南宋帝刘彧虽诛杀跟他对抗称帝的刘子勋等，但对老哥、五任帝（孝武帝）刘骏生的其他的儿子，仍和善相待，跟过去一样。

宰相（司徒）刘休仁从寻阳返回京师（首都建康），对刘彧说："刘子房兄弟仍在人间，将来长大，不是国家之福，应该早作打算。"

冬季，十月一日，刘彧下诏：松滋侯刘子房（十一岁）、永嘉王刘子仁（十岁）、始安王刘子真（十岁）、淮南王刘子孟（八岁）、南平王刘子产（年不详）、庐陵王刘子舆（年不详）、东平王刘子嗣（四岁），以及年纪更小，尚在乳娘怀中，还没有来得及封爵的刘子趋、刘子期、刘子悦等，全部毒死。并下诏诛杀：镇北将军府首席军事参议官（镇北咨议参军）路休之、宰相府参谋指挥官（司徒从事中郎）路茂之（二路是皇太后路惠男的

侄儿）、兖州（州政府瑕丘）州长刘祗、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严龙；罪状全是叛乱。五任帝（孝武帝）刘骏共有二十八个儿子，到此杀光。刘祗是刘义欣的儿子（刘义欣，参考四三〇年三月）。

辅国将军刘勔包围寿阳（安徽省寿县），另一辅国将军垣闳包围合肥（安徽省合肥市），都不能攻克。刘勔大为烦恼，召集军事会议，骑兵小队长（马队主）王广之说："将军如果把你的马送给我，我就能夺取合肥。"支队司令（憧主）皇甫肃大怒说："王广之竟敢贪图将军的马，应该斩首。"刘勔对王广之笑说："看你的表现，一定可以立功。"遂连同马鞍，一齐送给王广之。王广之往攻合肥，只三天时间，攻克。守将薛道标突围，逃往淮西（河南省东南部），投奔汝南郡（河南省汝南县）郡长常珍奇。刘勔擢升王广之当带兵官（军主）。王广之对皇甫肃说："将军如果听你的话，怎么能削平盗贼！你不知道欣赏人才，才有那种愚蠢想法。"皇甫肃很有学问，后来，刘勔逝世（参考四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皇甫肃又投靠王广之当门客，那时，南宋帝国已亡，南齐帝国兴起。二任帝（武帝）萧赜在位，王广之把皇甫肃推荐给萧赜，萧赜任命皇甫肃当东海郡（京口，江苏省镇江市）郡长。

沈灵宝自庐江（安徽省舒城县）率军进攻仍效忠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的晋熙（安徽省潜山县），晋熙郡郡长阎湛之弃城逃走。

效忠寻阳政府的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刺史）薛安都、益州（州政府设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州长萧惠开、梁州（州政府设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州长柳元怙、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市】）州长毕众敬、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郡长殷孚以及汝南郡（河南省汝南县）郡长常珍奇都派遣使节，向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请求归降。南宋帝刘彧认为西南方的反抗军已经扫平，打算向淮河以北地区的反抗军炫耀威力。

十月二十一日，下诏命镇军将军张永、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沈攸之率武装部队五万人，北上迎接薛安都。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蔡兴宗说："薛安都弃邪归正，绝对不假，现在只要派出一个人，手拿一封信，就足足有余。却忽然出动重兵，薛安都一定惊疑忧虑，甚至可能招引北方胡虏（北魏帝国），灾患势将更深。如果说身为叛徒，罪孽太重，非诛杀不可，可是从前所赦免的人太多了。何况，薛安都在外，据守的是北战场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紧接边界，地势险要，兵力强大，无论是包围或

是攻击，都难以克制。为了国家的利益，尤其应使用和平手段安抚。万一他投降外国（北魏帝国），政府可要早晚劳苦，去对付后患。”刘彧不接受，对征北将军府军政官（征北司马）、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总部执行官（行南徐州事）萧道成说：“我正好利用薛安都反抗的机会加以讨伐，你认为如何?”萧道成回答说：“薛安都十分狡猾，如果用大军逼他，对帝国没有益处。”刘彧说：“各路人马，都是精锐，有什么攻克不了的，你不要多说。”

薛安都听到大军北上的消息，大为恐惧，派使节向北魏帝国（首都平城）投降；汝南郡郡长常珍奇也向北魏帝国投降，献出郡城悬瓠（河南省汝南县）；二人同时请求北魏发兵救援。

辅国将军刘勔包围寿阳（安徽省寿县），自本年正月到本年十二月，无论攻击或阻截，每一战都传出捷报，因心肠宽厚，深得将士的爱戴。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覆亡后，皇帝刘彧命立法院（中书）发出诏书，向守将殷琰（寻阳政府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招降。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蔡兴宗说：“天下已经平定，正是殷琰检讨他自己错误的时候，陛下只要亲笔写几行字，安抚宽慰，加以引导，他就会归降。今天，用正规程序，由立法院（中书）颁发诏书，他一定认为准是假的，不是迅速消灭灾难的方法。”刘彧不接受。殷琰看到诏书，果然认为是刘勔玩的花样，不敢投降。杜叔宝更断绝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覆亡消息，凡是传递这些消息的人，立即处死，城防越发坚固。后来，凡是有人出城投降，刘彧都把他们送到寿阳城下，使他们跟城中守军对话，守军知道外面情形，军心才开始动摇。

殷琰打算投降北魏帝国，主任秘书（主簿）谯郡（安徽省蒙城县）人夏侯详对殷琰说：“我们所以拥护寻阳政府，本意就是效忠皇家。如果中央有人主持，就应回归中央，怎么可以面向北方，穿上左边开襟的衣服（指受少数民族统治)！而且，魏军（指拓跋石）已接近淮河，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中央军还不知道我们的意向，如果派使节前去表达我们的诚心，他们一定会高兴接纳，岂止免死而已。”殷琰遂派夏侯详出城晋见刘勔，夏侯详游说刘勔：“城中军民，虽然知道已经孤立，而仍困守的缘故，只是怕你的诛杀，因而大家都打算投降魏国（北魏帝国）。希望你不再攻击，明令赦免，他们自然会相率归降。”刘勔承诺，命夏侯详到寿阳（安徽省寿县）城下，呼唤守军，转告刘勔的承诺。

十二月十三日，殷琰率领他的将领参谋等自行反绑双手，出城投降。刘勔一一安慰，不杀一个人，进城之后，约束军队，不准抢劫；于是，城中生命财产，没有一分一毫损失，寿阳人欢天喜地。

北魏帝国受降大军抵达师水（发源于大别山，东北流至河南省罗山县，注入淮河），将攻击围城的刘勔部队，听到寿阳已经投降，才停止前进，掳掠义阳（河南省信阳市）数千人而回。

后来，殷琰再出来当宫廷供应部长（少府），逝世（殷琰于四七三年逝世，年五十九岁）。

2

第三次南北战争 （五世纪六〇年代）

一、泗水之役

四六六年，效忠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的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刺史）薛安都，听到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覆亡，皇帝刘子勋被杀（参考四六六年八月），派遣使节向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请求归降。南宋帝刘彧认为西南方的反抗军已经扫平，打算向淮河以北地区的反抗军，炫耀威力。

十月二十一日，下诏命镇军将军张永、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沈攸之，率武装部队五万人，北上迎接薛安都。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蔡兴宗说："薛安都弃邪归正，绝对不假，现在只要派出一个人，手拿一封信，就足足有余。却忽然出动重兵，薛安都一定惊疑忧虑，甚至可能招引北方胡虏（北魏帝国），灾患势将更深。如果说身为叛徒，罪孽太重，非诛杀不可，可是从前所赦免的人太多了。何况，薛安都在外，据守的是北战场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紧接边界，地势险要，兵力强大，无论是包围或是攻击，都难以克制。为了国家的利益，尤其应使用和平手段安抚。万一他投降外国（北魏帝国），政府可要早晚劳苦，去对付后患。"刘彧不接受，对征北将军府军政官（征北司马）、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总部执行官（行南徐州事）萧道成说："我正好利用薛安都反抗的机会，加以讨伐，你认为如何？"萧道成回答说："薛安都十分狡猾，如果用大军逼他，对帝国没有益处。"刘彧说："各路人马，都是精锐，有什么攻克不了的，你不要多说。"

薛安都听到大军北上消息，大为恐惧，派使节向北魏帝国（首都平城）投降；汝南郡郡长常珍奇也向北魏帝国投降，献出郡城悬瓠（河南省汝南县）；二人同时请北魏发兵救援。

薛安都把儿子送到北魏帝国充当人质，北魏政府派镇东大将军、鲜卑人（代人）尉元，镇东将军、魏郡（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人孔伯恭等率骑兵一万人，向东支援彭城（江苏省徐州市）；镇西大将军、西河公爵拓跋石以及荆豫南雍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豫南雍州诸军事）张穷奇向西支援悬瓠（河南省汝南县）。任命薛安都当徐兖等五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徐兖等五州诸军事。五州：徐南兖北兖青冀）、镇南大将军、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刺史），封河东公爵；常珍奇当平南将军、豫州（州政府悬瓠）州长，封河内公爵。



五世纪·四六六年十月至四六七年正月　南宋徐兖二州及淮西地区投降北魏　第三次南北大战爆发

薛安都向北魏投降求救时，部将毕众敬反对，派人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表明态度。南宋帝刘彧任命毕众敬当兖州（州政府瑕丘）州长（毕众敬原来就是兖州州长，当是刘彧重新任命）。毕众敬的儿子毕元宾原在建康，在此之前，因别的罪名，处斩。毕众敬得到消息，怒不可遏，拔出佩

刀，猛砍庭柱，说："我白发苍苍，只有这一个儿子，却不能保全，我一个人为什么独活！"

十一月二十九日，北魏军抵达瑕丘（南宋兖州州政府所在县，山东省兖州市），毕众敬向北魏军投降。尉元派部将先行占领城池，毕众敬后悔愤恨，几天不进饮食。尉元长驱直入。

十二月六日，尉元抵达茬县（山东省成武县。茬，音 chá）。（以上北魏东路受降。）

北魏帝国西河公爵拓跋石抵达上蔡（河南省上蔡县），汝南郡（悬瓠，河南省汝南县）郡长常珍奇率文武官员前往迎接。拓跋石打算驻扎汝水北岸，不准备马上进城（悬瓠在汝水南），立法院政务官（中书博士）郑羲说："常珍奇虽然亲自前来迎接，但他内心的诚意如何，难以预测。不如一直进城，控制城门、占领仓库和政府官舍，掌握他的心脏，这是最安全的策略。"拓跋石遂拍马渡河，进入悬瓠，在城内摆设筵席，饮酒欢乐。郑羲警告说："观察常珍奇的脸色，有点愤愤不平，不可以不暗中戒备。"于是下令戒严。当天晚上，常珍奇派人纵火焚烧政府房屋，阴谋乘北魏军慌张救火时，发动突击，但因拓跋石已有严密戒备，只好中途停止。郑羲是郑豁的曾孙（郑豁，参考三八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本年（四六六年），南宋帝国侨设兖州，州政府设淮阴（江苏省淮阴市）；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青、冀二州共有一个州长（刺史），州政府设郁洲（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沉积小岛）。郁洲在大海之中，面积数百华里，用石头筑城，高八九尺。虽虚设很多郡县，但残余人民，已经无几（兖州【瑕丘】、徐州【彭城】、青州【东阳】、冀州【历城】，先后投降北魏帝国【青冀二州于明年［四六七年］闰正月投降】。南宋帝国不得不侨设州郡，以收容逃亡出来的难民）。

南宋帝国镇军将军张永、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沈攸之逼近彭城（江苏省徐州市），驻防下磕（地望应在江苏省徐州市东南。磕，音 kài）。分别派羽林警卫军总监（羽林监）王穆之率将士五千人，连同军用物资，留守武原（江苏省邳州市西北）。

北魏帝国东路受降军、镇东大将军尉元抵达彭城，薛安都（南宋前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出城迎接。尉元派部将李璨跟薛安都先行入城，控制所有城门，另派镇东将军孔伯恭率精锐部队二千人，巡逻城内城外，然后进城。当天晚上，张永攻击南门，不能攻克，回军。

尉元对薛安都很不礼貌，态度傲慢，薛安都后悔这次投降，打算再背叛北魏。尉元得到报告，薛安都不敢发动。为了掩饰，薛安都重重地贿赂尉元等，而把罪过推到女婿裴祖隆身上，斩裴祖隆。尉元命李璨协助薛安都守卫彭城，亲自率军对付张永，切断南宋军的粮道，又攻陷王穆之留守的辎重基地武原（江苏省邳州市西北），王穆之率残余部队投奔张永；尉元用主力大军追击。

四六七年，春季，正月，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镇军将军张永，无法抵挡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镇东大将军尉元的攻击，放弃下磕城，在夜色掩护下逃走。不幸，天气骤变，狂风暴雪，泗水冰封，船舰不能移动，张永命大军放弃船舰，徒步南奔。士卒在严寒下，冻死的有一大半，手脚冻伤的有十分之七八。尉元更超越到前面堵截，薛安都在后面追杀，就在吕梁（江苏省徐州市东南二十五公里）之东，前后夹击，南宋兵团崩溃，被杀的以一万人为单位计算，六十华里之遥，沿途尸体重叠，抛弃的军用物资及武器，更无法计数。张永的脚趾也被冻掉，跟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沈攸之仅仅逃出一命。而梁、南秦二州（州政府南郑）州长（刺史）垣恭祖等被北魏军俘虏。南宋帝（七任明帝）刘彧（本年二十九岁）得到消息，召见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蔡兴宗，把大军惨败的战报拿给他看，说："在你面前，我深感惭愧。"（蔡兴宗劝刘彧不要出军淮北，参考去年【四六六年】十月）贬张永当左将军；免除沈攸之官位，命他以贞阳公爵身份兼任现职（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仍返驻地淮阴（江苏省淮阴市）。

从此，南宋帝国终于失去淮河以北四州和豫州的淮西（河南省东南部）地区（淮河以北四州：青州【山东半岛】、冀州【山东省西北部】、徐州【江苏省北部】、兖州【山东省西部】。豫州淮西【河南省东南部】地区有九郡：汝南、新蔡二郡【悬瓠，河南省汝南县】、谯郡【涡阳，安徽省蒙城县】、梁郡【下邑，安徽省砀山县】、陈，南顿二郡【项城，河南省沈丘县】、颍川郡【邵陵，河南省郾城县东】、汝阴郡【汝阴，安徽省阜阳市】、汝阳郡【汝阳，河南省商水县】。此时青州、冀州仍在南宋守将手中）。

南宋帝国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刺史）沈文秀、冀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州长崔道固受二州变民集团的围攻，派使节前往北魏帝国，请求归降，并请求派军解救困境。

最初，南宋帝国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覆灭时，南宋帝刘彧派青

州州长沈文秀的老弟沈文炳携带诏书，召抚沈文秀归附中央；又派辅国将军刘怀珍率步骑兵混合兵团三千人跟沈文炳同行。还没到达，而镇军将军张永攻击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的大军溃败，刘怀珍即退回山阳（江苏省淮安市）。沈文秀攻击建康政府委任的青州州长明僧暠（明僧暠事，参考去年【四六六年】四月），刘彧命刘怀珍率龙骧将军王广之率骑兵五百人、步兵两千人，由海路前往救援。刘怀珍进到东中国海，明僧暠已退守东莱（山东省莱州市）。刘怀珍抵达朐城（江苏省连云港市），得到消息，军心骚动不安，有人主张退保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沉积小岛），刘怀珍说："沈文秀打算把青州（山东半岛）归附辫匪（索虏，北魏帝国），古齐国地区（山东半岛）居民，怎么甘心让衣襟开到左边？当今应该挥军直入，宣扬帝国的恩德和威严。各地叛变的城池，送去一封书信，就可以收复，何必守在这里，不肯出动，自己吓住自己。"于是前进，抵达黔陬（山东省胶州市西南）。沈文秀任命的高密（山东省高密县）、平昌（山东省安丘市）两郡郡长弃城逃走。刘怀珍把沈文炳送到东阳，传达中央旨意，沈文秀仍拒绝投降。但人民听到中央将领刘怀珍已到，大为兴奋。沈文秀委任的长广郡（郡政府设不其）郡长刘桃根率数千人，驻防不其城（山东省即墨市），而刘怀珍率军驻防洋水（流经山东省寿光市）。刘怀珍的将领都主张筑城备战，刘怀珍说："我们的人少，粮秣又不充足，孤军深入敌境，应该利用他们没有防备的良机，命精锐部队立即攻击。"派王广之率一百人的骑兵袭击不其城（山东省即墨市），攻克。沈文秀得到各城全都失败的消息，只好派出使节，请求投降。刘彧任命沈文秀仍当青州（州政府东阳）州长（不知道把明僧暠置于何地）。崔道固也请求投降，刘彧任命他仍当冀州（州政府历城）州长。刘怀珍遂撤退（青冀二州孤悬北方，三面被北魏帝国包围，一面靠海，势不可能久存）。

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沈攸之自彭城（江苏省徐州市）败退时，命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王玄载驻防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积射将军沈韶驻防宿豫（江苏省宿迁市）；其他如睢陵（江苏省睢宁县）、淮阳（安徽省宿州市东北）都留下部队驻守。王玄载是王玄谟的堂弟（王玄谟时任车骑大将军）。当时，东平郡郡长申纂驻守无盐（山东省东平县东）；幽州（侨州）州长（刺史）刘休宾驻守梁邹（山东省邹平县北）；并州（侨州）州长、清河郡（山东省淄博市南）人房崇吉驻守升城（山东省长清县西南）；辅国将军、清河郡（山东省淄博市南）人张谠驻守团城



五世纪·四六七年二月至四月　宋魏争夺青冀二州

（山东省沂水县）。兖州（州政府所在不详）州长王整，兰陵郡（山东省滕州市东南）郡长桓忻以及肥城（山东省肥城市）、麋沟（肥城市境）、垣苗（山东省长清县西南）等地驻军，都拒绝投降北魏帝国。刘休宾是刘乘民的侄儿（刘乘民，参考去年【四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北魏帝国派平东将军长孙陵等南下进攻青州（山东半岛），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率骑兵五万人，继续进发，作为后援。慕容白曜是前燕帝国一任帝（文明帝）慕容皝（参考三三七年十月）的玄孙。慕容白曜抵达无盐（山东省东平县东），准备攻击，部属将领及参谋官都认为："攻城的武器还不完备，行动不应急躁。"左军政官（左司马）范阳郡（河北省涿州市）人郦范说："我们用轻装备部队发动远途偷袭，深入敌人国土，怎么可以作

长久停留的打算！而且，申纂认为我们来得太快，在没有喘一口气之前不会攻击，一定没有戒备；如果出其不意，可以一战而定。”慕容白曜说：“你的计策对了。”遂率军伪装撤退。申纂果然不再戒备，慕容白曜在午夜时分，开始回军。

三月三日，凌晨，慕容白曜向无盐城猛烈攻击，早餐时，攻破。申纂逃走，被追捕生擒，斩首。慕容白曜打算把无盐全城人民一律当做战利品赏赐部下，郦范说：“古齐国地区（山东半岛）形势重要，应该有长远经营计划。而今，圣明君王仁义大军刚刚入境，人心慌乱，城池连接，互相观望，都有固守不降的志气，假如不用恩德和信誉安抚怀柔，很难平安。”慕容白曜说：“好极！”一律赦免。

慕容白曜将进攻肥城（山东省肥城市），郦范说：“肥城虽然很小，但攻击起来，浪费时间，胜利不能增加我们的声势，失败反而使我们的威望受到挫折。他们看到无盐城破的惨状，遍地死伤，不会不感到恐惧，如果送去一封警告信，他们即令不投降，也会四散逃走。”慕容白曜接受，肥城果然崩溃，北魏大军俘获粟米三十万斛。慕容白曜对郦范说：“这次出征得到你的帮助，三齐（山东省）会轻易平定。”遂夺取垣苗、糜沟二城。十天之内，一连克复四座城池，声威震动齐地（山东省）。

南宋帝国并州（侨州）州长（刺史）房崇吉坚守升城（山东省长清县西南），能作战的士卒不过七百人。北魏帝国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兴筑长墙，发动攻击，自二月攻到夏季四月，才把城攻破。慕容白曜对这么一个小城竟如此顽强抵抗，大为愤怒，打算把城内人民全部活埋坑杀，军事参议官（参军事）、昌黎郡（辽宁省朝阳市）人韩麒麟劝阻说：“强敌就在面前，而屠杀他们的人民，恐怕从这里向东，各城都会坚守，无法夺取。军队出征太久，粮食吃光，外面贼寇乘机进击，可是危险万状。”慕容白曜遂对居民慰问安抚，使他们恢复正常生活。

房崇吉单身逃亡，他的娘亲傅女士以及申纂的妻子贾女士，跟北魏帝国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州长卢度世原是表亲；不过，双方关系，早已疏远。等到傅、贾二女士被北魏军俘虏，卢度世对待她们十分敬重，物资供应也十分丰厚。卢度世家门之内，祥和而有礼节，虽然世代有贵有贱，财产有贫有富，但百口之家，心情欢娱，苦乐共同承当。

南宋帝国冀州（州政府历城）州长崔道固关闭历城（山东省济南市）

城门，抵抗慕容白曜。但青州（州政府东阳）州长沈文秀命人向慕容白曜投降，请派军迎接，慕容白曜打算派军前往。郦范说："沈文秀的家族和祖先坟墓都在江南（长江以南），手中重兵数万，城墙坚固，武器精良，强大时挺身作战，衰弱时起身逃走，我们军队并没有到他城下，他也没有迫在眉睫的灾难，怕些什么？而请求我们派军迎接？并且，我看他的使节，眼睛一直向下看，脸色惭愧，说话琐碎懦怯，一定心怀奸诈，引诱我们走进陷阱，不可以听信。不如先夺取历城、盘阳（山东省临朐县东南），再夺取梁邹（山东省邹平县北）、乐陵（山东省博兴县），然后慢慢向前推进，不必担心他不屈服。"慕容白曜说："崔道固等兵力单薄，不敢出战，我们可以通行无阻，一直推进到东阳（山东省青州市），沈文秀自知一定覆亡，所以望风投降，也不是不可能，又有什么值得怀疑？"郦范说："历城城内，兵力雄厚，粮食丰富，不是早晚之间，就能攻克。沈文秀雄踞东阳，是各城的根本。现在，派兵太多，则没有办法攻打历城；派兵太少，又没有办法控制东阳。如果前进被沈文秀拒绝，后退又被各城联军阻截，前胸和后背同时受到打击，绝对没有安全的理由。请再加考虑，不要跳进贼寇（沈文秀）圈套。"慕容白曜才停止，而沈文秀果然不肯投降。

北魏帝国镇东大将军尉元上书中央说："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是贼寇（南宋帝国）的重要基地，如果不驻屯重兵，积储粮秣，则不能守卫。如果军用物资丰富，就是刘彧出动全国军队，也不敢打淮河以北的主意。"又说："如果盗贼（南宋帝国）攻击彭城，一定从清水（泗水上游）、泗水，穿过宿豫（江苏省宿迁市）、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如果攻击青州（山东半岛），也需要从下邳，顺着沂水（泗水支流，于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注入泗水），穿过东安（团城，山东省沂水县）。这几个地方都是盗贼（南宋帝国）军事上必争之地。我们如果能先占领下邳、宿豫，驻防淮阳（江苏省淮阴市西）、东安，则青州、冀州（山东省西北部），用不着对他们攻击，他们就会自动陷落。如果这四座城池不肯屈服，即令我们占领青州、冀州，居民仍然回头向南，怀侥幸之心。我愚昧地认为：应该征召逗留青、冀二州的作战部队，先行平定东南方土地（山东省南部及江苏省北部），切断刘彧将来兴起北伐的念头，铲除愚民向南回归的盼望。使他们发现：夏季雨水虽大，却没有河道可走；冬天陆路虽通，却没有高大的城墙可以固守。如此，淮河以北土地就可全部占领。暂时辛苦，换取永久安逸。军事行动最可贵的是迅速，拖延太久，容易产生变化。如果进

入雨季，对方或许因河道畅通，得以运送粮食，增援大军，再作进击，恐怕淮河两岸居民，改变立场，则青、冀二州，不容易到手。”

二、东阳之役

四六七年，夏季，五月，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沈攸之亲自运粮到下邳。北魏帝国军不断派清水（泗水上游）、泗水间居民向沈攸之声称：“薛安都打算回归祖国，请求派军前往迎接（薛安都投降北魏，参考去年【四六六年】十月）。”副司令官（军副）吴喜请沈攸之派一千人前往，沈攸之不准。可是，以后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吴喜坚持派军。沈攸之就把那些人集中起来，宣告说：“各位既有这份诚心，如果能跟薛家一个子弟同来，我就代表皇上行使职权，任命你当本县县长，依照你们的意愿。如果不能，就不必空着双手，跑来跑去。”那些人遂一去不返。沈攸之命带兵官（军主）、彭城郡（江苏省徐州市）人陈显达率领一千人进驻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协防，而自己返回基地（沈攸之时驻淮阴【江苏省淮阴市】）。

薛安都的儿子薛令伯在梁州（州政府南郑）、雍州（州政府襄阳）之间（陕西省南部及湖北省北部之间）聚集变民数千人进行游击战，一连攻陷郡县。

秋季，七月，雍州州长、巴陵王刘休若派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郡长张敬儿等，击斩薛令伯。

南宋帝刘彧再下诏命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沈攸之等北上反攻，进击彭城。沈攸之警告刘彧：清水（泗水上游）、泗水，正是干枯季节，粮食运输，不可能不中断；固执地认为绝对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使节来往七次，刘彧大怒若狂，强迫沈攸之出发。

八月二十三日，任命沈攸之代理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刺史），率军北上；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总部执行官（行徐州事）萧道成率一千人接替沈攸之，进驻淮阴。萧道成结交各路英雄豪杰，人才开始济济。

当初，北魏帝国军进入彭城时，垣崇祖率领部众，投奔朐山（江苏省连云港市。朐，音qú），派人到南宋帝国，请求归降（垣崇祖投奔彭城，参考去年【四六六年】正月八日）；萧道成遂任命垣崇祖当朐山驻军司令

（朐山戍主）。朐山紧邻大海，荒凉孤单，与世隔绝（五世纪时，江苏省连云港市濒临大海，市东之连云港还是海中一岛，就是青、冀二州州政府所在的郁洲），人心不安，垣崇祖把船舶集中海边，准备一旦发生情况，就逃入东中国海。北魏东徐州州长（刺史）、成固公爵（姓名不详）驻防圂城（山东省沂水县境。圂，音 hùn）。垣崇祖一个部将因为犯罪，逃亡，投降北魏军。成固公爵遂派步骑兵二万人的混合兵团，袭击朐山，距城二十华里，守城部队才忽然发觉，而垣崇祖恰恰出城送客，不在城中，城中军民惊骇恐惧，全都跑到船上，准备解开缆绳，航海逃走。正在此时，垣崇祖回城，对心腹官员说："胡虏（北魏帝国）这次攻击，并不是一项有计划的行动，不过听了叛徒的报告，临时发兵，所以容易使他们中计。现在，只要有一百余人回到城里，事情就可以成功。不过，人心已乱，不可能再使他们集结，你们可迅速到距此一华里之处，大声呐喊，飞奔而来，报告说：'艾塘（江苏省连云港市西）义民军（南宋政府称淮河以北起兵拒抗北魏的难民为"义人"），击破胡虏（北魏帝国军），等待驻防军的支持，共同追击。'"已经上船的人，果然大为兴奋，争相登岸。垣崇祖引导他们回城，然后把老弱送到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沉积小岛），众人手拿两只火把，登山擂鼓、呼喊。北魏的斥候骑兵，认为南宋守军力量强大，即行撤退。刘彧任命垣崇祖当北琅邪（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山东省滕州市南）二郡郡长。

禁宫护卫执行官（宂从仆射）垣荣祖也从彭城（江苏省徐州市）逃到朐山（江苏省连云港市），因奉命游说薛安都失败（参考去年【四六六年】正月八日），恐怕刘彧惩罚他，不敢露面。后来投奔萧道成前往淮阴（江苏省淮阴市）。垣荣祖幼年就喜爱骑马射箭，曾经有人对他说："军人生涯，十分危险，为什么不走'读书人'这条路！"垣荣祖说："从前，曹操父子（曹操及他的儿子曹丕、曹植等），上马手舞长矛，下马提笔写诗。生在天地之间，才可说是不辜负天地养育之恩。像你们这些'读书人'，连保护自己的力量都没有，跟狗羊有什么分别！"

北魏帝国东路受降军镇东大将军尉元派镇东将军孔伯恭，率步骑兵一万人，迎击南宋帝国北伐军沈攸之。把正月战役中俘虏的冻烂脚掌、只能用膝盖爬行的沈攸之的部属，送还沈攸之，用以打击沈攸之的士气。而刘彧在强迫沈攸之等出发后不久，也忽然后悔，派人通知他回军。此时沈攸之已前进到焦墟，距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五十余华里。陈显达

率军迎接，在睢清口（睢水注入泗水处，江苏省宿迁市）会师。孔伯恭攻击，大破陈显达。沈攸之遂即撤退，孔伯恭尾追攻击，沈攸之大败，龙骧将军姜彦之等战死，沈攸之身受重伤，逃入陈显达营垒。

八月十八日，深夜，陈显达营垒在过度恐惧中崩溃，军队四散逃命，沈攸之乘轻便战马，向南逃命，抛弃的军用物资和武器，以万计算。沈攸之仍回淮阴（江苏省淮阴市）基地。

尉元写信给南宋帝国委任的徐州（州政府下邳）州长王玄载，招引投降，王玄载遂放弃下邳，逃走。北魏任命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人辛绍先当下邳郡郡长。辛绍先处理事情，反对明察秋毫，凡事只掌握方向纲要，教导人民怎么温饱，以及怎么抵挡贼寇，如此而已。从此，下邳人民，一片和睦安宁。

孔伯恭进攻宿豫（江苏省宿迁市），南宋委任的宿豫驻军司令（戍将）鲁僧遵也放弃城池，逃走。北魏将领孔大恒等率一千余骑兵，南下攻击淮阳（角城，江苏省淮阴市西），南宋委任的淮阳郡郡长崔武仲纵火烧城，逃走。

慕容白曜驻军瑕丘（山东省兖州市）。南宋冀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州长（刺史）崔道固当初拥护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时，建康政府所属绥边将军房法寿当王玄邈的军政官（司马。王玄邈是清河、广川二郡郡长，起兵拥护建康政府，参考去年【四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屡次击败崔道固军，崔道固军对他十分畏惧。后来，崔道固归降建康政府后，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但崔道固恐怕房法寿煽动人民，继续跟他为难，于是，用压力迫使房法寿返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正巧，房法寿的堂弟、并州（侨州）州长房崇吉（参考本年【四六七年】四月）从升城（山东省长清县西南）逃来，因娘亲及妻子被北魏帝国俘虏，向房法寿请教对策。房法寿心中实在不愿前往江南（长江以南），所以对崔道固压迫他南下，十分怨恨。当时，崔道固派兼任行政官（兼治中）房灵宾当清河广川二郡军区司令官（督清河广川二郡事），驻防盘阳（山东省临朐县东南）。房法寿遂跟房崇吉袭取盘阳，作为基地，向慕容白曜投降，用来赎回房崇吉的娘亲和妻子。崔道固派军进攻盘阳，慕容白曜从瑕丘派将军长孙观救援盘阳，崔道固撤退。慕容白曜上奏北魏帝拓跋弘，推荐并任命冠军将军韩麒麟跟房法寿同时当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州长，房法寿的堂弟房灵民、房思顺、房灵悦、房伯怜、房伯玉、房叔玉、房思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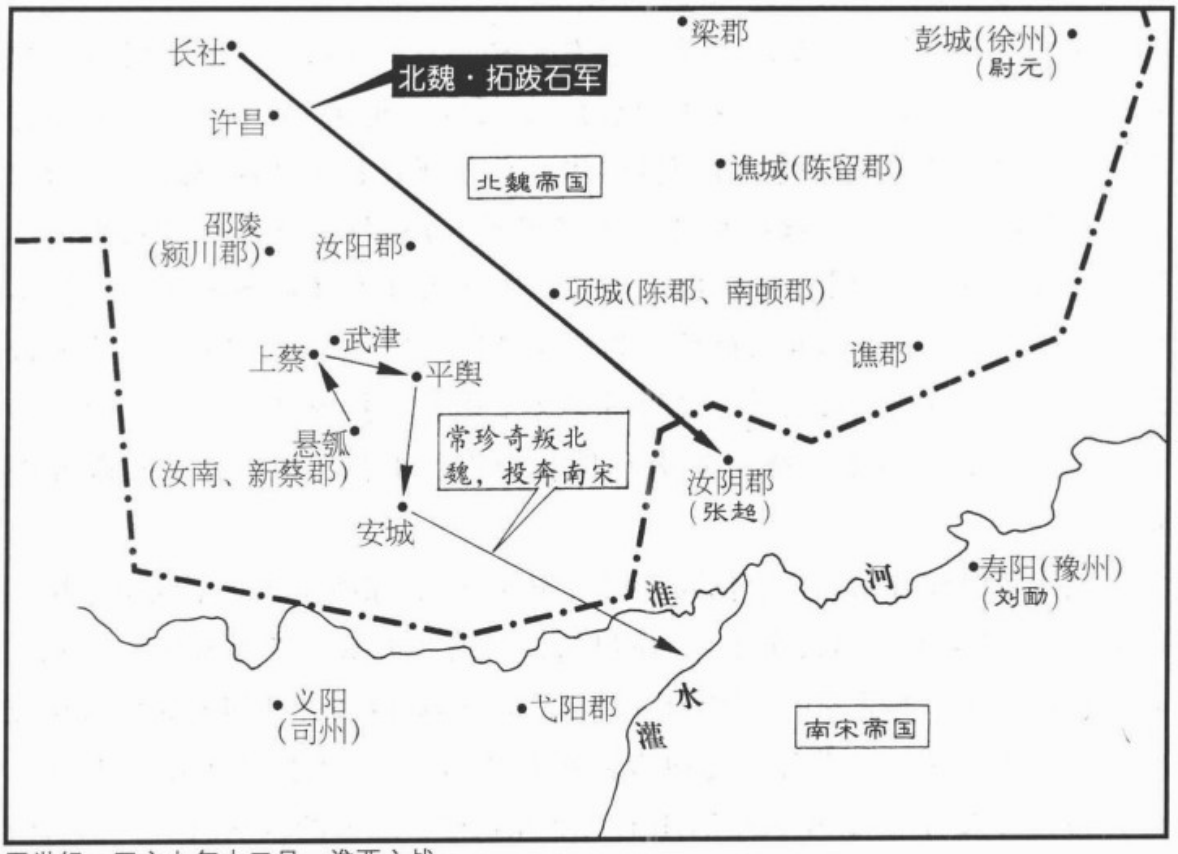
房幼安等八人，都当郡长。

慕容白曜自瑕丘率军进攻崔道固据守的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另派平东将军长孙陵等进攻南宋帝国青州（州政府东阳）州长沈文秀据守的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崔道固登城抵抗，不肯投降，慕容白曜兴筑长墙包围。长孙陵等抵达东阳，沈文秀投降，长孙陵等进入东阳西门外城，士卒凶暴，大肆奸淫掳掠。沈文秀悔怒交集，关闭城门，攻击长孙陵等，击破长孙陵等军，重新据守。长孙陵等撤退到清河（泗水上游）以西，屡次进攻，不能攻克。

十二月三日（原文“十二月庚戌”，据《宋书·明帝纪》改），任命幽州（侨州）州长刘休宾当兖州州长（当时，兖州【州政府瑕丘】已并入北魏帝国版图，而刘休宾仍据守梁邹【山东省邹平县北】，仅只改一下官称）。刘休宾的正妻是崔邪利的女儿，生子刘文晔，跟崔邪利同时被北魏俘虏（崔邪利被俘，参考四五〇年十一月五日）。慕容白曜把他的正妻崔女士和儿子刘文晔送到城下，请他相见。刘休宾秘密派他的主任秘书（主簿）尹文达前往历城（山东省济南市）晋见慕容白曜，并代他探望妻子儿子。刘休宾打算投降，可是侄儿刘闻慰反对。慕容白曜派人在城外呼唤：“刘休宾几次派人，来见我们国务院执行长（慕容白曜文官职务是仆射），请求投降，为什么过了约定时间，还没有行动？”于是城中守军都知道这件事，把刘休宾软禁，不准他归附。北魏军遂包围梁邹（山东省邹平县北）。

北魏帝国西路受降军西河公爵拓跋石再度进攻汝阴（安徽省阜阳市）。汝阴防守森严，无功而回（本年【四六七年】二月，也不能攻克）。汝南郡（河南省汝南县）郡长常珍奇虽然投降北魏，但并不出自真心。南宋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刺史）刘勔，又写信招抚。正巧，北魏西河公爵拓跋石攻汝阴，常珍奇遂乘虚纵火焚烧悬瓠（汝南郡郡政府所在城），驱逐掳掠上蔡（县政府设悬瓠）、安成（河南省正阳县东北）、平舆（正阳县东北）三县人民，聚集灌水（淮河支流，流经河南省固始县北）。

四六八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汝阳郡（河南省商水县）郡政府军政官（司马）赵怀仁率军攻击武津（河南省上蔡县东）。南宋帝国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刺史）刘勔派龙骧将军申元德迎战，击破赵怀仁军，在汝阳台（今地不详）东，斩北魏于都公爵阏于拔（阏，音 yān），俘获运输车一千三百辆。北魏军再攻击义阳（南宋司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南省信阳市），刘勔派宰相府



五世纪·四六七年十二月　淮西之战

军事参议官（司徒参军）孙昙瓘迎战，击破北魏军攻势。

淮西（河南省东南部）人贾元友上书南宋帝刘彧，陈述北伐北魏帝国，夺取淮西地区的策略。刘彧把这份条陈，交给刘劢研究。刘劢上疏说："贾元友指出：'北魏皇帝年幼，能力薄弱，内外交困，上天注定它灭亡的日期，已经来到。'我认为，北魏自去年（四六七年）冬季，踏入我国国土以后，盘踞数郡，我国人民，大量伤亡。本年（四六八年）自春季迄今，城池重镇，一连串或被包围，或被攻击，对已失去的国土，都不能恢复，哪有能力消灭北魏？贾元友所有意见，很多地方荒谬狂妄，没有事实根据，谈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非常艰难。我暗中思虑，自文帝元嘉（三任帝刘义隆在位）以来，北方归附的侉子流民（北方人贬南方人为'蛮子'，南方人贬北方人为'侉子'。侉【音 kuǎ】，大而呆之谓），都喜爱就国家大事发挥议论，把责任加到政府身上，全部建议，都是如何如何讨伐北魏。可是，政府接受的结果，每次都失败后悔。边境上的居民，只知道谁强谁弱，我们的军队到达之处，他们一定会送茶送饭，在路旁恭敬迎接，可是，大军刚刚后退，居民就会拿起武器，抄掠殿后部队，或阻截斥候前锋。这

是大家常见的事，不只一次如此。”刘彧遂停止。

北魏帝国镇东大将军尉元派人游说南宋帝国东徐州（州政府团城）州长张谠，张谠献出团城（山东省沂水县），投降。北魏政府任命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高阊跟张谠同时当东徐州州长；又任命李璨与毕众敬同时当东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市】）州长（北魏帝国本来已有兖州【州政府滑台】，毕众敬是南宋帝国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派任的兖州州长，献出瑕丘投降后，北魏帝国改称东兖州）。尉元又派人游说南宋帝国另一兖州州长（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派任）王整（驻地不详）及兰陵郡（山东省滕州市南）郡长桓忻；王整、桓忻，都投降北魏帝国。

北魏政府擢升尉元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徐南兖北兖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徐、南北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州长，镇守彭城（王整既降，东兖州再分为南兖州、北兖州）。中央征召薛安都、毕众敬到首都朝见北魏帝拓跋弘（二人投降事，参考前年【四六六年】十月）。二人抵达平城（北魏首都，山西省大同市），中央政府用上宾之礼款待，二人的侍从官员，都封侯爵，赏赐住宅，供应物资及金钱，十分丰富。

北魏帝国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包围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已有一年。

二月十四日，攻陷东门外城。

二月十七日，南宋帝国冀州（州政府历城）州长（刺史）崔道固自己反绑双臂，出城投降。慕容白曜派崔道固的儿子崔景业和刘文晔一同前往梁邹（山东省邹平县北），南宋兖州（州政府梁邹）州长刘休宾也出城投降。慕容白曜把崔道固、刘休宾以及他们的僚属，送到首都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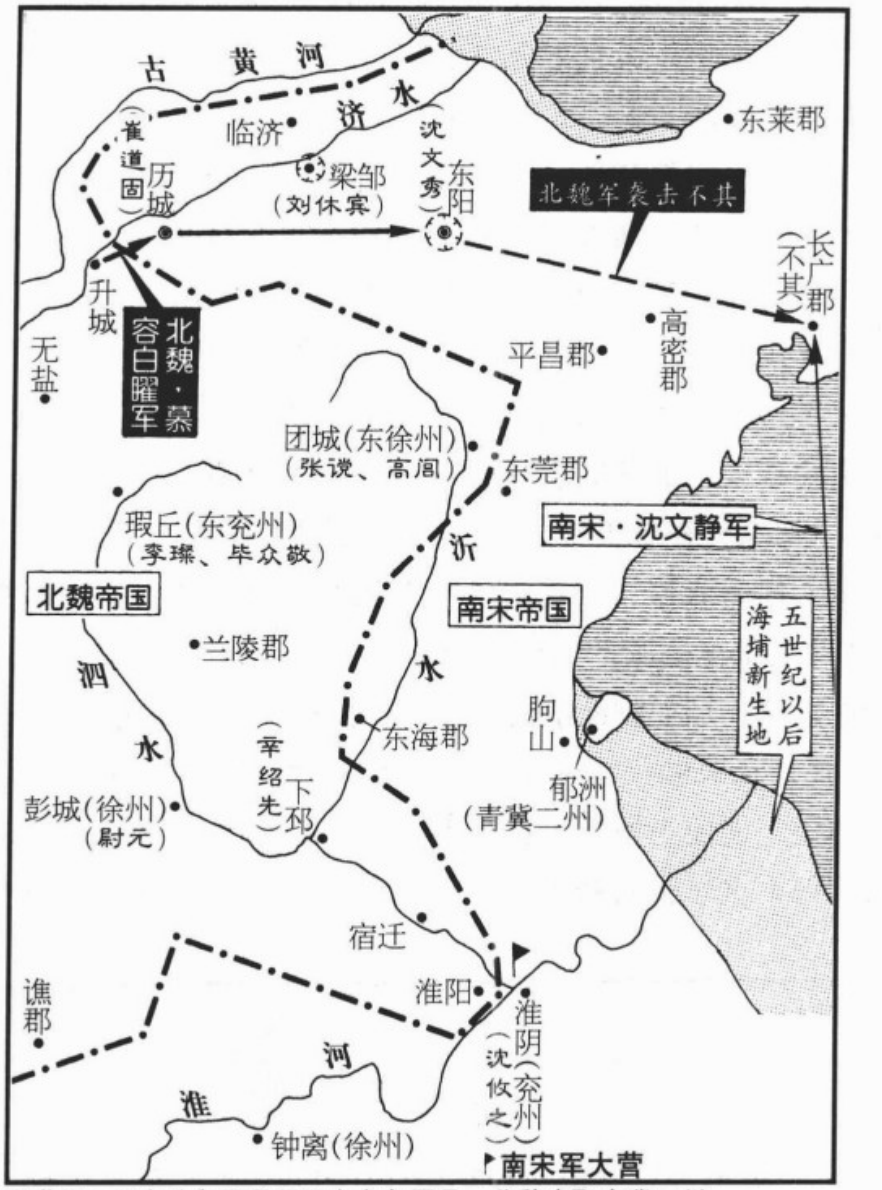
二月二十五日，南宋帝国政府任命前龙骧将军（投降北魏帝国前原来官衔）常珍奇当司北豫二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司北豫二州诸军事）、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

北魏帝国西河公爵拓跋石攻击常珍奇，常珍奇军崩溃，常珍奇单人匹马，投奔寿阳（豫州州政府所在县，安徽省寿县）。

三月，北魏帝国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进军包围东阳（山东省青州市）。

南宋帝刘彧任命崔道固的侄儿崔僧佑当辅国将军，率军数千人，从海路北上，援救历城，登陆抵达不其城（山东省即墨市），得到历城沦陷消息，崔僧佑也投降北魏帝国。

南宋帝刘彧任命青州（州政府东阳）州长沈文秀的老弟、征北将军府



五世纪·四六八年正月至四六九年正月　北魏夺取青冀二州

大营军事参议官（征北中兵参军）沈文静当辅国将军，指挥高密（山东省高密县）等五郡民兵（五郡：高密郡、平昌郡【山东省安丘市】、长广郡【郡政府不其】、东海郡【山东省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东莞郡【山东省莒县】），从海路北上，援救东阳。大军抵达不其城，被北魏军阻截，又切断退路，沈文静无法前进，登城固守。北魏军进攻，不能攻克。

八月十八日，中央分出一部分青州土地，设置东青州（州政府不其），任命沈文静当东青州州长。

冬季，十月一日，日食。南宋帝国颁发动员令，征发各州军队，准备攻击北魏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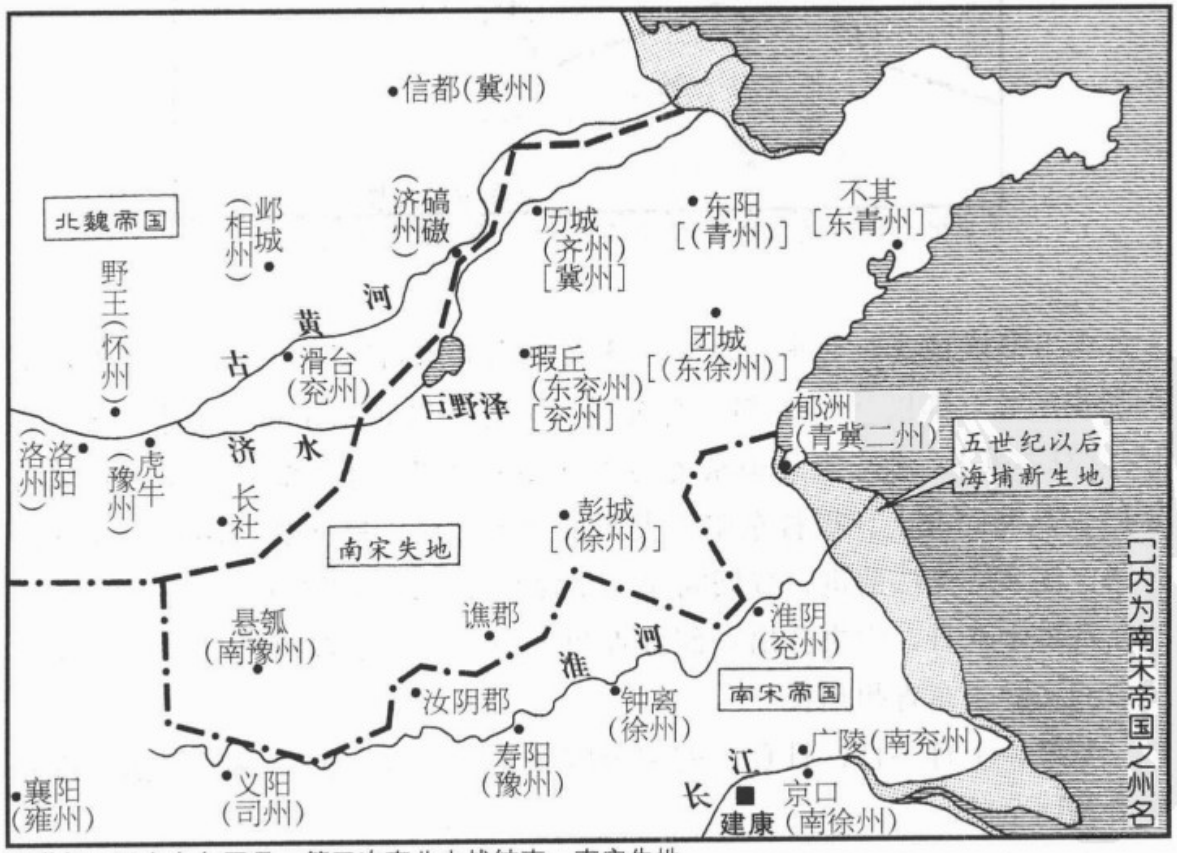
十二月，北魏帝国军攻克不其城（山东省即墨市），斩南宋帝国东青州

（州政府不其）州长沈文静。

北魏军攻入东阳（山东省青州市）西门外城。

四六九年，春季，正月，南宋帝国青州（州政府东阳）州长（刺史）沈文秀据守东阳，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围城已经三年（首尾各算一年，参考前年【四六七年】八月）。东阳外面没有救兵，士卒日夜抵抗，头盔铠甲，不能离身，都生了虱子，可是，却没有背叛之心。

正月二十四日，东阳（山东省青州市）终于陷落，沈文秀脱下武装，换穿正式文职官服，手拿皇帝颁发的“符节”，坐在书房。北魏士卒先后涌到，问说：“沈文秀在哪里？”沈文秀大声说：“我就是。”北魏士卒上去把他捉住，剥下他的衣服，五花大绑，押送给慕容白曜，使他叩头下拜，沈文秀说：“两人都是国家的大臣，为什么要我下跪！”慕容白曜发还他的衣服，送给他饭菜，加上脚镣手铐，押送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帝（六任献文帝）拓跋弘（本年十六岁）指出他的罪过（降而复反）加以斥责，然后赦免，把他当做下等宾客相待，穿粗布衣服，吃没有肉类的菜饭。后来，敬重他不肯屈服的精神，稍稍礼遇，任命他当地方部族总监部初级



五世纪·四六九年正月　第三次南北大战结束　南宋失地

官（外都下大夫）。从此青州（山东半岛）、冀州（山东省西北部）之地，全部并入北魏版图（第三次南北战争，于四六六年十二月开始，打打停停，断断续续，于今结束，历时二十六个月。南宋帝国惨败，淮河以北四州全失。从此，两国以淮河为界）。



3

南宋帝国内乱

一、老刘彧阴毒

四六七年，秋季，南宋帝刘彧下诏命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沈攸之等，北上进击彭城（江苏省徐州市）。

八月二十三日，任命沈攸之代理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刺史），率军北上；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总部执行官（行徐州事）萧道成率一千人接替沈攸之，进驻淮阴（江苏省淮阴市）；萧道成结交各路英雄豪杰，人才开始济济。

当初，北魏帝国军进入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时，垣崇祖率领部众，投奔朐山（江苏省连云港市。朐，音 qú），派人到南宋帝国，请求归降（垣崇祖投奔彭城，参考去年【四六六年】正月八日）；萧道成遂任命垣崇祖当朐山驻军司令（朐山戍主）。

禁宫护卫执行官（冗从仆射）垣荣祖，也从彭城（江苏省徐州市）逃到朐山（江苏省连云港市），因奉命游说薛安都失败（参考去年【四六六年】正月八日），恐怕刘彧惩罚他，不敢露面。后来投奔萧道成，前往淮阴（江苏省淮阴市）。垣荣祖幼年就喜爱骑马射箭，曾经有人对他说："军人生涯，十分危险，为什么不走'读书人'这条路！"垣荣祖说："从前，曹操父子（曹操及他的儿子曹丕、曹植等），上马手舞长矛，下马提笔写诗。生在天地之间，才可说是不辜负天地养育之恩。像你们这些'读书人'，连保护自己的力量都没有，跟狗羊有什么分别！"

四七〇年，南宋帝国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

（刺史）萧道成久在军中（据《南齐书·高帝纪》，四四二年，萧道成就参与讨伐竟陵蛮之役，迄今将近三十年），民间传出谣言，说萧道成的相貌跟普通人不一样，应该当天子。南宋帝（七任明帝）刘彧有些疑心，下诏征召萧道成返京（首都建康）当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兼南越兵团指挥官（越骑校尉）。萧道成大为恐惧，不希望调职中央，可是又没有办法留下来不走。冠军将军府军事参议官（冠军参军）、广陵郡（江苏省扬州市）人荀伯玉，劝萧道成派数十个骑兵，深入北魏帝国国境，张贴布告，号召居民起义。北魏果然派出游骑兵数百人，沿边巡逻。萧道成紧急报告中央，刘彧遂恢复萧道成的原职。

秋季，九月，刘彧命萧道成移驻淮阴（江苏省淮阴市）。

四七一年，当初，南宋帝（七任明帝）刘彧（本年三十三岁）还没有当上皇帝仍是亲王时，性情宽厚平和，有美好的名声，最受老哥、五任帝（孝武帝）刘骏的宠爱。登极初年，对拥护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的官员，大多数都保住他们的性命，而且依照各人的才干，分别命他们仍在政府供职，如同旧臣（参考四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可是，到了后来，刘彧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猜疑、嫉妒、残忍、暴虐，迷信鬼神巫术，神经过敏，忌讳多端；无论言语、文书，对“祸”、“败”、“凶”、“丧”以及类似的话和字，都加以回避。不准出现的禁忌，有数百数千条，凡是冒犯的，一律诛杀。把“骒”改成“骁”（骒，音 guā；黑嘴的黄毛马），因“骒”看起来有点像“祸”。左右官员只要冒犯他的禁忌，常常被剖心或挖出五脏后，再行斩首。

当时，淮河、泗水一带战争爆发（第三次南北大战。参考四六六年十二月），国库一空，全国官员，完全没有薪俸。但刘彧却奢侈浪费，超过正常规范，每制造器物用具，都要分为“正用”、“备用”、“第二备用”，各制三十个。伺候左右的亲信当权，贪赃枉法，完全公开。

刘彧没有儿子，把其他亲王怀有身孕的小老婆秘密迎接到宫中，生女孩则留娘亲的命，生男孩则把娘亲处死，由其他小老婆喂养小娃。

到了本年（四七一年），刘彧病势沉重，因为太子刘昱（音 yù）年纪还小（本年九岁），刘彧唯恐怕自己的弟弟们夺取政权。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刺史）、晋平王（刺王）刘休佑从前镇守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时，贪污暴虐，无法无天（刘休佑于四六六年九月八日当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这次调任他当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等刘休佑路

过京师（首都建康），准备前往到职，刘彧把刘休佑留下，不让他赴任；而另派州政府高级官员（指秘书长或军政官），当总部执行官（行府州事）。刘休佑性情暴烈傲狠，对刘彧的冒犯前后不止一次，刘彧一一记在心中，不能再忍，而且也考虑到自己死后，儿子恐怕没有能力控制刘休佑，遂准备找个机会把他铲除，而机会未到。

二月二十六日，刘彧前往严山（位于江苏省江宁县南）射猎野鸡，刘休佑陪伴左右。兄弟二人向前奔驰，左右侍从卫士全被抛到后面。天将黄昏，刘彧派亲信寿寂之等数人，把刘休佑从马背上挤下，大家一拥而上，痛加殴打，撞断他的肋骨，拉杀（年二十七岁）；然后吃惊地传话："骠骑将军（刘休佑武职）落马！"刘彧假装吓了一跳，立刻派出御医，一个接连一个前往诊视。等到刘休佑左右侍从赶到现场，刘休佑已气绝多时，把他所乘车辆的轮子拆掉，改做病床，由人抬回家宅。刘彧下诏追赠最高监察长（司空），用盛大丧礼埋葬。

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民间传播谣言，说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刺史）巴陵王刘休若相貌尊贵。刘彧写信给刘休若，转告这项谣言，刘休若忧愁恐惧。

二月三十日，刘彧任命刘休若接替刘休佑的遗缺——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刘休若心腹将领一致认为：刘休若只要回到首都建康，就难逃大祸。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京兆郡（侨郡，湖北省襄樊市北）人王敬先游说刘休若说："现在，皇上病重，已进入弥留（死前状态），中央大权，握在国务院（省阁）之手，一群凶恶之徒，来势汹汹，准备把皇上的兄弟，全部铲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殿下的声名传播海内，假如你接受诏书，前往京师朝见，一定有去无回。荆州（湖北省西部）武装战士十余万，面积数千华里。上可以辅佐天子，铲除奸臣；下可以保全一州，救出自己一命。为什么要留在建康家宅，接受皇上赐给你自杀的佩剑，使你的臣属和妻子忍泪吞声，连埋葬都不敢！"刘休若一向谨慎胆怯，于是假装同意。但等王敬先一出王府，立刻派人把他逮捕，奏报刘彧，处死。

晋平王（刺王）刘休佑既被谋杀，建安王刘休仁越发恐惧不安。南宋帝刘彧担心死后的局势，常跟亲信杨运长等不断商讨因应方法；而杨运长等也担心刘彧死了之后刘休仁当权，他们这个摇尾系统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赞成刘彧的计划。刘彧的病，一度非常危险，无论政府或民间，一致认为刘休仁会主持政府，连图书管理员（主书）以下低级官员，

都往东府（建康城南，宰相府）拜访刘休仁的亲信部属，预先建立交情。有些人正巧值班，不能出来参加这项铺路行动，既心急而又恐惧。刘彧接到报告，更为愤恨。

五月一日，刘彧命刘休仁进宫，不久又通知他："今晚你可在国务院宫外厅（尚书下省）安歇，明天一大早再来。"而就在当夜，刘彧派人送去毒药，强迫吞服。刘休仁诟骂说："你能坐上宝座，是谁的力量（参考四六五年十二月至四六六年九月）！孝武皇帝（五任帝刘骏）因为诛杀兄弟之故，子孙灭绝，今天你又要诛杀兄弟，帝国命运，岂能长久！"刘彧担心发生变化，强提精神，坐轿到皇城端门戒备，直到刘休仁气绝（年二十九岁），才回后宫，下诏宣布刘休仁罪状，说："刘休仁暗中结交宫城禁卫官兵，阴谋叛乱，我不忍心把他交付法庭审判，而只下诏严厉斥责，刘休仁对他的忘恩负义，羞愧不能自容，服毒自杀。特别原谅他的两个儿子，贬刘休仁当始安县王，由他的儿子刘伯融继承爵位。"（胡三省原注："刘休仁之祸，是自己制造。他引导刘彧杀尽哥哥的儿子，刘彧杀得手滑之后，对弟弟们又有什么舍不得！"）

刘彧恐怕引起公愤，乃颁发诏书给中央高级官员及地方军政主管，诏书上说："刘休仁跟刘休佑相交很深，休仁告诉休佑：'你只管拼命拍马屁，这妙法足可保命，我一向很得马屁之力。'刘休佑之死，本来只是为民除害，可是刘休仁却从此越发恐惧，我每次唤他进宫，他都进去向娘亲杨太妃告别。春天，我常常跟他一块去射猎野鸡，偶尔因天阴落雨，不能外出，刘休仁就告诉左右：'今天又多活了一天。'刘休仁曾经因为西征之故（攻击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跟皇家禁卫军将领在一起共事，情投意合。我前些日，病势忽然转重，刘休仁出入宫廷，见到他们，没有一个不和颜悦色，安抚慰劳。以他的表现，无法预测他下一步行动是什么，万不得已，反复思考，不得不作这项处分，恐怕你不一定全盘了解，所以特别向你简报。"

刘彧跟刘休仁素来亲厚，虽然害死刘休仁，但天良往往再现，常对人说："我跟休仁年纪差不多，孩童时候就在一起玩耍，六〇年代中期稍后，他一片忠心，建立勋业，政府之转危为安，完全靠他。可是，事情到利害关头，不得不先行下手，哀痛想念，不能排遣。"流泪哭泣，十分悲哀。

最初，刘彧当亲王的时候，跟褚渊之间，以风度翩翩互相吸引，成为至好的朋友。刘彧当上皇帝后，对褚渊也十分依赖。刘彧病重，褚渊当吴

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刘彧急命褚渊入宫（首都建康）。褚渊到京后，入宫晋见，刘彧流泪说："我的病势危险，所以召见你，打算请你穿黄棉袄！"黄棉袄是乳娘的服装（将把孤儿刘昱托付给他）。刘彧遂跟褚渊阴谋诛杀建安王刘休仁，褚渊认为不可以，刘彧大怒说："你是个呆子，没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褚渊害怕，接受命令。于是，刘彧再任命褚渊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

五月十三日，擢升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袁粲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褚渊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

刘彧对太子宫骑兵指挥官（太子屯骑校尉）寿寂之的勇敢雄健，戒惧不安。正巧，有关单位弹劾寿寂之擅自诛杀巡逻军官。刘彧把寿寂之贬到越州（州政府设临漳【广西合浦县东北】），而就在半途，斩寿寂之。

五月二十九日，把已死的晋平王（刺王）刘休佑，追贬成平民。

巴陵王刘休若抵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就任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刺史），听到建安王刘休仁被毒死消息，更是恐惧。刘彧认为刘休若性情平和，品性敦厚，能调解纠纷，各方人士对他都十分敬爱，恐怕有一天夺取幼主刘昱的帝位。刘彧最初打算派使臣前往诛杀刘休若，又怕他拒绝接受；打算征召他到中央朝见，又怕引起震惊不安。

六月十日，刘彧命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桂阳王刘休范当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命刘休若当江州州长（兄弟二人职务互调）。刘彧亲笔写信给刘休若，十分亲切，邀刘休若早日前来京师（首都建康），参加七月七日的皇家盛宴。

秋季，七月，南宋帝国巴陵王（哀王）刘休若抵达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七月九日，刘彧派人到巴陵王府，命刘休若自杀（年二十四岁）。追赠刘休若高级咨询官（侍中）、最高监察长（司空）。再命桂阳王刘休范回任江州州长。当时，刘彧所有的弟弟全部铲除，只有刘休范，因人品低劣，能力平凡，引不起刘彧的猜忌，所以得以保住性命。

当初，吴喜攻击拥护寻阳政府（江西省九江市）的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时，报告南宋帝刘彧说："如果俘虏寻阳王（刘子房）跟贼寇（寻阳政府东方军）的将领，就在东部，当场诛杀。"后来生擒刘子房，押送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而又释放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顾琛等（参考四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及三月十一日）。刘彧因吴喜刚刚建立大功，不作追

究，但心里深为痛恨（痛恨吴喜把烫山芋抛给自己）。等到攻克荆州（州政府江陵），吴喜大肆抢劫，贪赃以万为单位计算。寿寂之被诛杀时（参考本年【四七一年】五月），吴喜当淮陵郡（江苏省盱眙县）郡长兼豫州（安徽省中部）军区司令官（督豫州诸军事），得到消息，十分恐惧，上书南宋帝刘彧，请求调职当初级资政官（中散大夫），刘彧大起疑心（郡长地位高有实权，初级资政官【中散大夫】地位低而闲散，忽然请调，违反常情）。

这时，有人打小报告指控南兖州（州政府淮阴）州长（刺史）萧道成在淮阴（江苏省淮阴市）私通北魏帝国。刘彧用银壶装酒，加上封条，派吴喜送给萧道成，萧道成震恐，打算逃亡，吴喜把实情告诉萧道成，并且先饮下一杯，萧道成才敢下肚。吴喜回到京师（首都建康），向刘彧保证萧道成忠贞。然而，有人秘密检举（检举吴喜先透露实情和先饮酒），刘彧认为吴喜计谋太多，而又很有人缘，恐怕不能侍奉幼主，遂召见吴喜到后宫寝殿（这是一项殊荣），纵情闲谈，间或打趣开开玩笑，十分亲密。吴喜告辞出来后，刘彧又赏赐给他名菜，接着命他自杀（年四十五岁），然而，仍下诏颁发丧葬费用。

刘彧下诏给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刘勔（时驻广陵【江苏省扬州市】）等，解释诛杀吴喜原因，说："吴喜轻浮狡狯，变化万端，专会骗取人心。从前，六〇年代初期（五任帝刘骏在位），黟县（安徽省黟县。黟，音 yī）、歙县（安徽省歙县。歙，音 shè）有亡命之徒数千人，攻击县城，杀戮官员，刘子尚（刘骏第二子豫章王）派精锐部队三千人讨伐，两次都被击败。孝武皇帝（五任帝刘骏）命吴喜前往，吴喜率数十人抵达县城，游说群盗，群盗立即归降。诡秘蛊惑之人，才能如此。我登极后不久，命吴喜向东出征，他不过只带三百人，竟能直入三吴（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经过两次肉搏，自破冈（江苏省句容市东南）以东，直到大海（东中国海），共有十郡，全部扫荡平安。人民听说吴喜来到，都望风而走，不敢对抗。如果不是对三吴（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人民积有深厚的恩情，怎么能使他们如此心服。探讨他的用意，绝不会尊奉正统君主，而坐在那里让千年难逢的良机消失！譬如吃药，当人发冷时，应服温身之药；当人发烧时，应服退烧之药。并不是忘掉他的功劳，而是迫不得已。"

七月二十二日，南宋帝国政府撤销南兖州（州政府淮阴），在淮阴（江苏省淮阴市）设置北兖州（不久，再把设在广陵的兖州州政府，改称

南兖州），征召南兖州州长（刺史）萧道成回京（首都建康），萧道成左右亲信认为：中央正在诛杀高级官员，劝萧道成拒绝，萧道成说："你们对事情没有看透，皇上只因为太子（刘昱）年纪太小，所以把老弟一一翦除，跟别人无关。现在必须立即出发，稍微延误观望，一定受到猜忌。而且，骨肉互相残杀，这个政权不会长久，大祸可能随时发生，需要各位跟我同心协力。"既回京师，刘彧任命他当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太子宫左翼卫队司令（太子左卫率）。

冬季，十一月，南宋帝刘彧把他当湘东王时的王府捐献出来，作为庙院，称湘宫寺，装潢修建，极为壮观美丽；准备兴筑十层佛塔，不能成功，遂兴筑两座，各高五层。新安郡（浙江省淳安县）郡长巢尚之解除郡长职务后，回到京师，刘彧对他说："你去过湘宫寺没有？那可是我最大的功德，用了不少钱。"中级散骑顾问官（通直散骑侍郎）、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虞愿正在一旁，说："那不是陛下的钱，那是多少平民卖子、多少妻女卖淫的钱。佛陀如果有灵，会慈悲为怀，哭泣哀叹。罪恶高过佛塔，有什么功德！"在座的人脸色全都大变，刘彧大为愤怒，命人把虞愿驱逐出殿。虞愿从容不迫地离开，没有恐惧的表情。

刘彧喜爱围棋而棋艺拙劣，常跟围棋九段（第一品）、彭城郡（侨郡，江苏省镇江市）郡政府主任秘书（郡丞）王抗下棋，王抗只好暗中让他，说："皇上飞棋，我无法切断。"刘彧到死都不知道内情，越发爱不释手（"政治棋"跟"政治赌"一样，要输得恰到好处，如果被大家伙看出破绽，自尊心受到伤害，后果不堪设想。官场之中，无奇不有，刘彧聪明过人，王抗能把刘彧玩弄于股掌之上，终身不悟，可是真正高手）。虞愿又规劝说："这是伊祁放勋用来教他儿子伊祁丹朱的玩意（传说，因伊祁丹朱不成材，老爹把他引到另一条路上，使他无心过问政治），人主不应嗜好。"刘彧虽愤怒得跳起来吼叫，但虞愿是刘彧当亲王时的旧属，所以总是特别宽恕。

四七二年，春季，正月一日，南宋帝国皇帝（七任明帝）刘彧（本年三十四岁）因患病很久，不能痊愈，于是改年号泰豫。

二月，刘彧病势转重，考虑到身死之后，皇后王贞风一定临朝主持政府，而她的老哥、江安侯（懿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王景文，以母舅的尊严和形势，非当宰相不可；王家门户强大，可能生出二心。

三月七日（原文误置于二月，据《宋书》改），刘彧派人把毒药送给

王景文，亲写诏书，说："我跟你多年老友，为了保全王家一门，所以作此决定。"使节到时，王景文正在跟客人下围棋，打开封套看罢，放到旁边，继续下棋，神色平静，毫无异样，而且，还跟客人"打劫"（围棋术语）争先，一局棋完，把棋子收到盒内，王景文慢慢说："接到圣旨，教我自杀。"把刘彧的亲笔诏书拿给客人过目。警卫司令（中直兵）焦度、赵智略怒火冲天，说："大丈夫怎么能坐在那里等死，卫戍司令部文武官员数百人，足可以一击（王景文兼任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王景文说："我知道你们的心，如果要帮助我，当想到我家男女老幼有一百余口！"遂研墨写信，回答刘彧的诏书，引罪自责，饮下毒药，毒发身死（年六十岁）。刘彧下诏追赠王景文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刘彧晚上做梦，梦见有人向他报告："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郡长刘愔谋反。"霍然惊醒，派人前往郡城，诛杀刘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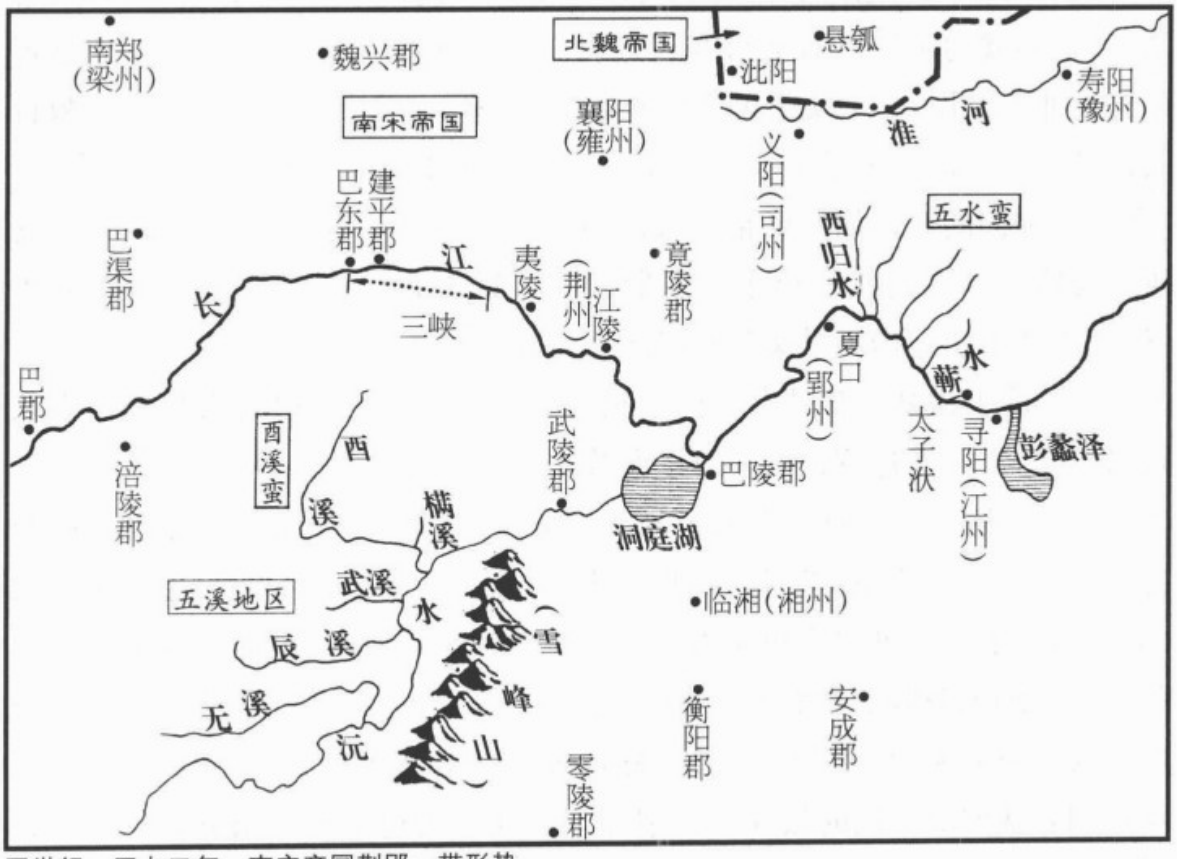
夏季，四月十七日，南宋帝刘彧病危，任命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刺史）、桂阳王刘休范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又任命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褚渊当中央军事总监（护军将军）；加授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刘勔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下诏指定褚渊、刘勔和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袁粲、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蔡兴宗、郢州（州政府夏口）州长沈攸之，同时接受托孤遗命。褚渊跟萧道成的情谊素来深厚，特别把萧道成推荐给刘彧，于是刘彧再下诏，任命萧道成当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兼皇城保安司令（领卫尉），跟袁粲等共同参与最高机要。当天（四月十七日）晚上，刘彧逝世（年三十四岁）。

四月十八日，皇太子刘昱（北魏刚出现拓跋弘、拓跋宏父子名字同音，南宋皇帝刘彧、刘昱，名字也出现同音。"彧"、"昱"，都音yù）登极称帝（八任后废帝），大赦。本年（四七二年），刘昱十岁。袁粲、褚渊共同主持政府。在刘彧奢侈糜烂的生活之后，二人力求节约，打算革除累积下来的弊端。可是，刘彧生前的亲信阮佃夫、王道隆掌握权柄，贿赂公行，二人无力禁止。

冬季，十一月二十一日，南宋帝国政府擢升郢州州长（刺史）刘秉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刘秉是刘道怜（参考四一五年五月）的孙儿，性情和平懦弱，没有才干，只因他是皇族中最善良的一员（俗称"好人"），所以袁粲、褚渊提出推荐。

加授立法院立法官（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御前监督官（给事中）、

辅国将军，权力扩张，工作沉重。阮佃夫打算任用他的亲信、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张澹当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郡长。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袁粲等都不同意，阮佃夫声称是皇帝的吩咐，袁粲等不敢坚持。



五世纪·四七二年　南宋帝国荆郢一带形势

四七三年，南宋帝国桂阳王、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刘休范平凡庸俗，口舌木讷，颟顸无知，兄弟们都瞧他不起，舆论人心，也没有人对他称赞。所以，七任帝（明帝）刘彧对骨肉们大肆屠杀时，独独放过这个老弟（参考前年【四七一年】七月）。等到现任帝（八任后废帝）刘昱登位，年纪幼小（本年十一岁），寒门平民出身的官员（袁粲、褚渊）主持政府；左右亲近（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掌握权柄。刘休范自以为无论是地位尊贵、皇家血统亲近，没有人能超过他（此时，皇帝刘昱的叔父，只剩下刘休范一人），应该到中央担任宰相。既然大失所望，就怨天恨地，不能自制。收发官（典签）、新蔡郡（河南省固始县）人许公舆当他的智囊，教导刘休范降低身份，结交英雄豪杰，给他们丰厚的礼物，于是，无论远近，很多人前来投奔，一年之中，集结的人数，以万计算；更招募勇士，制造武器。中央政府发觉刘休范行动有异平常，定怀二

心，因之也暗中戒备。

正巧，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刺史）出缺，中央政府因夏口位居寻阳（江西省九江市）上游，打算用亲信人员镇守。

二月二十八日，任命晋熙王刘燮当郢州（州政府夏口）州长。刘燮本年才四岁；中央遂再任命禁宫咨询官（黄门郎）王奂当秘书长（长史）兼总部执行官（行府州事），配备雄厚的军事物资和兵力，镇守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唯恐刘燮等前往任所，经过寻阳时，可能被刘休范强行羁留，遂命刘燮等绕过寻阳，从太子洑（音 fú。湖北省黄梅县南）小道前去。刘休范接到报告，大为愤怒，跟许公舆密谋袭击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上疏中央，要求整修城池，却把很多筑城用的木板，储藏起来。王奂是王景文的侄儿（也是皇太后王贞风的侄儿）。

二、刘休范叛变

四七四年，夏季，五月十二日，南宋帝国内战爆发。

桂阳王、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刘休范起兵反抗中央政府。掠夺民间船只，调查各军各队所需要的数量，发给他们木板，依照规格装配，数日之间，就办理完成。

五月十六日，刘休范率军二万人、骑兵五百人，从寻阳出发，昼夜不停地前进，写信给中央政府当权官员，宣称："杨运长、王道隆迷惑先帝（七任明帝刘彧），诬杀建安（刘休仁）、巴陵（刘休佑）二位亲王（参考四七一年二月及五月），请逮捕这两个坏胚，回报冤魂。"

五月二十日，大雷（安徽省望江县）驻军司令（戍主）杜道欣乘快艇东下，报告事变，中央政府惶恐震骇。中央军事总监（护军）褚渊、征北将军张永、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刘勔、国务院执行长（仆射）刘秉、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萧道成、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孙千龄、编制外散骑顾问官（员外郎）杨运长，在立法院（中书省）紧急集会，商讨对策，没有人肯先发言，萧道成说："从前，凡是长江上游发动的叛变，都因为行动迟缓，招来失败（指刘义宣、刘子勋）。刘休范一定记取前人的教训，率领轻装备部队，急急东下，给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所以应变的方法，是不派军出征，因为只要一支军队被击败，军心就会沮丧。我们应驻防新亭（建康城西

南）、白下（建康城北），坚守宫城（台城）、东府（建康城南）、石头（建康城西北），等待贼寇（刘休范军）攻击。他们一支孤军，千里而来，粮秣供应，无以为继，求战不得战，自然瓦解。我愿驻防新亭，首先抵挡叛军前锋；张永驻防白下，刘勔驻防宣阳门（建康城正南门），指挥各军。其他尊贵官员，请守住金銮宝殿，不要争先恐后地出来，我一定可以击破盗贼（刘休范）。”遂索取笔墨，写下记录，大家全都签注“同意”。孙千龄秘密跟刘休范通谋，只他反对，说：“应该依照过去的办法，派军据守梁山（安徽省和县南。梁山形势，参考四五三年四月八日）。”萧道成严肃地说：“盗贼已逼近梁山，我们派军，怎么能够到达。新亭是必争之地，我正要一死以报国家。平常我可以委曲求全，听你的意见；今天不行。”大家散会离座，萧道成回头看一下刘勔，然后强调说：“刘将军完全赞成我的意见，不准变更。”袁粲在家得到消息，被人扶持着来金銮宝殿（守三年之丧的人，必须哭得骨瘦如柴，不能站立，所以需人扶持），当天（五月二十日），全国戒严。

萧道成率军进驻新亭，张永进驻白下，前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刺史）沈怀明进驻石头；袁粲、褚渊进驻宫城，加强守卫。时间紧迫，连点发武器都来不及，只好大开南北两大军械库，由将士自己进去选取。

萧道成抵达新亭，急行整修防御工事，还没有完成。

五月二十一日，刘休范前锋已到新林（建康城西南十公里），萧道成脱衣大睡，以安定军心，从容不迫地教人拿出白虎幡（一种督战用的皇帝符节，参考二九一年六月），登上西城，派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警卫军总监（羽林监）陈显达、编制外散骑顾问官（员外郎）王敬则率舰队迎战，获得相当战果。

五月二十二日，刘休范在新林（建康城西南十公里）登岸，从陆路向建康挺进；他的部将丁文豪请求刘休范亲自攻击宫城，刘休范不接受，另派其他将领攻击宫城，而自己亲自攻击新亭的萧道成营垒。萧道成率军拼命抵抗，从上午十时苦战到中午，政变军攻势越发猛烈，中央军渐难支持，惊骇失色。萧道成鼓励士气，说：“盗贼（刘休范军）虽然多，可是杂乱无章，我们不久就会把他们击破。”

刘休范穿白色便服，坐着两人抬的轻便小轿，登上新亭南方临沧观（胡三省注：江苏省江宁县南八公里，临沧观在劳山之上，也称劳劳亭），仅带卫士数十人。中央军骑兵指挥官（屯骑校尉）黄回和南越兵团指挥官

（越骑校尉）张敬儿，商议向刘休范诈降，从中发动偷袭。黄回对张敬儿说："你可以夺取刘休范性命，我曾有誓言：绝不诛杀亲王！"张敬儿报告萧道成，萧道成说："你如果能够成功，就把本州赏赐给你。"（张敬儿是雍州南阳郡冠军县【河南省邓州市西北冠军寨】人，本州指雍州，承诺任命张敬儿当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张敬儿遂跟黄回出城南下，放下武器，大喊"投降"。刘休范大喜，把二人唤到轿旁，黄回假装传达萧道成的秘密计划，刘休范完全相信，把两个儿子刘德宣、刘德嗣送给萧道成作为信守承诺的人质。两个儿子一到，萧道成立即把他们斩首。刘休范推心置腹，把黄回、张敬儿留在身边。刘休范的亲信李恒、钟爽都加以劝阻，刘休范不理。刘休范每天饮酒，侍卫人员并没有严密戒备，黄回向张敬儿使一个眼色，张敬儿抽出刘休范的自用防身佩刀，砍下刘休范人头（年二十五岁），侍卫人员惊恐逃散。张敬儿骑马飞奔，把刘休范人头带到新亭（建康城西南）。

萧道成派小队长（队主）陈灵宝把刘休范人头送往宫城（台城）。陈灵宝中途遇到刘休范军队，一时情急，把刘休范人头抛到路旁水沟里，脱身抵达宫城，大呼："乱事已平！"可是没有刘休范的人头，无法证实，大家对这项传奇性的捷报，都不相信。刘休范的将士也不知道主帅已死，将领杜黑骡对新亭的攻击越发猛烈。萧道成指挥部设在射堂，政变军最高监察署主任秘书（司空主簿。刘休范曾任最高监察长【司空】）萧惠朗率敢死队数十人，突破东门，逼近射堂。萧道成上马，率部属奋战，击退萧惠朗，萧道成才得以保住新亭城池。萧惠朗是萧惠开的老弟（萧惠开事，参考四六六年正月八日）；萧惠朗的姐姐是刘休范的正妻；萧惠朗的老哥、禁宫咨询官（黄门郎）萧惠明当萧道成军副司令（军副），驻防城中，不认为自己会被怀疑。

萧道成跟杜黑骡酣战，自中午稍后，直打到天亮，流箭飞石，始终不停。当天夜晚，大雨倾盆，战鼓和呐喊声音都听不见，将领士卒整天整夜不吃不睡。而军中马匹忽然夜惊，跑出马厩，满城狂奔。萧道成在指挥部高燃蜡烛，正襟危坐，不断地厉声呵责有四五次之多（萧道成厉声呵责谁？难道只是阻吓奔马？史书说不清楚）。

政变军大将丁文豪在皂荚桥（新亭北）击破中央军，一直挺进到朱雀桥南，杜黑骡也放弃新亭（建康城西南）北上，到朱雀桥跟丁文豪会师。中央政府右军将军王道隆率羽林警卫军的精锐驻防朱雀门内，看到形势危

险，急命驻守石头（建康城西北）的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鄱阳公爵（忠昭公）刘勔火速增援。刘勔抵达后，下令撤除朱雀桥，阻挠政变军攻击。王道隆大发雷霆，说："盗贼临门，应该迎头痛击，怎么可以撤除桥梁，先使自己居于劣势！"刘勔不敢顶撞这位得宠的权贵，王道隆催促作战，刘勔遂过桥南下；战败，身死（年五十七岁）。杜黑骡等乘胜渡秦淮河，王道隆不能阻挡，抛弃大军，单身逃回宫城（台城），杜黑骡军追及，斩王道隆。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王蕴身负重伤，倒在御水沟旁，幸而有人扶起他逃走，得以保住一命。王蕴是王景文的侄儿（也是皇太后王贞风的侄儿）。于是，无论中央或地方，人心震动，民间传言："宫城（台城）已经陷落，白下（建康城北）、石头（建康城西北）驻军，全部溃散。"张永、沈怀明先后逃回皇宫，传言新亭（建康城西南）也已陷落。皇太后王贞风握着十二岁小娃皇帝（八任后废帝）刘昱的手，哭泣说："天下已经完结，我们终于失败！"

原先，月球冒犯右执法星，金星冒犯上将星（"月犯右执法，太白犯上将。"不懂），有人劝刘勔辞职（刘勔文职是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乃"右执法"之位。武职是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乃"上将"之位）。刘勔说："我的心和我的行为，无愧天地神明，如果灾难一定临头，也躲不掉。"刘勔到了晚年，追求高水平精神享受，建立林荫花园，修筑亭台楼阁，名叫"东山"，远离世俗杂务（只谈风花雪月），遣散私人军队。萧道成警告刘勔："你接受先帝（七任明帝刘彧）遗命，辅佐幼主（八任后废帝刘昱），面对艰难的日子，却醉心悠闲生活，翦除自己的羽毛和翅膀，一旦大事发生，后悔怎么来得及！"刘勔不同意，果然阵亡。

五月二十四日，中央政府抚军将军府秘书长（抚军长史）褚澄大开东府（建康城南，宰相府）门，迎接政变军。拥戴安成王刘准占领东府，宣称桂阳王刘休范有令："安成王（刘准）本是我的儿子，不可侵犯（刘准过继给七任帝刘彧，参考四七一年八月）。"褚澄是褚渊（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的老弟。政变军将领杜黑骡一直挺进到杜姥宅（宫城南掖门外）。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孙千龄私开宫城承明门（北门），出来投降，宫廷和政府乱成一团。当时，国库已经枯竭，皇太后王贞风（刘准嫡母）、皇太妃陈妙登（刘准亲娘）把宫中所有金银财宝器物，都搜刮出来，用做赏赐，然而军心已变，没有斗志。

不久，政变军将领丁文豪的部众，逐渐知道刘休范被杀消息，稍稍后

退解散。丁文豪厉声说："难道我不能单独夺取天下！"收发官（典签）许公舆为了证明刘休范未死，宣称人在新亭（建康城西南）。官员、民众恐惧困惑，争先恐后奔往新亭，把萧道成的大营，当做刘休范的大营，纷纷呈递名片，人数多到以千为单位计算。萧道成看到，把它们都烧掉，登上北门，对大家说："刘休范父子昨天（五月二十三日）已被诛杀，尸体抛到劳山南冈（临沧观）。我是平南将军萧道成（在出驻新亭【建康城西南】时，加授平南将军），各位不妨看个仔细。名片已经烧掉，不要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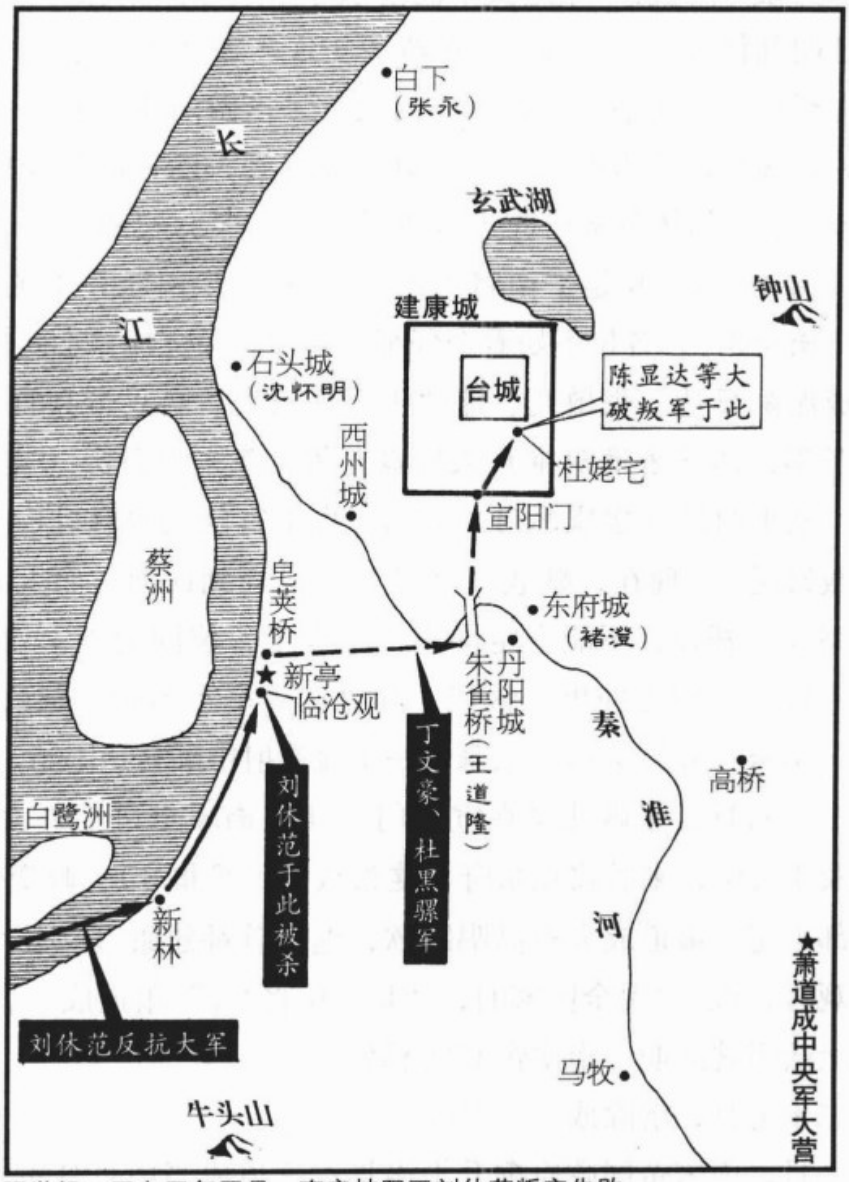
萧道成派陈显达、张敬儿、辅师将军任农夫、骑兵带兵官（马军主）东平郡（侨郡，江苏省淮阴市）人周盘龙等，率军自石头（建康城西北）渡秦淮河，从承明门（宫城北门）入宫，保卫宫廷及政府机构。袁粲对各将领慷慨激昂说："现在，贼寇（政变军）已逼到面前，而人心离散。我受先帝（刘彧）托孤，不能安定国家，只有跟各位同为国家效死。"穿上铠甲，跨上战马，领先冲出南掖门，陈显达等率军追随，跟政变军激战，在杜姥宅（南掖门外）大破杜黑骡，一支流箭射中陈显达眼睛。

五月二十六日，张敬儿又在宣阳门（建康南城中门）外大破政变军，斩杜黑骡及丁文豪；乘胜攻克东府（建康城南，宰相府），政变引起的军事行动，全部平定。萧道成大军高唱凯歌，返抵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人民夹道观看，说："保全国家的，就是这位将军。"萧道成、袁粲、褚渊、刘秉，都上疏引咎辞职。南宋帝刘昱不准。

五月二十七日，解除戒严，大赦。

六月一日，南宋帝国政府擢升平南将军萧道成当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刺史），但留在京师（首都建康），负责卫戍；跟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袁粲、右执行长（右仆射）褚渊、左执行长（左仆射）刘秉，轮流进宫值班，裁决政事，时称四人为"四贵"（萧道成此时才进入政府，只五年便把政权篡夺到手，可谓快速）。

桂阳王刘休范发动政变时，使道士陈公昭撰写《天公书》，上题"沈丞相"，交给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沈攸之守门人，沈攸之没有打开，就立即搜捕送书人，穷追深查，最后逮捕陈公昭，把他押送到中央政府。等到刘休范起兵，沈攸之对他的同僚助理说："刘休范一定宣称我响应他的行动，假如不奋身勤王，势将增加朝野对我的误会。"乃会同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建平王刘景素、郢州（州政府夏口）州长晋熙王刘燮、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王僧虔、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张兴世，共同动员



五世纪·四七四年五月　南宋桂阳王刘休范叛变失败

武装部队，讨伐刘休范。

刘休范出发时，命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毛惠连等留守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刘燮派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冯景祖率军袭击。

六月四日，毛惠连开门投降，冯景祖诛杀刘休范的两个儿子，各州才把军队撤回。刘景素是刘宏的儿子（刘宏，是三任帝刘义隆的儿子，参考四四四年二月）。

四七六年，夏季，六月，南宋帝国政府加授萧道成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刘秉当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

后军将军杨运长、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阮佃夫等，对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建平王刘景素忌恨越发入骨（参考去年【四七五年】

十二月）。刘景素遂跟机要军事参议官（录事参军）、陈郡（侨郡）人殷泳（音 mǐ），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略阳郡（侨郡）人垣庆延，军事参议官（参军）沈颙、左暄等密谋保护自己。派人来往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寻访及结交有才能及有实力人士；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将军韩道清、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警卫军总监（羽林监）垣祇祖，先后跟刘景素秘密结盟；所有失意的军人，都归附刘景素。当时，南宋帝刘昱喜爱独自出游，往往远去荒郊野外。曹欣之打算占领石头（建康城西北），乘刘昱再单独外出时，发动政变。韩道清、郭兰之准备游说萧道成，利用刘昱夜间出游机会，把他捕获，迎接刘景素。萧道成如果拒绝，立即谋杀萧道成。但刘景素一直禁止，嘱咐不可以仓促发动。杨运长、阮佃夫隐隐约约得到一点风声，派一个北方下流胚（伧人）周天赐假装投靠刘景素，劝刘景素起兵。刘景素查出他的底细，斩周天赐，把人头送到中央政府。

秋季，七月，忽然之间，垣祇祖率数百人，从建康（江苏省南京市）逃到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声称京师（首都建康）已经大乱，劝刘景素火速前往接收。刘景素信以为真。

七月一日，刘景素遂在京口起兵，知识分子和平民响应的以千为单位计算。杨运长、阮佃夫得到垣祇祖叛变逃走消息，下令戒严。

七月二日，派骁骑将军任农夫，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黄回，左军将军、兰陵郡（侨郡，江苏省常州市西北）人李安民率领陆军；右军将军张保率领水上舰队，出发讨伐。

七月四日，加派南豫州（州政府姑孰）州长（刺史）段佛荣当总司令官（都统）。萧道成已经发现黄回怀有二心，所以故意派李安民、段佛荣跟他同行。黄回秘密警告他的士卒："遇到京口军，不要作战。"萧道成驻防玄武湖（建康城北），他的儿子冠军将军萧赜镇守东府（建康城南，宰相府）。

始安王刘伯融（十九岁）、都乡侯刘伯猷（十一岁）都是建安王刘休仁的儿子，杨运长、阮佃夫对他们年纪渐大感到威胁，于是假传圣旨，命他们自杀。

刘景素打算切断竹里（江苏省句容市北。建康、京口间必经要道），抵抗中央军。垣庆延、垣祇祖、沈颙都说："今年，天气干燥闷热，中央军远道而来，一定困乏，引到城下，我们以逸待劳，可以一战取胜。"殷泳等坚

决反对，但得不到上级支持。中央军将领任农夫等既先后抵达，纵火焚烧城市村落，垣庆延等互相观望，谁也不愿先发动攻击，全无斗志。刘景素本来没有军事上的谋略，惶恐怯懦，不知道如何是好。而黄回在段佛荣监视下，而且又看到京口军兵力薄弱，遂不敢发动。

中央军舰队司令张保停泊西渚（江苏省镇江市西），刘景素左右勇士数十人，互相以死相许，攻击舰队。

七月七日，击斩张保；可是，京口军其他将领各自保存实力，不肯增援扩大战果，遂被中央军反攻击败。中央军既紧逼城池，京口军将领沈颙首先率领他的部众逃走，垣祇祖跟着也逃走，其他各路人马也一哄而散，只有军事参议官（参军）左暄在万岁楼下和中央军力战，但分配给他的兵力有限，不能抵挡，最后溃败。

七月八日，中央军攻克京口（江苏省镇江市）。黄回军首先入城，因自己曾有“不杀亲王”的誓言（参考前年【四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于是把刘景素交给殿中将军张倪奴。张倪奴生擒刘景素，连同刘景素的三个儿子，一齐斩首（刘景素年二十五岁）。同党垣祇祖等数十人，全都被诛杀。萧道成对黄回、高道庆不再追究，安抚他们，跟以往一样。（胡三省原注：“安抚他们只是暂时安定军心，事定之后，不会宽容。”）当天（七月八日），解除戒严。

七月九日，中央政府大赦。

最初，巴东（四川省奉节县东）建平（四川省巫山县）二郡少数民族叛变，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刺史）沈攸之派军讨伐。等到刘景素起兵，沈攸之把已进入三峡的讨伐军，紧急追回，改命直赴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勤王。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郡长刘攘兵、建平郡（四川省巫山县）郡长刘道欣认为沈攸之定有阴谋，于是，下令戒严，封锁峡口（湖北省宜昌市），阻止讨伐军东下。刘攘兵的儿子刘天赐当荆州行政管理官（西曹），沈攸之派刘天赐向老爹说明原因，刘攘兵才知道刘景素真的已经起兵，乃下令各军撤退复员，向沈攸之道歉，沈攸之待他跟往常一样。可是，刘道欣仍继续固守建平（四川省巫山县），刘攘兵派人前去解释，刘道欣一口拒绝。刘攘兵遂跟讨伐军会师，发动攻击，斩刘道欣。

八月，南宋帝刘昱任命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阮佃夫当南豫州（州政府姑孰）州长（刺史），但不前往任所，仍留京师。

三、小刘昱凶顽

四七七年，最初，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皇帝（八任后废帝）刘昱（本年十五岁）在东宫当皇太子时，喜动不喜静，常常亲自动手油漆篷帐高竿，能爬到距地面一丈有余的高处；喜怒无常，侍从官员无法劝阻。老爹七任帝（明帝）刘彧屡次教他的娘亲陈妙登对他痛打。后来，刘昱继承帝位，对内害怕嫡母皇太后王贞风、皇太妃陈妙登，对外害怕各位大臣，不敢放纵。可是，自从行过加冠礼后（参考四七四年十一月），渐渐长大，宫内宫外，对他稍稍失去控制，刘昱遂不断出宫游逛。最初，还有整齐的仪仗卫队；不久，就放弃随从车马，只带身边几个人，或跑到荒郊野外，或跑到街头闹市。娘亲皇太妃陈妙登每次乘坐青盖牛犊车在后跟随。刘昱换乘轻装战马，一口气奔跑一二十华里，娘亲追赶不上。仪仗卫队也畏惧大祸临头，不敢寻找皇帝的去向，只好把部队驻扎在另一个地方，远远眺望而已。

最初，刘彧曾经把陈妙登赏赐给宠信的弄臣李道儿为妻，后来又把她迎接回来，生下刘昱。所以，刘昱每次改穿民服外出，就自称“刘统”（统一天下），或自称“李将军”。经常穿短裤、短衫，无论军营、官府、街巷、田野，到处如入无人之境，跑来跑去。有时夜晚投宿旅店，有时白天就睡在道路旁边，跟一些地痞流氓打交道，被他们怠慢侮辱，也大为喜悦，毫不在意。任何低贱的事，像裁缝衣服、制作帽子，只要看过一遍，就完全学会。从来没有吹过篪（音 chí，状如洞箫），拿起来一吹，声音就合曲调。等到京口（江苏省镇江市）事变平息（参考去年【四七六年】七月），刘昱骄傲横暴，更为严重，没有一天不出宫，不是晚上出去，凌晨回来，就是凌晨出去，晚上回来，随从人员都手拿短刀长矛，路上的行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狗、马、牛、驴，只要被刘昱碰上，立即诛杀，没有一个可以幸免。人民忧愁恐惧，店铺及行商，全都停止，家家户户，白天闭门，路上几乎不见人迹。针、锥、凿、锯，不离刘昱左右，只要看着不顺眼，刘昱顺手抓起凶器，当场杀人剖腹。一天不杀，就闷闷不乐。宫廷侍从和政府官员惊惧震恐，饮食作息，都不能安。阮佃夫跟直阁将军申伯宗等密谋乘刘昱小娃到江乘（江苏省南京市东北）射猎野鸡时，宣称奉皇太后王贞风命令，传唤仪仗卫队回京（首都建康），关闭城门，派人逮捕

刘昱，罢黜；拥护安成王刘准。想不到密谋泄露。

四月二十一日，刘昱逮捕阮佃夫等，斩首（年五十一岁。《宋书·恩幸传》：检举阮佃夫的是阮佃夫的亲信、因“竹林堂之变”而封子爵的于天宝。既杀阮佃夫，刘昱任命他当清河郡【侨郡】郡长。后来，萧道成认为他反复无常，命他自杀）。

刘昱的嫡母皇太后王贞风不断教训刘昱，刘昱大不高兴。正好端午节（五月五日），王贞风赏赐给刘昱一把羽毛扇，刘昱嫌它不够豪华，下令御医署（太医）配制毒药，要毒死王贞风。左右劝阻他说：“如果真的干出了这种勾当，陛下就要当孝子（意思是要守三年之丧），你怎么还能出出进进玩耍游戏?”刘昱说：“大有道理。”遂打消主意。

六月二十二日，有人指控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杜幼文、宰相府左秘书长（司徒左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跟阮佃夫同谋。刘昱立即率领卫士，突击三家，全部诛杀，砍断肢体，把肉寸寸割下，连怀抱中的婴儿，都不能幸免。沈勃当时正在家守丧，卫队还没有到，刘昱已挥刀而上，沈勃知道不能避免，赤手空拳搏斗，猛击刘昱面颊，诟骂说：“你的罪恶，超过姒履癸（桀）、子受辛（纣），挨刀就在眼前。”被刘昱砍死。当天（六月二十二日），刘昱下诏大赦。

有一天，刘昱一直闯到中央禁军总监部（领军府），当时天气炎热，萧道成正赤条条躺在那里睡觉。刘昱把萧道成唤醒，教他站在房子里，在他肚子上画一个箭靶，自己拉满了弓，就要发射。萧道成用手板挡住说：“老臣没有罪。”左右侍卫王天恩说：“萧道成肚子大，是一个绝妙的箭靶，一箭射死，以后就再也找不到这种绝妙的箭靶了！不如改用圆骨箭头，多射几次！”刘昱遂改用圆骨箭头，一箭射去，正中萧道成的肚脐，刘昱把弓扔到地上，得意地大笑，说：“这手段如何！”刘昱对萧道成的威名，十分恐惧忌恨，曾经亲自磨刀，说：“明天就杀萧道成。”娘亲陈妙登诟骂他说：“萧道成对帝国有大功劳，如果杀了他，谁还为你尽力！”刘昱才算住手。

萧道成忧愁恐惧，和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袁粲、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褚渊秘密讨论罢黜刘昱，另立新君。袁粲说：“主上年纪还小，轻微的过失，容易改正。伊尹、霍光的往事（商王朝伊尹罢黜子太甲，参考前一七四一年。西汉王朝霍光罢黜刘贺，参考前七四年），近世已难重现。即令成功，最后仍没有安身之地。”褚渊沉默不说话。中央禁军总监部人事官（领军功曹）、丹阳郡（首都建康）人纪僧真对萧道成说：“现在，

皇上（刘昱）猖獗疯狂，没有人可以自保，全国人民的盼望，不在袁粲、褚渊；明公怎么能坐在那里，等候全族屠灭？存亡契机，请多思虑。”萧道成同意。

有人建议萧道成回广陵（江苏省扬州市）起兵（萧道成兼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萧道成的世子萧赜当晋熙王刘燮（郢州【州政府夏口】州长）的秘书长（长史）兼郢州（州政府夏口）总部执行官（行郢州事），萧道成命萧赜率郢州军顺长江东下，在京口（江苏省镇江市）会师。萧道成派他的亲信刘僧副秘密通知堂兄、代理青冀二州（州政府郁洲）州长（刺史）刘善明，说：“很多人劝我北上据守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恐怕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现在秋风将起，你如果能跟垣荣祖联合，稍稍挑动北魏，我的各种计划，当可实施。”同时也告诉东海郡（侨郡，江苏省涟水县）郡长垣荣祖。刘善明说：“宋国（南宋帝国）要亡，无论愚蠢的人和明智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北方盗匪（北魏帝国）如果有什么行动，反而对你有害（兵凶战危，未必取胜，而且远离京师，将失去权柄）。你的智慧韬略以及英勇武功，高过当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安静地等待时机，再击出猛烈的一拳，大业自然奠定。不可以远离中央根本之地，自找灾难。”垣荣祖也说：“你的总监部（领军府）距离宫城不过一百步，你如果全家出奔，别人怎么会不知道？如果单人匹马，轻装备前往，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官员万一关闭城门，拒绝接纳，下一步将往哪里逃？你只要举脚下床，马上就会有人敲宫城的城门，向中央告发，你的大事就全部成为过去。”纪僧真说：“主上（刘昱）虽然荒淫凶暴，可是刘家王朝建立的政权结构，仍然坚固。你百口之家，同时出奔，绝不可能。即令进入广陵，天子（刘昱）居住深宫之中，发号施令，指控你是叛逆，你有什么办法洗刷？这不是安全谋略。”萧道成的族弟、镇军将军府秘书长（镇军长史）萧顺之（六世纪初南梁帝国一任帝萧衍的老爹），萧道成的次子、骠骑将军府参谋指挥官（骠骑从事中郎）萧嶷（音 nì）都认为：“皇上（刘昱）喜爱单身出来乱窜，在这方面下手，比较容易。外州起兵，很少成功，白白比别人先受灾祸。”萧道成遂打消原意。

东翼警卫指挥部军政官（东中郎司马）、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总部执行官（行会稽郡事）李安民，打算拥护江夏王刘跻（刘义恭的嗣孙）在东方起兵（刘跻武职是东翼警卫指挥官【东中郎将】），萧道成加以阻止。

南越兵团指挥官（越骑校尉）王敬则主动地暗中结交萧道成，一到夜晚，王敬则就换上平民衣服，匍匐路旁，替萧道成侦察南宋帝刘昱的行动。萧道成命王敬则秘密结交刘昱左右亲信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共二十五人，都供职在后宫寝殿，借此窥探有什么机会。

秋季，七月六日，夜晚，刘昱身穿便装，走到中央禁军总监部（领军府）门口，左右侍从说："总监部全都睡大觉，我们为什么不跳墙进去？"刘昱说："今天晚上，我要到别的地方搞个痛快，等明晚再来。"编制外散骑顾问官（员外郎）桓康等，在总监部大门后，全都听到。

七月七日，刘昱乘坐露天无篷车跟左右侍从，前往台冈（宫城的一个山冈），比赛跳高；跳高后，前往青园尼姑庵。夜晚，再到新安寺偷狗（五任帝刘骏的小老婆殷贵妃【刘义宣女】死，刘骏盖一庙院哀悼【参考四六二年十月】。殷贵妃生的儿子名刘子鸾，封新安王，所以名新安寺），偷狗之后，找到昙度道人，煮吃狗肉。

刘昱吃过狗肉，饮酒饮得沉醉不醒，遂回仁寿殿睡觉。弄臣杨玉夫一向得到刘昱的宠信，而今天，刘昱对杨玉夫忽然大为痛恨，一看见他就咬牙切齿，说："明天，就杀了你这小子，挖出肝肺！"入夜，刘昱命杨玉夫观察织女渡河（民间传说：织女星嫁给牛郎星，夫妻欢乐，男耕而女织。玉皇大帝大发雷霆，命织女星回到原位，牛郎星在后追赶，织女星拔下银簪，往身后一划，划出一道银河。但玉帛大帝特别允许织女星于每年七月七日，得以渡过银河，跟牛郎一聚。渡河时，喜鹊云集，搭成一座鹊桥，织女星就踏此鹊桥往返。所以妇女常在七月七日，向天焚香许愿，请求织女星赐下巧恩），刘昱警告杨玉夫，说："看见织女渡河时，马上叫醒我；看不见，就杀掉你。"当时，刘昱出宫进宫，没有一定时间，全凭兴之所至，宫中各阁门，夜间都不敢关闭，负责宫廷安全的官员，恐惧跟皇帝碰面，没有一个人敢出房子。禁卫军士卒更是躲得远远的，内外一片紊乱，互不相关。当天（七月七日），夜晚，王敬则出营等候消息，杨玉夫等到刘昱呼呼大睡，遂跟杨万年连手，拔下刘昱的防身佩刀（即"千牛刀"），砍下刘昱人头（年十五岁）。然后假传圣旨，命外庭演奏音乐。陈奉伯把刘昱的人头藏在袍袖里面，跟往常一样神色自若，宣称奉皇帝派遣，遂开承明门（建康台城【宫城】北门）出宫，把人头交给王敬则。王敬则飞马奔到中央禁军总监部（领军府），敲门大喊，萧道成恐怕是刘昱的诡计，不敢开门。王敬则把人头从墙上掷进去，萧道成命人洗净血迹辨识，果然不错，

这才全副武装，骑马而出。王敬则、桓康等都随从左右，直往宫城，到了承明门，宣称皇帝御驾回宫。王敬则恐怕守门官兵从门洞往外观察，遂用刀柄把门洞堵住，一面咆哮催促，门遂大开，进入宫城。从前每逢夜晚，刘昱闯出闯进，都急躁凶暴，守门卫士震恐，从不敢抬头。所以，今晚之事，没有一人怀疑。萧道成进入仁寿殿，殿中官员惊慌恐怖，但听到刘昱已死的消息，立刻大叫万岁。

七月八日，早晨，萧道成全副武装，在金銮宝殿槐树之下，以皇太后王贞风的名义发令，召集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袁粲、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褚渊、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刘秉，入宫举行高阶层会议。萧道成对刘秉说："这是你们刘家的事，应如何决定？"刘秉还没有回答，萧道成霎时间勃然大怒，胡子乱翘，双目发出凶光，像两道闪电。刘秉说："国务院（尚书）的事，可以交付给我。军事措施，全依靠你。"萧道成依着次序，让给袁粲，袁粲推辞不敢当。王敬则拔出佩刀，在座位旁跳起来，厉声说："天下大事，全都要萧公裁决，胆敢说半个不字，血染我刀！"亲自取出白纱帽，戴到萧道成头上，要求萧道成登极称帝，威胁说："今天谁敢乱动？大事要乘热一气呵成。"萧道成板起面孔，呵止说："你不知道你干什么！"袁粲打算讲话，王敬则大声喝他闭嘴，他只好闭嘴。褚渊说："非萧公不足以办理善后！"就把需要皇帝裁决的奏章，全部交给萧道成。萧道成说："既然大家都不肯接受，我怎么可以推辞。"于是，提议：准备法驾（皇帝仪队），前往东府城（建康城南，宰相府），迎接安成王刘准继任皇帝。萧道成卫士抽出佩刀，筑成刀墙，命袁粲、刘秉起身，二人面无人色，告辞。刘秉出宫，路上遇到堂弟刘韫，刘韫开车门迎问："今天的事，是不是归你？"刘秉说："我已让给萧道成。"刘韫搥胸说："你肉里有没有血？今年，全族难逃屠杀。"

当天（七月八日），萧道成以皇太后王贞风名义，发布命令，列举刘昱罪状，说："我密令萧道成暗中运用智谋！安成王刘准应该君临万国。"对刘昱加以贬降，封苍梧王。皇帝仪队抵达东府（建康城南，宰相府）门前，刘准命守门的人不可开门，等待袁粲来临。袁粲到了之后，刘准才动身到金銮宝殿。

七月十一日，刘准登上皇帝宝座（九任顺帝），本年十一岁，改年号（之前是元徽五年，之后是升明元年）；大赦。把刘昱安葬在南郊祭天神坛之西。

七月十三日，南宋帝国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萧道成亲自坐镇东府（东府是宰相府，萧道成官位距宰相还有一段距离，但形势已成）。

七月十五日，南宋帝刘准任命萧道成当最高监察长（司空）、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袁粲当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加授褚渊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刘秉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加授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晋熙王刘燮当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刘秉的打算是，国务院（尚书）总揽全国政务，由皇族主持，政权就可稳固；想不到萧道成手握军权，把心腹同党，布置在重要位置，独断独行。褚渊又一向站在萧道成一边，刘秉跟袁粲都束手无策，只好坐着发呆。

八月十二日，南宋帝国政府命袁粲出镇石头（建康城西北）。袁粲性情淡泊，每次发表他新官，都要坚决辞让，实在逼不得已，才勉强就职。而现在发现萧道成有推翻刘家王朝的心意，打算秘密反应，所以立即接受。

南宋帝国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萧道成坚决辞让最高监察长（司空）。

八月二十九日，中央政府任命萧道成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九月二十八日，南宋帝国政府分别封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酬庸他们诛杀八任帝刘昱小娃之功）。

四、沈攸之因妒起兵

四七七年，最初，南宋帝国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刺史）沈攸之，跟骠骑大将军萧道成，于六〇年代初期、五任帝（孝武帝）刘骏，以及六〇年代中期、六任帝（前废帝）刘子业在位时，曾经同时担任宫廷及政府警卫工作，轮流入宫值班，二人感情，至为亲密。萧道成的女儿嫁给沈攸之的儿子、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沈文和为妻。沈攸之在荆州（湖北省西部），直阁将军高道庆家住华容（湖北省潜江市西南），请假还乡，路过江陵（湖北省江陵县），与沈攸之赌博，发生争执，高道庆返回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检举沈攸之已经叛变，请求中央拨付三千人，向沈攸之发动袭击。当权官员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萧道成更保证沈攸之不会谋反。杨运长等讨厌沈攸之，跟高道庆秘密派出杀手，准备刺死沈攸之，失败。正巧，八任帝（后废帝）刘昱被杀，荆州州政府

主任秘书（主簿）宗俨之、人事官（功曹）臧寅都劝沈攸之抓住这个机会，起兵勤王。可是，沈攸之因他的长子沈元琰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当宰相府左秘书长（司徒左长史），所以没有发动。臧寅是臧凝之的儿子（臧凝之事，参考四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当时，杨运长等已不在中央，萧道成派沈元琰携带八任帝刘昱杀人剖腹时所用的凶器，请沈攸之过目。沈攸之因萧道成的名望、官位，一向都比自己要低，却时来运转，控制中央，心里愤愤不平，对沈元琰说："我宁愿当王凌，讨伐逆贼而死；也不愿当贾充，投降叛逆而生。"（王凌事，参考二五一年四月。贾充事，参考二六〇年五月。）但也不能马上起事。反而上书新任皇帝刘准祝贺，并把沈元琰留下。

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张敬儿一向跟沈攸之的军政官（司马）刘攘兵友善。张敬儿疑心沈攸之将要发动兵变，派人秘密询问刘攘兵，刘攘兵不说一个字，只送给张敬儿一只马镫，张敬儿领悟，暗中戒备。

沈攸之有一封写在白绸缎上、约有十数行的信件，平常总是藏在背心衣角里，宣称是七任帝（明帝）刘彧和他的盟誓。沈攸之将要起兵，他的小老婆崔女士规劝说："你年纪已老，怎么不想一想全家百口！"沈攸之指指背心衣角。又扬言皇太后王贞风使节来到，赏赐给沈攸之一对蜡烛，剖开蜡烛，看见王贞风手令，说："国家大事，全交给你。"沈攸之遂动员军队，发布政治号召，派人邀请张敬儿和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刘怀珍、梁州（州政府设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州长梓潼郡（四川省绵阳市）人范柏年、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州长姚道和、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总部执行官（行事）庾佩玉（州长【刺史】、南阳王刘翊还没有到任，由庾佩玉当总部执行官【行事】）、巴陵郡（湖南省岳阳市）郡长（内史）王文和一同起兵。张敬儿、刘怀珍、王文和都诛杀沈攸之派去的使节，快马奏报中央。王文和不久就放弃巴陵，投奔夏口（湖北省武汉市）。范柏年、姚道和、庾佩玉都心存观望，一时难以确定。姚道和是后秦帝国二任帝（文桓帝）姚兴的孙儿。

十二月十二日，沈攸之派辅国将军孙同等前后相继，顺长江东下。沈攸之写信给萧道成，认为："幼主（刘昱）昏暴疯狂，就应该跟三公等高级官员，秘密商议，共同报告太后（王贞风），下令罢黜；怎么可以勾结他的左右侍从，下手杀害，甚至不肯早日装棺入土，尸体生蛆，爬到门户之

上！身为臣属，谁不震骇叹息！而你把政府旧日官员纷纷驱逐，全部安置你的党羽，宫殿官署的门禁钥匙，都由萧家的人掌管。霍光、诸葛亮的遗训，难道就是这样！你既有消灭宋国（南宋帝国）的企图，我岂敢抛弃申包胥救国复国的节操！”（申包胥事，参考三二四年七月注。）中央政府得到消息，惊慌恐惧。

十二月十八日，萧道成入宫坐镇，命高级咨询官（侍中）萧嶷（萧道成次子）代替自己镇守东府（建康城南，宰相府），抚军将军府副军事参议官（抚军行参军）萧映（萧道成第三子）镇守京口（江苏省镇江市）。萧映是萧嶷的老弟。

十二月十九日，内外戒严。

十二月二十日，任命郢州（州政府夏口）州长、武陵王刘赞当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接替沈攸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任命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黄回当郢州（州政府夏口）州长，率前锋各路人马，讨伐沈攸之。

最初，萧道成任命世子萧赜（音 zé）当晋熙王刘燮的秘书长（长史）兼郢州总部执行官（行郢州事），整修城池，磨利武器，暗中防备沈攸之（刘燮任郢州州长，参考四七四年六月）。后来，萧道成征召刘燮当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遂任命萧赜当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跟刘燮同时东下。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刘怀珍提醒萧道成，说：“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地居要冲，应该有恰当的人选驻守。”萧道成写信给萧赜，说：“你既然前来京师（首都建康），应该物色一个文武全才，而又跟你的见解相同的人选，把你走后的大事，委托给他。”萧赜乃推荐刘燮的军政官（司马）柳世隆代替自己。萧道成遂命柳世隆当武陵王刘赞的秘书长（长史）兼郢州总部执行官（行郢州事）。萧赜将要动身，对柳世隆说：“沈攸之一旦叛变，万一纵火焚毁夏口（郢州州政府所在城，湖北省武汉市）船舰，顺长江东下，就很难控制。如果能把沈攸之引诱到郢州（夏口）城下，留他攻城，一定不会立即攻下。然后你在内，我在外，内外夹击，一定可以破贼。”等沈攸之宣布勤王，萧赜才到寻阳（江州州政府所在县，江西省九江市），还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大家都打算加倍速度，直回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萧赜说：“寻阳位居长江中游，接近京师。我们如果留下来据守湓口（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内可以做中央的屏藩，外可以援助夏口，身居优良形势，控制西南。我们恰恰路过这里，全

是上天安排。”有人认为湓口城池太小，难以坚守；左翼警卫指挥官（左中郎将）周山图说：“我们据守长江中游，声援四方，不可以把这种小事，当做困难，只要万众一心，到处都是城池。”

十二月二十一日，萧赜陪同刘燮镇守湓口，把军事全部交给周山图，周山图封锁长江，掠取民间行旅船舶上的木板，建造军舰，树立水中木栅，十几天时间，全部完成。萧道成接到报告，高兴说：“萧赜真是我的儿子。”任命萧赜当西部征剿总司令（西讨都督），萧赜又推荐周山图当副总司令。当时，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邵陵王刘友镇守寻阳（江西省九江市），萧赜认为寻阳城池不够坚固，上疏中央，命刘友应跟自己在一起，共同镇守湓口（寻阳时在柴桑，江西省九江市西南四十五公里有柴桑山。湓口则在九江市东半公里之遥。江州州政府设九江市，跟湓口相接。萧赜如此要求，只是怕刘友变卦或被野心家利用）。而留江州总务官（别驾）、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人胡谐之驻防寻阳。

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王蕴因娘亲逝世，辞职（守三年之丧）；路过巴陵（湖南省岳阳市），跟沈攸之深厚结合（当是使节来往）。当时，沈攸之还没有宣布勤王。王蕴路过郢州（州政府夏口）时，才得到沈攸之起兵消息，遂打算乘萧赜出来吊丧的时候下手，占领州城；萧赜知道，不肯出来吊丧（此段记载有误，萧赜在郢州时，时局尚平安无事，到寻阳时，才听到沈攸之起兵）。王蕴回到京师，前往东府（建康城南，宰相府）报到，再打算乘萧道成出来吊丧时下手，而萧道成也拒绝出门。王蕴遂跟袁粲、刘秉，密谋铲除萧道成。将领中黄回、任候伯、孙昙瓘、王宜兴、卜伯兴等全都参与。卜伯兴是卜天与的儿子（卜天与死难事，参考四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萧道成接到沈攸之起兵消息时，亲自拜访袁粲，袁粲拒绝接见。中级散骑顾问官（通直郎）袁达对袁粲说：“时到今日，不应该表示对他排斥。”袁粲说：“一旦见面，他如果说主上年幼，时局艰难，跟刘休范时的情形相同，用暴力挟持我进宫，我用什么理由拒绝！只要有一天同行同止，以后还怎么能反对他！”萧道成征召褚渊，与他并肩共坐，每一件事都跟褚渊研究讨论。当时，刘韫当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驻防咨询署暨顾问署（门下）。卜伯兴驻防宫门。黄回各将领全率军出京（首都建康），驻防新亭（建康城西南）。

最初，褚渊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因娘亲逝世，离职（守三年

之丧），中央政府一再征召“起复”（出来当官），褚渊都拒绝。而袁粲向来有高贵的声誉，亲自前去劝解，褚渊才接受。后来，袁粲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娘亲也逝世；褚渊也去劝他“起复”，万般说辞，袁粲始终不肯，褚渊遂深恨袁粲（很显然的，褚渊被袁粲摆了一道）。沈攸之起兵之后，萧道成跟褚渊共同商议因应之道，褚渊说：“西夏（指荆州）闹事，一定不会成功，你应该戒备的，是内部。”袁粲图谋萧道成的计划，既已确定，就打算告诉褚渊；大家认为，褚渊跟萧道成关系密切，不可让他知道。袁粲说：“褚渊虽然跟萧道成私交很好，我们岂可跟他划清界限！今天如果不告诉他，事情平定之后，就应该把他诛杀。”遂把计划告诉褚渊，褚渊立刻告诉萧道成。

萧道成早已得到消息，派带兵官（军主）苏烈、薛渊、太原郡（山东省长清县东南）人王天生，率军前往石头（建康城西北），增援袁粲。薛渊坚决不肯，萧道成强迫他非去不可，薛渊不得已，痛哭流涕告辞，萧道成说：“你到石头（建康城西北），近在咫尺，早上去晚上来，何至这样悲伤？又何至正式辞行？”薛渊说：“不知道你能不能保全袁粲一家老小？这次我奉命前往，赞成他，则辜负你；不赞成他，则立刻就会被杀，怎么能不难过！”萧道成说：“所以派你去，正是要你随机应变，使我没有西顾之忧。只管尽力，不要多说。”薛渊是薛安都的侄儿（薛安都投降北魏，参考四六六年十月）。萧道成又任命心腹、骁骑将军王敬则当直阁将军，跟卜伯兴共同掌握禁军。

袁粲计划假传皇太后王贞风的命令，派刘韫、卜伯兴率领宫廷禁卫军攻击坐镇宫城的萧道成，而黄回等率军响应。刘秉、任候伯等同时前往石头。已经定妥日期——十二月二十三日夜晚，同时发动。可是刘秉胆小如鼠，被自己想象中的恐怖抓住，坐卧不安，不知道如何是好。中午稍过，便吩咐收拾行李，临出发时，紧张过度，已超过他生理上的负荷能力；吃稀饭时，竟不知道自己的嘴在哪里，全都倾泻到胸脯上；双手发抖，不能自制。天还没有黑，就用车马装载妇女和全部财产，投奔石头（建康城西北），私人卫队数百人，挤满街道，车马喧哗。既到石头，晋见袁粲，袁粲大惊说：“发生了什么事，提前赶来，现在，大事已败！”刘秉说：“能见你一面，死一万次也没有遗恨！”孙昙瓘得到消息，也投奔石头。首都建康市政府主任秘书（丹阳丞）王逊等急行报告萧道成，袁粲的密谋遂完全暴露。王逊是王僧绰的儿子（王僧绰，参考四五三年三月十一日）。

萧道成秘密通知王敬则，当时，宫殿门户已经关闭，王敬则打算开门出去，而卜伯兴部队已进入战斗位置。王敬则遂用锯把木墙锯一个大洞逃出，冲入咨询暨顾问署（门下），逮捕刘韫。刘韫已经备战，火把通明，看见王敬则突然出现，惊慌起立，问说："老哥，怎么晚上来?"王敬则诟骂说："好小子，你竟敢做贼!"刘韫发动突袭，抱住王敬则，王敬则用拳头猛击刘韫面颊，刘韫跌倒在地，被王敬则诛杀；王敬则再斩卜伯兴。苏烈等遂占领仓城（石头城内），拒抗袁粲。王蕴听到刘秉先行逃走的消息，叹息说："事情已经结束。"狼狈集结私人部众数百人，也投奔石头，本来约定开南门进去，可是时正黑夜，难以分辨敌我，薛渊在城楼上发箭，王蕴认为袁粲已经被捕，部众霎时四散逃走。

萧道成派带兵官（军主）、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戴僧静率数百人前往石头，协助苏烈等从仓城门进去会师，联合攻击袁粲。孙昙瓘骁勇善战，保护袁粲抵抗，中央军阵亡数百人，幸而得到王天生增援，至死不退，得以阻止孙昙瓘的反扑。从上午十一时苦战到下午一时，中央将领戴僧静抽出一部分兵力，攻击袁粲总部西门，纵火焚烧。袁粲跟刘秉正在总部东门城楼，望见西门火起，打算返回总部。刘秉跟两个儿子刘俣（音yǔ）、刘陔（音gāi）跳墙逃走。袁粲下城后，命燃起火把，对他的儿子袁最说："本来就知道，一根木头不能支持大厦不塌，但为了名誉和道义，才到今天这个地步。"戴僧静在黑暗掩护下，跳进城墙，提刀前进。袁最发觉情形有异，急用身子挡住老爹袁粲，戴僧静窜出，举刀猛砍，袁粲对袁最说："我终于是忠臣，你终于是孝子。"父子同时被杀（袁粲年五十八岁）。民间对这件事，深为哀伤，为他们唱出悼歌："可怜石头城/宁愿当袁粲死/不愿当褚渊生。"刘秉父子逃到额檐湖（今地不详），被中央军追到捉住，斩首（刘秉年四十五岁）。勤王军任候伯等率领舰队，前往石头，到达时，中央大军云集，不能入城，迅速撤退。黄回严守起兵时间，天亮时，率部队从御用大道，直奔宫城城门，准备攻击萧道成，听说事情已经泄露，不敢发动；萧道成待他跟从前一样。王蕴、孙昙瓘分别逃亡。中央军先捉住王蕴，斩首，袁粲其他同党，则一律赦免。

袁粲的收发官（典签）莫嗣祖负责联络并促成袁粲与刘秉的结合。萧道成向他盘问："袁粲叛变，你为什么不报告?"莫嗣祖说："我地位卑微，没有见识，只知道报恩，怎么敢泄露大事。现今，袁公已死，在大义上，我不要求活命。"王蕴的亲信张承伯，窝藏王蕴。萧道成赦免莫嗣祖和张承

伯，仍命他们继续任官做事。

袁粲头脑简单，生活平淡，没有统御政府、治理国家的能力。嗜好饮酒，喜爱吟诗作赋。身负天下重任，却不肯过问事务。有关单位有重要事情，请求他裁决时，他甚至吟诗一首，作为回答。闲时就躺下来睡大觉，来往除了权贵外，没有其他宾客，对于人情世故，完全不懂，所以失败。

十二月二十五日，南宋帝国大赦。

十二月二十六日，南宋政府任命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王僧虔当左执行长（左仆射），新任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王延之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张岱当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王奂当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王延之是王裕的孙儿（王裕，就是王敬弘，参考四二六年二月）。

刘秉的老弟刘遐当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宰相府右秘书长（司徒右长史）张瓌是张永的儿子（张永，参考四七四年五月），因老爹逝世，在吴郡守丧，家族势力强大，萧道成命张瓌乘机解决刘遐。正巧，刘遐邀请张瓌到郡政府，张瓌率私人卫士十余人，一直进入刘遐书房，捉住刘遐，斩首，郡中没有人敢起来反抗。萧道成得到报告，告诉张瓌的叔父、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张冲，张冲说："张瓌把全家百口人命押作赌注，第一把牌就是同花大顺（"出手得卢"）。"萧道成任命张瓌当吴郡郡长。

萧道成把指挥部移到阅武堂，把全军主力部队交给黄回，派他西上讨伐沈攸之，但也把自己绝对信任的心腹将领配备在黄回左右监视。黄回一向跟王宜兴不和，唯恐怕王宜兴告他叛变，遂先下手。

闰十二月二日，黄回随便找个借口，逮捕王宜兴，斩首。萧道成麾下将领们都认为：黄回手握强大的战斗部队，一定谋反。宁朔将军桓康请求独自前往观察刺探。萧道成说："你们不必多疑，他无能为力。"

沈攸之派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孙同等五位将领率三万人担任前锋，军政官（司马）刘攘兵等五位将领率二万人继续出发，又派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四位将领，分别攻击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占领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南岸）。

闰十二月十四日，沈攸之抵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城外，仗恃自己兵力强大，脸上露出骄傲神色（史迹昭昭，"骄傲"二字一出，以后发展可以预卜），认为郢城（夏口）单薄脆弱，挡不住攻击，淡淡说："见见刘赞问好！"（武陵王刘赞，武职安西将军，是郢州州长【刺史】）。暂时把旗

舰停泊黄金浦（鹦鹉洲），派人通知郢州总部执行官（行郢州事）柳世隆，说："奉皇太后（王贞风）命令，暂时还都（首都建康），你既跟我一样，效忠皇家，定能了解我的意思。"柳世隆说："东下军队的动向，我们早已听说。郢城不过一个小镇，只求自保。"主任秘书（主簿）宗俨之劝沈攸之攻击，人事官（功曹）臧寅认为："郢城虽然兵力薄弱，可是地势险要，攻击和防守，是两种相反的情势，不是十天半月就见分晓，如果不能马上夺取，锐气一挫，声威便告消失。而今，顺长江而下，胜利的日子，可计算出来。只要根本（首都建康）被颠覆，郢城怎能独存？"沈攸之接受，打算留一小部分军队，盯住郢城，而亲率大军东下。

闰十二月十六日，就要出发，柳世隆派人到西方小岛旁挑战，前军将军府大营军事参议官（前军中兵参军）焦度，在城楼对沈攸之破口大骂，而且用脏话侮辱。沈攸之果被激怒，撤销东下命令，回军攻城，命各军登陆，焚烧村庄；兴筑长墙，把郢城团团围住，日夜攻打。柳世隆随时应变抵抗，沈攸之不能攻克（在沈攸之身上，我们又看到《伊索寓言》上那只被渔竿激怒的螃蟹）。

萧道成命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郡长沈文季（沈庆之的侄儿）当吴、钱唐军区司令官（督吴钱唐军事）。沈文季遂逮捕沈攸之的老弟、新安郡（浙江省淳安县）郡长沈登之，屠杀沈家全族（沈攸之杀沈庆之事，参考四六五年十一月三日；沈文季今报复）。

闰十二月十六日，任命后军将军杨运长出任宣城郡（安徽省宣州市）郡长。到此，七任帝（明帝）刘彧所宠信的弄臣，才全部离开宫廷、政府。

闰十二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济阳郡（侨郡，江苏省盱眙县南）人江谧，建议中央政府发给萧道成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黄钺），南宋帝刘准批准。

闰十二月二十六日，骠骑大将军萧道成出居新亭（建康城西南），对骠骑大将军府军事参议官（骠骑参军）江淹说："天下大乱，你认为情况如何？"江淹说："成功失败，在恩德，不在人数多少。你英雄气概，谋略高深，第一可胜。你宽宏大量，仁爱宽恕，第二可胜。贤能的人才，竭尽能力，第三可胜。民心归附，第四可胜。奉天子之命，讨伐叛逆，名正言顺，第五可胜。沈攸之性情急躁，气宇狭小，第一应败。只有威严，没有恩德，第二应败。士卒离心离德，第三应败。地方力量和豪门世家对他不肯支持，第四应败。深入敌境千里，而没有同党响应，第五应败。即令是十万只豺

狼，也会被我们活捉。”萧道成笑说：“谢谢你对我的高估！”南徐州（州政府京口）总部执行官（南徐州行事）刘善明对萧道成说：“沈攸之招兵买马，收买人民，制造船舰，铸造武器，野心勃勃，迄今已有十年（四六九年，沈攸之当郢州州长【参考该年六月】，至本年【四七七年】仅只九年），他的性情阴险而急躁，不会深谋远虑，起兵已经数十天，却迟迟不往前进。一是他不懂军事，二是军心不稳，三是受到牵制，四是上天夺取他的魂魄。我本来恐怕他彪悍勇猛，轻装急进，速战速决，在我们准备妥当前，发动突袭，一战决定江山。而今中央各军已经集结，士气高昂，各地首长，都同一步骤；沈攸之已成了笼中之鸟。”萧赜向周山图打听有关沈攸之的情形，周山图说：“沈攸之是我的邻乡（沈攸之是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人，周山图是义兴郡【江苏省宜兴市】人，说是邻郡，当更具体），曾经很多次一同带兵出征，对他相当了解，他性情阴险刻薄，不得军心。现在大军被吸在坚城之下，正是离散逃亡的开始！”

四七八年，春季，正月一日，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举行元旦御前祝贺，文武百官都全副武装入朝。

勤王军首领沈攸之出动全部精锐，猛烈攻击郢城（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守将郢州（州政府夏口）总部执行官（郢州行事）柳世隆利用对方弱点，不断击破攻势。萧赜派带兵官（军主）桓敬等八军进据西塞（湖北省黄石市），作为柳世隆的声援。

沈攸之俘虏郢州州政府司法官（法曹）、南乡郡（河南省淅川县南）人范云，命他带一封信回郢城，送给武陵王刘赞（郢州州长）小牛一只，送给柳世隆鱼三十尾，全都砍下头部。城中守军打算诛杀范云，范云说：“我年老的娘亲和年幼的弟弟握在沈攸之手中，如果拒绝沈攸之的差遣，灾祸一定蔓延到亲人身上，今天被杀，死也甘愿。”遂对他赦免。

沈攸之派他的将领皇甫仲贤攻击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公孙方平攻击西阳（湖北省黄州市）。武昌郡郡长臧涣投降沈攸之，西阳郡郡长王毓逃往湓城（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公孙方平遂占领西阳，中央委任的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刺史）刘怀珍派建宁郡（湖北省麻城市西）郡长张谟等率一万人反攻。

正月十三日，公孙方平战败，撤退。中央平西将军黄回等军抵达西阳，逆流而上。

沈攸之从来没有使人怀念的恩德，完全靠暴力控制。刚从江陵（湖北

省江陵县）出发时，士卒中就有人逃亡；后来攻击郢城（夏口），历时三十余日，不能攻克，逃亡的人更多。沈攸之骑马，日夜不停地到各营视察，好言善语慰劳，可是逃亡不能停止。沈攸之大怒，召集各军带兵官（军主）说："我奉皇太后（王贞风）命令，率领义军，前往首都。大事如果成功，有官大家当；如果失败，中央自会杀我满门百口，跟任何人无关。最近士卒纷纷逃走，都是你们管理不当之故，我不能一一追捕，但从今之后，士卒逃亡，带兵官（军主）连带有罪。"于是，一个人逃亡，派人追捕，追捕的人也跟着逃亡，没有一个人敢报告沈攸之。军心全变，各有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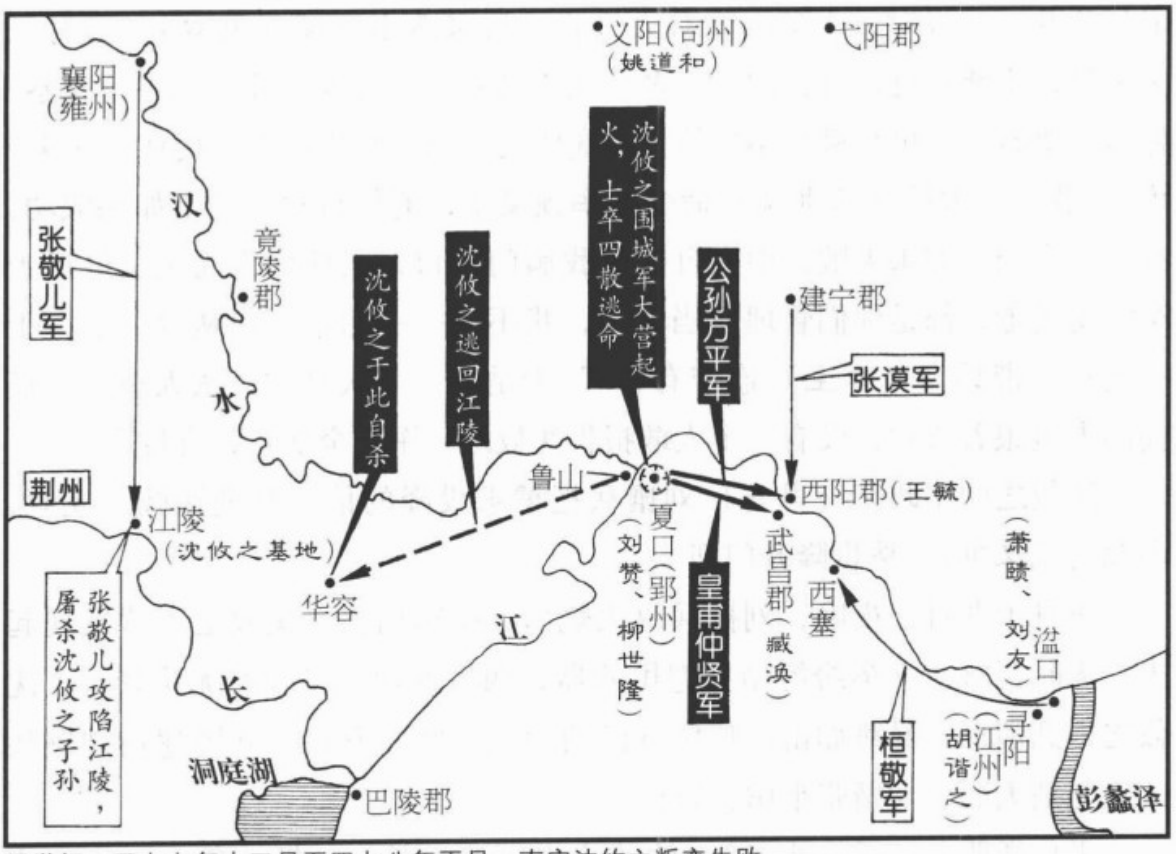
沈攸之的军政官（司马）刘攘兵把请求投降的信，射进郢城（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柳世隆开门迎接。

正月十九日，夜晚，刘攘兵纵火烧营，率军而去。沈攸之大营发现起火，霎时瓦解，士卒纷纷抛弃铠甲武器，四散逃命，将领们无法禁止。沈攸之得到消息，暴跳如雷，咬住自己的胡须，磨牙发抖。立即逮捕刘攘兵的侄儿刘天赐、女婿张平虏，斩首。

天色微明（正月二十日），沈攸之率军渡过长江，抵达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南岸），所率残余军队，也都溃散，各将领也纷纷逃走。臧寅说："贪图他侥幸成功，去享富贵；而在他失败时，把他抛弃，我不忍心。"投水淹死。沈攸之仍有数十个骑兵侍卫，就向逃走的士卒宣称："荆州城（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有的是钱粮，你们可以回来，一同去取。"此时，郢城没有派出追兵，而逃散的士卒，又畏惧受到少数民族的劫杀，于是，重新集结，约有二万人，沈攸之率领他们，折回江陵。

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张敬儿诛杀沈攸之的策反使节后，下令动员；得到沈攸之东下的消息，遂袭击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最初，沈攸之命长子沈元琰，跟兼任秘书长（兼长史）江夂、总务官（刖驾）傅宣，共同守卫江陵。张敬儿率军进抵沙桥（湖北省荆沙市），停止，观望，暂时不进。而江陵城中军民紧张过度，夜晚，听见鹤叫，立刻惊恐万状，喧嚷敌军已到，江夂、傅宣魂飞天外，大开城门，狼狈逃走，官民跟着崩溃，江陵大乱。沈元琰逃到宠洲（今地不详），被人诛杀。张敬儿进入江陵，斩沈攸之两个儿子、四个孙儿。

沈攸之率残兵败将西返，距江陵一百余华里，得到江陵被张敬儿占领消息，重新集合的士卒，发现事已绝望，再度逃散。沈攸之走投无路，跟他的儿子沈文和，到华容（湖北省潜江市西南）边界，在栎树林中，上吊身亡。



五世纪·四七七年十二月至四七八年正月　南宋沈攸之叛变失败

正月二十一日，乡民们砍下父子人头，送到江陵。张敬儿把沈攸之的尸体放到盾牌上，用青布伞盖在上面遮风蔽雨，抬到各市集展览，然后送到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张敬儿大肆屠杀沈攸之的亲友党羽，没收财产数十万，都下私人腰包。

五、萧道成灭南宋

四七八年，最初，荆州粮食军事参议官（仓曹参军）、金城郡（侨郡）人边荣受机要军事参议官（录事参军）欺负侮辱，沈攸之为了替边荣申冤，把那位机要军事参议官（录事参军）用鞭抽死。等张敬儿快要进城，边荣正是留守政府的军政官（留府司马）。有人劝他迎接张敬儿投降，边荣说："身受沈公厚恩，共同担负如此大事，一旦情势危急，就改变本心，我做不到。"城防崩溃，士卒捉住边荣，送到张敬儿面前，张敬儿说："你怎么不早来？"边荣说："沈公命我守城，我不忍心丢下不管，自己逃走。本不希望活命，何必多问！"张敬儿说："不希望活命，有什么难！"下令斩首，边荣含笑走出。边荣的门客、泰山郡（侨郡）人程邕之抱住边荣说："我

跟边先生交游，不忍看到边先生被杀，我愿先死。”刽子手不能下刀，报告张敬儿，张敬儿说：“求死容易得很，为什么不准?”先斩程邕之，再斩边荣，行刑队都流下眼泪。辅国将军孙同、主任秘书（主簿）宗俨之等，全被诛杀（孙同当前锋，宗俨之跟臧寅都是主谋，劝沈攸之起事。参考去年【四七七年】十二月）。

正月二十八日，中央政府解除戒严。任命高级咨询官（侍中）柳世隆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骠骑大将军萧道成返回东府（建康城南，宰相府）。

正月二十九日，任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萧赜当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高级咨询官（侍中）萧嶷当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

二月二日，擢升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王僧虔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右执行长（右仆射）王延之当左执行长（左仆射）。

二月五日，加授萧道成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南徐等十六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诸军事。十六州：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广、越）。任命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褚渊当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最高监察长（司空）。萧道成上疏缴还皇帝诛杀专用的铜斧（黄钺）。

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司长（吏部郎）王俭是王僧绰的儿子（王僧绰，参考四五三年三月十一日），神采焕发，好学不倦，见多识广，从小就有当宰相的大志，朝野舆论，对他也很推崇。萧道成任命王俭当全国武装部队司令部右秘书长（太尉右长史），待他十分亲密，事情不论大小，全交给他处理。

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刺史）黄回不愿留在郢州，坚持当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而且立刻率军东下。

夏季，四月十四日（原文误置于三月，据《宋书》改），中央改命黄回当南兖等五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南兖等五州诸军事。五州：南兖、徐、兖、青、冀），兼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

最初，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王蕴离职时，新任州长、南阳王刘翙（音 huì）还没有到职，而由长沙郡（郡政府临湘）郡长（内史）庾佩玉当总部执行官（行府事）。刘翙先派大营军事参议官

（中兵参军）韩幼宗率军进驻湘州，跟庾佩玉之间发生摩擦。等沈攸之起兵反抗中央，二人更互相猜疑，庾佩玉遂袭杀韩幼宗。黄回到郢州时，派辅国将军任候伯当湘州总部执行官（行湘州事），任候伯又斩庾佩玉，希望自己幸免（任候伯、黄回，都是袁粲、刘秉同党）。中央最新任命的湘州州长吕安国到职后，接到萧道成命令，再诛杀任候伯。

夏季，四月，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萧道成认为黄回（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终于要闯出大祸。黄回有私人军队数千人，萧道成打算把他们遣散或收编，又恐怕激起反抗。

四月十四日，萧道成在东府（建康城南，宰相府）召见黄回。黄回既到，萧道成留他在会客室，命桓康率数十人，一条条列举黄回的罪状，加以谴责，遂连同黄回的儿子、竟陵郡（湖北省钟祥市）郡长（相）黄僧念，一并诛杀（黄回年五十二岁）。

四月十七日，任命淮南（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宣城（安徽省宣州市）二郡郡长萧映当南兖州（州政府广陵）总部执行官（行南兖州事），而用他的老弟萧晃接替二郡郡长。

秋季，九月，萧道成计划延聘当世德高望重的人才，共同帮助他篡夺政权。夜晚，召见骠骑大将军府秘书长（骠骑长史）谢朏（音 fěi），摒除左右侍从，只剩下二人面对。可是，等了很久，谢朏却不说一句话。这时仍有个手举蜡烛的男孩，在旁伺候，萧道成考虑到谢朏认为仍不够严密，于是萧道成自己手举蜡烛，把那个男孩打发出去，可是，谢朏仍不说一句话。萧道成只好再把侍从唤回房间。谢朏是谢庄的儿子（谢庄事，参考四六五年九月）。

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右秘书长（太尉右长史）王俭知道萧道成想些什么。有一天，他向萧道成请求密谈，在密谈中，王俭说："功劳太高，就没有赏赐（只有被杀），这种事情，从古到今，不止一人。以你今天的地位，竟准备一直面向北方称臣，怎样可以！"萧道成用一种坚决拒绝的声调，对他斥责，王俭说："我受你的爱护，所以说出别人不敢说出的话，为什么拒绝得如此坚决？刘姓皇家失去吸引力，如果没有你，他们怎么可以渡过难关？可是，人心浇薄，感恩之心，无法持久，即令你只作小小的推辞，人心就会失去，岂止大业不能建立，就是七尺身躯，也不能自保。"萧道成说："你说的不是没有理由。"王俭说："你今天的名望和地位，本是宰相之职，最好是在礼节上表现得跟普通宰相不一样，稍稍跟其他臣属疏

远，略微地显示政局已经变化。不过这件事应先告诉褚渊，我愿传达这个意思。”萧道成说：“由我亲自前去。”过了几天，萧道成亲自拜访褚渊，气氛融洽，谈了很久，萧道成才说：“我梦见升官。”褚渊说：“刚刚发表人事命令（指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军区司令长官），一二年间，恐怕不见得再有机会，而且，吉祥的梦，未必马上就能应验。”萧道成回来，告诉王俭，王俭说：“褚渊只是没有开窍！”王俭遂提议加授萧道成太傅（上三公之二），再赐给皇帝诛杀专用的铜斧（黄钺）；命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虞整撰写诏书。萧道成亲信任遐说：“这种大事，应该告诉褚渊。”萧道成说：“褚渊万一不同意，怎么办?”任遐说：“褚渊珍惜生命，爱护妻子儿女，一个平凡家伙罢了，并没有奇特的才能和特别的节操，我能摆布他。”褚渊果然不表反对。

九月二日，南宋帝（九任顺帝）刘准（本年十二岁）下诏，授萧道成“假黄钺”（持有皇帝诛杀专用铜斧），任命他当全国各军区最高司令长官（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上三公之二）兼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牧），上殿时不解佩剑、入朝时不必碎步慢跑、奏事时不传报姓名（“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篡夺列车已进入篡夺轨道，连闯三关，下面几站已经在望：封国级公爵、加九锡，再封王爵，然后一屁股坐上宝座）、“使持节”（一级权力，平时可以杀郡长级以下）；而原来职务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骠骑大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仍然依旧。萧道成坚决辞让特殊的礼遇（特殊礼遇，指篡夺列车最初三站：“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

九月四日，太傅（上三公之二）萧道成任命萧映当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刺史）。

冬季，十月三日，任命萧晃当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

四七九年，春季，正月二日，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任命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萧嶷（萧道成的次子）当荆湘八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八州：荆、湘、雍、益、梁、宁、南秦、北秦）兼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王延之当江州州长；安南将军府秘书长（安南长史）萧子良（萧道成的孙儿）当会稽（浙江省绍兴市）五郡军区司令官（督会稽五郡诸军事）兼会稽郡郡长。

最初，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沈攸之密谋起事（参考前年【四七七

年】十二月），为了加强控制，鼓励人民互相检举告发，很多知识分子和平民，被判刑囚禁或罚做苦工。萧嶷到江陵（湖北省江陵县）任所后，第一天就释放三千余人，军区司令部及州政府所用各种器具，力求简单节约，减轻刑罚和田赋捐税，州民大为喜悦。

正月九日，任命竟陵公爵（萧道成后来改封竟陵公爵）世子萧赜（音zé）当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进号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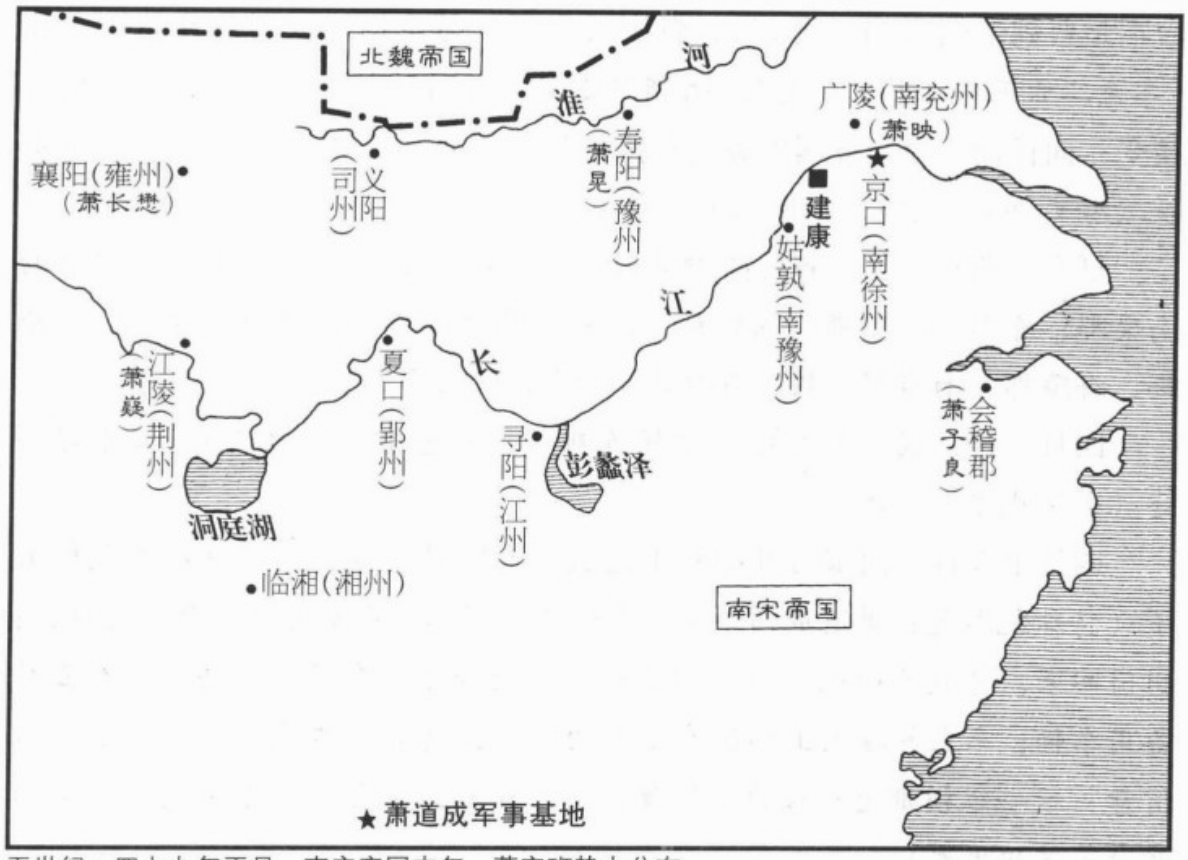
太傅（上三公之二）萧道成因谢朏（音fěi）有很高名望，下定决心，非要他当开国元勋不可，所以先延聘他当左秘书长（左长史）。有一天，萧道成设宴款待谢朏，酒酣耳热之际，谈到曹魏帝国之亡和晋王朝之兴的变局，乘机指出："石苞不早早向司马昭劝进，等司马昭死了，才去恸哭（《晋书·石苞传》：司马昭逝世，石苞从扬州【州政府寿春，安徽省寿县】前来祭悼，恸哭说："基业如此雄厚，而竟以臣属的身份安葬！"痛惜司马昭没有及身当上皇帝）。比起冯异（冯异建议刘秀称帝，参考二五年四月），石苞不能算是有先见之明。"谢朏说："司马昭世代侍奉曹家，当然终身遵守臣节，即令魏国（曹魏帝国）依照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前例，要交出政权，他也应该再让三让，才能显示节操清高。"萧道成大不高兴。

正月十二日，调任谢朏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另命王俭当左秘书长（左长史）。

正月十四日，任命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萧长懋（萧道成的嫡长孙，本年二十二岁）当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

二月二十二日，南宋帝（九任顺帝）刘准（本年十三岁），重新颁布前令，命太傅（上三公之二）萧道成奏事时不传报姓名（赞拜不名。参考去年【四七八年】九月）。

三月二日，南宋帝国政府命太傅（上三公之二）萧道成当相国，总管全国所有文武官员，封齐公爵，采邑十个郡（青州的齐郡，徐州的梁郡，南徐州的兰陵郡、鲁郡、琅邪郡、东海郡【以上都是侨郡】、晋陵郡【江苏省常州市】、义兴郡【江苏省宜兴市】、京畿卫戍区【扬州】的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加九锡（参考四年）。原有的骠骑大将军、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牧）、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仍然保持不变。



五世纪·四七九年正月　南宋帝国末年　萧家班势力分布

三月三日，南宋帝刘准下诏：命新建立的齐国（以齐公爵萧道成为首的封国）所有官爵和礼仪，一律依照中央政府。

三月四日，南宋中央政府任命齐公爵世子萧赜兼任南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州长。

宣城郡（安徽省宣州市）郡长杨运长（前年【四七七年】任职，参考该年闰十二月）解职，返回家宅。齐公爵萧道成派人追杀，斩首。凌源（江苏省宿迁市东南）县长潘智跟杨运长感情亲密。临川王刘绰是刘义庆的孙儿（刘义庆是刘道怜的儿子，参考四二〇年六月）。刘绰派心腹陈赞游说潘智说："你是先帝（七任帝刘彧）的旧部，我是皇家血缘的近亲；以目前的情势看来，我们怎么能长久平安！如果号召内外英雄豪杰，预料一定有很多人追随。宫城里的人，都有这种盼望，只差没人领导。"潘智迅速报告萧道成。

三月八日，萧道成诛杀刘绰兄弟跟他们的党羽。

三月十二日，萧道成接受皇帝刘准所颁布的前述一系列的任命，大赦齐国（十个郡）国内囚犯。指定石头城（建康城西北）充当世子宫，跟太子住的东宫一样。南宋帝国最高监察长（司空）褚渊，援引何曾前例：何

曾本是曹魏帝国宰相（司徒），晋国（封国）建立时，同时兼任晋国丞相（参考二六五年九月）。因之，褚渊也要求当齐国（封国）的官，萧道成不接受；而任命王俭当齐国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兼国务院文官部长（领吏部）。王俭，本年二十八岁。

夏季，四月一日，齐公爵萧道成晋升王爵，采邑再增加十郡（豫州的南梁郡、陈郡、颍川郡、陈留郡，南兖州的盱眙郡、山阳郡、秦郡、广陵郡、海陵郡、南沛郡。篡夺前的封国领土，毫无意义）。

四月三日，武陵王刘赞（七任帝刘彧子）逝世（年九岁），并不是善终（萧道成派人行凶）。

四月十五日，南宋帝刘准对萧道成加授特殊礼遇，命齐国世子改称太子（特殊礼遇是：萧道成帽子上可有十二个帽穗；可使用皇帝专用的旌旗；出门回家，可戒严净街，行人回避；乘坐金轮车，车用六匹马，另有五种备用车辆；车上悬挂宝玉和镶有宝玉的旌旗；宴会或典礼时，可演出“八佾舞”——纵横都是八人的方形舞；佾，音 yì；设置天子专用的钟，和四面全是弦的乐器）。

四月二十日，南宋帝刘准下诏，把政权和平移交给萧道成。

四月二十一日，依照传统的禅让仪式，刘准应该登上高台，亲自发布诏书。可是刘准不敢出面，惊慌逃走，躲在佛像宝盖下面哭泣。辅国将军王敬则率军进入金銮宝殿，戒严备战，带着一个用木板拼凑而成的小轿，迎接刘准。皇太后王贞风恐惧，亲自带领宦官四下寻找，终于把刘准找到。王敬则甜言蜜语哄骗刘准出来，教他上车。刘准停住哭泣，问王敬则说：“你是不是要杀我？”王敬则说：“不会杀你，只是叫你到别的地方住。不要难过，你们刘家当初对司马家，也是这么干的。”（历史至少有一件事不断重演，那就是篡夺程序。参考四二〇年六月。）刘准再度哭泣，十指发抖，说：“如果投胎转世，世世不要生到帝王家！”深宫一片哭声。刘准拍着王敬则的手说：“能救我一命，送你十万钱。”本日（四月二十一日），文武百官在金銮宝殿，恭敬奉陪。高级咨询官（侍中）谢朏正在值班，应该上去从刘准身上解下皇帝印信。但谢朏假装不知道，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到咨询暨顾问署（门下）催促他时，他还大为惊奇地问：“有什么公事？”立法官回答说：“请你把皇帝印信解下来，呈献齐王（萧道成）。”谢朏说：“齐国（封国）自有齐国的高级咨询官（侍中）。”仍靠着枕头不动。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害怕起来，建议谢朏不妨假装有病，

这样他就可以有个退路，另请兼职人员去做。谢朏说："我没有病，为什么说有病？"身穿官服，步行出东掖门，上车回家。萧道成无可奈何，临时任命王俭当高级咨询官（侍中），解下刘准身上皇帝的印信。禅让典礼仪式完成后，刘准坐上画轮车，出东掖门，前往太子宫（东邸），走到半途，刘准忽然问："今天怎么没有乐队？"左右没有一个人回答。右最高资政官（右光禄大夫）王琨是王华的堂弟（王华，参考四一八年正月），晋帝国时，已在国务院当助理官（郎中），现在，他攀住悬挂车上、用来避尘的獭尾（獭，音 tǎ），大放悲声，说："别人以活得久欢喜，我以活得久哀伤，既不能早死，想不到又见这种事。"呜咽痛哭，不能自制，文武官员泪如雨下（南宋帝国立国六十年，自四二〇年建国，至四七九年灭亡。共九个帝王，其中六个是昏暴之君）。

南宋帝国最高监察长（司空）兼太保（上三公之三）褚渊等捧着皇帝印信，率领文武百官，前往齐王府，请齐王萧道成登极，萧道成辞让，拒绝接受。褚渊的堂弟、前任安成郡（江西省安福县）郡长褚炤问褚渊的儿子褚贲："你父亲在什么地方？"褚贲说："捧着皇帝御玺，去齐国的大司马门。"褚炤说："不知道你家最高监察长（司空褚渊），把这一家的东西，送给另一家，有什么感想！"

四月二十三日，萧道成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南郊，正式登极称帝（传统史书【包括《资治通鉴》】，从不在改朝换代时，明确说明改朝换代。南宋帝国随着末任帝刘准小娃被赶出皇宫，自动覆亡。萧道成的齐国，遂接收政权，因历史上称"齐"的国号有四个之多，世人只好称萧道成的这个短命政权为"南齐帝国"）。住进皇宫，大赦，改年号（之前是南宋升明三年，之后是南齐建元元年）。加封被罢黜的刘准当汝阴王，优待尊敬的礼仪，全部仿效当初南宋帝国对晋帝国逊位皇帝优待尊敬的礼仪（参考四二〇年六月），在首都建康特别市（丹阳郡）境，另行兴建一个宫院，让刘准居住，派军守卫。南宋帝国皇家祖庙中历代皇帝牌位，迁到汝阴封国的祭庙，王爵一律降成公爵。其他所有封爵，除非对南齐帝国的建立，有过贡献，全都撤销，而只留下南康侯国、华容侯国、萍乡伯国，仍分别由刘穆之、王弘、何无忌的后裔继承（刘穆之事，参考四一七年十一月，王弘事，参考四三二年五月，何无忌事，参考四一〇年三月）。撤除封国的共一百二十人。南宋帝国中央政府官员和南齐帝国中央政府官员，都保持原来官位，官名不同，或人数超过名额的，则进一步协调决定。任命褚渊当宰

相（司徒），褚家的来宾和贺客挤满客厅。褚炤叹息说："彦回（褚渊别名）年轻的时候，就已建立名声节操（参考四六五年八月），怎么想到今天会不顾一切到如此地步，应是我们褚家门户不幸，竟然有今天这档子事。假使他在立法院当主任立法官（中书郎）时就死掉，岂不是一个名士！名誉品德全有亏损时，却要活一百岁的高寿！"褚渊坚决辞让。

奉朝请（特准参加御前会报）、河东郡（侨郡，湖北省松滋县西北）人裴颉（音 yǐ）上疏抨击新登极的南齐帝（一任高帝）萧道成，列举萧道成的罪恶，辞职而去。萧道成大怒，逮捕裴颉，斩首。太子萧赜（音 zé）请求乘势诛杀谢朏，萧道成说："杀了他正好使他在历史上留名，我们要尽可能包容。"很久之后，找个借口，把谢朏罢黜。

萧道成向前任抚军将军府副军事参议官（前抚军行参军）、沛国（安徽省天长市）人刘瓛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刘瓛说："治理国家的方法，都在《孝经》之中。凡是宋国（南宋帝国）所以亡，陛下所以兴的原因，在里面都可找到。陛下如果对前面车辆翻覆的过失提高警觉，宽厚待人，国家虽然危险，也可转危为安。如果仍顺着翻车的轨道前进，国家虽然平安，也会转安为危。"萧道成叹息说："儒家学者的言论，是万世真理。"

五月十八日，偶尔有人骑马走过被罢黜的南宋帝刘准的门前，守卫的军队恐怕叛徒闯进来，于是，先行下手，砍死刘准（年十三岁）。但对外宣称刘准小娃病死，奏报皇帝，萧道成不但不处罚，对凶手反而奖赏，并开始对故南宋帝国残留下来的刘家皇族，作可怕屠杀。

五月二十日，下诏：包括年才十岁的汝阴公爵刘燮在内的故南宋刘家皇族，无论老幼少长，全部处死（刘裕用尽心机当皇帝，结果全族死于刀下，而刘裕当初对司马家族，只诛杀亡国之君【参考四二一年九月】，今昔对比，悚然心惊）。

4

鲜卑接受中华文化

一、北魏迁都洛阳

四九三年，北魏帝（七任孝文帝）拓跋宏因为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气候寒冷，夏季六月时，仍然落雪，不时地狂风陡起，飞沙走石；打算把首都迁到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可是又恐怕文武官员反对，于是，决定使用诈术，宣称要向南齐帝国发动灭国性的大规模攻击，召集御前会议，准备威逼利诱。御前会议在皇家大会堂南厢东头大厅（明堂左个）举行。命祭祀部长（太常卿）王谌占卜，遇到“革卦”（《易经》卦名），拓跋宏说：“‘子天乙（商王朝一任帝）、姬发（周王朝一任王）革命，应天命而顺人心。’（“革卦”语。）没有比这个更为吉祥。”文武百官都不敢说话，国务院执行官（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继承几代累积下来的大业，拥有中原；如今出动大军，讨伐还没有臣服的敌人，却得到子天乙、姬发革命成功的暗示，不能算十分美满。”拓跋宏厉声说“《繇辞》说：‘大人物像老虎一样脱胎换骨’（‘大人虎变’），怎么能说不是吉祥！”拓跋澄说：“陛下登极当皇帝已经很久，怎么今天才像老虎一样脱胎换骨！”拓跋宏拉下脸来说：“帝国，是我的帝国，你打算打击民心士气是不是？”拓跋澄说：“帝国虽然是陛下的帝国，但我们也是帝国的官员，怎么可以看到危险，而不说一句话。”拓跋宏的怒气很久才消失，安慰拓跋澄说：“各人说出各人的看法，有什么关系！”

拓跋宏回宫之后，召见拓跋澄，劈头就说：“刚才‘革卦’的事，我现在再找你继续讨论。皇家大会堂（明堂）上，我大发脾气，只是恐怕大

家纷纷发言，破坏了我的决策，所以才声色俱厉，不让他们开口。我想，你会了解我的用心。”遂命左右侍从退出房间，只留下二人，秘密对话。拓跋宏对拓跋澄说：“我今天想做的这件事，我知道并不容易。帝国在北方大地上兴起，后来迁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但平城只是开疆拓土的地方，不是传播文化的地方（当初，一任帝拓跋珪吞并后燕帝国大部分领土，把首都自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东迁至平城。参考三九八年六月）。在平城推动风俗习惯的重大改革，确实困难。我不过利用大军南征的形势，目的在于把首都迁到中原，你认为如何？”拓跋澄说：“陛下打算把首都迁到中原，用以征服四海，扩大疆域，这正是周王朝和汉王朝兴隆的原因。”拓跋宏说：“北方人习惯于传统风俗，留恋旧有的生活方式，当听到这项消息时，一定惊恐骚动，我们怎么办？”拓跋澄说：“不平凡的事，本来就不是平凡的人做得出来。陛下的决断，出自你的内心，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拓跋宏说：“你，正是我的张良。”（拓跋澄是拓跋宏的堂弟。张良赞成刘邦迁都长安【参考前二〇二年五月】，所以用张良相比。）

六月七日，拓跋宏下令，在黄河上兴筑大桥，准备大军通过。皇家图书馆长（秘书监）卢渊上疏，认为：“从前，太平时代的君王，从不指挥大兵团作战，在两军阵前，生死对决。因为，胜利了并不威风，不胜利反而有伤声望！想当年，曹操用一万疲惫的士卒，大破袁绍（参考二〇〇年十月）；谢玄用步兵三千人，摧毁前秦帝国（参考三八三年十月）。胜利和失败，决定于转眼之间，不在人数多少。”拓跋宏下诏回答：“太平时代的君王，所以不亲自率军作战，有的是因为天下统一，早已所向无敌。有的是因为懦弱卑怯，苟且偷安混日子。而今，说是天下已经统一，并不如此。说我懦弱卑怯，苟且偷安混日子，又觉得满面羞耻。如果平常时期的帝王，一定不可以亲统大军，则从前的君王特别制造‘革车’（五辂【五车】之一。车用皮革包裹，作战时增加碰撞弹性），做什么用？曹操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因为他名正言顺。苻坚所以失败，因为他内政上处理不当。岂是‘少’一定能胜‘多’，‘弱’一定能胜‘强’？”

六月二十八日，拓跋宏举行夏季大会操，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李冲负责武官的甄选。

秋季，七月十日，北魏帝国政府下令中外戒严，发表正式文告，通知各有关单位，宣布即将南下攻击南齐帝国。南齐立刻反应，南齐帝（二任武帝）萧赜下诏动员京畿（扬州）、徐州（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

省镇江市】）民兵；各地扩大招兵买马，准备应变。

九月二十日，北魏帝拓跋宏南渡黄河。

九月二十二日，抵达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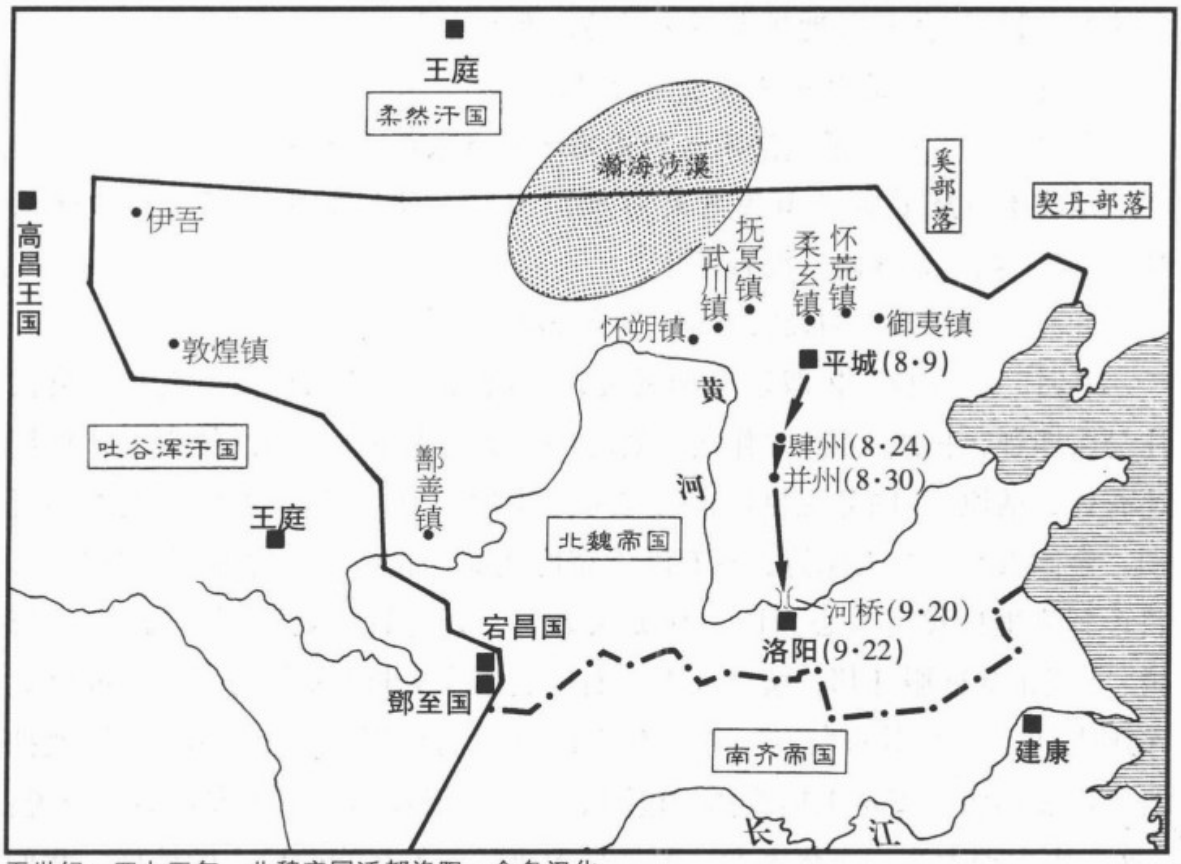
拓跋宏自从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出发，等到抵达洛阳（共四十五日），老天就一直落雨，没有停止。

九月二十八日，拓跋宏下诏：大军继续南下。

九月二十九日，拓跋宏全副武装，手执马鞭，跨马出发。文武官员拦住马头叩拜，拓跋宏说："作战计划已经确定，大军将向前继续挺进，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李冲等说："这一次南征的军事行动，全国没有一个人愿意，只有陛下态度坚决，我们不知道陛下单独行动，将走到哪里！我们一心为国，却无法表达，只好冒死请求。"拓跋宏大怒说："我正要征服外邦，统一天下，而你们这些文弱的知识分子，不断怀疑军国大计。杀人用的大刀巨斧，有它们的使用规则，不要多讲。"用鞭抽马，就要出营。安定王拓跋休等包围而上，流泪规劝。拓跋宏告诉大家说："这一次出动大军，声势庞大，可是毫无成就，怎么能做后人的榜样？我们世世代代，住在幽朔（古幽州及朔方之地，泛指北方塞外），一直盼望南移中原。一定要取消南征军事行动的话，就应该把首都迁到洛阳。各位王爵、公爵，认为如何？同意迁都的站在东边，不同意迁都的站在西边。"南安王拓跋桢进言说："'建立伟大功勋的人，不征求大众的意见。'（这是公孙鞅语，参考前三五九年。）陛下如果能停止南征，迁都洛阳，这正是我们的愿望，人民的幸福。"文武百官一齐高呼万岁。当时，鲜卑人虽然不愿意南迁，可是又恐惧南征，两害取其轻，自然没有人反对。迁都大计，遂完全确定。

李冲向拓跋宏建议，说："陛下就要迁都洛阳，可是皇家祖庙和宫殿政府，都要新建，我们不能一直骑在马背上，走来走去，等待它们落成。希望陛下暂时返回代都（首都平城），等文武官员把房舍盖好之后，再乘坐法驾，在宁静和平的銮铃声中，莅临新都。"拓跋宏说："我正要巡查各州郡，现在正可利用这个机会，先到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稍作停留，明年（四九四年）春季来时，再回洛阳，不应该先回北方。"遂派任城王拓跋澄折返平城，向留守官员宣布迁都消息，并安抚勉励，说："今天才是'革卦'上真正的'革'，你要把事情办好。"

拓跋宏因官员们的意见并不一样，对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卿）、镇南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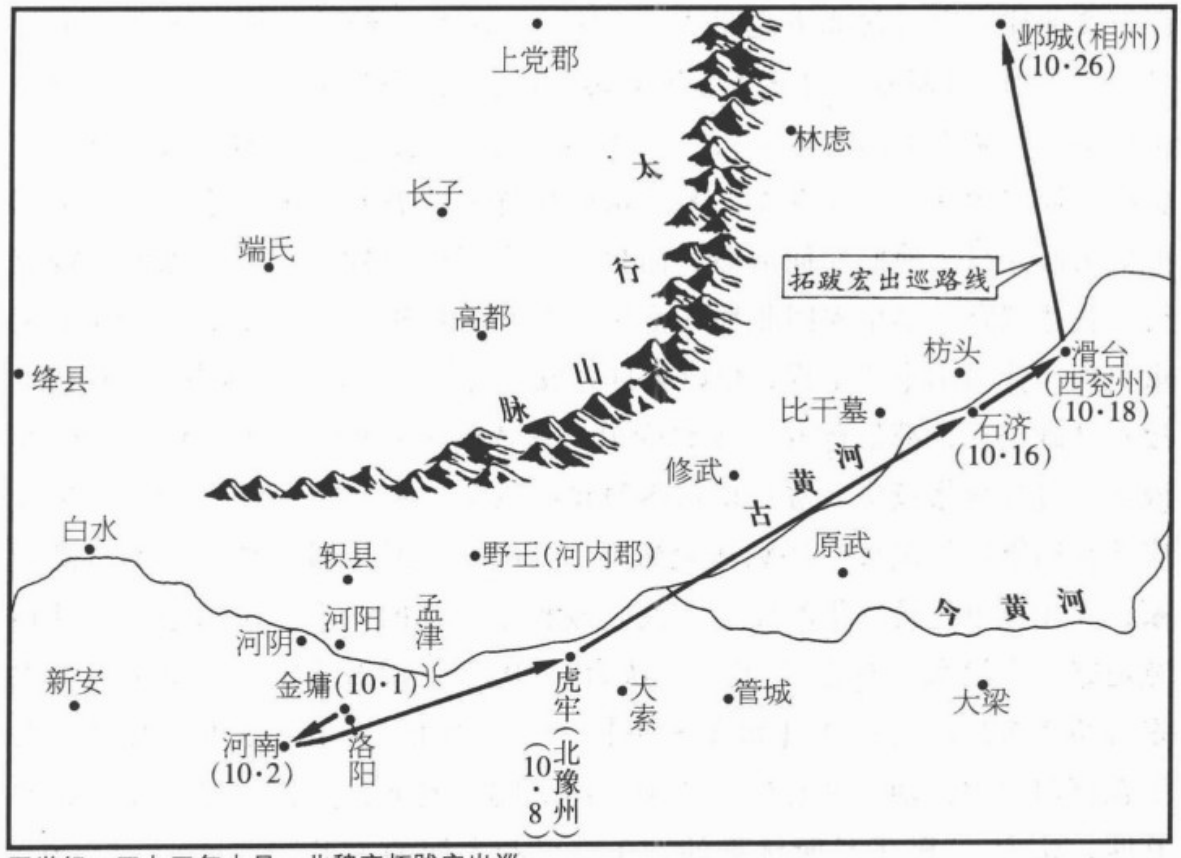
五世纪·四九三年　北魏帝国迁都洛阳·全盘汉化

军于烈说："你的意见如何?"于烈说："陛下圣明的谋略，是为了长远利益，不是愚昧和浅陋的人所能议论。但我暗中思量，拥护迁都的人和依恋旧土的人，各占一半。"拓跋宏说："你既然没有公开反对，就是认同，你不说出你的反对，我深为感动。"派于烈返回平城，说："留守政府的一切事务，全托付给你。"于烈是于栗磾的孙儿（于栗磾被称黑矟将军，参考四一六年八月）。

冬季，十月一日，拓跋宏前往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贾南风死所，参考三〇〇年四月），召回穆亮，命他跟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李冲、工程总监（将作大匠）董尔，共同负责建设新都洛阳。

任城王拓跋澄抵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大家忽然听到迁都消息，没有一个人不大吃一惊，十分震骇。拓跋澄引经据典，从古代说到近代，慢慢解释开导，大家终于接受。拓跋澄前往滑台（河南省滑县）晋见拓跋宏报告，拓跋宏高兴说："要不是你，我的事就办不成。"

当时，拓跋宏正打算推广使用"礼乐"——儒家学派的礼仪和雅乐，把鲜卑人传统的风俗习惯，改变成中华人的风俗习惯。于是，凡是展示帝王威严的文物制度，很多由王肃制定。



五世纪·四九三年十月　北魏帝拓跋宏出巡

十月二十八日，拓跋宏派安定王拓跋休率领文武官员，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迎接皇家家属。

北魏帝拓跋宏在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西郊兴建皇宫。

十一月十六日，进住新宫。

四九四年，春季，正月十七日，北魏帝国皇帝（七任孝文帝）拓跋宏（本年二十八岁），自邺城南下巡视。

正月二十二日，经过子干墓园（子干是商王朝末任【三十一】帝子受辛的叔父，封比国国君。子受辛越来越淫乱。子干说："做人的臣属，不得不冒死规劝。"乃晋见子受辛，恳切建言，三天不停。子受辛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让我瞧瞧！"遂把子干的心挖出。子干坟墓在河南省卫辉市东北郊，迄二十世纪，仍有祭庙，香火鼎盛），用太牢重礼（牛猪羊各一只）祭祀，拓跋宏亲自撰写祭文，说："这么耿介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当我的臣属！"

正月二十九日，北魏帝拓跋宏前往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西宫。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提出四项建议：其一，认为："我听说御驾本年（四九四年）夏天，不预备巡查三齐（山东省），

而打算前往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去年（四九三年）冬季（十月二十六日），御驾停留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当时正逢农闲（冬季田间工作全停，是农夫休息季节），每一家都派出差役，劳苦花费，人民已无力负担。何况现在，正逢春季，无论养蚕和耕田都需要大批人手，一旦征调他们去服差役，他们如何活命！而且大军在炎热气候中行军，恐怕瘟疫流行。我建议陛下早早先回北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免除各州供应的沉重负担，使洛阳重建工程，得以早日完成。”其二，认为：“洛阳宫殿虽毁，故有基础仍在，都是曹叡（曹魏帝国二任帝明帝）所建，前世的人，已经讽刺它过分奢侈豪华（曹魏帝国洛阳宫殿规模，参考二三五年七月）。现在应该利用修复的机会，特别裁减缩小。其次，最近北都（平城）的富豪之家，互相竞争建筑豪华的住宅，也应该利用迁都的机会，予以限制；并拓宽道路，广设水沟渠道。”其三，认为：“陛下上次返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时（去年【四九三年】十月一日），禁卫部队非常单薄。君王在宫门之内行动，都要严加戒备，何况爬山渡河，怎么可以不加三思?”其四，认为：“陛下耳听优雅的音乐，眼看艰深的古书《三坟》、《五典》（据说：《三坟》记载伏羲氏【五氏之三】、神农氏【五氏之五】、姬轩辕【黄帝王朝一任帝】最高理想。《五典》记载己荼【黄帝王朝二任帝少昊】、姬颛顼【黄帝王朝三任帝玄帝】、姬允【黄帝王朝四任帝佶帝】、伊祁放勋【黄帝王朝六任帝尧帝】、姚重华【黄帝王朝七任帝舜帝】次高理想），口中跟万国国君对话，心里思考政事万端，太阳偏西才进饮食，午夜过后才能安寝。加以孝顺之情，随时间而更深；而又要撰写文章，每天都要完成相当篇幅。虽然陛下天纵英明，并不觉得麻烦，但它也绝不是养身修性，保有无边幸福的办法。盼望陛下只总其大成，分层负责，把工作交给有关单位，天下自然治理。”拓跋宏很采纳一些他的意见。韩显宗是韩麒麟的儿子（韩麒麟事，参考四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韩显宗又上奏章，认为：

“州郡向中央保荐人才，只有‘秀才’、‘孝悌’之名，而没有‘秀才’、‘孝悌’之实。中央只注意被保荐人的门第、家世，而不敢弹劾保荐人的欺骗诈伪。这样的话，满可以另行设立一种：‘门才’——专门遴选高贵门第世家中的人物，保荐中央，何必假冒‘秀才’、‘孝悌’？门第世家，不过是他爹、他祖父遗留下来，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对国家有益的，只有贤能人才。只要有才能，纵然是杀猪钓鱼的奴隶贱民（周勃杀猪，姜子牙

钓鱼），圣明的君王不认为用他们做部属是一种耻辱。假定没有才能，即令是三代皇家的后裔（三代：夏、商、周），也会堕落成社会最卑贱的仆役。常听到有人说：‘今天，世间没有奇才，不如用门第世家作为标准。’这话也是一种错误，难道说因为世间再没有姬旦、姬奭，就废除宰相！而应该互相比较，某人只要比别人多一寸之长，增一铢之重，就应该录用。贤能人才，才不致遗漏。

“其次，刑罚的基本精神，在明确公正，不在严厉。如果凡是犯罪的人，都不能逃出法网，则虽然处罚很轻，人也不愿犯罪。如果有可能侥幸避免，则虽然严苛到屠灭三族，也无法禁止。而今，无论中央或地方，官员们为了谋求一时名望，比赛着看谁对犯人更为苛刻，谁就显示得更大公无私。互相鼓励的结果，残忍无情，遂成为风气。陛下身居深宫，把人民当做亲爱的婴儿。可是各机关官员，不过分担国家一部分责任，却把人民当做血海深仇。是以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只一人，而姒履癸（桀）、子受辛（纣）却成百成千。祥和之气不能降临，原因在此。陛下应该下诏，告诫文武百官，要爱护人民。

“其次，周王朝迁都洛阳，仍保持故都宗周（镐京，陕西省西安市西镐京镇）。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仍在故都长安（西汉王朝首都，陕西省西安市）设长安市长（京兆尹）。依照《春秋》解释，皇家祭庙所在的城市，称‘都’，没有皇家祭庙的城市，称‘邑’。而代京（首都平城），皇家祭庙和皇家墓园都在那里，圣明君王的大业，也在那里建立基础。即令是神仙之乡、福泉之地，也相差很远，却忽然把它贬作普通的郡县、封国，我暗中感到不安；似应建做陪都，设立‘市长’（尹），仿效前朝先例（北魏政府在首都平城，设平城市长【代尹】，参考四三二年三月）。尊崇根本，怀念故旧，使祖先光辉，昭耀万代。

“其次，在古代，从事四种职业的人民，分别居住四个地方（四民：士【知识分子】、农、工、商），目的在使他们专心工作（春秋时代齐国宰相管仲，禁止四种职业的人民，聚住一起，免得他们被另一种职业所诱惑，引起社会不安）。太祖（一任帝拓跋珪）创立帝国大业，削平战乱，每天都忙碌不堪，然而，仍分别豪门强族（士大夫）和普通人民，不使二者杂居。工人、匠人、技术人员、屠夫、做生意的，各有住处；可是，只因没有制定法令，所以日子一久，就又混杂。现在，听说洛阳建筑民宅，以官位高低，作为划分标准，而不管门第世家。官位变化无常，早上春花盛开，

晚上已经凋谢。于是不久之后，头戴官帽身穿官服的豪门强族，就得跟卑贱的衙役奴仆住在一起。假设住在一里之内的人（此“里”不是距离，而是区域【block】），有的教授唱歌跳舞，有的讲解儒家经典；使孩子随意选择时，他们一定不会放弃歌舞而去研读经典。可是，使工商界及技术人员之家的子弟，学习豪门强族（士人）的风俗礼仪，一百年也学不会。而豪门强族（士人）的子弟学习工匠、技术人员的容貌举止，一天就够。所以孔丘对一里（block）之中的仁爱敦厚人物，至为称赞。而孟轲的娘亲，为了孩子的教育，更三次搬家，留下名言（孟妈妈因家住坟墓附近，孟轲小时候，在坟墓间游荡，学会祭祀事务。孟妈妈说：“这不是我教育孩子的地方。”搬到市场旁边，孟轲又学会如何讨价还价，如何贱买贵卖。孟妈妈说：“这也不是我教育孩子的地方。”再搬到学校附近，孟轲学会彬彬有礼。孟妈妈说：“这正是我儿子住的好地方。”遂定居。）。这是风俗的泉源，不可不严加注意。政府每次选拔官员，总是考察两件事：一是他的婚姻关系，对方是不是豪门强族；一是他家做官的人有多少？位置有多高？用来作为升迁或贬降的标准，是何等的严密。可是，在规划安顿人民住家时，清洁的（豪门强族）和肮脏的（寒门民家）却混在一起，又何等的疏忽！现在正在迁都初期，洛阳到处都是空地，应把豪门强族跟工匠、技术人员严格划分，只要陛下说一句话，就可完成，有什么怀疑，而使一件伟大的美事，留下残缺。

“其次，南方人（南朝）从前拥有淮河以北土地，自以为可以媲美我国（指北魏帝国），所以用我国（北魏帝国）的郡县名称，在他们国土上设立同名郡县（即侨郡、侨县），后来回归帝国（北魏帝国），接受圣明君王的教化（指第五次南北大战中，北魏夺取淮河以北领土，参考四六九年正月），可是郡县名称却没有改正，名称和实质不符，书信公文，都不知道送到哪里！应该恢复地理的旧有名称，而把新名一律革除；小郡县合并，大郡县分割。中州（首都平城及黄河以北地区）郡县，从前因人口太少，大量合并，现在人口增加，也可以恢复旧观。

“再次，君王把天下当做自己的家，不可以稍有私心。仓库中的储藏，都是为了供给政府和军队，除非对方有功劳或有贡献，就不应该赏赐。政府中各位显赫的贵人，接受的薪俸不能算少，近来对他们的赏赐，动辄以千为单位，如果分别赏赐给鳏夫、寡妇、孤儿、贫老，救活的人，一定更多。而只赏赐给陛下的亲近侍臣，这可不同于：‘只应救济穷人，不应增加

富人的财产。’（《论语》孔丘语：“君子周急不继富。”）”

拓跋宏阅读韩显宗奏章，嘉许他的见解。

二、北魏改风易俗

四九四年，春季，二月二十七日，拓跋宏北上巡查。

二月二十八日，渡过黄河。

三月二十七日（北魏闰二月二十七日），抵达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命文武百官再讨论迁都的利弊，要大家直言无隐。燕州（州政府设广宁【河北省涿鹿县】）州长（刺史）穆罴说：“现在，四方还没有平定，不适宜迁都。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却没有马，用什么克敌制胜？”拓跋宏说：“牧马场和马厩都在北方，何必担心没有马？现在的代都（平城），在恒山（北岳，河北省曲阳县北）之北、古代九州疆域之外，不是帝王的首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于果说：“我并不认为古代国地区（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要比伊水、洛水流域更美。但是自从先帝（一任帝拓跋珪）奠都此地以来（参考三九八年六月），大家长久定居，对乡土已有感情。一旦南迁，人民并不欢迎。”平阳公爵拓跋丕说：“迁都是一件大事，应该卜卦决定。”拓跋宏说：“姬旦（周公）、姬奭（召公）都是圣贤，才有资格用卜卦的方法，决定筑城。现在既没有这样圣贤，卜卦有什么益处！而且，‘卜卦的目的，在于解除疑惑，既然没有疑惑，何必卜卦’！（《左传》斗廉语）从前，姬轩辕（黄帝）卜卦，龟壳全都烧焦，毫无显示（《宋书·符瑞志》：姬轩辕在位时，大雾三天三夜。姬轩辕命天文台长卜卦，火烤龟壳【巫师观察龟壳上的裂纹，以定吉凶】，龟壳被烤焦而裂纹不现），天老（姬轩辕的大臣）认为大吉大利，姬轩辕同意。说明瞻望未来的能力，人远超过龟壳。帝王把四海当做自己的家，有时住在南方，有时住在北方，怎么会有永远不变之理！我的祖先，居住在更为遥远的漠北（索头部落拓跋家族迁徙过程，参考二六一年）。平文皇帝（拓跋郁律）最初建都东木根山（事实上，建都东木根山【内蒙古兴和县北】的是拓跋郁律的堂弟、被追尊为惠皇帝的拓跋贺傉【参考三二四年十二月】）。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更兴筑盛乐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通鉴》记载：三二七年，拓跋翳槐【烈帝】迁都大宁【河北省张家口市】，三三七年，筑盛乐城。三三八年十一月，拓跋什翼犍【昭成皇帝】继承代王；三四一年

九月，再筑盛乐新城）。道武皇帝（一任帝拓跋珪）于三九八年，迁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我在将满一百年的时候（北魏定都平城已九十七年），又逢克制野蛮、排除残杀的机运（《论语》，孔丘说：‘善良的人建立国家一百年，应该已经不再野蛮，消除残杀。’【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为什么单单只有我不可以迁都？”文武官员不敢再发言。穆罴是穆寿的孙儿（穆寿，参考三八五年八月）。于果是于烈的老弟（于烈，参考去年【四九三年】九月）。

三月二十八日（北魏闰二月二十八日），拓跋宏在金銮宝殿，亲自决定谁应留下，谁应南迁。

夏季，四月六日（北魏三月六日），拓跋宏停止首都西郊祭祀天神。

四月二十五日（北魏三月二十五日），北魏帝国废止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对祖先的祭祀（因不是儒家学派的礼仪）。

九月十一日，拓跋宏亲临金銮宝殿，对陆叡说：“鲜卑人常说：‘鲜卑人风俗原始，性情粗鲁迟钝，哪里知道什么是书！’我听到后，深感失望。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多，难道都是圣人？不过只看你肯不肯努力学习。我整顿文武百官，重建礼仪雅乐，目的在于转移风俗，改变习惯。我身为天子，何必非住中原不可，只是盼望你们的后代，逐渐养成美好的品格，眼界开阔、知识渊博。如果始终住在恒北（恒山【河北省曲阳县北】以北），万一再碰上一个反知识的君王，恐怕难免像一个人一直面对墙壁，终于会变成呆瓜。”陆叡回答说：“诚然，陛下圣明的话没有错，金日磾如果不到西汉王朝做官，怎么能七代享有盛名（金日磾事，参考前八八年）！”拓跋宏心中大为高兴。

冬季，拓跋宏打算全部改变旧有风俗习惯。

十二月二日，下诏禁止鲜卑人穿传统胡装，鲜卑人多半不高兴。

中级散骑侍从官（通直散骑常侍）刘芳是南齐帝国骁骑将军刘缵的族弟（刘缵经常出使北魏，跟冯太后私通；参考四八三年十月），连同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人郭祚，都因文学造诣，受到拓跋宏亲近和礼遇；经常跟他们谈论，以及秘密研究帝国机要事宜。其他高级官员和尊贵的皇亲国戚，认为受到疏离排斥，脸上现出愤愤不平表情。拓跋宏命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陆凯私下转告：“至尊（拓跋宏）只不过打算知道一点古代的事情，向他们问一些前代的规矩而已，怎么也不会跟他们亲近，跟你们疏远。”大家的怒气才稍稍化解。陆凯是陆

馥的儿子（陆馥事，参考四七一年八月）。

十二月十八日，下诏：代都（故都平城）人民，南迁到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免除田赋租税三年。

四九五年，夏季，五月，北魏帝拓跋宏计划改变鲜卑人的风俗习惯，在金銮宝殿上，召见文武百官，问说："你们希望我远比商王朝、周王朝？或是希望我连汉王朝（两汉王朝）、晋王朝都不如？"咸阳王拓跋禧说："我们都希望陛下能超过前代圣明君王！"拓跋宏说："那么，我们应该改变生活方式？还是一直抱残守缺！"拓跋禧回答："但愿圣明君王的政治，每天都在革新。"拓跋宏说："你们的富贵是要及身而止？还是想传给子孙？"拓跋禧回答："希望传到一百代。"拓跋宏说："既然如此，我们必须大力改革，除旧创新，你们不可违背。"拓跋禧说："上面颁布命令，部属遵守执行，谁敢违背。"拓跋宏说："'名义不正当的话，言辞不顺；连礼仪、音乐，都不可能创制。'（《论语》孔丘语。）我现在打算禁止鲜卑语，完全使用纯正的声音——中华语。三十岁以上的人，鲜卑语已成习惯，或许不容易马上改变，但三十岁以下青年，正在政府供职，言语不可以仍保持旧腔，如果有人故意说鲜卑话，当贬降或罢黜他的官位，各位要提高警觉。王爵、公爵、部长级以及全体官员，你们认为对不对？"大家回答："确实如同陛下的指示。"拓跋宏说："我曾经跟李冲讨论过这个问题，李冲说：'四面八方，人民的言语，并不相同，怎么知道谁的言语是纯正声音？皇帝使用什么言语，什么言语就是纯正声音。'李冲说这种话，罪大恶极，应该诛杀！"遂注视李冲，说："你辜负国家，应该由监察官（御史）拿下。"李冲脱下官帽，低头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拓跋宏又责备留守洛阳的官员："昨天，我经过大街，看见妇女们仍有人穿夹领口、小衣袖（鲜卑装），你们为什么不执行我的命令？"大家都请求降罪。拓跋宏说："我说得如果不对，你们应该据理力争，为什么当面服从，背后违背？"

六月二日，拓跋宏下诏："在政府中不准说鲜卑话，违犯的免除官职。"

六月六日，拓跋宏派太子拓跋恂前往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祭奠太师（上三公之一）冯熙之丧。

六月十六日，拓跋宏下诏，征求散失的书籍：凡是呈献皇家图书馆（秘阁）所没有，但对当世有益书籍的，都优厚赏赐。

主管单位奏称："广川王（拓跋谐）王妃早已逝世，安葬在代都（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不知道以谁为主安葬？"拓跋宏说："鲜卑人

（代人）南迁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的，都应安葬邙山（洛阳城北）。如果丈夫死在代北（山西省北部），妻子灵柩可运回代北合葬；如果丈夫死在洛阳，则不准把灵柩运回代北合葬。其他散布各州的鲜卑人，由他们自己决定。”

六月十九日，拓跋宏下诏：“随政府南迁洛阳的鲜卑人，逝世后就要安葬黄河以南，不可以把灵柩运返北方。”于是，鲜卑人（代人）南迁洛阳的，全成为洛阳人。

六月二十一日，北魏政府改变度量衡制度，采用长尺、大斗，完全依照《汉书·律历志》规格，重新制定（以一个中等黍米的长度为标准，一米为一分，十米为一寸，一百米为一尺，一千米为一丈。同样，以一个中等黍米的体积为标准，两千四百粒为一龠，两万四千粒为一升，二十四万粒为一斗）。

秋季，八月，金墉宫（洛阳城西北角）落成，在首都洛阳设国立大学（国子学）、太学、国立专科学校（四门小学）。

九月四日，仍留在故都平城的所有六宫眷属（皇后以及小老婆群）以及文武百官，全部抵达新都洛阳。

十二月一日，拓跋宏在光极堂召见文武百官，宣布九品等级的文官制度，作为改革官制等级的开始（从此开始，官称译名，也跟着改变。最显著的是趁此使门下省【监督院】、集书省【顾问院】各官现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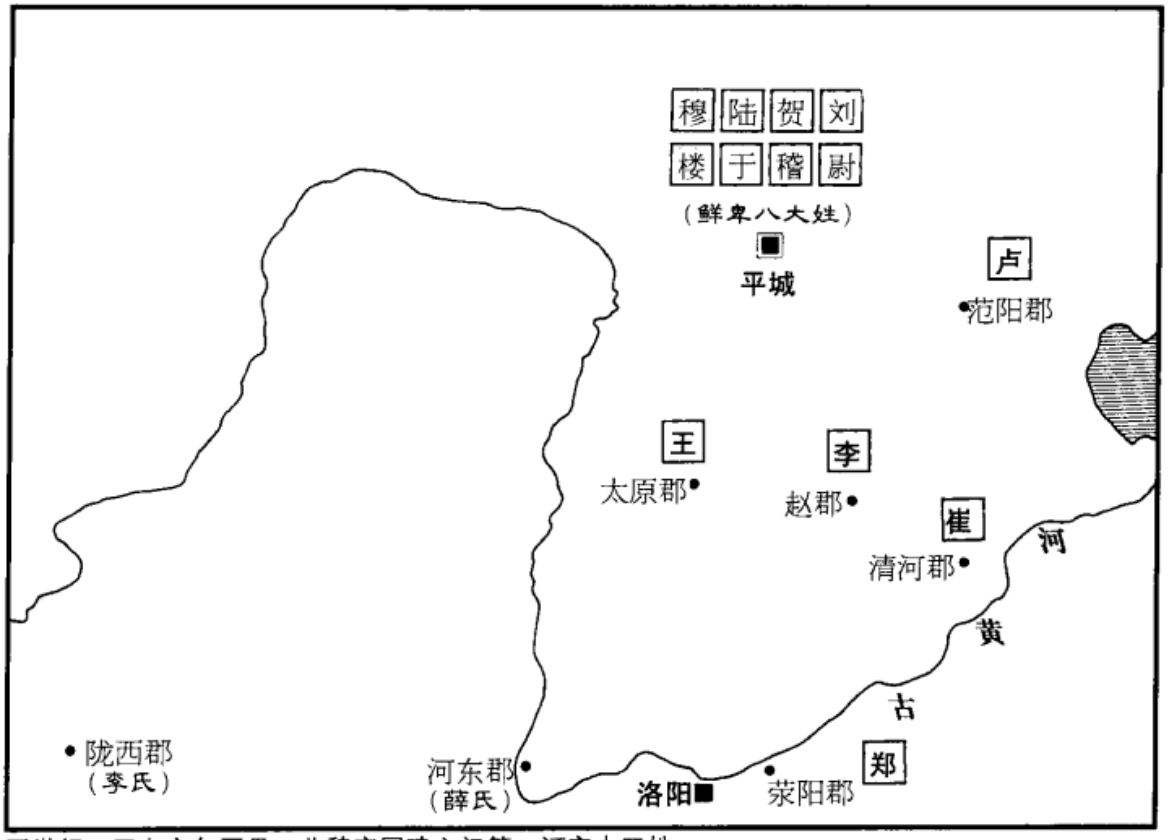
四九六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皇帝（七任孝文帝）拓跋宏（本年三十岁）下诏，说：“鲜卑人（北人）把大地称为‘拓’，把君王称为‘跋’。我的祖先，原是黄帝姬轩辕（黄帝王朝一任帝）的后裔，我们的保护神是大地之神（土德王），所以姓拓跋（一任帝拓跋珪称帝时，追认姬轩辕为始祖，以及选择“土德”，参考三九八年十二月）。土，是万种颜色中最纯正的颜色——黄色，更是万物的元始，所以皇家拓跋，应该改姓元。功臣元老，从代都南迁，凡是复音节的姓，一律改成单音节的姓。”于是，拔拔改姓长孙、达奚改姓奚、乙旃改姓叔孙、丘穆陵改姓穆、步六孤改姓陆、贺赖改姓贺、独孤改姓刘、贺楼改姓楼、勿忸于改姓于、尉迟改姓尉。其他所改的姓，多到难以记载（在此之前，《资治通鉴》所载北魏帝国若干重要人物，如长孙嵩、奚斤、叔孙建、穆崇、于栗磾等，都用他们后来所改的姓）。

胡姓	汉姓	胡姓	汉姓	胡姓	汉姓	胡姓	汉姓
拓跋	元	薄奚	薄	扈地干	扈	侯莫陈	陈
纥骨	胡	乌丸	桓	慕舆	舆	库狄	狄
普	周	素和	和	纥干	干	太洛稽	稽
拔拔	长孙	吐谷浑	吐谷浑	俟伏斤	伏	柯拔	柯
达奚	奚	古口引	侯	是楼	高	尉迟	尉
伊娄	伊	贺若	贺若	屈突	屈	步鹿根	步
丘敦	丘	谷浑	浑	沓卢	沓	破多罗	潘
系侯亥	亥	匹娄	娄	嗢石兰	石	叱干	薛
乙旃	叔孙	俟力伐	鲍	解枇	解	俟奴	俟
车焜	车	吐伏卢	卢	奇斤	奇	辗迟	展
岳穆陵	穆	牒云	云	须卜	卜	费连	费
步六孤	陆	是云	是	丘林	林	綦连	綦
贺赖	贺	叱利	利	大莫干	郃	去斤	艾
独孤	刘	副吕	副	尔绵	绵	渴侯	缑
贺楼	楼	那	那	盖楼	盖	叱卢	祝
勿忸于	于	如罗	如	素黎	黎	和稽	缓
是连	连	乞扶	扶	渴单	单	菟赖	就
仆闾	仆	可单	单	壹斗眷	明	嗢盆	温
若干	苟	侯几	几	叱门	门	达勃	褒
拔列兰	梁	贺儿	儿	宿六斤	宿	独孤浑	杜
拨略	苏	吐奚	古	馥邗	邗	贺兰	贺
若呬	寇	出连	古	土难	山	郁原甄	甄
叱罗	罗	庾	庾	屋引	房	纥奚	嵇
普陋茹	茹	贺拔	何	树洛干	树	越勤	越
贺葛	葛	叱吕	吕	乙弗	乙	叱奴	狼
是贲	封	莫那娄	莫	宇文	宇文	渴烛浑	朱
阿伏干	阿	奚斗卢	索卢	慕容	慕容	库褥官	库
可地延	延	莫芦	芦	茂眷	茂	乌洛兰	兰
阿鹿桓	鹿	步大汗	韩	宥连	云	一那蒌	蒌
他骆拔	骆	没路真	路	纥豆陵	窦	羽弗	羽

五世纪·四九六年　北魏帝国胡人姓氏汉化

元宏非常重视门第家世（自此开始，皇家正式姓“元”），因范阳郡（河北省涿州市）卢敏、清河郡（山东省临清市）崔宗伯、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郑羲、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王琼四大家族，受到当世知识分子的推崇，元宏特别遴选四大家族的女儿到后宫，当自己的小老婆。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人李冲因才能见识卓越，深受元宏的信任，在政府中的地位，至为尊贵重要；所有姻亲，都知名于世，元宏也娶李冲的女儿当小老婆——第三级“夫人”。元宏下诏，命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郎，旧译“禁宫咨询官”）、宰相府左秘书长（司徒左长史）宋弁评定各州所有重要家族的门第家世，有很多家族地位跃升，也有很多家族地位贬降。元宏再下诏：“鲜卑人（代人）从前根本没有姓，也从不讲究家世，虽然是功臣或贤才的后裔，却跟贫寒卑贱小民的后裔，丝毫没有分别。以致三公、部长级官员，他的直系或旁系血亲（功衰之亲），仍然是一个低阶层的小职员。现在规定：穆、陆、贺、刘、楼、于、嵇（可能是“奚”之误）、尉等八姓，自太祖（一任帝拓跋珪）以来，凡功勋显著，官位也高到极限——王爵、公爵，声名辉煌，天下景仰的，应把他们的名册，分别送交京畿总卫戍司令部（司州）、国务院文官部（吏部），后代子孙，不准担任地位低微的小官，跟‘四姓’家族（卢、崔、郑、王），一同待遇。除此之外（除十二姓之外），应该列入高贵门第、高贵世家的，由政府另行订定办法。有人从前是部落酋长，而自四世纪九〇年代以来（一任帝拓跋珪称帝以来），三代做官，官位在御前监督官（给事中）以上，又被封王爵、公爵的，应该作为‘国姓’。如果本来并不是部落酋长，但是自四世纪九〇年代以来，三代做官，官位在国务院执行官（尚书）以上，又被封王爵、公爵的，也可以作为‘国姓’。但是，他虽然是部落酋长后裔，可是所担任的官职，却不够显赫，则只能称为‘贵族’；如果他并不是部落酋长后裔，即令官位非常显赫，也只能仍称为‘贵族’。有关这种‘国姓’和‘贵族’的区别，都要谨慎考查，不允许伪造假冒。我特别指定最高监察长（司空）穆亮、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陆琇等，详细审定，务必公平。”陆琇是陆馥的儿子（陆馥，参考四七一年八月）。

北魏帝国旧有制度：亲王的王妃和小老婆都来自八大家族（即自平城南迁的“八姓”）和品德清高的世家；可是咸阳王元禧却娶了一个奴隶户的女儿当王妃，北魏帝元宏大为震惊，严加斥责。遂下诏，一口气为他的



五世纪·四九六年正月　北魏帝国建立门第，订定十三姓

六个老弟，强行改娶六位王妃。诏书上说："各亲王在此之前所娶的王妃，一律降级当小老婆。咸阳王元禧应娶故颍川郡（河南省长葛县）郡长、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人李辅的女儿，赵郡王元干应娶故初级资政官（中散大夫）、代郡（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人穆明乐的女儿，广陵王元羽应娶骠骑将军府首席军事参议官（骠骑咨议参军）、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人郑平城的女儿，高阳王元雍应娶故立法院政务官（中书博士）、范阳郡（河北省涿州市）人卢神宝的女儿，始平王元勰应娶最高法院院长（廷尉卿）、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人李冲的女儿，北海王元详应娶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司长（吏部郎中）、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人郑懿的女儿。"郑懿是郑羲的儿子（郑羲，参考四六六年十二月）。

二月九日，元宏下诏："帝国除非发生战争，应准文武官员服三年之丧。"

太子元恂不喜爱读书，而身体又高大痴肥，对河南（黄河以南）的炎热气候深感痛苦，一直想回北方。元宏赏赐给他汉人的衣裳冠帽，元恂却常在私下改穿鲜卑服装。太子宫顾问官（中庶子）、辽东郡（侨郡，辽宁省朝阳市境）人高道悦苦苦劝阻，元恂把高道悦恨入骨髓。

八月七日，元宏前往嵩高（中岳嵩山，河南省登封县北），元恂跟左右

侍从秘密定计，打算征调牧场马匹，轻装备奔回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出发前，就在太子宫中，元恂亲手砍死高道悦。而霎时之间，消息外泄，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元俨下令关闭城门，禁止通行，骚动情势，直到夜晚，才完全控制。第二天一早，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陆琇骑快马报告元宏，元宏大为震骇，但保守秘密，仍照原定计划，到汴口（汴水注入黄河处，河南省荥阳县北）才回。

八月二十三日，元宏回宫，召见元恂，数说他的罪状，亲自跟咸阳王元禧，轮流用木棍责打元恂一百余下，然后命人半扶半拖出来，囚禁洛阳城西。元恂伤势很重，一月有余，才能起床。

闰十二月八日，元宏下诏，把元恂贬作平民，软禁河阳县（河南省孟县）无鼻城（孟县境），派军守卫监视；供应的衣服饮食，仅使元恂不挨饿受冻而已。

最初，北魏帝国冯太后（文明太后）打算罢黜北魏帝元宏时，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穆泰恳切劝阻，冯太后才打消念头（参考四九〇年十月），因此，穆泰非常受到元宏的宠信。等到元宏迁都洛阳（参考四九三年九月），平日接近的多半是中州（中原）儒家学派学者专家，皇族和鲜卑人（代人）难免十分反感。穆泰从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改任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州长（刺史），上疏陈述身患疾病，久不痊愈，而南方气候潮湿蒸热，请求改调恒州（州政府设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元宏特别下诏，把恒州（平城）州长陆叡调到定州（中山），而命穆泰接陆叡位置。穆泰抵达平城时，陆叡还没有出发，二人见面后，遂计划兵变。秘密结合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内蒙古四子王旗）防卫司令（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等；共同推举朔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州长、阳平王元颐担任盟主。元思誉是拓跋天赐的儿子（拓跋天赐，是景穆太子拓跋晃之子，参考四六一年七月），元业是新兴公爵元丕的老弟，元隆、元超是元丕的儿子。陆叡认为洛阳政府政治修明，劝穆泰等候时机成熟，穆泰遂没有即时发动。

元颐假装接受穆泰等的推戴，先使他们安心，然后秘密报告元宏。国务院代理文官部长（行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在家养病，元宏在凝闲堂召见元澄，对他说：“穆泰违法乱纪，煽动引诱皇族叛乱。假如真的发生兵变，刚刚迁都不久，北方人依恋旧土，一旦纷扰不安，我在洛阳就不能立

足。帝国大事，非你不可。你虽有病，勉强为我到北方一趟，观察形势。倘若他们的力量微弱，就直接前往捕捉擒拿。倘若他们的力量已够强大，则可代表我下令，征调并州（州政府晋阳）、肆州（州政府九原）州政府军讨伐。”元澄说：“穆泰等愚昧迷惑，只不过为了依恋故土，才出此下策。并不是深谋远虑，企图篡夺政权。我虽然拙笨胆怯，但对付他们，足以克制，请陛下不要忧虑。我身为陛下的犬马，一点点小病，怎么可以推辞！”元宏笑说：“你肯成行，我自不忧虑。”遂加授元澄“持节”、铜制虎符（参考前二五八年）、竹制令箭（《礼记·王制》：“对封国国君，赏赐弓箭，然后有权出征。”），并派皇帝左右贴身卫士充当元澄警卫；又任命元澄兼恒州（州政府设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总部执行官（行恒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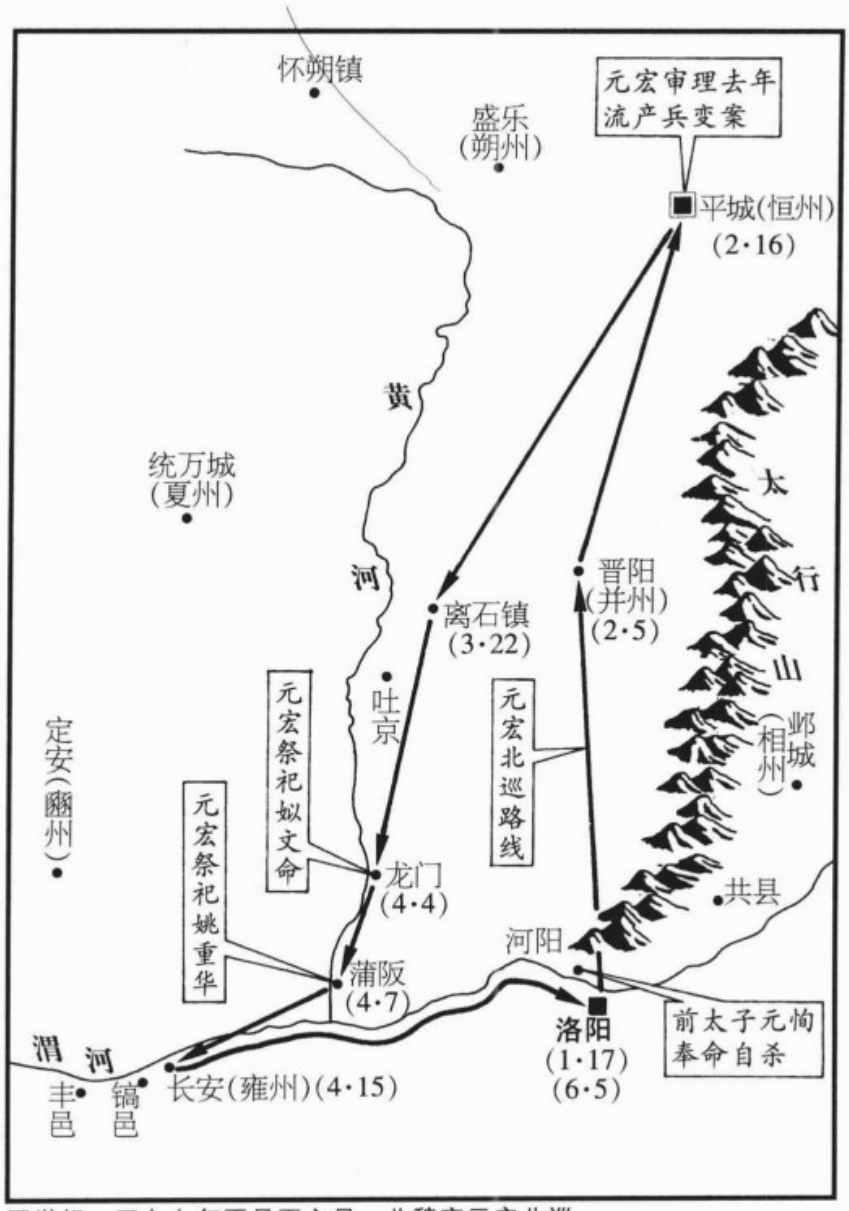
五世纪·四九六年　北魏北方兵变流产

元澄抵达雁门（山西省代县），雁门郡郡长深夜前来报告说："穆泰率领军队，已经西上投奔阳平王（元頤）。"（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至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一百三十五公里。）元澄下令立即前进。右主任秘书（右丞）孟斌说："事情如何发展，不可预料，应该遵照皇上吩咐，动员并州（晋阳）、肆州（九原）大军，然后慢慢推进。"元澄说："穆泰既然谋反叛变，自应据守坚固的城池。不这样做，却率军迎接阳平王（元頤），推测原因，恐怕是力量薄弱之故。穆泰既没有武装拒抗，我们无缘无故，动员大军，不是适当的反应。现在只要迅速前往平城，用武装部队镇压，人心自会安定。"遂加倍速度，强行军赶路。先派诉讼监察官（治书侍御史）李焕单人匹马进入平城，果然大出众人意料之外。李焕对穆泰的党羽分析解释，指出祸福分际，于是没有人肯听从穆泰的命令。穆泰束手无策，率部下战士数百人攻击李焕，不能攻克，从西门逃走，李焕派人追击，生擒而归（这一段原文混乱，如穆泰投奔元頤，他便不在平城。如穆泰派军前往迎接元頤，则元澄说他不知道保守坚城，便与事实不符）。元澄随后也到，彻底追查穆泰的党羽，逮捕陆叡等一百余人，全部囚禁监狱，民间没有一点骚动。元澄上疏报告平乱经过，元宏十分喜悦，召集文武百官，把元澄的奏章交给大家传阅，说："任城王（元澄）可说是国家栋梁，看他审问犯人所作的口供笔录，就是皋陶（黄帝王朝中最聪明正直的法官），也不能比他更好。"回头对咸阳王元禧等说："你们如果办这件事，办不到如此完善。"

四九七年，春季，二月十六日，北魏帝元宏抵达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召见穆泰、陆叡的党羽审问，全都承认罪行，没有人说自己冤枉。当世的人都敬佩任城王元澄的明察。穆泰以及他的亲友党羽，全部诛杀；元宏命陆叡在监狱中自尽，饶恕他的妻子儿女不死，放逐到辽西（河北省迁安县东北），做普通居民。

最初，元宏迁都洛阳，改变鲜卑传统的风俗习惯，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州长（刺史）、新兴公爵元丕等全都反对，元宏因元丕是皇族元老，并不勉强他接受，只向他分析沟通，希望他不公开反对而已。后来，文武百官都改变穿着，满座都是红色衣服，只元丕仍穿鲜卑传统衣服，杂在中间，十分突出。再后来，元丕才有时候戴上冠帽，有时候加系腰带，但仍拒绝全部汉化，元宏也不强迫。

当初，太子元恂从平城南迁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时，安



五世纪·四九七年正月至六月　北魏帝元宏北巡

乐侯元隆就曾经跟穆泰等密谋留住元恂，动员军队，切断雁门郡（山西省代县）东陉、西陉二关交通，占领陉岭以北地区（山西省北部及内蒙古中部）。元丕是并州（州政府晋阳）州长（刺史），镇守太原（郡政府晋阳），元隆等把这项阴谋向他报告，元丕恐怕事情不能成功，所以口头上表示反对，但心里十分赞同。事情败露后，元丕随同元宏抵达故都平城，元宏每次审问穆泰时，常命元丕坐在一旁观看。有关单位奏称：元业（元丕老弟）、元隆、元超（二人是元丕儿子）罪大恶极，应屠杀全族；元丕依法应受连坐处分。元宏因元丕曾有“不死之诏”（参考前四七六年六月），特免元丕一死，只贬黜为普通平民；又赦免元丕的继妻和继妻生的两个儿子，准许仍住太原（晋阳），而诛杀元隆、元超和同一个娘亲的老弟元乙升；其

他儿子，全部放逐敦煌（甘肃省敦煌市）。

最初，元丕、陆叡，跟国务院执行长（仆射）李冲、中央禁军总监（领军）于烈，一同接受“不死之诏”。陆叡既被诛杀，元宏下诏给李冲、于烈，说：“陆叡心怀反叛，愧对神明，是他首先撕破誓言，责任不在我身。谋反叛变，不同寻常，其余人犯，我虽然想怜悯宽大，又如何能够？可是，我仍不忘从前承诺，命他在另一个地方自杀，而赦免他的妻子儿女。元丕的两个儿子、一个弟弟，领导叛乱，犯法连坐，也应处死；我也特别宽恕，贬降他们当普通小民。我本来期望始终如一，可是他们却主动把我弃绝，诡异暴戾，何等可悲。特别告知二位，请不要惊讶，除了谋反，我们之间的誓言，光明正大，如同太阳。”李冲、于烈都上疏叩谢。

前任太子元恂既被罢黜软禁，感到十分后悔。而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李彪却秘密奏报：“元恂再跟左右侍从，阴谋叛变。”元宏派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邢峦，会同咸阳王元禧，携带诏书及毒酒，前往河阳（河南省孟县），命元恂自杀（年十五岁）。元恂死后，尸体仍穿平常所穿的衣服，装入粗糙棺材，就葬在河阳。

5

第四次南北战争 （五世纪九〇年代）

一、讨伐萧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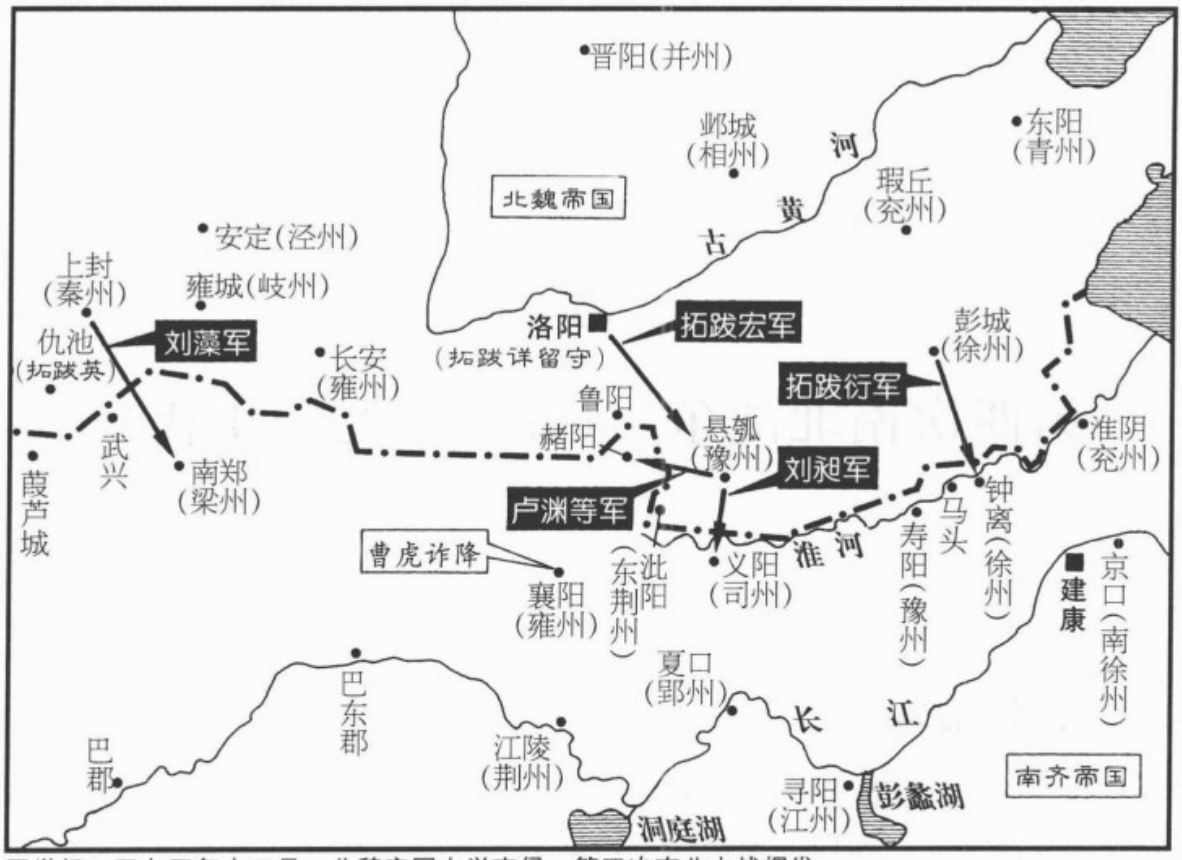
四九四年，北魏帝（七任孝文帝）拓跋宏因南齐帝萧鸾罢黜前任帝萧昭文，篡位自立，计划大规模南下讨伐。正巧，边防部队将领报告：南齐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刺史）、下邳郡（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人曹虎派人前来，请求投降。

十二月一日，拓跋宏派代理征南将军薛真度率领四位将领，南下向襄阳进发；最高统帅（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攻击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拓跋衍攻击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另一位平南将军、广平郡（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人刘藻攻击南郑（陕西省汉中市）。薛真度是薛安都的堂弟（薛安都投奔北魏，参考四六六年十月）。拓跋宏命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卢渊当安南将军、南征大军襄阳战区司令官（督襄阳前锋诸军事）。卢渊因不懂军事，竭力推辞，拓跋宏不准。卢渊说："我只是怕曹虎效法周舫（周舫假投降事，参考二二八年五月）！"

拓跋宏打算亲统大军，攻击南齐帝国。

十二月三日，内外严戒。

十二月十八日，下诏：代都（故都平城）人民，南迁到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免除田赋租税三年。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州长高闾上疏指出："洛阳刚刚定为首都，曹虎既不肯送人质，必然没有投降诚心，不应该轻易反应。"拓跋宏不接受。



五世纪・四九四年十二月　北魏帝国大举南侵，第四次南北大战爆发

过了很久，曹虎的使节不再出现。拓跋宏集合三公、部长级官员，讨论应该复员，或是应该继续南下。有人认为应该复员，停止行动。有的认为大军已经出发，不可中途折回。拓跋宏说："大家议论纷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定要对'前进'或'停留'的利害，作彻底检讨。应该分成'前进'、'停留'两组，互相反驳。任城王（拓跋澄）、镇军将军（李冲）赞成'停留'，我赞成'前进'。各位坐在一旁，判断得失，看哪一方的主张能为帝国带来长远利益，就听哪一方的主张。"大家一齐说："是的。"镇军将军李冲说："我们认为迁都的时间太短，人们盼望稍稍安息，而曹虎那边的情形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不应该轻易行动。"拓跋宏说："曹虎投降，是真是假，固然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即令是假，我巡视安抚淮河两岸，访问调查民间疾苦，使人民知道君王对他们的关注，可能因此增强怀念北方（北魏帝国）的心意。如果是真，我们不把握时机接应，机会一失，永不再来，使诚心回归的人心寒，伤害我广布德意的政策。"任城王拓跋澄说："曹虎既不肯派出人质，而使节又没有第二次出现，他的诈欺行为，至为明显。而今，代都（故都平城）南下的人，都心怀故土。好不容易扶老携幼，走到洛阳，既没有一间房舍可以居住，又没有一罐谷米可供饮食，

而冬季将要结束，春天耕田，将要开始，正是‘千百栋家屋要兴建’、‘多少力量要投入田亩’的季节，却驱逐他们身披铠甲，手拿兵器，流泪悲泣，面对钢刀，这可不是圣明君王前歌后舞的军队（传说：周王朝一任王姬发，攻击商王朝末任帝子受辛时，大军行进，前歌后舞，民心欢悦）。而且，前锋部队已经出动，对曹虎起义并不是不作接应。如果曹虎是真投降，等到平定樊城（湖北省襄樊市汉水北岸）、汉水，然后陛下的圣驾乘势出发，怎么会嫌太晚！而今轻举妄动，上下交困，如果空手而返，恐怕严重伤害皇上威望，鼓励盗贼（南齐帝国）声势，不是有益的决策。”最高监察长（司空）穆亮认为，应继续前进，三公及部长级官员全都同意。拓跋澄对穆亮说：“你们在外面的时候，看见竖起军旗，颁发铠甲，脸色至为忧虑，平常议论，从不希望南征。为什么却在皇上面前，说出赞成的话。当面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欺骗谄媚，哪里是高级官员应有的大义、国家栋梁应有的规范？南征如果把帝国带入危险之境，都是你们的责任！”李冲说：“任城王（拓跋澄）真是忠于国家。”拓跋宏说：“任城王（拓跋澄）认为赞成我的都是谄媚，可是，不赞成我的，也不一定全都忠心！小忠，是大忠之贼，莫非就是如此。”拓跋澄说：“我十分愚昧，虽然看起来是‘小忠’，但目的只在为国家谋取福利，不知道什么才是‘大忠’？”拓跋宏不理。

十二月十一日，南征大军从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出发。任命北海王拓跋详当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主管中央留守政府；李冲兼国务院执行长（仆射），一同镇守首都洛阳。任命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崔休当左秘书长（左丞）；赵郡王拓跋干当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始平王拓跋勰（音 xié）率皇家子弟军（宗子军），保护皇帝安全。崔休是崔逞的玄孙（崔逞之死，参考三九九年八月）。

十二月二十八日，拓跋宏抵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诏给正向寿阳（安徽省寿县）、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马头（安徽省怀远县南马城）挺进的各路大军：对所掳掠的南齐帝国男女，一律放还。曹虎果然不降。

拓跋宏命卢渊进攻南阳（河南省南阳市），卢渊因军粮不足，请求先攻赭阳（河南省方城县），夺取叶县（河南省叶县西南）粮库，拓跋宏批准。卢渊遂跟征南大将军、城阳王拓跋鸾、安南将军李佐、荆州（州政府设穰

城【河南省邓州市】）州长韦珍联合向赭阳攻击。拓跋鸾是拓跋长寿的儿子（城阳王拓跋长寿事，参考四七五年十二月）。李佐是李宝的儿子（李宝事，参考四四四年）。南齐帝国北襄城郡（郡政府赭阳）郡长成公期闭门拒守。北魏代理征南将军薛真度推抵沙堨（河南省南阳市南），南齐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郡长房伯玉、新野郡（河南省新野县）郡长刘思忌联合抵抗（第四次南北战争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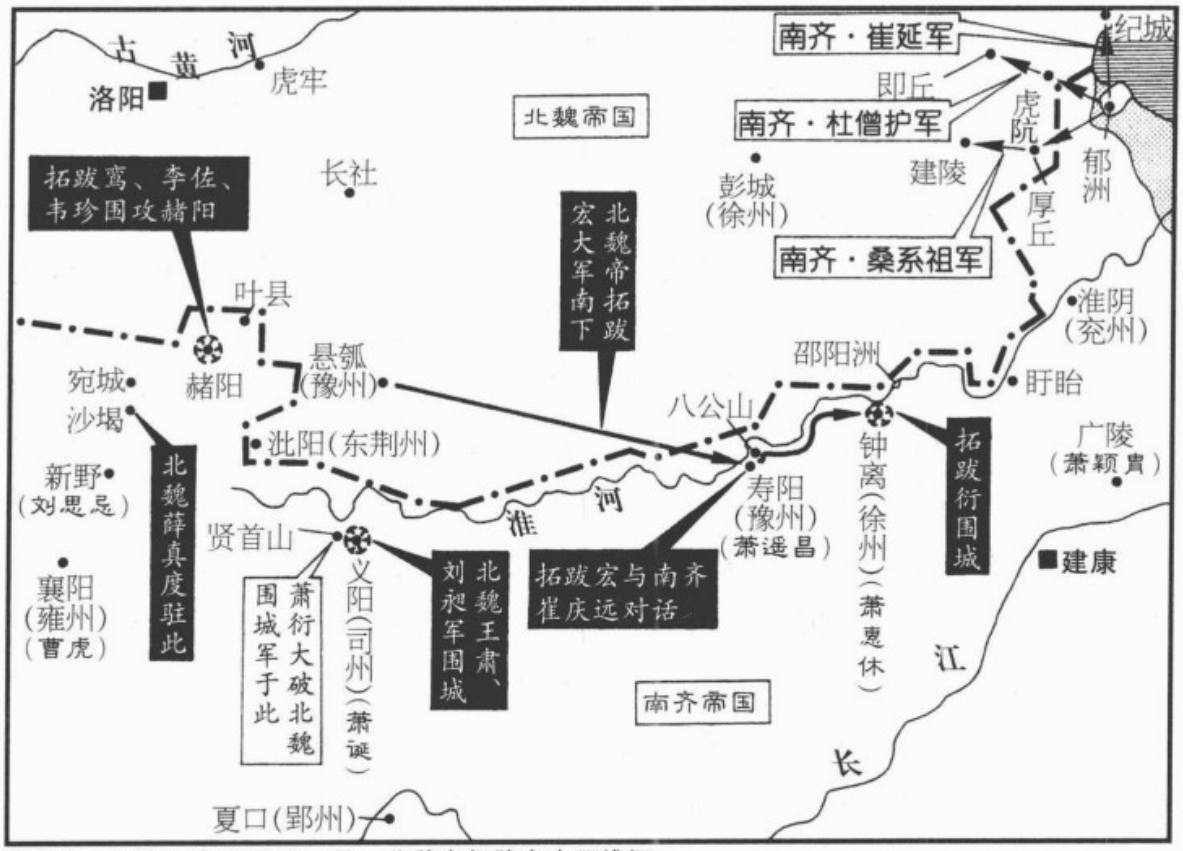
四九五年，春季，正月二日，南齐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派镇南将军王广之当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军区司令官（督司州）；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萧坦之当徐州（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军区司令官（督徐州）；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沈文季当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军区司令官（督豫州）；分别率各州武装部队，抵抗北魏帝国进攻。

正月三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皇帝（七任孝文帝）拓跋宏（本年二十九岁）下诏："对淮河以北居民，不准抢劫掠夺，违犯的斩首（淮河以北早已是北魏版图）。"

正月二十五日，北魏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刺史）拓跋衍进攻钟离，南齐徐州（北徐州，州政府钟离）州长萧惠休登城拒守，偶尔也出军迎战，击败北魏军。萧惠休是萧惠明的老弟（萧惠明，参考四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北魏最高统帅（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进攻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南齐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萧诞抵抗；王肃不断击败萧诞的部队，收容南齐投降官兵一万余人；北魏政府任命王肃当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州长。刘昶性情褊狭急躁，对待所统率的官兵，态度严苛凶暴，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一句不顺耳的话，法务副军事参议官（法曹行参军）、北平郡（河北省卢龙县北）人阳固恳切劝阻，刘昶大怒，想借刀杀人，于是命阳固迎击南齐军的反攻主力。阳固神情悠闲，动作优雅，抵抗敌人时，勇敢果决；刘昶对他大感惊奇。

正月二十七日，南齐全国戒严，任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使持节"（平时可杀郡长以下）、西北军区讨伐大军司令长官（都督西北讨诸军事），在新亭（建康城西南）、白下（建康城北）一带布防巡视，加强声势。

正月二十九日，北魏帝拓跋宏率大军渡淮河南下。



五世纪·四九五年正月至二月　北魏帝拓跋宏南下淮河

二月，拓跋宏至寿阳（安徽省寿县），大军号称三十万，铁甲骑兵相接，一眼看不到后队。

二月五日，拓跋宏登八公山（寿阳东北），作诗纪念。途中遇到大雨，拓跋宏命撤去伞盖，跟士卒同时淋雨；看见患病士卒，亲自安抚慰问。

拓跋宏派人呼唤寿阳守军，南齐丰城公爵萧遥昌（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命军事参议官（参军）崔庆远出城对话。崔庆远质问：大军为什么突然压境？拓跋宏说："当然有缘故，你是要我直言直语？还是要我隐瞒事实，吞吞吐吐？"崔庆远说："不知道你的来意，所以无所谓隐瞒吞吐。"拓跋宏说："萧鸾为什么罢黜皇帝，自己登位？"崔庆远说："罢黜昏暴，另立英明，从古到今，并不仅此一次，有什么地方使你如此大惑不解？"拓跋宏说："萧道成（南齐帝国一任帝）子孙，现在何方？"崔庆远说："七位亲王一同作恶（七位亲王：萧子隆、萧子懋、萧子敬、萧子真、萧子伦，和三任帝萧昭业、四任帝萧昭文），已经像当年管国国君、蔡国国君一样，受国法诛杀（参考前一一一四年）。其余的二十余位亲王，有的在中央身居重要高官，有的在地方担任方面大员。"拓跋宏说："你的主人（指萧鸾）如果没有忘记忠义，为什么不遴选皇家近亲，像姬旦（周公）

辅佐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一样，却自己夺取？”崔庆远说：“姬诵有第二级圣人的品德，所以姬旦可以当他的宰相。现在，皇家近亲，没有人比得上姬诵，今上皇帝（萧鸾）才不得不自己登极。而且，霍光也曾经舍弃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武帝）的近亲，而遴选刘病已（西汉王朝十任帝宣帝），只因为刘病已比别人贤能（霍光罢黜刘贺、拥立刘病已事，参考前七四年六月）。”拓跋宏说：“霍光为什么不自己坐上宝座？”崔庆远说：“这不是一个恰当的同类对比。我们皇上（萧鸾）只能比刘病已，怎能比霍光！如果那样的话，姬发（周王朝一任王武王）讨伐子受辛（商王朝末任帝纣帝），不拥戴子启（微子），由自己当辅佐大臣，难道说他贪图天下？”拓跋宏大笑说：“我来兴师问罪，如果真的像你所说，误会完全消失。”崔庆远说：“‘情况许可时，前进；发现困难，后退。’是圣人的武力。”拓跋宏说：“你认为我应该采取和平手段，或采取非和平手段？”崔庆远说：“和平则两国同时有利，人民蒙受幸福。否则两国对抗，人民饱尝痛苦。是否有和平的可能，听候陛下圣心裁决。”拓跋宏赏赐崔庆远美酒、菜肴、衣服，送他回城。

二月九日，拓跋宏放弃寿阳（安徽省寿县），沿淮河向东前进，人心安定，运送田粮捐税的车辆，络绎不绝。

二月十七日，拓跋宏抵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南齐帝（五任明帝）萧鸾（本年四十四岁）派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增援钟离。北魏帝国刘昶、王肃兵团号称二十万，包围圈的长墙和壕沟，有三重之多，合力猛攻义阳（河南省信阳市）；万箭乱石俱发，城中守军用盾牌护身，奋力抵抗；南齐镇南将军王广之率军增援义阳，距义阳一百余华里，畏惧北魏军强大，不敢前进；城中危急，陷落就在眼前；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萧衍请求当前锋挑战，王广之把旗下的精锐部队，全数配属给萧衍。萧衍于夜晚出发，顺着小路，跟太子宫右翼卫队长（太子右率）萧诔等，攀登贤首山（河南省信阳市西南），距刘昶、王肃军数华里。刘昶、王肃军大感意外，无法确定敌人兵力多少，不敢相逼。天明，城中守军望见援军，萧诞（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派秘书长（长史）王伯瑜出城攻击刘昶、王肃军，顺风纵火，萧衍等援军更从外攻击，刘昶、王肃军不能支持，解围撤退。

二月二十日，萧诞等追击，大破刘昶、王肃军。萧诔是萧谌（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的老弟。

最初，南齐帝萧鸾因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危急，下诏命青冀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张冲，开辟第二战场——东战场，出军攻击北魏东疆，用以减少西战场所受的压力（青、冀二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沉积小岛】）。张冲派带兵官（军主）桑系祖进攻北魏的建陵（江苏省新沂市）、驿马（江苏省沭阳县境）、厚丘（江苏省沭阳县北）；又派带兵官（军主）杜僧护进攻北魏的虎坑（江苏省赣榆县西）、冯时（今地不详）、即丘（山东省临沂市南），全部占领。青、冀二州（州政府郁洲）州长（刺史）王洪范派带兵官（军主）崔延，进攻北魏的纪城（山东省日照市西南荻水村），也都占领。

北魏帝拓跋宏打算南下长江。

二月二十二日，拓跋宏从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出发。宰相（司徒）、长乐公爵（元懿公）冯诞患病，不能随军行动。拓跋宏向他流泪告辞，大军前进五十华里，冯诞逝世（年二十九岁），拓跋宏得到消息。当时，南齐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崔慧景等的大军，距拓跋宏御营不过一百华里，拓跋宏改换轻装，率领数千人，在夜间赶回钟离，抚摸尸体，号啕大哭，直到天亮，哭声和眼泪一直不停。

二月二十三日，拓跋宏下令各军，取消南下长江计划。依照司马攸（晋王朝一任帝武帝司马炎的老弟）前例（参考二八三年），安葬冯诞。冯诞跟拓跋宏同年，从小在同一张桌上读书，娶拓跋宏的妹妹乐安长公主；虽然没有学识，但天性敦厚善良，所以拓跋宏对他十分宠爱。

二月二十八日，拓跋宏派人到长江北岸，宣布萧鸾罪状。

北魏帝国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刺史）拓跋衍围攻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很久不能攻克，士卒死亡惨重。

二、知难而退

四九五年，春季，三月九日，拓跋宏前往邵阳（钟离东北淮河中小岛），在岛上筑城；又在淮河两岸筑城，用栅栏连接三城，横拦淮河，切断南齐援军。南齐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萧坦之派带兵官（军主）裴叔业，攻击南北两城，攻克。拓跋宏打算在淮河南构筑营垒，派遣驻军，作长期军事占领，用以招抚新近归附的居民。对这个意见，用诏书询问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州长（刺史）高闾，和他

讨论。高闾上疏，认为："《兵法》（《孙子兵法》）说：'我们的军队比敌人多十倍，包围他；比敌人多五倍，攻击他。'最初，帝国军队南下，目的只不过接应曹虎（参考去年【四九四年】十二月），所以出动的军队不多。而敌人土地，东西辽阔，我们以少数兵力，恐怕难以成功。何况现在又要在淮南（淮河以南）南设立基地，驻防军队，招抚新归附人民！从前，世祖（三任帝拓跋焘）以排山倒海的威力，指挥步骑兵混合兵团数十万人，南下抵达瓜步（江苏省六合县南长江渡口），所有郡县全都投降，只剩下盱眙（江苏省盱眙县）一个小城，竟不能攻克（第二次南北战争，参考四五〇年十二月），所以班师回国时，不在一个城池留下军队，也不把一条街道并入领土。难道我们人数不够？只因为还没有把敌人的大城削平（如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寿阳【安徽省寿县】），就不可能保卫小城。要堵住流水，必须先塞死泉源；要铲除树木，必须先挖断树根。泉源和树根仍在，而只在支流、枝叶上用工夫，最后仍是失败。寿阳、盱眙（江苏省盱眙县）、淮阴（江苏省淮阴市）是淮南（淮河以南）最重要的据点，三个据点，如不能攻克一个，却留守一座孤城，绝对没有办法自己保全，其中道理，至为明显。敌人（南齐帝国）的重兵对面相逼，漫长的淮河在背后又阻挡归路。留守军队太少，不够自卫；留守军队太多，粮食运输又将遭到困难。南征大军班师之后，守军孤单，军心一定恐慌。而且夏季已临，河水势将猛涨，我们的援救行动，十分艰苦。齐国（南齐帝国）用生力军攻击我们守城的疲惫之师，我们用劳苦的守城之师抵抗精神饱满的齐国（南齐）生力军，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淮被敌人生擒活捉。将士忠勇奋战，有什么裨益！而且，喜爱乡土，依恋故旧，是人之常情。从前，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之役（第三次南北大战，参考四六六年十二月），我们夺取到重要基地，防务已经巩固，而人心不服，叛变起事的，仍超过数万（参考四八〇年十月）；角城（江苏省淮阴市西）是一个巴掌大的小城，孤立在淮河以北，距淮阳仅十八华里，五固（今地不详）之役，围攻一个年头，竟不能攻克（参考四八一年九月）。今昔相比，现在的困难，还要加倍。天气转热，雨水将逐渐增加。希望陛下追随世祖（三任帝拓跋焘）的脚步，倒返车轮，旋转旌旗（第二次南北大战，拓跋焘到长江北岸后，便知难而退，参考四五一年正月），先行全力经营新都洛阳，充实战力，再观察变化，推广帝国的恩德教育。我国（北魏帝国）内部能够和睦，远方的人（南齐帝国），自然归服。"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陆叡上疏，认为："长江

广阔，波浪浩荡，是他们（南齐帝国）巨大防线。南方之地，昏雾浓布，天气潮湿燠热，好像蒸笼。我们的军队如果深入，很多人一定身染疾病。而我们刚刚迁都，尚在草创时期，万事都要重新开始，各院（省）没有讨论政事的官舍，各部（府）没有听取报告的场所，文武百官居家，心情跟住在旅店一样；久阴淫雨，长夏烈日，瘟疫流行，势难避免。而且征兵入伍，调服差役，同时并举，最圣明的君王，都无法控制这种局势。现在，身穿铠甲的武士，在外攻击盗匪仇寇（南齐帝国），老弱残兵，在内从事土木工程，兴筑宫殿，仅只运输费用，每天需要千金。驱使疲倦不堪的士卒，攻击固守坚城的蛮虏（南齐帝国），怎么能够取胜？陛下去年（四九四年）冬季，率军南下，不过准备在长江、汉水一带展示国威；如今，春季将尽，就要进入夏季，按理应该班师复员。盼望早日返回洛阳，使根本坚固，圣心不再有后顾之忧，亿兆人民不再从事筑城备战的劳役。然后，派遣大将，率领王师，出征南下，何必忧虑他们（南齐帝国）不肯降服！”拓跋宏同意。

南齐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崔慧景驻军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城外，发现北魏军在邵阳洲（钟离东北淮河中小岛）加强城防工事，深为忧虑。部将张欣泰说：“他们恐怕就要撤退！所以修筑城垒，不过是夸张他们的强大，希望阻吓我们追击。如果向他们建议：双方自愿停战，各自回军，他们一定接受。”崔慧景同意，派张欣泰前往城下，向守军传达这项提议，拓跋宏遂下令班师。

拓跋宏渡淮河到北岸，但五位将军率领的殿后部队正要继续撤退时，南齐军已占领小岛码头，切断北魏军五位将领的退路，拓跋宏悬赏招募：能击破小岛南齐军的，擢升为直阁将军。带兵官（军主）鲜卑人（代人）奚康生（本姓“达奚”）应征；于是捆扎大量木筏，上面满载木柴，趁风纵火，一直撞入南齐船团，南齐船团霎时大火四起。奚康生冒浓烟烈火前进，挥刀乱砍，南齐集结到小岛上的军队，遂完全崩溃。拓跋宏立即加授奚康生直阁将军。

拓跋宏曾经命前将军杨播率步兵三千人，骑兵五百人，作为殿后部队。当时，春季河水，正在上涨；南齐援军大量集结，战舰如云，塞满江河。杨播在淮河南岸扎营筑阵，抵抗南齐军的追击，北魏所有部队，全都渡过淮河后，只剩下杨播一支孤军。南齐军四面八方涌到，把杨播营垒团团围住。杨播建立圆阵防守，亲自出击肉搏，杀伤南齐士卒很多，如此拒抗三

天两夜。杨播军食粮不继，而南齐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北魏帝拓跋宏在淮河北岸亲自眺望，束手无策，因淮河水势太大，不能派出援军。幸而不久，水势稍低，杨播率精锐骑兵三百人，闯过南齐舰队，大声呼喊："我现在就要过河，能打仗的过来。"遂率大军渡淮河而北。杨播是杨椿的老哥（杨椿事，参考四九〇年九月）。

北魏主力军既然撤退，而留在邵阳洲（钟离东北淮河中小岛）上还有一万人，没有及时脱离阵地，于是向南齐请求：用五百匹战马，交换一条道路北返。崔慧景打算断绝他们的归路，发动攻击，张欣泰说："急于回家的军队，不要阻止他，连古人都怕这种情况（《孙子兵法》："归师勿遏，穷寇勿追"）。敌人已陷于必死之地，势必拼死，不可轻忽。战胜他们，不算威风。战败则前功尽弃，不如接受他们的要求。"崔慧景同意。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萧坦之回京（首都建康），报告南齐帝萧鸾："邵阳洲（钟离东北淮河中小岛）有死定了的贼寇一万人，崔慧景、张欣泰却把他们放走，不肯下手。"因此，萧鸾对崔慧景、张欣泰，不加赏赐。

三月十五日，萧鸾下令解除戒严。

最初，萧鸾听到消息：拓跋宏打算率领他的战马，到长江饮水，大为恐惧；命广陵郡（江苏省扬州市）郡长、南兖州（州政府广陵）总部执行官（行南兖州事）萧颖胄坚壁清野，把乡下居民全部迁移入城；人心震恐，打算收拾家产，渡长江南下逃亡。萧颖胄认为北魏军距离还远，遂没有立即执行，而北魏军也竟没有到来。萧颖胄是一任帝萧道成的堂侄（萧赤斧的儿子）。

萧鸾派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沈文季增援丰城公爵萧遥昌（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共同守卫寿阳（安徽省寿县）。沈文季进城后，禁止军队出击，然后大开城门，严密防守。北魏军不久撤退。

北魏大军南下时，北魏政府派往南齐的使节卢昶等仍留在建康（四任帝萧昭文登极时【参考去年［四九四年］七月】，北魏派卢昶担任贺使，可是抵达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时，萧鸾已经称帝）。南齐政府对卢昶十分痛恨，拿喂牛马的蒸豆给他吃，卢昶恐惧，只好吞下，眼泪和汗水纵横脸面。而他的助理、皇家礼宾官（谒者）张思宁在言词上和气势上都不屈服，竟死在宾馆。等卢昶回到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拓跋宏责备他说："人，谁没有死！何至于把自己当做牛马，既侮辱自己，也侮辱国家。即令对古代苏武不惭愧（苏武事，参考前八一年），难道对近世的张思宁也不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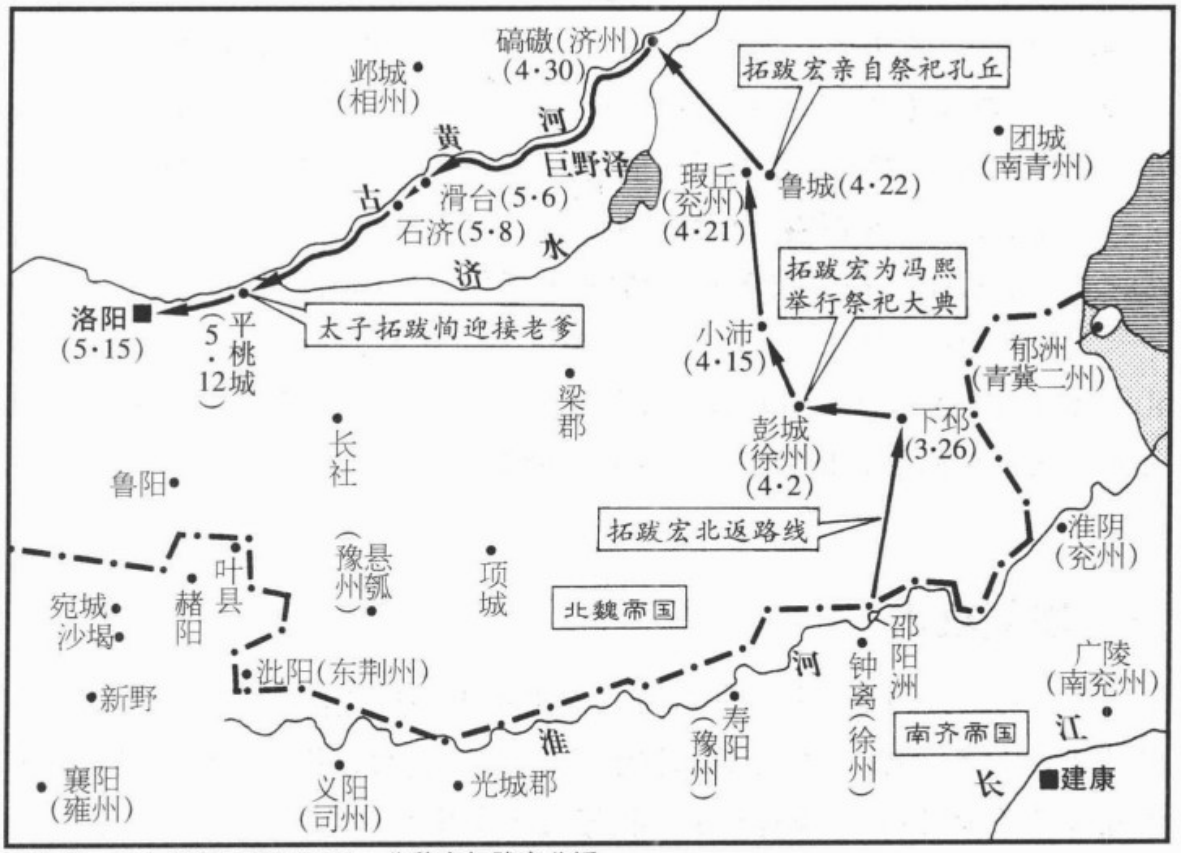
愧!”把卢昶贬黜为平民。

北魏帝拓跋宏在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时，仇池镇（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防守总司令官（镇都大将）、梁州（州政府骆谷城）州长（刺史）拓跋英请求率领州政府所辖部队，会同平南将军刘藻（去年【四九四年】十一月，派刘藻出征），攻击南齐帝国的汉中（南郑，陕西省汉中市），拓跋宏准许。南齐梁州（州政府南郑）州长萧懿，派部将尹绍祖、梁季群等，率军二万人，据守险要，建筑五处栅栏抵抗。拓跋英说：“他们的统帅资格太嫩，而又没有权力，号令不能贯彻。我如果挑选精锐部队，全力攻击他们一营，其他四营一定不会援救。只要攻克一营，四营全逃。”率军急攻一营，攻克，其他四营果然崩溃。拓跋英遂生擒梁季群，杀三千余人，俘虏七百余人。北魏军乘胜长驱直入，进抵南郑城下。萧懿再派部将姜脩反攻，拓跋英应战，把姜脩全军俘虏；正要班师，萧懿派出的另一支军队抵达战场；北魏军将士疲惫不堪，想不到南齐生力军出现，大为恐惧，就想拔腿逃走。拓跋英故意放松缰绳，使马步慢慢前进，神色安详，然后登到高处，瞭望敌军，指东指西，像在那里布置阵势；集合各军，向前推进。萧脩疑心设有埋伏，徘徊不定，渐渐后退；拓跋英追击，大破萧脩军，遂包围南郑。拓跋英严禁将士奸淫烧杀，不准抢夺凶暴，人民不分远近，都心悦诚服，争相供应军队粮食。

萧脩登城固守，带兵官（军主）范絜先率三千余人在外地，得到消息，回军增援南郑。拓跋英发动突击，把范絜先三千人全部俘虏。围城数十日，城中人心惊恐。机要军事参议官（录事参军）、新野郡（河南省新野县）人庾域把空仓数十座，加上封条，指示给将士说：“这里面全是粟米，足可以支持两年，你们只管守城。”人心才安。正巧，拓跋宏下诏班师。拓跋英命老弱将士先行撤退，自己亲率精锐部队殿后，派人向萧懿告别。萧懿认为其中有诈，不敢反应。一直等到拓跋英撤退一天之后，萧懿仍不敢打开城门。两天之后，才派军出去追赶。拓跋英率士卒下马应战，萧懿军不敢进逼。尾随四天四夜，萧懿军队才停止。拓跋英进入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天正大雨，士卒砍下竹筒，把米放到里面，就在马背上用火烤炙；一面行军，一面进餐，马不停蹄。之前，萧懿派人引诱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各地氐族部落，命他们起兵切断拓跋英的粮道和归路。拓跋英战备行军，奋勇攻击，且战且进，流箭射中拓跋英的面颊，最后总算全军回到仇池镇（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然后讨伐叛变的氐部落，一一削平。拓

跋英是南安王拓跋桢的儿子。萧懿是萧衍的老哥（萧衍是“八友”之一，参考四八四年正月）。

当拓跋英围攻南郑（陕西省汉中市）时，北魏帝拓跋宏下诏，命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动员战士六千人，增援南郑围城军，等攻克南郑后，即行回乡复员。高级咨询官（侍中）、兼国务院左执行长（兼左仆射）李冲上疏劝阻说：“秦川（陕西省南部）地势险恶，又跟羌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相邻。自从西部大军出动（指平南将军刘藻军），薪饷和粮秣不断运送。加上氐部落或其他少数民族叛乱，大军东征西讨，疲于奔命，连运送粮饷都要武装部队护送，迄今还不能停止。现在，又要预先派出边防军，孤单地悬挂在大山之外（秦岭南麓），虽然特别优待，而又许诺复员，恐怕军心仍然惊骇恐惧。万一南郑无法攻克，岂不徒然扰乱，如果逼使人民跟少数民族结合，事情如何发展，就难以预测。我的建议是：请密令各州，等攻克南郑之后，再行出发。以我愚昧的见解，甚至连这样做都不应该。为什么？只因西方道路危险，一条只能通过一个人的小径，就有一千华里之长（指褒斜谷）。军队深入疆域外的绝地，在四周全是敌人的包围之下，困守一个据点，敌人进攻，我们的援军不可能迅速到达，我们的粮秣吃尽，又不可能马上运送补充。古人有言：‘马鞭虽长，打不到马腹。’对于帝国而言，南郑就是马腹。而且，我们的国土广大，天下九州，已有八州（此指《禹贡》九州而言）。人民臣服的已有十分之九。还没有征服的，唯有瀚海沙漠以北（柔然汗国）和长江以南（南齐帝国）而已；捕获他们君王的日子，就在最近，何必迫不及待，一定要在今天。最好等到国土更为开拓，粮食更为充足，然后登台拜将，发动灭国性战争。而今，寿阳（安徽省寿县）、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距离这么近，都没有夺取，赭城（河南省方城县）、新野（河南省新野县），距离更只有几步路，都还没有归降。东战场既无力取胜防守，西战场又怎么能够靠远征军保护据点。如果一定要设立基地的话，我恐怕终于拱手送给敌人。其次，建都中原，跟贼寇（南齐帝国）的国土接近，正需要招募大量的敢死武士，扫荡江会（指南齐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如果现在轻率地派出孤军，把他们抛弃异域，使他们陷落覆没，恐怕以后大军出动之日，谁都害怕留守！想使他们拼死报效，势将无法办到。由此推论，不派军驻防南郑，才是上策。”拓跋宏同意。



五世纪·四九五年三月至五月　北魏帝拓跋宏北返

城阳王拓跋鸾等进攻赭阳（河南省方城县），各将领互相不服指挥，围攻一百余日（自去年【四九四年】十二月迄今），大家打算停止攻击，而只按兵不动，希望把守军困死。只有安南将军李佐单独进攻，昼夜不停，士卒死伤惨重。南齐帝萧鸾派太子宫右翼卫队长（太子右卫率）垣历生增援。北魏将领发现寡不敌众，无法拒抗，准备撤退，李佐单独挑战，率二千人迎击，大败。于是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前锋司令官（督襄阳前锋诸军事）卢渊等率各军撤退；垣历生追击，大破北魏军。垣历生是垣荣祖的堂弟（垣荣祖，参考四六六年正月八日）。南齐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郡长房伯玉等，又在沙堨（河南省南阳市南）击败北魏代理征南将军薛真度。（第七次南北大战到此结束）

拓跋鸾等前往瑕丘（山东省兖州市）晋见北魏帝拓跋宏，拓跋宏责备说："你们使帝国的声威受到挫败羞辱，论罪应该斩首。为了纪念迁都，特别从宽处理。"

五月一日，把拓跋鸾贬降一级，改封定襄县王，削减采邑五百户；卢渊、李佐、韦珍全部免官除爵，贬作平民；李佐更放逐到瀛州（州政府设

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市】)。薛真度因跟他的堂兄薛安都当初有献出徐州(州政府彭城)的功劳(参考四六六年十月),允许保留他的爵位和荆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州长(刺史)位置,其他兼职全部免除。拓跋宏说:"晋升的足够显示他的功勋,贬降的足够显示他的罪过。"

五月十五日,拓跋宏回首都洛阳,晋谒皇家祖庙。

五月十六日,拓跋宏削减多余官员的薪俸,支持国防军事费用。

五月十七日,拓跋宏主持"饮至典礼"(这是公元前六世纪之前的古礼,封国国君因出征或参加高阶层会议,回国之后,晋谒祖庙,举杯饮酒,是为"饮至典礼"),依照各人的功勋,颁发赏赐。

三、恢复攻击

四九六年,闰十二月,北魏帝元宏准备大举进攻南齐帝国,在清徽堂召见文武百官,说:"我把首都迁到中原,重大建设都粗略完成。只有南方盗寇(南齐帝国),还没有平定。我怎么能像近代一些君王,坐在深宫中的锦绣罗帐之内,不问世事?我现在决心南征,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动合适?最近,巫师们卜卦,都说:'这一次一定胜利。'这是国家大事,君臣们应该尽量说出各人的意见,不要认为我已经下定决心而吞吞吐吐,模棱两可。等到成了定案之后,又在背后有不同的看法。"李冲回答说:"凡军事行动,都该先讨论人事,再讨论天时。巫师占卜的结果,虽然大吉大利,可是人事上并没有妥善准备。迁都不久,秋季庄稼并不丰收,还不能发动战争。依我的意见,应等到明年(四九七年)秋季。"元宏说:"前年,我率军二十万南下,人事鼎盛,而天时不利。而今,天时虽然合适,又说人事不够充分。照你的话,是永远没有南征的日期。贼寇(南齐帝国)近在咫尺,将来势将给帝国带来忧患,我怎么可以自己安逸!如果明年(四九七年)秋季南征,不能传出捷报,你们都要受军法审判,不可不尽心。"

四九七年,夏季,六月七日,北魏帝元宏下诏动员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市】)、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等五州武装部队二十万人,准备进攻南齐帝国(首都建康)。

六月十二日,元宏把集结的武装部队编组为六个军团,分别指定担任

战斗或后备。

秋季，八月一日，元宏下诏：全国戒严。

八月十九日，北魏帝元宏在华林园阅兵。

八月二十五日，北魏南征大军自洛阳出发。元宏命任城王、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元澄留守京师（首都洛阳）；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李彪兼国务院财政部长（兼度支尚书），跟国务院执行长（仆射）李冲一同负责主持留守政府，处理政务。元宏命彭城王元勰（元宏的幼弟）当中军大将军，元勰辞让说："贵族和平民同时并用，是古代以来的正理。我是什么人？竟然屡次受到恩宠加官！从前，曹植一再请求担当大任，都被拒绝（参考二三一年七月）；而愚昧的我，没有请求，竟然得到，人生命运的坎坷、通达，为什么这般悬殊！"元宏大笑，握住元勰的手说："两个姓曹的（曹植和老哥曹丕）在文坛上都享盛名，因而互相嫉妒。我跟你则以品德为重，所以互相亲爱。"

南齐政府派带兵官（军主）、直阁将军胡松增援北襄城郡（河南省方城县）郡长成公期，进驻赭阳（北襄城郡郡政府所在城）；派另一带兵官（军主）鲍举增援西汝南兼北义阳二郡（二郡郡政府设舞阴）郡长黄瑶起，进驻舞阴（河南省泌阳县北）。

最初，北魏帝国迁都洛阳，荆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州长（刺史）薛真度劝告北魏帝元宏：应先夺取樊城（湖北省襄樊市汉水北岸）、邓县。薛真度率军进攻南阳（河南省南阳市），南齐帝国南阳郡郡长房伯玉击退这次进攻（此指前年【四九五年】四月沙堨之役）。元宏大怒，认为南阳是一个小郡，定要削平，遂亲率大军，直指襄阳（襄阳在南阳之南，两地航空距离一百二十公里）。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号称一百万，吹口哨的啸声，都使大地震动。

九月十七日，元宏留下几位将领围攻赭阳，而亲率主力南下。

九月十九日，元宏大军抵达南阳，乘夜袭击，占领外城。南齐南阳郡郡长房伯玉坚守内城。元宏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我现在扫荡天下，统一世界，不像从前那样，冬天来，春天走（指第四次南北大战，参考四九四年十二月至四九五年四月）。这一次如果不能攻克，绝不回到北方。你这座南阳城，首先阻挡六龙飞腾（《易经》：'时乘六龙以御天。'六龙，象征君王），我不得不最先攻取。长则一年，短则一月。或封侯，或斩首，由你自己选择，是祸是福，只在一念之间，应该仔

细考虑。而且，你有三项大罪，令你知道：你最初事奉萧赜（南齐帝国二任帝），受到非常宠信，不能一心回报，却向仇人（萧鸾）效忠，大罪之一。去年（四九六年），薛真度南下，你伤害了我部分军队，大罪之二。而今，皇上大驾亲临，你没有反捆双手，到大旗之下投降，大罪之三。”房伯玉派副带兵官（军副）乐稚柔回答说：“你们满腹贪欲，围攻本城，抱定决心，非攻克不可。我们是一群卑微的平常小民，得以抵抗天大的威力，真可以说是死得其所。我受武帝（二任帝萧赜）的提拔，岂敢忘记他的恩德。可是，继承帝位的人（三任帝萧昭业），德行上有严重的缺失，主上（五任帝萧鸾）入继大宗（萧鸾入继成为一任帝萧道成第三子），不仅是亿万人民的盼望，也是遵守武帝（二任帝萧赜）的遗令。所以我以微小的力量，效忠主上（五任帝萧鸾），不敢三心二意。从前，你们军队深入我国领土，抢劫骚扰边界人民，我只有勉励将士，尽到他们的责任。我反省我所做的，不应受到责备。”

宛城（南阳郡郡政府所在城，河南省南阳市）东南角小水沟上有一座桥，元宏率军经过。房伯玉派敢死武士数人，穿虎皮色彩衣服，戴虎头形状冠帽，埋伏桥下，发动突袭。元宏以及所带人马大为惊骇。紧急征召神射手原灵度支援，弓弦响处，敢死武士应声而倒，元宏才逃出一难。

九月二十三日，元宏从南阳（河南省南阳市）出发，留下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咸阳王元禧等继续围攻。

九月二十五日，元宏抵达新野（河南省新野县），南齐新野郡郡长刘思忌登城拒守。

冬季，十月三日，北魏军无法攻克新野，遂兴筑长墙，团团围住，元宏派人告诉守军说：“房伯玉已经投降，你们为什么要粉身碎骨？”刘思忌派人回答说：“城里兵马粮食多得很，没有时间跟你这个小蛮子对话。”北魏右军将军府秘书长（右军府长史）韩显宗率一支别动部队，驻防赭阳（河南省方城县）附近，南齐北襄城郡（郡政府赭阳）郡长成公期派直阁将军胡松（胡松增援驻守赭阳）率少数民族部队，攻击韩显宗营地，韩显宗竭力奋战，击破攻击，斩南齐低级军官高法援。稍后，韩显宗率军南下，在新野（河南省新野县）晋见元宏，元宏对他说：“你击破贼盗（南齐帝国），斩杀贼将（高法援），对我们的军威，增加很大声势。我正在进攻坚城，你为什么不公开传递捷报！”（公开传递捷报，术语称“露布”，把战胜消息写在布帛上，用竹竿举起，快马送往大本营，除了报告主帅外，还

希望天下皆知。）韩显宗说：“最近听说，镇南将军王肃俘虏两三个蟊贼或几匹驴马，都公开传递捷报。我在东观时（“东观”是皇家档案库，韩显宗文官出身，曾任皇家图书馆国史编撰官【著作郎】），私下常感羞耻。这次虽然仰仗陛下神威，得以击败丑陋蛮虏，但我本身的兵力太少，所以俘虏及斩杀敌人也太少。如果也用竹竿高举布帛，虚报功劳，既责备某人而又效法某人，罪恶要比某人更大，所以不敢去做，而只依照正规，层层转报。”元宏对他越发赞许。

南齐帝萧鸾下诏命徐州（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州长（刺史）裴叔业增援雍州（州政府襄阳）。裴叔业奏称：“鲜卑人（北魏军）并不愿意南征，而只喜爱抢劫。我们如果开辟第二战场，则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雍州贼寇的力量，自然分散。”萧鸾同意。裴叔业率军进攻虹城（安徽省五河县西北），俘虏男女四千余人。

十月二十日，萧鸾命太子宫顾问官（太子中庶子）萧衍、右军将军府军政官（右军司马）张稷增援雍州（州政府襄阳）。

十一月十一日，前军将军韩秀方等十五个将军投降北魏帝国。

十一月十四日，北魏南征军在沔北（汉水以北）击败南齐军，生擒将军王伏保等。

新野郡（河南省新野县）人张猪率居民一万余家，构筑栅栏防御工事，抵抗北魏南征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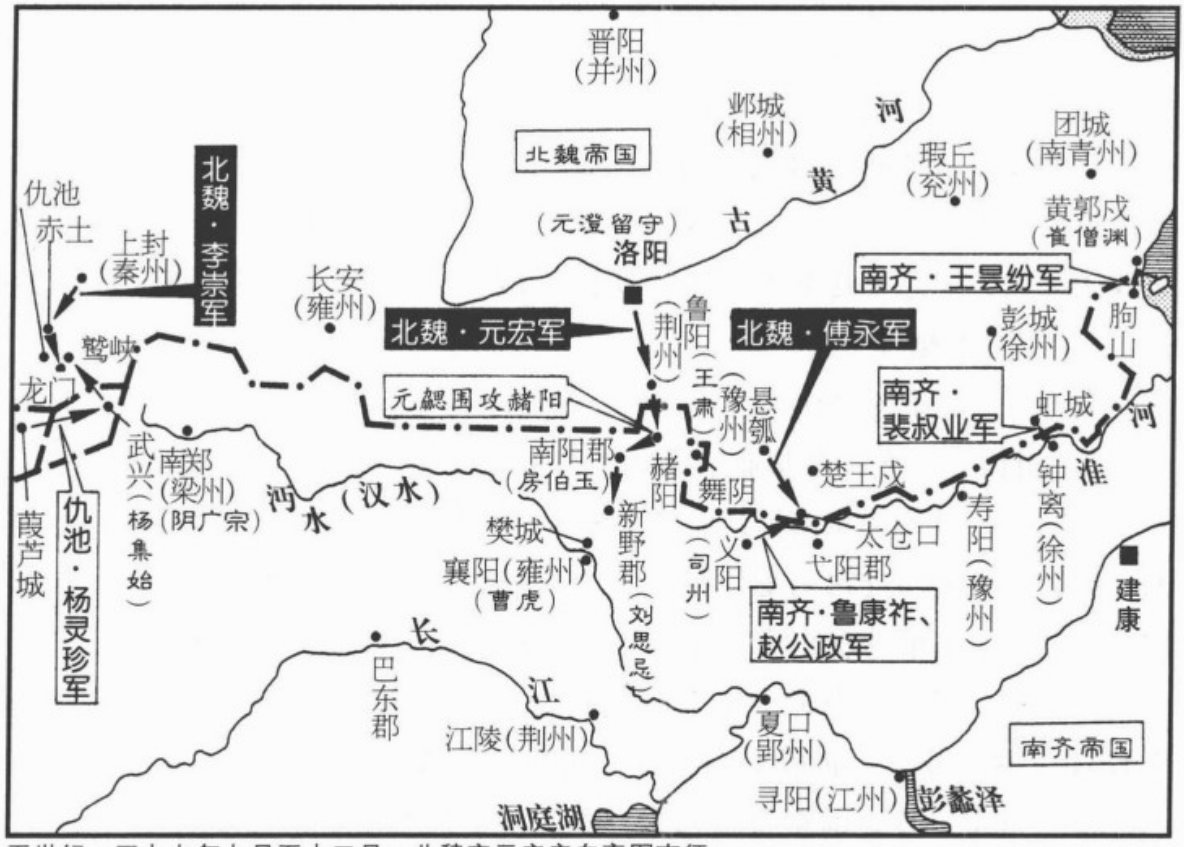
十二月七日，北魏军攻陷张猪大营。雍州州长（刺史）曹虎，跟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郡长房伯玉有过争执，感情并不和睦，所以救援行动，十分缓慢，军队一直停留樊城（襄樊市汉水北岸），不肯前进。

十二月二十四日，南齐帝萧鸾指派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崔慧景增援雍州，加授崔慧景军事符节，率步兵二万人、骑兵一千人，向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进发；雍州（湖北省北部）各军，全由崔慧景指挥。

十二月十七日，北魏帝元宏南下抵达沔水（汉水）河岸。

十二月二十五日，元宏返新野（河南省新野县）大营。

南齐将军王昙纷率一万余人，进攻北魏南青州（州政府设团城【山东省沂水县】）的黄郭戍（江苏省赣榆县）。北魏黄郭戍驻军司令（戍主）崔僧渊迎战，大破南齐军，王昙纷全军覆没。将军鲁康祚、赵公政率军一万人，攻击北魏太仓口（应在河南省息县境），北魏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州长王肃命秘书长（长史）、清河郡（山东省临清市）



五世纪·四九七年九月至十二月　北魏帝元宏亲自率军南征

人傅永，率武装战士三千人迎战。鲁康祚等扎营淮河南，傅永扎营淮河北，相距十余华里。傅永说："南方人喜爱深夜砍营袭击，一定在渡淮河之处，设置灯火，作为深浅标志。"于是，入夜之后，部队分为两翼，在营外埋伏，又在葫芦中储放燃料，派人秘密到淮河南岸，放在淮河深处，吩咐说："看见火起，就把它燃亮！"当天晚上，鲁康祚等果然率军渡淮河而北，砍营袭击，傅永伏兵尽起，前后夹击，鲁康祚等急行退到淮河岸边，而南岸灯火连绵，不知道应从什么地方横渡。于是，淹死及被杀数千人，北魏军生擒赵公政，并找到鲁康祚尸体，大胜而回。南齐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裴叔业攻击北魏楚王戍（河南省信阳市北），王肃再命傅永迎战。傅永派心腹将领飞奔前往楚王戍（河南省信阳市北），命把护城河填平，而乘夜在城外埋伏战士一千余人。天色拂晓，南齐裴叔业等抵达城东构筑阵地，打算用长墙包围。傅永的伏兵突袭裴叔业的殿后部队，击破裴叔业后军。裴叔业留下他的将领继续包围楚王戍，而自率精锐骑兵数千人，驰往支持殿后部队。傅永登上城楼，直望到裴叔业南行数华里之后，下令开门攻击，大破南齐围城军，俘获裴叔业的阳伞、团扇、仪队用

的鼓和他居住的帐幕，以及武器等一万余件。裴叔业进退失据，只好逃走。傅永左右将领打算追赶，傅永说："我们这些老弱残兵不满三千人，而裴叔业的兵势仍然鼎盛，他们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只是跳到我们圈套里罢了，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虚实，所以使他们丧胆，我们的收获已经够多，何必再追！"元宏派皇家礼宾官（谒者）就在战地擢升傅永当安远将军、汝南郡（悬瓠，河南省汝南县）郡长，封贝丘县男爵。傅永勇敢而有臂力，喜爱读书，能写文章，元宏常赞叹说："上马挥刀杀贼，下马提笔写公开告捷文书，文武全才，只傅永一人。"

四、涡阳之役·马圈之役

四九八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指挥官（统军）李佐攻击南齐帝国新野（河南省新野县）。

正月五日，李佐攻克新野，生擒南齐新野郡郡长刘思忌，问说："今天投降不投降？"刘思忌说："宁当南方的鬼，不当北方的官。"遂斩刘思忌。于是沔北（汉水以北）地区大为震动。

正月六日，南齐湖阳（河南省唐河县南湖阳镇）驻军司令（戍主）蔡道福，正月九日，赭阳（河南省方城县）驻军司令（戍主）成公期，正月十日，舞阴（河南省泌阳县北）驻军司令（戍主）黄瑶起，南乡郡（河南省淅川县南）郡长席谦，相继放弃城池，向南逃走。黄瑶起被北魏军俘虏，北魏帝元宏把他交给王肃，王肃把黄瑶起剁成肉酱，吞吃下肚（黄瑶起杀王肃的老爹王奂事，参考四九三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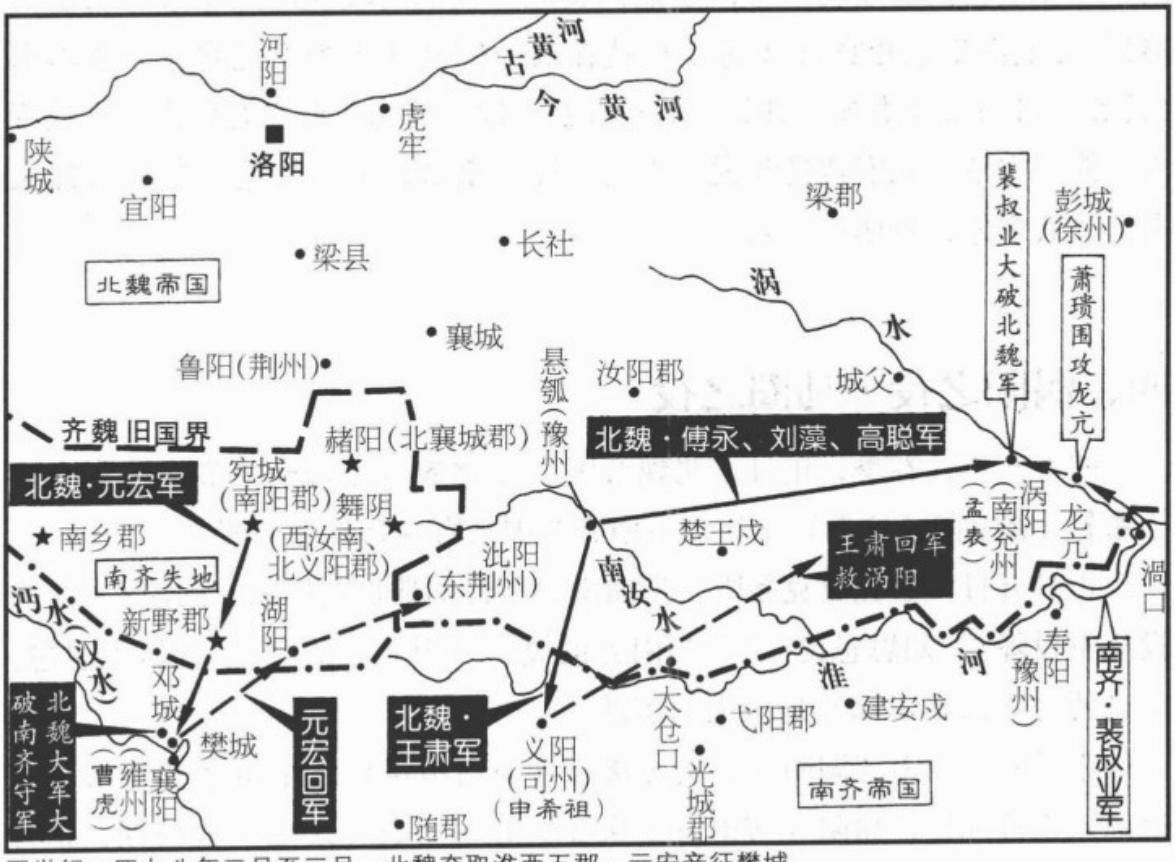
正月二十三日，南齐政府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增援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

二月一日，南齐帝萧鸾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萧惠休等增援寿阳（安徽省寿县）。

二月十二日，北魏军攻陷宛城（南阳郡郡政府所在城，河南省南阳市）北城，南齐南阳郡（郡政府设宛城）郡长房伯玉反绑双手，出面投降。房伯玉堂弟房思安在北魏政府当中央军令总监（中统军），不断为房伯玉哭泣请求，北魏帝元宏才赦免房伯玉一死（四六七年，房法寿投奔北魏帝国，后裔多数担任官职【参考该年八月】）。

二月十八日，元宏前往新野（河南省新野县）。

二月二十九日，元宏任命彭城王元勰“使持节”（一级权力）、南征各路大军总司令长官（都督南征诸军事）、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五世纪·四九八年二月至三月　北魏夺取淮西五郡，元宏亲征樊城

三月一日，南齐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崔慧景（参考去年【四九七年】十二月）、太子宫顾问官（太子中庶子）萧衍在邓城（湖北省襄樊市东北十公里）大败。当时，崔慧景抵达襄阳（雍州州政府所在县，湖北省襄樊市），而五郡已经陷落（五郡：南阳郡、新野郡【河南省新野县】、南乡郡【河南省淅川县南】、北襄城郡【赭阳，河南省方城县】、西汝南及北义阳郡【舞阴，河南省泌阳县北】），崔慧景、萧衍及带兵官（军主）刘山阳、傅法宪等，率五千余人向邓城进发。北魏骑兵数万人突然追及，南齐军登城固守。是时，南齐军只在早上吃过一顿饭，轻装备撤退，饥饿、恐惧、面无人色。萧衍打算出战，崔慧景说：“北魏军队从不在夜间围城，等天黑了，自会回军。”想不到北魏大军陆续抵达。崔慧景把守南门，竟秘密开拔逃走；其他诸军互不通知，各自单独行动，也纷纷逃走。北魏大军从北门入城，刘山阳率私人部队数百人断后，誓死奋战，一面抵

抗，一面脱离战场。崔慧景过闹沟（邓城南）时，官兵争先恐后、排挤踏践，桥梁突然崩塌。北魏军左右夹射，傅法宪被射杀，南齐士卒投入沟中而死的，尸体累累。刘山阳用军服和兵器填平闹沟，总算逃出一命。北魏帝元宏率大军追击，下午五时，抵达沔水（汉水）。刘山阳守城苦战（不知是什么城），天色黄昏，北魏军才撤退。南齐各军震恐，军心已乱，当天夜晚，全都下船，逃回襄阳（湖北省襄樊市）。

三月九日，北魏帝元宏率十万人主力军，仪仗队盛大华丽，包围樊城（襄樊市汉水北岸）。南齐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曹虎闭城自守。元宏驻马沔水（汉水）北岸，向南眺望襄阳，很久才返，前往湖阳（河南省唐河县南湖阳镇）。

三月三十日，元宏前往悬瓠（河南省汝南县）。

北魏镇南将军王肃攻击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南齐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裴叔业率军五万人，包围涡阳（安徽省蒙城县），以减轻义阳所受的压力。北魏南兖州（州政府涡阳）州长、济北郡（山东省平阴县）人孟表据守涡阳，城内粮食吃完，军民吃草木树叶树皮。裴叔业把所杀北魏士卒的尸体堆积起来，高有五丈，指给城里守军观看；另派带兵官（军主）萧璨等攻击龙亢（安徽省怀远县西北）。北魏广陵王元羽增援龙亢；裴叔业率军攻击元羽，大破元羽军，追击，俘虏元羽所有皇家符节。北魏帝元宏派安远将军傅永、征虏将军刘藻、代理辅国将军高聪增援涡阳，全受王肃指挥。裴叔业发动攻击，大破三路援军；高聪逃往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傅永集合残兵败将，慢慢向后撤退。裴叔业再度发动攻击，杀北魏士卒一万人，俘虏三千余人，以及武器、牲口、军用物资等，以千万计算。元宏下令捉拿三位将领，用囚车送到悬瓠（河南省汝南县）；赦免刘藻、高聪一死，贬逐到平州（州政府设肥如【河北省迁安县东北】）；剥夺傅永的官职和封爵；贬降王肃当平南将军。王肃上疏，请更派大军增援涡阳（安徽省蒙城县），元宏回答说："看你的意思，一定认为刘藻等刚刚败绩，部队军心难以再用。问题是，我派出的军队太少，不足以克制敌人，派出的军队太多，则警卫力量单薄。你要考虑：对于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如果应该解围，就应该立即解围；如果应该攻克，就应该立刻攻克。失掉涡阳（安徽省蒙城县），可是你的过失。"王肃遂解除义阳的包围，跟指挥官（统军）杨大眼、奚康生等率步骑兵十余万人，增援涡阳。南齐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刺史）裴叔业发

现北魏军声势强大，乘夜率军撤退；但撤退的第二天，行军途中，士卒因惊恐过度，霎时崩溃，四散逃跑。北魏军追击，杀伤人数之多，难以计算。裴叔业退回基地涡口（安徽省怀远县，涡水注入淮河处）。

夏季，四月十九日，北魏帝国动员州郡武装部队二十万人，预定八月中旬在悬瓠（河南省汝南县）集合。

秋季，七月，南齐帝（五任明帝）萧鸾逝世。

九月二十一日，北魏帝元宏得到南齐帝萧鸾逝世消息，下诏称："礼教规定，不攻击丧葬君王的国家。"下令南征大军停止攻击，撤退。

元宏患病，病势十分严重，十数日不能接见政府官员，左右只有彭城王元勰等数人。元勰在宫内照料诊疗及医药，在宫外总揽全国军事政务大权，远近对他都十分敬畏，所作裁决，大家心服口服，没有异议。右军将军、丹阳郡（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人徐謇（音 jiǎn）精于医术，当时留在首都洛阳。元勰紧急征召他到悬瓠，握住他的手，流泪说："你如果能治好至尊（元宏）的病，会有意外的厚重赏赐；如果不能，恐怕也会有难以预测的诛杀。不但面对荣耀、羞辱，而且面对生存、死亡。"元勰又在汝水（南汝河）河边，秘密兴建神坛，依照姬旦当年祷告方式，祷告天地神灵以及老爹六任帝（献文帝）拓跋弘，请求允许自己代替老哥元宏死亡。元宏病势稍轻。

九月二十八日，元宏从悬瓠出发北返，在汝水（南汝河）河边扎营，召集文武百官，使徐謇坐在上席，赞扬他的功劳，任命他当藩属事务部长（鸿胪卿），封金乡县伯爵，赏赐钱一万串（缗）；各亲王对徐謇则另行赏赐布帛，每人不下一千匹。

四九九年，春季，正月一日，南齐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兵团四万人，攻击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打算收复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去年（四九八年）失守的五郡。

正月六日，北魏政府派前将军元英抵御。

二月，陈显达攻击北魏帝国前将军元英，不断击败北魏军。陈显达进攻马圈城（河南省邓州市东北三十五公里），历时四十余日，城中粮食吃完，北魏守军饥饿，吃死人肉和生树皮。

二月二十七日，北魏守军放弃城池，突围逃走。南齐军斩杀及俘虏以千为单位计算。陈显达入城，将士拼命抢夺城中的绸缎，遂不能追击。陈

显达又派带兵官（军主）庄丘黑（庄丘，复姓）攻击南乡（河南省淅川县南），攻克。

北魏帝元宏对任城王元澄说："陈显达沿边骚扰，我如果不亲征，对他就无法克制。"

三月四日，元宏自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出发，命于烈主持留守政府。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宋弁兼国务院内政部长（兼祠部尚书），摄理国防部职务（摄七兵事），作为辅佐。宋弁对于公务熟练勤勉，但所受的恩宠待遇，低于李冲。

三月七日，元宏抵达梁城（河南省汝州市西）。南齐平南将军崔慧景进攻北魏顺阳（河南省淅川县东南），顺阳郡郡长、清河郡（山东省临清市）人张烈，登城固守。

三月八日，元宏派振威将军慕容平城率骑兵五千人增援。

三月二十一日，元宏抵达马圈，命荆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州长（刺史）、广阳王元嘉切断均口（均水注入汉水处，湖北省丹江口市）交通，堵住南齐大军退路。元嘉是拓跋建的儿子（拓跋建事，参考四四〇年四月）。

南齐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率军抵达均水西岸，据守鹰子山（河南省淅江县南丹水北岸），构筑阵地，军心震恐沮丧；跟北魏军接触，屡战屡败。北魏武卫将军元嵩脱下头盔，奋勇冲锋陷阵，将士随后跟进，南齐军大败。元嵩是任城王元澄的老弟。

三月二十二日，夜晚，南齐军带兵官（军主）崔恭祖、胡松用黑色幕幔，包住陈显达，几个人把他担起，从小路自分碛岭（湖北省丹江口市北），出均口，向南逃走。

三月二十三日，北魏军收拾陈显达遗留下来的军用物资，以亿为单位计算，都分别赏赐给将士；追击到汉水，班师。南齐左军将军张千战死，士卒死亡三万余人。

陈显达北伐时，大军自沔均口（即均口，均水注入汉水处，湖北省丹江口市）北上。广平郡（侨郡，湖北省老河口市西北）人冯道根建议说："沔均水（均水）流势紧急，前进容易，后退困难。魏军（北魏军）如果守住隘口，我们就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不如把所有船舰，都留在鄀城（广平郡郡政府所在城），大军登陆，步行前进，营垒相接，在震天战鼓声中挺进，一定可以破敌。"陈显达不肯接受。冯道根率他的私人军队，随大



五世纪·四九九年二月至三月　沔北之战·元宏亲征南齐攻势

军出征。后来，陈显达乘夜逃走，万山丛中，大军不知道山路，冯道根每走到险要之处，总是停下马蹄，指示路径；大军完全靠他，才获得保全。

三月二十四日，北魏帝元宏，病势沉重，北返。

夏季，四月一日，元宏在谷塘原（今地不详）逝世（年三十三岁）。

彭城王元勰和任城王元澄商议，因南齐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距离不算很远，恐怕回军突击，遂封锁死讯，不对外发布，把尸体放在卧车上（用六匹马拉动），只有这两位亲王和左右几个人知道。元勰出入内外，神色表情，跟平常没有分别，供应饮食，按时服药，裁决外面呈递的奏章，如同元宏在世。几天之后，抵达宛城（河南省南阳市），夜晚，把卧车拉到郡政府（南阳郡郡政府）大厅，才把尸体装入棺木，然后再把

灵柩抬上卧车（空无物时，称“棺木”、“棺材”；有尸体时，称“灵柩”），内外没有人知道。二位亲王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张儒携带皇帝（元宏）诏书，前往首都洛阳，召唤太子元恪；而把噩耗秘密通知留守政府总执行官于烈。于烈处理政务，举动没有一点不安。太子元恪抵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跟老爹的灵柩相遇，才发布死亡消息。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九部

18 南北乱成一团

萧元两家皇族比赛内屠

导　读

大分裂到了五世纪三〇年代，进入“南北朝时期”。最初以黄河为界，稍后南移，以淮河为界，最后再南移，以长江为界。北方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帝国统治，南方由中华人建立的四个帝国（南宋、南齐、南梁、陈），相继统治。

江河两岸虽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但激烈的窝里斗则一。尤其皇族内部——北朝、北魏的元姓皇族，南朝的四姓（刘、萧、萧、陈）皇族，他们越斗越恶，对血缘越近的金枝玉叶，下手越毒，互相砍杀，惨不忍睹。

欧洲各国也有激烈的窝里斗丑闻，但古代中国的窝里斗，不仅是“内斗”，而且是“内屠”。从公元前三世纪秦王朝的“灭九族”，到公元后十六世纪明王朝的“灭十族”，正是专制政治“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主要的行动原则。皇族的内屠，当然不能灭九族、十族，那将包括自己，但是却可以灭对方的那个支派及相关支派，决不留情。这样的传统，使人兴悲，也正是使我们急切地在文化中，寻找灾难的基因和改革之道的原因！

柏杨

二〇〇〇年三月三日台北

1

南齐帝国内乱

一、萧昭业庸劣

四八〇年，春季，三月一日，南齐帝（一任高帝）萧道成任命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西昌侯萧鸾当郢州（州政府夏口）州长（刺史）。萧鸾是萧道成的老哥、始安王（贞王）萧道生的儿子，自幼就是一个父亲早亡的孤儿，萧道成抱过来抚养，对他的恩情仁爱，超过对亲生之子。

四八二年，夏季，六月一日，南齐帝（二任武帝）萧赜封南郡王萧长懋（本年二十五岁）当皇太子。

四九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南齐帝国太子（文惠太子）萧长懋逝世（年三十六岁）。

萧长懋一向厌恶西昌侯萧鸾，曾对萧子良说："我心里就是不喜欢这个人，不知道什么缘故，只能说他没有福气。"萧子良为萧鸾解释辩护。后来，萧鸾夺取政权，萧长懋的子孙，全被屠杀，不留一人（参考四九八年正月。如果说因萧长懋厌恶萧鸾，萧鸾才杀萧长懋子孙，则一任帝萧道成爱萧鸾胜过亲生之子，萧鸾为什么也杀萧道成子孙？野心家只有一个法则：挡路就杀！管你有仇，或是有恩）。

夏季，四月十四日，萧赜封南郡王萧昭业（本年二十岁）当皇太孙，太子宫（东宫）文武官属，全部改为太孙宫官属。封太子妃、琅邪（白下建康城北）人王宝明当皇太孙太妃；南郡王妃（萧昭业正妻）何婧英当皇太孙妃。何婧英是何戢的女儿（何戢事，参考四八〇年十月）。

秋季，萧赜患病，命萧子良全副武装到延昌殿，加强戒备，萧子良命

萧衍、范云等担任禁军带兵官。

七月三十日，萧赜病势加重，忽然休克，而皇太孙萧昭业还没有入宫，内外惶惶不安，文武百官都已穿上丧服。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王融打算假传圣旨，命萧子良继承帝位，诏书的草稿已经写妥。萧衍对范云说："民间议论纷纷，都说宫中可能发生非常事变。可是，王融不是担当大事的人才，恐怕睁眼看着他失败。"范云说："忧国忧民，也只有王融。"萧衍说："忧国忧民，是打算当姬旦（周公）、姬奭（召公）？还是打算当竖刁、易牙（二人事，参考前一三〇年七月注）？"范云不敢回答。稍后，萧昭业入宫，王融全副武装，身披紫红罩袍，在立法院（中书省）厅前要道，阻止东宫（太孙宫）卫队进宫。一会工夫，萧赜悠悠转醒，问皇太孙（萧昭业）在哪里，才下令放东宫卫队入宫，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西昌侯萧鸾。顷刻之间，萧赜气绝，逝世（年五十四岁）。王融采取紧急措施，命萧子良的亲军接管宫城各门。萧鸾得到消息，骑马飞奔到云龙门（宫城【台城】东门），被卫士阻挡，萧鸾说："诏书叫我晋见。"推开卫士闯入，拥戴皇太孙萧昭业（本年二十一岁）登极（三任帝）。萧鸾命左右侍从把萧子良扶出金銮宝殿，指挥部属，警卫戒备，发号施令，声音响如洪钟，殿中所有官员士卒，没有一个不听从命令。王融知道他的阴谋无法实现，只好脱下武装，返回立法院（中书省），叹息说："王爷（萧子良）误了我的前程！"因此，萧昭业对王融，至为痛恨。

萧赜遗诏说："皇太孙（萧昭业）的品德日益增高，国家托付有人。子良（萧子良）应好好地用心辅佐，思考如何治理帝国。内外各种事务，不论大小，都要萧鸾参与，共同研究裁决。国务院（尚书）是国家的领导中心，完全交给右执行长（右仆射）王晏和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徐孝嗣。军事方面，则委任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瓌、薛渊等。"

萧赜在位时，留心政务，总揽全局，严格聪明，坚决果断；郡长县长都能长久任职，部属犯法，萧赜把御刀封交郡长县长，即行诛杀。所以五世纪八〇年代初至九〇年代初十一年间，南齐帝国人民，富足安乐，盗贼消失。然而，萧赜非常喜爱游乐饮宴，虽然对豪华浪费的举动，一直表示痛恨，可是他自己并不能避免。

萧昭业（三任帝）没有登上宝座时，大家一致认为萧子良可能取而代之，互相传播，天下喧腾。武陵王萧晔曾经在大庭广众中，高声宣称："如

果选择辈分高的，应该选我（萧晔是萧赜的老弟、萧子良的叔父），如果选择嫡长子，应该仍维持皇太孙（萧昭业）。”萧昭业深受这位祖叔父的庇护。直阁将军周奉叔、曹道刚是萧昭业的心腹将领，萧昭业命他们同时管辖金銮宝殿直属警卫营。过了几天，萧昭业再命曹道刚当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郎）。

最初，西昌侯萧鸾深受一任帝（高帝）萧道成的钟爱（参考四八〇年三月），萧鸾性情节俭，生活朴素，车马衣服，仪队随从，跟寒门民家一样；历次官职，都愉快胜任。所以，二任帝（武帝）萧赜对他也十分敬重。萧赜遗诏，命竟陵王萧子良辅佐新主，而用萧鸾主持国务院（知尚书事）。萧子良素来仁爱忠厚，不喜爱烦琐的事务，所以特别推荐萧鸾。萧赜遗诏上说：“内外各种事务，不论大小，都要萧鸾参与，共同研究裁决。”就是萧子良的主张。

萧昭业从小由萧子良的正妻袁女士抚养长大，袁女士待他非常慈爱。可是，自从王融阴谋夺嫡，萧昭业对这位叔父深为忌恨。萧赜的尸体移到太极殿时，萧子良住立法院（中书省）；萧昭业派虎贲警卫指挥官（虎贲中郎将）潘敞率武装战士二百人，驻守太极殿西阶，严加戒备。等到萧赜的尸体装入棺木，大家正式穿上丧服之后，各亲王纷纷出宫，萧子良请求停留到下葬那天，萧昭业不准。

八月四日（原文误置于七月，据《南齐书》改），新皇帝萧昭业，声称奉祖父遗诏，任命武陵王萧晔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与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同时当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西昌侯萧鸾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太孙宫总管（太孙詹事）沈文季当中央军事总监（护军将军）。

八月五日，任命竟陵王萧子良当太傅（上三公之二）；人民所欠三种捐税（“三调”：米捐、布捐、杂物捐），一律免除，不再追讨。减少饰物管理局（御府）库藏以及皇家田庄、宅第、矿场、熔炼厂；再减少关卡税收。从前，免除捐税的诏书都是表面文章，政府照样严厉征收。现在西昌侯萧鸾当权，为了广布恩德，一切严格执行，人民大为喜悦。

南齐帝（三任）萧昭业聪明敏捷，反应迅速，容貌清秀，举止优雅，谈论应对，十分得体，无论是悲哀或欢乐，都比别人强烈。因此，做祖父的二任帝萧赜对他异常宠爱。但萧昭业有另外的一面，他精于伪装，外貌善良忠厚，内心阴狠卑鄙，跟左右一些素质低劣的人混在一起，衣食不分，

起床睡觉，都挤在一起。

萧昭业当南郡王时，跟随叔父竟陵王萧子良住在西州（建康城西）。萧昭业的老爹、皇太子（文惠太子）萧长懋常常约束他的行动，限制他的费用。萧昭业就向有钱的富有之家秘密借贷，没有一个人胆敢拒绝。萧昭业还另外制造一副钥匙，三更半夜，打开京畿总卫戍司令部（设西州城）后门，跟左右侍从，到各军营去荒淫欢宴。亲王师傅（师）史仁祖、教师（侍书）胡天翼无可奈何，互相商议说："如果我们把这种事报告皇上（萧赜）或皇太子（萧长懋），事情恐怕难以收拾。如果王爷（萧昭业）在军营之中，被人揍了一顿，或被野狗咬了一口，我们不但本身要获罪，恐怕全家都要受牵连。我们已经七十，还能再活几年！"几天之内，二人先后自杀。可是，萧赜、萧长懋却不知道原因。萧昭业对他宠信的左右侍从，都预先封爵任官，空口无凭，还写在黄纸上，命当事人装到口袋里，随身携带，承诺一旦坐上宝座，全部兑现。

老爹萧长懋卧病在床以及后来逝世，萧昭业一直满面愁容，悲泣哀号，连身体健康，都受到伤害；看见他的人，都感动得哭出声音。可是萧昭业一回到私宅，立刻笑逐颜开，大吃大喝，纵情取乐。常教女巫杨女士向上天祈祷，祈祷祖父（萧赜）、老爹（萧长懋）快快死掉，好使他早日登极。后来，老爹（萧长懋）逝世，萧昭业认为是杨女士的巫蛊成功，就更加敬重信任。萧昭业既被封皇太孙，祖父（萧赜）有病，又命杨女士祈祷。当时，他的正妻何婧英仍留在西州（京畿总卫戍司令部所在，建康城西），祖父病势转重时，萧昭业写信给何婧英，信纸中央写一个大"喜"字，环绕大"喜"字四周，写三十六个小"喜"字。

萧昭业在祖父（萧赜）病床之前，眼望祖父病容，每说一句话，眼泪就忍不住流下。祖父认为这个孙儿善良忠厚，一定可以担负帝国的重任，因而对他说："我死之后，五年之内，国家大事，全部托付宰相，你不要过问。五年之后，你要亲自处理，不必再交给别人。如果你做不出成绩，也没有遗憾。"临死时，萧赜握住孙儿的手，衰弱地说："如果还想念你老祖父的话，应该把事做好！"即行断气。等到尸体入棺（还没有安葬），萧昭业就把祖父（萧赜）的歌星舞女叫来，演奏各种音乐。

萧昭业坐上宝座十余日，就逮捕王融，交付最高法院（廷尉）审判。命总监察官（中丞）孔稚珪控告王融："阴险、浮躁、轻率、狡狯，招降纳叛，恶意批评政府。"王融向竟陵王萧子良求救，萧子良忧愁畏惧，不敢

过问。萧昭业遂命王融在狱中自杀，时年二十七岁。

最初，王融打算结识东海郡（侨郡，江苏省镇江市）人徐勉，托了很多人请徐勉到京师（首都建康）见面，徐勉对人说："王融的名望太盛、地位太高，可是见解太浅，很难推心置腹。"不久，王融惹下大祸；徐勉遂因这个缘故，声名远播。太学学生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魏准才华洋溢，深受王融赏识。王融打算拥护萧子良，魏准鼓励王融全力以赴。另两位太学学生虞羲、丘国宾暗中议论说："萧子良缺少才华，王融又没有决断能力，失败就在眼前。"等到王融被杀，南齐帝萧昭业命立法院（舍人省）把魏准叫去盘问，魏准惊慌恐惧，竟被吓死，尸体发青，当时人认为胆被吓破。

九月十三日，南齐帝萧昭业追尊老爹（文惠太子）萧长懋谥号文皇帝，祭庙称世宗。

二任帝（武帝）萧赜的灵柩，将在东府（建康城南，宰相府）前秦淮河上船。萧昭业送到皇城端门（南门）之内，丧车还没有出端门，萧昭业就声称有病，迫不及待地回宫，刚踏进宫门，就在殿内演奏外国音乐。皮鼓、铜铃的声音，响彻内外。

四九四年，西昌侯萧鸾暗中准备罢黜南齐帝（三任）萧昭业（本年二十二岁），另行拥护一位明君。因而把前任镇西将军府（随王萧子隆当镇西将军）首席军事参议官（镇西咨议参军）萧衍纳入自己的小圈圈，共同计划。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刺史）、随王萧子隆性情温和，有文学才能。萧鸾打算征召他，但怕他拒绝。萧衍说："萧子隆虽然有美好的声誉，其实见解平庸，行为顽劣，身边并没有智囊。充当打手的只有军政官（司马）垣历生、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郡长卞白龙，而这两个人却唯利是图，如果贿赂他们一个显耀的高官，一定肯来；剩下萧子隆，一封信就可以了。"萧鸾采纳，征召垣历生当太子宫左翼卫队司令（左卫率）、卞白龙当游击将军，两人果然同时抵达京师（首都建康）。接着，征召萧子隆当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抚军将军。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崔慧景是一任帝（高帝）萧道成、二任帝（武帝）萧赜的旧部，萧鸾怀疑他不听指挥，遂命萧衍当宁朔将军，驻防寿阳。崔慧景大为恐惧，穿上罪人穿的白色衣服，出城迎接。萧衍慰问崔慧景，使他安心。

南齐帝萧昭业宠信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綦毋珍之（綦毋，复

姓）、朱隆之，直阎将军曹道刚、周奉叔，宦官徐龙驹等。綦毋珍之所有建议及人事上的推荐，萧昭业没有一件拒绝，无论中央重要官职或地方重要官职，綦毋珍之都先跟当事人谈妥价钱，所以只一个月左右，他的财富已累积到千两黄金。綦毋珍之随时索取政府财物，指派差役，从不用皇帝诏令。有关官员甚至相互警告："宁可以不听皇上圣旨，不可以违背立法官（舍人綦毋珍之）命令。"萧昭业任命徐龙驹当寝殿随从官（后阁舍人）；徐龙驹经常住含章殿，头戴黄纶帽，身披貂皮袍，面向南方（皇帝面向南方），坐在案旁，在臣属奏章上代替皇帝批示。伺候的人分立左右，跟伺候皇帝，没有两样。

萧昭业自从把祖父、二任帝萧赜安葬后，就跟左右侍从，换上平民衣服出宫，走遍大街小巷。尤其喜爱在老爹萧长懋墓园（崇安陵）的隧道中，互相投掷泥块，或比赛跳高，做出各种下流游戏，认为是一大乐趣。萧昭业随意赏赐左右侍从，动辄数十万、数百万。每看到钱，就说："我从前想你一个都想不到手，现在可是没人管我怎么用你了。"祖父二任帝萧赜在位时，国库存款有五亿万，宫库存款也超过三亿万，金银布匹绸缎，更多到无法计算。萧昭业登极不到一年，几乎全部用光。萧昭业曾经到御衣管理局（主衣）仓库，命他的皇后何婧英和宠爱的小老婆群，把贵重宝物玉器，互相投掷，全都破碎，用来大笑大乐。萧昭业跟祖父萧赜最宠爱的小老婆霍女士通奸（霍女士是萧昭业的庶祖母），改称徐姬。政府大小事务，完全交给西昌侯萧鸾裁决。萧鸾好几次直言规劝，萧昭业都不理会；并且开始忌恨，打算除掉萧鸾。因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鄱阳王萧锵（音 qiāng。萧昭业的叔祖父），一向受萧赜的厚待，萧昭业秘密询问萧锵，说："你有没有听到，萧鸾对我有什么批评？"萧锵性情和平谨慎，回答说："萧鸾在皇族中，年纪最大，而且受先帝（二任萧赜）托孤，我们的年纪都很小，政府只有依靠萧鸾一人，请陛下不要忧虑。"萧昭业回宫，对徐龙驹说："我打算跟叔公（萧锵）联手制伏萧鸾，叔公既不同意，我不能单独去干，随他去一段时间。"

皇城保安司令（卫尉）萧谌是二任帝萧赜的族侄。萧赜在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时，萧谌已是心腹（萧赜任郢州总部执行官【行事】，参考四七七年六月）。萧赜登极，萧谌一直主管宫廷禁卫工作，机密情事，没有一件没有参与。征南将军府首席军事参议官（征南咨议）萧坦之跟萧谌是一族，曾经当过太子宫直阎将军，很受皇太子（文惠太子）

萧长懋赏识。萧昭业因为二人是祖父和老爹的旧人，所以对他们十分亲切信任。萧谌有时因紧急事情，请假出宫外宿，萧昭业一夜都睡不着觉，等到萧谌回宫，萧昭业才安心。萧坦之得以出入后宫，萧昭业所做下流游戏娱乐，萧坦之都在一旁。萧昭业每次酩酊大醉，常常脱得赤身露体，萧坦之就扶住他，百般劝解。西昌侯萧鸾每次要规劝时，萧昭业在深宫不出来，只有请萧谌、萧坦之直接入宫，才能转达。

皇后何婧英同样淫荡荒唐，跟萧昭业左右侍从杨珉通奸，二人夜间同床，白天相守，俨然一对夫妇。但何婧英跟萧昭业也很亲热恩爱，所以萧昭业对她十分放纵；把何婧英的家人亲戚，迎进皇宫，住在耀灵殿。寝殿大门，整夜大开，宫内宫外，混乱成一团，不再有内外分别。西昌侯萧鸾命萧坦之入宫，奏请诛杀杨珉，何婧英在座，泪流满面，说："杨珉是个可爱的少年郎，没有犯罪，怎么可以冤枉杀人？"萧坦之附到萧昭业耳朵上，低声说："外面都说杨珉跟皇后有一段情，事迹昭彰，远近都知，不可不杀。"萧昭业不得已，批准，一会工夫，又下令赦免，可是刽子手已经行刑。萧鸾又奏请斩徐龙驹，萧昭业也不能违背，只好处死，但对萧鸾忌恨已深。萧谌、萧坦之眼看萧昭业疯狂放荡，一天比一天严重，没有改善的可能性，恐怕大祸一旦发生，牵连自己，遂改变立场，回头来曲意附和萧鸾，劝萧鸾罢黜萧昭业，另立明君；秘密充当萧鸾的耳目，侦察萧昭业的行动，萧昭业却被蒙在鼓里。

直阁将军周奉叔仗恃他的勇猛和皇帝对他的宠爱，任意凌辱三公和部长级高官。身藏单刀二十把，出入禁宫，守门的禁卫军官，不敢阻止。周奉叔常对人说："我认识你，我的刀不认识你。"萧鸾对他非常顾忌，命萧谌、萧坦之游说萧昭业，命周奉叔离开京师（首都建康），作为外援。

正月二十三日，萧昭业下诏任命周奉叔当青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沉积小岛】）州长（刺史），曹道刚当中军将军府军政官（中军司马）。周奉叔请求封自己一个千户侯爵，萧昭业允许。萧鸾认为不可以，因而改封曲江县男爵，采邑三百户人家。周奉叔暴跳如雷，在大庭广众中手舞单刀，翻脸大骂；萧鸾向他解释安慰，周奉叔才勉强接受。周奉叔向萧昭业辞行后，将要前往青州到任，他所统率的军队已经先行出发。萧鸾与萧谌宣称皇上传话，命周奉叔前往国务院（尚书省）；周奉叔抵达后，埋伏的武士发动突击，把周奉叔殴杀。然后报告萧昭业："周奉叔侮辱政府。"萧昭业不得已，批准奏章。

溧阳（江苏省溧阳市）县长、钱唐（浙江省杭州市）人杜文谦在萧昭业还是南郡王时，当过萧昭业的教师（侍读）。在殴杀周奉叔之前，曾经游说綦毋珍之："天下事已非常明显，灰尘吹尽，粉末消散，不过是早晚之间的事，不早早自救，我们这些人一个不剩！"綦毋珍之说："有什么办法？"杜文谦说："先帝（二任帝萧赜）旧部多数被逐出京师（首都建康）；现在征召他们回来，谁不慷慨效力！最近听说：王洪范跟禁卫军将领万灵会等在一起谈话，都卷起袖子，手擂座床。你应该秘密通知周奉叔，使万灵会等捕杀萧谌，则禁卫军就可全部掌握（萧谌当时官职是首都卫戍司令部军政官【卫军司马】兼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卿】）。然后挥军进入国务院（尚书省，在云龙门【宫城东门】内），干掉萧鸾，不过两个刽子手就够了。而今，起事也是死，不起事也是死，两种死法，一样死亡，为什么不为国家死！如果迟疑不决，再拖延几天，萧鸾宣称他奉到皇上指令教我们自杀，连爹娘都要断送，而这事就在眼前。"綦毋珍之不能接受。等到萧鸾诛杀周奉叔，同时逮捕綦毋珍之、杜文谦，斩首。

秋季，七月，南齐帝国内斗白热化。西昌侯萧鸾既然诛杀徐龙驹、周奉叔，三姑六婆从民间进宫，多少传播一些萧鸾将发动政变的消息。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何胤是皇后何婧英的叔父。南齐帝萧昭业对他十分信赖，命他在宫廷和政府值班。萧昭业打算诛杀萧鸾，命何胤负责执行。何胤不敢接受，又不敢不接受，和了一阵稀泥之后，最后仍是建议：再观察一个阶段；萧昭业再次停止。但萧昭业仍打算把萧鸾调到西州（西州，建康城西，京畿总卫戍司令部【扬州刺史】所在。萧昭业可能只打算免除萧鸾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而调任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于是，萧昭业所下达的指令，从此不再征求萧鸾的意见，也不再交给他执行。

这时，萧谌、萧坦之掌握军权；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王晏总管政府机要（总尚书事）。萧谌秘密召见各亲王的收发官（典签），严厉吩咐："不准亲王们跟外界人物接触。"萧谌既是皇帝的亲信，而又长久当权，大家对他，既畏惧而又尊敬，所以全都接受命令。

萧鸾把他罢黜萧昭业的计谋告诉王晏，王晏立刻同意。萧鸾再告诉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徐孝嗣，徐孝嗣也立刻同意。骠骑将军府机要军事参议官（骠骑录事）、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乐豫对徐孝嗣说："外边议论纷纷，好像要发生伊尹、姬旦的事（公元前一七四八年，伊尹罢黜商王朝三任帝子仲壬。公元前一一一六年，姬旦罢黜周王朝二任王姬诵【姬

旦罢黜姬诵一事，有人否认，有人肯定，乐豫显然认为确有其事】）。你身受武帝（二任帝萧赜）厚恩，接受他托付后事的重任，恐怕不应该参与这种事情。从前，人们讥笑褚渊（参考四七九年四月），至今都对他轻视。”徐孝嗣心里认为他说得对，但不能接受。

萧昭业也听到风声，问萧坦之说：“有人说萧鸾跟王晏、萧谌，联手赶我下台，好像不是空穴来风，你听到些什么？”萧坦之说：“天下哪有这种怪事，谁闲着无聊，去罢黜天子？政府官员不可能造这种谣言，定是那些三姑六婆胡说八道，怎么可以相信！皇上如果无缘无故除掉这三个人，谁还敢自保没有生命之忧！”

直阎将军曹道刚察觉到宫外正酝酿一种风暴，遂秘密部署，可是不能先发制人。当时，始兴郡（广东省韶关市）郡长（内史）萧季敞、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郡长萧颖基都内调中央。萧谌打算等二人抵达京师（首都建康），借着他们所带军队的声势，再采取行动。萧鸾恐怕夜长梦多，告诉萧坦之，萧坦之立即警告萧谌说：“罢黜天子，自古以来是一件大事。最近听说，曹道刚、朱隆之等已经起疑。你这位皇城保安司令（卫尉），明天如果还不发动，以后便再没有机会。我有百岁高龄的娘亲，怎么能坐在这里等待大祸来临？我会另谋生路，先救自己（威胁将向皇帝检举）！”萧谌大为惊恐，决定第二天（七月二十日）发动。

七月二十日，萧鸾命萧谌率军直入皇宫，入宫之后，萧谌首先遇到曹道刚及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朱隆之，立即把二人诛杀。后宫值日官（直后）徐僧亮得到报告，怒不可遏，对大家高声呼喊：“我们受恩深重，今天一死报答！”萧谌再斩徐僧亮。萧鸾身穿铠甲，外罩朱袍，率军自国务院（尚书）进入云龙门（宫城东门），因恐惧过度，双腿发抖，好不容易进入云龙门，鞋子已掉下三次。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都在萧鸾之后，紧紧跟随。萧昭业这时正在寿昌殿（萧赜所建，日常生活在此），听到外边发生情况，仍把萧谌当做心腹，秘密写下数字，派人送给萧谌求救；又下令禁宫所有殿阁，完全关闭，等待援军。霎时间，萧谌率军进入寿昌阁，萧昭业这才发现他的救星竟是索他性命的叛徒，于是逃跑，躲到徐姬（即祖父萧赜小老婆霍女士）房间，拔剑自杀，然而却下不了狠心，割不断咽喉，遂用缎带缠住脖子，乘小轿去延德殿。萧谌先一步赶到，殿上禁卫军手拿弓箭盾牌，准备攻击，萧谌对大家说：“我要逮捕的是另一个人，你们不必插手。”禁卫军一向隶属萧谌，听了他的话后，

全都相信。等到萧昭业抵达，大家都想奋勇一战，但萧昭业却不说一句话，反而直奔延德殿西边小巷。萧谌追上，砍下萧昭业人头（年二十二岁），命人把尸首抬到宫外徐龙驹家宅，用亲王的礼仪安葬。徐姬（霍女士）以及萧昭业所宠信的弄臣，全都处死。

萧鸾既杀萧昭业，想到必须有一项皇太后王宝明的诏令，这场弒君政变，才能合法化。正思虑间，徐孝嗣已从衣袖里掏出来呈上，萧鸾大为高兴。

七月二十一日，萧鸾用皇太后王宝明的名义发布诏令，追贬萧昭业当郁林王、贬皇后何婧英当郁林王妃；迎接新安王萧昭文继位。

七月二十五日，新安王萧昭文登极（四任帝），年十五岁。任命西昌侯萧鸾当骠骑大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晋封宣城郡公爵。大赦。改年号延兴（之前是隆昌元年，之后是延兴元年）。

二、萧鸾邪恶

四九四年，秋季，八月，南齐帝国政府任命始安王萧遥光当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但不到任。萧遥光是萧鸾的老哥萧凤的儿子。萧鸾阴谋夺取皇帝宝座，萧遥光极力赞成。所有大的诛杀或特别赏赐，萧遥光都参与决策。

八月六日，任命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郎）萧遥欣当兖州（州政府设淮阴【江苏省淮阴市】）州长（刺史）。萧遥欣是萧遥光的老弟。萧鸾打算大量培养党羽，所以加以任用。

三任帝萧昭业被罢黜诛杀后，鄱阳王、宰相（司徒）萧锵（音 qiāng）事先并不知道这项阴谋。等到形势已成，宣城公爵萧鸾已完全掌握权力，无论政府和民间，都知道萧鸾野心勃勃，将夺取帝位。可是，萧锵每去拜访萧鸾，萧鸾都受宠若惊，“趿拉”（脚后跟悬空）着鞋，迫不及待地奔到车旁迎接。谈到时局的艰难和国家的前途，沉痛悲切，一面说一面流泪。因此，萧锵深信萧鸾忠贞不二。宫廷和政府各单位都倾心萧锵，鼓励萧锵入宫，动员军队（把皇帝掌握在手，下诏调动），接管政权。兵工厂长（制局监）谢粲游说萧锵和随王萧子隆，说：“两位王爷乘坐油布包装的平民小车，只要进入皇宫，把皇帝（萧昭文）请到金銮宝殿之上，叫他发号施令。我们这些武官，就立刻关闭宫城城门，守卫全体进入紧急状态，谁敢反对！东城（建康城南，宰相府）的人自会起来逮捕萧鸾！”萧子隆决

定接受这项计划，立即行动。但萧锵认为：宫廷禁卫军目前握在萧鸾之手，自己力量单薄，恐怕事情难以成功；因此，一直犹豫不决。骑兵队长（马队主）刘巨是二任帝（武帝）萧赜的旧部属，晋见萧锵，请求单独对话，诚恳地叩头，请求萧锵立刻发动。萧锵下令备车入宫，可是又折回内宅，向娘亲陆太妃辞别，延误到傍晚，还没有动身。收发官（典签）听到密谋，报告萧鸾。

秋季，九月二日，萧鸾派军队两千人，包围萧锵住宅，诛杀萧锵（年二十六岁），然后再诛杀萧子隆（年二十一岁）以及谢粲等。当时，二任帝（武帝）萧赜儿子中，以萧子隆的体格最强壮，有能力才干；所以萧鸾对他尤其畏惧。

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晋安王萧子懋听到萧锵、萧子隆被杀，打算起兵讨伐萧鸾，对王府警卫官（防阁）、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陆超之说："事情成功，皇家祖庙获得平安；事情不成，仍是一个仗义而死的鬼魂。"另一王府警卫官（防阁）、丹阳郡（首都建康）人董僧慧说："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虽小，刘骏（南宋帝国五任帝）曾经用它的力量，登上皇帝宝座（参考四五三年三月至五月），如果动员军队，东下直指京师（首都建康），调查前任帝（三任萧昭业）死因，谁能抵抗？"萧子懋的娘亲阮女士仍留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萧子懋秘密派人携带信件，前往迎接；阮女士嘱咐她的同母异父老哥于瑶之暗中准备应变。于瑶之却奔向宣城公爵萧鸾告密。

九月四日，南齐帝（四任）萧昭文加授萧鸾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假黄钺），内外戒严。派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王玄邈讨伐萧子懋；又派带兵官（军主）裴叔业跟于瑶之先行袭击寻阳（江西省九江市），裴叔业宣称奉派担任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军政官（司马）。萧子懋知道密谋已经泄露，派军三百人，进守湓城（九江市【寻阳东】）。裴叔业越过湓城，逆流而上，等到半夜，回军急攻湓城；城防军事参议官（城局参军）乐贲打开城门，迎接中央部队。萧子懋得到消息，率领总部（军区司令部及州政府）所属武装部队，登城固守。萧子懋部属很多是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人（萧子懋原是雍州州长，参考本年【四九四年】正月一日），十分骁勇，愿意全力应战。裴叔业感到畏惧，于是命于瑶之前往游说萧子懋，保证说："你回京师（首都建康）之后，免不了当一个没有实权的闲散官，照样安享荣华富贵。"萧子懋既没有挥军作

战，军心已经沮丧，而此时，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于琳之，是于瑶之的老哥，游说萧子懋，用重金贿赂裴叔业，就可以免掉大祸。萧子懋派于琳之前往行贿，于琳之遂向裴叔业呈献谋杀萧子懋密计。裴叔业派带兵官（军主）徐玄庆率四百人随于琳之进入州城，州政府官员霎时逃走一空。于琳之尾随二百人之后，手拿佩刀，进入王府后院，萧子懋这才警悟他被出卖，诟骂说："畜生，你怎么忍心下手（于瑶之、于琳之，是萧子懋的娘舅）！"于琳之用袍袖遮住自己的脸，命人斩萧子懋（年二十三岁）。王玄邈生擒董僧慧，就要处决，董僧慧说："晋安王（萧子懋）起兵勤王，我参加这项密谋，能为主人而死，死而无恨。但我请求准许我把晋安王（萧子懋）安葬之后，自行投案，任凭烹煮。"王玄邈被他的道义感动，把情形报告萧鸾，赦免一死，发配到东郊铁矿场（东冶）做苦工。萧子懋的儿子萧昭基，年才九岁，在二寸见方的绢布上，写下事变消息，还附五百钱，送给董僧慧。绢布和五百钱辗转都送到董僧慧手上。董僧慧看了小娃的信，说："这是郎君手书！"悲恸大哭，逝世。于琳之劝陆超之逃亡。陆超之说："人都有死，死并不可怕，我如果逃亡，辜负晋安王（萧子懋）平日的恩情，恐怕受到田横客人的耻笑（田横客人事，参考前二〇二年五月）。"王玄邈想把他囚禁起来，送回京师（首都建康），陆超之在家端坐，等候命令；他的一个门生，认为诛杀他可以得到富贵，于是在背后突然挥刀，砍下人头；人头虽然落地，身体并不仆倒，王玄邈厚厚地把他安葬。在安葬时，凶手门生也帮助抬棺，棺木忽然坠下，正巧压到凶手门生的头上，凶手门生脖子折断，当场死亡。

萧鸾对帝国若干亲王，发动诛杀。派平西将军王广之袭击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刺史）、安陆王萧子敬。王广之到欧阳（江苏省仪征市东闸口），派部将济阴郡（南济阴郡，江苏省睢宁县）人陈伯之当前锋。陈伯之抵达时，正碰上早晨开城，陈伯之单独进城，斩萧子敬（年二十三岁）。

萧鸾又命徐玄庆从寻阳（江州州政府所在城，江西省九江市）继续西上，诛杀各亲王。临海王萧昭秀当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西翼警卫指挥部秘书长（西中郎长史）何昌宇当州政府执行官（行州事）。徐玄庆抵达江陵，打算行使全权，先斩萧昭秀。何昌宇说："我受中央政府的委任，辅佐外藩。殿下（萧昭秀）并没有过错，阁下一人单独前来，我怎么敢把人交给你！如果中央政府一定要殿下（萧昭秀）如何如何，我自

应上奏，等候更进一步指示。”萧昭秀因此得以保住性命，返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何昌宇是何尚之的侄儿（何尚之，参考四二四年正月）。

萧鸾任命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郡长孔琇之当郢州（州政府夏口）执行官（行郢州事），打算叫孔琇之诛杀晋熙王萧锺（郢州州长）。孔琇之推辞，萧鸾不准；孔琇之绝食而死。孔琇之是孔靖的孙儿（孔靖事，参考四〇三年八月）。

裴叔业自寻阳（江西省九江市）乘胜向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挺进，打算诛杀湘州州长、南平王萧锐。王府警卫官（防阁）周伯玉在大庭广众中，高声呼喊：“裴叔业来湘州，不是天子（四任帝萧昭文）的旨意。现在，击斩裴叔业，集结军队，起兵勤王，谁敢反抗！”萧锐的收发官（典签）喝令左右武士斩周伯玉。

九月十四日，再斩萧锐（年十九岁）。紧接，又斩郢州（州政府夏口）州长（刺史）晋熙王萧锺（年十六岁）以及南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州长、宜都王萧铿（年十八岁）。

九月十六日，任命庐陵王萧子卿当宰相（司徒）、桂阳王萧铄当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五世纪・四九四年九月　南齐萧鸾诛杀各地亲王

冬季，十月丁酉日（十月壬寅朔，没有丁酉；《南齐书》、《南史》同。《建康实录》则记载于九月，“丁酉”即九月二十五日），解除戒严。

南齐帝萧昭文任命宣城公爵萧鸾当太傅（上三公之二），兼最高统帅（领大将军）、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牧）、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授特殊荣耀礼仪，晋封王爵（宣城王）。

宣城王萧鸾积极进行夺权斗争，延请很多政府中知名人士，参与策划。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谢朏（音 fěi）心中反对，但不敢表示；遂要求出任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郡长。到郡之后，特别买几斛酒，送给他的老弟、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谢瀹（音 yào），附一封信说：“努力喝酒，不要过问别人的事。”

宣城王萧鸾虽然完全控制政府，但人心仍然不服。萧鸾后肩胛上有一颗红色的痣，骠骑大将军府首席军事参议官（骠骑咨议参军）、考城（侨县，江苏省盱眙县南）人江祏（音 shí），建议萧鸾展示给大家。萧鸾向晋寿郡（四川省广元市西南）郡长王洪范露出这颗红痣，说：“有人认为这是帝王之相，你可不要乱说。”王洪范说：“大王身上有帝王征候，怎么可以隐瞒，我自会告诉别人。”萧鸾的娘是江祏的姑妈。

十月戊戌日（十月壬寅朔，没有戊戌。如放在九月，则是九月二十七日），一连串诛杀桂阳王萧铄、衡阳王萧钧、江夏王萧锋、建安王萧子真、巴陵王萧子伦。萧铄跟鄱阳王萧锵名望相等，萧锵喜爱文学，萧铄喜爱推理，当时人们称二人为“鄱桂”。萧锵被杀后，萧铄恐惧，亲自到东府（建康城南，宰相府）晋见萧鸾。回来后，对左右说：“刚才，萧鸾对我十分亲切，殷勤接待，依依不舍，而脸上有惭愧的颜色，这一次恐怕轮到了我。”当天晚上，就被诛杀（年二十五岁）。

萧鸾诛杀亲王，常用的手段是：派军队深夜包围王府，砍开大门，跳过院墙，杀声连天，呼喊而入；全部家产，都查封没收。江夏王萧锋有才能品德，萧鸾曾跟他谈道：“萧遥光的才干能力，可以托付重任。”萧锋说：“萧遥光跟殿下的关系（萧遥光是萧鸾的亲侄），和殿下跟太祖（一任帝萧道成）的关系一样（萧鸾是萧道成的亲侄）。保卫皇家祖庙，安定国家政府，已有适当人选，可以托妻寄子。”萧鸾脸色大变。等到对各亲王展开诛杀时，萧锋写信给萧鸾，语气讥讽责备，萧鸾深感威胁。不敢派军硬闯私宅，而乞灵诡计，先任命萧锋当皇家祖庙主祭官，而乘他停留皇家祖庙当天，夜晚，派出军队前往逮捕。萧锋出庙上车，凶手蜂拥而上，攀登车辆，

萧锋勇敢而有臂力，竭力抵抗，把几个人摔到地上，但寡不敌众，最后死于乱刀之下（年二十岁）。

萧鸾派收发官（典签）柯令孙诛杀建安王萧子真，萧子真爬到床底下躲藏，浑身发抖，柯令孙用手把他强行拉出。萧子真下跪叩头，求饶他不死，愿当奴仆。柯令孙不理，斩萧子真（年十九岁）。

萧鸾再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茹法亮诛杀巴陵王萧子伦。萧子伦英勇果断，当南兰陵郡（江苏省常州市西北）郡长，镇守琅邪（白下，建康城北），郡城有军队守卫。萧鸾恐怕萧子伦不肯甘心死亡，询问收发官（典签）华伯茂。华伯茂说："大王如果出动军队，恐怕不见得办到。可是交付给我，一个人就够了。"华伯茂亲自携带毒酒，晋见萧子伦。萧子伦衣帽整齐，出来接受诏书，对茹法亮说："我祖父（一任帝萧道成）当年屠灭刘家，一人不留（参考四七九年五月）；今天的事情，理应如此。你是我家老友，而今执行命令，定是身不由己，这杯酒不是普通应酬，不能相敬。"仰头喝下，毒发身死，年才十六岁。茹法亮跟左右人员，忍不住流泪。

最初，各亲王出宫前往任所，都设置收发官（典签），州政府或军区司令部所有事务，全由收发官（典签）负责（亲王只不过头顶一个州长【刺史】或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诸军事】空衔），经常前往中央晋见皇帝，一年之内，来回数次，皇帝有时甚至单独召见，对面谈话，查问州政府措施。于是，州长（刺史）是好是坏，全看收发官（典签）一面之词，自州长以下官员，对他都猛拍马屁，唯恐怕拍得不够周到。收发官（典签）的权势震撼全州；他们也利用这个权势，大肆犯法乱纪。武陵王萧晔当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时，性情刚烈直爽，不买收发官（典签）的账，收发官（典签）赵渥之对人说："我一去京师（首都建康），州长就要换人。"等到晋见二任帝萧赜时，对萧晔竭力抨击，萧赜遂把萧晔免职，召回首都建康。

南海王萧子罕驻守琅邪（白下，建康城北），打算去东厢游逛，收发官（典签）姜秀不准。萧子罕回家，向娘亲哭泣说："我想出门走五步路都不行，跟囚犯有什么分别？"邵陵王萧子贞曾经想吃熊油，厨房回答说：收发官（典签）不在，不敢奉命。

四九〇年，巴东王萧子响诛杀刘寅等（参考四九〇年七月），二任帝萧赜得到消息，对文武百官说："子响竟然造反！"淮南郡（姑孰，安徽省当

涂县）郡长戴僧静提高嗓门，回答说："所有亲王都要造反，岂止萧子响！"萧赜问他缘故，戴僧静说："亲王并没有犯罪，却于刹那之间，受到囚禁。吃一节藕、喝一杯水，都要向收发官（签帅）请示；收发官（签帅）不在，则一整天忍饥受渴。各州只听说有收发官（签帅），没有听说有州长（刺史），怎么不造反！"

竟陵王萧子良曾经向大家询问："知识分子为什么只找收发官（签帅）？"军事参议官（参军）范云说："晋见秘书长（长史）以下，没有一点用。晋见收发官（签帅），立刻就有一本万利的收获，为什么不走那条路！"萧子良露出惭愧脸色。

后来，萧鸾大肆诛杀亲王，都由收发官（典签）执行，没有一个亲王能够拒抗。孔珪听到大屠杀消息，流泪说："齐国（南齐帝国）亲王萧钧、萧锋最有可能拯救皇家，不但不加重用，反而把二人诛杀，如果当初不设立收发官（签帅），应该不致到如此地步。"宣城王萧鸾也深知收发官（典签）的弊害，遂命南齐帝萧昭文下诏："从现在开始，各州如果有紧急情况，应该秘密奏报，不必再派收发官（典签）进京（首都建康）。"自此之后，收发官（典签）地位，渐渐没落。

十月二日，萧鸾任命宁朔将军萧遥欣当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郎）萧遥昌当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辅国将军萧诞当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州长。萧遥昌是萧遥欣的老弟。萧诞是萧谌的老哥。

南齐帝（四任）萧昭文虽然贵为皇帝，高坐宝座，可是一举一动，甚至喝水吃饭，都要先行报告宣城王萧鸾，然后才能去做。有一天，想吃蒸鱼菜，御厨房管理官（太官令）回答说："没有宣城王（萧鸾）的命令，不能供应。"现在，篡位的时机已经成熟，萧鸾开始发动。

十月十日（北魏帝国迁都之日），皇太后王宝明下诏（萧鸾诏）说："继位的君王（萧昭文）年纪太小，对政治不太了解。而且从小身染疾病，不能担负如此重任。太傅（上三公之二）、宣城王（萧鸾）原是宣皇帝（一任帝萧道成的老爹萧承之）的后裔，又深受太祖（一任帝萧道成）的钟爱，应该承受天命。兹改封现任皇帝（萧昭文）为海陵王。而我自己，自当到别的地方养老。"并命萧鸾当一任帝萧道成的第三个儿子。

十月二十二日，萧鸾（本年四十三岁）登极（五任明帝），大赦，改年号建武（之前是延兴元年，之后是建武元年）。

三、萧宝卷骄暴

四九八年，春季，正月，南齐帝（五任明帝）萧鸾（本年四十七岁）患病，因最近的血亲孤单衰弱，所以对一任帝（高帝）萧道成、二任帝（武帝）萧赜的子孙深为畏惧。当时，萧道成、萧赜的儿子，还剩下十人，都封亲王。每逢初一日和十五日，金銮宝殿朝见，萧鸾退朝回到后宫，总是叹息说："我跟我老弟萧缅的儿子年纪都不够大，可是高帝（一任萧道成）、武帝（二任萧赜）的儿子，都一天比一天茁壮！"萧鸾打算把萧道成、萧赜的后裔全部杀光，曾旁敲侧击询问陈显达的意见，陈显达说："这些事还用考虑！"又询问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萧遥光认为应该有计划实施。萧遥光的脚有毛病，生下来就是一个跛子，萧鸾常命他乘坐轿舆，从望贤门入宫（《南齐书·萧凤传》：望贤门是华林园的门，本名凤庄门，因萧遥光的老爹名萧凤，萧鸾为取悦这个侄儿，改称望贤门）。萧遥光每次跟萧鸾屏退侍从，作长时间的密谈之后，萧鸾命送进香火，痛哭流涕；一旦如此，左右侍从就知道，第二天定有诛杀。正巧，萧鸾病情忽然严重，昏迷很久而又悠悠苏醒，萧遥光遂开始行动。

正月二十五日，一口气诛杀：河东王萧铉（十九岁）、临贺王萧子岳（十四岁）、西阳王萧子文（十四岁）、永阳王萧子峻（十四岁）、南康王萧子琳（十四岁）、衡阳王萧子珉（十四岁）、湘东王萧子建（十三岁）、南郡王萧子夏（七岁）、桂阳王萧昭粲（八岁）、巴陵王萧昭秀（十六岁）。于是一任帝（高帝）萧道成、二任帝（武帝）萧赜、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儿子，被屠杀罄尽（萧铉是一任帝萧道成的儿子。"子"字辈，是二任帝萧赜的儿子，"昭"字辈，是萧长懋的儿子）。

萧铉等已死，萧鸾仍命三公及部长级官员，上奏检举他们的罪状，提出弹劾，请求判处死刑。萧鸾下诏批驳。三公及部长级官员，再度上奏指控，萧鸾这才勉强批准。南康王府教师（南康侍读）、济阳郡（侨郡，江苏省盱眙县南）人江泌哀哭萧子琳，泪水哭尽，流出鲜血，亲自照料丧事，安葬完毕，然后才走。

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王敬则，心里明白自己是一任帝（高帝）萧道成、二任帝（武帝）萧赜的旧部，心中不安。南齐帝萧鸾外貌上对他的礼遇十分优厚周到，但暗中却怀

疑猜忌，提防戒备。好几次调查王敬则的饮食和健康情形，听说他年老而又衰弱，而且又居住内地（不跟北魏帝国相连），所以得以拖延。两年前，萧鸾派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萧坦之率皇家贴身卫士五百人，祭奠武进陵墓（二任帝萧赜以上萧家坟墓，都在武进【江苏省常州市西北】）；王敬则的几个儿子正在京师（首都建康），忧愁惶恐，不知道如何是好（恐怕萧坦之前往逮捕王敬则）。萧鸾得到报告，派王敬则的世子王仲雄前往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安慰老爹。

王仲雄擅长弹琴，在辞别的时候，萧鸾特别把蔡邕的“焦尾琴”借给他，命他弹奏一曲（《后汉书·蔡邕传》：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用桐木当柴，烧火煮饭。蔡邕听到火爆木裂的声音，知道那是一段良材，急夺回来，削制成琴，果然发出悦耳声音，因尾部仍有焦痕，所以称“焦尾琴”）。王仲雄就在萧鸾面前，抚弦弹奏，曲名《懊秧歌》，歌词说：“常叹息天下有负心的人，情郎果然是这种情形。”（“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又说：“你的心不纯洁，怎么怪人评论！”（“君行不净心，那得恶人题！”）萧鸾更是猜忌惭愧。

萧鸾的病，几次都非常危险，遂任命高级资政官（光禄大夫）张瓌当平东将军兼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配备军队，严防王敬则。民间谣言大起，说：中央将有重大行动。王敬则听到，十分震惊，私下对亲人说：“平东将军？东方还有谁？只平我一人罢了！东方又岂是那么容易就平的，我到死都不接受金罐。”金罐，指毒酒（君王命臣属自杀，常用金罐【金罍】装毒酒，强迫臣属饮下）。

王敬则的女儿是徐州（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总部执行官（行事）谢朓（音 tiào）的正妻，王敬则的儿子、太子宫图书管理官（太子洗马）王幼隆派正员将军徐岳（已升迁到将军，但还没有专用名号，称正员将军。次一级则称员外【编制外】将军），把情形报告谢朓，说：“你的计划如果跟我们一样，应该报告岳父得知。”谢朓逮捕徐岳，派飞骑奏报中央。王敬则的城防军事参议官（城局参军）徐庶家在京口（江苏省镇江市），他的儿子秘密报告徐庶，徐庶告诉王敬则的高级秘书（五官掾）王公林。王公林是王敬则的远房侄儿，很受王敬则的信任。王公林建议王敬则：飞骑呈报奏章，请求准许命王幼隆自杀，然后不带卫士，单身乘一叶小舟，星夜赶回首都建康投案。王敬则命军政官（司马）张思祖起草奏章。可是，等了一会，王敬则说：“如果有这种事（谢

朓告发），孩子们在京师（首都建康），定会有信，且等一个晚上。”

而就在当夜，王敬则集合文武僚佐，在一起聚赌，对大家说：“你们打算叫我怎么反应？”没有一个人敢先回答，王府禁卫官（防阁）丁兴怀说：“你只有一条路。”王敬则不做声。第二天一早，召见山阴（会稽郡郡政府所在县）县长王询和中央所派催促钱粮的监察官（台传御史）、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人祖愿；王敬则坐在那里，双脚离地，横刀膝上，问王询等说：“动员军队，能集结多少人？库房存款，能有多少钱？”王询说：“全县士卒，一时无法集合。”祖愿说：“库房里应有的东西，很多还没有送到。”王敬则大怒，就要诛杀二人。王公林又劝阻说：“所有的事都可以后悔，只有这种事无法后悔，你难道不再想一想！”王敬则大怒，唾他的脸说：“我做我的事，跟你这小子什么相干！”遂公开起兵，反抗中央。征集士卒，配备武装，只两三天时间，大军便出发攻击。

前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何胤退休隐居若邪山（会稽南二十公里），王敬则打算劫持他，命他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秘书长（长史）王弄璋等劝阻说：“何胤不屑当官，清高隐居，一定不会答应你的请求，既不答应，就应格杀。发动大事而先杀著名的贤人，大事就不能成功。”王敬则才打消念头。何胤是何尚之的孙儿（何尚之，参考四二四年正月）。

南齐帝萧鸾听到王敬则叛变，立即逮捕王幼隆和王幼隆的老哥、顾问院编制外事务顾问官（员外郎）王仲雄，记录军事参议官（记室参军）王季哲，王季哲的老弟、太子宫随从官（太子舍人）王少安等，全部处斩。王敬则的长子、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郎）王元迁率一千余人，正在徐州（北徐州，州政府钟离）前线，跟北魏的南征军作战，萧鸾命徐州（北徐州）州长徐玄庆就近逮捕诛杀。前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南康侯萧子恪是萧嶷的儿子（豫章王萧嶷，是二任帝萧赜的老弟，参考四九二年四月）。王敬则起兵，宣称拥护萧子恪当盟主。萧子恪得到消息，即行逃亡，不知去向。始安王萧遥光遂劝萧鸾，乘机彻底灭绝一任帝萧道成和二任帝萧赜的孙儿。于是，萧鸾下诏，命所有亲王全都入宫。晋安王萧宝义（萧鸾的长子）、江陵公爵萧宝览（萧鸾的侄儿）等住立法院（中书省。他们本身没有危险，只是政治性的陪衬）。而一任帝萧道成和二任帝萧赜的孙儿，则居住监督院（西省，门下省）。萧鸾指定每个亲王最多只能携带两个侍从，超过两人的，军法审判；亲王尚是婴儿的，由乳娘怀抱入宫。当夜，萧鸾命御医署（太医）煮毒椒二斛，又命水利署（都水）准备棺材数十个

（何以由水利部门准备棺材，原因不明）。下令：午夜一过，三更时分（凌晨一时），住在监督院（门下省）的亲王，全都毒死。而就在千钧一发之时，萧子恪赤着双脚，逃回京师（首都建康），于二更时分（午夜十一时），抵达建阳门（建康城东面中门），把仅写名字的奏章，紧急呈递。三更（凌晨一时）已到，偏偏萧鸾正在酣睡，没有起床。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沈徽孚，哪萧鸾的亲信左右侍从单景隽共同商量，使下毒之事，稍稍延后，等待进一步指令。转眼工夫，萧鸾悠悠苏醒，单景隽报告说：萧子恪已到。萧鸾惊骇，问说："有没有下手？有没有下手？"单景隽据实报告，萧鸾用手摸床，说："萧遥光几乎误人大事。"乃赏赐各被囚禁亲王们饮食。明天，全部送回私宅。任命萧子恪当太子宫顾问官（太子中庶子）。萧宝览是萧缅的儿子（萧缅，是萧鸾的老弟，参考四九〇年七月）。

王敬则率反抗军一万人，渡浙江（钱塘江）北上。平东将军张瓌派军三千人，在松江（吴淞江，流经江苏省苏州市东南）迎战。三千人听到反抗军战鼓震天，霎时间一哄而散，四方逃命。张瓌放弃郡城（吴县，江苏省苏州市），逃到民间躲藏。王敬则是沙场老将，亲自发动战争，人民对他深怀信心，有的扛着撑船的竹篙，有的背着种田的铁锹，纷纷投奔追随，多达十余万人；挺进到晋陵郡（江苏省常州市），南沙（江苏省张家港市）人范修化击斩县长公上延孙（公上，复姓），起兵响应（王敬则是晋陵郡南沙县人）。王敬则经过武进陵口（二任帝萧赜以上都葬武进），难忍悲痛，大哭而过。乌程（浙江省湖州市）人丘仲孚当曲阿（江苏省丹阳市）县长。王敬则反抗军前锋突然出现，丘仲孚对官民说："盗贼（反抗军）乘胜前进，虽然锐不可当。但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容易崩散。如果把船只舰艇全部藏匿，决开长冈（江苏省丹阳市南）闸门，使河水流光，阻止他前进之路，只要能阻止几天，中央援军一定到达。如此，大事就可以成功。"王敬则反抗军到达后，因河水干枯，果然停顿下来，不能续进。

五月二日，南齐帝萧鸾下诏，命前军将军府军政官（前军司马）左兴盛、后军将军崔恭祖、辅国将军刘山阳、龙骧将军骑兵部队长（马军主）胡松，在曲阿（江苏省丹阳市）长冈（曲阿南），构筑营垒；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沈文季当"持节"司令官，驻防湖头（玄武湖东），防备从京口（江苏省镇江市）来的敌人。崔恭祖跟崔慧景（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是同族。王敬则猛攻左兴盛、刘山阳两座大营，中央军抵抗不住，打算后退，可是反抗军包围圈太紧，无懈可击，中央军无法突围，

只好作殊死战。而胡松的骑兵，适时地攻击反抗军背后，反抗军后卫部队都是平民，手中没有武器，一时惊慌逃散，反抗军遂大败，王敬则从马上跌下，索取马匹再上，时间已来不及，崔恭祖飞马赶到，一枪把王敬则刺倒在地，左兴盛的仪队官（军容）袁文旷砍下王敬则人头（年六十四岁）。

五月五日，把王敬则的人头，送到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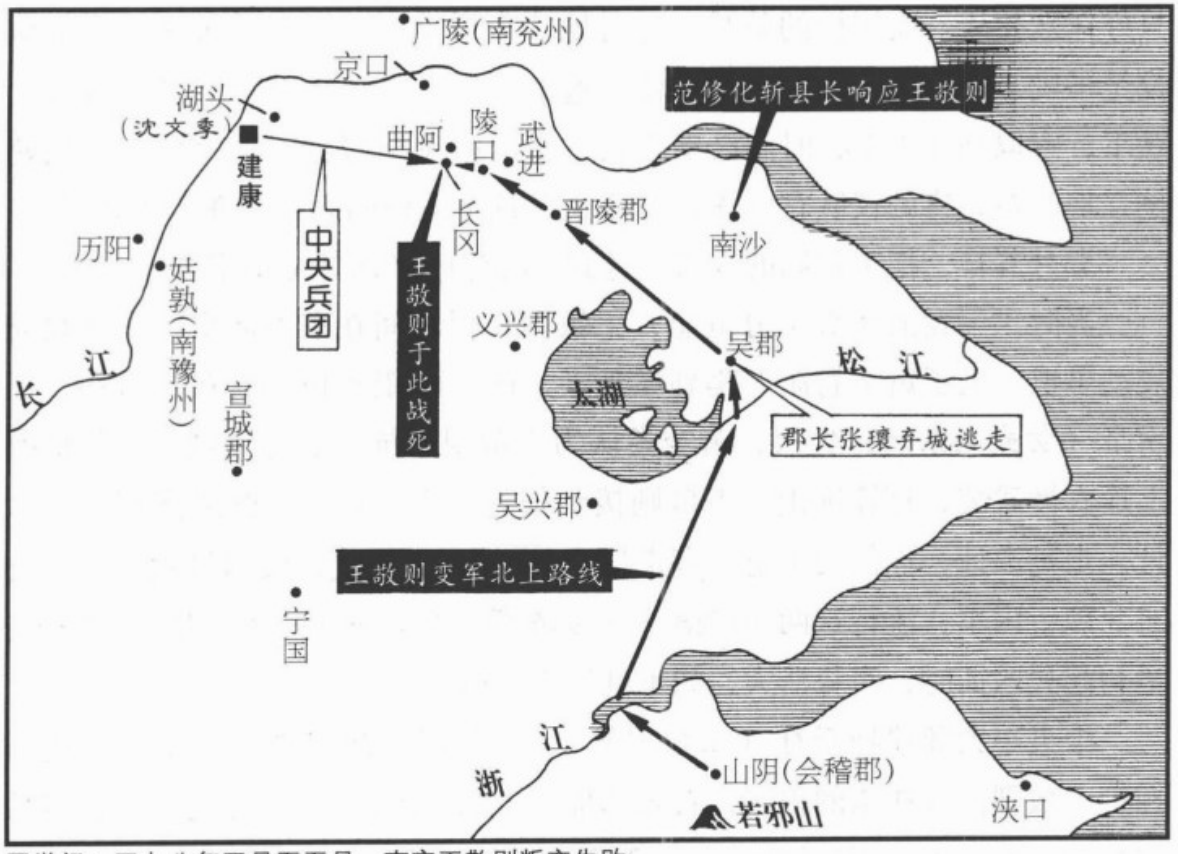
当时，萧鸾的病势十分危急，王敬则仓促之间在东方起事，中央政府震动恐惧。太子萧宝卷派人爬到屋顶上，向东眺望军情，就在这时候，征虏亭（玄武湖东北）失火，萧宝卷认为王敬则反抗军已打到城郊，急忙换上连衣裤武装，打算逃走。王敬则接到报告，大喜说："檀道济有三十六计，走是上计，你们父子也只有走！"五世纪三〇年代，民间讥刺檀道济逃避北魏帝国军，流行这两句谚语（檀道济事，参考四三一年二月）。王敬则最初起兵西征时，声势浩大，想不到二十天就失败。

中央军大肆逮捕叛徒（王敬则党），晋陵郡（江苏省常州市）居民因拥护王敬则而应诛杀的很多，晋陵郡郡长王瞻上疏说："愚昧的人民，容易被煽动，不值得全用法律治罪。"萧鸾批准，救活的人，以万计算。王瞻是王弘之的从孙（王弘之，是王敬弘的堂弟；王敬弘事，参考四二六年五月）。

萧鸾回报谢朓告密的功劳，擢升他当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长（尚书吏部郎）。谢朓上疏三次辞让，萧鸾不准。立法院（中书）官员认为：司长级不是高官，还没有资格辞让。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祭酒）沈约说："近代以来，小的官位都不辞让，只大的官位才辞让，遂成为习惯。谢朓连升数级（考选司长是五品，其他司长都是六品），他之辞让，定有别的原因（谢朓不敢面对他出卖岳父的后果）。辞让出于真心，岂能跟官大官小有关？"谢朓正妻王女士（王敬则的女儿），常身怀刀刃，打算刺杀谢朓，为老爹报仇；谢朓从此不敢跟她见面。

七月二十四日，南齐政府任命太子宫顾问官（太子中庶子）萧衍当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刺史）。

七月三十日，南齐帝萧鸾在正福殿逝世（年四十七岁）。遗诏说："徐孝嗣仍应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任命沈文季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江祏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江祀当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刘暄当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军事委任陈显达（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内外政务，不论大小，全委任徐孝嗣、萧遥光、萧坦



五世纪·四九八年四月至五月　南齐王敬则叛变失败

之、江祏；大事跟沈文季、江祀、刘暄讨论。重要机密任务，可以信任刘悛、萧惠休、崔慧景。”

萧鸾性情猜忌，顾虑很多，难得一次出入皇宫，自登极以来，竟没有到南郊祭祀天神（古代中国皇帝登极，必须到南郊祭祀天神，术语称“郊天”，才算是合法君王。犹如西方君王必须加冕，才算合法君王一样）。萧鸾又深信巫师鬼神，每次出门，都要先行算卦，占卜利害得失；于是明明往东，偏偏宣称往西；明明往南，偏偏宣称往北。萧鸾刚得病时，严格保守秘密，出席早朝和批览公文从不中断。很久之后，萧鸾下令政府机关在书籍档案中寻找蠹鱼，当做药材（蠹鱼生在尘封已久的故纸旧书中，衣服久不穿用，也易生此虫，大小如葵花子。幼虫时黄色，老时身上有粉，看起来像是银色，所以又称银鱼、白鱼。在传统药剂中，蠹鱼的功能是利尿、治偏头痛、治呕吐），外面才知道萧鸾有病。

太子萧宝卷（本年十六岁）继承帝位（六任帝）。

八月，南齐政府把五任帝（明帝）萧鸾安葬兴安陵（江苏省丹阳市东北），祭庙称高宗。他的儿子、新任皇帝（六任）萧宝卷对他老爹的灵柩停放在太极殿，大不高兴，认为埋葬得越早越好。幸赖国务院总理（尚书

令）徐孝嗣竭力争取，才准停放一个多月。依照规定，萧宝卷都要定时地到灵柩前哀哭，可是每次他都声称喉咙发痛。中级资政官（太中大夫）羊阐没有头发，入宫祭奠，哀号恸哭，前仰后合，帽巾脱落在地，萧宝卷立刻停止，纵声大笑，对左右说："鹈鹕哭起来兮！"（鹈鹕，一种游禽类的鸟，秃头、嘴长半米左右，下巴有大皮囊，可以伸缩，捕鱼时，把水吸入皮囊，再闭口收缩，喷出水后，遂只剩下小鱼，可以吞食。）

四九九年，南齐帝萧宝卷当太子的时候，就厌恶求学读书，只知道游戏玩耍，毫无节制；性情内向，很少说话。登极之后，不跟政府官员见面，而只亲信宦官、提刀卫士（皇帝身旁，手拿随时可致人于死的利刀，担任警卫，当然受绝对信任），以及随身传令员（应敕）。

当时，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徐孝嗣，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江祏（音 shí），右将军萧坦之，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江祀，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刘暄，轮流在宫内值班，各人以自己的意思，颁发诏书。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萧衍听到这项消息，对他的堂舅、机要军事参议官（录事参军）、范阳郡（河北省涿州市）人张弘策说："一辆马车三匹马，已经难以过日子，何况六匹马，结局一定互相排挤，大乱就要发作，躲避灾难，追求福泽，没有比本州更好的地方。可是我的弟弟们，仍在首都（建康），恐怕受到波及，当跟老哥萧懿（时任益州【州政府成都】州长）商量如何因应！"遂跟张弘策暗中积极备战，其他的人都没有参与。招兵买马，集结骁勇壮士以万计算；大量砍伐树木、竹竿，储放到檀溪水底（檀溪在湖北省襄樊市西，北流注入汉水，即刘备乘"的卢"马，跨溪逃命处）。割下的茅草堆积如山，都放在那里，不拿出来使用。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东平郡（侨郡，江苏省淮阴市）人吕僧珍看出他们的用心，也私自积存船桨几百余支。最初，吕僧珍当羽林警卫军总监（羽林监），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徐孝嗣打算延请他当部属，吕僧珍知道徐孝嗣的荣华富贵不能长久，坚决请求追随萧衍。而正在这时候，萧衍的老哥萧懿，解除益州（州政府成都）州长（刺史）职务回来，仍然当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总部执行官（行郢州事），萧衍派张弘策游说萧懿："现在，中央正是六匹马拉的马车，各人颁发各人的诏书，争权夺利，怒目相视，依理推测，最后必然爆发内斗，图谋对方，互相残杀。领袖（萧宝卷）从他在太子宫的时候，就没有美好声誉，他的亲近左右，凶悍、轻浮、残忍、暴虐，

他怎么肯把大权交给部属，只坐在没有实权的宝座上，盲目批准别人的决定！猜忌的时间一久，一定大开杀戒。始安王（萧遥欣）打算扮演司马伦（晋王朝三任帝）角色（参考三〇一年正月），形迹已十分明显，可是他猜忌成性，心胸狭窄，不可能成功，只可能作为别人成功的台阶。萧坦之盛气凌人，徐孝嗣颟顸无能，江祏优柔寡断，刘暄头脑糊涂。一旦大难临头，中央政府内外，势如土崩瓦解。我们兄弟有幸镇守重要军事基地，应该为自己身家性命打算。利用目前短暂和平，大家心里还都松懈之际，命弟弟们从京师（首都建康）回来。为的是一旦情势紧急，再拔腿时，已经无路。郢州（湖北省中部）地势，控制荆（湖北省西部）、湘（湖南省）二州，而雍州（湖北省北部）兵强马壮；天下太平，则拥护中央，捍卫帝国；天下大乱，则足以救世安民，跟着时局进退，这是万全的策略。如果不早作深远考虑，后悔已来不及。”张弘策又以自己的立场，劝萧懿说：“你们萧家兄弟英武盖世，天下无敌，镇守郢（湖北省中部）、雍（湖北省北部）二州，替人民请命，罢黜昏君，另立明君，比把手掌翻过来还要容易，这正是姜小白（桓）、姬重耳（文）的大业。不要受娃儿之辈欺骗，使得身死之后，仍被人耻笑。你老弟萧衍已想得熟透，但愿你妥善考虑。”萧懿不接受。萧衍遂单独行动，把老弟骠骑将军府地方军事参议官（骠骑外兵参军）萧伟及西翼警卫指挥部地方军事参议官（西中郎外兵参军）萧憺，从京师（首都建康）召回襄阳。

最初，五任帝（明帝）萧鸾临死时虽然托孤授命给十数位高级官员（参考去年【四九八年】七月），可是却把心中要办的事，交给江祏兄弟（二人是萧鸾娘亲江女士的侄儿），江祏兄弟轮流在宫内值班，南齐帝萧宝卷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他们报告。萧宝卷开始想自己做主做点事，徐孝嗣没有力量改变，萧坦之有时同意，有时反对，只江祏态度坚定，说不行就是不行，萧宝卷积恨在心。萧宝卷左右侍从：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茹法珍、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人梅虫儿等，深受萧宝卷信任，江祏对二人也常常制裁，茹法珍等对江祏咬牙切齿。徐孝嗣警告江祏说：“领袖（萧宝卷）偶尔有跟我们不同的见解时，我们不可以全都反对！”江祏说：“只管交给我，不要忧虑。”

萧宝卷恶劣的品行越来越暴露，江祏提议罢黜，另行拥护江夏王萧宝玄，可是刘暄不同意。因为萧宝玄当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刺史）时，刘暄当郢州（夏口）总部执行官（郢州行事），

办事严苛；曾经有人呈献马匹，萧宝玄打算去看，刘暄说："马有什么可看的！"萧宝玄的王妃要厨房煮鸡杂碎，办事员向刘暄请示，刘暄说："早上刚煮过鹅杂碎，用不着再麻烦！"萧宝玄愤怒说："舅父没有舅父的亲情！"（刘暄是萧鸾正妻刘惠端的老弟。非刘惠端所生的庶子，也得称呼刘暄"舅父"。）刘暄恐怕萧宝玄报复，所以不同意江祏的提议，而主张拥护建安王萧宝寅。江祏跟始安王萧遥光秘密讨论，萧遥光认为自己年纪最大，打算自己取得帝位，于是旁敲侧击，向江祏暗示。江祏的老弟江祀认为主上年纪太小时难以辅佐，劝江祏拥护萧遥光。江祏动摇，询问萧坦之的意见，萧坦之当时正在家为亡母守丧，被征召起复，当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对江祏说："明帝（五任帝萧鸾）入承大统，已经不按照次序，天下人心，到今不服，如果再来这一套（萧遥光跟萧鸾一样，是皇家旁系），恐怕四面八方土崩瓦解，我不敢再说什么。"遂辞去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返回私宅，继续守丧。

江祏、江祀暗中对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司长（吏部郎）谢朓（音 tiào）说："江夏王（萧宝玄）年纪太小，万一不能承当大业，怎么可以再行罢黜，再立新君！始安王（萧遥光）年纪最大（本年三十二岁），如果继承帝位，当不辜负人民的期望。我们并不是用此来谋求荣华富贵，只是盼望帝国安定。"萧遥光又派亲信、首都建康特别市政府主任秘书（丹阳丞）、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刘沨向谢朓秘密表达结纳之意，打算邀请谢朓参与自己的阵营；谢朓拒绝回答。没有几天，萧遥光命谢朓代理皇城保安司令（知卫尉事），谢朓大为恐惧（不是恐惧兼官，而是恐惧被纳入一党），遂把江祏的阴谋，告诉太子宫右翼卫队长（太子右卫率）左兴盛，左兴盛不敢检举。谢朓又警告刘暄说："始安王（萧遥光）一旦面向南方，坐上宝座，则刘沨、刘晏就处于你今天的官位，却把你当成反复无常的小人。"刘晏是萧遥光的城防军事参议官（城局参军）。刘暄假装大吃一惊，却飞奔前往通知萧遥光、江祏。萧遥光打算派谢朓出任东阳郡（浙江省金华市）郡长，可是谢朓一向轻视江祏（谢姓门第高贵，长江以南，与王姓同居第一，称"王谢"，自瞧不起一个皇后的老弟）。江祏坚持除掉谢朓。萧遥光遂下令逮捕谢朓，交付最高法院（廷尉），然后会同徐孝嗣、江祏、刘暄，联名上奏，弹劾："谢朓煽风点火，挑拨内外，狂妄地指斥陛下，暗中抨击后宫，离间近亲贤才，轻率议论宰相。"谢朓遂死在监狱（年三十六岁）。（胡三省注："谢朓因告发王敬则而升官，却死于萧遥光之手，行险

侥幸，一次已经够了，怎么可以再来一次。”）

事情又有变化，刘暄认为，萧遥光如果继承帝位，自己的舅父地位就落了空，所以不同意江祏的主张。因此，江祏迟疑，久久不敢决定。萧遥光大为愤怒，派左右侍从黄昙庆，埋伏青溪桥，准备刺杀刘暄。黄昙庆看到刘暄卫队前呼后拥，人数太多，不敢出击。刘暄发觉这件事后，向南齐帝萧宝卷告发江祏阴谋，萧宝卷下令逮捕江祏兄弟。当时，江祀正在宫内值班，感觉到四周情况有异，派人警告江祏：“刘暄可能采取行动，我们怎么办?”江祏说：“静以待变。”一会工夫，诏书召见江祏，江祏遂入宫，停留立法院（中书省）。最初，袁文旷因斩王敬则应该封爵（参考去年【四九八年】五月），江祏不准（当时崔恭祖因王敬则被自己刺倒，跟袁文旷争功，江祏坚持不封袁文旷，当是为此），萧宝卷遂命袁文旷对付江祏。袁文旷用刀柄猛捣江祏的心窝，说：“你还能不能剥夺我的封爵!”遂连江祏的老弟江祀，全部诛杀。刘暄听见江祏等被处死消息，心中不安，睡梦里忽然惊醒，狂奔到屋外，问左右侍从说：“逮捕我的人来了没有?”很久之后，神色才安定，回到房子里坐下，哀伤说：“我不是怜悯江家兄弟，而是为自己悲痛。”

萧宝卷自从杀了江祏，再没有任何忌惮，更加纵情任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日夜不停地跟随从擂鼓、喊叫，骑马作乐。经常每天凌晨才睡觉，午后才起来。文武百官每逢节日或初一日朝见，午后进宫，有时直等到傍晚才退出。政府各机构的奏章，一个月或数十天才能批回，有的竟如石沉大海，不知去向。宦官们包裹宫中鱼肉回家时，所用的纸全是各部院的奏章案卷。萧宝卷学习骑马，兴致极高，对左右说：“江祏常禁止我骑马，那小子如果还活着，我怎么能这样。”遂问：“江祏家还有什么人?”回答说：“还有江祥，发配东郊铁矿场（东冶）。”（江祏兄弟被杀，只江祥得免一死）萧宝卷就在马背上下令，命江祥自杀。

始安王萧遥光一向怀有野心，跟他的老弟、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刺史）萧遥欣秘密计划，自己动员武装部队，占领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然后由萧遥欣率军自江陵十万火急东下。已经确定起事日期，而萧遥欣病死（年三十一岁）。江祏被杀后，萧宝卷命萧遥光到金銮宝殿晋见，告诉他江祏的罪行。萧遥光恐惧，回立法院（萧遥光是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后，立即假装疯狂，大号大哭，声称有病，回家，从此不再到立法院（中书省）办公。之前，萧遥光的老弟、豫

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萧遥昌逝世，私人军队部众，全归萧遥光。后来，萧遥欣的灵柩从江陵运回京师（首都建康），船只停泊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秦淮河上，荆州（江陵）武士送丧的很多，声势浩大。萧宝卷诛杀江祏兄弟后，恐怕萧遥光内心不安，打算擢升萧遥光当宰相（司徒），然后准他回家养病；于是，命萧遥光入宫，准备当面告诉这项决定。萧遥光不知道内情，恐怕一旦入宫，会被诛杀，遂决定采取行动。

八月十二日，午后，萧遥光命二州（荆州及豫州）私人军队部众，在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东门紧急集合，召唤刘沨、刘晏等准备攻击；宣称讨伐刘暄。当夜，派数百人攻破东郊铁矿场（东冶），放出囚犯；到军械制造厂（尚方）夺取武器；又召唤骁骑将军垣历生，垣历生随着信差抵达。萧坦之的家在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城东，萧遥光趁萧坦之没有准备，派人前往逮捕，萧坦之来不及穿衣服，光着脊梁，翻墙逃走，奔向宫城。路上遇到巡查队长颜端，生擒萧坦之，萧坦之告诉他萧遥光谋反，颜端不信，亲自前往观察，发现果是如此，就把马让给萧坦之骑，跟随萧坦之进宫。萧遥光又突袭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沈文季住宅，打算任命他当政变军司令官，正巧，沈文季已去办公，萧遥光扑了个空。垣历生向萧遥光建议自己愿意率领城里兵马（城指东府城），乘夜攻击宫城，用车运送荻草，纵火焚烧宫城城门，说："你只要坐着轿子随在大军之后，克敌制胜，易如反掌。"萧遥光紧张狐疑，不敢出动。第二天（八月十三日）拂晓，萧遥光全副武装，到大厅处理政事，命士卒备战，然后登上城墙，颁发赏赐。垣历生再一次劝告萧遥光主动攻击，萧遥光仍然不肯，而只希望宫城内部发生变化。稍后，太阳升起，中央军陆续集合。宫城中听到城外兵变消息时，人心惶恐，迷惑不安；天亮之后，萧宝卷下诏召见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徐孝嗣，徐孝嗣入宫后，人心才定。左将军沈约得到变乱消息，奔往宫城西掖门，有人劝他改穿军服，沈约说："宫城正在混乱，看见我穿军服，可能有人说我跟萧遥光一伙。"仍穿红袍进宫。

八月十三日（天亮之后），萧宝卷下诏，赦免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罪犯（用此瓦解萧遥光政变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卒），全国戒严。徐孝嗣率他的部属防卫宫城，萧坦之率中央军采取攻势。徐孝嗣惊骇恐惧，跟沈文季二人全副武装，同时坐在南掖门城楼之上，徐孝嗣试探着跟沈文季谈论时局，沈文季都故意用其他言辞把主题引开，徐孝嗣始终无法跟他更进一步交换意见。萧坦之驻防湘宫寺（南宋帝国七任帝刘彧当湘东王时的

王府，参考四七一年十一月），左兴盛驻防东篱门（宫城外城，没有砖石做成的郭门，都用篱笆门。东篱门就是东门，用以防备身在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的萧遥光攻击），镇军将军府军政官（镇军司马）曹虎驻防青溪大桥（建康城东南）。各路人马包围东府，三面纵火焚烧宰相私宅（南宋帝国三任帝刘义隆时，彭城王刘义康当宰相【司徒，参考四二九年正月】，迁住东府，在东府旁兴筑住家私宅）。萧遥光命垣历生从西门出战，不断击败中央军，斩带兵官桑天爱。萧遥光起兵时，询问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萧畅的意见，萧畅严正拒绝。

八月十五日，萧畅跟抚军大将军府秘书长（抚军长史）沈昭略暗中从东府城南门逃出，前往宫城投案，萧遥光政变军人心大为沮丧。萧畅是萧衍（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的老弟。沈昭略是沈文季（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的侄儿。

八月十六日，垣历生出东府城的南门作战，乘机放下武器，向曹虎投降，曹虎下令斩垣历生。萧遥光大怒，从床上跳起来，派人诛杀垣历生的儿子。当天傍晚，中央军射出火箭，焚烧东府城东北角城楼。入夜，东府城崩溃，萧遥光回小书房纱帐中，改穿平民衣服，头戴家常便帽，燃起蜡烛照明，命人在门外反关，每道门都层层加锁，左右侍从全都跳墙逃走。中央军带兵官（军主）刘国宝等先行攻入，萧遥光听到外面军队已经进来，立刻熄灭烛光，爬到床下躲藏。中央军士卒闯进小书房，在黑暗中把萧遥光拖出，斩首（年三十二岁）。中央军进入东府城后，放火烧屋，房舍几乎全被烧光。刘沨回到自己家，被人诛杀。荆州（江陵）将领潘绍得到萧遥光起兵消息，打算响应。西翼警卫指挥部军政官（西中郎司马）夏侯详（当时，南康王萧宝融，武职是西翼警卫指挥官【西中郎将】，镇守江陵；任命夏侯详当军政官【司马】）召唤潘绍出席会议，遂斩潘绍。州政府及指挥部才告安定。

八月二十六日，论功行赏，南齐帝萧宝卷擢升徐孝嗣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加授沈文季当镇军将军，而原有的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国务院执行长（仆射）职位，仍然保持；萧坦之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兼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原有的右将军职位，照样保持；刘暄当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曹虎当总顾问长（散骑常侍）、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以上都是酬庸他们削平萧遥光政变的功劳。

四、杀徐孝嗣·杀陈显达·杀崔慧景

四九九年，闰八月，江祏等政变失败，南齐帝萧宝卷左右随从——提刀卫士（提刀）和随身传令员（应敕）之辈，骄傲蛮横，不可一世，时人称之为“提刀圣旨”（刀敕）。萧坦之刚强狠傲，专权独断，那些受宠爱的弄臣亲信，对他既畏惧而又痛恨。萧遥光被杀后二十余日，萧宝卷派延明殿警卫官（延明主帅）黄文济率军包围萧坦之住宅，连同萧坦之的儿子、皇家图书管理官（秘书郎）萧赏，一并诛杀。萧坦之的堂兄萧翼宗当海陵郡（江苏省泰州市）郡长，还没有动身前往就任，萧坦之问黄文济说：“堂兄萧翼宗家，应该没事吧！”黄文济说：“你堂兄家住哪里？”萧坦之告诉他。黄文济回来报告萧宝卷，萧宝卷派人逮捕萧翼宗，搜查萧翼宗的家，十分贫穷，只有当票数张和当东西的钱数百文，回来报告萧宝卷，萧宝卷饶萧翼宗不死，但仍囚禁军械制造厂（尚方）。

茹法珍等打小报告，说刘暄有心谋反，萧宝卷说：“刘暄是我舅父，怎么会有这种念头！”直阁将军、新蔡郡（侨郡，河南省固始县）人徐世标说：“明帝（五任帝萧鸾）跟武帝（二任帝萧赜）是亲堂兄弟（同一个祖父），而受到的恩宠又如此深厚，结果如何？仍然翻脸无情，灭绝武帝（萧赜）的后代（恩宠事，参考四九三年七月；灭绝事，参考去年【四九八年】正月），舅父怎么可以信赖！”遂斩刘暄。

曹虎擅长招降纳叛，引诱收容，每天来自蛮荒的客人，常有数百。可是晚年之后，十分吝啬。解除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时，仅现钱就有五千万，其他财产，价值相当。萧宝卷认为曹虎是旧时老将（曹虎是二任帝萧赜的旧部，参考四八八年四月），而且贪图他数目庞大的金银财宝，遂斩曹虎。萧坦之、刘暄、曹虎刚刚任命新的官职（酬庸削平萧遥光之乱），还没有到任，就被诛杀。最初，五任帝萧鸾临死时，用三任帝萧昭业在位时的措施作为例证（指萧昭业屡次要杀萧鸾，迟疑不决而终于招来大祸；参考四九四年五月），警告萧宝卷说：“做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可落在人后。”所以，萧宝卷好几次跟左右亲信，密谋诛杀大臣，都是仓促之间，突然发动；一经决心，毫不改变。于是政府高级官员，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处死。

九月五日，萧宝卷任命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

（刺史）裴叔业当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征虏将军府秘书长（征虏长史）张冲当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

九月二十日，萧宝卷因不断诛杀高阶层官员，下诏大赦。

最高监察长（司空）、枝江公爵（文忠公）徐孝嗣以一个文官身份，从不强烈地表示赞同或反对，所以名望和地位，虽然很高，仍然能够保全。虎贲警卫指挥官（虎贲中郎将）许准向徐孝嗣分析时局，劝他罢黜萧宝卷，另行拥戴新的君王。徐孝嗣迟疑不决，认为不必使用暴力，只要等萧宝卷出宫游逛，随后紧闭城门，召集文武百官，就可商讨废除。可是，虽然有此腹案，却始终不能行动，而萧宝卷左右那些下流随从，对徐孝嗣也渐渐有点讨厌。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西丰侯（忠宪侯）沈文季声称年老多病，从不参与政府决策，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沈昭略警告他说："叔父，你年将六十，自以为是编制外的国务院执行长（员外仆射"员外"，指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打算免于灾难，怎么能够！"沈文季笑笑，不作回答。

冬季，十月二十三日，诛杀开始，萧宝卷召唤徐孝嗣、沈文季、沈昭略到立法院（华林省）晋见。沈文季上车时，回头说："这一次恐怕是有去无回！"萧宝卷命皇宫外务总监（外监）茹法珍送给他们毒酒，沈昭略暴跳如雷，诟骂徐孝嗣说："罢黜昏暴，另立英明，从古到今，是一项最好的典范，宰相（指徐孝嗣）愚昧无能，才落得今天下场。"把酒杯向徐孝嗣脸上摔去，号叫说："叫你死了还要做破相鬼。"徐孝嗣饮下毒酒一斗有余，才死（徐孝嗣年龄不详，沈文季年五十八岁）。徐孝嗣的儿子徐演娶武康公主（二任帝萧赜的女儿），另一个儿子徐况娶山阴公主（五任帝萧鸾的女儿），都连坐被杀。沈昭略的老弟沈昭光听到军警逼近，家人劝他逃走，沈昭光不忍心抛下娘亲，到后房辞别，拉住娘亲的手，悲哀哭泣，军警赶到，当场砍死。沈昭光的侄儿沈昙亮逃亡，已经到安全地带，听到沈昭光的死讯，叹息说："全家屠杀一光，我还为什么活着！"扼断喉咙而死。

最初，南齐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知道自己是一任帝萧道成、二任帝萧赜的旧部，在五任帝萧鸾在位时代，就一直感到危险恐惧，所以十分谦卑克制，时常坐着破烂的车辆，前导武士和护卫随从，只用瘦弱矮小的十几个人。有一次，在皇宫参加皇家御宴，有点酒意，请求萧鸾借给他一个枕头，萧鸾命左右拿给他。陈显达抚摸着枕头，说："我年纪衰老，对所受的荣华富贵，已经满足；所欠缺的，只有一项——枕着

枕头逝世，特意请求陛下赏赐。”萧鸾脸色大变，用话岔开说：“陈先生喝醉了！”陈显达因为已到古礼退休年龄（七十岁），请求退休，萧鸾不准。后来，王敬则谋反，陈显达正率军在前方跟北魏帝国作战（参考去年【四九八年】正月），始安王萧遥光疑心他可能不稳，报告萧鸾，打算把军队调回。正巧，王敬则失败，于是作罢。等到现任南齐帝萧宝卷继位，陈显达不喜欢留在京师（首都建康），稍后，被任命当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大为高兴。曾经害病，不准家人延请医生，想不到却自动痊愈，心情闷闷不乐（胡三省注：“求死不得死，以至于叛变，可悲。”）。听到萧宝卷不断诛杀高阶层官员消息，谣言又说中央将派军袭击江州（寻阳）。

十一月十五日，陈显达在寻阳（江西省九江市）起兵，命秘书长（长史）庾弘远等写信给中央政府显要，抨击萧宝卷罪恶，声称：“打算拥护建安王当盟主（建安王萧宝寅，时任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刺史】），等到京师（首都建康）尘埃落定，再西上迎接圣驾。”

十一月二十四日，萧宝卷任命中央军事总监（护军将军）崔慧景当平南将军，率领各路兵马，西上攻击陈显达；后军将军胡松、骁骑将军李叔献率长江舰队，据守梁山（安徽省和县南）；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左兴盛当前锋，率军驻扎杜姥宅（宫城南掖门外，晋帝国九任帝司马衍正妻杜陵阳的娘亲裴女士故宅）。

十二月十二日，南齐政府任命前辅国将军杨集始（参考前年【四九七年】八月）当秦州（州政府武兴）州长。

陈显达自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出发，在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击败胡松；首都建康（南齐首都，江苏省南京市）震动惊恐。

十二月十三日，陈显达大军挺进到新林（江苏省江宁县西），左兴盛率各路兵马阻挡。陈显达沿秦淮河岸，布置灯火，暗中率军渡秦淮河北上，袭击宫城。

十二月十四日，陈显达率数千人登上落星冈（石头城西）；驻防新亭（建康城西南）的中央各军，得到消息，纷纷逃回，宫城人心大乱，紧闭城门，积极布防。陈显达手拿骑兵用的铁矛，率步兵数百人，在西州（建康城西）跟中央军发生遭遇战，在第二回合时，陈显达大胜，亲手砍杀数人，而手中长矛突然折断，中央军队陆续增援，陈显达不能抵抗，向后撤退，走到西州后（乌榜村），中央军骑兵官赵潭奋出全力，一矛刺中陈显达，陈

显达翻身落马，遂被斩首（年七十三岁）；所有的儿子，全数诛杀。秘书长（长史）庾弘远是庾炳之的儿子（庾炳之，参考四三五年四月），在朱雀桥处斩；临刑之前，庾弘远要了一顶帽子戴上，说："仲由死时，还要把帽带结起（《左传》〈前四八〇年〉：卫国三十二任国君【出公】卫辄的老爹卫聩，从流亡生涯中回国，劫持国务官【大夫】孔悝，跟儿子卫辄争夺宝座。仲由是孔悝的家臣，得到消息，警告卫辄说："我如果纵火焚烧高台，不怕你不释放孔悝。"卫辄恐惧，派大将石乞、盂黡攻击仲由，长矛刺中仲由帽带，仲由说："正人君子死时，不脱冠帽。"遂把帽带结起，伤重逝世），我死时不可以不戴帽子。"对四周观看的人说："我不是盗贼，而是义军，为了各位的身家性命。陈公（陈显达）把事情看得太轻易，他如果采纳我的意见，天下将免去灾难痛苦。"庾弘远的儿子庾子曜抱住老爹，请求代替一死，萧宝卷下令，父子一并斩首。



五世纪・四九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南齐陈显达兵变失败

萧宝卷既诛杀陈显达，越发随心所欲，不可一世，逐渐出宫游逛，但又不愿别人看见他的面孔。所以，每次出宫，就把沿途所有居民，全部驱逐，而只留下空屋。巡察官（尉司）用鼓声指示皇帝大队人马的去向，凡

是听到鼓声的人，就要拔起腿来，向没有鼓声的地方狂奔，根本来不及穿衣穿鞋。拒绝逃走或来不及逃走的，皇家禁卫军搜出之后，顺手即行格杀。萧宝卷每月要出宫二十余次，从来不通知前往何地；东南西北，没有一处不去。经常深夜一时、三时，突然之间，鼓声在四面八方，同时擂起，火光照耀，如同白昼，武装士卒，手拿旌旗刀枪，处处阻截。官民号叫奔走，盲目跟随，扶老携幼，大大小小，震恐惊骇，哭声号声，充满道路。可是所有街道，都被封锁，人民不知道逃向何方。士、农、工、商，全都停业，砍柴割草的生路，也都断绝，婚礼葬礼，全不敢举行，哺育幼儿或等待生产的妇女，只有到远地寄住。有的抬着病人求医，忽听鼓声，只好丢弃路边；有的抬着灵柩，也不能掩埋。大街小巷两侧，都悬挂布匹，建立高大屏障，派武装士卒看守，称之为“屏除”，也称之为“长围”。萧宝卷曾经去沈公城（今地不详），有一位妇女正在分娩，不能逃走，遂下令剖开她的肚子，看看婴儿是男是女。又有一次，前去定林寺（江苏省南京市定林镇），一个和尚年老而又身患重病，不能行动，躲藏在草丛之中，萧宝卷下令射击，百箭同时发出。萧宝卷力大无穷，挽弓的强度，可到三斛五斗（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斛”和“斗”的区别）。又喜欢扛大旗，白虎幡高达七丈五尺，萧宝卷放到牙齿上顶起，牙齿都断了，但他丝毫不觉辛苦。自己制造扛旗工具和扛旗服装，上面都用黄金、璧玉装饰，皇家侍卫严肃地站在两旁，萧宝卷丑态毕露，却丝毫不觉羞愧。到东郊铁矿场（东冶），向士卒俞灵韵学习骑马，经常穿丝织的短衣短裤，戴黄金片编成的帽子，手拿镶嵌七种珠宝的长矛，在脚踝部分，把裤脚扎住，不管降雨落雪，不管坑坎陷阱，萧宝卷马不停蹄，四下奔驰；口渴或疲倦时，就跳下马背，解下腰际水瓢，舀水来喝，喝罢上马，奔驰而去。又遴选流氓无赖能够跑路、追逐奔马的共五百人，留在左右，经常教他们跟随。有时候在市场旁边，访问亲信的住家，转弯抹角，跑遍京师（首都建康）每一个角落。有时候也到城外射击野鸡，设立野鸡场二百九十六处，来往奔走，一会工夫也不休息。

五〇〇年，春季，正月一日，南齐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元旦朝会，南齐帝（六任帝）萧宝卷（本年十八岁）吃过早饭后才出来，祝贺的序幕刚刚完毕，他就回到西厢睡觉，从上午十时，直睡到下午四时，文武官员站在金銮宝殿陪同祝贺的位置上，饥饿寒冷交逼，很多人昏倒在地。萧宝卷好不容易醒过来，出来主持典礼，匆匆忙忙，草率结束。

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刺史）裴叔业听到南齐帝萧宝卷不断诛杀高阶层官员，心中惊惧不安。有一天，登上寿阳城楼，向东北眺望肥水（东淝河，流经寿阳城东北），对部属说："你们要不要荣华富贵？我能办到。"后来改任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参考去年【四九九年】九月），对于被调往内地，并不乐意。正巧，陈显达起兵反抗中央，裴叔业派军政官（司马）、辽东（侨郡）人李元护率军增援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但内心并不是效忠中央，而只是观望形势。陈显达失败，李元护也回军。中央也疑心裴叔业的意图，裴叔业更派出专人，前往首都建康探听消息，中央对他越发猜疑，气氛紧张，事变随时都会爆发。裴叔业的侄儿裴植、裴飏、裴粲，都在京师（首都建康）当直阁将军，守卫宫殿，大为恐惧，抛弃娘亲，仓皇逃往寿阳（安徽省寿县），警告裴叔业：中央势将发动突袭，应早作打算。萧宝卷的亲信、直阁将军徐世标等，认为裴叔业身在边界，逼得太急时，可能倒向北魏帝国（首都洛阳），中央政府就无法克制；于是报告萧宝卷，派裴叔业同族、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裴长穆前往传达皇帝旨意，收回去年（四九九年）发布的人事命令，允许裴叔业仍留原官。但裴叔业仍忧愁惊惧，而裴植等更不停地要裴叔业提高警觉。

裴叔业派亲信马文范前往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向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萧衍请教如何才能保全？先说自己的计划："天下大势，可以预知。用正常办法，恐怕无法生存，不如面向北方（北魏帝国），至少可以封一个河南公爵。"萧衍说："一群品质低劣的人物掌握权柄，怎么会有远见？他们连自己都不晓得在做什么，结果不会有任何成就。唯一的因应之法，莫过于把家眷送回京师（首都建康），先使他们安心（去年【四九九年】八月，萧衍把老弟们秘密召出京师【首都建康】，而今却建议裴叔业送家眷回京师）。如果他们仍不顾一切逼迫，只要率步骑兵二万人，直接攻击横江（安徽省和县东南长江渡口，对岸就是采石），断绝中央政府的外援，则天下大事，一战就可决定。如果向魏国（北魏帝国）靠拢，魏国（北魏帝国）政府势必派人接替你的官职，而把你调到黄河以北，主持一州；河南公爵，怎么能够得到！而且，一旦发动，回到南方的道路，就完全绝望。"（胡三省注："裴叔业之问，萧衍之答，虽然二人的志向有大有小，但明显看出，南齐边防军将领，都有叛变之心，萧宝卷还跟谁共治天下！"）裴叔业沉吟疑虑，不能决定，最后终于派他的儿子裴芬之到首都建

康当人质，同时也派人送信给北魏帝国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州长（刺史）薛真度，询问归附北魏是不是合宜。薛真度劝他归附得越早越好，警告说："如果情势危急，被逼投降，功劳就小，赏赐就少。"信件秘密来往，互相讨论。此时，建康谣言传播，认为裴叔业非叛变不可，裴芬之大为恐惧，再逃回寿阳（安徽省寿县）。裴叔业遂派裴芬之和侄女婿杜陵、韦伯昕，前往北魏（首都洛阳），呈递归降奏章。

正月七日，北魏政府派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元勰，车骑将军王肃，率步骑兵十万人强大混合兵团，南下增援裴叔业；任命裴叔业"使持节"、豫雍等五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豫雍等五州诸军事。五州：豫、雍、兖、徐、司，此五州指南齐五州，都是南齐北疆）、征南将军、豫州州长（仍保持原来"豫州"），封兰陵郡公爵。

正月三十日，南齐帝（六任）萧宝卷，下诏讨伐裴叔业。

二月十六日，南齐政府任命皇城保安司令（卫尉）萧懿当豫州州长（接替裴叔业）。

二月二十八日，北魏帝国任命彭城王元勰当宰相（司徒）兼扬州州长，镇守寿阳（曹魏帝国及晋王朝初年时，寿阳【寿春，安徽省寿县】一直是扬州州政府所在，大分裂时代初期，扬州州政府设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执行司隶校尉【京畿总卫戍司令部】任务；晋帝国末年，把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参考四二〇年四月。而今，北魏帝国既取得寿阳，遂恢复魏晋时代旧制）。北魏帝国派最高统帅（大将军）李丑、杨大眼率骑兵二千人，进入寿阳协防；又派指挥官（统军）奚康生率羽林禁卫军一千人，急行军南下增援。杨大眼是杨难当的孙儿（杨难当掀起汉中之战，参考四三四年三月）。

北魏军队还没有南渡淮河。

二月二十九日，裴叔业因病逝世（年六十三岁）。

三月十五日，南齐政府派平西将军崔慧景率领水上战斗部队，讨伐寿阳（安徽省寿县）。南齐帝萧宝卷在戒严净街、断绝行人、长幔布障严密保护下，前往琅邪城（白下，建康城北），亲自为崔慧景送行。萧宝卷身穿军服，坐城楼上，召唤崔慧景单身独马进入长幔布障，没有一个人跟随，崔慧景只说了几句话，便拜辞叩别，发现自己得以平安出来，不禁大喜。

崔慧景从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出发时，他的儿子崔觉当直阁将军，父子秘密约定行动时间表：崔慧景抵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后，崔觉立

刻逃出京师（首都建康），投奔老爹。崔慧景率军越过广陵数十华里后，召集各带兵官（军主）会议，说："我身蒙三位皇帝的厚恩（指一任帝萧道成、二任帝萧赜、五任帝萧鸾），又接受辅佐托孤的重责（五任帝萧鸾遗诏，命崔慧景、刘悛、萧惠休，同心协力），可是，幼主（萧宝卷）昏庸狂暴，政府败坏，帝国倾危而不扶持。今天正应尽到职责，我打算跟各位共同建立伟大的功劳，安定国家，各位意下如何？"大家一致响应。于是，大军折回，再向广陵。军政官（司马）崔恭祖留守广陵，大开城门，接迎大军入城。萧宝卷听到兵变消息。

三月十二日，加授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左兴盛皇家符节、首都军区水陆各军司令长官（都督建康水陆诸军），讨伐崔慧景。崔慧景在广陵停留两天，集结部众，渡长江南下。

最初，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南兖州（州政府广陵）二州州长（刺史）、江夏王萧宝玄，娶徐孝嗣的女儿当王妃；徐孝嗣被诛杀（参考去年【四九九年】十月），萧宝卷下诏，命他离婚，萧宝玄十分怨恨。崔慧景派使节前往晋见，尊奉萧宝玄当盟主；萧宝玄诛杀使节，动员军队，登城固守。萧宝卷派骑兵部队长（马军主）戚平、皇宫外务总监（外监）黄林夫前往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协防。崔慧景渡长江南下前夕，萧宝玄派人跟崔慧景秘密接触，态度剧烈转变，诛杀仍效忠中央的军政官（司马）孔矜、收发官（典签）吕承绪以及戚平、黄林夫，大开城门，迎接崔慧景；命秘书长（长史）沈佚之、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柳憕，分别部署。萧宝玄乘八抬大轿，手拿红旗，跟随崔慧景大军，向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出发。中央政府派骁骑将军张佛护、直阁将车徐元称等六位将领驻防竹里（江苏省句容市北），构筑数个城垒，封锁要道，阻拦反抗军前进。萧宝玄派信差对张佛护说："我身为亲王，回京（首都建康）入朝，顺理成章，你何必用尽心计，断我去路？"张佛护回答说："我身份低贱，蒙国家厚恩，使我在这里建立小小的军事基地，殿下回京（首都建康）入朝，请一直通过，我怎么敢阻拦！"于是，只对崔慧景军射击，遂肉搏会战。反抗军崔觉、崔恭祖所率前锋将士，都骁勇善战，而又轻装行军，不煮饭进餐，只用小船满载酒食，作为军粮。每看到城垒里炊烟升起，就立刻发动猛烈攻击，中央军遂无法进餐，陷于饥饿困顿。徐元称等建议出降，张佛护不肯。崔恭祖等作更猛烈的攻击，遂攻克城堡，斩张佛护。徐元称归降，其他四位带兵官（军主）全死。

三月十五日，萧宝卷再派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王莹率各路兵马，在湖头（玄武湖东）构筑城垒，连同蒋山（建康城东）西麓原来驻防的军队数万人。王莹是王诞的堂曾孙（王诞受司马元显宠信，参考四〇二年正月）。崔慧景抵达查硎（今地不详），竹塘（今地不详）人万副儿建议说："现在，道路都被中央部队切断，不可以考虑由平地进军。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攀登蒋山小径而上，将大出他们意外。"崔慧景采纳，遂派一千余人，鱼贯登山，从西麓连夜冲下，杀声鼓声，震动天地，攻击湖头城垒，中央军惊恐，霎时间四散逃走。萧宝卷再派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左兴盛率宫城内禁卫军三万人，守卫北篱门；左兴盛听到风声，立刻撤退。

三月二十四日，崔慧景进入乐游苑（玄武湖南），崔恭祖率轻装备骑兵十余人杀入宫城北掖门，再行杀出。宫城所有城门，全都关闭，崔慧景指挥大军，重重包围。于是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石头（建康城西北）、白下（建康城北）、新亭（建康城西南）各重要军事城池基地，全部崩溃。左兴盛撤退，无法进宫，躲到秦淮河采荻草小船上，崔慧景搜出他，斩首。宫城中派军出击，不能战胜。崔慧景纵火焚烧总监察署（兰台），开辟战场。暂任皇城保安司令（守卫尉）萧畅驻防南掖门，负责宫城防御军事行动，抵御反抗军随时发动的攻击，人心稍稍安定。崔慧景宣称奉宣德太后王宝明的命令（王宝明是文惠太子萧长懋的正妻【太子妃】，她的儿子三任帝萧昭业登极，尊她"皇太后"。五任帝萧鸾夺取帝位，王宝明出宫定居鄱阳王萧锵的故宅，改称宣德宫。依辈分，是现任帝【六任】萧宝卷的堂嫂），罢黜萧宝卷，改封吴王。

王敬则兵变时（参考前年【四九八年】四月），五任帝（明帝）萧鸾曾把所有亲王集中皇宫。陈显达兵变时（参考去年【四九九年】十一月），萧宝卷再召集各亲王入宫。巴陵王萧昭胄对五任帝萧鸾命各亲王入宫，各亲王几乎被屠往事，仍感惊恐，遂跟老弟永新侯萧昭颖假扮成和尚，逃到江西地区（安徽省中部）。萧昭胄是竟陵王萧子良的儿子（萧子良是二任帝萧赜的儿子，参考四八四年正月）。等到崔慧景起兵，萧昭胄兄弟出来投靠，崔慧景改变主意，又想拥护萧昭胄，犹豫不决，不知道应选择哪一个人（萧宝玄是五任帝萧鸾的儿子，萧昭胄是二任帝萧赜的孙儿）。

反抗军竹里（江苏省句容市北）战胜，崔觉跟崔恭祖争功，崔慧景不能裁决。崔恭祖劝崔慧景用火箭攻击，焚烧宫城北掖门城楼。崔慧景认为大事就要成功，烧了之后，将来如果重建，所需经费和人力，相当繁重，

所以不肯接受。崔慧景喜爱清谈，同时对佛学也有见解；指挥部设在法轮寺，每天只跟客人（指何点）高谈阔论，崔恭祖心中十分怨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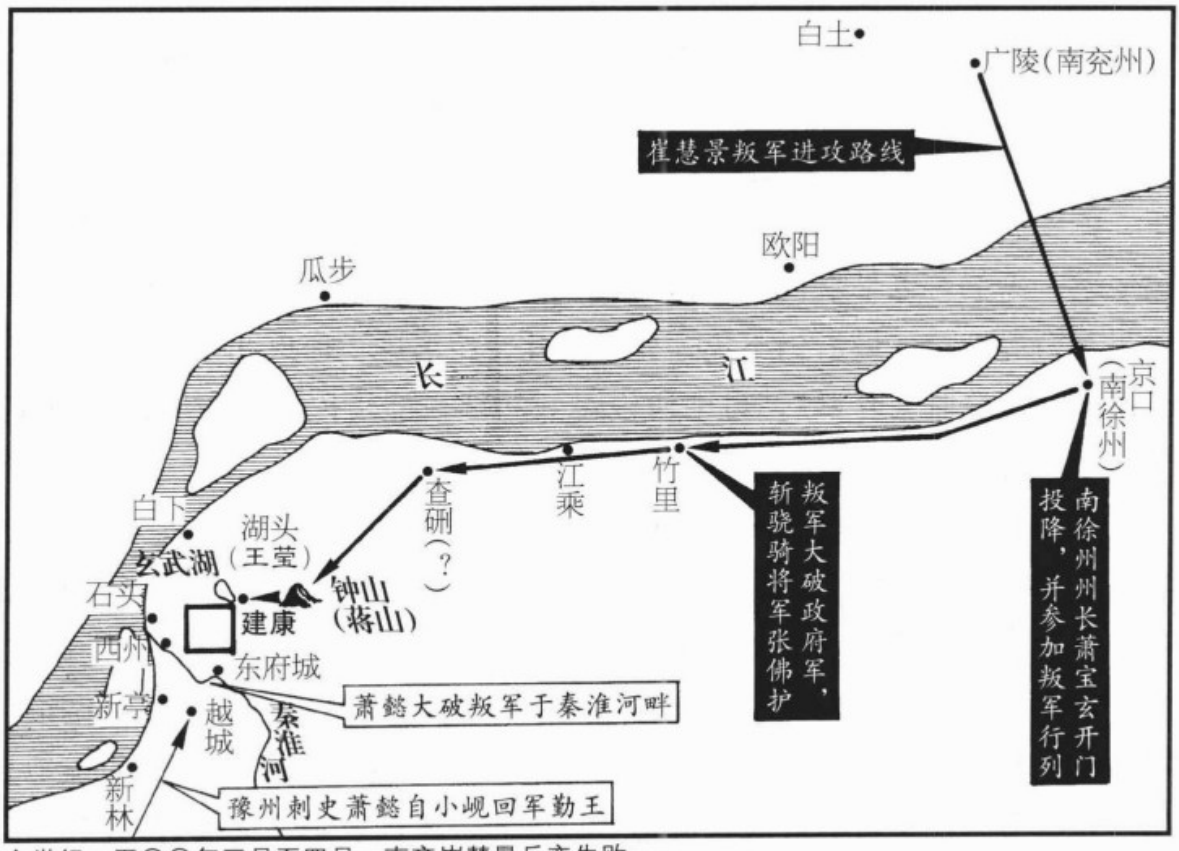
当时，豫州（原州政府所在寿阳【安徽省寿县】投降北魏后，南齐政府于历阳【安徽省和县】另置州政府）州长（新任）萧懿率军驻防小岘（安徽省含山县西北）讨伐裴叔业，萧宝卷派密使命萧懿回军援救京师（首都建康）。萧懿正在吃饭，接到命令，立刻放下筷子，率带兵官（军主）胡松、李居士等数千人，从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渡长江登陆，抵达越城（建康城南），燃起烽火，宫城里的人呐喊呼叫，庆幸援军已到。之前，崔恭祖曾经建议崔慧景先派二千人驻防采石，封锁长江，阻止彼岸援军渡江。崔慧景认为宫城就要投降，一旦投降，外来的救兵自会瓦解，不肯接受崔恭祖意见。萧懿勤王军既到越城，崔恭祖请求立即迎战，崔慧景又不同意；可是，却派他的儿子崔觉率精兵数千人，在秦淮河南岸布防。萧懿发动拂晓攻击，奋不顾身，誓死相拼，只几个回合，崔觉军大败逃散，投到秦淮河淹死的有二千余人。崔觉单人匹马后退，拉起秦淮河吊桥，切断南北交通。崔恭祖抢到太子宫舞女，崔觉用压力强把舞女夺去。崔恭祖累积太多气愤，当天夜晚，与崔慧景手下勇将刘灵运投奔宫城归降。反抗军的军心，霎时崩溃。

夏季，四月四日，崔慧景发现大势已去，只率心腹侍从数人，悄悄逃出大营，打算北渡长江。而宫城北部的反抗军还不知道已被领袖遗弃，仍在那里拒战。宫城守军出城扫荡战场，斩杀数百人。萧懿勤王军渡秦淮河到北岸（北岸就是建康城），崔慧景反抗军的残余部队，全都逃散。崔慧景包围宫城共计十二天，终于失败。追随他的心腹亲信，在中途逐渐溜走，最后只剩下崔慧景一人一马，逃到蟹浦（江苏省江宁县西北），被一个渔夫格杀，把人头放到装泥鳅的箩筐里，担到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呈献。崔恭祖被囚军械制造厂（尚方），不久，斩首。崔觉逃到庙里当和尚，被发觉后，生擒，绑赴刑场，斩首（年六十三岁）。

萧宝玄初到建康时，驻扎东府城（宰相府，建康城南），官员和民众很多前往投效。崔慧景失败，勤王军搜查出政府官员或民间仕绅投效萧宝玄和崔慧景的名册，南齐帝萧宝卷下令烧掉，说："江夏王（萧宝玄）还那个样子，怎么能怪罪别人！"（胡三省注："昏暴的人，难道没有一句话合乎真理！萧宝卷这句话说对了。"）萧宝玄逃亡，躲藏了几天才出来。萧宝卷叫他到后堂，用布障把他裹起来，命左右数十人，急擂战鼓，猛吹号角，

围绕着他不停奔驰，派人对萧宝玄说：“你这些日子围我，也是如此。”

五月十日，南齐政府诛杀萧宝玄。



六世纪·五〇〇年三月至四月　南齐崔慧景兵变失败

五、襄阳兵变

五〇〇年，夏季，五月十三日，南齐政府大赦。

五月二十六日，南齐政府对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兖州（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地区，特别再作一次大赦。最初，崔慧景战乱平定，南齐帝萧宝卷下诏（五月十三日），赦免崔慧景的党羽。可是，受宠爱的家奴弄臣当权，根本不理会诏书；对没有罪而有财产的人，就诬陷他们是叛乱匪党，诛杀之后，还没收他们的财产。而实际上参加反抗军的变兵变民，只因家庭贫苦，反而一概不问。有人向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王喧之反映（喧，音xuān）：“赦书欺骗，人心愤慨！”王喧之说：“没有关系，还有第二次赦书。”因此，再赦。不久，受宠爱的家奴弄臣，随意诛杀，跟从前一样。

南齐帝萧宝卷宠爱的家奴弄臣有三十一人、侍奉宦官（黄门）有十人。直阁将军兼骁骑将军徐世标一向受萧宝卷信任，几乎所有的处决，都由徐世标执行。陈显达起兵反抗中央时，萧宝卷擢升徐世标当辅国将军；萧宝卷虽然用中央军事总监（护军将军）崔慧景当讨伐大军总司令官（参考去年【四九九年】十一月），但兵权却握在徐世标之手。徐世标也知道萧宝卷昏聩凶暴，暗中对他的党羽茹法珍、梅虫儿说："哪一个王朝没有坏君王，但我们的君王却坏到了尖。"茹法珍等正跟他争权，就把这话秘密报告萧宝卷，萧宝卷也早就讨厌徐世标的凶恶顽强，于是派禁卫军前往诛杀，徐世标奋勇抵抗，最后仍不免一死。自此，茹法珍、梅虫儿当权，一同担任皇宫外务总监（外监），口中所说每一句话，都是传达皇帝的诏书或指令。王晅之负责文书工作，跟二人唇齿相依。

萧宝卷最宠爱贵妃（小老婆群第一级）潘玉奴，对潘玉奴的老爹潘宝庆以及茹法珍，都称"阿丈"；而称梅虫儿、俞灵韵"阿兄"（自三国时代起，民间喜用"阿"字发语，如"阿父"、"阿兄"、"阿戎"等是）。萧宝卷跟茹法珍等，一块去潘宝庆家，亲自到井上汲水，帮助厨夫炒菜做饭。潘宝庆遂仗势欺人，作奸犯法，对有钱人家，就诬以谋反；犯人的田地、财产，没有一件不请求萧宝卷赏赐给自己。一家被诬陷，灾祸蔓延四周邻居。潘宝庆又考虑到对方将来可能复仇，为了斩草除根，对方所有男孩，全部格杀。

萧宝卷也常到"提刀圣旨"（刀敕）家游戏饮宴。"提刀圣旨"家有婚葬大事，萧宝卷都去庆贺、哀悼。

宦官王宝孙年纪十三四岁，绰号"伥子"（受老虎驱使的鬼魂，称"伥"【音 chāng】，这种鬼魂，专门引导老虎吃人，邪恶无情，又诡计多端），最受宠爱，参与政府决策。即令是王晅之、梅虫儿之辈，对他也得低头。王宝孙随意指挥高级官员，随时更改皇帝的诏书和指令，甚至骑马闯入金銮宝殿，对萧宝卷动辄吆喝斥责；三公以及部长级官员，看到王宝孙，没有一个不恐惧得不敢大声呼吸。

八月十七日（原文"甲辰"，据《南齐书》改），夜晚，南齐后宫失火，当时南齐帝萧宝卷出游大街小巷，没有回宫，外人不敢擅自打开宫门，宫里的人遂无法逃生。等打开宫门时，烧死的宫女、宦官，遍地尸体，房舍烧毁三十余间。

当时，受宠爱的家奴弄臣，都用"鬼"字作为绰号。有一位"赵鬼"，

能够读《西京赋》，对萧宝卷说："柏梁台火灾之后，建章宫兴筑。"（东汉王朝张衡，作《东京赋》、《西京赋》，有此二语。柏梁台火灾及建章宫兴筑事，参考前一〇四年）萧宝卷遂大兴土木，兴建芳乐、玉寿等殿，用麝香涂抹墙壁，雕刻绘画，修饰装潢，竭尽奢侈豪华，堂皇富丽。工匠夜以继日，从晚上做到天亮，仍赶不上萧宝卷要求的进度。

后宫小老婆群及宫女的服装和使用器物，都非常奇异珍贵；皇家储藏的旧有东西，不再够用，遂用高价收买民间金银珠宝，价格比平时高出数倍。建康（江苏省南京市）酒税，都折成黄金，让人民缴纳，而仍然不足。萧宝卷用黄金雕成莲花，贴到地上，命贵妃潘玉奴在上面行走，说："这才是步步生莲花！"又下令人民缴纳野鸡头上红色羽毛、仙鹤翎毛以及白鹭绒毛，代替赋税；受宠爱的家奴弄臣，就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图利。皇帝不过要求进贡一件，受宠爱的家奴弄臣，便要求人民进贡十件；又派人到各州县，招揽生意；代替人民缴纳赋税，折收现款，但是却不交给地方政府，而自己全部侵占；郡长县长不敢提一句抗议，只好重向人民征收，如此这般，反复不停，人民困顿贫苦，山穷水尽，奔走道路，号叫哭泣。

九月，豫州（州政府历阳）州长（刺史）萧懿，自小岘（安徽省含山县西北）南下增援京师（首都建康）时，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萧衍派亲信虞安福，飞骑前往，劝告萧懿说："诛杀盗贼（指崔慧景）之后，你就建立下使皇帝无法赏赐的大功。面对贤明的君王，还不见得可以自保，何况如此昏乱的政府，怎么可能免死？如果盗贼消灭，你率军入宫，行使伊尹、霍光所行使的大事，应是万世难逢的良机。如果不能，就应上疏中央，班师历阳（安徽省和县），宣称全力对付外患，则声威震慑内外，谁敢不服从命令！这两件事都办不到，一旦放弃兵权，接受他的富贵荣华，地位虽高，却没有军队，一定后悔。"秘书长（长史）徐曜甫也苦苦进言，萧懿全不同意。

崔慧景既死，萧宝卷任命萧懿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萧懿有九个弟弟：萧敷、萧衍、萧畅、萧融、萧宏、萧伟、萧秀、萧憺、萧恢。萧懿以伟大功勋，位居政府首长高位；萧畅当皇城保安司令（卫尉），管理城门钥匙。当时，南齐帝萧宝卷，忽然出城，忽然入宫，行动飘忽无常，有人建议萧懿：趁萧宝卷出城游逛时，紧急动员军队，把他罢黜，萧懿不接受。受宠爱的家奴弄臣茹法珍、王喧之等，厌恶萧懿权势太大，警告萧宝卷说："萧懿将要效法对付萧昭业前例（参考四九四年七月），陛下的性命就在顷

刻。”萧宝卷相信。徐曜甫得到消息，秘密在长江小岛上准备船只，劝萧懿逃亡，投奔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萧懿说：“人生自古都有死，岂有叛逃的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但萧懿的老弟和侄儿，都严密戒备。

冬季，十月十三日，萧宝卷派人把毒药送到国务院（尚书省）给萧懿。萧懿毒发身死前，说：“我弟弟（萧衍）在雍州（州政府襄阳），实在替政府担心。”萧懿的弟弟、侄儿们，全都逃亡，躲在民间，没有人检举告发。只有萧融被捕，斩首。

南齐帝萧宝卷一直疑心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萧衍，可能对中央图谋不轨。直后将军、荥阳郡（侨郡）人郑植的老弟郑绍叔当萧衍的宁蛮司令部秘书长（宁蛮长史。雍州州长【刺史】兼任宁蛮校尉），萧宝卷命郑植以探望郑绍叔名义，前往行刺萧衍。郑绍叔得到消息，秘密报告萧衍。萧衍在郑绍叔家，摆下筵席，对郑植开玩笑说：“中央派你当刺客，今天宴会，正是大好良机。”宾主都大笑。萧衍又招待郑植参观城防工程、仓库、战士、兵马、武器、船舰。郑植告退后，对郑绍叔说：“雍州（湖北省北部）实力雄厚，不容易对付。”郑绍叔说：“老哥回去，应把所见到的，全部报告天子（萧宝卷），如果用武力夺取雍州（州政府襄阳），我就凭着这些装备，一决死战。”郑植返京（首都建康）时，郑绍叔送他到南岘（即岘山，襄阳城南五公里。孙坚在此战死【参考一九一年十月】，羊祜坠泪碑也在此【参考二七八年十一月】）。痛哭握别（一旦战争爆发，兄弟敌对，难再相见）。

萧懿死讯传到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萧衍深夜召集张弘策、吕僧珍、秘书长（长史）王茂、总务官（别驾）柳庆远、人事官（功曹）吉士瞻等，在家中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用最强烈的手段反应。王茂是王天生的儿子（王天生攻击袁粲事，参考四七七年十二月）。柳庆远是柳元景的侄儿（柳元景之死，参考四六五年八月十三日）。

十一月九日，萧衍集合僚属，说：“领袖（萧宝卷）昏聩暴虐，罪恶超过子受辛，我准备跟各位同心协力，把他除掉。”当天建立大本营，竖起义旗，集结部众，约有武装士卒一万余人，战马一千余匹，船舶三千余艘。把檀溪中储存的木材、竹竿，拿来建造舰艇，用茅草做成船篷，事情立刻办妥。各将领争夺船桨，吕僧珍把原先准备的拿出来，每船分配两只，争论才算平息。

这时，南康王萧宝融当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

（刺史）；西翼警卫指挥部秘书长（西中郎长史）萧颖胄当总部执行官（行府州事。萧宝融武职是西中郎将）。南齐帝萧宝卷派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二郡郡政府皆设涪城【四川省绵阳市】）郡长刘山阳率军三千人，前往任所；命他路过江陵时，会合萧颖胄的军队袭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萧衍得到情报，派军事参议官（参军）王天虎前往江陵，送信给总部各位官员，声称："刘山阳大军西上，将同时袭击荆（江陵）、雍（襄阳）二州。"萧衍对属下将领及幕僚说："荆州（江陵）一向畏惧襄阳（襄阳是边陲重镇，军民骁勇善战），加上唇亡齿寒，怎能不暗中跟我们同心！我集结荆（湖北省西部）、雍（湖北省北部）二州的兵力，擂动战鼓，大举东下，纵然韩信、白起复活，也不能拯救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何况一个昏君和一群'提刀圣旨'之徒！"萧颖胄接到信，犹豫不能决定。而中央军刘山阳已抵达巴陵（湖南省岳阳市），萧衍派王天虎携带两封书信，再往江陵，分别呈递萧颖胄及他的老弟、南康王府宾友（王友）萧颖达。王天虎出发后，萧衍对张弘策说："指挥军队作战，以心战最为重要。前些时派王天虎到荆州（州政府江陵），每人都有函件，这一次王天虎乘驿马车十万火急赶往，却只携带呈递萧颖胄兄弟的两封信，信上写明：'由王天虎口头报告。'可是，当问王天虎有什么报告时，王天虎却不知道有什么报告。王天虎是萧颖胄的亲戚，那边的人一定认为萧颖胄跟王天虎共同隐瞒一项秘密，于是每个人都会生出疑心。刘山阳自然也会猜忌，跟萧颖胄保持距离。到那时候，萧颖胄无论进退，都没有办法证明，自会跳进我的圈套，是以，两封平淡的信，却可以平定一州。"（胡三省注："萧衍在襄阳举事，妙计百出。后来遇到侯景，不如一个白痴【参考五四八年】。难道是他老了，或是上天夺取他的魂魄？"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半截英雄，有能力创造奇迹，没有能力保持奇迹。说萧衍是半截英雄还是恭维他，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是庸碌之辈，运气来了，小聪明多如牛毛。他欠缺大智慧，没有后劲，不得不败得悲惨。）

刘山阳大军挺进到江安（湖北省公安县），逗留停顿十余日，不肯北上。萧颖胄大为恐惧，不知道如何是好。夜晚，召集西翼警卫指挥部城防军事参议官（西中郎城局参军）、安定（侨郡，湖北省南漳县西）人席阐文，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柳忱，在戒备森严的书房中，秘密会议。席阐文说："萧衍招兵买马已不是一天。江陵（荆州）一向畏惧襄阳（雍州），而且江陵又寡不敌众。如果攻击萧衍，一定无法克制；即令可以克

制，最后仍不会被中央包容。现在，如果诛杀刘山阳，跟萧衍联合起兵，另行拥护一位新皇帝，号令全国，霸主的事业，就可以建立。问题是，刘山阳迟迟不进，是他对我们已不信任。只有一个办法使他信任，那就是先斩王天虎，把王天虎的人头送给刘山阳，化解他的猜疑，等他到达时，再向他下手，不可能不成功。”柳忱说：“皇帝疯狂荒唐，一天比一天严重，京师（首都建康）显贵官员，没有一个不站着时不敢动移、停着时不敢呼吸。幸而他是那么遥远，使我们暂时得以保住性命。讨伐萧衍，只是中央使我们两州互相击毙对方的谋略。难道看不见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萧懿的下场？萧懿率精兵数千人，攻破崔慧景十万大军，而竟被一群鲨鱼陷害，灾难相接。如果对从前事件不忘，它就是后来事件的教师。而且，雍州（湖北省北部）士卒骁勇善战，粮多将广。萧衍英姿，盖世无双，刘山阳绝对抵挡不住。萧衍如果击破刘山阳，我们荆州（湖北省西部）又要接受违犯军律的责备，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应该深思。”萧颖达也劝告萧颖胄接受席阐文的建议。第二天，早晨，萧颖胄召见王天虎，说：“你跟刘山阳相识，事到今天，不得不借一下你的人头。”遂斩王天虎，把人头送给刘山阳，一面征调民间车辆牛只，宣称出动步兵远征襄阳；刘山阳大喜过望。

十一月十八日，刘山阳抵达江津（江陵县东南十公里），乘坐一辆车子，身穿白色衣服，带了左右几十个卫士，进城拜会萧颖胄。萧颖胄派前汶阳郡（湖北省远安县）郡长刘孝庆等在城内设下伏兵，刘山阳一进城门，伏兵突起，就在车上击斩刘山阳。刘山阳的副带兵官李元履集结部众，请求归降。

柳忱是柳世隆的儿子（柳世隆，参考四六六年四月）。萧颖胄忧虑西翼警卫指挥部军政官（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不赞成起兵反抗中央，告诉柳忱。柳忱说：“容易得很！最近夏侯详向我家求婚，我还没有答应。”遂把女儿嫁给夏侯详的儿子夏侯夔，然后把密谋告诉他，夏侯详同意。

十一月十九日，萧颖胄用南康王萧宝融的名义，下令戒严；又下令赦免囚犯，赏赐给他们恩德，颁布奖赏标准。

十一月二十日，萧颖胄再用萧宝融名义，任命萧衍“使持节”（一级权力）、前锋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前锋诸军事）。

十一月二十一日，再任命萧颖胄当前进及留守大军总司令官（都督行留诸军事）。萧颖胄有才能、度量，自公开背叛中央，谦卑虚心，委屈自己，顾全大局，人心归附。因总务官（别驾）、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

人宗夬（音 guài），以及同郡人、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刘坦，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乐蔼，都受本州（荆州）人士推崇敬重；萧颖胄遇到总部重要措施，总是向他们请教。萧颖胄、宗夬，每人都捐出自己的财产及布帛、粮秣；又向富家交换借贷物资，供应军需。长沙寺的和尚，一向富有（四三二年六月，南宋帝国临川王刘义庆当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为老爹长沙王刘道怜祈福，兴建庙院，名长沙寺），用黄金铸成金龙，有数千两重，埋在土中。萧颖胄把它掘出，捐输给军队。

萧颖胄派人把刘山阳的人头送给萧衍，并且说：本年不利军事行动，应延缓到明年（五〇一年）二月间出兵。萧衍说："发动大事，全靠一股锐气。一个突破接一个突破，还恐怕惊疑懈怠，如果停留一百天，一定后悔莫及。而且，十万武装部队按兵不动，粮秣先行吃光，只要有一个小娃起来反对，我们的大事就不会成功。何况，部署已经完成，怎么可以中途停止？从前，姬发（武王）讨伐子受辛（纣帝），在冒犯'太岁'之下进军；怎么可以坐在那里，等'太岁'自己变换方位，再采取行动？"（"太岁"，就是木星，古天文书记载，太岁星每十二年绕一个大圈。所在的方向，最为凶恶，不可以从事土木工程。【俗云："太岁头上动土。"祸不可测。】更不可以出兵。）

十一月二十二日，萧衍上疏南康王萧宝融请登极称帝，萧宝融拒绝。

十二月，萧颖胄跟夏侯详发布政治号召及军事命令给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的文武百官，以及全国各州郡政府首长，条条指控南齐帝萧宝卷以及梅虫儿、茹法珍的罪行。萧颖胄派冠军将军、天水郡（侨郡，湖北省宜城县东）人杨公则率军攻击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又派西翼警卫指挥部军事参议官（西中郎参军）、南郡（湖北省江陵县）人邓元起攻击夏口（郢州州政府所在城·湖北省武汉市）；带兵官（军主）王法度被认为不及时前进，撤职。

十二月十日，荆州（江陵）各将领及参谋僚佐，再建议萧宝融登极称帝，萧宝融仍不应许。夏侯详的儿子、骁骑将军夏侯亶在京师（首都建康）当殿中禁卫总队长（殿中主帅），夏侯详秘密召唤，夏侯亶遂自建康（江苏省南京市）逃回。

十二月二十七日，夏侯亶抵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宣称奉宣德皇太后王宝明的命令："南康王（萧宝融）应继承大统，可等待京师方面清除宫廷。在没有使用皇帝称号之前，特别赏赐给他十个郡，封宣城王（晋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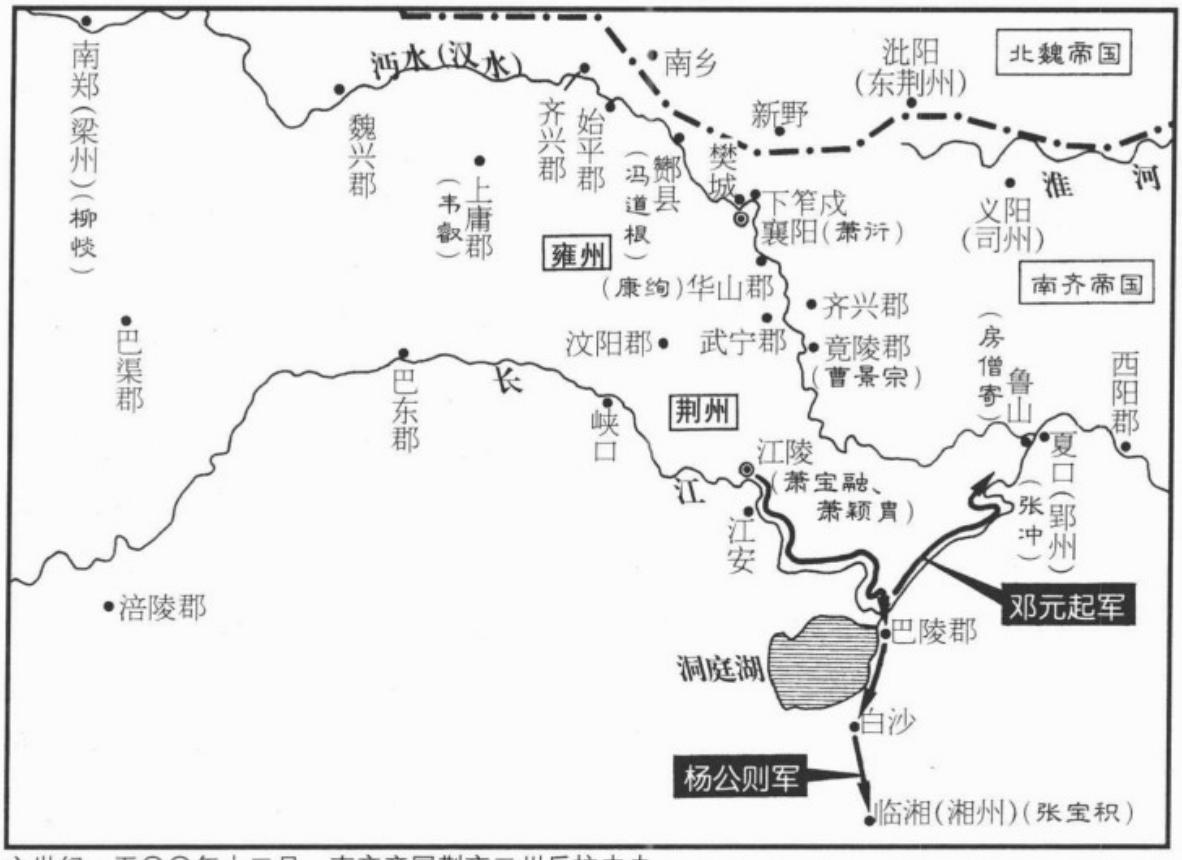
国时，七任帝元帝司马睿，以琅邪王身份当皇帝，所以琅邪王异于其他亲王，居于储君的第二顺位【第一顺位是皇太子】。南齐帝国五任帝明帝萧鸾，以宣城王身份当皇帝，所以宣城王跟琅邪王同样特别），担任帝国相国兼荆州（州政府江陵）全权州长（牧），加授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黄钺），可以遴选文武百官；而原来职务西翼警卫指挥官（西中郎府）、南康国（南康王采邑），仍然保持。等到皇家军队接近京师（首都建康）时，主管单位具备法驾迎接。”

竟陵郡（湖北省钟祥市）郡长、新野郡（河南省新野县）人曹景宗派亲信向萧衍建议：应迎接萧宝融建都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先登大位，确定皇帝身份，然后出动大军；萧衍不同意。王茂私下对张弘策说：“现在，把萧宝融放到别人手里，别人挟持天子，号令全国。萧衍努力前进，不过受别人驱使，这岂是长远计划！”张弘策告诉萧衍，萧衍说：“如果大事不能传出捷报，当然玉石俱焚。如果攻无不克，威望震动四海，我岂是庸庸碌碌，受别人摆布之辈。”（不让权力魔杖滑出手掌，是野心家最大守则，萧衍否认是庸碌之辈，事实上恰是庸碌之辈，只是他的运气不错。萧颖胄不死，萧衍可能是袁绍第二。）

最初，陈显达、崔慧景之乱，人心不安。有人向上庸郡（湖北省竹山县西南田家坝）郡长、杜陵（侨县，湖北省襄樊市西）人韦叡询问对时事的看法，韦叡说：“陈显达虽然是沙场老将，却没有政治才干。崔慧景虽然阅历过不少事情，可是性情懦弱，魄力不够；他们全族都被诛杀，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将来安定天下的，莫非就在本州（雍州）！”遂命他的两个儿子去结交萧衍。等到萧衍聚众起兵，韦叡率郡政府军二千人，加倍速度前进，去襄阳投效。华山郡（湖北省宜城县）郡长、蓝田（侨县）人康绚率郡政府军三千人，增援萧衍。鄖县（湖北省老河口市西北）人冯道根在家为娘亲守三年之丧，也率同乡中能胜任作战的子弟投奔萧衍。梁州、南秦州（二州州政府设南郑）州长（刺史）柳惔也起兵响应萧衍。柳惔是柳忱的老哥。

萧宝卷听到刘山阳被杀消息，下诏动员，出军讨伐荆（江陵）、雍（襄阳）二州叛徒。

十二月十三日，萧宝卷任命冠军将军府秘书长（冠军长史）刘浍（音kuài）当雍州州长（刺史）；派骁骑将军薛元嗣、皇家制造事务总监（制局监）暨荣伯率领大军及运送装载粮秣的一百四十余艘船团，增援郢州（州



六世纪·五〇〇年十二月　南齐帝国荆雍二州反抗中央

政府夏口）州长张冲，阻止反抗军前进。薛元嗣等对刘山阳中计被杀前事，深怀戒惧，因之疑惑张冲的立场，不敢前进，遂驻扎夏口浦；一直等反抗军逼近，才陆续进入郢城（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前竟陵郡（湖北省钟祥市）郡长房僧寄准备回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经过郢城时，萧宝卷下诏，命房僧寄当骁骑将军，留下来驻防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南岸）。张冲跟房僧寄一同向天盟誓，效忠中央，派带兵官（军主）孙乐祖率数千人，前往鲁山协防。

萧颖胄写信给武宁郡（湖北省荆门市北）郡长邓元起，要求他站在反抗军一边，张冲对邓元起一向厚待，所以大家都劝他返回郢城，邓元起在大庭广众中高声宣布，说："皇上（萧宝卷）凶暴，屠杀高阶层官员，一群品质低劣的摇尾系统当权，官宦之家的品德道义，全部沦丧。荆（湖北省西部）、雍（湖北省北部）二州同时发动大事，还怕失败？而且，我的娘亲在西方（邓元起是南郡【江陵】人），如果事情失败，虽被昏暴的政府诛杀，却有幸可以免除不孝的罪过。"当天就收拾行李，西去江陵，担任西翼警卫指挥部大营军事参议官（西中郎中兵参军。这段史实应是追叙邓元起十一月间事，事实上此时邓元起正率军攻击夏口）。

湘州（州政府临湘）总部执行官（行事）张宝积征调军队保卫州城（临湘，湖南省长沙市），不知道应该支持哪一边。反抗军冠军将军杨公则攻克巴陵（湖南省岳阳市），进击白沙（湖南省湘阴县北），张宝积恐惧，请求归降。杨公则进入长沙（临湘），对张宝积和他的部众，接纳安抚。

五〇一年，春季，正月十日，反抗军盟主、南康王萧宝融开始称相国，大赦。任命萧颖胄当左秘书长（左长史）、萧衍当征东将军、杨公则当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刺史）。

正月十三日，萧衍率军从襄阳（雍州州政府所在县，湖北省襄樊市）出发，留下老弟萧伟当总部执行官（总府州事），另一老弟萧憺负责防卫城郊堡垒；征东将军府军政官（府司马）庄丘黑驻防樊城（襄樊市汉水北岸）。萧衍既然南下，州政府兵力和仓库粮秣，十分空虚，而魏兴郡（陕西省安康市）郡长裴师仁、齐兴郡（湖北省郧县）郡长颜僧都，不但不接受萧衍的命令，反而更集结部队，袭击襄阳。萧伟、萧憺派军在始平郡（侨郡，湖北省丹江口市西北）迎头拦击，大破二郡联军，雍州（襄阳）才转危为安。

二月十八日，南齐帝萧宝卷派羽林警卫军，进攻反抗军基地雍州（州政府襄阳）。全国戒严。

二月二十日，反抗军征东将军萧衍抵达竟陵（湖北省钟祥市），命王茂、曹景宗分别当前锋指挥官，向前推进；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张法安镇守竟陵城。王茂等抵达汉口（汉水注入长江处，湖北省武汉市），各将领打算集中兵力，包围郢城（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另派军袭击西阳（湖北省黄州市）、武昌（湖北省鄂州市）。萧衍说："汉口水面，宽不过一华里，敌人在两岸射击，箭枝穿过江心，可以彻底封锁。房僧寄率重兵固守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南岸），跟郢城互相呼应，如果把所有的军队，全部投入郢城战场，房僧寄一定切断我们的后勤补给，后悔已来不及。不如派王茂、曹景宗先渡过长江，跟荆州（州政府江陵）的部队会师，攻击郢城。我自己率军围攻鲁山，保持沔水（汉水）畅通，使郧城（湖北省安陆市）、竟陵（湖北省钟祥市）的粮船，可以并肩而下。江陵、湘州（州政府临湘）的军队，得以陆续增援，兵力既多，粮秣又足，不担心鲁山、郢城不攻克。天下大事，可以躺在床上等它到手。"遂命王茂等率军南渡长江，在九里（距郢城【夏口，湖北省武汉市】九华里）扎营。中央军郢州州长（刺史）张冲派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陈光静出城迎战，大

败，陈光静阵亡，张冲登城固守。反抗军郢州州长曹景宗进据石桥浦，军队前后相接，直到加湖（湖北省黄陂县东南，距郢城【武汉市】十五公里）。

反抗军荆州（江陵）州政府派冠军将军邓元起、带兵官（军主）王世兴、田安之等，率数千人跟雍州（襄阳）部队在夏首（今地不详）会师。萧衍在汉口（汉水注入长江处）兴筑汉口城（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北岸），控制鲁山（武汉市汉水南岸）；而命舰队司令（水军主）、义阳郡（河南省信阳市）人张惠绍等在长江巡逻，断绝郢城跟鲁山之间的联络。反抗军冠军将军杨公则率领湘州所能派出的武装部队，抵达夏口会师；反抗军总部左秘书长（左长史）萧颖胄命荆州（江陵）派出的军队，全受杨公则指挥，即令是老弟萧颖达也隶属杨公则麾下。

反抗军总部（府朝）打算派人当湘州总部执行官（行湘州事），一时找不到恰当人选。西翼警卫指挥部大营军事参议官（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对大家说："湘州（湖南省）人心，很容易骚动，却很难使他们安定信服。任用军人则欺压平民，任用文官又没有声威。一定要使湘州平静，供应军民的粮食都不缺乏，没有一个人比我老汉更为适合。"总部遂任命刘坦当辅国将军府秘书长（辅国长史）、长沙郡（郡政府临湘）郡长兼湘州总部执行官（行湘州事）。刘坦曾经在湘州（临湘）停留过，很多人受过他的恩惠，道路上迎接他的人不断。刘坦到任后，遴选有能力、有担当的官员，分别到湘州所属的十个郡（长沙郡【临湘】、桂阳郡【湖南省郴州市】、零陵郡【湖南省永州市】、衡阳郡【湖南省株洲市西南】、营阳郡【湖南省道县】、湘东郡【湖南省衡阳市】、邵陵郡【湖南省邵阳市】、始兴郡【广东省韶关市】、临贺郡【广西贺县】、始安郡【广西桂林市】），动员人民运送田租稻米三十余万斛，到前方供应荆（江陵）、雍（襄阳）二州部队，从此反抗军的粮秣和辎重，不再缺乏。

三月，萧衍命邓元起占领南堂（郢城【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南）西边长江中小岛，田安之占领城北（郢城北），王世兴占领曲水故城（郢城东）。

三月三日，中央军郢州州长（刺史）张冲病重逝世；骁骑将军薛元嗣，跟张冲的儿子张孜，以及征虏将军府秘书长（征虏长史）、江夏郡（郡政府夏口）郡长（内史）程茂，共同守卫郢城（夏口。张冲本是辅国将军，后晋升征虏将军）。

三月十一日，反抗军盟主、南康王萧宝融（本年十四岁）在江陵（湖北省江陵县）登极称帝（七任和帝），改年号中兴（南齐帝国遂有两个皇帝和两个政府，萧宝卷用他的永元年号，萧宝融用他的中兴年号），大赦；建立皇家祖庙、南北郊祭坛；江陵城门，全改换名称，跟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一样。设立国务院（尚书）及国务院（尚书）所属五部（五省：文官部【吏部】、法务部【都官】、国防部【五兵】、民政部【左民】、内政部【祠部】）。任命南郡（郡政府江陵）郡长当首都江陵市长（江陵尹），萧颖胄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萧衍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晋安王萧宝义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庐陵王萧宝源当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建安王萧宝寅当徐州（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州长（三位亲王，都在建康）；总顾问长（散骑常侍）夏侯详当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冠军将军萧伟当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

三月十二日，萧宝融下诏，封被贬黜为平民的萧宝卷当涪陵王（此时萧宝卷仍在建康当他的皇帝）。

三月十五日，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萧颖胄代理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行荆州刺史）；加授萧衍征东大将军、征剿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征讨诸军事），赐给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假黄钺）。当时，萧衍军抵达杨口（湖北省潜江市北），萧宝融派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宗夬（音guài）到前方劳军。宁朔将军、新野郡（河南省新野县）人庾域用暗示和压力，对宗夬说："没有君王专用的铜斧，不容易统率各路兵马。"宗夬回反抗军总部后，遂有这项命令。中央军骁骑将军薛元嗣派带兵官（军主）沈难当率轻快舰艇数千艘，横渡长江攻击，反抗军舰队司令（水军主）张惠绍等迎战，生擒沈难当（本年【五〇一年】，萧宝融才十四岁，初级中学二年级学生，被推上宝座【事实上是刀山】，身不由主，胜也好，败也好，都是悲剧）。

三月十九日，中央政府（首都建康）皇帝萧宝卷任命豫州（州政府设历阳【安徽省和县】）州长（刺史）陈伯之当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假节"、前锋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前锋诸军事），西上攻击荆州（江陵）、雍州（襄阳）。

夏季，四月，反抗军征东大将军萧衍出沔水（汉水），命王茂、萧颖达等进军逼近郢城（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守城司令、骁骑将军薛元嗣不敢出城应战。反抗军各将领要求攻城，萧衍不准。



六世纪·五〇一年二月至三月　反抗军围攻鄂州　萧宝融登极称帝

六、芳乐园歌舞更酣

五〇一年，夏季，南齐中央政府（建康政府）皇帝萧宝卷派带兵官（军主）吴子阳、陈虎牙等十三军增援鄂州（州政府夏口），推进到巴口（巴河注入长江处，湖北省黄州市东）。陈虎牙是陈伯之（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的儿子。

六月，反抗军政府（西台）派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席阐文往前方慰劳萧衍的雍州（襄阳）部队，携带萧颖胄等的共同建议，对萧衍说："而今，我们的军队分散长江两岸，没有集中力量包围鄂城，攻取西阳（湖北

省黄州市）、武昌（湖北省鄂州市）、江州（州政府寻阳）；出奇制胜的时机已经丧失，不如向魏国（北魏帝国）靠拢，请求支援，仍不失为上策。”萧衍说：“汉口城（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北岸）上通荆州（江陵）、雍州（襄阳），控制秦州、梁州（二州州政府设南郑【陕西省汉中市】），粮秣及辎重补给，全靠这个渠道。所以我才主张用重兵控制汉口，结合各州。现在如果集中力量包围郢城（夏口），而又分兵夺取其他城池，敌人在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南岸）的军队，一定切断沔水（汉水）交通，扼住我们咽喉。粮秣辎重运输一旦不通，我们的部队自然离散，怎能持久？邓元起最近打算用三千人的薄弱军力，攻克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寻阳如果恍然大悟，我们派一位说客就够了；寻阳如果拒抗正义之师（反抗军），三千人就不可能战胜夺取。进退都有困难，我不认为邓元起之行，有什么必要。至于西阳（湖北省黄州市）、武昌（湖北省鄂州市），我们只要进攻，立刻就可以得到。问题在于，得到之后，必须防守。两座城池需要的兵力，不能比一万人更少，粮秣及辎重，也以此为准。一时之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万一建康政府的军队西上，用一万人攻击两城，两城在地势上无法互相支持。我们总部如果分兵两路增援，则两路兵力都不够大，如果不派救兵，孤城一定陷落。一个城池失守，其他各城将像推骨牌一样，势将顺序瓦解，天下大事就一去不可复返。现在，我们只要攻克郢州（州政府夏口），像卷草席一样，沿长江两岸一卷，西阳（黄州市）、武昌（鄂州市），自然闻风投降。何必分散兵力，自己为自己制造忧患！而且，大丈夫举兵起义，创立大业，目的在肃清帝国前途障碍！更何况，我们拥有数州的巨大军力，去诛杀几个品质低劣的下流痞，等于用一条大河去浇小火，不可能浇不灭。何至于面向北方，请求北魏援助，向天下人显示我们是何等卑弱！何况，北魏也不见得相信我们的诚心，徒使我们蒙受投降外国的丑名，这是下策，怎么说是上策！你代表我回报镇军将军（萧颖胄），沙场上征战的事，全交给我，事情一目了然，不怕不传捷报，镇军将军只要安静地镇守后方，就可以了。”

中央军带兵官（军主）吴子阳等率军增援郢城（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挺进到武口（武水【溾水】注入长江处，湖北省黄陂县东南）。反抗军萧衍命带兵官（军主）梁天惠等驻防渔湖城（今地不详）、唐修期等驻防白阳垒（湖北省武汉市北五公里白阳蒲），分别在长江两岸严阵以待。吴子阳推进到加湖（武汉市北十五公里），距郢城三十华里，一边傍山，一边

靠水，构筑营垒自保。吴子阳燃起烽火，通知城内援军已到，城内守军也燃起烽火呼应。然而，都只能自保，没有力量解救对方。正巧，中央军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南岸）守军司令、骁骑将军房僧寄病重逝世，部队各将领推举守军副司令（助防）孙乐祖（张冲派他协防，参考去年【五〇〇年】十二月）代理司令，继续防守鲁山。

萧颖胄最初起事时，老弟萧颖孚从建康（江苏省南京市）逃亡。庐陵郡（江西省吉水县）人修灵佑被拥护当了盟主，招兵买马，集结二千人，袭击庐陵，攻克。中央政府（建康）任命的庐陵郡郡长（内史）谢纂逃向豫章（江西省南昌市）。萧颖胄派宁朔将军范僧简从湘州（州政府临湘）出发增援，攻克安成（江西省安福县）。萧颖胄即任命范僧简当安成郡郡长、萧颖孚当庐陵郡郡长（内史）。中央政府南齐帝萧宝卷派带兵官（军主）刘希祖率三千人反攻，反抗军南康郡（江西省赣州市）郡长王丹献出郡城，响应刘希祖。萧颖孚战败，逃往长沙（郡政府临湘），不久患病逝世，谢纂重回他的任所。刘希祖攻克安成（江西省安福县），诛杀范僧简；萧宝卷命刘希祖当安成郡郡长。庐陵变民首领修灵佑再度集结部众攻击谢纂，谢纂再度逃走。

南齐帝国内战激烈，而中央政府（建康）更加混乱。南齐帝萧宝卷大肆扩建芳乐苑，假山上的石头都漆成彩色。发现民家有棵好树，或有株好竹，立刻夺取，房屋拆掉、墙壁打破，以便完整无缺地运回宫廷。当时正值盛暑，天气炎热，树木竹子移植不久，就干枯而死；于是再移，于是一直不断地在拆屋毁墙。又在芳乐苑中，设立商店市场，命宦官、宫女一起充当店员小贩，做生意赚钱。命贵妃潘玉奴当市场管理官（市令），而萧宝卷自己当市场管理员（市录事），萧宝卷稍微有点过失，潘玉奴就下令用棍子责打；萧宝卷命虎贲武士不准呈献大棍或实心木杖。萧宝卷又挖凿运河，建立水坝，而由他自己撑船、拉纤；有时候坐到店里，亲自割肉，跟宫女宦官做买卖。萧宝卷又宠爱巫师或女巫，念咒作法；左右侍从朱光尚宣称说他会看鬼。有一次，萧宝卷骑马到乐游苑，人和马忽然受到惊吓，萧宝卷问朱光尚什么原因？朱光尚说："我看见先帝（萧宝卷的老爹萧鸾）十分恼怒，不准你总是出宫游荡。"萧宝卷火冒三丈，抽出佩刀，命朱光尚带他寻找老爹萧鸾的鬼魂，打算砍死。当然寻找不到，遂用草扎一个萧鸾人像，面向北方，斩下人头，悬挂芳乐苑大门示众。

当初，崔慧景政变失败时（参考去年【五〇〇年】四月），巴陵王萧

昭胄、永新侯萧昭颖出来投奔政府，萧宝卷都叫他们仍保持爵位，返回私宅，可是二人内心，一直不安。竟陵王萧子良时的王府禁卫官（防阁）桑偃是梅虫儿的副带兵官（军副），跟前任巴西郡（四川省绵阳市）郡长萧寅，密谋拥护萧昭胄当皇帝。萧昭胄承诺：一旦事情成功，就任命萧寅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兼中央军事总监（护军）。当时，带兵官（军主）胡松率军驻防新亭（建康城西南），萧寅派人向他游说："等神经病（萧宝卷）出宫，我就发动政变，保护萧昭胄入宫，关闭城门，发号施令。神经病一定回来投靠将军，你只要紧闭营垒，对他不理，三公高位，轻易就可得到。"胡松承诺。偏偏萧宝卷正在扩建芳乐苑，整整一个月，足不出门。桑偃等准备召集敢死壮士一百余人，从万春门（宫城【内城】东门）杀入宫城，突击萧宝卷，萧昭胄认为不可以。桑偃的同党王山沙忧虑拖得太久，不会成功，遂把阴谋告诉提刀卫士（御刀）徐僧重。萧寅派人在中途格杀王山沙。有关官员在一个盛麝香的袋囊中，搜出政变文件，遂诛杀萧昭胄兄弟和桑偃等。

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张欣泰（中央政府任命）和老弟、前始安郡（广西桂林市）郡长（内史）张欣时秘密联络胡松，以及前任南谯郡（侨郡，安徽省巢湖市东南）郡长王灵秀、直阁将军鸿选等（鸿，姓），打算诛杀各宠爱的家奴弄臣，罢黜萧宝卷。萧宝卷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冯元嗣担任监军官，增援郢城（夏口，湖北省武汉市）。

秋季，七月二日，茹法珍、梅虫儿及太子宫右翼卫队长（太子右率）李居士、皇家制造事务总监（制局监）杨明泰，在中兴堂（在新亭，建康城西南）摆设筵席，给冯元嗣饯行。张欣泰等派人身藏利刀，混入宴会大厅，就在座上直砍冯元嗣，冯元嗣的人头掉到盛水果的盘子里；又砍杨明泰，划破他的肠肚；梅虫儿身上数处负伤，十个手指全被砍断；李居士、茹法珍逃回宫城。王灵秀急往石头（建康城西南）迎接建安王萧宝寅，率城中将领和现有的兵力，拆掉车轮，抬起萧宝寅，文武官员数百人沿途呐喊净街，直向宫城，人民数千人赤手空拳在后面跟随。张欣泰听到事情发生，飞马入宫，希望茹法珍等被阻在宫外，萧宝卷会把宫城防卫军事交给自己负责，如此就可以里应外合。想不到一会工夫，茹法珍逃回，下令关闭城门，动员全体禁卫军戒备，并不分配给张欣泰兵力；于是鸿选虽在寝殿，也不敢发动。萧宝寅抵达杜姥宅（宫城南掖门外），天已黄昏，宫城城门紧闭，城上禁卫军向城外发箭射击，群众遂抛下萧宝寅，四散逃走。萧

宝寅也逃走。逃了三天，才改穿军装，投奔草料场管理员（宫城六门之外，各有草料场，设草料场管理员【草市尉】）。草料场管理员（草市尉）飞报皇帝萧宝卷。萧宝卷命萧宝寅入宫，亲自询问，萧宝寅哭泣说："那一天不知道什么人，逼我上车，带我到宫城，身不由主。"萧宝卷笑起来，恢复他的爵位。张欣泰参与政变的阴谋被发觉，跟胡松同时被杀。

反抗军征东大将军萧衍派征虏将军王茂、带兵官（军主）曹仲宗等，趁水势上涨，率舰队袭击加湖（湖北省武汉市北十五公里），擂鼓呐喊，猛烈攻击。

七月五日，加湖防卫崩溃，守军司令吴子阳等逃走，得免一死，将领士卒被杀或溺死的以万计算。反抗军俘虏残余下来的部众，班师。郢城（夏口，湖北省武汉市）、鲁城（武汉市汉水南岸），士气低落。

南齐帝国内战急转直下，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南岸）城内缺少粮食，中央官兵在滩头捕捉小鱼果腹，一面秘密准备轻便小艇，打算逃往夏口。反抗军征东大将军萧衍派别动部队断绝守军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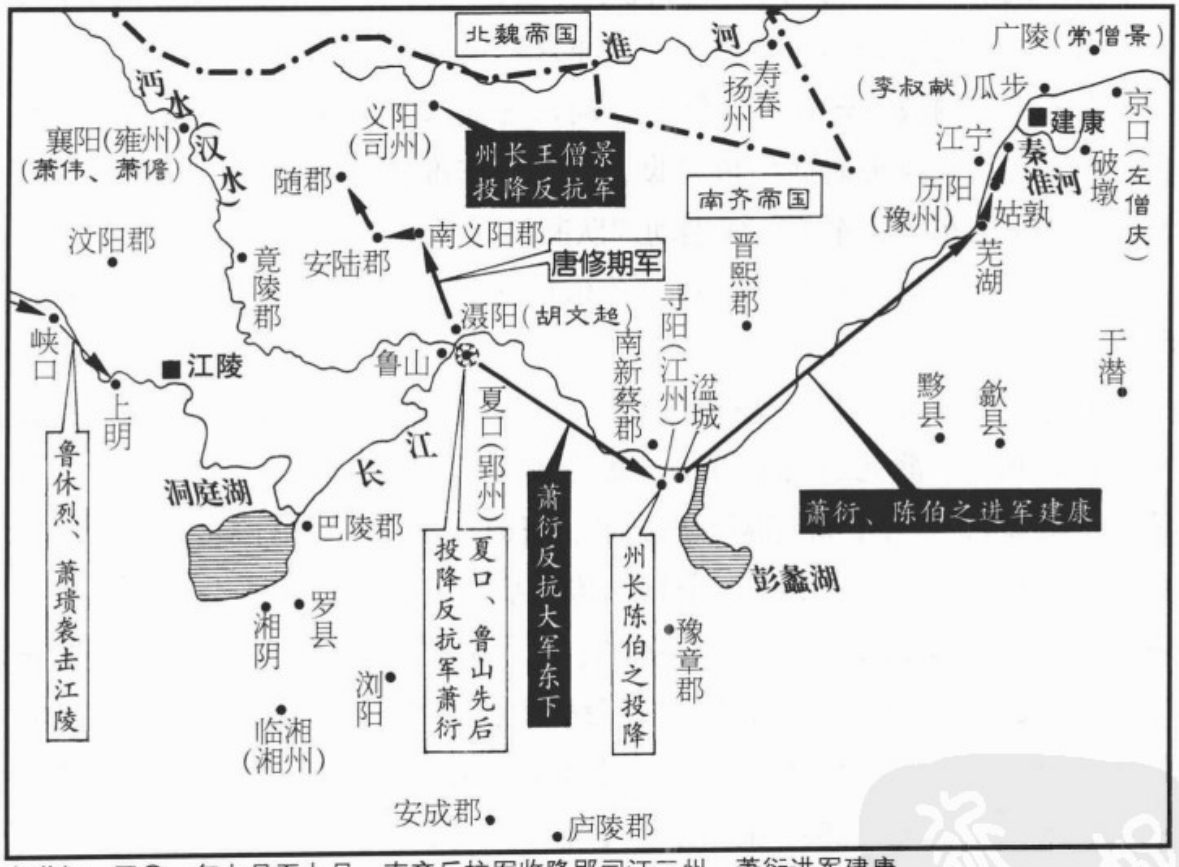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五日，鲁山守军司令孙乐祖窘困急迫，遂献出城池，投降反抗军。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府（建康）皇帝萧宝卷任命程茂当郢州（州政府夏口）州长、薛元嗣当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然而，就在当天（七月二十七日），程茂、薛元嗣献出郢城，投降反抗军。郢城刚被包围时，男女居民约有十万人；闭城二百余日，传染病流行，死亡达十分之七八，尸体无地埋葬，都堆到床下，而人睡在上面，家家户户，塞满尸体（人间惨事）。程茂、薛元嗣等讨论投降时，命故州长张冲的儿子张孜写信给萧衍。张冲的旧部、青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沉积小岛】）人事官（治中）房长瑜（张冲曾当青州【郁洲】州长，参考四九五年二月）对张孜说："从前，你父亲（张冲）忠心耿耿，上贯天日，你继承事业，自当发扬光大。如果天心已变，也应改戴便帽，追随老爹于地下。现在接受大家的意见，不仅郢州男女对你失望，恐怕对方（反抗军）也瞧你不起。"张孜不能接受。萧衍任命韦叡当江夏郡（郡政府夏口）郡长兼郢州总部执行官（行郢州事），埋葬尸体，安抚残存的居民，郢州人心才归安定。

反抗军各将领打算在夏口整训，萧衍认为应该乘战胜威势，东下直接攻击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车骑将军府首席军事参议官（车骑咨议参军）张弘策、宁远将军庾域，也认为应该乘胜前进。萧衍遂下令各军，当天即

行开拔，顺着长江行军，直到建康。沿途经过山崖、水畔、村落，无论大军夜间住宿，或白天休息，张弘策事先都有安排，替各将领画出地图，就跟亲眼看到一样。

汝南（侨郡，河南省信阳市）变民首领胡文超在滠阳（湖北省黄陂县南）起兵，响应反抗军征东大将军萧衍，请求夺取义阳（南义阳，湖北省孝昌县）、安陆（湖北省安陆市）等郡，作为自己进身之阶。萧衍又派带兵官（军主）唐修期攻击随郡（湖北省随州市），全都攻克。中央任命的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王僧景派他的儿子到萧衍那里当人质，司州（河南省东南部）全境，完全被反抗军平定。



六世纪·五〇一年七月至九月　南齐反抗军收降郢司江三州，萧衍进军建康

当崔慧景被杀时（参考去年【五〇〇年】四月），他最小的儿子崔偃当始安郡（广西省桂林市）郡长（内史），弃职逃亡，得以免死。等反抗军政府在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建立，任命崔偃当宁朔将军。崔偃到宫城大门，上疏说："我暗中思量：高宗（五任帝萧鸾）有忠臣孝子，昏君（萧宝卷）有乱臣贼子。高宗的忠臣孝子是：江夏王（萧宝玄）和陛下（萧宝融）；昏君的乱臣贼子是：我的老爹（崔慧景）和镇军将军（萧颖

胄）。虽然成败的结果不同，但所使用的方法相同。陛下刚刚坐上至尊的宝座，跟天意相合；而天下还有卑微的小人物，含冤莫申，等待陛下昭雪。何况先帝（五任帝萧鸾）的儿子、陛下的老哥（萧宝玄）从前所走的道路，正是陛下今天的道路。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蒙抚恤，其他的人还有什么希望？而今，不可以因为小民没有知识而对他们欺骗；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其中情节，因而纷纷逃亡，陛下将如何因应！”奏章呈上后，被搁置在那里，没有答复。崔偃又第二次上疏，说：“近来，冒昧地陈述江夏王（萧宝玄）所受的冤枉，绝不敢因父子之情，而伤害公义，实在不知道圣明的政府，为什么不肯答复！如果认为：疯狂的天子虽然疯狂，仍然是天子；江夏王（萧宝玄）虽然贤明，仍是人臣；我的父亲（崔慧景）拥护人臣，冒犯天子，绝不可以。那么，不知道今天动员大军，直指宫门，却是什么缘故！我所以不肯自杀，苟延残喘，保留一线气息，并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是希望等待皇家时运太平，使忠魂得以昭雪。现在，皇家时运已经太平，而为帝国死难的人，反而被当做叛逆，我又何必爱惜自己的生命，活在陛下之世！我谨慎地思考：镇军将军萧颖胄、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夏侯详都是帝国的重臣，也都知道我父亲（崔慧景）辅佐江夏王（萧宝玄），效忠皇家；只因天命没有完全成熟，人主死亡，人臣也跟着丧生。可是，他们（指萧颖胄等）却不在陛下面前，偶尔提上一言。知道而不说，是不忠；不知道而不说，是不智。如果认为我父亲（崔慧景）派出的使节，江夏王（萧宝玄）曾把他诛杀，所以我父亲是叛徒，那么，征东大将军（萧衍）的使节（王天虎），为什么也被斩首？陛下斩征东大将军（萧衍）的使节，目的只在欺骗刘山阳（参考去年【五〇〇年】十一月）；江夏王（萧宝玄）拒绝我父亲（崔慧景）的使节，目的也只在图谋孔矜（参考去年【五〇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只因天命另有安排，大事不能如愿以偿。我所陈述的话，已经说完，愿意接受烹杀酷刑。然而，我虽被诛死，仍愿陛下为我父亲（崔慧景）申冤昭雪。为什么？为的是怜悯他的忠诚而为他平反，天下敬服；不怜悯他的忠诚而为他平反，天下背叛！我父亲（崔慧景）的忠心，有见解的人，全都知道；南史、董狐的史笔，虽已是千年以前的事，今日仍将出现（前五四八年，春秋时代，齐国二十五任国君【庄公】姜光，私通国务官【大夫】崔杼的妻子姜女士，崔杼遂杀姜光。史官记载：“崔杼弑君。”崔杼斩史官，史官的老弟坚持不改，连斩二人，老弟的老弟仍如此记载，崔杼只好放弃。南史【在野史学家】听到史官全死，

手拿竹简，前往递补，听到已经获准据实报道，才转回来。前六〇七年，晋国二十六任国君【灵公】姬夷皋暴虐，打算诛杀他的恩人、宰相赵盾；赵盾逃亡，赵盾的老弟赵穿，刺死姬夷皋。史官董狐，认为赵盾回国之后，不逮捕凶手，遂记录："赵盾谋杀他的君王。"孔丘说："董狐，是古代优秀史官，不隐瞒事实。"柏杨按：儒家系统这种"诛心论"，是反科学、反人权的罪恶之源，姬夷皋之死，董狐就隐瞒了赵穿是凶手的事实。结果是有权的人有福了，他想怎么解释别人的动机，就怎么解释，世界上遂永远没有善良的人或值得歌颂赞扬的事。这种"贵人无己时"的态度，使人感觉到，做一个有正义、有担当、天良未泯的人，比做一个恶棍，要困难千倍万倍），根本也用不着陛下为他昭雪褒扬。然而，官职微小的我，一片愚诚，只是为陛下设想。"萧宝融诏书（萧颖胄诏）回答："知道你心中悲痛，自当公开追赠官爵，制定谥号。"不久，崔偃就被逮捕，死在监狱。

八月五日，中央政府（建康）皇帝萧宝卷命辅国将军申胄当豫州（州政府历阳）总部执行官（监豫州事）。

八月九日，萧宝卷命高级资政官（光禄大夫）张瓌镇守石头（建康城西北）。

最初，萧宝卷派陈伯之当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声援驻防加湖（湖北省武汉市北十五公里）的吴子阳。吴子阳等溃败后，反抗军征东大将军萧衍对各将领说："双方作战，不一定完全依靠实力，还要看声势威风。现在，陈虎牙（陈伯之的儿子）狼狈逃走，寻阳（江西省九江市）人心，一定大乱，我们送去一纸文告，就可平定。"遂命在俘虏中搜查，查出陈伯之属下支队司令（幢主）苏隆之，特别对他赏赐，命他回去游说陈伯之，允许命陈伯之当安东将军，仍兼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陈伯之派苏隆之回报，虽然承诺归附反抗军，但是说："反抗军不必立即前进。"萧衍说："陈伯之说这种话，仍是脚踏两条船。我们应趁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大军急进相逼，他没有别的办法，就非投降不可。"命邓元起率军先行顺流而下，杨公则直接袭击柴桑（寻阳郡郡政府所在县），萧衍跟各将领陆续出动。邓元起将到寻阳，陈伯之集结部队，退保湖口（鄱阳湖注入长江处，江西省湖口县），而留陈虎牙驻守湓城（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司长（选曹郎）、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人沈瑀建议陈伯之迎接萧衍。陈伯之流泪说："我的儿子留在京师（首都建康），不能不爱。"沈瑀说："你不可以再强调这个原因。现

在，人心濒临崩溃边缘，都在盼望改变，如果不早日决定，一旦部众哗然逃散，就再不能集合。”

八月十四日，萧衍抵达寻阳，陈伯之缴出武器，等候定罪。最初，新蔡（南新蔡郡，湖北省黄梅县南）郡长席谦的老爹席恭穆当镇西将军府军政官（镇西司马），被巴东王萧子响诛杀（参考四九〇年八月）。席谦追随陈伯之镇守寻阳，听到萧衍东下消息，说：“我家世代忠贞，宁死不叛。”陈伯之把他处决。

八月十七日，反抗军政府（首都江陵）皇帝萧宝融下诏任命陈伯之当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刺史）、陈虎牙当徐州（北徐州，州政府钟离）州长。

效忠中央（建康政府）的巴西郡（四川省绵阳市）郡长鲁休烈、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郡长萧惠训的儿子萧璥，在峡口（湖北省宜昌市西）大破反抗军汶阳郡（湖北省远安县）郡长刘孝庆等；反抗军巴东郡郡长任漾之战死。鲁休烈等乘胜东下，追到上明（湖北省松滋县西北），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大为震动。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萧颖胄恐惧，火速通知前方的萧衍，要求命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杨公则回军援救根本。萧衍说：“杨公则逆流西上，纵然抵达江陵，又怎来得及？鲁休烈的军队不过乌合之众，用不了多久，会自己解散退走。目前要做的是，拖延时间，沉着应付，等待时机成熟。一定需要援军的话，我的两个弟弟，近在雍州（萧伟当雍州【襄阳】总部执行官，萧憺留守大营），下令征调，增援并不困难。”萧颖胄遂派带兵官（军主）蔡道恭，“假节”，进驻上明（湖北省松滋县西北），拒抗效忠中央的萧璥。

八月十九日，中央政府（建康）皇帝萧宝卷命太子宫左翼卫队长（太子左率）李居士当西部讨伐大军总司令（总督西讨诸军事），驻军新亭（建康城西南）。

九月四日，反抗军政府（江陵）皇帝萧宝融下诏（萧颖胄诏），授权萧衍：如果平定京师（首都建康），可以随他的意思行事。萧衍命骁骑将军郑绍叔留守寻阳（江西省九江市），自己跟陈伯之联军东下。萧衍对郑绍叔说：“你，正是我的萧何（参考前二〇九年九月）、寇恂（参考二六年六月）。前方作战不能传出捷报，责任在我；后方粮秣不能供应不缺，责任在你。”郑绍叔流泪送别。一直到攻陷建康（江苏省南京市），郑绍叔督运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湘州（湖南省）的粮秣，从没有短缺。

七、含德殿伏诛

五〇一年，冬季，九月十三日（原文“甲申”，据《南齐书》改），南齐中央政府（建康）皇帝萧宝卷任命李居士当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刺史）、冠军将军王珍国当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建安王萧宝寅当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辅国将军申胄当郢州（州政府夏口）总部执行官（监郢州）、龙骧将军扶风（侨郡，湖北省谷城县）人马仙琕当豫州（州政府设历阳【安徽省和县】）总部执行官（监豫州）、骁骑将军徐元称当徐州（州政府钟离）军区司令（监徐州军事）。王珍国是王广之的儿子（王广之曾当萧衍的上司，参考四九五年二月）。当天（九月十三日），反抗军征东大将军萧衍的前锋，抵达芜湖（安徽省芜湖市）；申胄军二万人，放弃姑孰（安徽省当涂县）逃走；萧衍挺进，占领姑孰。

九月十七日，萧宝卷命后军将军府军事参议官（后军参军）萧璝当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刺史），前辅国将军鲁休烈当益州（州政府成都）州长（酬庸二人进逼江陵的战功）。

萧衍攻克江州（州政府寻阳）、郢州（州政府夏口）时，萧宝卷无动于心，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四出奔驰，游玩欢乐，跟过去一样。对茹法珍说：“等他们来到白门（建康西门），当决一死战。”萧衍大军逐渐逼近，萧宝卷招兵买马，打算防守宫城，在东军械制造厂（左尚方）、西军械制造厂（右尚方）、东郊铁矿场（东冶）、西郊铁矿场（西冶），挑选健壮的奴工，分配给各军，充当士卒或苦役。对于死罪囚犯，在朱雀门（朱雀桥北）里，每天诛杀一百余人。

萧衍派曹景宗等进驻江宁（江苏省江宁县西南江宁乡）。

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军李居士自新亭（建康城西南）挑选精锐骑兵一千人，也抵达江宁。曹景宗刚刚到达，还没有建立营垒、构筑阵地，手下的反抗军经过长途远征，武器盔甲都陈旧破烂。李居士看到，心存轻视，立即擂起战鼓，大声呐喊，肉搏攻击。曹景宗奋勇迎战，大破中央军，乘胜挺进，直到皂荚桥（秦淮河桥）。于是，其他反抗军王茂、邓元起、吕僧珍等同时并进，占领赤鼻逻（今地不详）。效忠中央的新亭（建康城西南）驻军司令江道林率军出击，反抗军在阵前把他生擒。萧衍抵达新林（江苏省江宁县西），命王茂进占越城（建康城南）、邓元起进占道士墩、陈伯之

进占篱门（宫城西篱门）、吕僧珍进占白板桥（以上均建康宫城外及秦淮河两岸小据点）。李居士发现吕僧珍部队人数不多，于是，率精锐部队一万人，直接猛扑吕僧珍营垒，吕僧珍说："我们的人少，不可以迎战，也不可以远射。等他们越过护城壕沟，再用全力痛击。"刹那间，中央军已越过护城壕沟，拔除木栅拒马。吕僧珍派一部分士卒登上城墙，万箭和乱石，同时发射，然后自己率步骑兵三百人，迂回到中央军背后，城上守军也适时下城，内外奋勇夹击，李居士战败，撤退。反抗军俘获中央军武器盔甲，不计其数。李居士报告萧宝卷，于是，纵火焚烧秦淮河南岸所有村落和民房，另行开辟战场。朱雀桥（大航）以西、新亭（建康城西南）以北，一片灰烬焦土。萧衍那些躲藏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民间的老弟，纷纷出面，投奔反抗军（因萧懿之死，各老弟纷纷躲藏民间，参考去年【五〇〇年】十月）。

冬季，十月十三日，萧宝卷派征虏将军王珍国、带兵官（军主）胡虎牙率精锐部队十万余人，在秦淮河朱雀桥南构筑阵地；宦官王宝孙高举白虎幡督战，拉起朱雀桥，背靠秦淮河，断绝退路（用韩信"背水战术"【参考前二〇四年十月】，置之死地而后生，希望发挥战力）。萧衍反抗军果然失利，稍稍后退；王茂斗志如火，跳下马背，挥动大刀，直前冲锋。王茂的外甥韦欣庆手拿铁丝缠柄的长矛，在王茂身旁掩护，向中央军猛攻，霎时间攻入阵地。曹景宗趁势把大军投入，吕僧珍顺风纵火，焚烧中央军营，反抗军作殊死战，鼓声喊声，震动天地。中央军王珍国等各军不能抵抗；监军官王宝孙对各将领的节节败退，怒不可遏，暴跳诟骂；直阁将军席豪，不能忍受这种羞辱，率军突击死战，被反抗军格杀。席豪是一员猛将，死讯传出，中央军霎时瓦解，被逼到秦淮河中淹死的人无数，尸体堆积，高达桥面，后面的败兵，踏着尸体而过，向秦淮河北岸逃命。中央其他各军，望见情形，全部崩溃（据《梁书·武帝纪》：这次战役，萧宝卷登上朱雀门，亲自督战）。萧衍反抗军长驱直入，抵达宫城宣阳门（建康城南面中门），各将领大营，更向前推进。

反抗军陈伯之驻军西明门（建康城西面北门），每逢城里有人出来投降，陈伯之总是召见他们，咬耳朵密谈。萧衍恐怕他反复无常，再倒向中央，秘密对陈伯之说："听说城里（中央政府）对你献出江州（州政府寻阳）投降，痛恨入骨，打算派刺客干掉你，请特别戒备。"陈伯之不太相信。正巧，中央军将领郑伯伦出降，萧衍命他顺便拜访陈伯之，对陈伯之

说："城里（中央政府）对你咬牙切齿，打算派亲信见你，用高官贵爵引诱，等你倒过去后，当活生生砍断你的双手双脚。你如果不投降，就派刺客对付，你要小心。"陈伯之大为恐惧，从此才死心塌地效忠反抗军。

十月十七日，中央政府宁朔将军徐元瑜献出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向反抗军投降。中央政府青冀二州（州政府郁洲）州长（刺史）桓和增援宫城，驻防太子宫。

十月十八日，桓和向萧宝卷声称出城作战，出了城后，率军向反抗军投降。中央高级资政官（光禄大夫）张瓌放弃石头（建康城西北），返回宫城，李居士献出新亭（建康城西南），向萧衍投降；琅邪（白下，建康城北）城防司令（城主）张木也跟着投降。

十月二十一日，萧衍进入石头（建康城西北），命各路兵马，攻击建康六门。萧宝卷纵火焚烧六门里的营房及政府机关，驱迫所有居民，都进入宫城，紧闭宫城城门抗战；萧衍命各军兴筑长墙，把宫城团团围住。反抗军杨公则驻扎中央禁军总监部（领军府）大营北楼，跟宫城南掖门遥遥相对，曾经登北楼眺望战场，城中守军看见将军们专用的旌旗伞盖，用神臂弓（一种强弓）射击，一箭射穿杨公则所坐的小凳，左右惊慌失色，杨公则说："几乎射中我的脚。"依旧谈笑风生。萧宝卷派敢死队在深夜攻击杨公则木栅，大营惊骇骚动，而杨公则睡在床上，不肯起身，从容下达命令反击，敢死队才退回。杨公则所率的反抗军，都是湘州（湖南省）人，而湘州人一向被认为胆小没有勇气，皇城中守军十分轻视，所以每次出城扫荡，一定首先攻击杨公则营垒。杨公则勉励将士，战胜的次数及俘获的物资，比别人更多。

最初，萧宝卷派带兵官（军主）左僧庆驻军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常僧景驻军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李叔献驻军瓜步（江苏省六合县南长江渡口）。后来，申胄放弃姑孰（安徽省当涂县），逃回宫城，萧宝卷命他再出屯破墩（即破冈，江苏省句容市东南），在东北方作为声援。现在，萧衍派出使节游说，四人都率领他们的部众，向反抗军投降。萧衍派他的老弟、辅国将军萧秀镇守京口（江苏省镇江市），辅国将军萧恢镇守破墩，堂弟、宁朔将军萧昞镇守广陵（江苏省扬州市）。

南齐帝国反抗军政府（江陵）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巴东公爵（献武公）萧颖胄，因带兵官（军主）蔡道恭迎击中央军萧璝，不能取胜，战况胶着，忧虑与愤怒交集，遂一病不起（萧衍东征，所向无敌，一直打到

建康。萧颖胄身居江陵，连逼到江陵大门的中央军萧璥，都无法击退，远虑近忧，都无法解决）。

十一月十二日（原文“壬午”，据《南齐书》改），萧颖胄逝世（年四十岁）。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夏侯详封锁死讯，不对外发布。物色一位笔迹跟萧颖胄相似的人，假冒萧颖胄颁发指令。一面秘密报告萧衍，萧衍也保守秘密。夏侯详命雍州（州政府襄阳）增援，雍州（襄阳）总部执行官（总州府事）萧伟派老弟萧憺，率军南下。而此时，中央军萧璥，听到建康危急消息，军心恐惧日增，终于四散逃走；萧璥及鲁休烈，也向反抗军投降。此时，反抗军政府才发布萧颖胄逝世消息。皇帝萧宝融下诏，追赠萧颖胄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丞相。于是，人心全归萧衍（萧颖胄不死，必然爆发内斗，谁死谁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又有多少人丧生）。夏侯详邀请萧憺共同参与政府决策；萧宝融下诏，任命夏侯详当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不久再任命他“使持节”（一级权力）、抚军将军、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刺史）；夏侯详坚决让给萧憺。萧宝融下诏命萧憺当荆州（江陵）总部执行官（行荆州府州事）。

南齐帝国内战接近尾声。

当初，崔慧景大军逼近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时，南齐帝萧宝卷加授蒋子文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假黄钺）、“使持节”（一级权力）；任命蒋子文当相国、太宰（上三公之一）、最高统帅（大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牧），封钟山王。本年（五〇一年），反抗军征东大将军萧衍再度逼近首都建康，萧宝卷又尊蒋子文谥号灵帝，把神像迎进皇宫后堂，命巫师祈祷，请求赐下祝福（蒋子文事，参考四〇一年六月注）。后来，宫城城门关闭，城中军事，全部交付给征虏将军王珍国。正巧，兖州（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刺史）张稷增援京师（首都建康），萧宝卷命张稷当王珍国的副司令官。张稷是张瓌（中央政府高级资政官【光禄大夫】）的老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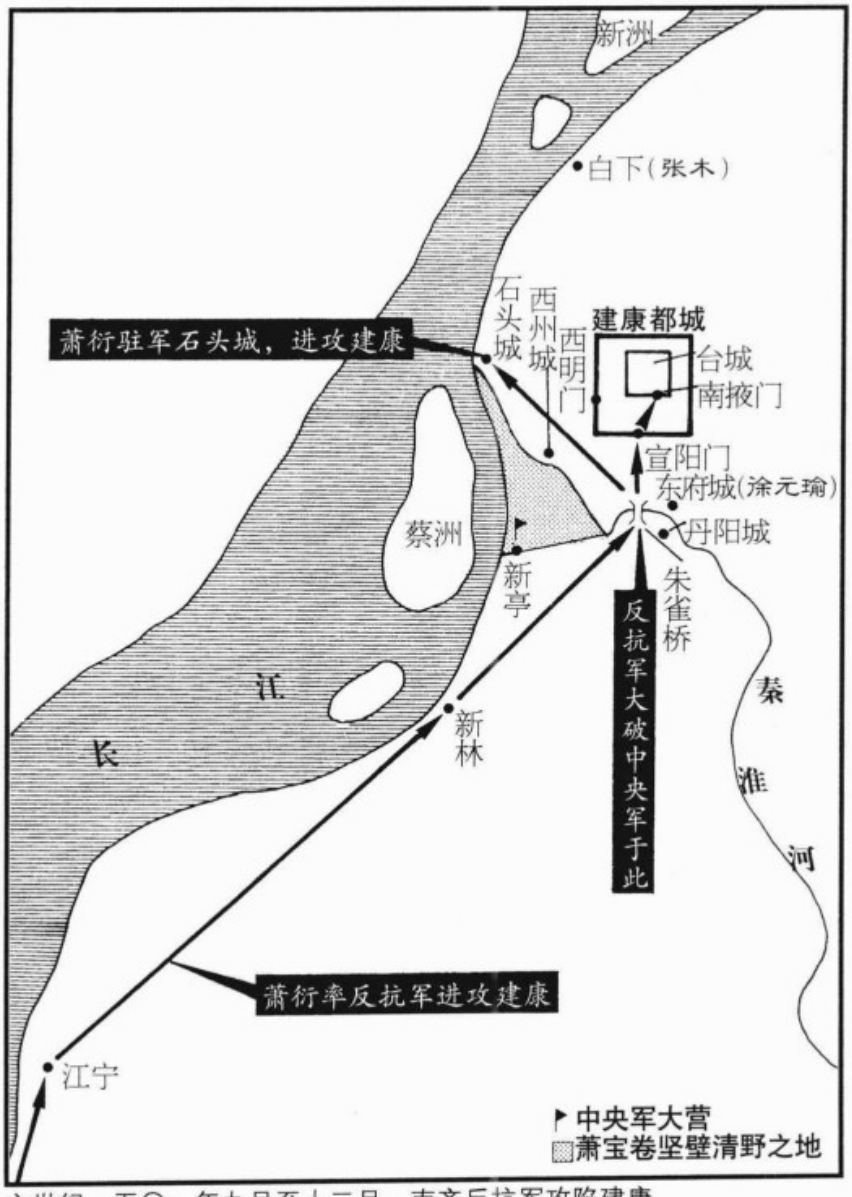
此时，宫城之内，武装部队还有七万人。萧宝卷平常就喜欢战斗，跟禁宫侍从（黄门）、“提刀圣旨”（刀敕）以及宦官、宫女，在华光殿前作阵战训练。萧宝卷假装身受重伤，让人抬到木板上抬走，作为对未来灾祸的一种化解。萧宝卷常在金銮宝殿上，全副武装，跨上战马，横冲直撞，用金银做成盔甲，全都装饰孔雀毛和碧玉翡翠。白天睡觉，晚上起床，生

活跟平常一样。听到城外战鼓和嘶喊，身披大红袍，登上景阳楼，向外眺望，反抗军流箭几乎把他射中。

最初，萧宝卷跟左右宠爱的家奴弄臣商量，因陈显达在一次会战中就被击败，崔慧景围城十二日就逃走，认为萧衍也是一样。所以，指令御厨房（太官）采办木柴、食粮，只供应一百天。后来，朱雀桥战败，军心震恐畏惧。茹法珍等恐怕官民四散逃命，下令关闭城门，不再出军。不久，反抗军用来包围的长墙筑成，壕沟深广，木栅坚固，茹法珍再派军出城扫荡，屡战屡败。萧宝卷尤其吝啬金钱，不肯赏赐，茹法珍叩头请求，萧宝卷说："贼盗（反抗军）难道只找我？为什么单向我要东西！"皇宫后殿存有数百块木板，有关官员请求用来加强城防工事，萧宝卷打算将来兴筑宫殿，竟然拒绝。又督促饰物管理局（御府）制造三百人的精致仪仗，准备解围之后，用来重建出游时使用的帐幔；金银雕刻的一些零用物件，比平常催逼的还要紧急。人心怨恨懈怠，不再尽力。反抗军包围的时间一久，城里的人都想早早逃走，只是没有人敢先发动。

茹法珍、梅虫儿劝告萧宝卷："高级将领不肯用心，围困才不能解开，应该全部诛杀！"王珍国、张稷听到消息，恐惧大祸突然发作；王珍国秘密派亲信晋见反抗军萧衍，呈献明镜（明镜照物，王珍国希望萧衍用明镜察看他的真心），萧衍用一块中间切断的黄金回报（《易经·大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萧衍用以表示与王珍国同心）。兖州（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张齐是州长（刺史）张稷的心腹亲信。王珍国通过张齐，跟张稷阴谋发动政变，合力诛杀萧宝卷。张齐于深夜引导王珍国拜访张稷，张齐亲自手举蜡烛照明，侍从全部屏除在外，王珍国与张稷二人，促膝密谈，定下行事步骤。事后，把计划告诉后宫随从官（后阁舍人）钱强。

十二月六日，夜晚，钱强暗中命人打开云龙门（宫城【台城】东门），王珍国、张稷率军进入内殿，带刀侍卫（御刀）丰勇之作为内应。此时，萧宝卷正在含德殿卧听笙歌，还没有睡熟，听到军队进殿声音，翻身爬起，从北面窗户跳出来，打算跑回后宫，可是后宫宫门已经关闭。宦官黄泰平举刀一砍，砍中萧宝卷的膝盖，萧宝卷跌倒在地（这个身受无限权力之害的大孩子，最后的反应是：转过头来，惊恐地叫喊一句："奴才，你反！"），张齐上前一步，砍下人头（年十九岁）。张稷遂即召集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王亮等，顺序坐在殿前西厢钟架之下，命文武百官，



六世纪·五〇一年九月至十二月　南齐反抗军攻陷建康

在写给反抗军的一封信件上签名，用黄油绢包住萧宝卷的人头，派国立大学教授（国子博士）范云等送到石头（建康城西北）。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王志叹息说："帽子虽然破烂，怎么可以穿在脚上！"悄悄摘下庭中树叶，搓碎了吞服，假装昏迷，没有签名。萧衍看到信件上没有王志的名字，心中对他十分嘉许。王亮是王莹的堂弟（王莹，参考去年【五〇〇年】三月十五日）。王志是王僧虔的儿子（王僧虔事，参考四五三年三月十一日）。萧衍跟范云本是老友（二人同属"八友"，参考四八四年正月。王珍国所以派范云呈献人头，原因在此），遂留下范云，当自己的幕僚。王亮在萧宝卷时代，察言观色，博取当权人物欢心。萧衍抵达新林（江苏省江宁县西）时，中央政府官员都派人从小路前往表示归附的心意，

而只王亮不肯派人。萧宝卷死后，王亮出来晋见萧衍，萧衍说："人跌倒了而不去扶他起来，要宰相干什么？"王亮说："如果他可以扶起来，阁下岂有今天！"从城中出来的人，有的被反抗军抢劫剥光。杨公则亲自率他的部队，控制东掖门，保护三公级官员以及小民不受侵犯，所以出城的大多数都走东掖门。萧衍派张弘策先进宫清扫，查封库房及档案。当初，宫城里的金银珍宝，堆积如山，张弘策严厉约束部属，遂一点都没有损失。于是，逮捕贵妃潘玉奴及萧宝卷宠爱的家奴弄臣茹法珍、梅虫儿、王咽之等四十一人，羁押监狱。

八、萧衍灭南齐

最初，四任帝萧昭文被罢黜时（参考四九四年十月），娘亲、皇太后王宝明出宫居住鄱阳王萧锵的故宅，号称宣德宫（萧锵是一任帝萧道成之子，参考四九四年十月）。

五〇一年，冬季，十二月九日，南齐帝国攻陷首都建康（南京市）的反抗军首领萧衍，用宣德太后王宝明的名义，宣布罢黜已死了的六任帝萧宝卷，改封东昏侯；皇后褚令璝、太子萧诵都贬作平民。任命萧衍当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最高指挥官（大司马）、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爵；依照晋帝国武陵王司马遵前例（参考四〇四年四月），文武百官，都向萧衍致敬（萧衍此时把反抗军政府【江陵】完全抛到脑后，萧颖胄不死，当是另一形势）。萧衍命王亮当秘书长（长史）。

十二月十二日，改封建安王萧宝寅当鄱阳王。

十二月十三日，任命宰相（司徒）、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晋安王萧宝义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兼宰相（领司徒）。

十二月十九日，萧衍进驻阅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是不合理的制度和不合理的捐税，滥用的刑罚、过分的劳役，都要检讨最初的原因，完全撤销。主持人已离开岗位时，各种开支报销，应精确整顿，恢复原状。"又下令："普遍检查国务院（尚书）各部各司（曹），萧宝卷在位时各种事务争论，以及诉讼纠纷，因为主管官员推脱积压，不及时办理的，应详细地深入了解，依照事实奏明。"又下令："安葬正义之师（反抗军）以及叛徒（中央军）的尸体。"贵妃潘玉奴，天姿国色，萧衍打算留她当

小老婆，询问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王茂的意见，王茂说："灭亡齐国（南齐帝国）的，正是她这种东西，留下她恐怕受舆论攻击。"萧衍遂命监狱行刑队，把潘玉奴绞死，并诛杀萧宝卷宠爱的家奴弄臣茹法珍等；另行遴选宫女二千人，赏给将士。

十二月二十五日，萧衍任命辅国将军萧宏当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

萧衍当初从雍州（州政府襄阳）东征时，豫州（州政府设历阳【安徽省和县】）州长（刺史）马仙琕手握大军，不拥护萧衍，萧衍派马仙琕的老友姚仲宾前往游说。马仙琕先为老友设下盛大筵席接待，欢宴之后，把老友绑到营门斩首示众。萧衍再派马仙琕的族叔马怀远前往，马仙琕说："大义灭亲！"又要斩他的族叔，军中将领为他的族叔求情，才免除族叔一死。萧衍已进攻到新林（江苏省江宁县西），马仙琕仍在江西（安徽省中部），每天抄掠反抗军的粮船。萧衍包围宫城时，各州郡都派人向反抗军投降，只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郡长袁昂守卫郡境，不接受萧衍命令。袁昂是袁颢的儿子（袁颢事，参考四六六年正月）。萧衍派国务院民政部交通司司长（驾部郎）、考城（侨县，江苏省盱眙县南）人江革写信给袁昂，说："根本已经拔除，枝叶何处依附？而今，你为昏君效死，不能算忠；全家屠灭，不能算孝。为什么不改变立场，自己争取幸福。"袁昂复信说："三吴地区（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不是军事必争之地，何况我这个偏僻的小郡，怎么能参与作战？你的军旗所指之处，所有的人都露出脊背，用膝盖走到营门。只有我一个人敢最后抵达，只因为自问平凡庸碌，缺少文武才干。纵使我呈献身心，不增加反抗军的力量；不理会我的愚昧和缄默，又岂能打击反抗军的声威！感谢将军宽宏大量，使我得以安闲地尽我的礼节。我暗中认为，对于一顿饭的施舍之恩，甚至要杀身以报，何况吃人家的俸禄，怎么可以一旦忘记。不但舆论抨击，恐怕你也会轻视，因之犹豫不决，还没有口衔璧玉，开城投降。"袁昂向武康（浙江省德清县）县长、北地郡（侨郡）人傅映询问对时局的意见，傅映说："从前，文帝元嘉末年，发生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变（指南宋帝国三任帝刘义隆被儿子刘劭格杀，参考该年【四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所以，总司令（袁淑）牺牲性命，表明操守（袁昂的叔父袁淑，死于刘劭之手，追赠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参考该年【四五三年】五月十九日）；宰相（司徒袁颢）身受皇帝寄托重任，在道理上不能苟且求全（袁昂的老爹袁颢不曾当过宰相【司徒】），所以不顾危险，去完成名分和大义。而今，皇上

昏暴，一点没有悔改之意，荆雍二州同心合力，有身居上游的优势，天心人意，至为明显。但愿你深切考虑，不要后悔。”等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瓦解，萧衍命豫州（州政府历阳）州长（刺史）李元履到东方巡查安抚，吩咐李元履说：“袁昂出身品德高贵的门第，世代有忠烈之士（指袁淑、袁颢），天下人当共同包容，不要用暴力对他凌辱。”李元履抵达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布达萧衍的命令，袁昂并不请求投降，而仅只打开城门，撤除戒备而已。马仙琕听到宫城陷落消息，向将士们悲号哭泣，说：“我受人托付重任，大义上不可以投降，你们都有父母，我当忠臣，你们当孝子，岂不美好！”遂把城中所有军队都送出去投降，留下贴身卫士数十人，关闭房门自守；霎时间，反抗军闯进来，包围数十层。马仙琕命贴身卫士拉满弓弦，反抗军不敢逼近。一直僵持到天黑，马仙琕才把弓箭投到地下，说：“各位只管来杀，我在大义上绝不投降。”反抗军遂把马仙琕装上囚车，送到石头（建康城西北）。萧衍把他释放，命他跟袁昂同时晋见，说：“我要使天下人看看两位义士！”萧衍对马仙琕说：“管仲射中带钩（参考二五八年十月注），勃鞮斩断衣袖（参考四〇二年二月注），都受前人的赞美，你不要因你诛杀我所派的使节这件事，于心不安。”马仙琕道歉说：“我这个卑微的人，像失去了主人的狗，新主人喂养它，它就为新主人卖命。”萧衍笑起来，对二人十分优待。

十二月二十六日，萧衍入居金銮宝殿。

萧宝卷任命的安成郡（江西省安福县）郡长（内史）刘希祖，既攻克安成（参考本年【五〇一年】六月），向湘州（湖南省）发出政治号召，始兴郡（广东省韶关市）郡长（内史）王僧粲响应。王僧粲自称湘州州长（刺史），率军攻击长沙（临湘）。距长沙城（临湘）一百余华里，湘州（湖南省）各郡县纷纷起兵响应王僧粲，只有临湘（湘州州政府所在县）、湘阴（湖南省湘阴县北）、浏阳（湖南省浏阳市）、罗县（湖南省汨罗市）等四个县，还在反抗军之手。长沙（湖南省）居民打算乘船逃走，湘州（临湘）总部执行官（行事）刘坦把船舶聚集一起，纵火焚毁；派带兵官（军主）尹法略阻截王僧粲，尹法略数次出击，都失利而归。前湘州镇军（可能是“湘州人前镇军将军”）钟玄绍暗中集结群众数百人，约定日期翻越城墙而出，接应王僧粲。刘坦得到密报，却假装不知道。就在前一天，刘坦升堂审理诉讼案件，直到深夜，还不关闭城门，故意使钟玄绍起疑。钟玄绍不敢发动。第二天一早，钟玄绍晋见刘坦，询问没有关闭城门的缘

故。刘坦留他坐下畅谈，一面秘密派亲信军警，搜查钟玄绍私宅，收集所有家信。钟玄绍仍然在座，搜查军警已经回报，在家信中得到全部阴谋。钟玄绍低头认罪，就在座位上，砍下钟玄绍人头；焚烧家信，所有党羽，一律不问，大家感激惭愧，湘州（湖南省）及所属各郡，遂平安无事。尹法略跟王僧粲僵持数月，建康陷落，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刺史）杨公则回到本州，王僧粲等失败逃走。南康郡（江西省赣州市）郡长王丹被本郡变民诛杀。刘希祖也献出郡城，投降反抗军。杨公则很能克制自己，廉洁谨慎，减轻刑罚，少收赋税。不久，湘州（湖南省）户口，几乎恢复战乱前旧观。

2

第五次南北战争 （六世纪头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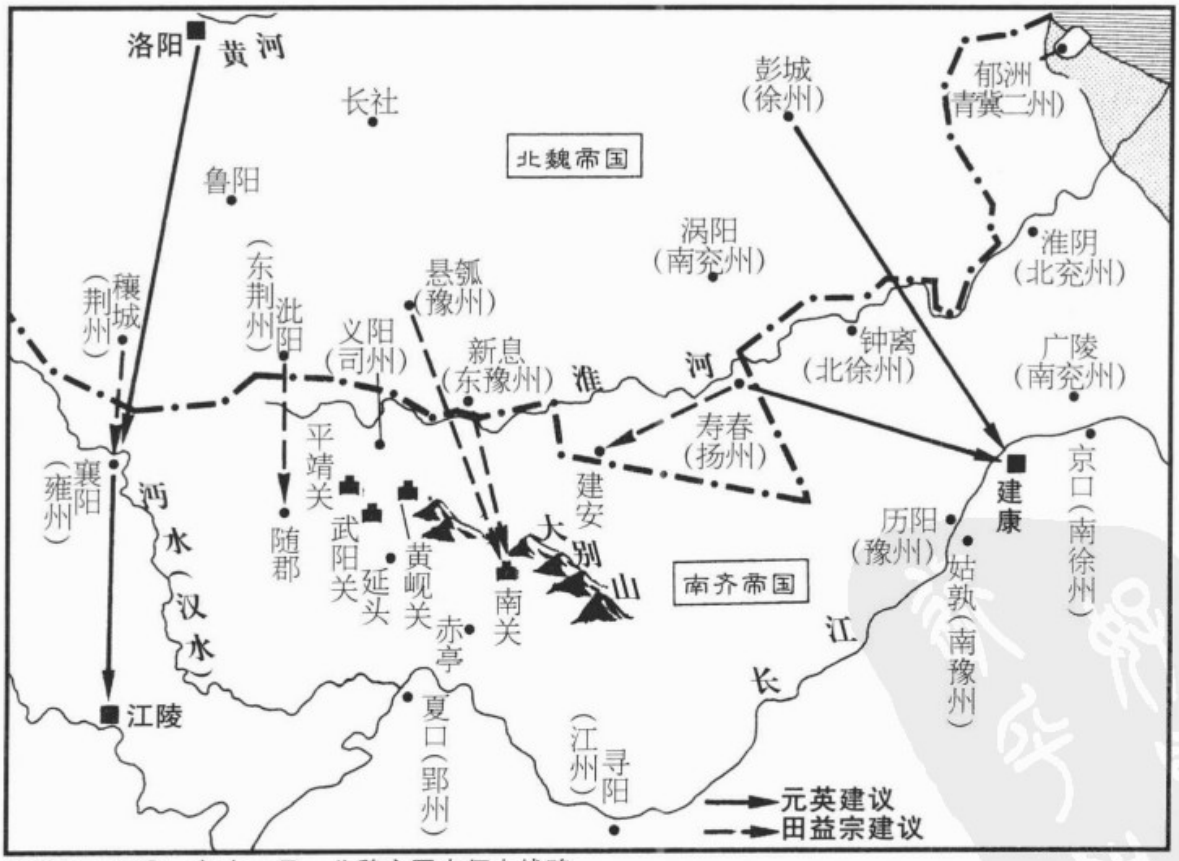
一、义阳之役

五〇一年，冬季，十一月二十五日，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开始在新建的圆坛上祭祀。镇南将军元英上疏说："萧宝卷（南齐建康政府皇帝）荒淫放纵，日甚一日，杀害无辜，虐待人民。他的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萧衍，向东攻击秣陵（即建康。秣陵是古称，参考二一二年九月），动员所有军队，顺流而下。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只剩下一个孤城，没有重兵守卫。这正是皇天把它交给我们的日子，千年难逢的大好机会，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更等待什么！请准许我率步骑兵三万人，深入沔阴（汉水以南），夺取襄阳城池，断绝黑水道路（黑水，陕西省汉中市东二十公里处，注入沔水【汉水】。此指断绝南齐梁州【州政府南郑】的交通线）。昏聩暴虐的君王和他的臣属，自相残杀，我们占据上游，声威震动远近。然后大举南攻，夺取江陵，则三楚地区（据《史记·货殖传》，三楚：东楚，指淮河下游及泗水流域；西楚，指汉水下游及淮河上游；南楚，指长江中下游流域），一天之中，就可以接收，而岷蜀（四川省中部）跟中央的联系，也自被切断。然后，再命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宣布同时出兵南下，建业（建康）紧迫穷困，就像锅里的游鱼。我们就可以使南北文字和车辙，重新相同；天下地上，合而为一。只盼望陛下圣心决断，不要犹豫，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吞并南方的日子，永不再来。"奏章被搁置，没有答复。

车骑大将军源怀上疏，说："萧衍发动内战，萧宝卷孤立，危在旦夕，

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淮阴（江苏省淮阴市）等军事重地，都在一旁观望成败。这正是上天安排的良机，并吞南朝的时期已经成熟。我们应该东西同时发动大规模攻击，造成像卷起草席一样的形势。如果萧衍在内战中成功，上下一心，不仅以后图谋他困难，恐怕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也陷于危险。为什么？寿春（寿阳）距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才七百华里（二地航空距离二百公里），山陵河流，他们都十分熟悉。一旦内外平安，君臣名分确定，势将派出船舰，逆流而上，很快地就到达城下，不容易阻挡。而今，萧宝卷的首都（建康），可能瓦解，沿边一带城池，没有得到援军的希望，肃清江南（长江以南），正在今天。”

北魏帝元恪才命任城王元澄当淮河以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扬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刺史），负责南征；但没有结果。源怀是源贺的儿子（源贺，参考四一四年七月）。



六世纪・五〇一年十一月　北魏帝国南征大战略

东豫州（州政府设新息【河南省息县】）州长田益宗上疏，说：“萧家政权的纲纪混乱，君臣内斗，长江以南郡县，分割为二，东西对抗，已有

一年。人民从事粮秣转运，财产全被榨尽；士卒东征西讨，精力早已疲惫。大家只知道救眼前三寸的急难，所有力量，全被这场眼前三寸急难所消耗，对京师（首都建康）以外的‘州’、‘镇’，无法保护，也无法控制。各地重要城池，像棋盘上的棋子，孤孤零零，放在那里。如果不乘机闪电出击，一扫而光，扩张我们在南蛮境内的边界，恐怕以后再去努力经营，都没有今天这么容易。我们虽然夺取了寿春（寿阳，安徽省寿县），可是，东南西三面道路，仍然梗塞，如果加强防守，必须事先计划。义阳（河南省信阳市）跟淮河源头，距离较近，是南北之间重要的渡口，帝国大军南下，一定通过这个要道。如果长江以南（南齐帝国）恢复秩序，对淮河以北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利用夏季，各河涨水，舰队出长江，入淮河。而我们增援寿春，则一定要从义阳以北进兵。是南朝占尽地利，扼住咽喉，对这一点，应该深刻考虑。而击破义阳，现在正是时候。观察形势，不过需要精锐部队一万二千人。但军事行动，依赖声威，请命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东荆州（州政府设沘阳【河南省泌阳县】），出动两州军队，南下攻击随郡（湖北省随州市）及襄阳（湖北省襄樊市）；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出动本州军队，进驻建安（河南省固始县），阻击从三关（河南省信阳市南）派出的增援部队。然后，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东豫州（州政府新息），出动两州军队，南下占领南关（湖北省麻城市东北阴山关），阻击从延头派出的救兵（延头，湖北省大悟县。南宋帝国谢晦之乱，逃到此地被驻军司令光顺之生擒，参考四二六年二月），再派一位总司令官，统一指挥，今年冬季进军，明年（五〇二年）春季末期胜利，不过一百天，一定攻克。”

元英又奏称：“而今，萧宝卷骨肉互相残杀，藩镇（军事重镇）跟中央对抗，义阳孤立在绝域之外，却跟我们帝国的疆土，相距咫尺。内没有足够存粮和强大军队可以固守，外没有粮秣和兵力的救援，支持他们的期待；对这只就要烧死的小鸟，不可以抽去木柴；对这个就要砍头的强盗，岂允许停止刀斧！如果失去机会，不去夺取，不仅仅以后更为困难，恐怕将更成为帝国的灾祸。而今，豫州州长司马悦已下令进入紧急状态，准备随时出动。东豫州州长田益宗率军严密监视三关。只请陛下指定总司令官，统御各军。”

北魏帝元恪派寝殿侍卫官（直寝，属中央禁军总监部【领军府】）羊灵引当参谋长（军司）。田益宗遂向南齐帝国发动攻击，南齐建宁郡（湖

北省麻城市西）郡长黄天赐在赤亭（湖北省新洲县北）迎战，大败。

五〇二年，夏季，三月十三日，南齐政府诛杀邵陵王萧宝攸、晋熙王萧宝嵩、桂阳王萧宝贞（三人都是五任帝萧鸾的儿子）。

梁王萧衍刚刚开始屠杀各亲王时，对各亲王的防范，还不十分严密。鄱阳王萧宝寅的宦官颜文智跟左右侍从麻拱等，密谋逃亡；半夜时分，在墙上凿出一个洞穴，让萧宝寅逃出；长江岸边，已停泊一条小船等候。萧宝寅穿黑布短袄，腰上缠一千余钱，暗中摸索到江畔，穿着草鞋，徒步奔走，脚底泡水，与鲜血交流，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看守萧宝寅的军警天亮后才发觉，急忙追捕。萧宝寅假扮一个钓鱼的人，随着水波，上下飘荡十余华里，军警对这位渔夫，并不怀疑。等到军警撤退，萧宝寅遂到长江西岸（安徽省和县一带），投奔居民华文荣。华文荣跟他的族人华天龙、华惠连抛弃家属，带着萧宝寅，躲藏在山沟之中。然后，租了一头毛驴，让萧宝寅乘坐，白天隐藏，夜间赶路，终于抵达寿阳（安徽省寿县，北魏帝国扬州州政府所在县）的东城（安徽省定远县东南）。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驻军司令（戍主）杜元伦飞快报告扬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刺史）、任城王元澄，元澄派车马和武装卫队前往欢迎。萧宝寅本年十六岁，脚步踉跄，容貌憔悴，看到的人都认为是掠夺来贩卖的奴隶。元澄用客礼相待。萧宝寅请求穿君王逝世时、臣属应穿的斩衰丧服（最重丧服，麻布衣不缝边），元澄派人解释环境不许可，只送给萧宝寅当老哥死时、老弟应穿的齐衰丧服（次重丧服，麻布衣缝边。萧宝寅要为被杀的六任帝萧宝卷服丧，可是身在北魏帝国，而北魏另有君王，所以元澄劝他放弃政治性服丧，改为亲情服丧）。元澄率官属前往祭悼，萧宝寅在居丧期间，行止都合礼仪，跟哀悼君王或老爹逝世时一样，寿阳（安徽省寿县）人民敬佩他的大义，很多人前去哀吊慰问。只夏侯家没有人去，因夏侯详追随南齐帝国梁王萧衍之故。元澄对萧宝寅十分器重。

夏季，四月八日，南齐帝国梁王萧衍在建康南郊，正式登极称帝（南梁帝国建立），大赦，改年号（之前是南齐中兴二年，之后是南梁天监元年）。当天（四月八日），萧衍追赠老哥萧懿“丞相”，封长沙王，谥号宣武，埋葬的礼仪，依照晋王朝安平王（献王）司马孚（参考二七二年二月）旧例（萧懿被萧宝卷诬杀，草草掩埋，如今隆重改葬。南齐帝国立国二十四年【四七九至五〇二年】，共七任君，至此灭亡，代之而起的是南梁帝国）。

五〇三年，春季，三月，故南齐帝国鄱阳王萧宝寅跪在北魏帝国首都洛阳皇宫大门之前（萧宝寅逃亡事，参考去年【五〇二年】三月），请求出动大军，讨伐南梁帝国；一连数日，虽然有时天气有变，刮风落雨，但萧宝寅始终不肯移动。正巧，南梁帝国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陈伯之投奔北魏帝国（参考去年【五〇二年】六月）后，也请求出动大军南下，使自己有机会为北魏帝国效命。北魏帝元恪召集国务院八位高级官员（“八座”：国务院总理【令】、执行长【仆】，以及六部部长）及监督院高级官员（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共同讨论，决定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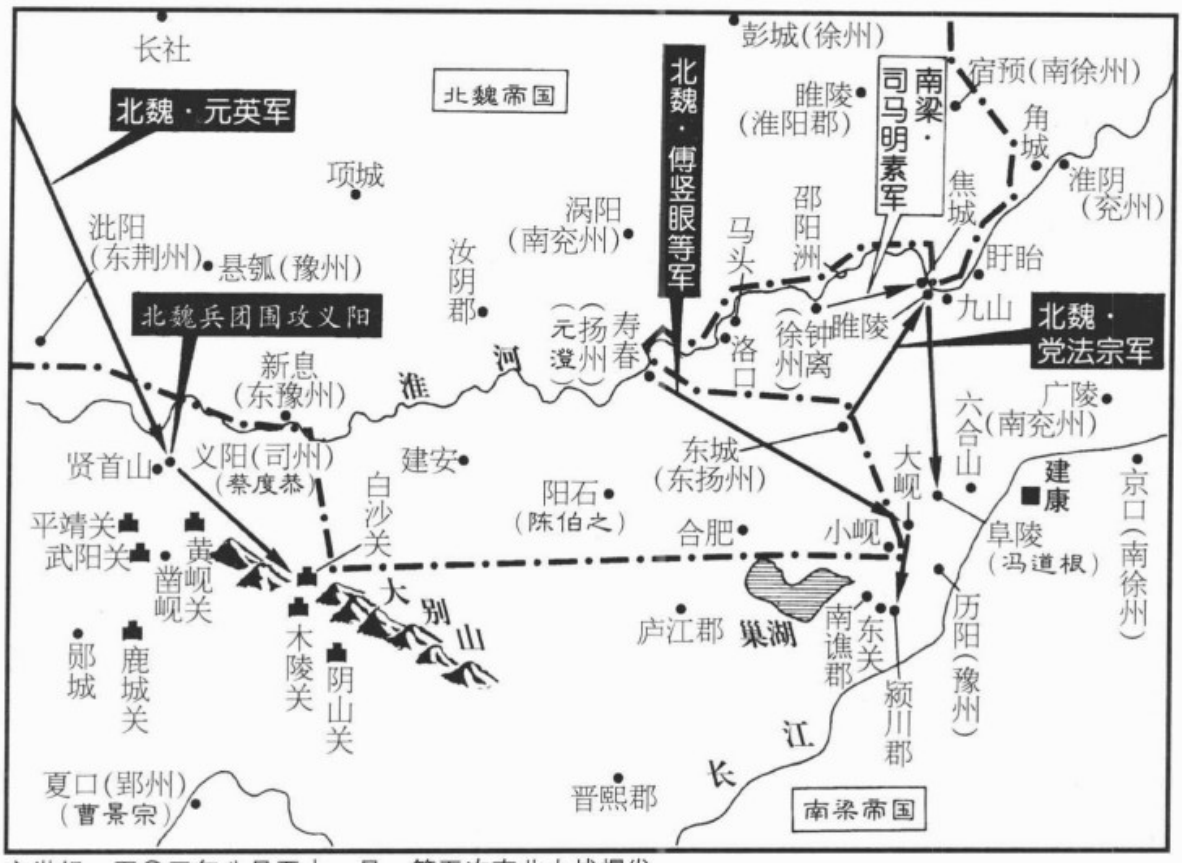
夏季，四月一日，元恪任命萧宝寅当东扬州（州政府设东城【安徽省定远县东南】）等三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东扬等三州诸军事。三州：东扬南徐兖）、镇东将军、扬州（东扬州）州长，封丹阳公爵、齐王；对他十分礼遇，赏赐丰厚，配备军队一万人，命他驻防东城（安徽省定远县东南）；任命陈伯之当淮河以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州长（北魏帝国没有江州），驻防阳石（羊石城，安徽省霍丘县南）；等待秋冬时节，开始行动。萧宝寅明天正式就职，当天夜晚，悲痛哭号，直到凌晨。北魏政府准许萧宝寅招募四方英雄豪杰，又集结数千人。萧宝寅任命颜文智、华文荣等六人当将军、带兵官（军主。颜文智帮助萧宝寅逃亡，华文荣弃家追随；参考去年【五〇二】三月）。萧宝寅性情稳重，感情丰富，为老哥萧宝卷（南齐帝国六任帝）穿戴丧服，虽然超过一年，仍不吃酒肉，脸色憔悴；只吃蔬菜，只穿粗布衣裳，从来不曾嬉笑欢愉。

六月一日，北魏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任城王元澄上疏说：“萧衍（南梁帝国）的军队，屡次封锁东关（濡须坞，安徽省含山县西南）对外的交通，明显地想使用人力，制造巢湖泛滥，用湖水淹没淮河以南我们的各军事据点。吴楚地区（长江中下游两岸），河流纵横，萧衍的船舰，一面决堤灌我们的基地，一面攻击劫掠，则淮河以南的领土，将不再属于帝国。寿阳距长江五百余华里（寿阳距长江河道直线距离一百九十公里），居民惶恐不安，固然恐惧兵灾，同时更恐惧水患。假如我们顺应人民的盼望，在敌人还没有防备的时候，发动攻击，先行下令各州征召兵马，在秋季集合，等待行动良机，虽然不一定能使天下重新统一，但江西地区（安徽省中部），应该从此再没有忧虑。”

六月五日，北魏政府动员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

间市】）、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六州武装部队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预定中秋节（八月十五日）在淮河以南集合，连同原驻寿阳（安徽省寿县）的三万人马，全部交由元澄指挥；萧宝寅（东扬州【州政府东城】州长）、陈伯之（江州【州政府不详】州长）也受元澄节制。

秋季，八月，北魏帝国开始进攻南梁帝国（第五次南北战争爆发）。



六世纪·五〇三年八月至十一月　第五次南北大战爆发

八月二十日，北魏政府任命镇南将军元英当南征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征义阳诸军事）。南梁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州长（刺史）蔡道恭得到北魏大军即将进攻的情报，派骁骑将军杨由率城外居民三千余家，进保贤首山（义阳城西南），建立三个堡寨。

冬季，十月，元英命各军包围杨由最前方的堡寨；寨民任马驹击斩杨由，投降北魏。（西战场）

任城王元澄命指挥官（统军）党法宗、傅竖眼、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人王神念等分别攻击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大岘（含山县东

北）、淮陵（应是睢陵，安徽省明光市东北）、九山（江苏省盱眙县西）；命高祖珍率骑兵三千人，当机动支持部队；而元澄率主力随后进发。傅竖眼是傅灵越的儿子（傅灵越是薛安都部将，参考四六六年正月）。北魏一连串攻陷南梁帝国的关要（今地不详）、颍川（侨郡，安徽省含山县南）、大岘（安徽省含山县东北）；南梁帝国白塔、牵城、清溪（今地均不详）等基地，全部崩溃。南梁帝国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州长（刺史）司马明素率军三千人增援九山（江苏省盱眙县西），徐州州政府秘书长（长史）潘伯邻增援睢陵（盱眙县西），宁朔将军王燮进保焦城（淮陵西）。北魏帝国指挥官（统军）党法宗等进击，攻陷焦城，攻破睢陵（盱眙县西）。

十一月四日（原文“壬午”，据《魏书》改），党法宗生擒司马明素，击斩潘伯邻。（中战场）

最初，南梁帝国南梁郡（崇义，安徽省寿县东南）郡长冯道根驻防阜陵（安徽省全椒县东南）；刚刚就职，立即修筑城墙，命斥候深入敌境，侦察动静，好像北魏帝国大军已经逼近，大家对他这种煞有介事的穷紧张，大为失笑。冯道根说：“守势时要处处小心谨慎，好像胆怯；攻击时要争先恐后，勇不可当。正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城墙还没有整修完毕，北魏指挥官（统军）党法宗等大军二万人，突然抵达城下，大家面无人色，冯道根命大开城门，身穿家常穿的衣服，登上城楼，遴选精锐部队二百人，出城迎战，击破北魏军攻势。北魏军看他神情镇定，态度安闲；而进攻又不顺利，遂向后撤退。冯道根率一百余人的骑兵，攻击北魏帝国的别动部队高祖珍，击破高祖珍军。北魏军队因粮秣运输线被切断，分别撤回。南梁政府任命冯道根当豫州（州政府设历阳【安徽省和县】）州长。

十一月二十七日（原文“乙酉”，据《魏书》改），南梁帝国将军吴子阳跟北魏帝国镇南将军元英，在白沙（河南省光山县西南）会战，吴子阳战败。（西战场）

五〇四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镇东将军萧宝寅南征大军（参考去年【五〇三年】四月）抵达汝阴（南汝阴，安徽省合肥市）时，东城（安徽省定远县东南）已被南梁帝国攻陷，只好把司令部设在寿阳（安徽省寿县）楼贤寺。

二月十一日，南梁将军姜庆真乘着北魏任城王元澄（扬州【州政府寿阳】州长）率军在外，寿阳防务空虚，于是向寿阳发动大胆的奇袭，攻陷

外城。元澄的秘书长（长史）韦缵惊恐交集，手足失措。任城王元澄的娘亲孟太妃紧急集结军队，登上内城，先行把守险要，勉励文武官员，安抚原来住民及新近归附的流人，军民战志昂扬。孟太妃不避艰险，身冒飞箭乱石，亲自视察防务。而萧宝寅正好率军抵达，跟扬州（州政府寿阳）州政府军，前后夹攻，从四更（凌晨三时）苦战到日落西山，姜庆真终于失败退走。韦缵被免除官职。（中战场）

任城王元澄攻击南梁帝国的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南梁派冠军将军张惠绍等率五千人，运送粮秣，接济钟离守军。元澄派平远将军刘思祖等，拦腰截击。

二月二十日，在邵阳洲（钟离【临淮关】西北淮河中小岛）会战，北魏帝国南征兵团，大败南梁援军，生擒张惠绍等十个将领，南梁士卒被杀或被俘，没有几人生还。刘思祖是刘芳的侄儿（刘芳，参考四九四年十二月）。国务院（尚书）认为刘思祖的功劳，应封一千户人家的侯爵。可是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兼首都西区卫戍司令（领右卫将军）元晖向刘思祖索取两个美丽婢女，刘思祖拒绝，事情遂被搁置。元晖是元素的孙儿（拓跋素，参考四二七年四月）。（中战场）

南梁帝萧衍派平西将军曹景宗（时任郢州【州政府夏口】州长）、后军将军王僧炳等，率步骑兵混合兵团三万人，增援义阳（河南省信阳市）。王僧炳率二万人进驻凿岘（河南省信阳市南曹店），曹景宗率一万人在后续进。北魏帝国镇南将军元英派冠军将军元逞等，进驻樊城（今地不详），严阵以待。三月二十五日，就在樊城，大败王僧炳，斩杀及俘虏南梁士卒四千余人。（西战场）

北魏帝元恪下诏给任城王元澄，说："四月即将来临，淮河水位一定上涨，船舶通行，没有阻碍，南方（南梁帝国）军队，得到天时地利，不要贪小便宜，以免后悔。"正巧，连绵大雨，淮河果然猛涨，元澄率军返回寿阳（安徽省寿县）。北魏军仓促撤退，失踪士卒四千余人。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齐郡（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人贾思伯当元澄的参谋长（军司），担任殿后部队。元澄认为贾思伯是个文官，一定被杀，想不到贾思伯却安全撤退，元澄大喜，说："仁爱的人，一定勇敢（《论语》孔丘语："仁者必有勇。"），在参谋长（军司贾思伯）身上应验。"贾思伯推托说他的军队迷路，不强调自己的功劳。中央政府主管单位追究战败责任，于是免除元澄的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另贬降三级。南梁帝萧衍把俘虏

的北魏帝国的将士归还北魏，请求交换张惠绍，北魏遂把张惠绍送回。

夏季，五月，北魏南征大军包围南梁帝国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参考去年【五〇三年】八月），而城中守军不满五千人，粮食最多只能支持半年。北魏军发动猛烈攻击，日夜不停，南梁政府任命的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刺史）蔡道恭随机应变抵抗，节节粉碎攻势，苦战一百多天，前后斩杀及俘虏北魏官兵不计其数。北魏军对他十分忌惮，打算撤退，而蔡道恭患病沉重，把堂弟骁骑将军蔡灵恩、侄儿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蔡僧勰以及各将领、各参谋官，召到床前，对他们说："我受帝国厚恩，竟不能消灭盗贼（北魏帝国），而今病又比以前沉重，看情形支持不久。我死之后，你们当用生命保全你们的节操，不要让我在九泉之下，仍留遗憾。"大家流泪哭泣。蔡道恭逝世，蔡灵恩摄理司州总部执行官（摄行州事），接替蔡道恭工作，加强城防。（西战场）

秋季，七月，围攻义阳的北魏帝国南征大军，听到守城司令、南梁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蔡道恭逝世消息，攻势越发猛烈，拔栅爬城，用短兵器肉搏。南梁帝国援军、平西将军曹景宗逗留凿岘（河南省信阳市南曹店），只敢派出军队打猎，用来展示自己的兵力，而不敢进攻。南梁帝萧衍再派宁朔将军马仙琕向义阳增援，马仙琕一面作战，一面挺进，锐不可当，北魏镇南将军元英在上雅山（信阳市南三公里）扎营布阵，构筑防御工事，分别派各将领在四面乱山丛中，设下埋伏，故意显示自己兵力薄弱。马仙琕乘胜追击，直抵围困义阳的长墙之下，突击元英大营。元英假装战败，向后撤退，引诱马仙琕深入；马仙琕果然深入，进到平地，元英发动埋伏，北魏军全部投入战场；指挥官（统军）傅永，身披铠甲，手舞长矛，单人匹马，杀入重围，只有带兵官（军主）蔡三虎做他的助手，向阵地突击，横穿而过。南梁士卒争向傅永射箭，一支流箭正洞穿左大腿，傅永回到大营拔箭，翻身再行杀入敌阵，马仙琕不能抵挡，大败，一个儿子战死，马仙琕撤退。元英对傅永说："你已受伤，且请回营。"傅永说："从前，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用手扪脚，就是不要人知道胸脯中箭（参考前二〇三年十月）。我虽然官职微小，但也是帝国的一员战将，怎能使贼寇（南梁帝国）有射伤我们将军的荣耀！"于是随同各路人马追击，直追到天亮才返。本年（五〇四年），傅永已七十余岁（本年七十岁），军中将士没有人不敬佩他的勇壮！马仙琕再率一万余人攻击元英，元英再把马仙琕击败，斩南梁帝国将军陈秀之。马仙琕知道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危在旦夕，全

靠他这支救兵，于是，集中全军精锐，一天之内，发动三次攻击，但三次均大败而回（马仙琕孤军苦战，曹景宗却坐在营房里心旷神怡旁观，怎能成功！马仙琕虽败犹荣，他已尽了全力）。义阳守将蔡灵恩势穷力竭，完全绝望。

八月十一日，蔡灵恩打开城门，投降北魏帝国。三关（信阳市南）驻军司令得到消息。

八月十七日，也纷纷放弃城池逃走。（西战场）

元英命军政官（司马）陆希道撰写向中央公开告捷文书，陆希道撰写后，元英嫌他写得啰唆，命傅永修改，傅永删掉那些夸耀的形容词句，而只简单扼要地叙述作战经过。元英至为赞赏，说："看这项谋略，义阳纵是金城汤池，也不能再守下去。"（中国历史上，傅永这种文武全才的将领，如凤毛麟角。）最初，元英的老爹、南安王（惠王）元桢（景穆太子拓跋晃的儿子）参与穆泰的强行还都阴谋，被剥夺官爵（参考四九六年闰九月）。现在，元英攻克义阳，北魏帝元恪才封元英当中山王。

南梁帝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任昉弹劾贻误军机的平西将军曹景宗。南梁帝萧衍因曹景宗是开国功臣，搁置不再追究。

皇城保安司令（卫尉）郑绍叔对萧衍十分忠心，在外面听到批评，就全盘报告萧衍。每次执行皇帝命令时，美好的事，都说是皇帝的指示；不好的事，都说是自己的错误；因为这个缘故，萧衍对他越发亲信。义阳既然陷落，萧衍下诏，设立南义阳郡（鹿城关，湖北省孝昌县），再在南义阳郡设立司州，把州政府移到关南（三关之南），任命郑绍叔当州长（刺史）。郑绍叔修筑城墙、磨利武器、推广开荒垦田、招收流失逃散的农家，人民逐渐安定。

北魏帝国设立郢州，州政府置于义阳，任命司马悦当州长。南梁帝萧衍派宁朔将军马仙琕在三关（信阳市南）以南，兴筑竹敦、麻阳二城（今地不详）；司马悦派军攻击，占领竹敦。

二、洛口大营崩溃

五〇五年，春季，二月，南梁帝萧衍准备大举反攻北魏帝国。

二月十一日，派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卿）杨公则率皇家禁卫军，封锁洛口（洛涧注入淮河处，安徽省怀远县西南）。

秋季，八月四日，北魏帝国中山王元英进攻南梁帝国雍州（州政府襄阳）。

八月十二日，南梁帝国秦、梁二州（州政府南郑）州长（遥领）鲁方达，跟北魏帝国益州（州政府所在不详）州长王足的指挥官纪洪雅、卢祖迁会战；鲁方达大败，连同十五个将领，全部阵亡。

八月十四日，晋寿郡（四川省广元市西南）郡长王景胤等继续阻击卢祖迁，也大败，连同二十四个将领，也全部阵亡（梁益战场。）

南梁帝国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卿）杨公则率军抵达洛口，跟北魏帝国豫州（州政府悬瓠）州政府秘书长（长史）石荣会战，斩石荣。

八月十六日，南梁帝国将军姜庆真，跟北魏军在羊石（安徽省霍丘县南）会战，不能取胜；杨公则退守马头（安徽省怀远县南马城）。（中战场。）

南梁帝国雍州蛮（湖北省北部少数民族）沔东郡（湖北省襄樊市东）郡长田青喜背叛南梁，投降北魏。

五〇六年，夏季，四月十六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中山王元英当征南将军、扬徐二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率军十余万人，迎击南梁帝国临川王萧宏率领的北伐大军（参考去年【五〇五年】十月），指挥各州郡武装部队，大军所至，元英全权行事。（中战场。）

南梁帝国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王茂率军数万人，攻击北魏帝国的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引诱北魏沿边居民及各少数民族另行成立宛州（代替北魏的荆州），派他所任命的宛州州长雷豹狼等发动袭击，攻陷北魏的河南城（河南省唐河县西北）。北魏政府派平南将军杨大眼统率各军，反击王茂。

四月二十七日，王茂大败，失踪及阵亡二千余人。杨大眼攻入河南城，王茂逃回。杨大眼尾追到汉水，一连攻陷五个城池。（西战场。）

北魏帝国征虏将军宇文福攻击南梁帝国新设的司州（州政府设南义阳【湖北省孝昌县】），俘虏一千余人而去。（西战场。）

五月七日，南梁帝国太子宫右翼卫队长（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攻击北魏帝国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占领宿预（江苏省宿迁市），俘虏城防司令（城主）马成龙。

五月十一日，南梁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州长（刺史）昌义之攻陷北魏帝国梁城（安徽省寿县东南）。

豫州（州政府设历阳【安徽省和县】）州长韦叡派秘书长（长史）王超等攻击小岘（安徽省含山县西北），还没有攻克，韦叡巡视阵地，北魏军数百人，在大营外列阵，韦叡打算攻击，将领们都不赞成，说："我们轻装备行军，只能突袭，不能硬拼，应该回去改穿铠甲，才可以进击。"韦叡说："不然。小岘城中，守军有二千余人，足可以自保。而今无缘无故，忽然展示威力，定是勇将精兵，假如能把他们击败，城池会自己崩溃。"大家仍然迟疑，韦叡指着皇帝赐给他的符节（"持节"），说："中央加授我这个东西，不是用来装饰门面。我下的命令，不可违犯。"遂发动攻击，将士作殊死战，北魏军败退，韦叡的攻击更为猛烈，半夜时分，攻克小岘，遂进抵北魏帝国南疆重镇合肥（安徽省合肥市）。

最初，右军将军府军政官（右军司马）胡景略等进攻合肥，一直不能攻下。韦叡考察山川形势，就在夜晚，率领部众在肥水（东淝河）上兴筑水坝。不久，水坝筑成，水位上涨，南梁帝国船舰，陆续抵达。北魏军在合肥东西，分别兴筑两座卫星小城，韦叡先攻两座小城，北魏大将杨灵胤率五万人庞大兵团，突然抵达，将领们恐惧不能抵挡，请迅速向中央要求援军，韦叡笑说："盗贼（北魏帝国军）已到城下，我们才要求增兵，怎么能来得及？而且，我们要求增兵，他们也会要求增兵。作战靠出奇制胜，岂在人数多少？"遂进攻杨灵胤，击破杨灵胤军。韦叡派指挥官（军主）王怀静在肥水（东淝河）岸边筑城，保护水坝；北魏军攻破该城，南梁守军一千余人，全部被杀或被俘。北魏军乘胜向水坝挺进，声势强大，各将领建议退回巢湖，有的则主张退保三叉（今地不详），韦叡大怒说："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命把自己用的伞盖、长扇、旗帜，都竖在水坝之下，表示绝不离开。北魏军向水坝发动攻击，万锥齐下，要凿它崩塌。韦叡亲自搏斗，北魏军不敌，败退；韦叡遂在水坝上建筑营垒，加强保护。韦叡另行兴建主力战斗舰，舰桥跟合肥城墙同高，四面包围，城中守军，面对绝境，一片大哭。守军司令杜元伦登城督战，被流箭射死。

五月十七日，合肥瓦解。南梁军斩杀及俘虏一万余人，掳获的牛羊以万为单位计算。（以上中战场。）

韦叡身体一向瘦弱，从没有骑过马。每次会战，常常乘坐两人抬的小轿，到战场督战及勉励将士，勇气无人可比。白天接待宾客，半夜起床处理军事文书，灯火通明，直到天亮。对部属十分爱护，照顾安抚，唯恐怕不够温暖，所以，知识分子或战斗壮士，争着向他投靠。无论到哪里，所

住的宾馆、旅舍，都不超过他的身份。

韦叡等各路人马，继续推进，抵达东陵（今地不详）。南梁帝萧衍下诏班师（胡三省注："班师诏书，当在洛口溃败之后；《通鉴》因叙述韦叡战绩，顺便作一总结。"），当时大军的位置，距北魏城池很近（北魏军守覺城，距东陵十公里）。各将领恐怕北魏军追击，韦叡命所有辎重车辆居于撤退大军之前，而自己乘坐小轿，留在最后。北魏军畏服韦叡威名，远远观望，不敢进逼，韦叡遂得全军而还。于是，把豫州州政府迁到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州政府原设历阳）。



六世纪·五〇六年五月至七月　第五次南北大战　南梁第二波攻势，夺取合肥、宿预

五月十八日，北魏政府派遣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元遥率军南下，阻击南梁北伐大军。

五月十九日，又派征西将军于劲统御秦陇（甘肃省南部）地区各军。

五月二十三日，南梁帝国庐江郡（安徽省舒城县）郡长、闻喜（侨县·湖北省松滋县境）人裴邃攻陷北魏帝国羊石城（安徽省霍丘县南）。

五月二十六日，又攻陷霍丘城（霍丘县）。（中战场。）

六月七日，青、冀二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沉积小岛】）州长（刺史）桓和攻陷北魏帝国朐山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战场。）

夏季，六月，南梁帝国太子宫右翼卫队长（太子右卫率）张惠绍，会同代理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宋黑，水陆联军，同时并进，直攻北魏帝国徐州州政府所在地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包围高冢基地（彭城南刘交墓，在彭城城西【刘交，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的老弟，封楚王，参考前二〇一年正月】）。北魏武卫将军奚康生率军增援。

六月十四日，张惠绍战败，宋黑战死。（东战场。）

秋季，七月三日，南梁帝国青、冀二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沉积小岛】）州长（刺史）桓和攻击北魏帝国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市】），占领固城（山东省滕州市东北）。（东战场。）

七月二十五日，南梁帝国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王伯敖，与北魏帝国中山王元英，在阴陵（安徽省定远县西北）会战；王伯敖大败，失踪及阵亡五千余人。（中战场。）

七月二十六日，北魏帝国征召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市】）、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六州武装部队十万人，增援东征大军。南梁帝萧衍派将军角念（角，姓）率军一万人，进驻蒙山（山东省蒙阴县南），招诱北魏帝国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市】）境内居民，前来归附的很多。当时，南梁将军萧及驻防固城（山东省滕州市东北），桓和驻防孤山（滕州市东南）。北魏东征大军总司令官（都督东讨诸军事）邢峦派指挥官（统军）樊鲁攻击桓和，另一将领元恒攻击萧及，另一指挥官（统军）毕祖朽攻击角念。

八月十日，樊鲁在孤山大破桓和；元恒攻陷固城；毕祖朽猛攻，角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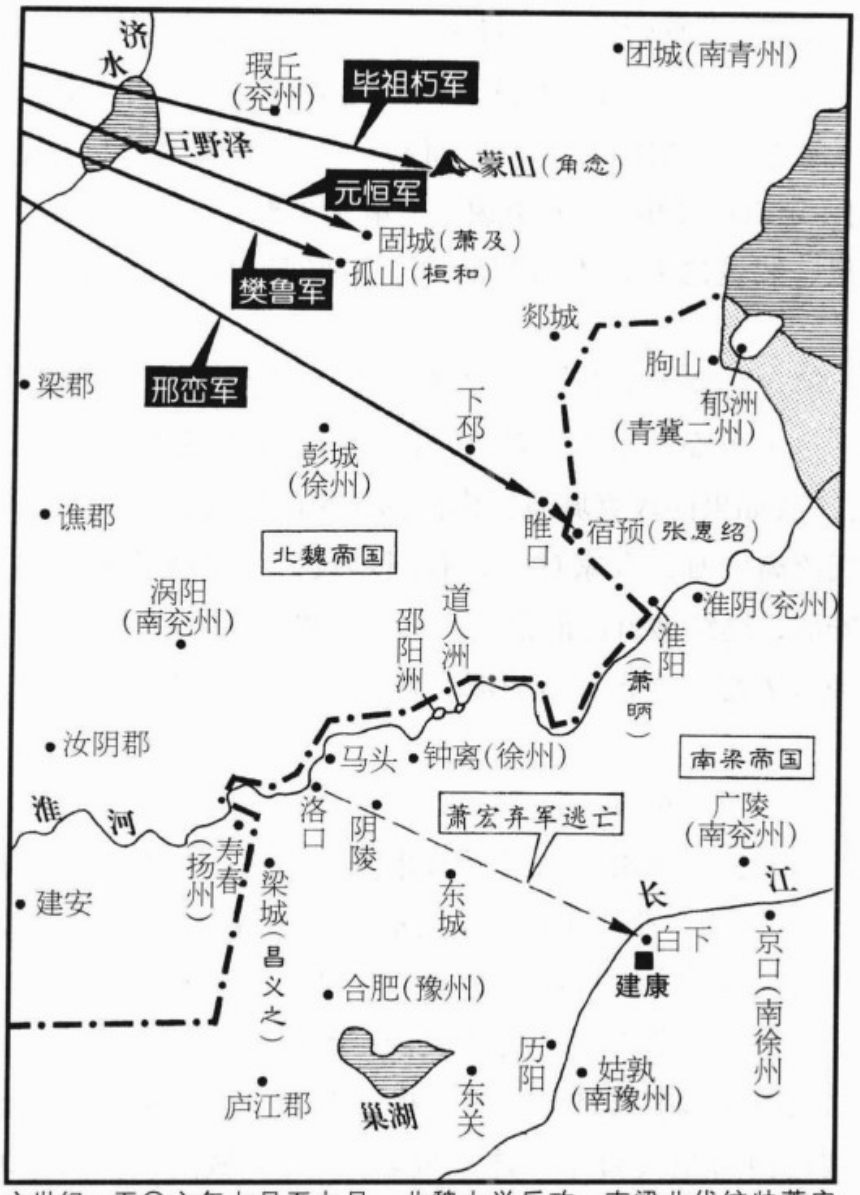
守军撤退。（东战场。）

八月十七日，北魏帝元恪下诏命平南将军、安乐王元诠，督促留在后方还没有出发的部队，增援淮河以南。元诠是拓跋长乐的儿子（拓跋长乐，参考四七五年十二月）。

南梁帝国将军蓝怀恭，跟北魏东征大军总司令官（都督东讨诸军事）邢峦，在睢口（睢水注入泗水处，江苏省宿迁市【宿预西北】）会战，蓝怀恭战败，邢峦遂向前推进，包围宿预（江苏省宿迁市）。蓝怀恭在清水（泗水）以南，再筑营垒阵地，继续抵抗，邢峦跟平南将军杨大眼，联合攻击。

九月十一日，攻陷清水（泗水）以南新城，斩蓝怀恭，格杀及俘虏南梁士卒以万计算。南梁帝国太子宫右翼卫队长（太子右卫率）张惠绍放弃宿预，将军萧昞也放弃淮阳（江苏省淮阴市西北），逃回。（东战场。）

南梁帝国临川王萧宏以南梁帝萧衍老弟的身份统率的军队，武器精良，军容壮盛。北方人民认为：数十年，甚至百余年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萧宏北伐大军，进抵洛口（洛涧注入淮河处，安徽省怀远县西南），前锋攻克梁城（安徽省寿县东南。五月间，北徐州州长昌义之攻克梁城，现在再作追叙）。各将领打算乘胜追击，深入敌境。萧宏性情愚劣，而又胆小如鼠，处理军务，错误百出。北魏帝元恪下令邢峦渡过淮河，跟中山王元英（时驻寿阳）会师，共同攻击梁城。萧宏得到消息，大为恐惧，召集军事会议，讨论班师。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吕僧珍说："知道困难，就赶快撤退，岂不是件美事！"萧宏说："我也认为应该如此。"副总司令官、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柳惔说："自从大军出击，哪一个城池不降服，什么地方有困难？"庐江郡（安徽省舒城县）郡长裴邃说："这一次北伐，本来就是寻找敌人把他们摧毁。有什么困难，竟使我们望风而逃？"宁朔将军马仙琕说："大王（萧宏）怎么说出亡国的话，天子（萧衍）把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全数交到你手，宁可以进一尺效死，也不可退一寸偷生。"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州长（刺史）昌义之大怒若狂，头发和胡须都激动得直竖，吼叫说："吕僧珍应该斩首，岂有率百万大军，远征北伐，还没有遇到敌人，只听见风声，就急急撤退之理？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圣明君王（萧衍）？"将领朱僧勇、胡辛生拔剑出鞘，从座位上跳起，厉声说："要退的自己去退，我当向前求死！"军事会议之后，吕僧珍向各将领道歉说："殿下（萧宏）昨天晚上头痛，



六世纪·五〇六年七月至九月　北魏大举反攻，南梁北伐统帅萧宏逃跑

不能专心处理军事，深恐大家失望沮丧，才打算保存实力，安全撤退而已。”萧宏不敢违背各将领的意见，又不敢前进，于是逗留不动。北魏东征兵团知道萧宏是个懦夫，派人送给他妇女用的包头巾和首饰，编出歌谣唱：“不怕萧娘娘（萧宏）和吕姥姥（吕僧珍。北方人称外祖母为“姥姥”，此指吕僧珍。）/只怕合肥韦老虎。”韦老虎指的是韦叡。吕僧珍叹息说：“假如始兴王（萧憺）或吴平侯（萧昞）当元帅，我当他们的助理，怎么会被敌人侮辱成这个样子！”打算派裴邃分出一部分军队夺取寿阳（安徽省寿县），而主力仍留洛口（安徽省怀远县西南），萧宏恐惧过度，唯恐怕触怒敌人，坚决反对，于是下令军中：“人马敢向前走一步的，斩首。”将领士

卒全都怒不可遏。北魏帝国武卫将军奚康生派杨大眼骑快马报告中山王元英，说："梁国（南梁帝国）军队自从攻克梁城（安徽省寿县东南）之后，这么久不再前进，畏怯的心态，显而易见。大王如果前进据守洛水（洛涧），他们一定自己溃散。"元英说："萧宏虽然愚不可及，可是部属中仍有良将韦叡、裴邃之辈，不可以轻视。最好是暂时观察形势，不要发生战斗。"

南梁太子宫右翼卫队长（太子右卫率）张惠绍号令严明，攻无不克，驻军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时，下邳人很多打算归降，张惠绍劝告他们说："我如果能攻克城池，你们都是帝国臣民；如果不能攻克，岂不白白使你们流离失所，有家难归，有国难投！不是政府拯救人民的本意。你们暂且安居，继续做自己的营生，不要去找麻烦。"想归降的人，全都悦服（如此为人着想，是出自肺腑深处的爱心，张惠绍为我们立下一个可贵的榜样）。

九月二十七日，夜晚，洛口（洛涧注入淮河处，安徽省怀远县西南）天气突变，一夜狂风暴雨，南梁帝国北伐军大营，发生夜惊（夜惊事，参考一九二年五月注），临川王萧宏，心胆俱裂，抛下自己统率的大军，单人匹马，仅携带随从数人，落荒逃走。将领们在发现统帅失踪后，霎时之间崩溃，官兵逃散，丢盔弃甲，扔掉武器，平地水沟，都被填满，患病和衰老的官兵，被遗弃营中或路旁，死亡将近五万人。萧宏乘坐小船，渡过长江，深夜到达白石垒（白下，建康城北），叫唤城门，要求进城。城防司令、临汝侯萧渊猷，登上城楼，对他说："你亲率百万大军北伐，一旦像鸟兽一样，四散逃走，我们帝国是存是亡，不得而知。恐怕奸恶的人利用这个机会，起兵叛变，所以，城门在夜间不可打开。"萧宏无词可对，萧渊猷用绳子把饮食从城楼缒下来，使萧宏等果腹。萧渊猷是萧渊藻的老弟（本年还不到二十岁）。当时，北徐州（州政府钟离）州长（刺史）昌义之驻军梁城（安徽省寿县东南），听到洛口军溃消息，跟太子宫右翼卫队长（太子右卫率）张惠绍分别率军撤退。（以上中战场。）

北魏帝元恪下诏，命中山王元英乘胜进击，消灭南梁帝国。元英乘胜追击，追到马头（安徽省怀远县南马城），攻克。城中积存的粮秣，北魏军全部运回北方。南梁政府对这种现象，一致认为："他们把米运回北方，一定不会再继续南进。"南梁帝萧衍说："不见得，这必定是就要发动攻击，用运米的诈术，引导我们作错误的判断。"下令整修钟离城（安徽省凤阳县

东北临淮关），命昌义之（北徐州【州政府钟离】州长）严密戒备（马头在钟离西，北魏军已攻陷马头，下一步当然进攻钟离）。

冬季，十月，北魏帝国中山王元英包围钟离，北魏帝元恪下诏，命东征大军总司令官（都督东讨诸军事）邢峦迅速跟元英会师。邢峦上疏，认为："南方（南梁帝国）军队，在野战上虽然不是我们的对手，但守卫城池的能力，仍绰绰有余。现在，我们投出全国精锐，进攻钟离，得到它，利益有限；得不到它，所受的伤害却十分严重，而且又在淮外（淮河以南）。即令它们守军自己绑住双手，向我们投降，我们还要考虑粮秣不继，难以久守；何况用士卒的生命，前去换取。而且，将士南征，已有两季（自夏到秋），疲劳、倦怠、死亡、伤残，情形严重，不问可知。虽然我们是乘胜追击，可是实质上我们没有可用的兵力。如果采纳我的意见，我建议应该恢复战争以前状态，安抚各州人民，等到以后再度出兵。江东（南梁帝国）的弱点，不怕以后没有。"元恪下诏，说："渡淮河南下，跟中山王元英，互相支持，之前已发出指令，怎么能允许你徘徊逗留，到今天才提出这项请求！应迅速进军。"邢峦又上疏，认为："现在，中山王（元英）攻击钟离，实在使人困惑。如果采取冒险行动，不顾虑自身安全，则应直接袭击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旦成功，也说不定，如果认为只用八十天的食粮，就可夺取钟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元英预期八十天攻克钟离，所以邢峦反驳）。他们固守坚城，拒绝会战，护城河宽广纵深，不可能填平，我们在城下白白消耗到明年春季，士卒全都疲惫。如果派我前往，又从何处得到粮秣？夏季出动的大军，没有携带冬季衣服，万一遇到结冰降雪，天气转寒，用什么解决这项困难？我宁愿负起怯懦、不能进军的责任，也不愿承当损兵折将、平白出军的罪名。钟离是天然要塞，政府高级官员，人人皆知。如果城中有内应或有埋伏，或许可能成功；如果城中没有内应，又没有埋伏，我断言绝不可能攻克。如果相信我的陈述，请准许我停止前进。如果认为我惧怕战争，则我愿交还我所率领的东征兵团，请准予全部移付中山王（元英），由他指挥调度，我只以一个人的身份，单身匹马，追随中山王（元英）左右。我当过很多次大军统帅，深知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我既已认为困难，不应该勉强派我执行我认为困难的事。"元恪下诏，命邢峦回京（首都洛阳），另命镇东将军萧宝寅率军跟元英会师，共同包围钟离。

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卢昶一向厌恶邢峦，跟另一总监督长（侍

中）兼首都西区卫戍司令（领右卫将军）元晖，共同在北魏帝元恪面前，打小报告陷害。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崔亮弹劾邢峦：镇守汉中（陕西省汉中市）时，抢夺壮男美女，男当奴，女当婢（《魏书·邢峦传》："邢峦初到汉中时，新官上任三把火，待豪门士族，都有礼貌，安抚民众，广用恩惠。可是，一年多以后，态度大变，不断诛杀居民，有时甚至屠灭全家，被他没收为私人奴婢的有二百余人。"名将尚且如此，人民还有生路?）。邢峦把汉中所掠夺的美女送给元晖，作为贿赂。元晖对元恪说："邢峦新近为帝国建立大功（指夺取汉中地区），不应该把大赦令以前的小事，抖出来查办。"元恪同意，遂不追究。

元晖跟卢昶同时受北魏帝元恪的宠爱，因之贪污放纵，丝毫没有忌惮，时人形容他们是："饿虎将军"、"饥鹰监督"。元晖不久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任用官职，都有一定价格，大郡郡长绸缎二千匹，次郡郡长减少一半（一千匹），下郡郡长再减少一半（五百匹）。其他官位随着等级，价格也有差别；大家称他是"市场管理员"。

十月六日，南梁帝国围攻义阳（河南省信阳市）的军队，利用夜色掩护，逃走（听到洛口军溃，不能独留）。北魏帝国郢州（州政府义阳）州长（刺史）娄悦追击，击破南梁围城军。（西战场）

十一月四日，南梁帝国大赦。

南梁帝萧衍命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曹景宗率领各军二十万人，增援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萧衍指令曹景宗驻军道人洲（钟离【临淮关】东北淮河中小岛），等各路人马集结完成后，一同进兵。曹景宗一再请求前进到邵阳洲（钟离【临淮关】西北淮河中小岛）东岸，萧衍不准。曹景宗打算单独建立这项奇功，不理会诏书，径行挺进，想不到淮河突然刮起暴风，有些士卒被吹到河里淹死，不能再进，只好再回道人洲。萧衍得到报告，说："曹景宗无法西上是上天旨意，如果孤军深入，城垒不能及时构筑完成，势将狼狈不堪。现在，一定击破盗贼（北魏帝国）。"（中战场。）

三、钟离争夺战

五〇七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中山王元英会同平东将军杨大眼等，率武装部队数十万，猛攻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钟离

（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钟离城北，就是淮河。北魏军在邵阳洲（钟离西北淮河中小岛）两岸，建立大桥，树立木栅拒马，宽达数百步，横跨淮河，连接两岸交通。元英在南岸攻城，杨大眼在北岸另筑城垒，督运粮秣。城中守军才三千人，南梁帝国北徐州（州政府钟离）州长（刺史）昌义之率领将士，随机应变，坚强抵抗。北魏军用车辆运土，强填护城河，命步兵背土在后面跟进，骑兵督战队在最后面紧逼。士卒到目的地，把土掷下，有的还来不及回头，后面的土已堆积而上，遂被活埋。不久，护城河填平，元英开始用冲车（攻城用的重武器）撞城，城上泥土块块脱落，昌义之立刻用泥土填补，冲车虽能冲进城墙，但无法冲出缺口。北魏军日夜苦攻，轮流爬城，被击中坠下，起来再登，没有人敢向后退。一天之中，攻城数十次，前后格杀的人数，以万为单位计算，北魏官兵的尸体，堆积起来，几乎跟城墙同高。

二月，北魏帝元恪命元英回军。元英上疏说："我的志向就是歼灭贼寇（南梁帝国），想不到自月初开始，阴雨不止，阻挠军事行动。如果三月间可以放晴，一定可以破城，请给我较长的时间。"元恪用诏书回答说："南方气候像蒸笼一样，土地潮湿，不可以久留。势必把钟离夺到手，是将军的深谋远略；可是，大军在外太久，筋疲力尽，也是政府的忧虑。"元英仍上疏，坚称一定攻克。元恪派步兵指挥官（步兵校尉）范绍到前线晋见元英，研究讨论攻取形势。范绍亲眼看到钟离城墙坚固，也劝元英撤退，元英拒绝。

南梁帝（一任武帝）萧衍（本年四十四岁）命豫州（州政府设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州长（刺史）韦叡率军增援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受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曹景宗指挥。韦叡从合肥直接向北进发，穿过阴陵（安徽省定远县西北）沼泽地带，遇到山涧或深谷，就在两山之间，兴建吊桥渡过。将领及士卒，对北魏军的强悍，十分畏惧，多数人劝韦叡把速度放慢，韦叡说："钟离情势危急，守军挖掘地穴居住，身背门板挑水。我们飞车奔马，前去营救，都恐怕来不及，怎么可以故意迟慢？魏军（北魏帝国军）那一套全在我预料之中，你们不要担心。"只十天时间，就抵达邵阳（应是望见邵阳洲【钟离西北淮河中小岛】的地方）。南梁帝萧衍预先告诫曹景宗："韦叡是你们家乡的望族（曹景宗是新野【河南省新野县】人，属雍州。韦叡原是雍州京兆【陕西省西安市】世家，南迁后定居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家族强大如昔。二人既同州，韦家

又拥有人望），你应该对他礼遇。”所以曹景宗接见韦叡，礼节十分恭敬。萧衍听到消息，说：“两位将领和睦，一定克敌制胜。”

曹景宗会同韦叡进军邵阳洲（在岛上登陆）。韦叡在曹景宗大营前二十华里处，深夜挖掘长沟，树立木栅拒马，把小岛截成东西两半，用挖掘出来的泥土，建筑城垒，距北魏帝国大营，仅一百余步。南梁郡（梁城，安徽省寿县东南）郡长冯道根能骑在马上，谛听马步，量出长度，于是依照一个人的工作量，计算出总共需要多少时间和多少人力，用以分配筑城工程；天快明时，大营已经建立。北魏中山王元英在天色朦胧中忽然发现敌人营垒就在门前，不禁大吃一惊，用手杖敲打地面，号叫说：“竟然这么快!”曹景宗等武器锐利、铠甲全新、军容雄壮，北魏军看到后，士气低落。曹景宗恐怕城中人心浮动，用重赏招募勇士言文达（言，姓）等，带着南梁帝萧衍的诏书，潜水进城，城中才知道救兵已到，勇气百倍。

北魏平东将军杨大眼英勇超过三军中其他将领，率一万余人的骑兵部队，进攻邵阳洲上南梁前进基地，军锋所到之处，所有障碍，都被摧毁。韦叡把车辆全都集合，结成圆阵；杨大眼集中军力包围，韦叡用两千张强弓，一时俱发，洞穿铠甲，直中躯体，北魏军死伤惨重。南梁军一箭射中杨大眼右臂，杨大眼向后撤退。第二天一早，元英亲自率军攻击，韦叡乘坐两人抬的小轿，手拿白色牛角“如意”，指挥作战，一日之中，会战数次，元英也向后撤退。夜晚，北魏军大规模攻城，箭如雨下，韦叡的儿子韦黯请他从城上下来，暂时躲避，韦叡拒绝。情势一度危急，军心惊扰，韦叡在城上咆哮呵责，局面才告稳定。前往淮河以北割草的牧羊人，都被杨大眼捉去。曹景宗招募敢死队一千余人，在杨大眼城垒南数华里地方，也兴筑城垒。杨大眼发动攻击，曹景宗把他击退。城垒筑成后，命部将赵草守城，杨大眼捕捉牧羊人时，都被赵草截获。以后牧羊人割草，才恢复正常。

南梁帝萧衍命曹景宗预先兴建特种战舰，甲板高度，跟北魏帝国的跨淮河大桥桥面略等，准备火攻。由曹景宗跟韦叡各攻一桥，韦叡攻南桥，曹景宗攻北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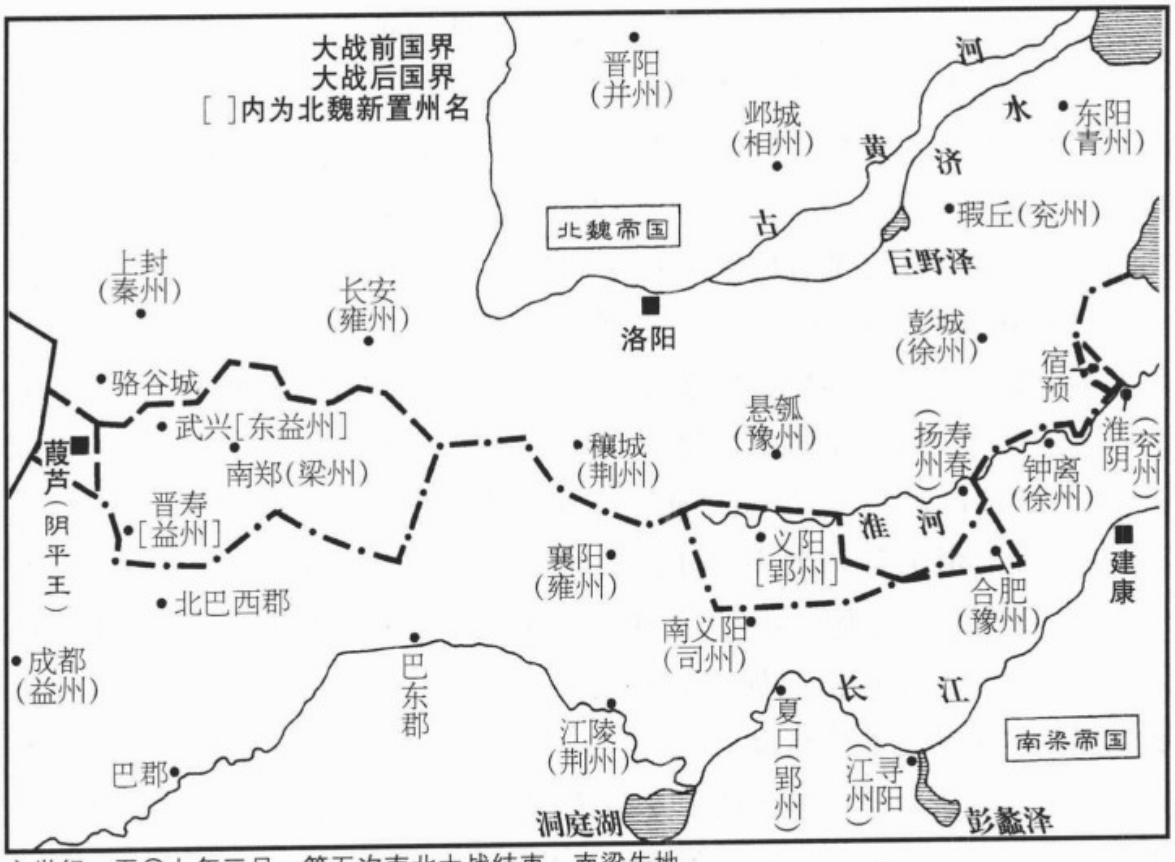
三月，淮河水位暴涨六七尺（桥面降低，甲板升高），韦叡命冯道根和庐江郡（安徽省舒城县）郡长裴邃、秦郡（侨郡，江苏省六合县）郡长李文钊等乘战舰争先恐后，先行出动，攻击北魏留在邵阳洲上的残余部队，全部屠杀。另外派小艇，装载野草，灌满膏油，用来焚烧北魏跨淮河大桥。

风狂火大，烟尘上冲霄汉，天地变色；敢死队奋勇而上，拔除木栅拒马，猛砍桥梁，水势湍急，转眼之间，大桥跟木栅拒马，顺流而下，全部消失，河上不见踪影。冯道根等都亲身上阵，肉搏苦战，士卒奋发勇敢，厮杀呐喊之声，震动天地，没有一个不是以一当百；于是，北魏大军不能抵抗，霎时崩溃。中山王元英看见淮河大桥中断，立刻放弃城垒，自己脱身逃走。杨大眼也纵火焚烧大营，撤退；其他所有城垒、军营、基地，陆续瓦解，北魏军全都抛弃武器盔甲，四散狂奔，为逃命被挤到水里淹死的，有十余万人，阵亡的大致也是这个数目。韦叡派人通知围城中的昌义之（北徐州【州政府钟离】州长），昌义之悲喜交集，来不及答话，只叫说："再生，再生！"南梁帝国各路大军追击，直追到濊水（于安徽省五河县注入淮河）。元英单人匹马逃回梁城（寿县东南）。沿着淮河两岸一百余华里，尸体互相枕压，南梁俘虏北魏军五万人（对战果的夸张，使人对政府公报，丧失信心。司马光在此指出："《梁书·韦叡传》说：'其他脱下铠甲，叩头在地，乞求当奴隶的，犹数十万人。'事实上，当时北魏军总数不过数十万。"五万人，是司马光打了个对折。而前文提及淹死的，也有十万人）。收集北魏军遗弃的军用物资、粮秣、武器，堆积如山，牛马驴骡，更多到无法可计。（以上中战场。）

昌义之感激曹景宗及韦叡，请二人宴会，筹了二十万钱作赌本，就在州政府开赌。曹景宗掷骰子，掷出三个"一"，韦叡则掷出三个"六"，但他却在大家吆喝尖叫声中，拨动一颗，故意诧异说："怪事！"遂大输特输（原文为"卢"、"雉"，赌法今已不传，而只留下"呼幺喝六"一则成语。现在用掷骰子代替，当可一目了然）。曹景宗跟各军将领，争先恐后向中央驰奏捷报，只韦叡落在最后，世人因此更认为他品德高贵。南梁帝萧衍下诏增加曹景宗、韦叡封爵的采邑，昌义之等也分别受到奖赏。

夏季，四月二十日，萧衍任命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王茂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安成王萧秀当江州州长。萧秀将要出发，主办官员要求拨付坚固的船舶，专运库存积蓄，萧秀说："我难道只爱钱财，不爱人才！"命把坚固的船舶拨付给部属及参谋官员，而把不太牢靠的船舶装载库藏。中途，遇到大风，库藏船舶破碎。

四月二十八日，任命临川王萧宏当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建安王萧伟当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右最高资政官（右光禄大夫）沈约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左执行长（左仆射）王莹



六世纪·五〇七年三月　第五次南北大战结束　南梁失地

当中军将军。

六月十八日，冯翊郡（侨郡，湖北省宜城县东南）等七个郡的郡长背叛南梁，投奔北魏帝国。

秋季，七月三十日，任命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王茂当首都中区卫戍司令（中卫将军）。

八月一日，南梁帝国政府大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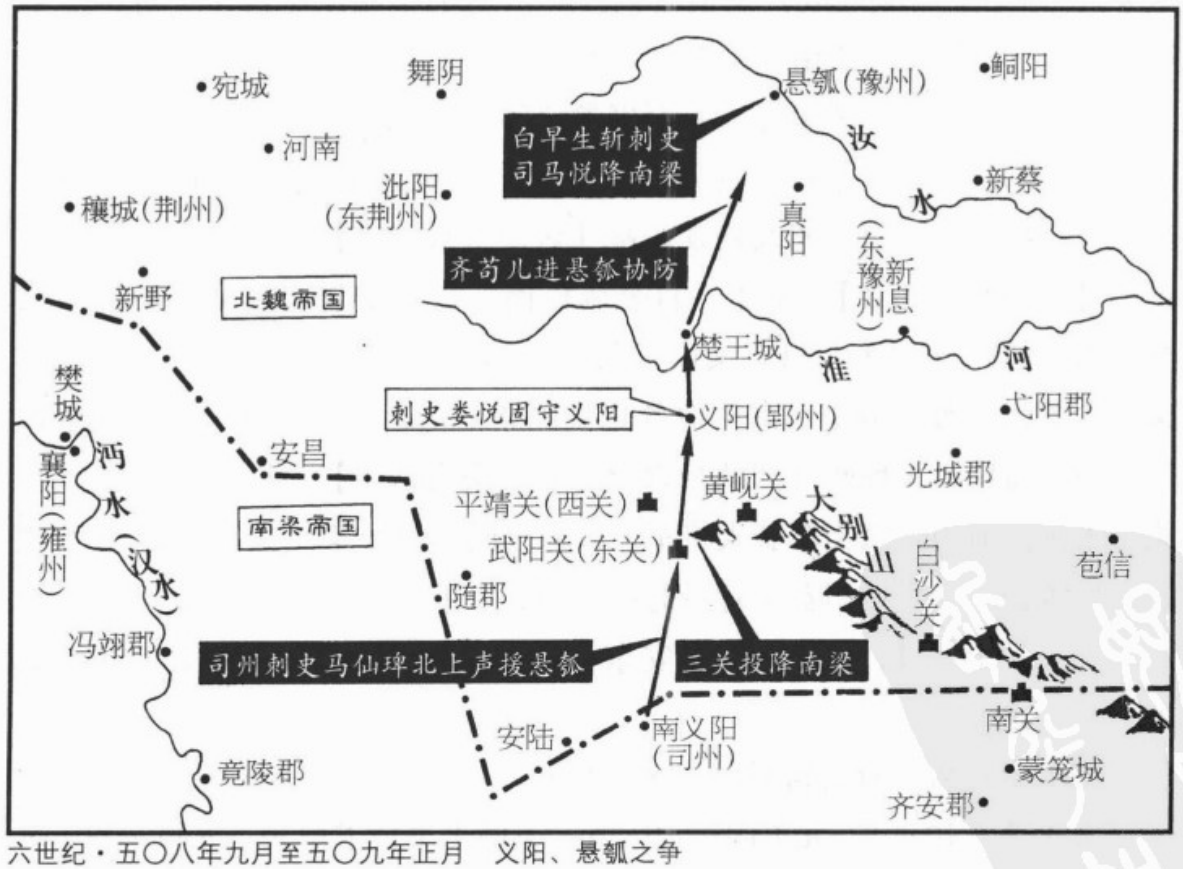
北魏帝国政府主管官员奏称："中山王元英计划错误；齐王萧宝寅等不能坚守淮河大桥，应判处死刑。"

八月十二日，北魏帝元恪下诏：元英、萧宝寅免除死刑，在贵族户籍中删除名字，贬作平民；杨大眼被贬到营州（州政府设和龙城【辽宁省朝阳市】）当普通士兵。任命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李崇当征南将军、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刺史）。

五〇八年，秋季，九月二十日，北魏帝国郢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军政官（司马）彭珍等叛变，暗中引导南梁帝国军，攻击义阳（河南省信阳市）。三关（位义阳南）驻军司令（戍主）侯登等献出城池，向南梁投降。郢州州长（刺史）娄悦登城自守。中央任命中山王元英

当南征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南征诸军事），率步骑混合兵团三万人，从汝南（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出发增援。

冬季，十月，悬瓠带兵官（军主）白早生击斩豫州（州政府悬瓠）州长司马悦，自称平北将军，向南梁帝国司州（州政府设南义阳【湖北省孝昌县】）州长马仙琕求救。当时，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安成王萧秀当军区司令长官（此时，萧秀是荆、湘、雍、益、宁、南梁、北梁、南秦、北秦九州军区司令长官，司州不属其军区），马仙琕报告萧秀，请求准予接应。萧秀的参谋官员一致认为应等候中央命令，萧秀说："白早生靠我们的支持救命，救兵如救火。如果依照惯例，必须有中央命令，才可以出军，就不可能因应非常事变。"遂立即派军北进。南梁帝萧衍也下诏命马仙琕，增援白早生。马仙琕率军到楚王城（河南省信阳市北），派副司令官（副将）齐苟儿，率军二千人，进入悬瓠协防。萧衍下诏，任命白早生当司州（可能是"北司州"之误）州长。



六世纪・五〇八年九月至五〇九年正月　义阳、悬瓠之争

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邢峦当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总部执行官（行豫州事），率军攻击叛国投敌的白早生。

北魏帝元恪问邢峦说："依你的看法，白早生是逃走？还是坚守？什么时候可以平定？"邢峦回答说："白早生并没有高深的谋略和远大的志向，只因司马悦残酷暴虐，激起大家愤怒，白早生利用机会起事，人民被他控制，不得不跟随服从。即令梁国（南梁帝国）的军队进城，因水路不能直达，粮秣一定无以为继，所以进城的军队，也会一同被我们生擒。白早生得到梁国（南梁帝国）支援，利欲熏心，自以为前途光明，定会固守，绝不逃走。如果圣王的大军（北魏帝国军）抵达城下，无论官员或民众，势必纷纷阵前起义。预料不出今年，白早生的人头，当悬挂京师（首都洛阳）。"元恪大喜，命邢峦先行出发，中山王元英继进。

邢峦率骑兵八百人，急行军前进，五天时间，即赶到鲍口（今地不详）。

十月二十六日，白早生派他的大将胡孝智率七千人，出城二百华里迎战。邢峦奋勇进击，大破胡孝智军，乘胜长驱直入，直到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白早生出城迎战，又被击败。邢峦遂率军渡汝水南下，包围悬瓠城。元恪下诏加授邢峦南征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南讨诸军事）。

十月二十七日，镇东将军府军事参议官（镇东参军）成景隽击斩宿预（江苏省宿迁市）驻军司令（戍主）严仲贤，献出城池，投降南梁帝国。当时，北魏帝国郢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疆土，自悬瓠以南，直到安陆（湖北省安陆市），全落入南梁帝国之手，只有义阳（河南省信阳市）一个孤城，仍在坚守。义阳少数民族酋长田益宗率其他各少数民族部落，归附北魏帝国，北魏政府任命田益宗当东豫州（州政府设新息【河南省息县】）州长（刺史）。南梁帝萧衍任命田益宗当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封五千户人家的郡级公爵，引诱田益宗背叛北魏，田益宗拒绝。

十一月十一日，北魏政府派安东将军杨椿率军四万人，进攻宿预（江苏省宿迁市）。

北魏帝元恪不断接到邢峦传来的捷报，因而命中山王元英迅速攻击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元英因军力太少，不断上书请求增兵，元恪不肯。元英返抵悬瓠（河南省汝南县），跟邢峦会师，联军攻击。

十二月十日，南梁帝国悬瓠协防司令齐苟儿等打开城门，出城投降。北魏军入城，斩白早生跟他的党羽数十人。元英遂率军直指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南梁宁朔将军张道凝先前驻军楚王城（河南省信阳市北）。

十二月十四日，张道凝放弃城池，向南撤退；元英追击，斩张道凝。

北魏义阳郡郡长、狄道（甘肃省临洮县）人辛祥和鄂州（州政府义阳）州长（刺史）娄悦，一同守卫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南梁帝国围城军将领胡武城、陶平虏不断攻击。辛祥夜晚出击，向南梁围城军发动猛烈突袭，生擒陶平虏，击斩胡武城，南梁军溃散，州境恢复安定。论功行赏，身为鄂州州长的娄悦，对于部属辛祥竟建立如此奇功，自己反而束手无策，越想越气，老羞成怒，遂向中央政府当权派官员（高肇系统）恶言陷害，于是，对辛祥等有功官兵，没有任何赏赐。

五〇九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中山王元英抵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打算南下收回三关（义阳之南：平靖关、武阳关、黄峴关，三关皆在大别山【湖北省与河南省东段省界】上），事先研究判断：三关互相依赖，如同左右双手，只要攻破一关，其他两关就会自己崩溃。攻难攻的，不如攻易攻的，应该先攻东关（武阳关，河南省信阳市南武胜关）。又恐怕其他二关集中力量支持东关（武阳关），遂派秘书长（长史）李华率五个指挥官的部众，攻击西关（平靖关，湖北省广水市东北），用以牵制南梁帝国兵力；元英亲自率军，向东关（武阳关）出发。

最初，南梁帝国司州（州政府设南义阳【湖北省孝昌县】）州长马仙琕派云骑将军马广，驻防长薄（三关北据点）；带兵官（军主）胡文超驻防松峴（三关北据点）。

正月十八日，元英抵达长薄。

正月二十日，长薄防务崩溃，马广逃回东关，元英南征大军，遂把东关包围。南梁帝萧衍派冠军将军彭瓮生、骠骑将车徐元季率军增援东关（武阳关）。元英下令撤围，故意让这两支援军入城，说："我观察形势，这个城池很容易夺取！"彭瓮生等既进入东关，元英发动攻击，只攻六日，即行攻克，俘虏南梁帝国三位将领（马广、彭瓮生、徐元季）以及士卒七千余人。接着攻击黄峴关（广峴关，河南省罗山县西南），守军司令、太子宫左翼卫队长（太子左卫率）李元履放弃城池，逃走。元英再攻击西关（平靖关），南梁帝国总司令官马仙琕也放弃城池，逃走。

萧衍派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韦叡率军支援马仙琕（韦叡救钟离时，已是豫州【州政府历阳】州长【刺史】，邵阳洲大捷后，擢升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不久调安西将军府秘书长【安西长史】、南郡郡

长。官位未升反降）。韦叡进到安陆（湖北省安陆市），立即增加城墙高度二丈有余，更增加护城河的宽度和深度，建立高大城楼。大家讽刺他胆小，韦叡说："不然，当一个将领，应该有胆小的时候，不可以一味斗勇逞强。"北魏中山王元英紧急追击马仙琕，打算雪除邵阳洲（安徽省凤阳县东北淮河中小岛）战败的耻辱（参考前年【五〇七年】二月）。听到韦叡军抵达，即行撤退。萧衍也下诏停战。

最初，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蜀阳（安徽省临泉县西蜀城）人董绍慰劳背叛的城池；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变民首领白早生在一场袭击中，俘虏董绍囚禁，后来送到建康（南梁首都，江苏省南京市）。北魏帝国军攻克悬瓠后，元恪（本年二十七岁）在所俘虏的四位南梁帝国将领齐苟儿等人中选出两位，送到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命扬州州政府用公文书征求南梁帝国同意，用此两位将领交换董绍和司马悦的人头（认为二人已死）。公文书还没有到，南梁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吕僧珍跟董绍交往之后，喜爱他的谈话文采和见解，把感受报告萧衍，萧衍派文书助理官（主书）霍灵超，对董绍说："现在依照你的意思，送你回国，盼望你能使两国和好，彼此不再战场相见，人民得到休息，岂不是美事。"萧衍召见董绍，赏赐给他衣服等礼物，命立法院立法官（舍人）周舍设宴慰劳。萧衍告诉董绍说："南北战争，一连多年，人民辗转哀号在炭火之中，我并不认为先提出和解，是一种耻辱。最近也曾写信给魏国（北魏帝国），但从没有得到回音，请转达我这项意见。现在派周灵秀把你送到边境，等候你早日传来佳音。"又殷勤嘱咐说："你知不知道你怎么不死？这次把你俘虏，是上天安排。国家设立君王，完全为了人民。在人民上面的官员，怎么不思考此理。贵国如果打算和解友好，我们当把宿预（江苏省宿迁市）奉还，你们也把汉中（陕西省汉中市）交回。"董绍回洛阳后，向北魏帝元恪报告，元恪拒绝。

3

柔然汗国

一、菟园水之役

三九一年，最初，柔然部落（瀚海沙漠群游牧民族）世代都臣服代国，酋长郁久闾地栗袁（郁久闾，三字姓）逝世，部落分为东西二部：长子郁久闾匹候跋继承父位，居住东方；次子郁久闾缊纥提另率部众，居住西方。前秦帝国消灭代国时（参考三七六年十二月），柔然部落归附朔方（黄河河套地区）匈奴部落酋长刘卫辰。

北魏王拓跋珪复国登上宝座时，攻击高车（蒙古共和国北部）等部落，大多数旧属都接受领导，只柔然部落，拒不服从。

冬季，十月戊戌日（十月庚子朔，没有戊戌），拓跋珪对柔然部落发动攻击，柔然部落向北逃走，拓跋珪率军追赶六百华里。各将领请秘书长（长史）张兖报告拓跋珪说："贼寇（指柔然）已经遥远，我们粮食快要吃完，不如早还。"拓跋珪问将领们说："如果宰杀副马（北方骑兵作战，战士一人两马，一马骑坐；另一马备用，称"副马"），粮食吃完后，就吃马肉，能不能维持三天？"大家一致认为："可以。"于是加速追赶，追到南床山（蒙古共和国南部戈壁阿尔泰山，在瀚海沙漠群西北），追到，大破柔然部落，俘虏半数人口之多。长子郁久闾匹候跋跟另一支部落酋长屋击，分别集结残兵败将逃亡。拓跋珪派长孙嵩、长孙肥继续追击。拓跋珪对将领们说："你们知不知道我问'三天粮食'的意思？"大家回答说："不知道。"拓跋珪说："柔然部落带着家畜，在沙漠上逃奔，已数日之久，遇到水草，一定停留。我用轻装备骑兵追赶，计算道路，顶多三天，准可追

上。”大家都说：“我们想不到这些。”长孙嵩追到平望川（今地不详），斩屋击。长孙肥追到涿邪山（蒙古共和国南部古尔班察汗山），郁久闾匹候跋率全体部众投降；俘虏次子郁久闾缊纥提的儿子郁久闾曷多汗、侄儿郁久闾社岑、郁久闾斛律等家属亲友数百人。郁久闾缊纥提打算投奔刘卫辰（时驻悦跋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北】），拓跋珪赶到，郁久闾缊纥提也投降，拓跋珪把柔然部落全部迁移到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

三九四年，冬季，十月，北方瀚海沙漠群柔然部落酋长郁久闾曷多汗（郁久闾，三字姓）抛弃老爹（父子被俘事，参考三九一年十月），逃出北魏帝国（首都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带着堂弟郁久闾社岑率领部众，向西方远走高飞。北魏帝国将军长孙肥追赶，追到上郡（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跋那山（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乌拉山），斩郁久闾曷多汗。

郁久闾社岑集结残余部众数百（不知是数百人或数百家），投奔堂兄郁久闾匹候跋，郁久闾匹候跋把他们安置在南方。而郁久闾社岑发动奇袭，斩堂兄郁久闾匹候跋。郁久闾匹候跋的儿子郁久闾启跋、郁久闾吴颉等都投奔北魏帝国。郁久闾社岑遂大肆抢掠五原（内蒙古包头市）以西各部落，向北渡过瀚海沙漠而去。

四〇二年，春季，正月十九日，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材官将军和突攻击黜弗、素古延等部落，大破各部落军（不知道黜弗部落和素古延部落在什么地方？传统史学家缺少地理观念，往往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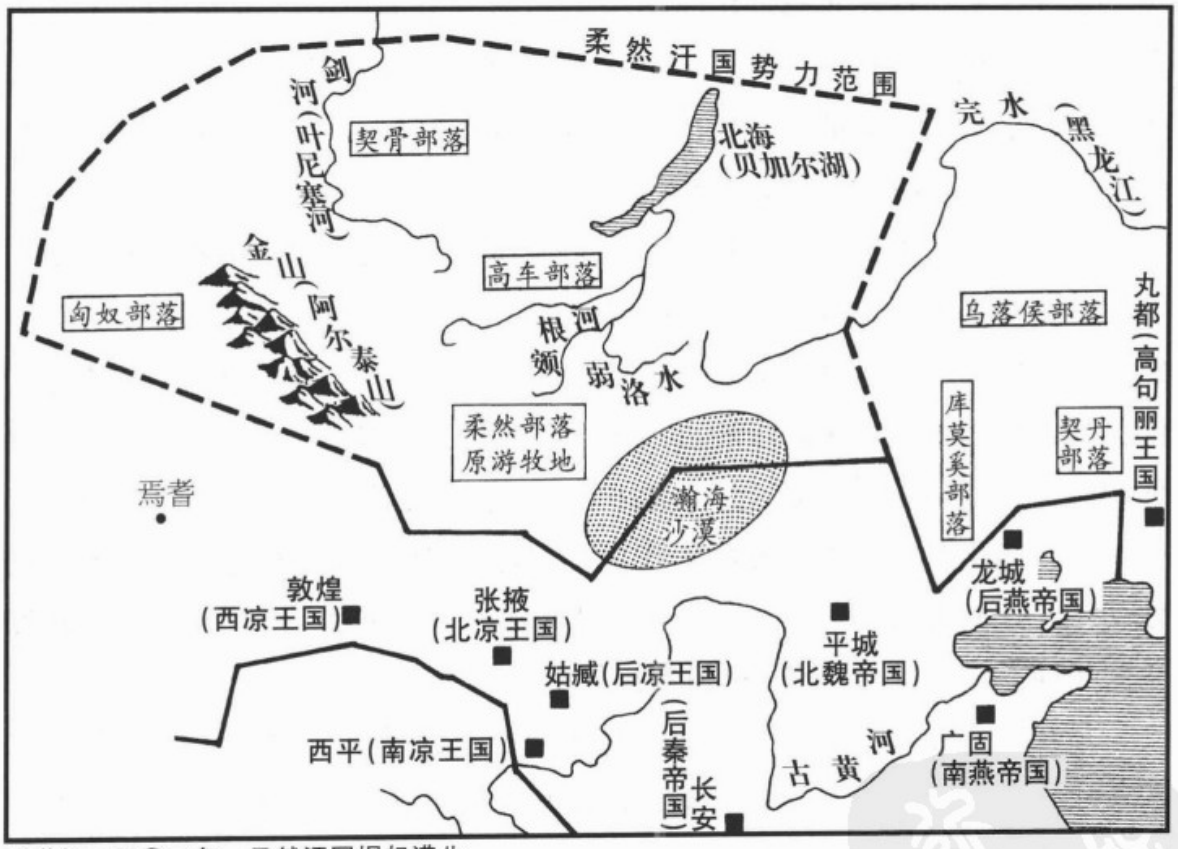
最初，北魏帝（一任道武帝）拓跋珪（本年三十二岁）派北部总监（北部大人）贺狄干，进贡战马一千匹，向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求婚。后秦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本年三十七岁）听说拓跋珪已有慕容女士当皇后（参考前年【四〇〇年】三月），遂软禁贺狄干，拒绝。而没弈干、黜弗、素古延又都是后秦的臣属，北魏却不断攻击；两国遂开始猜忌，感情破裂。

正月二十一日，拓跋珪举行盛大阅兵大典，下令并州（山西省中部）各郡，在平阳郡（山西省临汾市）的乾壁（山西省襄汾县东南），积存粮秣，防御后秦帝国进攻。

柔然部落（瀚海沙漠群）酋长郁久闾社岑跟后秦帝国的邦交正在敦睦，派军救援黜弗、素古延等部落。

正月二十二日，北魏帝国材官将军和突率军迎战，大破柔然军，郁久闾社岑率所有部众，逃向瀚海沙漠以北，夺取高车部落（蒙古共和国北

部）的牧地，霸占定居。斛律部落酋长斛律倍侯利袭击郁久闾社仑，大败，斛律倍侯利遂投奔北魏。于是，郁久闾社仑向西北攻击匈奴民族的后裔日拔也鸡部落，大破匈奴军，吞并附近各部落。战士众多，战马强壮，柔然遂雄居北方。它的疆土，西到焉耆王国（新疆焉耆县），东接朝鲜（高句丽王国【首都丸都，吉林省集安市】），南抵瀚海沙漠群北部边缘，相邻的一些小国小部落，都被征服。郁久闾社仑自称豆代可汗（一任），开始建立制度：一千人称“团”（“军”），团有将领；一百人称“连”（“幢”），连有指挥。作战攻击时，勇敢争先的，赏赐给他所俘获的战利品；懦弱的，用石块把他的头敲碎（新兴的柔然汗国兴起）。



五世纪·四〇二年　柔然汗国崛起漠北

冬季，十二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豆代可汗（一任）郁久闾社仑，听说拓跋珪攻击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遂南下，穿过参合陂（此参合陂在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军锋直到豺山（山西省右玉县北）跟善无（山西省右玉县）北方的草泽地带，才向北撤退。北魏常山王拓跋遵率一万骑兵追击，没有追到，班师。

四〇四年，夏季，四月，柔然汗国可汗（一任豆代可汗）郁久闾社仑

的堂弟郁久闾悦代大那阴谋杀害郁久闾社仑，事情失败，郁久闾悦代大那投奔北魏帝国（首都平城）。

四〇六年，夏季，四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一任豆代可汗）郁久闾社仑侵略北魏帝国（首都平城）边疆。

四〇九年，冬季，十二月，柔然汗国侵略北魏帝国（首都盛乐）。

四一〇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南平公长孙嵩，率军攻击柔然汗国。

夏季，五月，北魏帝国南平公长孙嵩讨伐柔然汗国，挺进到瀚海沙漠之北，班师。柔然军追击，把长孙嵩包围在牛川（内蒙古兴和县西）。

五月二十一日，北魏帝拓跋嗣率军北上攻击柔然军。柔然可汗（一任豆代可汗）郁久闾社仑得到消息，急撤退逃走，中途逝世。儿子郁久闾度拔年纪还小，部众拥护郁久闾社仑的老弟郁久闾斛律，称蔼豆盖可汗（二任）。拓跋嗣率军返参合陂（内蒙古凉城县东）。

四一四年，柔然汗国可汗（二任蔼豆盖可汗）郁久闾斛律将要把女儿嫁给北燕帝国天王冯跋；郁久闾斛律的侄儿郁久闾步鹿真建议说："幼女远嫁异国，使人忧虑思念；最好是命大臣树黎等的女儿，作为陪嫁小老婆。"郁久闾斛律拒绝。郁久闾步鹿真出来，对树黎等高级官员说："可汗打算教你们的女儿当陪嫁小老婆，远去他乡！"树黎大为恐慌，跟郁久闾步鹿真暗中商定，派出武士，乘黑夜埋伏在可汗篷帐附近，等郁久闾斛律出来，把他劫持，连同他的女儿，一起送到北燕帝国（首都和龙城）。于是，拥戴郁久闾步鹿真当可汗（三任）；树黎担任宰相。

最初，一任可汗（豆代可汗）郁久闾社仑把高车部落驱走，占领高车部落故地（蒙古共和国北部，瀚海沙漠群北。参考四〇二年正月），高车人叱洛侯充当向导，而且利用外患机会，并吞其他部落。郁久闾社仑感激他，任命他当高车部落总监（大人）。

而现在，郁久闾步鹿真跟郁久闾社仑的儿子郁久闾社拔，一起到叱洛侯家，奸淫叱洛侯年轻的妻子，这位年轻妻子告诉郁久闾步鹿真说："叱洛侯打算拥戴郁久闾大檀当可汗。"郁久闾大檀是郁久闾社仑叔父郁久闾仆浑的儿子，正率领他的部众，驻防汗国的西境，一向得到人民爱戴。郁久闾步鹿真回去后，调动大军包围叱洛侯，叱洛侯自杀。郁久闾步鹿真遂攻击郁久闾大檀，郁久闾大檀迎头痛击，大破中央军，生擒郁久闾步鹿真及

郁久闾社拔，斩首。郁久闾大檀遂自称可汗（四任），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鲜卑语意思是："胜利可汗"）。

郁久闾斛律被送到和龙（辽宁省朝阳市），北燕帝国天王冯跋封他上谷侯，安顿住在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定居，当做客人招待；娶他的女儿当昭仪（小老婆群第一级）。郁久闾斛律上书冯跋，要求送他回国。冯跋说："而今，你跟祖国有万里之遥，而又没有内应。如果出动大军护送，粮秣辎重，供应困难；如果只出动少数兵力，则不能夺取胜利；怎么平安回去！"郁久闾斛律坚决请求，说："不需要大军，只要给我三百名骑兵，把我送到敕勒部落（蒙古共和国北部），我的部属会高兴前来迎接。"冯跋遂派"单于前辅官"万陵，率骑兵三百人护送。万陵对这项远途跋涉，大为恐惧；送到黑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境），击斩郁久闾斛律，径自返回（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至贝加尔湖南，航空距离一千七百公里。郁久闾斛律提出这项要求，未免过分。然而万陵下手就要灭口，也太恶毒，没有听说他受到什么处分，深为不解）。

郁久闾大檀派使节向北燕帝国进贡马三千匹、羊一万只。

冬季，十二月一日，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四任纥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侵入北魏帝国（首都平城）。

十二月十一日，北魏帝拓跋嗣向北攻击，郁久闾大檀逃走。拓跋嗣派左丞相奚斤等追击，遇到狂风大雪，气温下降，士卒冻死的和手指被冻掉的，占十分之二三。

四二三年，春季，正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南下侵略北魏帝国（首都平城）边境。

二月一日，北魏帝国开始修筑长城，从赤城（河北省赤城县）西行，直到五原（内蒙古包头市），连绵二千余华里；在各要塞配备边防军，抵御柔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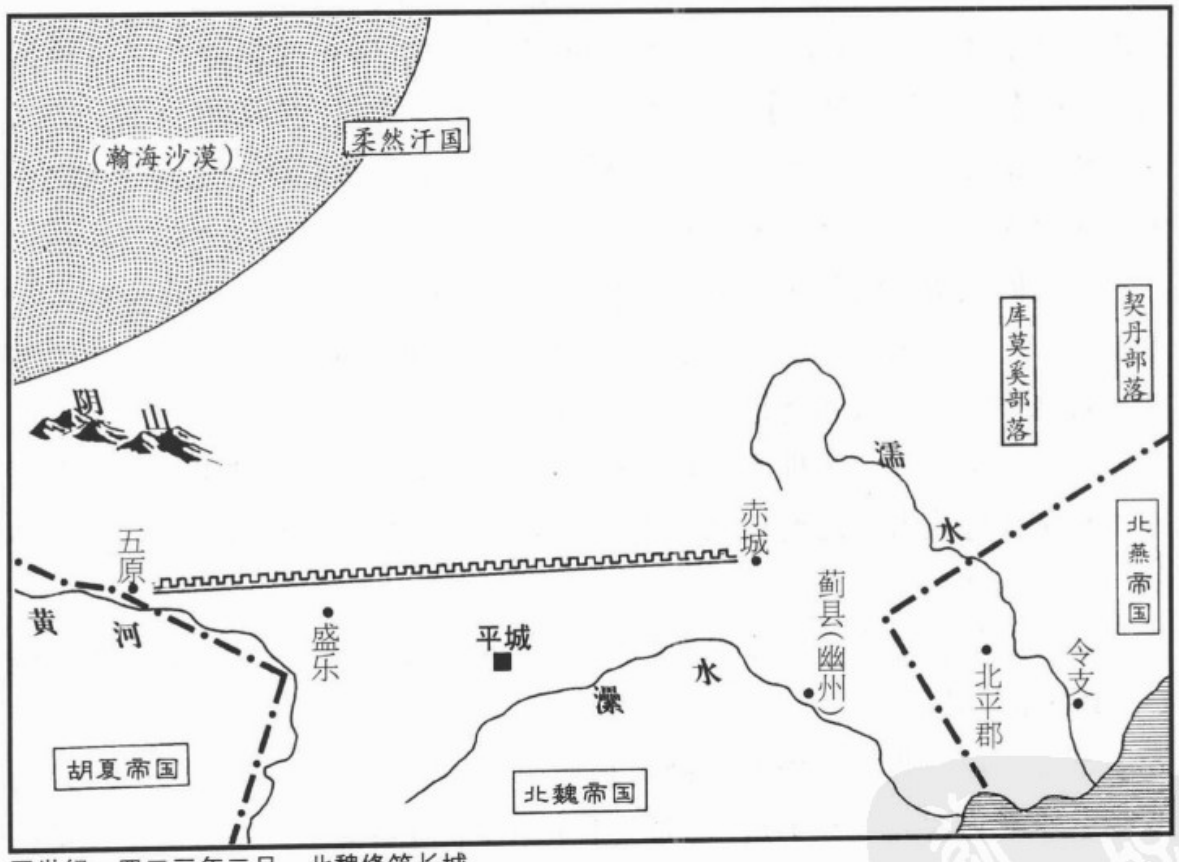
秋季，八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攻击北凉王国（首都姑臧）。北凉王国首领、河西王沮渠蒙逊命世子沮渠政德迎战。沮渠政德率轻装备骑兵进攻，大败，被杀。

沮渠蒙逊封次子沮渠兴当世子。

四二四年，秋季，八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四任纥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听到北魏帝国二任帝（明元帝）拓跋嗣逝世消息，率骑兵六万人，进入云中郡（故都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屠杀俘虏人民，

攻陷盛乐故宫。

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亲率轻装备骑兵讨伐。从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出发，三天两夜，即行抵达云中郡。郁久闾大檀率骑兵把拓跋焘包围五十余重，铁骑直逼拓跋焘的马头，紧紧排列，如同城墙。北魏军将领士兵，大为恐惧，幸而拓跋焘十分镇静，脸色跟平常一样，军心才稍稍安定。郁久闾大檀命侄儿郁久闾于陟斤担任大军总指挥官；北魏军射杀郁久闾于陟斤；郁久闾大檀恐慌，撤退。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刘絜对拓跋焘说："郁久闾大檀仗恃他们人多，一定还会再来。请等到秋季庄稼收割时，动员大军，分两道进攻，东西并进，加以讨伐。"拓跋焘同意。



五世纪·四二三年二月　北魏修筑长城

冬季，十二月，北魏帝拓跋焘派安集将军长孙翰、安北将军尉眷，北上攻击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拓跋焘亲自率军，进驻柞山（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东）。柔然汗国部众向北逃走，北魏各路兵马追击，大胜而回。长孙翰是长孙肥的儿子（长孙肥，参考三九一年十月）。

四二五年，冬季，十月二十一日，北魏帝拓跋焘大规模攻击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五路兵马，同时并进：宰相（司徒）长孙翰等从东路，出

黑沙漠。司法部长（廷尉卿）长孙道生等从黑白沙漠之间北进。拓跋焘亲自率军，从中央直入。东平公娥清出栗园。最高监察长（司空）奚斤等从西路，出尔寒山（各地均不详）。

五路大军抵达瀚海沙漠之南，抛弃辎重，改做轻装备骑兵，每人带十五日粮秣，深入瀚海沙漠攻击。柔然汗国大吃一惊，全体撤退，向北方逃跑得无影无踪。

四二七年，夏季，五月，拓跋焘自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出发，命龙骧将军、鲜卑人（代人）陆俟统御北方各路兵马，镇守大碛（今地不详），防备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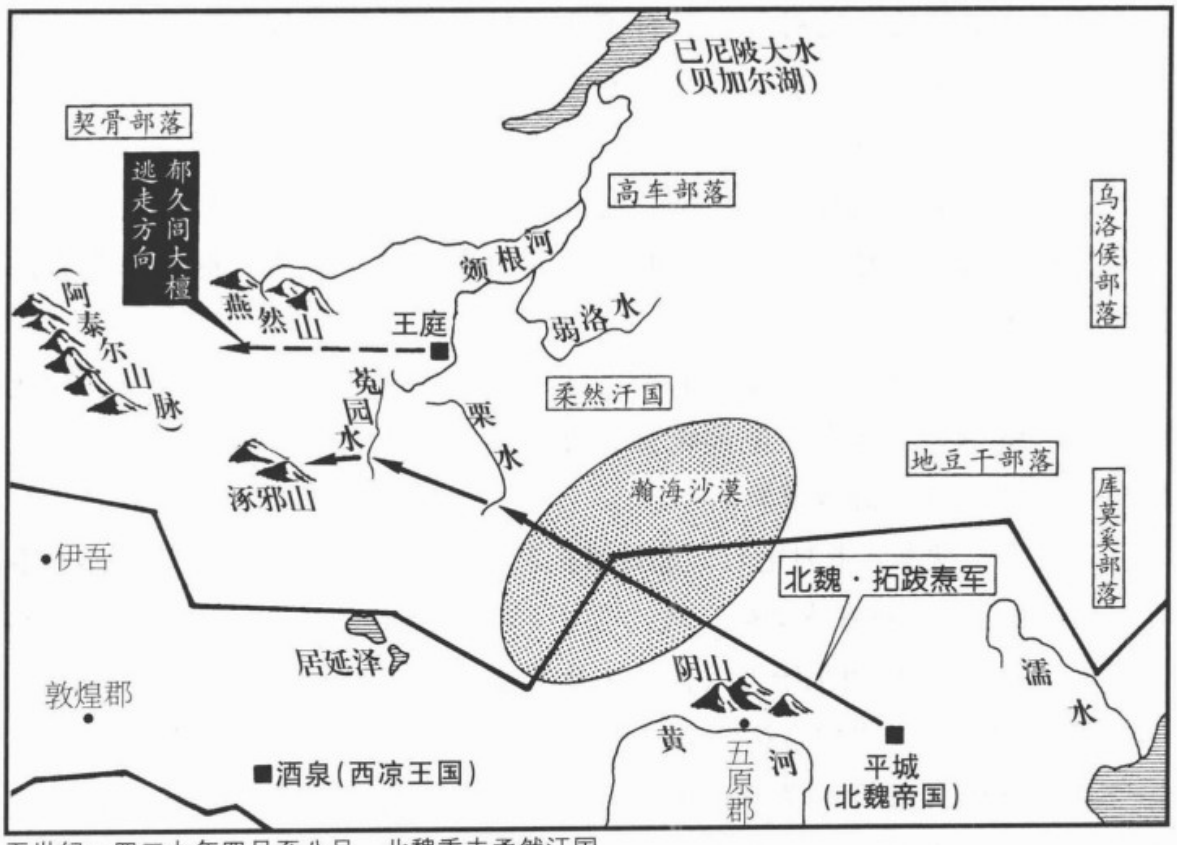
四二八，秋季，七月七日，北魏帝拓跋焘走到柞山（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东），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攻击云中郡（北魏故都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听到北魏已攻陷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遂撤退而去。

秋季，八月，北魏帝拓跋焘往广宁（河北省涿鹿县）观看温泉。

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四任纥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派他的儿子率一万余人骑兵，攻击北魏帝国边塞。拓跋焘自广宁折返追击，追赶不上。

四二九年，夏季，四月，北魏帝拓跋焘将对不断骚扰北方边境的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作一次灭国性的大规模攻击。在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南郊，举行阅兵大典。先行祭拜天神，然后下令进入紧急状态。内外官员都不愿意发动这次军事行动，连保太后（拓跋焘的乳娘）都一再劝阻，只有祭祀部长（太常）崔浩极力赞成。

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刘絜等共同推举天文台长（太史令）张渊、徐辩，由他们向拓跋焘分析反对北伐的理由，说："今年是'己巳'年，恰恰是三个'阴气'聚集在一起的年份（十个天干中，奇数为阳：甲、丙、庚、戊、壬；偶数为阴：乙、丁、己、辛、癸。十二个地支中，同样的奇数为阳：子、寅、辰、午、申、戌；偶数为阴：丑、卯、巳、未、酉、亥。己是一阴，巳是一阴，己巳合是一阴，共三阴）。木星突然遮住月亮，金星出现西方，地上不可以有军事行动。如果北伐，一定失败。即令取胜，也对皇上不利。"文武官员异口同声，一致赞成，说："张渊等年轻时候，曾经警告过苻坚（前秦帝国三任帝宣昭帝）不可以南征；苻坚不肯接受，结果失败（肥水之战，参考三八三年十一月）。他们的判断没有一件事不应验，不可以违背。"拓跋焘心里大不高兴，命崔浩跟张渊等，举行御前辩论。



五世纪·四二九年四月至八月　北魏重击柔然汗国

崔浩质问张渊、徐辩说："阳刚是恩德，阴柔是刑杀；所以日食时要累积恩德，月食时要注意刑杀。帝王使用刑杀，对犯小罪的人，则绑赴刑场处决；对犯大罪的人（指敌国），则动员军队，在战场上把它消灭。今天，出兵讨伐犯大罪的人，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今天仍是如此。卜卦的结果显示：三年之内，天子（拓跋焘）大破旄头星之国（旄，音 máo。旄头星，就是昴星。胡三省原注说："旄头星，少数民族之星。"）蠕蠕（柔然汗国）、高车（高车部落），都是旄头星的臣民，盼望陛下不要怀疑。"张渊、徐辩说："蠕蠕（柔然汗国）是荒野外没有用的东西，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能耕种收割粮食；得到他们的人口，不能当做臣民驱使。而且行动飘忽，出没无常，很难把他们制服，有什么事迫不及待，劳动人马讨伐？"崔浩说："张渊、徐辩如果谈论天文，还算是他们的职责。至于人事和形势，他们就更不知道。二位所说的那一套话，原是汉王朝人士挂在嘴边上的话（对于匈奴汗国的态度，韩安国、主父偃、严尤等，都是如此），可是用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为什么？蠕蠕（柔然汗国）本来是帝国北方的藩属，后来背叛而去（参考三九四年十月），现在诛杀他们的头目，收回裹胁下的善良人民，使他们得以为帝国效

力，并不是毫无用处。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辩深通天文奥秘，预知成败。那么，我提出一个问题，在统万（胡夏故都，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没有陷落之前，他们（胡夏帝国）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你不知道，是你没有这种能力；如果你知道而没有说出来，是你对你的主人不忠。”（张渊、徐辩原是胡夏帝国天文台长【太史令】，参考四二七年六月。）当时，会稽公赫连昌（胡夏帝国二任帝）也在座，张渊等因当时确实没有说过，十分惭愧，不能回答。拓跋焘大为高兴。

御前会议散后，三公、部长级高级官员中，有人抱怨崔浩说：“而今，南方盗匪（指南宋帝国）正在我们背后虎视眈眈，把他们抛在一旁，却去北伐，如果蠕蠕逃得无影无踪，我们的大军，前进没有收获，后面又有强大贼寇（南宋帝国），那将怎么办？”崔浩说：“事情不是这样，今天的形势是，如果不能先击破蠕蠕，就没有能力处理南方盗匪（指南宋帝国）。南方盗匪自从得到帝国攻克统万的消息，才真正开始恐惧。为了壮胆，所以扬言要出动军队，保卫淮河以北疆土。但我敢保证，等到我们击败蠕蠕，凯旋而归，南方盗匪，连动静都不会有。而且，他们是步兵，我们是骑兵，他们能北来，我们也可南下。他们已累得要死，我们却没有多大疲劳。何况，南方和北方的风俗习惯，全不一样，南方河道纵横，北方一片平原，帝国即令把黄河以南疆土，交给他们（南宋帝国），他们也守不住。为什么敢这么肯定？试看，像刘裕那样的英雄豪杰，吞并关中（陕西省中部），留下他心爱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配备给他优良的将领和数万人的精良部队，而仍镇守不住，最后落得全军覆没（参考四一八年十一月），民间号哭之声，到现在仍没有平息。何况今天的刘义隆，无论君臣都不能跟刘裕时代相比。而我们的皇上（拓跋焘），英明雄武；我们的部队，人强马壮。他们（南宋帝国）如果攻击，就跟刚出生的小马小牛，搏斗虎狼一样，有什么使我们担心！蠕蠕则情形不同，仗恃距离太远，一直认为帝国没有力量对他们制裁，所以防备至为松懈。夏季把部众解散，到各地逐水草畜牧。秋季之后，才再集合。背后是寒冷荒原，面对南方温暖地带，自会不时抢劫。而今出军，正是他们毫无防备之时，一看到飞扬的尘沙，就会大为惊骇，四散逃走。公马护着母马，母马护着小马，行动缓慢，难以控制，势不能迅速找到水草。只不过几天工夫，他们必定再行聚集，穷苦困顿，将更艰难，我们就可以一举歼灭。短时间的辛劳，换来长远的和平，机会不可丧失。最大的忧虑是：皇上没有这种决心！皇上既有这种决心，为什么

阻挠!”道士寇谦之问崔浩说：“对蠕蠕（柔然汗国）真的能够制伏?”崔浩说：“一定可以。但是，只恐怕将领们目光如豆，没有远见，顾虑多端，不肯乘胜追击，深入敌土，以致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

在这件事之前，南宋帝刘义隆乘北魏帝国使节北返，带口信给北魏帝拓跋焘，说：“你应该赶快还我们黄河以南的土地（北魏攻取黄河以南土地事，参考四二三年)！不肯的话，我们的将军只好竭尽全力。”拓跋焘正在讨论讨伐柔然汗国，听到这项报告，失声大笑，对高级官员说：“这群鱼鳖虾蚓！连救自己老命都来不及，有屁作为！即令能来，蠕蠕就更重要，如果不先消灭蠕蠕，可是坐在这里等强盗临门，腹背同时受到攻击，不是优良的谋略！我决定立即北伐。”

四月二十九日，拓跋焘率大军从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出发，命北平王长孙嵩、广陵公楼伏连留守京师（首都平城)。拓跋焘向东取道黑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境)；而派平阳王长孙翰从西方直指大娥山（今地不详)，二路大军，约定在柔然汗国的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会师。

五月十六日，北魏帝拓跋焘前进到瀚海沙漠南界，下令抛弃所有辎重，亲率轻装备骑兵，每位骑兵另备一匹副马，袭击柔然汗国。骑兵抵达栗水(蒙古共和国翁金河)，柔然可汗（四任纥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果然没有戒备，人民满布原野，正在安静地牧猪放羊，突然发现北魏大军从天而降，惊慌恐怖，霎时四散，逃跑一空，无法集结。郁久闾大檀纵火焚烧房屋(此时王庭设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向西方逃走，谁都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他的老弟郁久闾匹黎先原来主持东方疆土，听到北魏侵入国境消息，率领部众西上，打算跟老哥会师，中途却跟北魏平阳王长孙翰兵团遭遇，长孙翰兵团拦腰痛击，大破柔然军，斩酋长、总监等数百人。

柔然汗国可汗（四任纥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既向西逃亡，所有部落，四分五散，躲藏荒山深谷；牛马等牲畜，分布原野，没有人敢出来照顾。北魏帝拓跋焘，沿栗水（蒙古共和国翁金河）西进，抵达菟园水（蒙古共和国图音河，流经巴彦洪戈尔市东)，派出军队搜索，并加强扫荡：东西五千华里，南北三千华里，俘虏和斩杀很多人。而高车部落（蒙古共和国北部）又趁火打劫，利用北魏北伐大军的声势，深入柔然汗国心脏，奸淫烧杀。柔然汗国各部落和各支派人民，前后投降北魏帝国的有三十多万帐。北魏北伐军俘获战马一百余万匹，家畜牲口，车辆帐篷，堆满山旁水畔，

战利品多到不能胜数，恐怕有几百万。

拓跋焘再沿弱水（今地不详）前进，到涿邪山（蒙古共和国古尔班察汗山）。各将领恐怕再继续深入的话，可能会遇到埋伏，都劝拓跋焘停止。寇谦之把崔浩当初讲的那段话，告诉给拓跋焘；但拓跋焘也不愿冒险深入。

秋季，七月，拓跋焘班师，到了黑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境），依照等级，把战利品赏赐给将士。不久，听到稍后投降的人报告："可汗（郁久闾大檀）前些时，害病卧床，听到魏国（北魏帝国）大军将到，不知如何是好，仓促之间，下令焚烧房舍，躺到车上，率数百人逃往南山（南边山岭通称），人和家畜挤在一起，没有人领导，距涿邪山（蒙古共和国古尔班察汗山）只有一百八十华里。因魏国（北魏帝国）军队不再追击，才慢慢再向西逃亡，得以幸免。"后来，听凉州（北凉王国）匈奴商人说："大军如果再向前挺进两天，柔然（柔然汗国）就被彻底摧毁。"拓跋焘深为后悔。

郁久闾大檀忧悲交集，逝世。儿子郁久闾吴提继位，号敕连可汗（五任）。

秋季，八月，北魏帝拓跋焘班师抵达瀚海沙漠群之南，听说高车部落东方游牧区，紧傍已尼陂大水（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人口和家畜，都十分兴盛，距当时的大军，有一千余华里。于是派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安原等率骑兵一万人，发动袭击。高车各部落投降的有数十万帐，俘虏马牛羊等一百余万头。

冬季，十月，拓跋焘返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把柔然汗国、高车部落降附的人民，强迫迁到瀚海沙漠以南，东到濡源（濡水【闪电河】源头，河北省沽源县），西到五原（内蒙古包头市）阴山，宽达三千华里，命他们耕田畜牧，而由政府征收赋税。任命平阳王长孙翰、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刘絜、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安原以及高级咨询官（侍中）、鲜卑人（代人）古弼，共同镇守安抚。从此之后，北魏帝国民间的马牛羊和皮货价格下降。

拓跋焘加授崔浩高级咨询官（侍中）、"特进"（朝会时位置仅次于三公）、抚军大将军，酬庸他策划的功劳。崔浩对天文学的素养很高，他常把生铜放到装醋的罐子里。夜晚观察天象，如果有什么发现，就用那块生铜，在纸上写下记录。拓跋焘常到崔浩家，询问灾变异象。有时候突然驾到，崔浩仓促出来迎接，甚至连官服上的腰带都来不及束上。崔浩所呈献的饮食酒席，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烹调使食物精美，但拓跋焘接受这份诚意，总

要举起筷子多少吃一点，或者就站在那里，尝一口再回宫。拓跋焘曾经命崔浩出入他的寝殿卧室，在气氛融洽时，对崔浩说："你有高度的智慧，学识渊博，待奉我祖父（一任帝拓跋珪）、老爹（二任帝拓跋嗣），忠心耿耿，三世闻名，所以我把你当做最信任的亲近。你应该竭尽忠心，直言直语，不要有什么隐瞒。我有时候可能会生气，不听你的话，然而，到最后我仍然会思考你的意见。"曾经指着崔浩介绍给新近归降的高车部落酋长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表面上细小瘦弱，既不会弯弓，又拿不动铁矛。可是蕴藏在他心里的威力，却超过百万大军。我虽然有征伐的意思，却不能决断，而每次都能建立大功的缘故，都是受这位先生教导。"下令给国务院（尚书）："所有军国大事，你们所不能决定的，都应该向崔浩请教，然后实施。"

二、北魏疲于奔命

四三一年，夏季，六月，北魏帝国边防官员捕获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巡逻兵二十余人。北魏帝拓跋焘赏赐给他们衣服，释放送还。柔然汗国大为感动喜悦。

闰六月十六日，柔然可汗（五任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派使臣到北魏帝国；拓跋焘盛大招待。

北魏帝拓跋焘，前往瀚海沙漠南。

十一月十日，北方敕勒部落酋长库若干率部众骑兵数万人，驱赶鹿群数百万头，抵达拓跋焘停留地。拓跋焘遂作大规模狩猎，赏赐随从官员。

十二月一日，回宫。

四三四年，春季，正月，北魏帝拓跋焘把西海公主（不知谁的女儿）嫁给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五任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又娶郁久闾吴提的妹妹当小老婆；派颍川王拓跋提前往，同时送亲迎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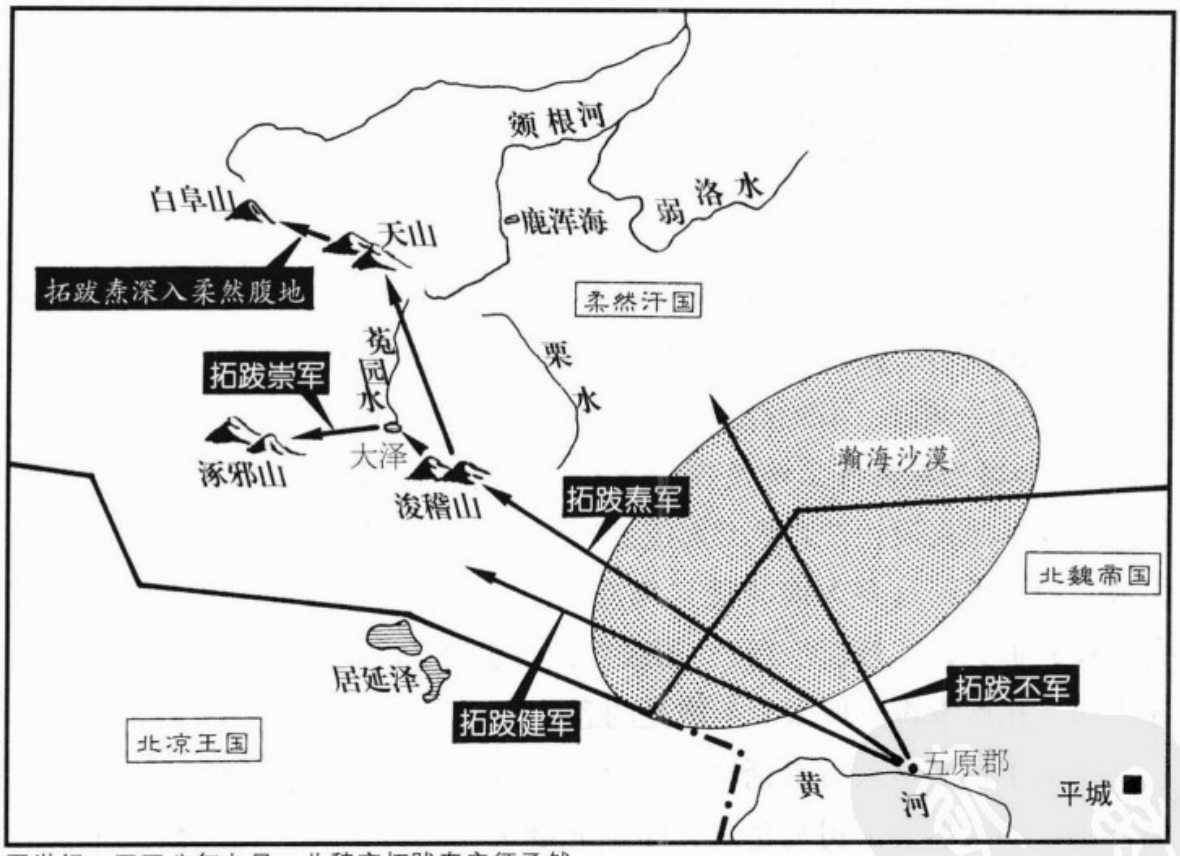
二月四日，郁久闾吴提派他的异母老哥郁久闾秃鹿傀护送妹妹南下，并献马两千匹。拓跋焘封郁久闾吴提的妹妹郁久闾女士当"左昭仪"（小老婆群第一级）。拓跋提是拓跋曜的儿子（拓跋曜是一任道武帝拓跋珪之子）。

四三六年，冬季，十一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跟北魏帝国邦交决裂（两国和解事，参考四三一年闰六月）。柔然汗国恢复攻击北魏边塞。

四三八年，夏季，五月二十七日，北魏帝拓跋焘前往五原（内蒙古包头市）。

秋季，七月，自五原向柔然汗国发动三路并进的总攻击。命乐平王拓跋丕率十五个将领从东路，永昌王拓跋健率十五个将领从西路，拓跋焘亲率主力大军，作中央突破。

拓跋焘抵达浚稽山（蒙古共和国肯特山），再分二路：陈留王拓跋崇沿着大泽（蒙古共和国鄂罗克泊，图青河南源头的大湖），直指涿邪山（蒙古共和国古尔班察汗山）；拓跋焘从浚稽山再向北挺进，抵达天山（即燕然山，蒙古共和国杭爱山），再向西，攀登白阜山（杭爱山主峰之一），看不到柔然汗国的部落，班师。



五世纪·四三八年七月　北魏帝拓跋焘亲征柔然

当时，瀚海沙漠之北，久未下雨，大旱，无水无草。将士、战马很多死亡。

四三九年，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打算一举消灭北凉王国。

夏季，五月十四日，拓跋焘在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检阅武装部队。

六月十一日，西征大军从平城出发。命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率二万人驻防瀚海沙漠之南，对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严加戒备。

四四二年，冬季，十月十一日，柔然汗国派使臣前往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四四三年，秋季，九月三日（原文“辛巳”，据《魏书·世祖纪》改），北魏帝拓跋焘前往瀚海沙漠之南。

九月六日，拓跋焘放弃辎重，率轻装备骑兵，向柔然汗国发动突袭。分军四路：乐安王拓跋范、建宁王拓跋崇，各率十五个将领，东路进击。乐平王拓跋丕率十五位将领，西路进击。拓跋焘中路进击；中山王拓跋辰率十五位将领，当后备部队。

拓跋焘抵达鹿浑谷（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北），恰恰跟柔然汗国敕连可汗（五任）郁久闾吴提遭遇，这是难得的良机，太子拓跋晃对老爹说：“盗贼（柔然汗国）再也想不到我们大军突然出现，应该乘他们没有防备，急速进击。”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刘絜坚决劝阻，认为柔然军营之中尘土飞扬，人数一定很多，一旦在平地接战，恐怕反被包围，不如等各路大军集结之后，再行攻击。”拓跋晃说：“尘土所以飞扬，是他们的士卒惊慌恐惧，奔跑骚动引起；一个平静的营区上空，怎么会有尘土？”但拓跋焘怀疑，不敢放手攻击，而郁久闾吴提遂乘机逃走。拓跋焘追赶，追到石水（蒙古共和国色楞格河上游楚鲁特河），无法追及，班师。不久，俘虏柔然汗国斥候，斥候说：“柔然不知道魏军（北魏军）突然开到跟前，上下恐惧成一团，可汗（郁久闾吴提）率部众向北逃走，一连奔跑六七天，知道背后没有追兵，才慢慢步行。”拓跋焘自己怨恨自己。自此之后，军中或国家大事，拓跋焘都听取太子拓跋晃的意见。

琅邪王司马楚之另率别动部队督运军粮。镇北将军封沓逃亡，投降柔然汗国，劝柔然袭击司马楚之，断绝北魏大军粮食供应。司马楚之军营之中，忽然一只驴的耳朵被割掉，不知去向，所有将领都不知道什么缘故，司马楚之说：“这定是盗贼（指柔然汗国）派间谍暗中入营侦察，割掉一只驴耳，作为证明。盗贼大军马上就要对我们攻击，火速戒备。”砍伐附近柳树，建立城垒，上面浇水，使它结成厚冰。刚刚完成，柔然兵团果然抵达，冰坚而滑，无法进攻，只好撤退。

四四四年，春季，二月六日，北魏帝国中山王拓跋辰、京畿及全国部族政务总监（内都坐大官）薛辨、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奚眷等八将领，

被指控攻击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军事行动中，不能在预定时间抵达目的地，绑赴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全部斩首。

最初，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刘絜长期主管政府机要（拓跋焘当太子时，刘絜、古弼、崔浩，都担任辅佐，主管机要，迄今二十余年。参考四二二年五月），仗恃皇帝的宠信，做事专断独行，拓跋焘心里早不高兴。等到突击柔然汗国，刘絜劝阻说："蠕蠕（柔然汗国）东迁西移，没有常性，上次出军（指四三八年七月之役），劳而无功。不如推广农耕，积蓄粮秣，等待他们送到门口。"而宰相（司徒）崔浩却一再劝拓跋焘御驾亲征，拓跋焘采纳崔浩建议。刘絜对自己的建议竟被拒绝，感觉没有面子，认为是一项奇耻大辱，打算想办法使远征军失败，用来证实自己的智慧高人一等。拓跋焘本来跟各路军将领，约定某一天在鹿浑谷（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北）会师，刘絜却假传圣旨，变更会师日期。所以，拓跋焘在鹿浑谷等候六天之久，各路人马，竟没有到达。柔然汗国部众遂得远远逃走，追赶已来不及。班师途中，穿过瀚海沙漠群，粮食吃完，士卒很多饿死。刘絜又暗中煽风点火，军心大为惊扰，刘絜劝拓跋焘抛弃大军，自己先行轻装奔回，拓跋焘不接受。刘絜认为此次出军，又一次地劳而无功，请求惩罚崔浩。拓跋焘说："是各路将领不能如期会师，而我自己碰上盗贼（指郁久闾吴提），又没有攻击，崔浩有什么罪！"崔浩遂向拓跋焘检举刘絜假传圣旨之事，拓跋焘大怒，抵达五原（内蒙古包头市）后，逮捕刘絜，囚禁。拓跋焘北伐时，刘絜暗中对他的亲信说："如果皇上不能回来（战死或病死），我就拥护乐平王（拓跋丕）。"刘絜听说国务院右秘书长（尚书右丞）张嵩家藏有神秘预言书（图谶），问说："魏国（北魏帝国）之后，姓刘的应该当王，有没有我的姓名？"张嵩说："有姓无名。"拓跋焘听到这个消息，命主管机关穷追细查，搜索张嵩家，果然搜出神秘预言书。审问中，口供牵连到南康公狄邻。于是刘絜、张嵩、狄邻，一律屠杀三族，处死的一百余人。刘絜在位时，傲慢不可一世，作威作福，将领们击败敌人，抢夺到金银财宝，都要分一份给刘絜。刘絜既死，没收他的家产，有亿万之多。拓跋焘每谈到刘絜，就痛恨入骨，咬牙切齿。

二月八日，乐平王（庾王）拓跋丕（拓跋焘的老弟）因忧虑过度，逝世。最初，拓跋焘兴筑白台，高二百余尺（《魏书·太宗纪》：四一七年七月十五日，二任帝拓跋嗣在首都平城南郊，建白台）。拓跋丕梦见登到台上，四下张望，看不见人。命巫术师董道秀卜卦，董道秀说："大吉大利。"

拓跋丕虽不说话，但脸上有喜悦的表情。等到拓跋丕逝世，董道秀也被指控有罪，绑赴刑场斩首。高允听到这件事，说："凡卜卦的人，都应该依照卜卦书上指示，劝人尽忠国家，孝顺父母。大王（拓跋丕）询问董道秀时，董道秀应该说：'高到不能再高，称亢。《易经》说："亢龙有悔。"又说："高而无民。"都是不祥预兆，大王不可以不存戒心。'如此，大王（拓跋丕）在上位得到平安，董道秀在下位保住性命。他的回答却恰恰相反，怪不得会死。"

秋季，九月十五日，北魏帝拓跋焘前往瀚海沙漠南，准备袭击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柔然可汗（五任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得到消息，逃到远方，拓跋焘才停止军事行动。

郁久闾吴提不久逝世。儿子郁久闾吐贺真继位，称处罗可汗（六任）。

四四五年，秋季，八月，北魏帝拓跋焘前往阴山之北，下令各州三分之一的武装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在本州执行戒严，等待后命。而把各地少数民族五千余家，强迫迁移到北方边陲，命他们向北游牧，抢夺水草，引诱柔然汗国出击。

四四八年，秋季，八月，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悦般王国（首都列普西【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距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一万余华里（航空距离二千九百公里），派使臣到北魏，请求共同出军，东西夹击柔然汗国。

北魏帝拓跋焘允许，下令中外戒严。

冬季，十二月，北魏帝国皇太子拓跋晃前往行宫（阴山广德宫）朝见老爹拓跋焘，追随老爹北上攻击柔然汗国，进军到受降城（蒙古共和国南部边境），看不到柔然汗国部众踪迹，遂在受降城留下军队，设立前进指挥所，储存粮秣，班师。

四四九年，春季，正月一日，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皇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本年四十二岁）在瀚海沙漠南，大宴文武百官。

正月七日，再度向柔然汗国发动攻击。高凉王拓跋那从东路前进。略阳王拓跋羯儿从西路前进。拓跋焘跟太子拓跋晃从中路前进，穿过涿邪山（蒙古共和国古尔班察汗山），前进数千华里。柔然汗国可汗（六任处罗可汗）郁久闾吐贺真大为恐惧，远远逃走。

冬季，九月，北魏帝拓跋焘再次北伐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高凉王

拓跋那由东路进军，略阳王拓跋羯儿由中路进军。柔然汗国可汗（六任处罗可汗）郁久闾吐贺真动员全国所有精锐，把拓跋那包围数十重，拓跋那挖掘深沟坚守。郁久闾吐贺真不断挑战，但每一次挑战，都被拓跋那击败。拓跋那部众不多，而死战不屈，郁久闾吐贺真顿时疑心这是一个陷阱，主力大军可能就要抵达，于是解围，乘夜撤退。拓跋那率军尾追，九日九夜不停，郁久闾吐贺真无法脱离战场，越发恐惧，遂把辎重抛弃，越过穹隆岭（蒙古共和国杭爱山山脉东段一峰），远远逃走。拓跋那俘获全部辎重，撤退，跟拓跋焘在广泽（蒙古共和国博格多城南鄂罗克泊）会师。略阳王拓跋羯儿，掳获柔然人民、牲畜一百余万。

从此，柔然汗国一蹶不振，屏声静息，不敢侵犯北魏帝国边塞。

冬季，十二月十七日，拓跋焘返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

四五八年，秋季，九月四日，北魏帝拓跋浚返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

九月二十五日，大赦。

冬季，十月四日，拓跋浚向北巡视，打算攻击柔然汗国。前进到阴山，遇到大雪，拓跋浚准备班师。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尉眷说："这一次动员全军，用武力对付北狄（指柔然汗国），离开京师（首都平城）不远，就行撤退，他们一定疑心我们国内爆发灾难。将士虽然感到寒冷，不可以不继续前进。"拓跋浚接受。

十月二十一日，大军进抵车岑山（今地不详）。

十一月，北魏帝拓跋浚亲自率骑兵十万人、战车十五万辆，北上攻击柔然汗国，纵渡庞大沙漠，旌旗飘扬千里。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吐贺真远远逃走。支派酋长乌朱驾颓等率数千部落，投降北魏。

拓跋浚竖立石碑，刻下战功，回军。

四六四年，秋季，七月，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吐贺真逝世。儿子郁久闾予成继位（七任），号授罗部真可汗。定年号永康（柔然汗国到本年才用年号记事）。郁久闾予成率军南下攻击北魏帝国。

七月四日，北魏北部机动边防军，击破柔然兵团。

四七〇年，秋季，九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七任受罗部真可汗）郁久闾予成南下攻击北魏帝国。北魏帝拓跋弘集合群臣，举行御前会议。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南平公爵拓跋目辰说："如果皇上御驾亲征，京师（首都平城）立刻陷于危险，不如小心慎重，采取守势。

柔然孤军深入，粮秣补给，无法供应，用不了多久，就会自行撤退；到时候派军追击，一定把他们击破。”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张白泽说：“蛮荒地带的丑类，轻率冒犯边界，如果御驾能够亲征，他们望见我们的军旗，就会一哄而散，怎么可以坐在这里眼看敌人横行？陛下以万乘之尊，却只会守城，并不能使四方少数民族服从领导。”拓跋弘同意。张白泽是张衮的孙儿（张衮，参考三九九年八月）。

拓跋弘命京兆王拓跋子推等率各军从西路进击，任城王拓跋云等率各军从东路进击，汝阴王拓跋天赐等率各军当前锋，陇西王源贺等率各军当后继部队，镇西将军吕罗汉等留守中央。各将领一齐集中女水（流经内蒙古武川县）河畔，跟拓跋弘会合，向柔然汗国的南下兵团迎战；柔然兵团大败。北魏军乘胜追击，杀五万余人，接受一万余人投降，俘获战马、武器，多到无法计算。十九天中，北魏军从出击到班师，来回行军六千余华里。把女水改名武川。宰相（司徒）东安王刘尼被控酒醉昏迷，军纪败坏，免职。

九月十一日，拓跋弘返抵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

当时，北魏帝国官员没有薪俸，很少人能洁身自爱。拓跋弘下诏：“任何官员，接受属下一只羊、一斛酒的，处死；行贿的人跟受贿的人同罪。如果有人检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以下犯罪，则免除被检举官员的职位，由检举人接替。”张白泽规劝说：“从前，周王朝时（公元前十二世纪），最低级的官吏，都有足供他雇人耕田的薪俸。而今，帝国的高贵官员，辛勤工作，并没有报酬。如果使接受礼物的人受到刑罚，而由检举人接替他的职位，恐怕奸邪之辈，将乘机制造事件；忠贞之士，将灰心懈怠。如此追求提高行政效率，安抚人民，岂不太难！我的意思是，仍请依照过去所颁布的法令，发给薪俸，回报清官廉吏（参考四六七年八月）。”拓跋弘才撤销此项诏书。

三、“蠕蠕”

四七一年，冬季，十月，北魏帝国沃野（古朔方城，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二镇所辖的敕勒部落叛变。中央政府派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源贺率军讨伐，接受二千余个部落投降，追击残余部众，追到枹罕（音 fū hǎn。甘肃省临夏市）、金城

（甘肃省兰州市），再大破敕勒变军，杀八千余人，俘虏男女一万余人、牲畜三万余头。北魏帝拓跋宏下诏，命源贺率三路兵马，驻防瀚海沙漠之南（防备柔然汗国乘虚而入）。

之前，北魏帝国每年秋冬之季，一定动员，分东、中、西三道同时出发，沿边增防，对柔然汗国戒备至为森严，直到来年春季中期，才撤退复员。源贺认为："如此一往一来，士卒疲劳不堪，无法保持斗志。最好是招募各州各镇壮士三万余人，沿边兴筑三城，由他们据守，冬季抵抗敌人，春季下田耕种（屯垦政策）。"中央不准。

四七二年，春季，二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南下攻击北魏帝国。北魏太上皇帝（六任献文帝）拓跋弘（本年十九岁）派出将领迎战，柔然军撤退。北魏东部敕勒部落叛变，投奔柔然汗国；拓跋弘亲自率军追击，追到石沙漠（今地不详），无法追上，班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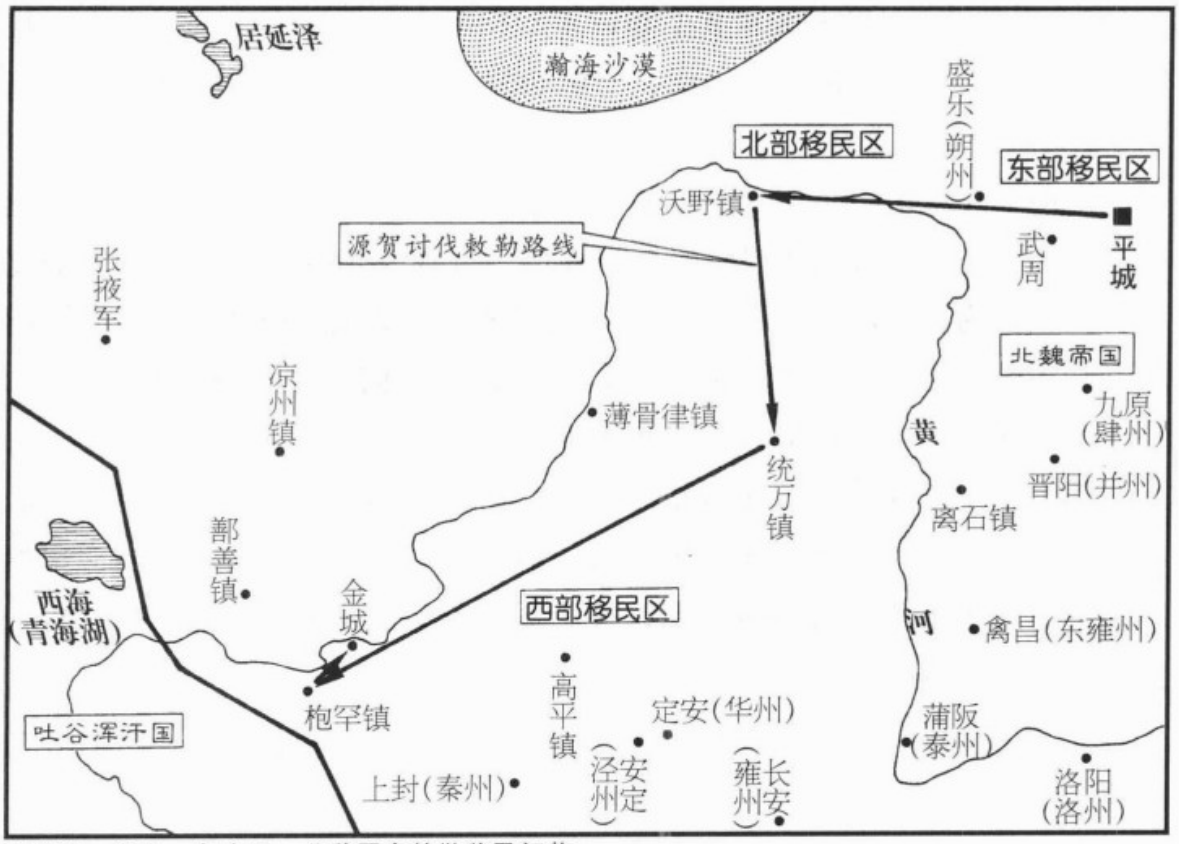
冬季，十月，柔然汗国再度攻击北魏帝国，前锋逼近五原（内蒙古包头市）。

十一月，太上皇帝拓跋弘亲自率军讨伐，准备北渡瀚海沙漠，深入攻击。柔然军向北逃走数千华里，拓跋弘才班师。

四七三年，冬季，十二月十日，柔然汗国大军南下侵入北魏帝国边境，柔玄镇（内蒙古兴和县北）所属的两个敕勒部落，起兵响应。

四七四年，夏季，五月，柔然汗国派使节到南宋帝国聘问。

秋季，七月二十四日，柔然汗国攻击北魏帝国的敦煌镇（甘肃省敦煌市），被敦煌镇防守司令（镇将）尉多侯击退。国务院（尚书）奏称："敦煌地方偏僻遥远，夹在西方（吐谷浑汗国）、北方（柔然汗国）两大强盗集团之间，恐怕无法自保。不如放弃城池，把人民全部迁到凉州镇（甘肃省武威市）。"文武百官集会讨论，全都同意，只御前监督官（给事中）、昌黎郡（辽宁省朝阳市）人韩秀反对，认为："敦煌设置城池，为时已久，虽然受到强大贼寇集团的逼迫，但人民对沙场战斗，已成习惯；即令有几个小贼，并不造成大的灾害。平常驻防军队，足足够用。而且，敦煌的地缘价值很高，隔绝西方（吐谷浑汗国）、北方（柔然汗国）接触，使它们不能结合交通。如果把当地人民强行迁到凉州，不但蒙受丧失国土的恶名，而且，姑臧（凉州镇，甘肃省武威市）距离敦煌有一千华里之遥（二地航空距离七百三十公里），布防、巡逻都十分困难，两个强盗集团一定结盟，生出对我们侵略的野心。如果凉州动乱，则关中（陕西省中部）人民，就



五世纪·四七一年十月　北魏平定敕勒移民部落

无法平静在枕头上安睡。同时，官员或人民如果有人喜爱本土，不愿外迁，因而招引外边盗匪（指柔然汗国和吐谷浑汗国），里应外合，势将为帝国制造深远的灾难，不可以不考虑。”放弃敦煌的计划，才告停止。

四七九年，当南齐帝国皇帝（一任武帝）萧道成还是南宋帝国的大臣时，曾经派骁骑将军王洪范担任钦差官，前往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约定向北魏帝国同时发动攻击。王洪范从巴蜀（四川省），经过吐谷浑汗国（青海省），再往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终于抵达柔然汗国。而今，柔然汗国出动十余万骑兵攻击北魏帝国，抵达边塞，然后班师。

四八一年，秋季，七月三日，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一个支部落的酋长他稽率领部众，投降北魏帝国。

九月十四日，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七任受罗部真可汗）郁久闾予成派使节前往南齐帝国。写信给南齐帝萧道成，称萧道成“足下”，自己称“我”，送给萧道成狮子皮缝制的骑马装，约定共同出兵，攻击北魏帝国（可能是去年派出，本年抵达。参考去年【四八〇年】九月）。

四八五年，冬季，十二月，柔然汗国攻击北魏帝国边塞，北魏任城王拓跋澄率军抵抗，柔然军即行撤退。拓跋澄是拓跋云的儿子（拓跋云事，

参考四七一年八月）。

氐族及羌族部落，起兵反抗北魏政府，北魏帝拓跋宏命拓跋澄担任梁益荆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梁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州长（刺史）。拓跋澄抵达州城（骆谷城）就职，讨伐变民，安抚社会，氐羌民变，全都平息。

本年（四八五年），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予成逝世，儿子郁久闾豆仑继位（八任），号称伏名敦可汗（“伏名敦”意思是永恒）；改年号太平。

四八六年，春季，正月二十日，柔然汗国攻击北魏帝国边塞。

三月五日，柔然汗国派使节牟提，前往北魏帝国聘问。

当时，臣服柔然汗国的敕勒部落（蒙古共和国北部）叛变，柔然可汗（八任伏名敦可汗）郁久闾豆仑亲率大军讨伐，追击到西方沙漠尽头。北魏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穆亮等，请求乘柔然后方空虚，出兵攻击。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高闾说：“秦王朝、汉王朝时代，天下统一，所以才能够远征匈奴汗国。而今，南方有东吴贼寇（指南齐帝国），我们怎么可以不管它，而深入胡虏（指柔然汗国）王庭?”北魏帝拓跋宏说：“‘刀枪是凶恶的武器，圣人到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老子》李耳语）’先帝（六任献文帝拓跋弘）屡次出征的原因，只因胡虏（柔然汗国）一直没有屈服的缘故（就《通鉴》所记载，拓跋弘出击，仅只三次：四七〇年九月，四七二年二月、十一月）。而今，我继承的是太平盛世，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发动战争!”对柔然汗国的使节，十分厚待，送他回去。

冬季，十二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攻击北魏帝国边境。

四八七年，秋季，七月，柔然汗国可汗（八任伏名敦可汗）郁久闾豆仑残忍凶暴；部属侯医垔石洛候（六个字连在一起，方块字的缺点之一是：既不能连音，又不能隔音，六个字不知是几个人？或是二人：“侯医垔”一人，“石洛候”一人。或是三人：“侯医”一人，“垔石”一人，“洛候”一人。或是一人，不过此一人姓“侯”？姓“侯医”？姓“侯医垔”？姓“侯医垔石”？姓“侯医垔石洛”？或者，六字全是名？或者前数字是官称？使人昏眩）不断规劝，而且建议跟北魏帝国和解。郁久闾豆仑大怒，诛杀侯医垔石洛候全族，于是，部众开始离心。

八月，柔然兵团攻击北魏帝国边境，北魏任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陆叡当司令官（都督）迎战，大破柔然兵团。陆叡是陆丽的儿子（陆丽，参考四五二年十月）。

最初，高车部落（蒙古共和国北部）酋长阿伏至罗拥有部众十余万人，是柔然汗国的藩属。柔然可汗郁久闾豆仑南下攻击北魏时，阿伏至罗竭力劝阻，郁久闾豆仑拒绝接受。阿伏至罗大怒，跟堂弟阿伏穷奇率部众向西进发，直到前部（车师前王国，新疆吐鲁番市）西北，自称高车国王，部众尊称他“候娄匐勒”——“天子”之意；尊称阿伏穷奇“候倍”——“太子”之意。二人感情亲密，分别统御各人的部众。阿伏至罗在北，阿伏穷奇在南。

郁久闾豆仑追击，屡次被阿伏至罗击败。郁久闾豆仑只好向东迁移（柔然汗国从此退出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国势开始衰退，以后内斗惨烈，不能复兴）。

四八八年，冬季，十二月，柔然汗国伊吾（新疆哈密市）驻军司令（戍主）高羔子率部众三千人，献出城池，投降北魏帝国（自从高车部落叛走，在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建立王国，伊吾一座孤城，势不能久守）。

四八九年，冬季，十二月，柔然汗国别部酋长叱吕勤率部众投降北魏帝国。

四九〇年，冬季，十二月，高车王（新疆吐鲁番市北）阿伏至罗及太子阿伏穷奇，派使节前往北魏帝国，请求代替皇帝出征讨伐蠕蠕（音 rú。北魏对柔然既无力消灭征服，又无法阻止南侵，咬牙切齿之余，于五世纪中叶，采取“精神胜利法”，三任太武帝拓跋焘下令把“柔然”改为“蠕蠕”，形容柔然人愚蠢无知，状如蛆虫。所以《魏书》无“柔然”而只有“蠕蠕”，司马光使之还原，但偶有遗漏，以致《通鉴》上称谓，亦偶有不一致之处。）。北魏帝拓跋宏赏赐给他们绣花袄裤罩甲和各种颜色绸缎一百匹。

四九二年，秋季，八月十一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防守司令（镇将）、阳平王拓跋颐，镇北大将军陆叡同时担任北伐大军司令官，率十二位将领、步骑兵十万人混合兵团，分兵三路，进攻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中路军攻击黑山，东路军攻击士卢河，西路军攻击侯延河（今地都不详）。大军渡过瀚海沙漠，大破柔然军，班师。

最初，柔然汗国可汗（八任伏名敦可汗）郁久闾豆仑与他的叔父郁久闾那盖，分道进攻高车王（新疆吐鲁番市北）阿伏至罗，郁久闾豆仑屡战屡败，郁久闾那盖屡战屡胜。汗国贵族认为郁久闾那盖得到天神帮助，遂

刺死郁久闾豆岑而拥立郁久闾那盖（九任），称候其伏代库者可汗（欢乐可汗之意），改年号太安。

五〇一年，秋季，七月十三日，柔然汗国攻击北魏帝国边疆。

五〇四年，秋季，九月，柔然汗国南下攻击北魏帝国北疆的重要军事基地沃野镇（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及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北魏帝元恪下诏命车骑大将军源怀出巡，向各镇防卫司令（镇将）指示作战方略；并授权源怀，可以依自己的需要，随时遣兵调将，动用粮秣武器，一切全权行事。源怀抵达云中郡（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柔然军撤退。源怀认为，我国（北魏帝国）对付少数民族，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兴筑城堡。在回程中，抵达恒代（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一带，勘察各镇左右前后要害，调查可以兴建基地的地方，打算从东到西，增加九个城池；再研究如何储蓄粮秣、辎重、武器，以及各军事基地互相交错、一旦发生战争如何支持的形势。综合列出五十八条，奏报中央，说："而今，帝国定都成周（洛阳），距北方边界，十分遥远，代都（平城）以北各少数民族部落，很多背叛帝国，远离我们而去。边界之内，也遭受旱灾饥馑，边防军人员武器，十成中缺少八成（边防败坏到这种地步，使人震惊，北魏帝国正在迅速溃烂）。我建议应比照原来已有的军事基地，增加新的重镇，东西互相守望，形势结成一体，兴建城池，驻军防御，分别把守要害，鼓励人民耕田种桑。一旦边防紧急，就可以随时动员他们，出发讨伐。北方那些马不停蹄的贼寇（柔然汗国），既不敢攻城，也不敢绕城南下。这样，北方边疆，可以无忧无虑。"元恪批准。

五〇六年，冬季，十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九任候其伏代库者可汗）郁久闾那盖逝世，儿子郁久闾伏图继位，称佗汗可汗（十任），改年号始平（之前是太安十五年，之后是始平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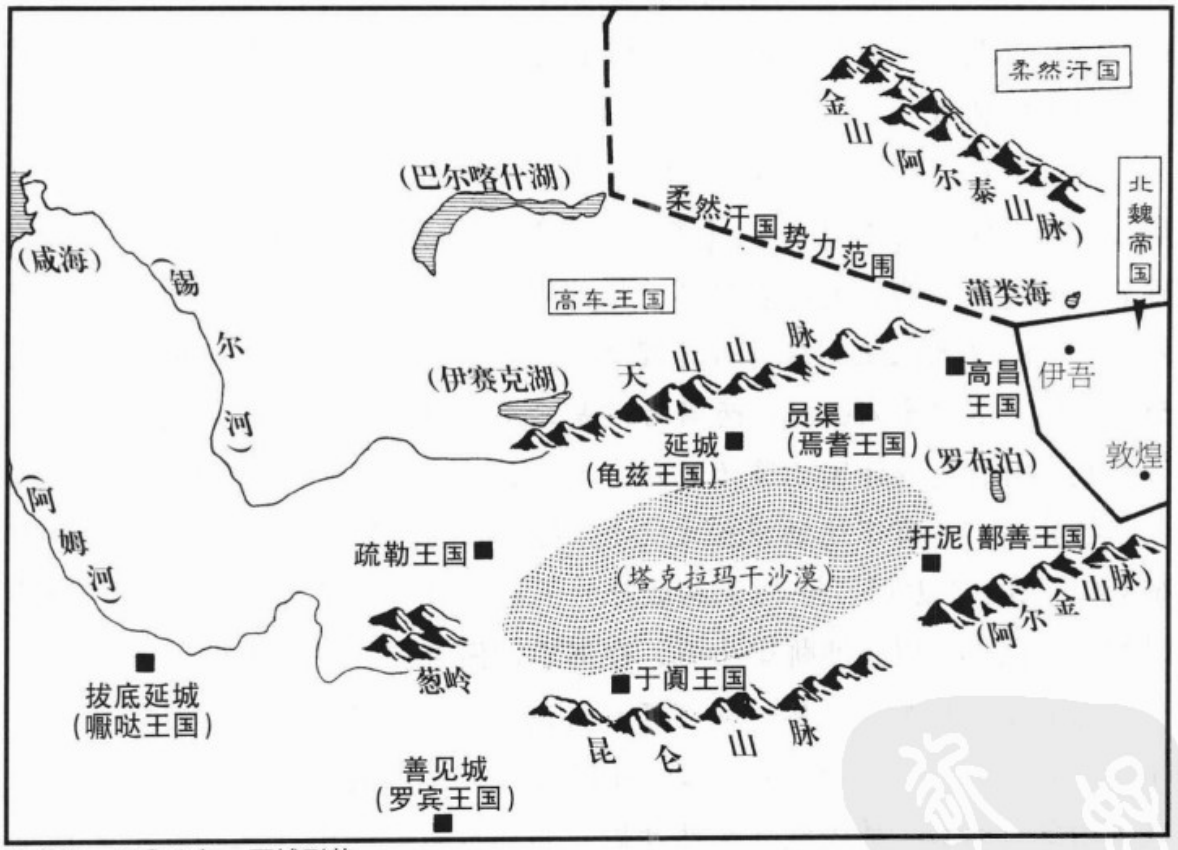
十月十七日，郁久闾伏图派使节纥奚勿六跋（纥奚，复姓）前往北魏帝国，请求和解。北魏帝元恪不另派使节，而只对纥奚勿六跋说："蠕蠕（柔然汗国）的祖先郁久闾社岑（一任豆代可汗）是帝国的叛徒（参考三九四年十月），帝国过去对你们一直大度包容，暂时跟你们互派使节（参考四八六年三月）。而今蠕蠕衰败，已不复当年，而帝国的伟大恩德威望，正达高峰，可以上比周王朝及汉王朝。只因江南（南梁帝国）还没有平定，对北方稍稍放宽，以平等的地位，和平共存，我不能答应。但你们如果尽到当藩属的礼节，诚心诚意，帝国也绝不会辜负你们。"

五〇八年，最初，五世纪六〇年代，北魏帝国六任帝（献文帝）拓跋弘在位，柔然汗国一万余家投降北魏，分别安置在高平镇（宁夏固原县）和薄骨律镇（宁夏灵武县。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俘虏及降户，被安置在北魏边境定居，又有“东部”“西部”之分，参考四七一年三月注）。可是，到了九〇年代，有的叛变，有的逃亡，剩下的只有一千余家。中级资政官（太中大夫）王通建议把这一千余家再迁到淮河以北，根绝他们向北方逃亡的道路（不检讨柔然人民为什么逃亡，只责备他们不该逃亡，这是古代中国传统性的颟顸）。北魏帝元恪命交通部长（太仆卿）杨椿，“持节”，前往强迫迁移。杨椿上疏说：“从前，政府把蠕蠕（柔然汗国）人民，安置在边疆地带，目的在于激励风俗不同、习惯不同的少数民族，前来归附。而且，也使少数民族跟中原（北魏帝国）人民，不相混淆。现在，新归附的户口很多，如果旧有人民被强制迁移，新归附的户口一定惊恐不安，这是强迫他们非逃亡不可。而且，他们身穿皮袄皮袍，口吃牛肉羊肉，喜爱冬季，不怕寒冷；南方气候潮湿，土地蒸热，迁移到那里之后，一定全数死亡。既失去归附者的人心，对捍卫边疆更没有裨益。尤其，把他们安置在中原心脏地带，或许还会发生别的问题，不是良策。”元恪不准，遂把他们迁移到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沿黄河南岸安置。后来，京兆王元愉起兵称帝，柔然人纷纷渡黄河北上，投奔元愉，所到之处，抢夺抄掠，一如当初杨椿的警告。

本年（五〇八年），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十任佗汗可汗）郁久闾伏图再派使节纥奚勿六跋（纥奚复姓）到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呈献貂皮大衣。北魏帝元恪拒绝接受，把上次回答他的话（参考前年【五〇六年】十月）再重复一遍，作为回答。

最初，高车王国（新疆天山山脉北麓）“侯倍”（不懂这两个字什么意思）穷奇被嚈哒王国（首都拔底延城【阿富汗共和国北部瓦齐拉巴德市】）武装部队击斩，并把穷奇的儿子弥俄突俘虏而去。穷奇的部落遂告瓦解，有的投奔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有的投奔柔然汗国。北魏帝元恪派羽林军军事总监（羽林监）、河南（首都洛阳）人孟威负责接待，把他们安置在高平镇（宁夏固原县）。高车国王阿伏至罗残酷凶暴，贵族们不能忍受，把他诛杀，拥护王族跋利延继承王位。嚈哒王国护送弥俄突北返，攻击高车王国。高车贵族再诛杀跋利延，欢迎弥俄突，拥护他当国王。弥俄突攻击柔然汗国，跟可汗（十任佗汗可汗）郁久闾伏图在蒲类海（新疆巴里坤县

西北巴里坤湖）会战，不能取胜，遂向西移动三百余华里。郁久闾伏图在伊吾（新疆哈密市）山北扎营；正巧，高昌王国（新疆吐鲁番市东）国王（六任）曲嘉向北魏帝国请求，愿全国迁移到北魏帝国内地。当时，孟威当龙骧将军，北魏帝元恪派孟威征调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州政府军三千人，前往迎接，抵达伊吾（新疆哈密市）。郁久闾伏图忽然发现北魏帝国的正规军出现，像被恶魔抓住头皮一样，立刻逃走。弥俄突得到消息，闪电追击，大破柔然军，就在蒲类海（巴里坤湖）北方，斩郁久闾伏图，割下他的头发，送给北魏帝国龙骧将军孟威，并派人到北魏进贡。北魏帝元恪派东城子爵于亮到高车王国报聘，赏赐馈赠的东西很多。高昌国王曲嘉在约定的时期没有抵达会合，孟威遂班师。



六世纪·五〇八年　西域形势

佗汗可汗郁久闾伏图的儿子郁久闾丑奴继位（十一任可汗），称豆罗伏跋豆伐可汗，改年号建昌（之前是始平三年，之后是建昌元年）。

四、女巫地万事件

五一六年，柔然汗国可汗（十一任伏跋可汗）郁久闾丑奴雄壮强悍，精于指挥作战。本年（五一六年），远征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高车王国（新疆吐鲁番市北），大破高车，生擒高车国王弥俄突。捆住弥俄突的脚，拴到一匹劣马上，鞭打劣马狂奔，把弥俄突活活拖死，然后砍下人头，涂上油漆，当做酒壶（郁久闾丑奴的老爹十任可汗【佗汗可汗】郁久闾伏图被弥俄突击斩，参考五〇八年十二月）。邻近各国，原先本属柔然汗国，后来又背弃柔然汗国的，郁久闾丑奴都一一击灭，汗国声势恢复。

五一七年，冬季，十二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十一任伏跋可汗）郁久闾丑奴派“俟斤”（官名）尉比建等，前往北魏帝国，请求以平等地位和解。

五一八年，春季，二月，北魏帝（九任孝明帝）元诩（本年九岁）接见柔然汗国使节（参考去年【五一七年】十二月），责备柔然汗国没有尽到藩属的礼节。然后决定依照汉王朝善待匈奴汗国的前例，派使节前往柔然汗国报聘（西汉王朝跟匈奴汗国之间的关系，因国势强弱不同，身价也随之不同。五任帝刘恒时，两国约定是兄弟之邦，参考前一七四年。十任帝刘病已时，匈奴汗国已降为臣属，参考前五二年。北魏帝国当是以兄弟之国待柔然，才有下述的张伦之奏）。农林部副部长（司农少卿）张伦上疏劝阻，说：“太祖（一任帝拓跋珪）开疆拓土，创立帝国，没有多余的时间照顾北方，以致使跳梁小丑，在那里像游魂一样的四处飘荡（拓跋珪全力向南方开拓时，柔然一任可汗郁久闾社仑，在北方崛起。参考四〇二年正月）。以后也因为帝国（北魏帝国自称）不断发生事故，不得不先行处理内部，而对少数民族（柔然汗国）暂时放宽。高祖（七任帝元宏）全力策划迁都，没有抽出时间北伐。世宗（八任帝元恪）继承遗志，对贼虏（柔然汗国）派来的使节，仅是接待，而不报聘（参考五〇六年十月）；只因圣明的君王在位，国富兵强，竟然跟敌人以平等地位相待，怕些什么？目的何在？而今，贼虏（柔然汗国）虽然感激我们的恩德，前来和解，也同时要观察我们的实力，如果派皇家使节，出现贼虏（柔然汗国）的巢穴，跟他们首领称兄道弟，恐怕不是祖宗的心意。万一，实在是不得已，必须跟他们来往，也应颁发诏书，显示上下有别；命宰相写信给他们可汗，告

诚他们归顺的道理，然后观察反应，逐渐地用恩德招致他们归降，用威力镇压他们反抗，则君王的体制，才可以正大。怎么只因为少数民族之间，发生互相吞并（柔然新灭高车，参考前年【五一六年】十一月），就使帝国的荣誉受到伤害！”胡太后不接受。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张白泽事，参考四七七年十一月）。

五二〇年，最初，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十任佗汗可汗）郁久闾伏图娶伏名敦的正妻候吕陵女士，生郁久闾丑奴（十一任伏跋可汗）、郁久闾阿那瓌等六个儿子。郁久闾丑奴登上宝座（参考五〇八年十二月）后，最小的儿子郁久闾祖惠却忽然失踪，虽经悬赏寻找，却找不到。有一位名叫地万的女巫说：“郁久闾祖惠正在天上，我能唤他回来。”于是，在荒野草泽地带，搭起篷帐，祭祀天神，郁久闾祖惠此时忽然在篷帐中出现，自称他一直住在天上。郁久闾丑奴大为欢喜，称地万是“圣女”，正式娶做皇后。地万既然会左道旁门的巫术，人又生得美丽，郁久闾丑奴对她又敬又爱，十分相信她的话，地万遂干涉政治。这样过了几年，郁久闾祖惠逐渐长大，告诉娘亲说：“我一直住在地万家，从没有上过天，我所以说住在天上，是地万教我这么说。”娘亲把情形告诉郁久闾丑奴，郁久闾丑奴说：“地万能未卜先知，你不要暗箭伤她。”然而，地万开始恐惧，遂在郁久闾丑奴面前诬陷郁久闾祖惠，老爹遂把这个千方百计才寻回来的幼子诛杀。身为祖母的候吕陵女士大怒，派她的大臣具列等绞死地万。郁久闾丑奴悲愤咆哮，打算诛杀具列等报复，正巧，阿至罗部落（属于高车种，游牧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侵入边境，郁久闾丑奴迎战，大败而回。候吕陵女士跟汗国高官共同诛杀郁久闾丑奴，命他的老弟郁久闾阿那瓌继任可汗（十二任）。郁久闾阿那瓌登极十天，族兄郁久闾示发率部众数万人发动攻击，郁久闾阿那瓌战败，跟他的老弟郁久闾乙居伐在轻装备骑兵保护下，投奔北魏帝国（首都洛阳）。郁久闾示发遂斩候吕陵女士及郁久闾阿那瓌的两位老弟。

冬季，十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郁久闾阿那瓌，南下投奔北魏帝国，将到边境，北魏帝元诩派最高监察长（司空）、京兆王元继，总监督长（侍中）崔光等，相继前往迎接，赏赐非常丰厚。元诩在显阳殿接见郁久闾阿那瓌，摆下酒筵，安置郁久闾阿那瓌坐在亲王席次之下。宴会将到尾声时，郁久闾阿那瓌手拿书面报告，站在座位之后，元诩命他到御座之前，郁久闾阿那瓌叩头两次，陈诉说：“我因家庭变故，轻骑前来朝见

陛下。汗国臣民，大乱之后，都已逃散。陛下大恩，如同天地，乞求派遣军队，送我回国，翦除叛徒，招集失散的人民。我当率领残余部落，侍奉陛下。言辞不能尽意，另有书面报告。”就把书面报告交给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常景转呈。常景是常爽的孙儿（常爽事，参考四三九年十二月）。

十一月二十九日，封郁久闾阿那瓌当朔方公爵、蠕蠕王（在封爵的时候，仍用侮辱性的称号，北魏帝国此时人才已尽），赏赐郁久闾阿那瓌华贵衣服、小马车，薪俸、抚恤金、仪队侍卫完全跟亲王相同。此时，北魏帝国国势正在强盛（北魏帝国像一栋巨厦，内部已被白蚁吃空，只剩下一个巍峨的外壳，没有地震则已，一有地震，立刻倒塌），在洛水（流经洛阳城南）桥南、皇家大道之东，兴建四个宾馆；皇家大道之西，设立四个里（block），凡从南梁帝国投降来奔人士，开始时安置金陵馆，三年后赏赐归正里住宅；凡从柔然汗国投降来奔人士，开始时安置燕然馆，三年后赏赐归德里住宅（燕然山，今蒙古共和国杭爱山）；凡从东方少数民族（指东北平原及朝鲜半岛）投降来奔人士，开始时安置扶桑馆，三年后赏赐慕化里住宅；凡自西方少数民族（指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各国）投降来奔人士，开始时安置崦嵫馆，三年后赏赐慕义里住宅（崦嵫山，今甘肃省天水市西，是神话时代中日落之处）。郁久闾阿那瓌入朝，政府招待他下榻燕然馆。郁久闾阿那瓌不断请求护送他回国，而政府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一直不能决定。最后郁久闾阿那瓌用一百斤黄金贿赂元义，中央才批准他回去。

十二月十三日，指令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司令官（都督）遴选精锐骑兵二千人，护送郁久闾阿那瓌到达边界，观察形势，利用机会，招收归降人士。如果柔然汗国派人来接，就赏赐他们绸缎、布匹、车马，用尊贵的礼节，给他们饯行，然后返回。如果没有派人来接，则郁久闾阿那瓌不妨再回京师（首都洛阳）。关于郁久闾阿那瓌的行李、装备以及各种费用，由国务院（尚书）酌量供应。

五二一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政府动员首都洛阳邻近各郡民兵一万五千人，命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防守司令（镇将）杨钧率领，护送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被罢黜的可汗郁久闾阿那瓌回国。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张普惠上疏劝阻，说：“蠕蠕（柔然汗国）长久以来，是北方边疆的大患，而今，上天降给他们灾祸，败坏他们心志，目的就是要

他们了解顺应天道的快乐，革面洗心，诚意叩头，侍奉我们。陛下最好是慰问他们的人民，推广自己的恩德，使他们心悦诚服。郁久闾阿那瓌亲身投奔，归顺天命，安抚安抚他就足够了！竟然先自己骚动起来，征调京畿的军队，出征荒远，去拯救多少代的大敌，援助上天就要灭亡的丑陋蛮虏；我十分愚昧，看不出它的益处。这是边防军将领贪图一时的功劳，从没有想到：刀枪是一种凶器，英明君王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去使用。何况，旱灾正重，圣上（元诩）及太后（胡女士）都为之减少饮食，此时却派出一万五千人庞大军团，由杨钧当元帅，打算平定蠕蠕（柔然汗国）内乱；在最不恰当的时机出兵，事情怎么可以成功！万一发生全军覆没的巨变，纵是吞食杨钧的肉，也不足以抵消他的罪行。宰相和辅佐大臣，只贪图小小声名，从不考虑国家安危，这正是我这个卑微小官，所以寒心的缘故。而且，我们不送郁久闾阿那瓌回去，有什么地方不信不义？我的地位低贱，没有资格参与国家决策（国务院【尚书省】八座，才有资格参与国家决策。左右秘书长【左右丞】地位并不低贱，但属事务官），只因公文书经过我这里，心有所感，不敢不陈述意见。”中央不接受。郁久闾阿那瓌遂到西堂告辞，北魏帝（九任孝明帝）元诩（本年十二岁）下诏（元义诏），赏赐给他武器、衣服、被褥、各色绸缎、粮秣、牲畜，非常优厚；派总监督长（侍中）崔光等到外城之外，慰劳送行。

郁久闾阿那瓌南下投奔北魏帝国时，堂兄郁久闾婆罗门率部众数万人进攻王庭（蒙古共和国中部，可汗篷帐所在），讨伐郁久闾示发，大破郁久闾示发军。郁久闾示发逃往地豆干部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地豆干部落斩郁久闾示发。柔然汗国贵族推举郁久闾婆罗门当可汗（十三任弥偶可社句可汗）。杨钧上疏说：“柔然（柔然汗国）已有君王，那位逼杀堂兄（郁久闾示发）的君王，恐怕不肯到郊外迎接回国的堂弟（郁久闾阿那瓌）。我们轻率地前进，白白损害帝国的声威，弄到后来，除非增加军队，就无法送郁久闾阿那瓌北归。”

二月，北魏帝国政府派曾经出使过柔然汗国的牒云具仁（牒云，复姓），前往游说郁久闾婆罗门，命他迎接郁久闾阿那瓌。

夏季，四月，北魏帝国（首都洛阳）使节牒云具仁（牒云，姓）抵达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十三任弥偶可社句可汗）郁久闾婆罗门态度傲慢，没有让出宝座、退避一旁的迹象，并且要求牒云具仁用卑微的礼节晋见，牒云具仁不接受。郁久闾婆罗门遂命他的大臣丘升头等率军二

千人，随同牒云具仁南下，迎接郁久闾阿那瓌。

五月，牒云具仁回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详细描述情况，郁久闾阿那瓌大为恐惧，不敢前进，上疏请求返回洛阳（北魏首都，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

最初，高车王国（新疆天山山脉北麓）国王弥俄突被杀（参考五一六年十一月），所统御的部众全投奔嚩哒王国（首都拔底延城【阿富汗共和国北部瓦齐拉巴德市】）。几年之后，嚩哒王国命弥俄突的老弟伊匐率领这支部众，北上复国。伊匐攻击柔然汗国可汗（十三任弥偶可社句可汗）郁久闾婆罗门，大破柔然军。郁久闾婆罗门率十个部落，前往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向北魏帝国投降。而其他剩余的部落数万人，前后相继地派人前往北魏帝国，迎接郁久闾阿那瓌。郁久闾阿那瓌上疏北魏帝元诩，说："汗国大乱，各姓和各部落都分开居住，不断地互相攻击抢掠。汗国人民孤立无依，盼望得到拯救，请求依照前些时赐下的恩德，派遣精锐部队一万人，送我返回瀚海沙漠之北，慰问安抚陷于混乱的人民。"元诩下诏（元义诏），命立法院（中书）及监督院（门下）广泛讨论，凉州（州政府姑臧）州长（刺史）袁翻认为："帝国自从迁都洛阳以来，蠕蠕（柔然汗国）与高车互相吞噬，最初蠕蠕首领被杀（指十任可汗郁久闾伏图战死，参考五〇八年十二月），不久高车首领被擒（指弥俄突）。而今，高车发愤图强，在衰微中崛起，报仇雪耻。可是，因为两国的人口太多，部落又很繁盛，所以谁都无法把对方消灭。但是，自从这两个少数民族交斗，我们的边境一片清平，不见战马踢起的尘土，长达数十年之久，这是帝国（北魏帝国）的大利。现在，蠕蠕（柔然汗国）两位可汗相继投降。虽然说野蛮民族形同禽兽，不会有纯洁坚定的节操；可是，使灭亡了的复生，使断绝了的再续，却是帝王的神圣任务，如果把他们抛弃，不接受他们的请求，则对帝国的崇高理想，便造成伤害；如果收容之后，一直供养，则又消耗我们的粮食资源；如果全部迁移到内地，不但他们不愿意，恐怕也后患无穷，刘渊（汉赵帝国一任帝）、石勒（后赵帝国一任帝）就是最好的前例（汉赵帝国事不详。后赵帝国四出征战，使各民族大迁徙，所引起的后遗症，参考三五一年三月）。而且，蠕蠕仍然存在，高车有后顾之忧，没有多余的能力窥探我们。蠕蠕如果完全消灭，高车飞扬跋扈，下一步的行动，可以未卜先知。蠕蠕虽然一片混乱，但部众仍多，分散四方，都在盼望旧主；高车再强，不可能全部征服。我愚昧的意见是：蠕蠕的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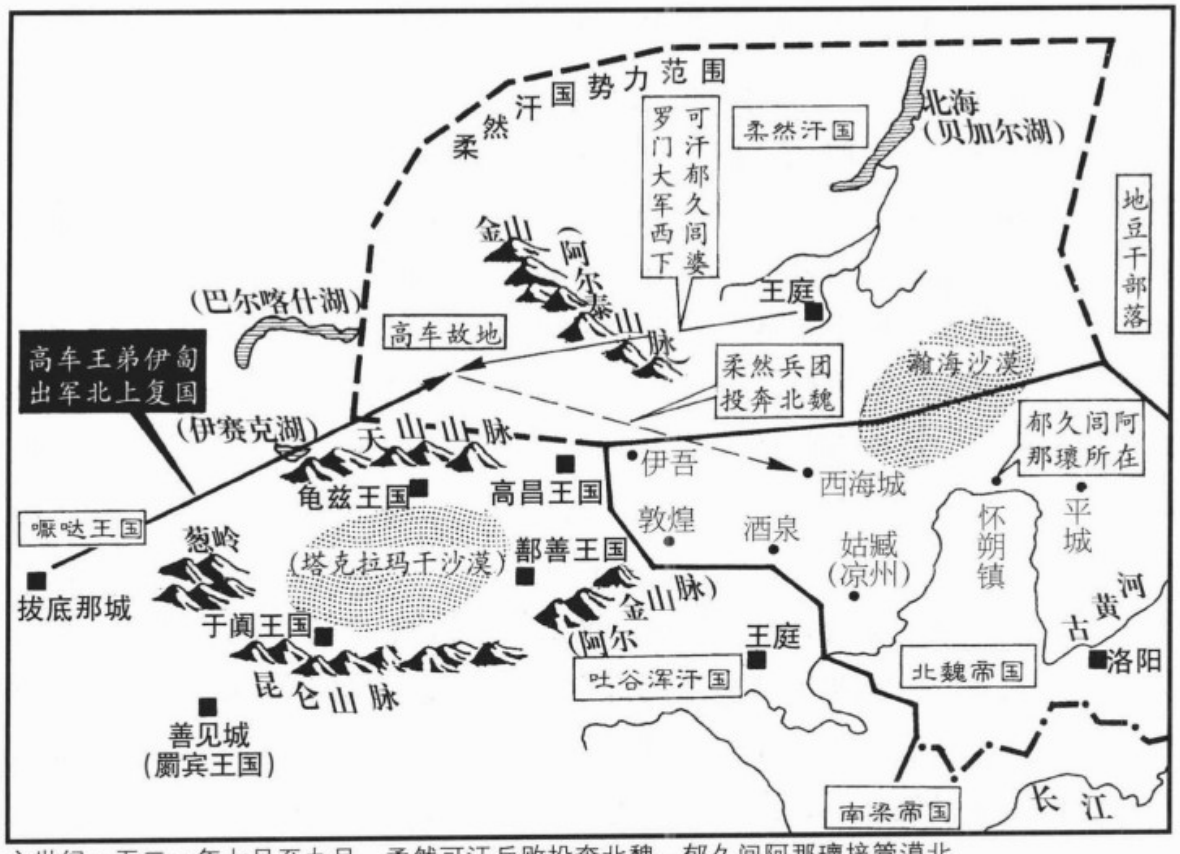
位可汗，应同时保护，把郁久闾阿那瓌安置东方，把郁久闾婆罗门安置西方，把投降过来的人，分成两部，各属一方。郁久闾阿那瓌所在东方的情形，我没有看到，不敢凭空猜测。至于郁久闾婆罗门，则请中央下令，修复西海故城（内蒙古额济纳旗），供他居住。西海故城在酒泉（甘肃省酒泉市）之北，距高车占领下的金山（新疆阿尔泰山）一千余华里（西海故城距金山山脉东端航空距离七百五十公里），是北方蛮虏来往的交通咽喉，土地肥沃，非常适宜耕种，最好派遣一位优秀的将领，配备武装部队，加以监视和保护，命他们就地开荒屯垦，用以节省中央运输供应的辛劳。西海（内蒙古额济纳旗）之北，紧接广大沙漠，野兽聚集，再使两位可汗射猎，彼此之间，互相帮助，就足以维持生存。一方面可以减少蠕蠕的衰弱程度，一方面可以阻挠高车的扩张；这是安定疆域，保护边塞的长远计划。如果郁久闾婆罗门能够集结离散的部众人民，复兴他的汗国，则逐渐命他们向北迁移，渡过流沙，成为我们的藩篱和高车的劲敌，西北方面，可再没有顾虑。如果他心怀奸诈，反复无常，也不过是一个逃亡的流寇，对帝国有什么损失？”政府高阶层会议认为是真知灼见。

九月，柔然汗国酋长郁久闾俟匿伐前往北魏帝国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请求派遣援军，并且迎接郁久闾阿那瓌回国。郁久闾俟匿伐是郁久闾阿那瓌的老哥。

冬季，十月，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高阳王元雍等奏称：“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之北的吐若奚泉（今地不详），原野一望无际，平坦肥沃，请把郁久闾阿那瓌安置在吐若奚泉（今地不详），把郁久闾婆罗门安置在从前的西海郡（内蒙古额济纳旗）。命他们各率自己的部落，召集离散的人民。郁久闾阿那瓌既身居塞外，应稍加优待，郁久闾婆罗门不能比照办理。在郁久闾婆罗门没有投降前，就投降我们的蠕蠕（柔然汗国）人民，则命所在的州政府及镇防部，护送到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移交给郁久闾阿那瓌。”北魏帝元诩下诏（元义诏）批准。

五二二年，冬季，十二月，柔然汗国可汗（十四任）郁久闾阿那瓌，请求北魏帝国发给粟米（黄米）种植，北魏帝国政府送给他一万石。

安置在故西海郡（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前任可汗（十三任弥偶可社句可汗）郁久闾婆罗门率领部众，背叛北魏帝国，逃往噘哒王国（首都拔底延城【阿富汗共和国北部瓦齐拉巴德市】）。北魏政府命平西将军府秘书长（平西府长史）、鲜卑人（代人）费穆兼国务院右秘书长（兼尚书右丞）、



六世纪·五二一年七月至九月　柔然可汗兵败投奔北魏，郁久闾阿那瓌接管漠北

中央驻西北特遣政府总监（西北道行台），率军讨伐，柔然人逃走。费穆对各将领说："少数民族，看到敌人就逃走，一有空隙就出来，如果不使他们破胆，恐怕我们会疲于奔命。"于是，挑选精锐的骑兵，埋伏深山峻谷，用老弱步兵当做外围，柔然大军果然发动攻击，费穆奋起迎战，大破柔然军。北魏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政府军生擒郁久闾婆罗门，送往首都洛阳。

五、柔然公主

五二三年，春季，二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发生大饥荒，可汗（十四任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郁久闾阿那瓌率领部众，退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国境，上疏帝国政府，请求赈济。

二月二十二日（原文"己亥"，据《魏书》改），北魏政府命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元孚当中央特遣政府执行官（行台尚书），"持节"，前往安抚慰问。元孚是拓跋谭的孙儿（拓跋谭事，参考四四二年十月）。元孚出发之前，上疏要求全权，说："蠕蠕（柔然汗国）长久以来，都很强

大。从前，我们首都在代京（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之时，对他们一直保持高度戒备。而今，上天保佑魏国（北魏帝国），使他们激烈内斗，自取灭亡，向我们叩头屈服。帝国政府集合他们逃散的人，用优厚的礼仪送他们回国，就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妥善拟订长远计划。当初，汉王朝十任帝刘病已在位时，匈奴汗国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栾提稽侯栅入塞，汉政府派董忠、韩昌率领沿边各郡武装部队，送他离开朔方（黄河河套地区），遂乘势留下来协防（参考前五一年）。而汉王朝光武帝刘秀在位时，也命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段彬设置安抚官员（安集掾史），随同匈奴汗国单于返国，协助防务，察看动静（参考五〇年）。现在大体上应该依照前例，借给他们一块我们用不着的空闲地区，由他们耕田放牧，先行设立一个粗略的中央政府，分别任命官职，表示帝国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一面严厉禁止边防军向他们侵犯，并命柔然协助边防军阻截其他少数民族向帝国侵犯。双方一直维持相当关系，亲密时不至鼓励他们诈欺，疏远时不至刺激他们叛变，这是最上等的策略。”政府不准。

柔然汗国部落首领郁久闾俟匿伐到北魏帝国朝见。

夏季，四月，中央特遣政府执行官（行台尚书）元孚携带白虎幡（督战旗），前往柔玄（内蒙古兴和县北）、怀荒（河北省张北县）二镇间，慰问安抚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阿那瓌。郁久闾阿那瓌拥有强大的武装部众，号称三十万，暗中已怀二心，打算背叛北魏，而元孚恰巧到达，郁久闾阿那瓌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拘捕元孚，载到一辆匈奴车上。每次召集部众，都使元孚坐在东厢，称他是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礼貌至为尊敬。然后率军南下，所经过的地方，大肆抢劫抄掠，一直抵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才把元孚放回。有关单位弹劾元孚有辱使命，于是以有辱使命的罪名判刑。

四月二十八日，北魏政府派国务院总理（尚书令）李崇、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元纂率骑兵十万人，攻击柔然汗国。郁久闾阿那瓌得到消息，裹胁善良平民二千人，以及政府和民间马牛羊数十万头，向北方逃走，李崇追击三千余华里，无法追上，班师。

元纂另派军械军事参议官（铠曹参军）于谨率骑兵二千人，继续追击郁久闾阿那瓌，追到郁对原（今地不详），前后十七次会战，每次都击破柔然军。于谨是于忠的族曾孙（于忠保护胡太后有功，参考五一五年正月），性情沉默，有见识胆量，读过很多经书及史书。年幼时，不跟外界往来，

居住乡间，不追求政府职务，有人劝他当官，于谨说："州郡政府官职，从前的人一向都看不起（《后汉书·梁竦传》："大丈夫在世，生前应该封侯，死后应该进忠烈祠享受香火。如果办不到，闲居在家，可以培养志气，阅读诗书，也可以寻求乐趣。州郡政府官职，只是一场辛劳。"）。而中央政府的高位，须等待时机。"元纂听到他的名声，延聘到幕府担任参谋官员。有一次，于谨率轻装备骑兵出塞侦察敌情，刚巧，铁勒部落骑兵数千人，突然发动袭击（高车初名狄历，也称敕勒，中华人称之为丁零【丁零部落自漠北南徙，参考三三〇年六月】，因发音不准，"敕勒"转成"铁勒"。此处铁勒部落，当指未曾西迁、残留在瀚海沙漠的高车部落），于谨寡不敌众，如果撤退，一定全军覆没；于是下令所有骑兵散开，躲藏在荒林野草之间；又派人登上附近山冈，煞有介事，左右指挥，好像在那里部署大军进入阵地。铁勒部落望见，虽然疑心有埋伏，但仗恃自己人数众多，仍向前挺进，逼近于谨。于谨平常有两匹骏马，一匹是紫毛马，一匹是黑嘴黄毛马，铁勒部落早就熟悉，于谨遂命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铁勒部落认为定是于谨，争相追赶。于谨率剩下来的军队，攻击铁勒追赶的骑兵，铁勒军队遂撤退，于谨得以平安入塞。

五二五年，春季，三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十四任）郁久闾阿那瓌，替北魏帝国攻击变民首领破六韩拔陵；北魏政府派牒云具仁（牒云，复姓）携带各种礼物，前往赏赐慰劳。郁久闾阿那瓌率大军十万人，自武川镇（内蒙古武川县）向西推进，直指沃野镇（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不断击败破六韩拔陵变民军。

夏季，四月，北魏帝元诩再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冯俊前往赏赐及慰劳郁久闾阿那瓌。郁久闾阿那瓌部众越发强盛，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总揽全局可汗）。

五二七年，夏季，四月十七日，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十四任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郁久闾阿那瓌派使节到北魏帝国（首都洛阳）进贡，并且声称愿出兵讨伐变民军。北魏政府畏惧他的反复无常，于是下诏（不知道是谁下诏）说：天气正在炎热，请等候进一步的指令。

五二八年，柔然汗国可汗（十四任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郁久闾阿那瓌多次向北魏帝国进贡。北魏帝元子攸下诏命他奏事时不称姓名，上疏时不自称"臣"。

五三五年，柔然汗国可汗（十四任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郁久闾阿那瓌

向东魏帝国（首都邺城）皇家求婚，东魏丞相高欢把常山王（元骘）的妹妹兰陵公主嫁给郁久闾阿那瓌（元骘世系不详）。

郁久闾阿那瓌对西魏帝国（首都长安）不断攻击，西魏政府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库狄峙，出使柔然汗国，约定和亲——也献出公主，柔然汗国遂即停止侵扰。

五三七年，秋季，九月，柔然汗国为了向西魏帝国表示友谊，攻击东魏帝国的三堆（山西省静乐县），东魏丞相高欢迎战，把柔然军击退。

五三八年，最初，柔然汗国可汗（十四任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郁久闾阿那瓌返回汗国时（参考五二一年正月），对北魏帝国毕恭毕敬。可是，五二八年之后，柔然汗国雄霸北方，态度逐渐傲慢，虽然使节不断，但已不再向北魏帝国称“臣”。郁久闾阿那瓌曾经到过洛阳（参考五二〇年十月），对北魏帝国的文物制度，十分仰慕，于是开始设立总监督长（侍中）、副总监督长（黄门）等官。后来，得到汝阳王（元暹）的收发官（典签）淳于覃，十分宠爱信任，命淳于覃当皇家图书馆长（秘书监），负责处理文件。等到北魏帝国分裂，郁久闾阿那瓌态度更是恶劣，不断侵犯边界。西魏帝国（首都长安）丞相宇文泰因新近定都关中（陕西省中部），全力应付山东（崤山以东）的战事，打算跟柔然结成姻亲，用做安抚，遂封立法院立法官（舍人）元翌的女儿当化政公主，嫁给郁久闾阿那瓌的老弟郁久闾塔寒。又报告西魏帝（【西】十六任文帝）元宝炬，请罢黜乙弗皇后（乙弗女士当皇后事，参考五三五年正月），另娶郁久闾阿那瓌的女儿当皇后。

二月十五日，元宝炬（本年三十二岁）下诏，撤销乙弗女士的皇后封号，命她去当尼姑。另派扶风王元孚前往柔然汗国，迎接郁久闾女士。郁久闾阿那瓌遂跟东魏帝国断绝邦交，扣留东魏使节元整，不再派人报聘。

春季，三月，柔然可汗郁久闾阿那瓌派使节送女儿到西魏帝国，嫁妆：车七百辆、马一万匹、骆驼二千头；抵达黑盐池（陕西省定边县西北），跟西魏帝国派往迎接皇后的护卫仪队相遇。柔然篷帐都向东开门，扶风王元孚请求郁久闾女士面向南方（帝王皇后皆面向南方而坐），郁久闾女士说：“我还没有看到魏国（西魏帝国）君王（元宝炬），仍然是柔然的女儿。魏国（西魏帝国）仪队不妨在南方站立，但我仍面向东面而坐。”

三月十七日，元宝炬封郁久闾女士当皇后。

五四〇年，西魏帝国被罢黜的乙弗皇后，既出家当尼姑，居住别宫

（参考前年【五三八年】二月），而现任皇后郁久闾女士，仍然嫉妒。西魏帝（【西】十六任文帝）元宝炬（本年三十四岁）遂任命乙弗皇后的儿子武都王元戊当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州长（刺史），使乙弗皇后以娘亲的身份随他同往。元宝炬虽然受形势逼迫，罢黜乙弗皇后，另娶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公主，但跟乙弗皇后之间，恩爱难忘，秘密嘱咐她留长头发，有使她回宫之意。而就在此时，柔然汗国全国兵力，渡黄河（河套）南下。西魏帝国震动，很多人遂认为柔然汗国是为女儿出气，才大动干戈。元宝炬说："天下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儿，而出动百万大军的事？可是，因此引起谣言，我又有什么面目，面对各位将领！"遂派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曹宠携带诏书前往秦州（州政府上封），命乙弗皇后自杀。乙弗皇后悲伤流泪，对曹宠说："但愿皇上千岁万岁，天下快乐安宁，我虽死无恨。"遂自杀（年三十一岁）。政府官员在麦积崖（天水市东南五十公里）凿出墓穴，安葬乙弗皇后，称为寂陵。

夏季，丞相宇文泰召集各路兵马，进驻沙苑（陕西省大荔县南），准备迎击柔然兵团。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周惠达集结军队，加强京城（首都长安）防御工事，在各街巷挖掘壕沟，邀请京畿总卫戍司令（雍州刺史）王罴出席军事会议，王罴拒绝，对使节说："如果柔然那些虫豸，到了渭河北岸，我王罴自会率领家乡子弟把他们消灭（王罴是京兆郡【陕西省西安市】人），用不着麻烦国防部队，为什么在天子的京城（首都长安）之中，如此这般大惊小怪，都是姓周的那小子害怕成这个样子。"柔然兵团南下到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即行撤退。没有多久，郁久闾皇后染病逝世（年十六岁）。

五四五年，西魏帝国（首都长安）跟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十四任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郁久闾阿那瓌结合，准备联军攻击东魏帝国（首都邺城）。东魏丞相高欢深为忧虑，派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杜弼前往柔然，替世子高澄求婚。郁久闾阿那瓌说："世子不行，要高王（高欢）自己娶才行。"高欢犹豫，不敢决定。王妃娄昭君说："事关帝国安危，还有什么迟疑的。"高澄、尉景也作同样建议。高欢遂派镇南将军慕容俨前往礼聘，称"蠕蠕公主"（"蠕蠕"二字此时已没有卑贱之意）。

秋季，八月，高欢亲自到下馆（山西省朔州市东南）迎亲。蠕蠕公主抵达后，王妃娄昭君搬出正房，高欢感动，向娄昭君下跪叩谢，娄昭君说："她一定会发现事实真相，所以以后千万不要来看我。"郁久闾阿那瓌派他

的老弟郁久闾秃突佳护送，吩咐说："等外孙生下后再回来。"蠕蠕公主性情刚强严肃，终身不肯使用中华语。高欢曾经患病，不能进入后寝，郁久闾秃突佳大发雷霆，高欢只好扶病上车，到蠕蠕公主住处。

五五二年，春季，正月，突厥部落（新疆东北部）酋长阿史那土门袭击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大破柔然军。柔然可汗（十四任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郁久闾阿那瓌自杀（柔然汗国已近尾声），太子郁久闾庵罗辰跟郁久闾阿那瓌的堂弟郁久闾登注俟利，以及郁久闾登注的儿子郁久闾库提，率领他们的残余部众，投奔北齐帝国（首都邺城）。仍留在故土的部众，推举郁久闾登注的次子郁久闾铁伐继任可汗（十五任）。突厥部落酋长阿史那土门遂自称伊利可汗（突厥汗国一任可汗），妻子称皇后（可贺敦），儿子或老弟称皇家子弟（特勒），率领军队的皇家子弟称将军（自四世纪末期，鲜卑拓跋家族大举南下，进军中原，柔然汗国填补瀚海沙漠群上的真空，而今柔然汗国又要亡，突厥汗国向东移动，开始填补柔然汗国留下的真空）。

五五三年，春季，二月，北齐帝（一任文宣帝）高洋送柔然汗国可汗（十五任）郁久闾铁伐的老爹郁久闾登注和他的老哥郁久闾库提返国（郁久闾登注投奔北齐帝国，参考去年【五五二年】正月）。郁久闾铁伐不久就被契丹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击斩。柔然贵族拥护郁久闾登注继任可汗（十六任），可是，郁久闾登注又被部落总监（大人）郁久闾阿富提所杀，贵族们再拥护郁久闾库提继任可汗（十七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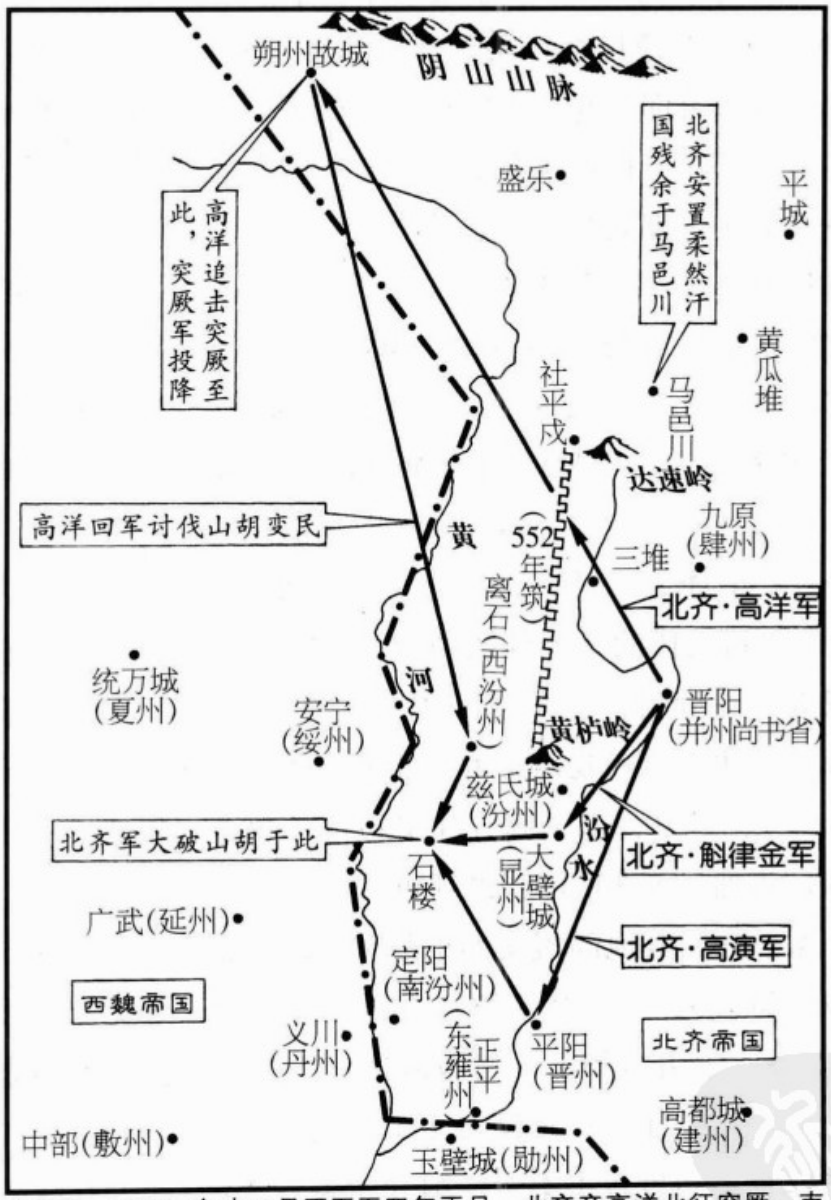
三月，柔然汗国其他部落又拥护郁久闾阿那瓌（十四任可汗）的叔父郁久闾邓叔子继任可汗（十八任）。突厥二任可汗阿史那科罗在沃野镇（内蒙古五原县）北方木赖山（阴山山脉一峰），击破郁久闾邓叔子。

冬季，十二月二日（原文误置于十一月，据《北齐书》改），突厥汗国（新疆东北部）再度攻击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柔然汗国不能抵抗，全国人民投奔北齐帝国。

十二月六日，北齐帝高洋自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出发，北上攻击突厥汗国军，接纳柔然汗国残余部众，罢黜可汗（十七任）郁久闾库提，另任命郁久闾阿那瓌（十四任敕连头兵豆伐可汗）的儿子郁久闾庵罗辰继任可汗（十九任），安置在马邑川（山西省朔州市），发给他们粮食、绸缎、布匹。高洋亲自追击突厥军，追到朔州（州政府设怀朔城【内蒙古固阳县】），突厥请求投降，高洋接受，班师。从此，突厥汗国对北齐帝国进贡

不断。

五五四年，春季，三月，柔然汗国可汗（十九任）郁久闾庵罗辰背叛北齐帝国。北齐帝高洋亲自率军出击，大破柔然军，郁久闾庵罗辰父子向北逃走。



六世纪·五五三年十二月至五五四年正月　北齐帝高洋北征突厥、南平山胡变民

夏季，四月，柔然汗国南下攻击北齐帝国的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北齐帝高洋自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出发讨伐，进抵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柔然汗国部队四散逃走，高洋率二千余人作为后卫部队，夜晚住宿黄瓜堆（山西省山阴县北）。柔然游动大军骑兵数万人突然出现，高洋十分镇静，躺在床上不动，天亮才起身，神情平

静，依照当时情况，指示各将领出兵奋勇反击，柔然军溃败，高洋突围而出柔然军撤退，高洋追击，尸体连接二十余华里，生擒柔然可汗郁久闾庵罗辰的妻子儿女及部落民三万余人。高洋命司令官（都督）、善无（山西省右玉县）人高阿那肱率骑兵数千人，阻塞柔然的退路。当时，柔然的兵力仍很强大，高阿那肱因军队太少，请求增加，高洋大怒，减少他现有兵力的一半。高阿那肱用剩下的一半兵力，发动猛烈攻击，大破柔然。郁久闾庵罗辰穿过悬崖绝壁逃走，仅留下一命。

夏季，五月，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乙旃达官部落南下攻击西魏帝国广武（延州，陕西省延安市东北）。西魏柱国大将军（勋官一级，正九命）李弼派军迎击，击破柔然。

五月二十二日（原文误置于四月，据《北齐书》改），北齐帝高洋再出击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大破柔然军。

六月，柔然汗国残余部众向东方迁移，而且打算南下侵袭。北齐帝高洋率轻装备骑兵，在金川（内蒙古托克托县境）拦腰截击。柔然军得到消息，远远逃走。营州（州政府设和龙城【辽宁省朝阳市】）州长（刺史）灵丘（山西省灵丘县）人王峻设下埋伏突击，擒获名王数十人。

五五五年，夏季，六月十八日，北齐帝（一任文宣帝）高洋前往晋阳（山西省太原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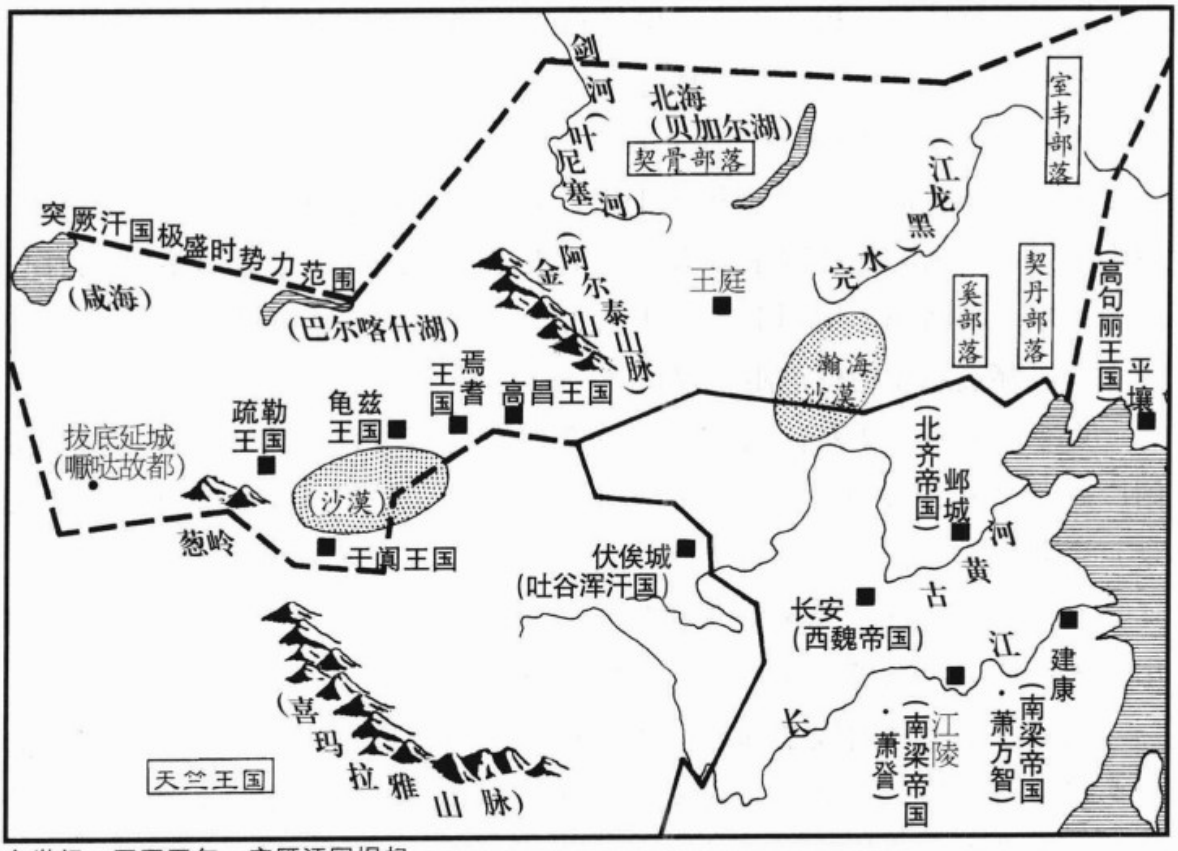
六月二十三日，亲自率军攻击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

秋季，七月一日，进入白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留下辎重物资，率轻装备骑兵五千人追击柔然军。

七月四日，追到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高洋亲冒乱箭飞石，一个战斗接一个战斗，大破柔然军。追到沃野镇（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俘虏柔然汗国酋长及部落民二万余人，牛羊数十万头。

七月十四日，高洋返晋阳。

冬季，十二月，突厥汗国（新疆东北部）可汗（三任木杆可汗）阿史那俟斤攻击柔然汗国可汗（十八任）郁久闾邓叔子，把柔然汗国消灭（柔然汗国自四〇二年正月在瀚海沙漠群崛起，称霸北方，给北魏帝国造成很大困扰，而于本年【五五五年】覆亡，立国约一百五十四年，从此，柔然汗国成为历史名词，突厥汗国进入瀚海沙漠群，填补柔然汗国消失后留下的真空，继续成为古代中国北部边疆最大的灾难）。郁久闾邓叔子集结残余部众投奔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阿史那俟斤西方击破嚈哒王国（首都拔



六世纪·五五五年　突厥汗国崛起

底延城【阿富汗共和国北部瓦齐拉巴德市】），东方驱走契丹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北方吞并契骨部落（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声威慑服塞外各国。本年（五五五年），突厥汗国东自辽海（辽河），西到西海（疑指咸海），东西相距约一万华里；北到瀚海沙漠以北五六千华里（依地望推测，当到贝加尔湖），都属他们版图。阿史那俟斤仗恃自己强大，要求西魏政府诛杀郁久闾邓叔子和他的残余部众，使节一个接连一个，在路上相继奔走。最后，西魏太师（三公级）宇文泰屈服，下令逮捕郁久闾邓叔子和他的部属三千余人，交给突厥汗国的使节，就在青门（长安西城南头第一门）外，全体屠杀。

4

北魏帝国内乱

一、宗爱连杀二帝

四三二年，春季，正月一日，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皇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本年二十五岁），尊乳娘保太后窦女士当皇太后。封贵人赫连女士（胡夏帝国一任帝赫连勃勃的女儿，参考四二七年三月）当皇后；儿子拓跋晃（本年五岁）当皇太子；大赦，改年号延和。

四五一年，北魏帝国太子拓跋晃主持政府，十分信任左右官属，而又私自经营果园农田，从中取利。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高允劝告说："天地因为没有私心，所以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帝王因为没有私心，所以可以治理人民。殿下是帝国的储君，天下的楷模，却去经营私人产业，养鸡养狗，甚至派人去街市上摆地摊，做生意买卖，跟市井小民，争取蝇头小利，以致诽谤的话，四处流传，既无法制止，也无法掩饰。帝国，是殿下的帝国，四海之大，都是你的财富，要什么有什么，何必跟男女小贩，计较尺寸那么小的利益！从前，虢国（河南省三门峡市）快要亡时，神灵赐给他田地（神降于莘事，参考四三五年六月）；汉王朝皇帝刘宏（十二任灵帝），在宫中自己私自设立钱庄（参考一七八年）；都招来覆亡的灾祸。从前的例证是如此明显，实在使人畏惧。姬发（周王朝一任王武王）宠信姬旦（周公）、姬奭（召公）、姜子牙（周王朝齐国一任国君）、姬高（毕公），所以能统一天下。子受辛（商王朝末任帝纣帝）宠信飞廉、恶来（传说中，飞廉力大如牛；儿子恶来，奔走如飞；父子同时侍奉子受辛，而恶来尤其喜爱陷害别人），所以国破家亡。现在，太子宫的俊杰人才

不少，可是最近侍奉在你左右的人，恐怕不是适当人选。盼望殿下排除奸佞邪恶，亲近忠良。所有田园，分别赏赐给贫苦人民，做生意的各种货物，要及时收拾，早早散出。如此的话，美好的声誉自会日增，诽谤的议论才可以消除。”拓跋晃不接受。

拓跋晃为人做事十分精明，洞察细微。而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宗爱，性情险恶凶暴，有很多违法乱纪行为，拓跋晃对他至为讨厌。御前监督官（给事中）仇尼道盛（仇尼，复姓）、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任平城则受拓跋晃的宠信，很多事专权独断；二人跟宗爱之间，也不和睦。宗爱恐怕被仇尼道盛等检举揭发，遂先下毒手，控告他们犯罪，拓跋焘大怒，把仇尼道盛等绑到街市，斩首示众。太子宫官员受到牵连，很多人都被处决，而拓跋焘怒火仍不能平息。

六月十五日，拓跋晃忧惧过度，一病而死（年二十四岁）。

六月十九日，把拓跋晃安葬金陵（金陵墓园在故都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谥号景穆太子。

拓跋焘逐渐发现太子无辜，非常后悔。

冬季，十二月二十七日，北魏帝拓跋焘封故太子（景穆太子）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浚（音 jùn。本年十二岁）当高阳王。不久，因嫡亲皇孙不应该只封亲王，遂即撤销。拓跋浚四岁时，聪明超过常人，当祖父的拓跋焘十分喜爱，总是带在左右。

四五二年，春季，正月，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本年四十五岁）思念忧死的太子拓跋晃不已，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宗爱，恐惧被拓跋焘处死。

二月五日，宗爱先下毒手，刺死拓跋焘。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兰延，高级咨询官（侍中）和疋、薛提等保守秘密，封锁皇帝死亡消息。因皇孙拓跋浚年龄太小（本年十三岁），打算拥护年龄稍大的君王。遂征召秦王拓跋翰入宫，安置在一个秘密房间。但薛提坚持拓跋浚是嫡亲皇孙，不可以罢黜。反复讨论，久久不能决定。宗爱得到消息，认为他已开罪太子拓跋晃，又一向讨厌秦王拓跋翰，而平常跟南安王拓跋余感情亲密，遂把拓跋余从中宫便门，秘密接到后宫，假传赫连皇后（《统万碑文》男主角赫连勃勃的女儿，参考四二七年七月）的命令，召见兰延等，兰延等因为宗爱的地位一向低贱，所以毫不起疑，全都随宗爱进宫。宗爱早就命他的同党三十个宦官，手持武器，在后宫埋伏，兰延等进去后，一个个被捕，

斩首；并把秦王拓跋翰押送宫廷监狱（永巷），立即诛杀。遂即拥护南安王拓跋余（年不详）登上皇帝宝座（四任帝）；大赦；改年号承平（之前是正平二年，之后是承平元年）；尊皇后赫连女士当皇太后；任命宗爱当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最高统帅（大将军）、太师（上三公之一）、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兼主管宫廷机要（中秘书），封冯翊王。

冬季，北魏帝国爆发本年（四五二年）内第二次宫廷流血政变。

北魏帝（四任）拓跋余因超越长幼顺序登上宝座（拓跋余是三任帝拓跋焘最小的儿子），为了收买人心，对文武官员，赏赐十分优厚，将近一个月之间，国库为之一空。而拓跋余既好饮酒，又好声色犬马以及狩猎，独不好过问国家政事。宗爱身居宰相，主管政府机要（录三省），负责皇家安全，掌握禁卫大军，高坐台上，对部长级以上官员，呼来喝去，专权任性，一天比一天严重。拓跋余十分厌恶，计划剥夺他的权力，宗爱大怒。

冬季，十月一日，拓跋余夜间祭祀东庙（一任帝拓跋珪皇庙，在白登山【山西省大同市东】东），宗爱命禁宫贴身侍从宦官（小黄门）贾周等，暗中刺死拓跋余（年龄不详），封锁消息（拓跋余在位二百三十三日）。只有羽林警卫军初级禁卫官（羽林郎中）、鲜卑人（代人）刘尼，知道发生事情。刘尼建议宗爱拥戴嫡皇孙拓跋浚当皇帝，宗爱吃惊说："你简直是个呆子，皇孙如果登极，岂能忘记他爹（太子拓跋晃）是怎么死的？"刘尼说："如果不然，应该拥戴谁？"宗爱说："等回宫之后，在各亲王中遴选贤能。"

刘尼恐怕宗爱变卦，把情形秘密通知宫廷安全部长（殿中尚书）源贺。源贺跟刘尼同时率领禁卫军，负责宫廷安全，遂和南部政务执行官（南部尚书）陆丽，商量说："宗爱既然拥戴南安王（拓跋余），而又把他杀掉。现在却不肯拥戴嫡皇孙（拓跋浚），势将做出对帝国不利的事。"遂跟陆丽定谋，共同尊奉拓跋浚。陆丽是陆俟的儿子（陆俟事，参考四四六年八月）。

十月三日，源贺跟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长孙渴侯率军保护皇宫，而由刘尼、陆丽到上林苑迎接嫡皇孙拓跋浚。陆丽抱拓跋浚上马，进入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源贺、长孙渴侯开门迎接。然后，刘尼骑马奔回东庙（此时宗爱带着拓跋余尸体，逗留未回），大声呼喊说："宗爱谋杀皇上（四任拓跋余），大逆不道，嫡皇孙（拓跋浚）已经登极，颁下圣旨，禁卫

军快快回宫。”大家齐喊万岁，遂逮捕宗爱、贾周等，在高度戒备下，返回平城。嫡皇孙拓跋浚（本年十三岁）坐上皇帝宝座（五任文成帝），登永安殿；大赦；改年号兴安（之前是承平元年，之后是兴安元年）。斩宗爱、贾周，使用五刑（一、先在面上刺字。二、削鼻。三、砍下双脚脚趾。四、用鞭抽死。五、斩首，剁成肉酱），二人全屠灭三族。

二、高肇杀元勰

四九九年，夏季，五月，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打算任命彭城王元勰当宰相（司徒），元勰每次都陈述元宏的遗诏，要求准许实现自己的愿望，元恪面对这位叔父，十分悲痛。元勰一直恳切辞让，元恪不得已，才加授元勰“使持节”（一级权力）、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冀定等七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冀定等七州诸军事。七州：冀、定、瀛、幽、平、安、营，今河北省及辽宁省西南部）、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州长（刺史）。元勰仍然坚决辞让，元恪拒绝，元勰才前往到任。

六月二十四日，元恪追尊他的娘亲高女士（高女士暴卒事，参考前年【四九七年】七月），称文昭皇后，陪伴七任帝元宏享受香火，整修旧有坟墓，称终宁陵（今地不详）。追封高女士的老爹高颐当勃海公爵，谥号敬公，由他的嫡长孙高猛（元恪的表弟）继承爵位，封高女士的老哥高肇当平原公爵，高肇的老弟高显当澄城公爵，三人同一天受封。元恪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舅父，这时候才赏赐衣服、头巾，第一次召见；三人惊惧惶恐，手足失措；只数天时间，大富大贵，尊荣显赫（从一个处于绝望的低阶层穷苦小民，突然蹿升为帝国的公爵，这种传奇故事，只童话中才有。然而历史上至少已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是窦广国的故事【参考前一七九年】）。

五〇一年，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本年十六岁（应是十九岁），事实上没有能力处理国家政务，只好把大权交给左右侍从。于是，受宠爱的家奴弄臣，如茹皓、赵郡（河北省赵县）人王仲兴、上谷郡（河北省怀来县）人寇猛、赵郡人赵修、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赵邕，以及元恪的舅父高肇等，分别掌权，北魏帝国开始衰落。摇尾系统中，赵修尤其受宠，十天半月之间，升迁到宫廷膳食部长（光禄卿，正三品）。每升一次

官，元恪都会亲自到赵修家，设宴庆祝；王爵、公爵以及文武百官，全随皇帝前往。

五〇二年，冬季，十二月，北魏帝国陈留公主寡居（参考去年【五〇一年】七月），国务院执行长（仆射）高肇、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州长（刺史）张彝都想娶她，陈留公主答应张彝而拒绝高肇。高肇老羞成怒，在北魏帝元恪面前诬陷张彝，张彝因此被免职回家，赋闲数年之久。

五〇三年，冬季，十二月，北魏帝元恪收纳国务院执行长（仆射）高肇的老哥高偃的女儿高女士（元恪的表妹）当贵嫔（小老婆群第一级）。

五〇四年，北魏帝国太傅（上三公之二）兼宰相（领司徒）、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北海王元详，骄傲奢侈（“骄傲”二字出现），喜爱声色犬马，贪婪没有止境，尽量扩大修建家宅，强行夺取别人的房舍，对左右家奴弄臣，十分宠爱，到处请托说情，无论中央及地方，对元详无不痛恨。但北魏帝元恪认为元详是长辈亲属（元恪的叔父），所以对他的尊敬和礼节并没有减低，军事上以及政治上的大事决策，都让元详参与；元详所有奏章，元恪没有一件事不同意。当元恪亲自接管政府时，用武装军警传见各位叔父（参考五〇一年正月）。元详跟咸阳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共乘一辆车子入宫，防卫戒备，十分森严。元详的娘亲高太妃大为恐惧，乘坐小车，尾随大车之后，一面追，一面哭。后来平安无事，高太妃对元详说：“从今以后，再不盼望什么荣华富贵，只要我们母子能保住性命，我跟你宁可去扫街为生。”可是，等元详再度掌握权柄（参考五〇一年十一月），高太妃已忘了这段遭遇，反而帮助元详贪污暴虐。冠军将军茹皓因心思灵敏而受北魏帝元恪的宠爱，经常侍奉左右，传达元恪的旨意，裁决监督院（门下省）的奏章，玩弄权势，收受贿赂，无论官员或平民，都对他畏惧；连元详对他也很是巴结。茹皓娶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高肇的堂妹为妻，这位堂妹的姐姐，嫁给元详的堂叔、安定王元燮当王妃。元详跟这位婶母通奸，因为这个原因，元详跟茹皓之间，越发亲密。直阁将军刘胄本是元详推荐任用；殿中将军常季贤，本是养马专家；而陈扫静伺候元恪梳头洗脸，都受元恪的宠爱，跟茹皓内外相结，卖权弄势。

高肇本是高句丽王国（首都平壤【朝鲜半岛平壤市】）人，在社会上没有声望，受到轻视（当时正重门第，高肇又来自外邦）。北魏帝元恪既然解除六个托孤大臣的职务（参考五〇一年正月），又诛杀咸阳王元禧，于是

专心信靠高肇，高肇遂掌握大权。高肇因在政府中担任官职的亲属太少，遂广结党羽，作为奥援（官场中不能没有官场友谊，但绝不可信赖官场友谊。高肇的官场友谊，只能增加他的罪恶，不能拯救他的覆灭）。凡是攀附他的人，十天半月就越级升迁；不向他低头的，高肇就用重大的罪名陷害（诬以谋反）。对于所有亲王更是忌恨。而元详在亲王群中居于领袖地位，高肇急于把元详排除，由自己单独控制政府，遂向元恪告密，说："元详跟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打算发动政变。"

夏季，四月，元恪深夜召见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中尉）崔亮入宫，命他弹劾元详收受贿赂，荒淫无耻，骄傲放纵；茹皓等四人仗势欺人，贪污横暴。于是，元恪下诏逮捕茹皓等，囚禁总监察署（南台）；派虎贲禁卫军武士一百人包围元详住宅。元恪恐怕元详惊恐过度，突围逃亡，于是派左右侍从郭翼，打开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城门，先去传达旨意，把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中尉）的弹劾奏章，拿给元详过目，元详说："真的只是这些罪状，我还有什么担心？只怕有更大的灾祸临头。人家送给我东西，我确实接受。"第二天早上，主管官员奏报茹皓等四人有罪。元恪下令四人自杀。

元恪命高阳王元雍等五位亲王，进宫讨论元详罪刑。元详乘坐一辆小车，在严密防卫下，送到华林园。娘亲和正妻一同跟随。元恪另派年幼奴仆及纤弱婢女数人，听元详使唤；元恪用武装部队把华林园层层包围，内外不通。

五月一日，元恪下诏，赦免元详死罪，只剥夺他的爵位和所有官职，贬作平民。不久，把元详移送到宫廷库藏部（太府寺）；但武装包围戒备，比以前更为严密。元详的娘亲和正妻，都准返回自己私宅，每隔五天探望一次。

最初。元详娶宋王刘昶的女儿当王妃，对她十分冷淡（刘昶原是南宋帝国亲王，投奔北魏帝国，参考四六五年九月）。元详既被囚禁，娘亲高太妃才知道元详跟婶母、安定王高妃通奸丑闻，大怒说："你的妻妾多得成群结队，怎么还去找那个高丽（高句丽王国）贱货？闯下这场大难！"打他一百余棍。元详身上伤口溃烂，流出血脓，十几天之后，才能勉强起床。高太妃再打刘妃数十棍，责备说："女人都嫉妒，你为什么偏偏不嫉妒？"刘妃笑着受罚，不作任何辩解。元详的家奴数人，秘密结党，打算劫狱，救出元详。暗中写下姓名，托元详的随身婢女禀告元详。元详刚打开来看，

负责看守的门禁司令望见，闯进来把那张纸条从元详手中夺走，奏报北魏帝元恪。元详大哭数声，突然断气（家奴结党救主，固然可能是真，但更可能是敌人陷害，使门禁司令适时地把那张纸条夺走，不如此，不能达到诛杀目的。政治诡秘，一言难尽。《魏书·元详传》评论说：元详贪污荒淫，远近皆知，但身死之日，政府并没有宣布他的罪名，使国人感到奇怪叹息）。元恪下诏给有关单位，依照平民的礼仪，把元详安葬。

最初，国务院事务管理员（典事）史元显呈献一只特殊的小鸡，小鸡长有四个翅膀四只脚。北魏帝元恪下诏问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崔光，崔光上疏回答："汉王朝十一任帝（元帝）刘奭在位时，前四八年稍后，宰相府助理（丞相府史）家的孵卵母鸡，渐渐变成公鸡，长出鸡冠和利爪，昂头高啼，率领鸡群。前四三年稍后，有人进贡一只公鸡，头上生角。刘向（刘更生）认为：'鸡，是小号家禽，负责报告时辰，它的奇异出现，是卑微的小官将执掌权柄，主持政府的征兆。前三三年，石显因罪被杀，是它的见证。'汉王朝十二任帝（灵帝）刘宏在位时，一七八年，南宫寺的母鸡正要变成公鸡，全身都已变了，只有鸡冠还没有变。刘宏下诏询问参议官（议郎）蔡邕，蔡邕解释说：'头是元首，象征君王。而今，鸡身虽然已变，而头还没有变，已被陛下发现，这是预告将发生大的变动，但结果不能成功。如果因应不得其法，政治不能革新，头部可能跟着变化，灾难将非常严重。（参考《后汉书·蔡邕传》）'后来黄巾变民集团，踏破四方，天下大乱，不可收拾。今天鸡的形状，虽然跟汉王朝不同，但形象十分类似，使人深感畏惧。我用刘向、蔡邕的话，推测目前现象：翅膀及鸡脚，竟如此之多，象征臣属互相结党营私。小鸡还没有长大，翅膀和脚仍然很小，说明他们的势力还很微弱，容易克制。我曾经听说，灾祸和变异的出现，都在显示吉凶，圣明的君王看到，内心恐惧，反而会招来幸福；愚蠢的君王看到，满不在意，正足以加速祸患。或许，就在此时，莫非也有什么人，从卑贱的地位爬到高峰，掌握权柄，干涉军国大事，好像前代的石显一样？但愿陛下任用贤才，斥退奸佞，则妖气就可自然消除，吉庆就可自然来临。"几天之后，茹皓等被诛杀；元恪越发敬重崔光（胡三省注："高肇难道不是由贱而贵？"）。

高肇更向元恪建议：派出禁卫军特遣队长（队主），率羽林及虎贲武士，守卫各亲王家宅；元恪同意，各亲王从此等于受到软禁。彭城王元勰恳切劝阻，元恪不接受。元勰志向高超，不喜爱荣华权势，不愿被事务干

扰，只愿躲在家里静养。

五〇七年，冬季，闰十月十二日，北魏帝国于皇后逝世（年二十岁）。当时，贵嫔（小老婆群第一级）高女士受北魏帝元恪的宠爱，十分嫉妒，而高肇的权势，又震动中外。于皇后突得急病，而且立刻死亡，人们认为是高贵嫔暗下毒手。宫廷隐秘，外间不能知道详情。

五〇八年，春季，三月五日，北魏帝国皇子元昌逝世（年三岁）。御医王显诊断及用药错误，当时的人都认为奉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高肇的命令，下手谋杀。

秋季，七月十三日，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本年二十六岁）擢升贵嫔（小老婆群第一级）高女士当皇后；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高肇更得元恪信任，权势更重。高肇对帝国政府从前的旧有制度，多作变更，削减贵族的采邑，压制功臣的功勋；因此，怨恨高肇的声音，盈满道路。文武百官以及皇家贵族都向他低头，只有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元匡敢跟高肇对抗，首先自己定做了一个棺材，放在大厅，打算带着它前往皇城宫门，指控高肇罪恶，然后自杀，用死表达真挚。高肇听到消息，十分厌恶。正巧，元匡跟祭祀部长（太常）刘芳讨论某一个问题时，意见冲突。高肇支持刘芳，元匡遂跟高肇争论吵闹，上疏揭发高肇颠倒是非，指鹿为马（赵高指鹿为马事，参考前二〇七年七月）。总监察官（御史中尉）王显立即弹劾元匡诬陷宰相，主管单位判处元匡死刑。元恪下诏免除元匡死刑，降级当高级资政官（光禄大夫）。

最初，北魏帝元恪替京兆王元愉（元恪的老弟）娶于皇后的妹妹当王妃，元愉对于妃没有感情，却爱小老婆李女士，生下儿子元宝月。于皇后命李女士入宫，施以鞭打，为妹妹出气。元愉骄傲奢侈（“骄傲”二字出现），贪污放纵，无法无天。元恪把他叫到皇宫，一一调查，发现都是事实，于是打元愉五十木棍，外放当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州长（刺史）。元愉认为自己年纪最大，权势和官位却不如两个弟弟（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心中既惭愧又愤恨；而自己和爱妾又先后受到摧挫侮辱。高肇又在北魏帝元恪面前，不断挑拨陷害元愉兄弟，元愉忍耐不住怒火。

八月十二日，元愉诛杀他的秘书长（长史）羊灵引、军政官（司马）李遵；对外宣称接到清河王元怿的密信，说：“高肇谋杀皇上！”遂在信都（河北省冀县）南郊，登极称帝，大赦，改年号建平，封李女士当皇后。法

务军事参议官（法曹参军）崔伯骥拒绝服从，元愉杀崔伯骥。北方各州镇，都疑心中央一定发生事变。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州长（刺史）、安乐王元诠把实际情形通知各州镇，人心才归安定。

八月十四日，中央政府任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李平当北伐大军总司令（都督北讨诸军事）、冀州总部执行官（行冀州事），讨伐元愉。李平是李崇的堂弟（李崇镇守寿阳，参考去年【五〇七年】八月）。



六世纪·五〇八年八月至九月　北魏元愉信都称帝

八月十六日，北魏政府大赦，改年号永平（之前是正始五年，之后是永平元年）。

登极称帝的元愉派人游说平原郡（山东省聊城市）郡长、清河郡（山

东省临清市）人房亮，房亮斩元愉的使节。元愉派将领张灵和攻击房亮，被房亮击败。李平抵达经县（河北省广宗县东北），各路人马全部到齐。夜晚，一支少数民族部队约数千人，忽然杀进李平大营，流箭射到李平所住的篷帐。李平镇静如常，不肯离开床铺；一会工夫，混乱自动平息。

九月一日，元愉在信都（河北省冀县）城南草桥迎战中央军，李平奋勇攻击，大破元愉军，元愉脱身逃回城中，李平进击，包围信都。

九月十二日，安乐王元诠在城北也击破元愉军。

北魏帝元恪擢升高贵嫔当皇后时，彭城王（武宣王）元勰一再劝阻，元恪拒不接受。但高肇从此把元勰痛恨入骨，不断在元恪面前，陷害元勰，元恪都不相信。元勰推荐他的舅父潘僧固当长乐郡（河北省冀县）郡长，京兆王元愉登极称帝，要挟潘僧固一同行动（长乐郡郡政府跟冀州州政府同设信都【河北省冀县】，所以元愉得以要挟）。高肇因此诬陷元勰北方跟元愉勾结，南方招南梁帝国入侵。彭城王府禁卫官司令（彭城郎中令）魏偃、前彭城王府禁卫官（防阁）高祖珍，希望高肇提拔升官，遂挺身出面作证。高肇命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元晖奏报北魏帝元恪，元晖不肯。于是改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元珍奏报。元恪问元晖，元晖保证元勰绝不会如此。元恪又问高肇，高肇举出魏偃、高祖珍人证，元恪遂完全相信。

九月十八日，元恪邀请元勰、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以及高肇，入宫宴会。元勰的正妻李妃正要生产，元勰一再推辞不去，而皇宫使节前后相继催促，元勰不得已，跟李妃告别登车，从东掖门进入宫城，过了小桥，牛不肯前进，鞭打棍击，都不能使它迈动一步（此幕类似东吴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诸葛恪被杀前赴会情景，参考二五三年十月）。接着又有使节来催，还责备元勰来得太迟，于是把牛解下，而由人把车拉进去（直到六世纪，贵族仍乘牛车，还不骑马）。在后宫欢宴，到了夜晚，都酩酊大醉，各人到各人在宫中的专用房舍休息。顷刻之间，元珍率武士带着毒酒来到，元勰说："我没有罪，但愿面见主上，死也无恨。"元珍说："主上怎么能够面见！"元勰说："主上圣明，不应该无缘无故杀我，请准我跟告我的人，当面对质！"武士上前，用刀柄凶猛地撞击元勰的肋骨，元勰哀号说："冤枉！苍天！忠心耿耿，却被诛杀！"武士又用刀柄殴击元勰，元勰只好饮下毒酒，武士遂上前乱刀砍死（年三十三岁）。黎明时分，用褥子把元勰尸体裹住，运回家宅，宣称元勰因喝得太醉

逝世。李妃悲哭号叫说："高肇昧尽天良，冤枉杀人！天道有知，你怎么能够好死！"北魏帝元恪在金銮宝殿东厢，为元勰发布死讯，举行祭悼；追赠高官以及安葬的礼节，都特别加等优待。政府中无论大小官员，全垂头丧气，道上走路的平民男女，都哭泣流泪，说："高肇诬杀贤王。"从此，政府内外，对高肇怨恨更为入骨。

已登极称帝的元愉，无法守住信都（河北省冀县）。

九月二十三日，纵火焚烧城门，携带皇后李女士跟四个儿子以及一百余名骑兵，突围逃走。李平进入信都，斩元愉所设置的冀州（州政府信都）全权州长（牧）韦超等，派指挥官（统军）叔孙头追捕，生擒元愉，囚禁信都，奏报北魏帝元恪。文武官员请诛杀元愉，元恪不准。命用铁链锁住，押解回京（首都洛阳），打算用家法对他训诫。元愉走到野王（河南省沁阳市），高肇派人把他谋杀（年二十一岁）。儿子们到洛阳，元恪都予赦免。

元恪将对李女士施用剖腹酷刑，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崔光劝阻说："李女士正怀身孕，如果用刑剖腹取胎，可是姒履癸（桀）、子受辛（纣）干的勾当，残忍凶暴，不是正常刑罚。请求等她生产之后，再行斩首。"元恪同意。

李平捕获元愉党羽一千余人，打算全部屠杀。机要军事参议官（录事参军）高颢说："这些人都是被逼，从前既然承诺免他们一死，应该上疏皇上，为他们求情。"李平接受，于是全都赦免。高颢是高佑的孙儿（高佑，是高允的堂弟，参考四八七年十一月）。

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州长（刺史）高植率州政府军攻击元愉，建立功勋，应该封爵，高植不肯接受，说："我家蒙受帝国的重恩，为帝国出力是正常的事情，怎么敢要求赏赐！"高植是高肇的儿子。

加授李平顾问院总顾问长（散骑常侍）。高肇和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中尉）王显一向厌恶李平。遂由王显出面，弹劾李平在冀州（州政府信都）包庇叛逆。高肇奏准：在特许出入宫门名册中，剔除李平的名字。

三、于忠的故事

五一二年，春季，正月二十五日，北魏帝国政府（首都洛阳【河南省

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擢升车骑大将军、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高肇当宰相（司徒）；任命清河王元怿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广平王元怀进号骠骑大将军，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高肇虽然攀登到宰相（司徒）高位，可是，却认为离开实权（国务院），怨恨不满的心情，在脸色上和言谈中，流露无遗；看到的人，忍不住嗤之以鼻。国务院右秘书长（尚书右丞）高绰和国立大学教授（国子博士）封轨，平常都正直自勉，等高肇当宰相（司徒），高绰送旧迎接，而封轨却不去晋见高肇。高绰前后左右找不到封轨，也立刻回来，叹息说："我平常自己认为不违背规矩，看今天行事，不如封轨太多。"高绰是高允的孙儿（高允，参考四八七年正月）。封轨是封懿的族孙（封懿原是后燕帝国官员，后燕中山政府覆亡后，投奔北魏帝国，参考三九九年八月）。

清河王元怿有才干声望，对彭城王元勰的灾祸（参考五〇八年九月）深怀戒心，因而乘着参加宫廷宴会机会，向高肇警告说："天子（皇帝元恪）的弟弟还有几个人？已快被你杀完！从前，王莽是个秃头，利用身为舅父的地位，夺取汉王朝政权。而今，你是个驼背，恐怕终于成为祸乱的根源。"（元怿如果对高肇真的恐惧和存有戒心，就不敢说这种刺激的话，说了徒使灾祸加速。如果元怿真的说了这种刺激的话，那可看出，他对高肇并不恐惧，也没有戒心。）正巧，天灾大旱，高肇为了收买民心，自作主张，亲自重审囚犯。元怿报告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本年三十岁）说："从前，鲁国国务官（大夫）季家祭祀泰山（东岳，山东省泰安市北），受到孔丘斥责（封国境内的名山大川，只有国君可以致祭，国务官【大夫】没有资格）！只因君王和臣属有严格的分际，应该在最微小的地方，坚持立场，不可以松懈冒犯。减少饮食，重审囚犯，是陛下应做的事，而今，宰相（司徒）却去做了，岂是当人臣的道理！圣君在上失误，奸臣在下弄权，祸乱的基础于是奠立。"元恪只笑笑，不作回答。

五一五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皇帝（八任宣武帝）元恪在式乾殿逝世（年三十三岁）。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太子少傅（太子三少之二）崔光，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于忠，太子宫总管（詹事）王显，太子宫顾问官（中庶子）、鲜卑人（代人）侯刚，把太子元诩从太子宫迎接到显阳殿。王显主张等到第二天再行登极，崔光说："最高宝座不可以有片刻空位，为什么等到天亮？"王显说："必须奏

报皇后（高皇后）。”崔光说：“皇帝死亡，太子继承，是国家运转的正常法则，为什么要皇后指令?”于是，崔光等请元诩止住哭泣，站在东厢房，于忠跟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郎）元昭扶住元诩，面向西方，哭十余声，即行停止。由崔光摄理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摄太尉），向元诩呈递正式登极文告及皇帝印信。元诩（本年六岁）跪下接受，身穿绣袍，头戴皇冠，前往太极殿，登极称帝（九任孝明帝）。崔光等跟值夜的文武官员站在大庭之中，面向北方叩头，欢呼万岁。元昭是拓跋遵的曾孙（略阳公爵拓跋遵参加参合陂之役，参考三九五年八月）。

高皇后打算诛杀元诩的娘亲胡贵嫔，宫廷调查官（中给事，宦官出任）、谯郡（河南省商丘市）人刘腾告诉侯刚，侯刚再告诉于忠，于忠向崔光请教，崔光把胡贵嫔安置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派军警严密守卫；因此，胡贵嫔对四人深为感激。

正月十五日，召回东西战场的出征军队。

骠骑大将军、广平王元怀带病进宫祭悼，一直走到太极殿西厢，哀痛哭号，告诉总监督长（侍中）、中央禁军总监（领军）、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首都东西区卫戍司令（二卫），声称：“我要上金殿（太极殿）哭祭先帝（元恪），再进宫晋见主上（元诩）。”各官员大吃一惊，面面相对，没有人敢作回答。崔光身披丧服，手执丧杖（古人居丧期间，为了表示哀哭过度，体力不支，必须依赖手杖，才可起立），引用汉王朝光武帝刘秀逝世，赵熹搀扶各亲王下殿前例（参考五七年），面色肃穆，声音严厉，听到的人，都认为举例恰当。元怀哭声和眼泪同时止住，说：“总监督长（侍中崔光）用古代的礼仪纠正我，我怎敢不服!”遂出宫回家，仍不断派左右侍从向崔光道歉。

早先，宰相（司徒）高肇手握大权，横行霸道，对有声望的皇族尤其猜忌。太子太傅（太子三师之二）、任城王元澄屡次被高肇谗言陷害，唯恐受到诛杀，于是，不分昼夜地喝酒，所作所为，好像是个疯汉，对政府事务或国家机要从来不闻不问。现在，元恪逝世，而高肇正率领大军攻击南梁帝国的益州（参考去年【五一四年】十一月），政府与民间对高肇的动向，都感到深切的不安。于忠跟监督院（门下）官员商议，认为元诩年纪太小（本年只六岁），不能亲自主持政府，最好是命太保（上三公之三）、高阳王元雍入宫，居住西柏堂，裁决政务；而命任城王元澄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统御文武百官。商议一定，奏报高皇后，由高皇后立即亲笔写

下手令，交给两位亲王（立下手令而不用正式诏书，恐怕公文旅行途中，有人阻挠）。王显素来受元恪宠爱（当时有二王显，一当总监察官【御史中尉】，一当太子宫总管【詹事】，这位王显是谁，不得而知），仗恃权力魔杖使尽威风，大家对他十分痛恨。王显发现：如果两位亲王当权，对他可能不会包容，于是，跟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孙伏连等密谋搁置监督院（门下）的上项奏章，而假传高皇后指令，任命高肇当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王显和勃海公爵高猛同当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于忠等接到情报，找个借口——指控王显服侍元恪医药，没有见效，就在宫中逮捕王显。北魏帝元诩下诏（于忠诏），免除王显的爵位和官职。王显被逮捕时，大声呼喊冤枉，直阁禁卫官（直阁）用刀柄猛烈撞击他腋下肋骨（用刀柄撞击肋骨，是南北朝时期【五世纪及六世纪】最常用的酷刑之一，使囚犯就范），然后送往首都西区卫戍司令部（右卫府），当天夜晚，即行死亡。

正月十六日，高皇后下诏，批准监督院（门下）的奏章，文武百官完全听从二位亲王命令。宫内和宫外，官员和民间，都心悦诚服。

二月七日，北魏帝元诩，尊嫡母高皇后为皇太后。

元诩自称名字，写信给手握大军的高肇（高肇是元诩的舅爷和外伯祖父），报告老爹元恪逝世消息，并征召高肇班师（元诩六岁，当然不会写字。自称名字，表示卑微；又用私函，表示亲密）。高肇在前方接到巨变消息，忧愁恐惧，早晚不停地哭泣，以致身体突然消瘦，衰弱憔悴不堪。回军抵达瀍涧（瀍水，在洛阳城西注入洛水），家人前往迎接，高肇拒不相见。

二月八日，高肇抵达京师（首都洛阳），入宫到太极殿元恪灵柩之前，身穿丧服，放声大哭，极为哀痛。高阳王元雍跟于忠秘密定计，命值寝禁卫官（直寝）邢豹等十余人，在立法院（舍人省）布下埋伏，高肇哭祭已毕，被接待到西厢，清河王元怿等眼睛一直看着他，悄悄地低声交谈。高肇到立法院（中书省），邢豹等发动埋伏，把高肇绞死。于是，北魏帝元诩下诏（两位亲王诏），宣布高肇罪行，声称高肇畏罪自杀；对他的党羽不再追究；剥夺高肇爵位和官职，但准用知识分子的礼仪，把他埋葬。黄昏时分，把他的尸体从宫城侧门抬出，交给他的家人。

二月二十六日，现任帝（九任）元诩尊娘亲胡贵嫔为皇太妃。

三月一日，元诩下诏（两位亲王诏）：剥夺嫡母高太后头衔，放逐到瑶

光寺当尼姑（瑶光寺是高级庙庵，七任帝元宏的皇后冯清，也到瑶光寺当尼姑，参考四九六年七月），除非是遇到重大的节日，不准进宫。

国务院执行官（尚书）裴植自己认为门第家世不低于王肃，可是自从献出寿阳（安徽省寿县），归附北魏帝国（裴植叔父裴叔业据寿阳投降北魏，参考五〇〇年正月）以来，觉得中央政府给他的官位不高（当时任命裴植当兖州【州政府瑕丘】州长），一直愤愤不平，上疏辞职，请准许他到嵩山（中岳，河南省登封县北）隐居。八任帝（宣武帝）元恪不准，而且深感奇怪。后来，擢升裴植当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当了国务院执行官后，性情大变，态度傲慢，不可一世，常对别人说："并不是我需要国务院（尚书），而是国务院（尚书）需要我。"每次进宫参与重大事项讨论都趾高气扬，最爱当面讥讽其他官员，又上疏攻击征南将军田益宗说："汉人和少数民族不是一类，他的官位不应在百代都是官宦世家高贵人物之上。"于忠、元昭看了，怒不可遏（于忠、元昭都是鲜卑人，属于裴植所说的少数民族）。

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郭祚不择手段地急于升官，自认为是北魏帝元诩当太子时的教师（五一一年，郭祚兼太子少师【太子三少之一】），希望能封侯爵，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而元诩下诏（于忠诏），任命郭祚当雍岐华三州（陕西省中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

郭祚与裴植对于忠的专横，都感不满，秘密向高阳王元雍建议：把于忠外放——当地方政府首长。于忠得到消息，暴跳如雷，命有关单位弹劾他们犯罪。国务院（尚书）遂奏称："羊祉（梁州【州政府南郑】州长）告诉裴植姑妈的儿子（裴植的表弟）皇甫仲达，说：'受裴植指示，假装接到皇上诏书，集结私人军队，谋害于忠。'我们曾作彻底调查，被告虽然不肯承认，可是证据确切，依照法律，应该处死。各种供词中虽然没有提到裴植，可是大家一致声称：'皇甫仲达受裴植指使；裴植召见皇甫仲达责问，却不告知同事。'推测情形，说裴植不是皇甫仲达的同党，绝不可能。不应该当做一件普通刑事案件作减刑处分；应该跟诛杀皇甫仲达一样，对裴植也予诛杀。只是，裴植曾经亲率大军，献出城池，接受圣明君王的教化，依照法令，应呈请再作考虑（裴植属于"八议"范围），敬请裁决。"于忠假传圣旨说："阴谋既然如此凶险，罪大恶极，不应宽恕。裴植虽然有归化圣明王朝的功劳，也不必再加讨论。应立即执行死刑，不必等到秋分

以后。”（“秋分”之后，死刑犯才行刑。）

八月五日，裴植、郭祚及水利总监（都水使者）、杜陵（陕西省西安市南）人韦俊，全都奉令自杀（裴植年五十岁，郭祚年六十七岁，韦俊年五十七岁）。韦俊跟郭祚是儿女亲家。于忠又想杀高阳王元雍，崔光坚持不肯，于是，免除元雍官职，仍保留亲王身份，返回私宅。政府和民间对这场冤狱，深为愤恨，没有人不咬牙切齿。

八月六日，北魏帝元诩尊娘亲皇太妃胡女士当皇太后，居住崇训宫。于忠兼崇训宫保安官（领崇训卫尉）；刘腾当崇训宫交通官（崇训太仆），加授总监督长（侍中）；侯刚当总监督长、抚军将军（胡太后对上面三人，存感激之情）。又任命胡太后的老爹胡国珍当高级资政官（光禄大夫）。

八月二十日，任命车骑大将军于忠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特进”（朝会时位置仅次于三公）崔光当车骑大将军，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江阳王元继是拓跋熙的曾孙（拓跋熙，是一任道武帝拓跋珪的儿子，参考四〇三年十月），先前当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刺史）时，被控告掠夺良家妇女当婢女，剥夺爵位。元继的儿子元义娶胡太后的妹妹。

八月二十二日，北魏帝元诩下诏（胡太后诏），恢复元继的爵位，任命元义当顾问院（集书省）中级事务顾问官（通直散骑侍郎），元义的正妻胡女士封新平郡君（男封侯爵，女封君爵），被任命当女监督官（女侍中）。

中央政府文武官员，奏请胡太后出席金銮宝殿，行使皇帝职权。

九月五日（原文“乙未”，据《魏书》改），胡太后开始听取文武官员对帝国大事所作简报，但仍只用“命令”，不用“诏书”，文武官员上书，则称她“殿下”。胡太后聪明绝顶，领悟力强，反应迅速，也很喜爱读书，会做文章，还会骑马射箭，百发百中，准确度能射中针眼，政事都由她亲笔批示。加授老爹胡国珍总监督长（侍中），封安定公爵。

自从郭祚等被诛杀后，皇帝诏令和决定生死的大权，都握在于忠手中。亲王公爵十分畏惧，见到他都双脚沉重，不敢移动，屏声静气，不敢大声呼吸。胡太后行使皇帝职权后，解除于忠总监督长（侍中）、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崇训宫保安官（崇训卫尉）等职务，仅只剩下仪同三司（宰相级）、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十余日之后，胡太后在崇训宫召见监督院（门下）官员，问说：“于忠身为文武百官的首长，声望怎样？”大家一致

回答："他没有能力胜任。"于是，外放于忠当冀定瀛三州（河北省中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州长（刺史）；而任命最高监察长（司空）元澄兼国务院总理（领尚书令）。元澄奏称："安定公爵胡国珍，最好是能够随时出入皇宫，参与帝国大计。"元诩下诏（胡太后诏）批准。

冬季，十月十六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安定公爵胡国珍当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仪同三司（宰相级）；原职总监督长（侍中），仍然保留。

当初，北魏帝国政府在于忠控制之下，于忠声称：八任帝（宣武帝）元恪曾经允许他越级升迁。太傅（上三公之二）高阳王元雍等都不敢违背，遂加授于忠"车骑大将军"。于忠又认为他在政权转移的时候，有安定帝国的功劳，明示或暗示文武官员，出面为他争取报酬；元雍等商议封他常山郡公爵。于忠不好意思单独被封，再明示或暗示有关机关，请求对监督院（门下）任职的高级官员，全都加封爵位；元雍等不得已，再封崔光当博平县公爵。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元昭等也挤上一份（九任帝元诩登极时，元昭在监督院【门下】当总监督长【侍中】），不断请求封爵。胡太后命三公及部长级官员会商，太傅（上三公之二）广平王元怿等上书说："先帝（八任帝元恪）逝世，我们拥护今帝（九任帝元诩），在宫殿中侍奉左右，保卫政府安全，本是做臣属应尽的责任，不应该认为立下一件功劳。我们从前商议赏赐给于忠采邑，只不过当时畏惧他的权势，免得惹祸杀身而已。如果比较功过，根本不应有任何赏赐，请全部追溯剥夺。"崔光也上疏缴回印信和封给的采邑，奏章呈递十余次，胡太后才批准。

高阳王元雍上疏，弹劾自己，说："我最初到西柏堂任职时，发现所有诏书，都没有呈阅皇上（元诩）批准，而竟由监督院（门下）直接颁发，臣属的意见，却用君王的权威去执行，深知绝不可以如此，可是不能阻止。于忠专权横行，随意生杀，而我又不能违抗。后来，于忠甚至还要把我除掉，幸亏主管官员（指崔光）坚决拒绝；我本来想把于忠外放到地方政府，只不过有此一念，并没有实行，反而被于忠贬谪。白白坐在官位上，又白白领受官职的薪俸，辜负国家大恩。请准予辞职回家，等候处罚。"胡太后因于忠对自己有救命功劳（参考本年【五一五年】正月），因而不再追究。

闰十二月三日（原文按照北魏历，记载于十二月，今据南梁历改），更把于忠调回中央，任命他当太师（上三公之一）兼京畿总卫戍司令（领司州牧），不久，又当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跟太傅（上三公之二）元

怿、太保（上三公之三）元怀、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胡国珍一同住进监督院（门下），共同管理政事。

五一六年，春季，二月，北魏帝国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中尉）元匡上疏弹劾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于忠："庆幸国家所发生的不幸（指元恪逝世），乘机专制政府，裴植、郭祚受到冤杀，宰相级辅佐大臣（指高阳王元雍）受到罢黜，而又假传圣旨，命自己仪同三司（宰相级），出任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兼崇训宫保安官（领崇训卫尉）；追究他的本心，不但目无君王，而且自己以君王自居。事情发生在大赦之后，应该公开处刑。请派监察官（御史）一人，前往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就地诛杀（此时于忠似仍留冀州，元匡才有此请）。去年（五一五年），先帝（八任帝元恪）逝世以后，皇太后主持政府以前，于忠所作所为，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没有经过监督院（门下）颁发诏书，或经过立法院（中书）传达皇上指令，而竟擅自发布人事命令，任命官职。虽经大赦，也只不过可以免罪而已，至于官位，则应该一律撤除。"胡太后下令："于忠已受特赦，可特别原谅，不必追究。其他请求，一律批准。"

元匡又弹劾总监督长（侍中）侯刚，苦刑拷死羽林警卫军官。侯刚因善于烹调，担任宫廷膳食管理官（尚食典御），历时三十年；后来又对胡太后有救命之恩（参考去年【五一五年】正月），所以相当专权横行，意气用事，亲王公爵，对他都十分畏惧巴结。侯刚既用苦刑拷死羽林警卫军官，最高法院（廷尉）判处侯刚死刑，胡太后说："侯刚因公事拷打被告，为取得口供而使被告死亡，问官不负刑责。"最高法院副院长（廷尉少卿）、陈郡（河南省沈丘县）人袁翻说："为取得口供而使被告死亡，是指犯罪事实至为明显，而被告仍不承认，用拷打要他亲口供出。现在，该羽林警卫官，一问之下，立即承认，侯刚却在公堂之上大喝说：'打死他！'伤天害理，横施酷刑，怎么能说是为了取得口供，而使被告死亡！"胡太后下令削除侯刚采邑三百户人家，免除宫廷膳食管理官（尚食典御）职务。

夏季，四月，北魏帝国胡太后追念于忠当初救命之恩，说："怎么可以因为一点毛病，而舍弃所有功劳！"再封于忠当灵寿县公爵。

五一八年，春季，三月十六日，北魏帝国灵寿公爵（武敬公）于忠逝世（年五十七岁）。

四、软禁胡太后

五一〇年，春季，三月十四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皇子元诩诞生。元诩的亲娘胡充华（“充华”，北魏帝国宫廷中没有这个编制，南梁帝国宫廷则是小老婆群第十五级），临泾（甘肃省镇原县东南）人。老爹胡国珍世袭武始伯爵。胡充华（名不详）最初被选进皇宫当小老婆时，一同被选的其他美女，都依照惯例，祈求神灵：“只愿生亲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北魏帝国宫廷野蛮规则，皇子封太子时，诛杀娘亲，参考四〇九年十月。）胡充华却许愿说：“我的志向跟她们不同，为什么只爱惜自己的性命，而使帝国没有君王！”后来怀孕，密友们劝她堕胎，胡充华不肯，暗中发誓说：“如果有幸生个男孩，依照次序，应该是长子。生男孩而身死，死无遗憾。”后来，生下元诩。

之前，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的儿子不断夭亡。而元恪的年龄也逐渐长大（本年元恪二十八岁），对儿子深为疼爱，特别挑选孩子众多的良家妇女，当元诩的乳娘，住在别的宫院。嫡母高皇后、娘亲胡充华，都不准接近。

五一二年，冬季，十月十八日，北魏帝元恪封皇子元诩（本年三岁）当太子，开始废除“立太子，杀娘亲”的传统（诛杀太子娘亲制度，始于一任道武帝拓跋珪，参考四〇九年十月）。任命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郭祚兼任太子少师（太子三少之一）。

五一三年，北魏帝国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发生地震，群山雷鸣有一年之久，仍不停止，房屋倒塌，居民被压死的很多。

北魏帝元恪前往东宫（太子宫），命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崔光当太子少傅（太子三少之二）；命太子元诩（本年四岁）向崔光叩拜。崔光辞让，不敢承当，元恪不准，太子元诩遂向南叩拜两次。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王显请求跟随太子行礼，于是太子宫文武百官，一起下跪叩拜。崔光面向北方站在那里，不敢答礼，只向西方叩拜致谢，然后告辞退出。

五一五年，春季，正月十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皇帝（八任宣武帝）元恪患病。

正月十三日，元恪在式乾殿逝世（年三十三岁）。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太子少傅（太子三少之二）崔光，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于忠，太子宫总管（詹事）王显，太子宫顾问官（中庶子）、鲜卑人（代人）侯刚，把太子元诩从太子宫迎接到显阳殿。王显主张等到第二天再行登极，崔光说："最高宝座不可以有片刻空位，为什么等到天亮？"王显说："必须奏报皇后（高皇后）。"崔光说："皇帝死亡，太子继承，是国家运转的正常法则，为什么要皇后指令？"于是，崔光等请元诩止住哭泣，站在东厢房，于忠跟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郎）元昭扶住元诩，面向西方，哭十余声，即行停止。由崔光摄理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摄太尉），向元诩呈递正式登极文告及皇帝印信。元诩（本年六岁）跪下接受，身穿绣袍，头戴皇冠，前往太极殿，登极称帝（九任孝明帝）。崔光等跟值夜的文武官员站在大庭之中，面向北方叩头，欢呼万岁。元昭是拓跋遵的曾孙（略阳公爵拓跋遵参加参合陂之役，参考三九五年八月）。

高皇后打算诛杀元诩的娘亲胡贵嫔，宫廷调查官（中给事，宦官出任）、谯郡（河南省商丘市）人刘腾告诉侯刚，侯刚再告诉于忠，于忠向崔光请教，崔光把胡贵嫔安置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派军警严密守卫；因此，胡贵嫔对四人深为感激。

二月二十六日，北魏帝（九任）元诩，尊娘亲胡贵嫔当皇太妃。

三月一日，元诩下诏（两位亲王诏）：剥夺嫡母高太后头衔，放逐到瑶光寺当尼姑（瑶光寺是高级庙庵，七任帝元宏的皇后冯清，也到瑶光寺当尼姑，参考四九六年七月），除非是遇到重大的节日，不准进宫。

秋季，八月六日，元诩尊娘亲皇太妃胡女士当皇太后，居住崇训宫。于忠兼崇训宫保安官（领崇训卫尉）；刘腾当崇训宫交通官（崇训太仆），加授总监督长（侍中）；侯刚当总监督长（侍中）、抚军将军（胡太后对上面三人，存感激之情）。又任命胡太后的老爹胡国珍当高级资政官（光禄大夫）。

江阳王元继是拓跋熙的曾孙（拓跋熙，是一任道武帝拓跋珪的儿子，参考四〇三年十月），先前当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刺史）时，被控告掠夺良家妇女当婢女，剥夺爵位。元继的儿子元义娶胡太后的妹妹。

八月二十二日，北魏帝元诩下诏（胡太后诏），恢复元继的爵位，任命

元义当顾问院（集书省）中级事务顾问官（通直散骑侍郎），元义的正妻胡女士封新平郡君（男封侯爵，女封君爵），被任命当女监督官（女侍中）。

中央政府文武官员，奏请胡太后出席金銮宝殿，行使皇帝职权。

九月五日（原文“乙未”，据《魏书》改），胡太后开始听取文武官员对帝国大事所作简报，但仍只用“命令”，不用“诏书”，文武官员上书，则称她“殿下”。胡太后聪明绝顶，领悟力强，反应迅速，也很喜爱读书，会做文章，还会骑马射箭，百发百中，准确度能射中针眼，政事都由她亲笔批示。加授老爹胡国珍总监督长（侍中），封安定公爵。

五一六年，秋季，九月，北魏帝国胡太后常常前往皇亲国戚家，总监督长（侍中）崔光上疏劝阻说：“《礼记》上说：‘封国国君，如果不是因为探病吊丧，而竟到臣属之家，谓之戏谑。’只提封国国君，不提国君夫人，表示国君夫人根本没有前往臣属家宅的道理。对国君夫人而言，爹娘在时，可以回家省亲——归宁；爹娘去世，则连她自己都不可以回家，只能派一个人，代表她回家探望兄弟侄子。汉王朝上官皇后将要罢黜刘贺（九任帝）的时候，霍光是上官皇后的外祖父，身居宰相之职，而上官皇后仍高坐特设的武帐之中（参考前七四年六月），接见文武官员，表示男女有别。现在，皇族之家生男育女，贵族之家升官晋爵，请求殿下亲临祝福的地方越来越多，假若不加节制，势将成为惯例。但愿殿下不再出宫，全国都有依靠，人民皆大欢喜。”

五一八年，夏季，四月十二日，宰相（司徒）、秦公爵（文宣公）胡国珍（胡太后的老爹）逝世（年八十岁）。胡太后下令追赠皇帝御用的铜斧（假黄钺），相国、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上三公之一），号称“太上秦公爵”，用特别隆重的礼节，把他安葬；同时赠给死者衣服及仪仗卫队，每一件赏赐都十分优厚。又迎接胡太后的娘亲皇甫女士的灵柩跟胡国珍合葬，称“太上秦孝穆君”。议论资政官（谏议大夫）、常山郡（河北省正定县）人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老爹，没有人可以称‘太上’，‘太上’二字，不可以加到臣属的官衔之上。”前往宫门上疏，竭力反对，但没有人敢给他传达。正巧，胡家挖掘墓穴，深处有块巨大岩石阻挡，挖不下去，张普惠遂再呈递密奏，指出：“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太上’一词，由‘上’字而生。皇太后的命令，不单称‘敕’（皇帝手令称敕），而称‘敕令’，是采取妇女‘三

从主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为的是使之媲美古时的文母（周王朝一任帝姬发的祖母，文王姬昌的娘亲），列为十位大贤之一（孔丘认为：人才难得，周王朝建立之初，大贤只有十人，其中一人还是妇女。计：姬旦、姬奭、姜子牙、姬高、荣公【姓名不详】、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文母）。而今，宰相（胡国珍）加‘太上’称号，恐怕跟不称‘敕’而称‘敕令’的意义，恰好相反。孔丘说：‘一定先要正名！’最近，选择墓穴，因为太浅（发现岩石）之故，改到别的地方，也或许是天地神明提出的警告，开启圣主的心灵。希望取消逼近帝座的‘太上’称号，换取谦虚正大的福分。”胡太后于是亲到胡国珍私宅，召集五品以上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加以讨论。亲王及公爵等迎合胡太后的旨意，纷纷发言指摘诘问。张普惠随机应变，辩论分析，没有人能把他驳倒。胡太后派妹夫元义传达命令给张普惠，说：“我所以这么做，是孝女之心。你所以那样坚持，是忠臣之言。高阶层官员已经定议，你不可以勉强使我改变主意。以后如果发现政府行事缺点，不要不肯开口。”

胡太后给老爹胡国珍兴筑一座庙院，雄壮华丽，跟永宁寺一样。

秋季，七月，宦官刘腾不认识字，也不能书写，但诡计多端，善于迎合人的心意。胡太后因他有救命之恩（参考五一五年正月），所以不断擢升他的官位，最后擢升他当总监督长（侍中）、右最高资政官（右光禄大夫），遂干预政府行政，收受贿赂，替别人谋求官职，没有一次不达到目的。河间王元琛是拓跋简的儿子（齐郡王拓跋简事，参考四九一年十二月），当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州长（刺史），以贪污闻名于世，离职回京（首都洛阳）时，胡太后下诏说：“元琛在定州（州政府中山），只差没有把中山宫（后燕帝国时代皇宫）搬来，其他没有一件东西不拿走，怎么可以再用！”遂在家闲居。元琛就拜刘腾当义父，自己当义子，贿赂刘腾的金银财宝以万为单位计算。刘腾向胡太后说情，胡太后遂命元琛兼任国务院法务部长（兼都官尚书），不久再出任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州长。稍后，刘腾病重，胡太后打算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享受更高的荣华富贵。

九月一日，任命刘腾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

胡太后因天际星辰变异，想用高太后（崇宪太后）承当灾难（高太后谋杀胡太后失败，囚禁瑶光寺当尼姑事，参考五一五年三月）。

九月二十六日，夜晚，高太后遂被害死（没有人知道如何害死）。

冬季，十月十五日，用尼姑的礼节把高太后埋葬北邙山（洛阳城北），谥号顺皇后（与于皇后谥号相同）。文武百官穿素色衣服，头戴便帽，送到墓地，埋葬后即行脱下。

五二〇年，北魏帝国太傅（上三公之二）、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清河王（文献王）元怿（七任帝元宏的儿子）风度翩翩，胡太后命他进宫，强迫他跟她上床。元怿本来就有才干能力，辅佐皇家政府，做出很多有益的措施。他喜爱文学，对知识分子十分敬重及礼貌，得到世人的拥戴尊敬。总监督长（侍中）、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元义身在监督院（门下），又总管京师所有禁卫军，仗恃胡太后的宠爱，骄傲不可一世，一意孤行，贪得无厌。元怿每次都用法令加以制裁，元义遂对元怿十分怨恨。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刘腾权势震动内外，国务院文官部（吏部）迎合刘腾的意思，奏请任命刘腾的老弟当郡长。因资格和才能都不够水平，元怿把奏章搁置，不肯转呈。刘腾对元怿也大为愤怒。龙骧将军府秘书长（龙骧府长史）宋维是宋弁的儿子（宋弁，参考四九二年七月）。元怿推荐他当顾问院（集书省）中级事务顾问官（通直郎），宋维行为轻薄，品德败坏。元义承诺擢升宋维更高官位，要他检举宫廷库藏部（太府寺）染布局长（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韩文殊是父还是子？叙述不明），阴谋聚众起兵，拥护元怿登极称帝（诬以谋反）。胡太后下令拘捕元怿，软禁，不准行动。经过调查审问，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元怿遂被释放，而宋维应该受诬告处分，元义向胡太后进言说："如果诛杀宋维，将来万一真有人叛变，谁还敢告发！"只贬逐宋维出任昌平郡（河北省阳原县东）郡长。

元义深恐元怿报复，将给自己带来滔天大祸，于是跟刘腾暗中计划，命宫廷膳食局高级侍从宦官（主食中黄门）胡定，向政府自首，声称元怿用重金收买他，命他在皇帝饮食中下毒，如果元怿坐上宝座，承诺给他荣华富贵。北魏帝（九任孝明帝）元诩本年才十一岁，相信这段供词。

秋季，七月四日，胡太后在嘉福殿，没有到前殿跟元诩会面。元义抓住机会，把元诩引导到显阳殿；刘腾立即关闭永巷门（切断北宫到南宫通道），胡太后无法出来。此时，元怿正巧入朝，在含章殿后跟元义碰面，元义厉声高叫，不准元怿进去，元怿说："你想造反呀！"元义说："我不造反，只是捉拿造反的人！"（事实上，谁都没有反，而都是在"诬以谋反"，

这是专制封建社会的特征。）命皇族纠察队（宗士，属皇家事务总监【宗师】）及值斋禁卫官（直斋）拉住元怿衣襟，拉到含章殿东厢，派人看守。刘腾宣称奉皇帝诏书，召集高阶层官员会议，指控元怿大逆不道。大家畏惧元义，没有人敢表示不同的意见。只国务院执行长（仆射）、新泰公爵（文贞公）游肇发言反对，坚持不肯签名。

元义、刘腾拿着高阶层官员会议的决议，进宫奏报十一岁的小娃皇帝元诩，一会工夫，元诩批准。于是，就在当天夜晚，诛杀元怿（年三十四岁）。元义、刘腾又伪造胡太后诏书，自称身患疾病，不再临朝，而把政权交回元诩。于是，把胡太后软禁在北宫宣光殿，宫门日夜关闭，内外隔绝，音讯不通。刘腾亲自掌管钥匙，连北魏帝元诩想见娘亲一面都不可得，唯一跟外界的交往，只剩下传递饮食。胡太后的衣服不能换洗、饮食不能选择，甚至还不免受冻挨饿，不由叹息说："养老虎反被老虎吃掉，正说的是我！"元义、刘腾又派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贾粲，陪伴并伺候小娃皇帝元诩读书写字，同时暗中监视小娃一举一动。元义遂跟太师（上三公之一）、高阳王元雍等共同接管政府，元诩称元义"姨父"。元义跟刘腾内外夺权，元义对外，刘腾对内，二人常在宫内值班，共同裁决赏赐或惩罚，政治上不分大事小事，统由二人决定，声威振动内外，文武百官恐惧，不敢轻移脚步。无论政府或民间，听到元怿被杀消息，莫不垂头丧气。匈奴等少数民族有数百人之多，用刀划破自己脸面（北方少数民族风俗），表示哀痛。游肇忧愁愤怒，逝世。

七月十九日，北魏帝元诩（本年十一岁）行加冠礼。大赦。改年号正光（之前是神龟三年，之后是正光元年）。

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州长（刺史）、中山王（文庄王）元熙是元英的儿子（元英，参考五一〇年十月）；跟老弟、监督院副总监督长（给事黄门侍郎）元略，宰相府办公所主任（司徒祭酒）元纂都受清河王元怿敬重。元熙得到元怿死亡消息，遂在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紧急动员，集结部队，上疏北魏帝元诩，要求诛杀元义、刘腾。元纂逃离京师（首都洛阳），投奔邺城。十天之后，州政府秘书长（长史）柳元章等暴动，率领城中变民，擂鼓呐喊，冲进州政府，击斩元熙左右侍从，生擒元熙、元纂以及他们所有的儿子，囚禁高楼。

八月十三日，元义派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卢同，就在邺城街上，斩元熙和他的老弟及儿子。

元熙喜爱文学，有风度、讲道义，很多知名之士跟他交游。元熙临死前夕，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和老弟都受胡太后的知遇，老哥当大州州长，老弟在宫中侍奉左右，胡太后待我们态度温和，言辞恳切，恩德好像慈爱的娘亲。现在，她被囚禁北宫，太傅（上三公之二）、清河王元怿又无端受到残酷杀害。主上（元诩）年纪还小，而又独自住在前殿（南宫）。君王和亲人沦落到如此地步，我怎能够只管自己平安？所以率领军民，打算建立天下的大义。可是，智慧不够，力量薄弱，回转之间，就被捕捉囚禁。上对不起政府，下对不起好友。本来就是要树立美名、伸展正义，不得不如此，剖肚流肠、砍颈碎首，都无话可说，但愿所有正直君子，各自珍惜你们的名誉，为国家也为自己，勉励不失名节！"看到这封信的人，无不哀怜。元熙的人头送到首都洛阳，亲戚朋友都不敢前去探望；只有前骁骑将军刁整出面收拾他的尸体，暂时寄葬。刁整是刁雍的孙儿（刁雍投奔北魏，参考四一七年九月）。卢同迎合元义的意思，扩大打击面，穷追猛查元熙的党羽，用脚镣手铐逮捕济阴郡（山东省定陶县西）郡长（内史）杨昱，押解到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苦刑拷打一百天（为元义报仇，参考去年【五一九年】九月），问不出口供，才被送还任所。元义任命卢同当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

元略逃亡，投奔老友、河内郡（河南省沁阳市）人司马始宾；司马始宾跟元略用荻草缚成竹筏，在夜晚从孟津（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渡黄河北上，投奔屯留（山西省屯留县）栗法光家，再辗转逃到西河郡（山西省汾阳县）郡长刁双家，刁双把他藏匿在一个隐秘地方。如此过了一年，政府悬赏捉拿元略的行动仍非常紧急。元略恐惧，请求送他逃出国境，刁双说："人生都有一死，最难的是为知己一死，请不要担心。"元略坚决要求南下，刁双遂命堂侄刁昌护送元略，渡长江投奔南梁帝国（首都建康）。南梁帝萧衍，封元略当中山王。刁双是刁雍的族孙。元义得到南梁帝国封元略王爵的消息，诬称是刁整把他偷运到南梁帝国；于是，连同刁整的儿子和老弟，一并逮捕囚禁。监察官（御史）王基等竭力为刁整辩护，刁整才免一死。

五、杀元义

五二一年，春季，二月十二日，北魏帝国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

元义、仪同三司（宰相级）刘腾软禁胡太后（参考去年【五二〇年】七月）时，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奚康生参与阴谋。事成之后，元义命奚康生当抚军大将军、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仍兼管宫廷保安局（领左右局。此时还不知属哪一个部门，至北齐帝国时，属监督院【门下省】）。奚康生的儿子奚难当娶总监督长（侍中）、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侯刚的女儿。而侯刚的另一个儿子又是元义的妹夫。元义因与奚康生有姻亲关系，对他十分信任依赖。所以元义、侯刚、奚康生三人经常在宫中住宿，轮流外出。北魏帝元诩遂任命奚难当担任千牛替身卫士（“千牛备身”。千牛，指千牛刀，是一种利刃，杀千牛而刀不钝；手执利刀侍奉左右，必要时替主人死。担任此职者，当是最最亲信）。但奚康生性情粗暴鲁莽，心浮气躁，意气用事，元义对他开始顾忌，而且形于脸色；奚康生也察觉到元义的反应，略微畏惧不安。

二月十六日，北魏帝元诩前往西林园朝见娘亲胡太后，文武百官分坐左右，酒酣耳热之际，开始跳舞。奚康生跳“力士舞”，在转身投足的时候，注视胡太后，使出表情神色，举手、跺脚、瞪眼、点头，暗示可以发动攻击。胡太后了解他的意思，但不敢开口发令。天已黄昏，胡太后打算带着小娃皇帝元诩同往宣光殿。侯刚反对，说：“至尊（元诩）已朝拜完毕，寝殿在南方（宣光殿在北宫，胡太后被囚北宫，元诩和小老婆群则住南宫），怎么可以留宿?”奚康生说：“至尊（元诩）是陛下（胡太后）的儿子，随着陛下的意思往东往西，还要问谁?”文武官员不敢做声，胡太后起身，握住小娃元诩的手臂，走下台阶。奚康生大喊：“万岁!”元诩一直走进殿阁。元义党羽紧张地挤住阁门，使阁门无法关闭（阁门一闭，宫深似海，元义党羽只有任人宰割）。奚康生从奚难当手中夺下千牛刀，猛砍宫廷后卫官（直后）元思辅，情势才归平定。于是，元诩登宣光殿，左右侍从官员，都站在西阶下面。奚康生乘着酒势壮胆，挺身而出，正要发号施令，而元义已从震撼中苏醒，紧急下令逮捕奚康生，用铁链锁在门口。宫廷膳食部长（光禄勋）贾粲骗胡太后说：“侍从官员人心惶惶，陛下最好亲自出面安慰他们。”胡太后相信。刚刚下殿，贾粲立即扶起小娃元诩，从东侧门走廊，直到南宫显阳殿，而把胡太后关闭在宣光殿。当天夜晚，元义不出宫门，就在宫中命总监督长（侍中）、宫廷监督官（黄门）、国务院执行长（仆射）、国务院执行官（尚书）等十余人，前往奚康生囚禁的地方审问，判决奚康生斩刑，奚难当绞刑。元义跟侯刚都留在宫内，假传圣

旨，批准奚康生斩刑，奚难当免除一死，改判流刑。奚难当晋见老爹，痛哭辞别，奚康生意气激昂，并不悲痛，只说："我不是叛徒，却被处死，你为什么哭！"时已入夜，主管官员把奚康生押到刑场，斩首。宫廷膳食管理官（尚食典御）奚混跟奚康生同时拿刀入宫，绞死。奚难当因是侯刚的女婿，得以在京师（首都洛阳）停留一百天，最后放逐安州（州政府设方城【河北省隆化县】）。过了一段时间，元义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卢同，就近诛杀奚难当（北魏帝国一任帝拓跋珪，曾在中山【河北省定州市】、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均设中央特遣政府【行台】，参考三九八年正月七日）。另行任命刘腾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八座（国务院总理、左右执行长及五部部长）及九卿（卿，次要部长），经常于凌晨前往刘腾家晋见，察言观色，然后再去上班，也有整天见不到面的，无论公事私事，只看贿赂多少，再决定如何处理。水旱码头以及山川特产，处处收捐课税。剥削压榨北方六镇（六镇，参考四八四年九月），沿着边界设立市场，跟外国贸易，每年利润高达一万亿之多（天文数字）。夺取邻居的房舍，扩张自己的住宅，无论远近，都痛苦不堪。

五二三年，春季，三月，北魏帝国最高监察长（司空）刘腾逝世（年六十岁）。宦官中当刘腾养子、服三年之丧的有四十余人，身穿孝衣送葬的以百为单位计算。政府官员及贵族送葬的塞满大街小巷，遍布郊外原野（当权分子死在权位上，都有这种景观）。

五二五年，最初，北魏帝国政变主角大宦官、最高监察长（司空）刘腾逝世（参考前年【五二三年】三月）。政变集团在胡太后及北魏帝元诩身旁所建立的防卫措施，逐渐松懈。而政变首领元义自己也不认为再有什么危险，所以时常出宫游逛，甚至留恋外边，不常回宫。他的亲信提出警告，元义全不采纳。胡太后暗中了解这种情况，去年（五二四年）秋季，胡太后对元诩以及文武百官说："而今，隔绝我们母子，不准见面，还要我这个人干什么？我只有出家当尼姑，去嵩山闲居寺修道！"（闲居寺事，参考五〇九年十一月。）遂自己动手要剪下头发。元诩跟文武官员叩头流泪，苦苦劝阻，而胡太后面色及声音越发凄厉。为了安慰娘亲，元诩遂下榻在嘉福殿，一连数天，跟娘亲密谋如何罢黜元义。元诩年纪虽小（本年十六岁），却很能自制，丝毫不露形迹；他把娘亲大发脾气以及想要来往显阳殿（显阳殿在南宫）的话，全都告诉元义；又对元义流泪哭泣，叙述娘亲打算出家为尼，做儿子的忧伤恐惧之情，每天都再三再四涌上心头。元义一点

也不疑心，反而劝元诩听从娘亲的话。于是，胡太后经常去显阳殿，南宫北宫之间来往密切，再没有禁制。元义当初保荐元法僧当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刺史），而元法僧忽然叛变，胡太后抓住这一点，屡次提起，元义至为惭愧后悔。

丞相、高阳王元雍官位虽然比元义要高，但对元义却十分畏惧。正巧，胡太后跟北魏帝元诩同游洛水（流经洛阳城南），元雍乘机邀请母子驾临自己家宅。夜晚，胡太后跟元诩到元雍内宅就寝，侍从人员都不能进去。胡太后等遂秘密定下铲除元义、夺回政权的计划。不久，胡太后对元义说："元郎，你如果对政府忠心耿耿，不准备作出叛逆的事，为什么不辞去中央禁军总监（领军），仍保留其他官职，继续辅佐皇家？"元义恐惧失措，脱下官帽，请求解除中央禁军总监（领军）职务。元诩遂擢升元义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国务院总理（尚书令）、总监督长（侍中），仍兼千牛刀替身卫士司令（领左右）。

元义虽然解除京师（首都洛阳）禁卫军的职务（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职掌禁卫），但仍掌握大权，控制内外，一点也想不出自己会被罢黜的理由。而胡太后此时反而犹豫不决，总监督长（侍中）穆绍鼓励胡太后早日排除元义。穆绍是穆亮的儿子（穆亮，参考四八六年七月）。北魏帝元诩的小老婆潘嫔（"嫔"，小老婆群第四级，位比九部部长【九卿】），深受元诩宠爱，宦官张景嵩警告她说："元义要害你！"潘嫔向元诩哭诉说："元义不但要害我，也将对陛下不利。"元诩深信不疑。遂乘元义休假，回家住宿之际，下诏解除元义总监督长（侍中）职务。第二天一早，元义将要入宫，宫门守卫拒绝。

四月十七日，胡太后登上显阳殿，再度临朝主政，立即下诏追削刘腾所有官爵，剥夺元义所有公职，从皇家名簿中剔除名字，贬作平民。

清河王府（元怿封清河王）禁卫官司令（郎中令）韩子熙上疏替清河王元怿申冤（元怿被害事，参考五二〇年二月），请求诛杀元义等，说："从前，赵高掌握秦王朝政府的权柄，使关东（函谷关以东）像滚水一样沸腾（参考前二〇八、二〇七年）。而今，元义在魏王朝（北魏帝国）专权，使四面八方的叛乱风起云涌。叛徒行径，从宋维开端（宋维诬陷元怿）；而终于构成大祸的，则出于刘腾；应该砍下他们的人头，污染他们的家宅，粉碎他们的尸体，屠杀他们的全族，公开他们的罪行。"胡太后下令挖掘刘腾的坟墓，敲碎骨骸，抛弃荒野，没收全部家产，诛杀他所有的养

子（刘腾死后哀荣事，参考前年【五二三年】三月）。任命韩子熙当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韩子熙是韩麒麟的孙儿（韩麒麟事，参考四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最初，宋维的老爹宋弁常说："宋维性情疏略，心地阴险，一定败坏宋家。"李崇、郭祚、游肇也说："宋维行为邪恶，而又不能深谋远虑，终有一天使宋家受灭门大祸，如果仅只自己身首异处，还算大幸。"宋维谄媚元义，获得越级擢升的优待，当洛州（州政府设上洛【陕西省商州市】）州长（刺史）。胡太后免除宋维所有公职，从官府中剔出名字。不久，命他自杀。

元义当初解除中央禁军总监（领军）时，胡太后认为他的党羽仍十分强大，不能短时间完全铲除，因而用侯刚代替元义当中央禁军总监（领军），使他安心（元义果然安心，一点也想不出他自己会被罢黜的理由）。不久，外放侯刚当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州长，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侯刚前往就职，还没有到信都（河北省冀县），就被贬降为征虏将军（从三品），在家逝世。胡太后打算诛杀贾粲（贾粲欺骗胡太后事，参考五二一年二月），因元义的党羽很多，恐怕引起骚动，遂外放贾粲当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州长；不久，派使节尾追而至，斩首，家产没收，只元义因是胡太后妹夫的缘故，不忍诛杀。

最初，副总监督长（给事黄门侍郎）元顺因刚强正直，冒犯元义，被逐出中央，外放当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州长。胡太后召他回京（首都洛阳），当总监督长（侍中）。有一天，在胡太后左右陪坐，元义的正妻正巧也在胡太后身边，元顺指控说："陛下怎么为了一个妹妹，不使元义受法律裁判！天下人士刻骨的怨恨，难以申雪！"胡太后张口结舌。元顺是元澄的儿子（任城王元澄与元匡交恶事，参考五一九年五月）。另一天，胡太后神色安闲地对左右侍从人员说："刘腾、元义，从前曾向我要求免死铁券，希望有错时得以免死，幸亏我没有给。"韩子熙说："事情只看杀不杀，跟免死铁券有什么关系？陛下从前虽然不给免死铁券，但对今天的不杀，有什么影响？"胡太后恍然若失。不久，有人告发说："元义跟老弟元瓜阴谋引诱六镇投降的镇民，在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集结，武装起事；同时引诱鲁阳蛮（鲁阳【河南省鲁山县】一带少数民族），攻击伊阙（洛阳城南），元义充当内应。"已查获他的亲笔信件，胡太后仍不忍行刑。文武百官一再请求，北魏帝元诩也为这件事

发言，胡太后才批准。于是，命元义、元瓜在家自杀。但仍追赠元义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元义的老爹江阳王元继被免除官职，赋闲在家，病死。前任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州长（刺史）卢同因是元义的党羽，免除所有公职。

胡太后很喜爱化妆修饰，常常出宫游乐，元顺当着侍从人员的面，规劝说："《仪礼》上说：'妇女的丈夫逝世，则自称未亡人，头上不戴珠宝璧玉，身上不穿彩色衣服。'陛下以国母身份治理天下，年龄将近四十岁，却浓妆艳抹，怎么能当后世的模范！"胡太后大为羞惭，返宫后，召见元顺，责备他说："千里之遥把你请回来，难道是要你在大庭广众下，对我羞辱？"元顺说："陛下不怕天下人耻笑，为什么只怕我一句话！"

元顺跟穆绍同在监督院（门下）值班，一天，元顺喝醉了酒，一直闯进穆绍的卧室，穆绍推开被子坐起来，严肃的说："我当了二十年的总监督长（侍中），跟你的老爹（任城王元澄）几度同事。即令你正受重用，怎么可以如此唐突！"遂辞职回家。胡太后下诏安慰，很久之后，才再回到原职。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是它采用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转换成一个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

《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是中国从战国到宋代前一千三百多年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历史的精华版。《通鉴纪事本末》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资治通鉴》本身。

·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著了《柏杨版资治通鉴》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学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方法，依据《柏杨版资治通鉴》，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

- ◆ 柏杨的白话译文，带有柏杨式的幽默诙谐；
- ◆ 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使整部书有了清晰统一的时间标示；
- ◆ 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使历史事件有了一看便知的空间坐标；
- ◆ 柏杨亲自指导增绘大量地图，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配有地图；
- ◆ 古代官名称谓全部译为今人熟悉的名称，夹注原称，使能确知权力地位；
- ◆ 证补史事缺漏。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三十八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086-1493-9
9 787508 614939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38.00元